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冊目次

合併黃離草三十卷(二)

〔明〕郭正域撰
明萬曆四十年史記事刻本

陳靖質居士文集六卷

〔明〕陳山毓撰
明天啓刻本

合併黃離草三十卷(二)

〔明〕郭正域撰

明萬曆四十年史記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合併黃離草卷之十七

江夏郭正域美命

太宗伯徐公七十序

周之盛時君臣道洽天子與元老臣工交相頌禱臣
壽其君以萬年而君亦壽其臣綏衣主祭祝嘏豆遵
宗伯之事也其詩曰不吳不敖胡考之休烈文辟公
公侯大臣以文章而華國者也其詩曰不顯惟德錫
茲祉福蒙肅澤及天下也宗廟會同公侯而典禮者
也其詩曰龍光不襲書考不忘夫三詩者不直祝年

而必論德曰不吳無言而靡爭也曰不顯大臣之義
有貞脩而無表暴也既龍光矣何與之有夫有意乎
龍焉近名矣有意乎光焉千澤矣能無與乎國家二
百餘年淳龐于弘成之際斤斤于嘉隆之間比于今
而太朴既鑒名澤又不盡效不顯則不名焉不吳則
不上人不與則不雄成守官者不脩事而脩進持節
者不先實而先名爲文者不廣學而廣交江河日下
孰能不汲先生爲郎禮部時世皇注意疆場諸曹
郎爭言兵希上旨先生自守泊如也出脩其職入

其業上亦以先生文名命典勅制久之出守荊州
藩以世皇帝愛子諸諸郡邑大田荆之沙市在清
中沙市故要地先生以荊州當中原要害無沙市則
無荊州則膏脂而棄吾民于國家長久何力以爲不
可爭之大中丞大中丞故選懷聞公議股栗惴恐固
以爲與之便先生立庭下反覆數千言爭辨藩邸所
遣使能以蜚語移人主意中丞而下唯唯從命驅山
則振鐸問水則鞭石有說席而素橋衡耳先生以一
守上犯人主中抗親藩下忤中丞荆人方倚先生爲

命而先生竟以論列罷歸當此時身非吾有何暇計
龍光今荆楚人談及沙市事猶爲先生色變戶祝而
家禱焉今人目不逮先朝事烏能遊先生之藩當波
濤震撼屹立而不變不遑福不避禍不希旨不植占
不爲龍光而爲不與者也詩人所爲頌養考者也先
生中罷中起兩轄楚藩藩故廩諸侯王祿它使者計
而取一以餉諸當塗以自豐殖今且什二矣先生舉
全數以餉宗人無所餉于人至今宗人有口碑八節
之日行李蕭然乃其時無所傷同官意約已而天

禮焉既入與秩宗禮曹不爲無事亡宗伯第主畫詩
受成事曹郎而已先生以精幹行之諸凡釐革服勸
學宮卜壽官人所難爲功者諸臣首鼠而先生抗顏
人所緣爲利者諸臣攘臂而先生左辟功名之際諸
臣疾譽而先生懸車矣茹冰藥而不言苦當錯節而
不言勞所爲不異者也詩所爲胡考者也今海內所
稱文章家先進爲牙後進爲釜繙紳呼邪布衣呼許
交相燭而交相酬誰知烏之雌雄先生不輕許可而
華競之徒曾不得鼓陰風而扇熾浪先生日夜拔諸
子百家之偶儻而攻五經六籍之疑城兩郎君問詩
問禮爲龍爲虎海內奉爲正宗蓋先生于文章家可
謂中立不倚乎是所謂不顯者也詩所謂錫福者也
夫周之先王以此勸勉其臣未敢兄也猶曰庶幾遇
之而先生慕有之矣夫是三者其官同其事同無疆
之慶自天錫之沈約有言君子體正蹈義爲本然後
文以禮樂可祗事于上帝然則公侯大臣不難立節
立節而勿近名可也不難立功功成而不宰可也不
難立言言出而爲天下法可也以公之所爲何事不

可以事上帝以是三者不朽于天地之間可以事君
可以延年今宇內多故夫子虛左而思老臣先生榮
祿玄髮無事几杖肯出而廣明良之歌以萬年對揚
休命名在春秋而無極義子上古而不老可也小子
正城爲楚諸生受經于先生敢說詩以進望南斗而
致無疆之祝

賀歸德沈相國八十

在易否泰之際何凜凜也泰曰拔茅否亦曰拔茅
曰以彙否亦曰以彙內君子外小人曰泰內小人外
君子曰否然聖人于泰之象不言大人君子而于否
之象不曰君子則曰大人有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之君子有休否之大人有傾否之大人其時君子大
人盡在外矣惟否也而後見君子于大人亦惟君子大
人也而後轉否為泰凡易之小人皆六也泰也凡易
之君子皆九也剛也柔媚之說必自小人矣小人之
包羞曰包承君子曰其亡其亡曰不可榮以祿若是
乎小人易合君子易忤所以為否也猶有君子大人
焉身退而道彌尊陰盛而陽不盡斬所以不終否也
蓋至于癸甲之際小人之彙極矣礦稅之法山岷海
涇山童海涸已實因緣為利而又法然涕泣語人以
示不可為內外大僚或空其半或一署無人焉已實
因而取重而又法然涕泣語人以示不能用臺者私
人稍有所示意則攘臂而爭信信齒人因而破銓衡
之例因而革幽明之條懸賞格以示天下為威為福

而又法然涕泣語人歸之于不可知不可測之御
一世而胥為之使舉一世而胥為之化於是乎屢不
在世道而在人心矣歸德沈公以一陽介二陰之間
獨言之不可訟言之不可率廷臣廷諍之不可至與
巨璫競言之不可理解之不可又為書以遺天下中
使不可而彼且為問曰是實翹君之過也公不得已
為文矢之閣中曰願天啓聖衷也彼又為問曰此
實為咀呪也公每有所開釋有所請救彼又為問曰
此實以收人心也公曰思孜孜在天下困窮而彼日
思孜孜營其私公有憂時之言則以為形己之短公
有憂時之淚則以為發己之私一切壅閼之術無處不
到無所不工至于駕蜚語煽宮闈以激雷霆之怒
謀傾公與不肖兄弟以及二三同志洪荒以來曾有
以此殺人者乎先是數年以來候實內合巨璫外連
九列臺諫獨不肯與御史大夫溫公與公上下議論
感嘆時事而皆懼羣小之口然上神聖猶為公罷
曠法使陵谷以寧猶為公釋累臣使回國以清猶為
公補臺諫使四門以開有如公得盡其用不崇朝而

雨天下矣余故知 上神聖公之功在社稷也妖言
難起公郎中遷卒常滿余兄弟舟中亦遷卒常滿天
下小人躍且咲君子憤且恐謂 上且不測公第以
精誠格 上 上亦為溫言報公微聞 上且告于
皇天禱于九廟矣不逾時公與余兄弟既二三君子
皆免余故知 上神聖公之功在君德也自羣小煽
亂天下人無復論是非無復談邪正其梟雄者如樂
如髮觀望者如趨如附君子之迷悶者如癡如夢吾
平劉鄩兩郎之言曰舉世化肅頑鈍而已亦頑鈍其
御英命合編實錄 卷一七 序 文獻卷二

如 上神聖公之功在人心也當公在朝朝建一吼

蘇補一讀上為 君德下為民窮是休否之大人也
既公勇于一退是偷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之君子也
今天下喁喁然有太平之想是傾否之大人也公今
年壽登八十昔師尚父以八十遇文王衛武公以九
十五為司徒畢公以九十為太宰大禹宅百揆亦百
有餘歲詩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夫神明未有不好
正直而好邪媚者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蓋惟能期邦家而後能壽無期也夫
惟大人君子能傾否亦惟大人君子能得天今天下
方望公旋朝 上神聖不忘甘盤舊學大往小來小
往大來轉否為泰在俄頃聞耳域小子辱在公教誨
之末又與公同心力同患難海內之知與不知不諱
域之不能輒引而附公之後敢效一言以為公壽

御英命合編實錄 卷一七

序

八

文獻卷二

壽太原王相國七十序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然則身重於天下乎或為良相或為列仙或留萬古之名或延萬古之身孰難孰易古之名臣功成身退或來真而逃禪寧獨以遺累而忘年彼不以緒餘累其真也黃帝問治天下於廣成子廣成子不答黃帝真聖人也齋戒三日不問治天下而問治身何以長久然則長久其身者天下不足重也以真心治其身者以真心治天下者也古之人其為身也不以天下累其身也其為天下也不以身累天下也今之人其為身也以身累天下也其為天下也以天下累身也太原王公在天下十餘年不佞自入仕時獲在宇下上神聖英武宰制窮縣鞭撻四夷千諸大臣少所嚴禪而獨嚴於公公脩其素絲之節而上知公不可汨以利堅其介石之操而上知公不可勉以祿奪其蹇蹇之節侃侃之忠法語異語願言密言至再三口說古義今已下而為公反汗或意已定勢為公轉圜而上知公不可奪以氣不可怵以行或有所欲行而

又

歸德相國沈先生八十不肖感學在道義之末既為文侑一觴使者發矣先生之門下弟子于中南氏又使不肖效一言中南故與予兄弟同以妖書逐者也同稱為先生之黨而浙之私人康錢輩連編上疏幾置之不測者也當是時先生且在羅網中何有于我輩予今與中南猶得執杯酒為先生壽如隔世事真望外矣真有天幸矣非上帝好生主上聖神與海內正人君子曷言滿朝不得有今日語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箕子演洪範論人臣三德首曰正直論人間五福首曰壽人者天地之心也正直者天地之元氣浹河漢轟雷霆揭日月薄乾坤歷萬劫而不毀者也此來壬人習為柔媚以希世取寵遂使丹衷無從伏馬不鳴利孔與榮孔俱閉言路與城門俱閉人才與民財俱竭國法與人心俱壞自先生出而天下始敢爭是非先生歸而天下始敢訟邪正先生之出也如威風神龍見其羽儀沛其霖雨于天下先生之歸也如神禹之鼎不置之九廟而藏之深山照扶之鏡

州相業則韓魏公之安若太山文潞公之九十再相
司馬文正之望係華夷然所值皆明境未先生之
坎壈也其哀邵公之獨持風裁乎然竟無如宵小何
而天下靡靡矣其惟阿衡之一介不取戚有一德商
父之敬勝義勝名在丹書俱行年百有餘歲乎今天
下日夜望先生出而旋乾轉坤先生神日王親日股
行不必杖坐不必几一旦來朝四夷重難問姓名視
衆貌幾千萬人祝公幾千萬歲壽余敢以洪範之三
德五福爲先生祝于是中甫欣然曰善如子之頌吾
師也吾與子勉之矣

序

十一

漢書

壽太原王相國七十序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除以治天下然則身重於天下
乎或爲良相或爲列仙或留萬古之名或延萬古之
身孰難孰易古之名臣功成身退或來真而逃禪堂
以遺累而忘年彼不以緒餘累其真也黃帝問治
天下於廣成子廣成子不答黃帝真聖人也齋戒三
日不問治天下而問治身何以長久然則長久其身
者天下不足重也以真心治其身者以真心治天下
者也古之人其爲身也不以天下累其身也其爲天
下也不以身累天下也今之人其爲身也以身累天
下也其爲天下也以天下累身也太原王公在政府
十餘年不佞自入仕時獲在宇下上神聖英武宰
制萬縣鞭撻四夷于諸大臣少所嚴禪而獨嚴重公
公脩其素絲之節而上知公不可汨以利堅其介
石之操而上知公不可勉以祿奪其蹇蹇之節侃
侃之忠法語巽語顯言密言至再三口徹舌乾或
令已下而爲公反汗或意已定而爲公轉圜而上
知公不可奪以氣不可怵以勢或有所欲行而爲公

且止或有所不可而為公且行當是時 上猶未厭
言者而言者猶強人主以所難行公茹而納之曲而
引之恢而大之張而相之 上猶未輕天下士而天
下士之歸心於公者十九過望於公者十一各有肺
腸而公盡示以底裏盡置之赤心無稍嫉意亦無委
曲相定策而不顯其功借箸而不名其伐補牘而不
示其章欲言則言而旨不中捨欲行則行而人不內
煬欲去則去而 上不強羈亦何光大而遐邇也公
之取重于人主當自有道公之為天下也不知有身

郭象全傳黃龍單

卷七

序

三

玄王

矣視此身如寄矣公之為身也不知有天下矣視天
下如棄矣世之人嚙能如公之焦心苦口憂國高目
以憂天下乎嚙能如公之舍己遜膺闕門下屋以容
天下乎嚙能如公之鴻冥霞舉豹隱龍蟠以讓天下
乎不佞以公之緒餘知公之真不佞亦則聞至人之
言矣夫長生非幻也無生非頑也三界惟心經世出
世惟此真識耳惟忠惟孝惟淨惟明惟可以鍊元陽
格重玄自天而下命之曰虛名之曰理一念不真不
可以冲舉不可以入虛悅墮之人不可以動上真矣

輒之士不可以列仙藉陰重之徒不可以出世網塵
空之計不可以逃空虛至誠之道故之則雲行雨施
龍蛇起陸卷之則雨霽雲收鬼神避闕雖天下何異
焉故以清靜治其身以清靜治天下黃老之道也復
世不得其所謂清靜而以其輕世者阿世何啻千里
聖人有言人生也直而孟氏亦以直養氣禪家以直
心為道場不佞以為能治天下者不以巧而以拙彼
其愛世之心不二也能治身者亦不以巧而以拙彼
其學道之心不二也不二心之人不近名不避難無
郭象全傳黃龍單

卷七

序

三

玄王

機事無機心其發不斷其神不滑可以治世可以延
世可以為良相可以為列仙矣夫係神守氣之說明
心見性之旨抱一函三之理公之所優為不佞不能
窺而其緒餘皆以一真行之則長於上古而不老與
天地而無極可矣

司徒王見峰公七十壽序

今上之十一年先生年始逾艾少司徒秩將滿念太淑人春秋高具疏請休沐上以問所司太宰謂司徒一門忠孝其事陛下日長且諸子諸孫咸服勤王事太淑人左右獨司徒一人宜暫與告數月視事如故先生歸拜太淑人堂下歡甚遂上疏乞休凡朝夕太淑人膝下者十有二年於時伯子以文武才能廷臣推轂晉拜大中丞建牙上谷仲子由西臺官回寺季子舉于鄉諸宗人登進士官中外者十有餘人明年先生登七秩一時衣冠之盛適與期會造物者以太夫人之上壽遂先生之純孝而以諸子姓之昌明顯大學先生之壽今海內出族福祿壽考首稱王氏乃王氏子孫在仕版者清白忠孝履端矩人服先王之訓臭味同而符契合大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或源也或委也元元本本思皇多士則先生為之也先生未老而懸車直轂亮節如山如斗而墨墨如鴻濛之未開文子文孫如雲如龍而斤斤如大圭之六琢道德功名純全純備而冲冲如大谷之不盈

郭公會館集

卷十七

序十五

司徒

郭公會館集

卷十七

序十六

司徒

氏之言曰天長地久以其不自生聖人後身身先外身身存我有三寶慈儉與嗇夫後之與外何遂與天地同大又何不貴通而貴嗇也道書北斗有王以孝弟注籍增益壽考古者祝嘏之詞曰長于胡宜國家夫胡者庶人之壽也宜國家而胡者卿大夫之壽也先生生諫垣時請視學請議獄上承天大謫載在國史請皇后還正震請赦直臣幾犯額下之鱗比于今人當如何滿容焉名高先生正色而言言罷而退泊如也屬執政相軋以諷先生先生不為動用是見忤以大京兆徙大鴻臚大鴻臚今乃背郎地也比于今人當何如攘臂鳴不平先生抗顏而却之泰身而處之泊如也徘徊卿寺又復數年晉拜中丞凡讓者再比于今人當何如哆口為德色先生兩以讓入而不一以告人泊如也先生進不近利退不近名著義如渴持躬如不勝慕太淑人如孺棄少司徒如敵獲慈矣儉矣嗇矣後矣外矣孝弟通于斗極宜如國家矣時胡臺登上考揭日月齊天地皆是物也先生自恭歸獨攝二在康乾一日命治人銘之曰開府時物

吾不以示子孫誨子孫盈治人從事金躍于地判為
二符其合如契視之狀若列仙若金毋若鸞鶴若蓬
島治人驚託以告縣大夫縣大夫圖之以告瑞先生
不自壽以壽太夫人夫寧獨為太夫人先生之壽神
告之矣金石象之矣美侯城言城為先生門下士不
能從蓋與之末鞠脆稱觴屬伯子自上谷為壽謬眷
一言以代致詞

壽耿叔臺中丞六十序

蓋吾楚自三代時聞人鉅卿紀在春秋未易更僕數
而西陵入國朝以來彪炳卓犖載在國史海內
人往往修譚之以張楚如鄧中丞之開敏魯家宰之
敦朴劉莊襄之功勲劉瑞簡之清介百里之內頂臂
相望不佞自入仕以來獲交于大中丞耿公兄弟公
與恭簡公以道德流品為士人冠冕海內捷掖之士
循牆而問道纓綬之倫式閭而問政公自為良二千
石以循良稱最為學使者以豈弟作人今方督兵陪
京而建牙之地即恭簡公振鐸之地也留都人士戴
公兄弟如家人父子語曰仁義在中則眉睫與之矣
公生平無岩略無城府無畔畔不言而飲人以和不
怒而人莫敢干以私不躊躇而大事理解不阿不
黨而煥然釋然居鄉惻惻款款如常人而人薰其德
所至以功名見不自表暴而人受其福真古社稷臣
哉今年且六十蓋不佞有感于周之盛世其君頌其
臣曰百辟惟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鄙解之者曰不戢
戰也敬也不難難也和也能敬且和受福多矣夫且

壽之矣其在於今御史大夫則憲百辟者也公之任
也在易乾之辭曰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剛健中正
純粹精也夫太和之道乃能長久剛健之德以中正
而後稱純粹又曰利貞者性情也漢人解之曰利物
而得正者性制于情也不能以性制情使情如性則
不能久行其正恒卦之辭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然則剛柔濟者恒久之道也
則公之德也恒久之者壽也由斯而譚善言壽者莫如
恒而善言壽之德者莫如戢與那剛與柔中與正今
里中縉紳謂不佞當有言以壽公不佞何能言公以
理學名家則請誦易與詩之辭公之德哉矣那矣中
矣正矣純矣粹矣情制于性矣于是諸大夫灑然聽
之曰信如子之言公受福邇矣久于其道而天下化
成矣請以斯言侑一觴

常惟一六十壽序

人言用世出世惟有两端夫乘車而出則建疆場之
業懸車而隱則講性命之學世謂以此銷白日損性
心非也昔人有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
故遠觀之士不以彼易此余與惟一同朝且十年惟
一在言路余在史局居邸僅步武時楚相獲罪楚之
大臣逐去殆盡言者競以楚事爲談柄爲居貨惟一
獨抗疏言其太過嗚呼可謂難矣孰肯集于枯枝惟
一以才望典新試臺河政亡何晉大中丞秉節鉞會
呼賊作難朝議洵惟一以所練健兒擐其衆雄二
千人上疏赴西夏寧之擒賊首者惟一所遣師也嗚
呼可謂難矣粵西與寧武相去幾千里非我四履非
我唇齒人情事不在已則袖手而觀耳孰肯念亂如
此狀上有 旨且大用惟一而蜚蓬之間大功不酬
有 旨以惟一南惟一脫去不掛內分南巾歸第風
雲磊落施之園池花鳥雄心健氣以狎酒朋棋客又
復厭棄塵囂皈心性命之學黃冠在左緇冠在右鬼
口而談出入於青牛白馬之間惟一雖不能盡謝有

情歸無爲以彼其才一旦而成大道神機曰其
也人于得喪之際今昔之感不無嘯歌慨嘆而惟一
終日陶陶也終戚戚也舉家嚶嚶也嗚呼可謂難
矣孰能曠達夷猶如此哉一時與惟一同調者其掛
吏議更如何無幾何時而復故物且躋九列乃惟一
在牀下十二年此可以知惟一矣惟一今年六十統
王魁殿似有得于玄聖素王之學而奮力壯猷政可
驅馳王事坐鎮朝家其在周禮王功曰勲民功曰
事功曰勞戰功曰多書于太常司勲詔之惟一之功
郭氏合仲謹識

卷三

序

卷三

且在司勲即今縱談喬松之業絕意竹帛之事而公
議不磨人且推轂推一惟一且出而經營四方一切
寂寞之濱恬澹之學當一一語我

壽大廷尉陳王叔六十序

五嶽于神州以應天行以植坤維自有天地以來皇
王榮望而秩紀之金簡玉繩之所留也神膏玉體之
所流也眞仙眞宰之所遊也孔子曰壽者樂山而山
宗五嶽視諸峯若兒孫吾慕陳王叔先生以五嶽自
命樂可知也先生默歷中外起家藩伯爲古微臣悅
拜廷尉當天文大理星備三公而當五嶽未嘗謝事
即先並故園疊石者五曰吾以當卧遊也日偕諸兒
孫墨卿酒客徘徊其中蓋不出竟陵而朱陵紫蓋日
郭氏合仲謹識

卷一

序

卷一

觀仙掌太室少室太玄之丘乾門坤軸移在庭戶而
杖底之烟霞莽蕩矣天與之往神與之遊年與之齊
今年年且六秩而立父氏自河間來言曰吾朝拜竟
陵而夕拜五名山也以不壽不崩也大人分竹於淮
震鐸于蜀憑軾于江臨練于南車轍馬跡遍名山而
生平天注以文學顯武新都而步奔州縣海上而玷
下雉郎近者雲杜諸君子指不多屈夫三不朽有立
言不朽者與天壤共也小言大言小年大年言並天
壤年並天壤夫壽者樂山而不行之言又歲之名山

宜五代之爲大人有也史氏介石而探大業
應言以侑岡陵余不佞不忌本始不易俗心請看之
名山曰泰山之靈實奉天孫曹不崇朝天下網緼可
乎曰可當政成大華削成美容明星萬物生華太陰
所經可乎曰可當刑臣神岳天中日月仙宮何時降
官呼嵩可乎曰可當降生北嶽寶符朝土重山
華九龍服之上仙可乎曰可當長生七十二峰上
紫雲神崗之碑呵護鬼神祝融嶺巖上應機衡南
老人隱見其身可乎曰可矣是吾楚之有而大人
志也可以藏言可以祝年不出吾境不出吾國壽在
是矣壽在是矣請以侑觴

溫大理公李淑人雙壽序

溫司徒言其尊人大理公以明年八十母李淑人七十有四且以大理公淑人皆不得純子舍又不得此純官舍而不能怠情于不佞之一言且屬予以古人子悅親之道使既衰之類返而還童庶今由耄而老而期願以至無老者道將安出乎不佞安能修譚夫木公金母叩元化而雙氣母之說又安得所謂玉禾神瀝者而飲且食之使之悉老悉壽與天地並也又安得謂貴翁而歌詠齒危言而無當則亦微之人事而已人事也者一千身一千子若孫一千身者以其行義所表見因大而知久一千子若孫者以其事業所豎立因委而知源則徵壽之道也大理公侍其母夫人毋夫人好佛事則將之五臺毋夫人恤孤嫠則分甘以爲常毋夫人病足則終身無遠遊既以善處閨而淑人亦左右無方得其歡心是孝德同也大理公嫁姊子養伯母撫從弟從子還再從子焚遺骸毋急窆入子泛鐵舸之大江羣盜倖至關弓射三人脫舟人于難益以義勇聞而淑人亦慶于自奉敬承子

并曰至衣食人脫簪珥無難色是好善同也大理公
 每爲書遺司徒曰我家兩世令譽光而無愧先人既
 以教誠聞而淑人亦屬以勿恃文罔刑傷百姓我家
 以佛力起勿忘慈悲是式穀同也大理公性嚴重寡
 言咲在里中無一語抵呂幸而淑人御其子婦藏獲
 若官府相以內斬如也里中婦有不直者不敢鬧是
 抗節同也夫孝德通神明一宜壽仁聞聚百祥二宜
 壽式穀培壽域三宜壽抗節後裔四宜壽大理公與
 淑人之身宜壽者四而司徒樹德于壽光樹節于諫
 垣樹嚴于光祿大理令中朝廷之士祝之若泰山喬
 嶽則大理公與淑人之教也豈惟大理淑人之教抑
 語有之曰形氣本于根本枝葉榮而榮茂則大理公
 與淑人之所以葆德滑和天作時而地作昌者吾且
 于司徒徵之矣在易乾曰顯綿包盈養無幹榮四序
 既論萬類既生而退之乎西北坤曰亢井莫點靖而
 不躁羣類回音庶物性植而退之乎西南是不自用
 而以子用非不用也子其用也所以養純乾而含太
 陰壽之道也大理公與淑人不自用而司徒之爲用

者以豐亨文明而大理公與淑人之不用者以常未
 貞固且大理公壽于正月而淑人壽于九月正爲鄉
 月九爲玄月正爲太簇萬物始大濠地而出九爲無
 射言萬物隨陽而成隨陰起無有終已數始于一究
 于九然則大理公太淑人之所以逆衰還童之道天
 授之美司徒奚有于乎言

壽鏡秀峰座師偕母夫人六十雙壽序

歲在庚子十月之陽吾師錢先生壽登六十稱耆於
鄉師母夫人偕老于堂維時今子觀國之光楚之二
三子儼在門牆仕在留邦謂宜有詞以稱壽賜於是
正域謂二三子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余不能美而
敢不信乎二三子均是弟子也請各脩詞以祝無疆於
是有起而言者曰先生早歲舉在賢良刺經之義震
駭雲翔式於海內辟比周行天球肆夏佩玉琳琅余
曰維其有章邦家之光請獻一觴又有起而言者曰
先生起家為李徵在天閭拜官御史名冠哄堂冠
我義驚羽揚揚澄清攬轡奮其紀綱余曰駕時而行
萬夫之望請獻一觴又有起而言者曰先生據文至
於海邦澤宮三選問我楚彊齊也一變大風決決楚
雖三戶江漢湯湯桃李盈門鳳翥龍翔余曰得人者
興載彼旂常請獻一觴又有起而言者先生勳卓以
來辭月臨風虞山雪并朝夕尚羊薜花種竹吹笙鼓
簧悠悠歲月隘彼天壤余曰樂而且壽比于庚桑請
效一觴又有起而言者曰先生令于今舉于鄉學

壽角炳炳煥煥箕裘不替簪組相望賢賢臨門賀客
滿堂余曰有子族大有賢邦昌請獻一觴於是二三
子曰子其謂之何不伐起而謝不敏曰域今者以先
生命獲與于家乘知先生最詳先生之胃本自軒皇
彭祖開闢化為伯陽由錢而錢歷周而商真人上考
年壽無疆伯陽柱史載在周常先生鄉史其官不齊
伯陽有言為百谷王靡先靡盈徐生徐清爾壽爾祿
爾熾爾昌先生昌年謝政未老還鄉官不必先取不
必盈純純常常靜而徐清動而徐生顯顯昂昂今也
弗靖靡念窮奢費御慘憺進退傍徨再歌再咏與世
無傷師母夫人亞歷星霜少君有永孟氏于梁南山
為杯北斗為漿脩其仁義為國老更教其孫子道表
民宗以此較彼所得孰長老氏之旨余祖攸行彭祖
之壽莫之與京此先生之大德必有餘慶錢氏之故
事而引年無事於昌陽於是二三子起而言曰上如
子之言吾師也請以斯言稱彼兕觥曰躋公堂獻百
觴

詩侯少參夫婦六十序

萬曆七年羅旁賊起公既用部使者薦則擢兵備羅旁
定益羅定之有道自公始一日躬車行縣謀至言賊
數千騎薄封門所囑令請勿往公毅然曰失封門則
亡西寧城孰與守以數騎從之則新集諸流民聞賊
至望風鳥散公下令散者軍法從事賊且至諸從吏
環視而泣公以孤身候吏數十人樓郵亭中軍數如
風雨神色不動飲酒歌古詩數章漏下數刻見庭廡
間有竹千頭斬為竿裂所搗繪縞多為旗幟樹之賊

郭美余金華

卷十七

序

以為大軍且至散去鼓譟從之上功簿數百計有司
以聞詔褒異之先是瀧水改為州有司上故印童道
為盤大所掠在事者計無所之以屬公公竟據得之
亡何擢叅貴藩代者且至而諸賊倏起中丞以非公
不可謝不可公請勿上旨功當生致之同事者咤古
竟不戮一人生縛諸賊奴五百餘人斯役也豈惟不
嗜殺人而去國之心所計遠矣當事者愧不能留公
而公以人言歸夫人有如此才即授之福禪虎豈料
侯事寧足道哉彼其兩值大寇而外若無寇

官豈惟古名將未之遠邇即有過者所謂目不暇

色不變也夫子有言勿受天損易勿受人益難公之

為宦遠不若寵退不希名誠信而行之利害不二其

心用舍不易其志政府且屬意大用而未嘗以竿牘

住以公之八年于干戈獲搶之間五板白金文綺之

賜在事諸臣藉公以避寵靈而公以一言歸里舍此

莫能為國家明報功之典益未嘗受人益矣彼于功

名性命之際各有道矣以不佞獲與公朝夕終日言

而無綺語也終日不言而無師心也與人出肺腑相

郭美余金華

卷十七

序

示卒然問之有深長之思無欣戚之感屹若山岳靜

若止水夫內無畔岸者志寧外無驚喜者神凝神莫

若綠清莫若率綬則不離率則不勞皆壽之道也此

豈受天損者哉蓋不佞嘗進而與言性命之學公深

千丘者請以兵喻兵家之養微乎無數神乎無形養

生家之言上開稱有下開稱無此二者同不同未

知道之真以治生其土宜緒餘以為天下由今而

孰為真乎孰為土宜緒餘乎公以其風雲魚鳥者而

為玄珠黃芽之學以其如處女如脫兔者而備蛇女

嬰兒之道以其誠之心臨大難而不可奪者而為
誠明性命之 即于上古長而不老可也是月也
嘉慶之辰為丁丑順之年而夫人又以某月日登六
十于是里人以不佞之言為侑一觴乃人人誦公之
功德服夫人之問而教而莫能名也以問于公公曰婦
人名不踰閭閻無儀可也蓋何論女德即不佞軍旅
之事庶無罪悔多于負擔可也公之所以教家者可
知矣斯言也可以脩身可以治人可以事君可以延

周嘉父五十序

余同籍弟兄周嘉父李尔張業進柳暨予不佞各以
名義相勉也往初第時或以道學振徒而成當嘉父
不道也頗脩心脩行敦龐樸固實實不墮矣或以詞
翰度衡而恃氣嘉父不善也頗文章學問根極理要
矯矯不群矣或以建白廣文以延譽嘉父不佳也鑽
功名富貴如偈如僕寂寂不譁矣之數者吾四人之
旨同也尔張猶落落難合余暨道卿直腸快口不無
尤悔嘉父方睦而古貌寬然長者語响响不出口似
趙文子司馬君實位余在南雅尔張進卿兩人在南
部嘉父起掌南院余以書招曰弟兄同籍之美盡在南
矣今年春嘉父且登且十而所收門下士高孫兩太
史暨李君某某調不佞富有壽言嘉父以易登上第
又以易收諸公于請言易易不言壽而言恒聖人以
易道治天下神仙家以易道長久其身天地之道恒
久不易君子之恒惟曰立不易方耳乾之九二龍德
正中惟曰庸德庸言善世不伐耳賢人德業可大可
久惟曰易簡而已老氏以其附為長生之祖曰不教

為天下先而魏伯陽稱神仙之術為易恭同又曰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其用不休此兩言用之在身則有為而無為氣勝而神守用之天下則有為而無為篤恭而天下平故不以察求易簡忠信庸德庸言也其用不休立不易方可大可久也嘉父生平以忠信易簡信于鄉人信于朝廷信于海內當廷對時制策已魁天下數日矣而抑居第四既館選為我輩先而今二十餘年頗遜在我輩後余未嘗不愧先嘉父也人情厭南而嘉父兩在南可謂不為天下先

聖賢金鑑

卷十七

序

三三

嘉父

矣不詭不隨不礙不溜至所操持破礪不愧屋漏處確乎不可拔可謂不易方矣冲而不盈淡而不厭可謂不伐矣勤心學問考校國朝典故無一語紕繆至留心世務有倫有脊孝弟之行白首如一可謂不休矣不言人是非不話事長短即謗喻訛訛發言盈庭如沸如羹嘉父不聞也可謂不察矣即伯陽氏之語或別有旨而以易之理治其身治天下則可久可大之理一也昔孔子晚而學易且願加五十之年或曰五十大衍之數也百千萬億生于五十嘉父行年五

十而易之理備矣他日以恒之道養天下和平之福不為爵勳不為祿勉不為世利所娶必嘉父也即亦張進卿聞之當不以不佞為諛于是諸君以不佞為知嘉父也請書之以代南山之誦

聖賢金鑑

卷十七

序

三三

陳壽文

性不佞在部曰問先後賢大夫咸曰祠部陳公和而正直而不粹靜而貞後公為督學則士若于教典于文東規萬文數年公使節于沔台司之賢者謂不佞曰陳公且南南之人士其沐于膏雨蔭于油雲墮于化日矣公亦過聽賢者言向不佞問政不佞謝不敏去年不佞來里中公以書至猶謂不佞可與言不佞不敢承乃與人之誦則漢陰夏涸之間三尺以上黃髮以下歌且儺之矣阜者安儉者起吏奉法而民懷

郭泰含傳

卷五

三

七

意矣若飲醇矣若飽德矣若舍給矣部使者以公積聞有新命在郭郭之人曰延頸望公早來撫我也曰憂予後之人攀公車曰公忍去我也母以我心悲公之得民如此今八月為公懸弧之辰于是公之屬某某謂不佞辱公知交宜有言不佞記劉生之言曰福非從地出非從天降自生之也自生之者德生之也脩之身其德乃貞脩之家其德乃奢脩之天下其德乃大故有士庶人之壽有卿大夫之壽夫齋精潔和養恬守中與世無極者一人之身士庶之壽也吹枯

養生煦育昭蘇千萬人之身卿大夫之壽也昔人之親康君曰何以報之願長生今沔之郡邑大夫曰願公百千歲為我師保沔之士民曰願公百千歲為我父母夫和氣凝于身散于庶民通于天下民心至神祝有益也沔人願以千萬人之年為公之年自來金使者徧宇內而山陬海澨曰峻紅女日曰望德化之新公在沔不知有說沔好訟公來不知有訟今歲風雷之變上神聖恩與宇內更新三雍之位又庶以待公而公以其為沔者為三楚以其為四海壽其身

壽國脉壽天下與天地而無極可矣

壽封君一真先生信孺人某氏六十序

姑蘇楊公刺下雒六年佐襄郡又六年吏之宦於茲
土者弗久于此矣久則微微則悠遠康民之績日以
踴躍百順之萃日以光皇章親之道日以顯庸于是
太公一真先生始稱耆賢母孺人亦稱耆參知吳先
生爲文壽之謂太公孺人之德宜壽而使君之政又
宜其親之壽參知爲下雒人久習使君之政者也非
參知之言而下雒父老子弟之言也信而有徵哉太
史李先生則謂太公如公叔文子如孺先生如魯仲

物參參集卷之六

卷之六

月三

連而孺人宜之使君爲太史門下士知太公孺人宜
莫如太史稱人之賢本其父母樂樂其所自生禮不
忘其所自始太史不虛美矣而使君復微言于不佞
又安所奮其楚楚之文而肆其筆筆之語乎抑昔人
有言形氣本于根抵枝葉柔而零茂子之于親一
而分故善事親者使人稱曰幸哉有子故因其子而
知其父若母彼其服懿親之訓而見之事業嬉笑
屬軌事章程整頓糾縻膏澤明威靡非其親之精
貫注揚翊旁皇周浹也夫棠蔭氏謂綠督以爲

物參參集卷之七

卷之七

月三

以保身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往使君之爲下雒也下
車而問臺右大姓災夷龜崇之正經界均版圖警非
常暮年而隱射者盜魁者跳梁者舞文者若蕩而濬
之道不捨遺而四疆之內井井矣及今爲義褒故孔
道民性諱朴使君以委託治之吏習而民安之若異
子所爲下雒者兩用寬嚴各中標宜庶所謂綠督爲
經者使君好士士亦待而興起四方之士負笈而來
踵跡而至脫穎而去者中分楚凡茂穠穠之標之
三楚人士東于其訓而知太公孺人之善理也阜于
其化而知太公孺人之媿缺也沐于其德而知太公
孺人之未艾也范武子之德于晉也父教之也公父
文伯之勤于魯也母教之也諸具在國史而使君用
太公孺人之教具在行事斯不亦不朽乎蓋予嘗有
慨于三伐而下循良之績炳若日星而所自出者不
少慨見召父如父杜母如母而召父之父杜母之母
世莫有能舉之者使君以政事顯爲民父母而太公
孺人以使君顯爲衆父之父爲衆母之母事親長生
之道胥見之矣千秋萬歲而後必有遐想其人而能

說之者抑平有疑焉為人子者三仕不及車馬可謂孝矣使君三仕于楚而未及執珪將以此爲使君孝乎何其久也不佞于吳先生爲羅家子而于李太史稱後進吾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余則安能爲抑述二先生之言以爲一尊人壽

丁元甫六十壽序

蘇子瞻有言士人以氣爲主首執言也夫立功立言炳耀史冊是曰正氣養德養年安身立命是曰元氣孟子亞聖人也浩然一語先聖先賢未之言也似有全剛不壞之體而實本之道義至塞乎天地則與通周沙界之語何異而又以言語知人心術知人政事知人興亡得失又神通光明矣皆千古未發之蘊史謂孟子行年百有餘歲當其時不聞有所謂神仙長生之說今讀其書江河仁義與天無極寧如玄虛之說空言而無效哉夫不墮獲於富貴患難者乃能不怵惕於幽明來去而爲國則國長久爲身則身長久皆壽之道也吾友丁元甫當島夷難起時以才名出賢羅場有激於時事不勝憤憤上書訟相臣訟閹臣訟廷臣訟臺省諸臣上爲元甫罷一相元甫名振海內予不爲元甫色動乃元甫之所不能罷者後十餘年而海內益直元甫矣元甫竟以此不肯休人人側目色詘元甫疏再上三上至十餘上不肯休人人側目元甫亦以爲傷煩似子好勝人而易詘人後十

年而海內所稱士人者盡元甫之所斥也元甫殆能知言歟元甫忘其身之在海外不知有七尺之軀上於元甫行其言而棄其身元甫竟以官供士人之怨恨而士人亦各以其生平供元甫之啖唾元甫不失士人不得也元甫之氣何如也蓋嘗疑孔老兩大聖人相晤時無奇語而僅憊以議論為戒孔子亦欣然曰謹受教既察論語之所議論人者無虛日春秋一書又似誇書豈其於老氏之道陽聽之而實不用也孔子又曰予欲無言不知言已多矣夫言而無意

知天命命命命

卷七

五

三

其間即終日言而未嘗言也言而有意即譽人而為兩舌言而無意即直心而為道場何畏乎議論於世竟以議論疑元甫蓋亦稍斟酌於孔老之間夫老氏神仙之宗而性命長生之祖也彼所謂悶即聖人之愚而天之道也元甫生平任口而言任意而行行不能盡寡悔言不能盡寡尤人於元甫知者不知者各半而元甫亦不可一世不肯稍下其氣元甫近亦收養生之言矣俄而獨坐俄而閉目俄而調息行年甫半百而有志絕欲一歲棲遲禪關者十常八九其子

累計未嘗過而問也元甫胸中似無塵俗事而偶時感事輒不勝其烈皆衝冠之態此豪傑之習氣也除子意知言養氣之說不獨可以養德亦可以養生元甫之所已能者當用孟子之養而元甫之所未忘者當用孔子之愚老氏之悶元甫恐未盡忘世情而所是非天下之公是非也夫金屑貴物也眼中不宜置也龍虎鈇鉞山河星辰袞冕之所有而蒲團之所無也是非毀譽道之所不棄亦道之所不載也元甫能為人所未能為能言人所未能言而不能忍人所不能忍元甫之才之品可以入道而未盡道也孔子

知天命命命命

卷七

五

三

不言長生而曰仁者壽老子不言長生而曰人其盡化而我獨存乎失正氣即元氣也道義即氣也勿助即養也虛空之不壞也無物也世人之無物者無正氣而聖人之無物者無不正之氣也釋氏有言何法不生何法不滅善法不滅不善法不生是純然善也不生不滅無量之壽也若徒以頑鈍媚世謾無離黃為道是釋氏所謂蕞芽敗種無所用之矣以元甫之猛烈而貌然於道即曰畫而冲舉迢達而至金庭瑤

島蓮邦淨土何難之有以愚之蚩蚩不勝自訟何能
知道而謬以道聽塗說之見效元甫一觴元甫寧無
慨然咲曰汝勿我規汝且自捫其舌予亦咲曰舌則
存矣

宋士

壽孟刺史七十序

孟公宰興安窳民弗靖當事者議更法事屬草創日
不暇給公戴星聽政驅車問俗勤其強梗優其良善
平刑出滯通泉濬私期月而民大治顧性高潔不陰
陽時意亡何擢晉鎮寧守竟拂衣不就歸而隱于江
濱即舊居爲屋數椽左右圖書朝夕吟咏其中屋前
鑿方池養魚數千頭客至則呼童理釣歌詩浮茗藥
于于也蓋公才不盡用而氣不盡飲理人之術以種
樹拔癰之思以灌園臨淵之想以魚鯢鳴琴之調以
和美金命辭黃鐘是

是云

凡四

爲嚴詩發其天籟弦歌禮樂之化以教其子若孫所
著有詩余矧寮署中集易春秋南華楞嚴訓略行于
世四丈夫子伯爲今民部尚書郎仲爲彭澤宰叔與
季俱爲諸生有名公與胡孺氏年俱七十三子者恭
繼鞠臆酌大斗羞泔灑翩翩膝下而伯以滯京邑爲
天子主計之臣不獲往猶然有白華之心焉廼屬不
佞爲之辭不佞以爲人壽之道有三爲官而壽其民
爲樂而壽其身爲家而壽其子姓夫朱輪華轂晏綬
銅章潘花虞柳擬于甘棠社而稷之亦似庚桑羽酒

之於路于公堂非宜民而壽在民者乎然而懸車解組解鞍休馬而惘然自失夫彼誠無以自樂故能為遇合而不能為獨往也百畝之田五畝之廬讀書談道其樂陶然儻魚出沒刺鯢延緣四時霜露莫能達痛非壽于身為養恬者乎然或替組不繼詩書無聞不得已而為之說曰孫子天地之委蛇此所謂不可奈何而委之若命吾未覩其全也鸞立鵠峙龍驤虎變佩玉瓊瑤璧聯珠繁言咲周旋時逢鼓旦稱觴賜瀝飲酒無美非宜家而壽其于姓者乎顧身不行道

卷十七

四王

而名譽無聞文章不表見于世行能不著于春秋達人不道也公去興亦幾年而與人至今思之居家誠有以自樂非公事不見邑宰而有司嚴重之以其不盡者付諸子而諸子躋膺仕嶽瀛業揚令名炳炳麟麟其所自述者又足以不朽公于人世之理其無弗合矣乎夫朱仲卿召翁卿誠循吏然桐鄉不已而之北海穀陽不已而之上蔡又零陵又南陽即其民私之而竟老于官終其身不得閑閑于丁畝也陶靖節問采麻而撫五柳飲酒賦詩有以自樂而不能得之

于子班衣痛飲者魯泉得朝服而侍膳三釜之養自以為快者人猶嫌其薄也由此而談公之得于天者全所以自見者偉而福履之道備也敬以是為南山之祝

卷十七

四王

壽韓郡公序

以予觀於先正王伯積歲積月積日之說是歲月日時不稟于天而稟于有位之人又言化國之日長而暴國之日短若是乎日之長短又人爲之也豈其然乎孔子之曰爲政者宜使民富且壽而古田間之老率選其君長而以壽祝之周之公卿祝農夫以倉廩萬年而下之人亦有垂壽之辭若是乎下壽其上上壽其下則祈天永命上下兩司其權矣或以爲相愛相禱之詞又非也是公卿與其士民交相諛也盛世

郭泰會書卷七

序

無有也漢以來良二千石行慶施惠士民悅之往往見之歌謠而其人亦福祿壽考逮及子孫不爲虛言則天之過乎武昌一歲水二歲旱民疲矣屬主爵者當叙吏不佞在京師都人士相謂曰前河南守以政績稱今在選人命且往楚人休矣亡何公拜武昌守楚人之宦遊者相親而色喜公甫下車而郡人歌且

春夏之交公稍休沐郡人奔走爲公祝釐曰願

公長生五六月之間旱人情皇皇顧人不憂車而

望見公顏色暨公一視事而若油雲甘雨且垂重

至公甫櫛沐即禱于南郊請命天大雨楚人曰

公長我來來也公累爲清狂烈疏文石理析楊而緒

衣之徒奔走于途曰使君活我時父老以旱告公曰

以此時而征民匪人也租賦盡爲碎格而獻畝之間

無索錢之役碎鼓亦不鳴邑長奉命維謹民得免于

通負免于溝壑五六百里內外歲不視策而積日不

延晷而長人不問年而壽矣昔孔子謂周公似王月

謂其養民也而周公作詩以七月七月萬寶告成之

候也彼耕夫饁女猶得稱壺觴而陟公堂爲公書而

郭泰會書卷七

序

周公亦早年百有餘歲今之太守得行古諸侯事公

應弘之期正當流火之候固周公之詩所爲作也楚

方不歲未得即獲稻之休而公之精神真足以消楚

陽而驅女寇民庶幾望公以無業色則所願陟公堂

而爲公書者無已也于是郡丞張公倅張公朱公理

邵公詣不佞微言不佞以公有周公之才又當其爲

詩之期則宜歌七月不佞幸從史氏後且微民心而

備衮衣之誦焉

壽郡伯王公序

蓋古之吏民者使民壽也。馮子之言曰：仁人在上，使民得一生二生三生，故化國之日舒以長，而其民含濡于恢恢墨墨之化者，亦為之淑其上。故曰：樂只君子，萬年無期。夫萬年何期之有？毋亦惟是樂只之德，冬日之陽，夏日之陰，民就而飲，鮮焉曰：夜虞其既也，則有稱兇。觥躋公堂，歌且儔之者矣。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久。斯民之情哉！郡太守王公以民部郎來視事武昌，甫浹旬而與人誦之。我公來何莫也？是忘肝

新美余何有焉

本一七

序

五

膽遺耳目不與物相弊，穢者也。逾月而論囚，滯者乎。鬱者達，文致者解，結衣之脫，析楊而出，狂狷者交。盡於五父之衢，六七月之間，旱十日不雨，南畝之民，如渴者移，曰：禾盡起江以北。諸郡流民之負擔而就食者，前後相望。殆所謂隨車兩手，權輕重不差，露宿扶掖，枉桡不失毫銖，直施矯邪，不私羣險，是任德而釋人心者也。蓋嘗自署其門矣，其亦有任氏拔薤草以抱嬰兒之意哉？武昌故會省之區，守日出而

應泉諸大夫乘輅之便，絡繹于郭門之外，庶接不日宴而就事當事者，以為繁而公庭不喧也。以其精幹之餘，含毫濡墨，發而為聲，歌古詞，倉卒立就，若以寫其委蛇之度，而鳴其羔羊之節，蓋郡士子自大比外，不從試者，舊夫廼移檄諸郡縣人，人督誨之，載色載笑，雖文翁教化，曷以加焉？夫上樹德則下務茲上，樹景則下移步，庚桑子曰：計不足，歲計有餘，畏壘之民，至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于賢人之間，蔚然未效者也。二千石為天子惠養元元，使交被乎天和，

御美余何有焉

卷十七

序

五

五

而交食于地，德茫茫蕩蕩，是謂大治。上壽其下，下壽其上，上之壽下，以政下之壽上，以心以余觀于王公殆所謂樂只君子，非耶？彼豈狹依于跂蹻之術，以挺桐枹，撞為愉快者乎？民心何期之有？則郡丞屬吏而下，翔與而言曰：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自使君子來而百執事，受成者有度也。是為天子肱股，郡且以永世，願使君壽父老子弟，自三尺以上黃髮以下企踵而言曰：民之父母，遐不黃耇，使我安其田里而忘愁嘆之嚴，吾民休矣。願使君壽夫民表子士，則成人，小

不刪姍容與而言曰在泮飲酒未錫難老夫飲酒
千泮猶祝其壽而况譽髦我二三子二三子待教而
興也願使君壽於是郡丞鍾君庠屠君鍾君司理李
君相率詣不佞乞言焉不佞謬隨史氏之後夫探仁
風以被歌謠者史氏事也無能壽公則請微之與人
也言

高季太公文

夫上古之時人有千百歲而不稱老者其說以近誕
然養生家有御神守中之道其大旨謂神不可勞而
精不可竭以神守形形乃長生夫容純大成之世雖
雖盱眙如標枝野鹿倘倖于霄壤之域而逍遙于黃
莫之鄉內無所愁其肺腸外無所擾其思慮夫是以
長生今人自其狹提而稍稍稱慧也則驅而攻雕蟲
之業以爭于蠻觸之場嫖嫖姝姝以嗜進趨悅以希
寵賞勇以博興其幸而得之也為機事為鞅掌為熱
斯美俗儒也

卷十七

序

中所謂人道之患其不得已也為牢騷為荼毒為悵
係所謂陰陽之患蓋生而役役也生而倉囊也主而
栖栖也夫安得如古者之睢睢盱盱而盡其天年乎
季太公少為儒有五丈夫子亦為儒校五經而分授
之顧太公家不事豐殖而喜周人之意無計然白圭
之術而有馮驩陳遵之義蓋儒而俠者也凡為儒苦
者四十餘年比伯子亦卿氏成進士讀中秘書為天
子禁近之臣即謝去儒服不顧盡棄去大小戴顓門
之學而效牆東公避世之致又儒而隱者彼以身世

為委順而榮遇敵屢視四十年之苦于儒如吹觶
 之一味如飢之墮地而今以往如薪之未窮如冰之
 未解夫安得如世之愚茫而憐矜擾擾手過日備花
 竹泉石以自娛客至則命觴賭墅于于如也有棠莊
 柱下之玄而慕七賢八達之放則又儒而達者今伯
 子兼六傳執介圭錫命于韓王之國而返會太公適
 年六十禮六十曰耆指使謂身不勞而使諸人也今
 伯氏叔儒之效而太公猶儒之累可謂得所使矣
 哉宋眉山乞明氏有二子命世才而身老布衣終不
 勝其抑鬱坎懷之感至作權書勢策以于執政晚年
 與洛中諸縉紳為詩酒之社而雄心動氣猶時時未
 醉而露其顙嗚呼人生幾何有子如此何其不喜息
 也季太公可謂善息矣息則無所擾其心而神完而
 中恬而志寧壽之道也伯子歸而酌大斗鞠醴進曰
 此法醴之源也設度閣備油簫曰此大官樂也東歸
 以退曰此蘆簞之將也太公欣然引滿曰吾醴之汝
 輩之吾作室汝肯肯吾勤樸勤汝塗丹腹夫子于父
 母一體而生伯子紫曰茂太公神曰王伯子且調羹

耳佐天子昌明之業太公為國耆者視嚙在前視
 在後無為而備容純大庭之道即長于上古而不老
 可也

趙太公壽文

代作

趙太公既謝洧川歸行年八十二老尚健飯行步履有力無所事靈壽杖客主則博奕博蒲五白浮白飲可數斗不醉與二三老人結社城隅每值佳辰令節未嘗不以詩筒酒簞往來福祿兩山間大小二沽旁可謂神王矣往者爲禹州博士禹史志之曰是正色盛禮者也爲洧川博士洧史志之曰是以禮讓爲先步武進止必閑于則者也可謂名茂矣有仲子少蒙宰由名御史爲當今重臣伯亦舉進士拜觀察李亦舉孝廉可謂基厚矣蒙宰君與其兄念太公不能一日置數數欲棄而歸也太公爲書止之曰而毋以爲也孝中于事君解之者以爲由四十疆仕以及服官政皆孝之中又君子也者人之成名百姓歸之謂之君子之父以爾疆仕之年貽我君子之名而安于朝我安于野而胡乎來哉于是蒙宰怡然奉命而屬予以一言侑大斗予以爲善以言壽人者則無如而擲麥丘人之爲壽也卒之予以羣臣百姓自解蒙宰今持冰鏡而提衡人倫使大臣去小臣庶社位者皆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太公二

幸在絲之節岩穴士無浩浩育育之嘆和氣薰蒸旁皇周浹于海內以此群臣勵節而百姓蒙休兩者可幸無罪則于太公所謂無祝之壽也語有之無祝之壽壽在大荒同祝之壽壽在一國能祝之壽壽在一家在大荒者皇在一國者王在一家者昌蒙宰兄弟以其入而順親于庭堦者出而佐明主脩皇王之業於天下于大同則舉海以內壽其親抑何祝之有矧太公神自王也名自茂也基自厚也一一壽之道也又安以跼蹐無用之言而僞祝辭

卷之二十一

八

五十六

太公二

壽劉先生七秩序

江右自宋以來士大夫飭廉隅而教步伍所樹立多踰絕出人意表其青衿之士皓首崖膠而不得試者亦退而脩其名讀書談道躬服仁義以教訓其子姪鄉閭以知養恬以恬養知倫如也斯亦其漸然哉余友劉君士和佚蕩有大節議論不依阿于俗每笑談危酒儔人廣衆間時露其穎浩然不可奪間為不佞述其尊人東臯先生行誼曰者東臯先生來就養京邸士和氏以既貴每食為設常珍加一豆輒卻之曰

吾不厭藜糲而勿以是為先生饌也以綺麗之服進

吾不厭藜糲而勿以是為先生饌也以綺麗之服進

曰非吾所習吾不忘吾敝裘語及時事曰非避世者所願聞也堅塞兩耳不聽不數月而返人以爲似有道者蓋先生故從羅文恭公學每文恭講道石蓮雪浪間未嘗不與偕也先生歸不淡歲而士和請告歸於時先生始稱耆夫自孔氏以樂壽歸之仁智而樂之與壽若相逕庭樂者還志而無忌壽則靜攝而不暢顯今人所謂樂者調笙琴儲曼石高臺曲池爲快而已長生之說不之老氏之守中則之釋氏之止觀

而吾儒性命之談爲土苴爲石田爲塵飯土羹

用之矣夫五穀五色擢德塞性爲性崔嵬寒若飲水然若焦火何樂之有世亦有養耳目而享上考者此以生爲贅疣也二氏之說專精而行之亦微有效不可盡視爲幻妄第其旨不出壽者之所謂靜而世儒自舍己之田耳東臯先生少年不問家人生產既去舉子業日與二三友人緩行蹠步吟嘯傲有香山白社之致而所談射不說干文恭公几案間惟性理諸書有洛下鸞湖之風所用教其子若孫者惟廉

惟靜惟忠惟孝勿負國家有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

惟靜惟忠惟孝勿負國家有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

之義天儒者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不朽固壽之說也言與功其神有所役而其用有所假此猶有待者也在外者也立德之人甘濱于涸澗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內無陰陽之患外無人道之患五藏寧思慮平其營魄不勞而堅強不賴寂然釋然以究其天年樂莫大焉壽莫大焉先生立德在躬而以功與言屬士和氏士和氏方以文章事業顯則所以事其親者何窮之有語曰和氣發于四肢枝葉悴而

戊戌不使國士和以壽先生

黃陵張封公九十序

荀子曰彼大儒者雖隱于閭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處也人士附之其通也王公
化之夫化始于子孫暨于州里施于天下王公在朝
則養老而祝饌王公在子孫則橋衛而介壽余未識
封公而與仲君不波同籍不波宰富順人稱其永慕
余固是知封公之介不波拜夕即侃侃大節指乘輿
犯中官排要路無所顧忌余以是知封公之惻不波
歸里中里人化之有司問政不波語不及他而往往
匡所不逮恤氓隸之隱余以是知封公之澤封公幼
時為塾師歸省其水大漲亂流而渡水不為害舟中
感松花之瑞父病禱子天封股以療母病不解衣母
羹亦羹母粥亦粥母不羹亦不羹母不粥亦不粥孝
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太舜五十而慕孔子以為必
得其壽封公之孝通于神明矣黃耆台背寧有期乎
不波宰富順以封公往一年而歸于舍曰母以適公
費脂膏也不波秩滿上以不波官官封公封公僅衣
冠謝上恩不再御曰乃公自布衣也不波以繫錢

為束帶一圍以壽封公未半年毀之以周鄉里之貧者曰邇公垂帶而憐也邑大夫賓射禮老更請封公為惇史至有十四次不一往曰邇公不至邑室也此其人寧有富貴通顯於胸中者乎身約而砥其行篤之至也子顯而忘其貴達之至也數行千家而子孫多賢德之速也風行千里而鄉人服義化之隆也今年壽且九十賓客滿座不波為置牢醴以克庖吹笙芋以餉飽集優儒以獻笑除舍宿置以示暇陶素之器以示整坐鵠三行更尊以示有禮從容語次有起而壽者曰山九折而似其祖水九曲而泝其源張氏之子若孫世世若封公若不波封公為進一庖曰邇公不足法也有起而壽者曰薑桂之性老而愈辛余視封公幾十年如一日後當承父封公又進一庖曰母以我老耄而忘歲我有起而壽者曰北斗有神曰孝悌王司人間孝子順孫錫之福壽封公之名在斗籍矣又進一庖曰念我父母世世子孫毋忘也有起而壽者曰東方有君子之國其人不爭其教無私壽祥所臻玉禾醴泉人飲食之悉老而壽合元氣而壽是

池萬有千歲真知其教今我西陵之民皆不言而飲和封公引滿一庖欣然曰有是我我不敢私其年願我九族隣里鄉黨眉壽無有害於是堂下樂大作酒人酌大斗庖人殺蒸不波起而為壽曰今聖主在上曆數萬年飲時五福錫厥萬民壽親在家亦百千年吾里為德門天下為壽域於是座客盡歡飲達五夜而日出陽谷

壽翁先生七秩學封亭

文翁先生以仲氏民部郎政成胞封如仲氏官于時
長君大史氏曾璽書稱天子使抵龍門沂大河之天
府之國錫命而反其明年先生始稱七十夫仲氏承
恩之日當太公逮耆之辰而鞠騰進爵之會值伯氏
權傳而子天祚國恩綸可壽筆金函王節皆與行會
此亦介壽之奇逢而休徵之綽合哉於是里中縉紳
先生使不佞屬辭益不佞去先生所一水而遙間亦
往拜堂下則見夫九真華偉婉婉而來九僊人練丹
黃石其上雲滿然起不崇朝而雨湏漢合流圓為珠
而方為玉先生聚國族於斯父老相傳以為有握固
含真黃髮始肯者出而應壽星之紀有齊聖廣淵雲
蒸龍變者出而炳江漢之靈迺太公以名儒為良吏
未老而應車為國更老益得貴之五束帛箋箋得行
之七身其康強子孫其達吉而二氏翱翔禁近為猷
納臣得太之初援茅彙進得衍之五有猷有為使蓋
其行而邦其昌今仲先伯而封先生從先生秩也伯
有待者也其都位登等赫赫奕奕者且踵至也兄弟

卷十七

序 六三

壽翁一

綽綽先後以為隆施者也夫胞封之典三代未之有

也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父有爵子而子無爵父於
是乎不敢以已貴昔其親則三代聖王有遺議矣夫
子而能任父教之忠即有景命洪庥通藉上聞餐錢
奉邑曾不得源源而本本何以明孝何以勸忠故孝
終于揚名而詩稱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必繼以基邦
家為龍光夫登耄耄而被寵榮光執耀焉生賢話而
為邦植基孰厚焉顧此兩者夫且在主爵者不可不
得而造物者亦若亦有屢不以語人語曰太上壽德
其次壽形其次壽名然則亦顧其德之休明何如耳
今試浪言之於此之鄉有砥德戴義信仁敦固者乎
於此之鄉有分甘樂施世表里聞者乎有貴而能降
勢而能謙浮英華湛道德名日茂而貌日冲者乎不
佞蓋聞之漢之父老子弟靡不曰蕭氏奕世以來脩
此久矣自伯仲競興而人之汰者數弛者敦講張者
慎然自失篤學力行者灑然自信矣夫奔蜂不能化
蠋而伏雌不能煦鰕先生之積德者奢而式穀者似
也昔萬石君家以質行聞不言而躬行至使人主色

卷十七

序 六四

壽翁二

動建既就老內史兄弟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
捧席而侍陳泰公晚年每對客則樞密兩公朝服而
環侍坐客踴躍不自安求去今先生所以教子姓者
不下此兩家太史歸而致一觴問所以為壽有金匱
石室萬年之業在其明年仲子歸而致一觴問所以
為壽有版圖民數疆場之計在時雖寓京師去里中
數千里輪蹄輻輳相次而反猶之乎日侍左右就子
舍其所以為壽又并卓犖休明如此遠出此兩家上
先生于德于名于形可謂得全矣二氏意殊戀戀
下不能去先生則強固矍鑠大宅有孺子色于于如
也曰吾固老善飯父子世受寵榮無以報上恩德二
氏其得蹇之五王臣匪躬得衍之八歲月日時無易
我老人其得履之二幽人貞吉得衍之九壽福康寧
其各浮一觴而勿若孺子為也促之驅車而比

卷七

序 卷五

壽

袁年伯七十壽序

袁先生以今年嘉平之廿八屆七十其長公觀察公
來蒞楚攝漕事維舟之役將百萬之儲達于京師便
道歸子舍行與期會為先生壽以不佞年家子宜有
言不佞謝不敏無能知先生長君曰家大人孝事王
父通議公暨王母兩淑人尤篤於兩伯父於宗族鄉
黨臨臨媒娉不孽於物而繫於俗不見其賢短即兩
被 恩八綸名掛 天府而跡不履公門蕭布之衣
下澤之車不改於夙昔老而愈恭不佞曰是機浼威
下澤之車不改於夙昔老而愈恭不佞曰是機浼威
回行年期耄而砥行也長君曰大人年甫三十母氏
見背不復娶曰奈何哉不聞曾子之於華元乎撫之
也如慈母提之也如嚴師不佞曰是王子駿管幼安
徐伯珍之垂老而守義也長公曰不肖戴籍以來大
人貽之書曰中外一也有利於人毋站於身利鈍一
也余曰是閭丘先生之三願也是楚丘先生之謀國
也是春丘老人之規君也夫脩德於身壽在身而德
真脩德於家壽在家而德奢脩德於子孫壽在子孫
而德均請為先生言東方豪稱之墟南方洞陽之野

卷十七

序

卷六

壽

西方浩素之壘北方朔陰之庭其人俱百有千歲
 為先生壽長公曰遐矣邈矣不佞曰毗陵歲邑山澤
 清曠三江五湖山長水遠真山有仙真壽長年定山
 有禪其壽無量先生逍遙其間時而紆金朱轂人稱
 達等時而龜木角巾人稱老更檣林間酒山候水妨
 陶陶于子以介眉壽稱為真人長公曰恬矣愉矣不
 佞曰洪範皇極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而欽時五
 福其一曰壽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使蓋其行而邪
 其昌夫好德之報既壽其年又及其子孫又昌其國
 邪美命也仙真雖聖
 卷一 序
 六七
 六十七
 家其身與子孫國家共之而五福之來在天曰陰陽
 在人君曰錫是天與人主又共之惟是天與人主錫
 福之機在攸好德耳故念之夫天之相協厥居皇之
 建其有極皆以其德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
 先生之德日新日盛先生之福日昌日熾今上之
 錫命載在綸音曰廣孝曰教忠曰比於太丘曰比於
 萬石君曰五福方介是先生之福壽人主錫之矣長
 公平轍馬跡遍齊楚聊丘以北姑行以南巫山以南
 方城以北其食于大夫之德者靡不顧先生素孔子

之言孝曰得人歡心以事其親歸子曰黃髮之言則
 無所行謂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長公用先生之言
 以報國萃齊楚之人心以事親而邀上之錫福以尊
 親先生又有兩少子俱炳炳麟麟為龍為虎請以洪
 範之五福為先生壽長公曰余小子何能報罔極佳
 庭家大人之德與天壤並皇上之恩與天並此
 之謂善頌善禱請歸而載之傳史

卷一 序

壽徵君如亭孫君六十序

三代之禮六十異族米廩廢宗夫寧獨以年獨以年也黃髮台背當亦無笑大學數畝宮夫焉得人人升之夫以鄉里之老耄面鹿衣扶杖而來人主引為上賓見而從事高年如此重矣語曰年壽人之情質行壽之基以德引年以年引德德為老成年為悻史爵為高年鄉為達尊國為憲老顧不重歟近世不古聯饋莫聞鄉社之禮視為故事獨其鄉正宗閭子姓星族相率稽首乞言表德以示揚詡古未之前聞也予謂未合傳壽徵君卷七 序 六九 如亭一不識如亭君而其里人言之實行可知也如亭無儒而賈簿計決策附以仁義昏夜叩門不以無為解是曰能亮早歲而孤侍其大父慈以旨甘侍大母如大父庶母如母兄弟姊妹怡怡如也是曰能親無疾言無遷色無惡聲情情之人望之而解族有內難人爭引避挺身而出遂以解紛是曰能睦家有園庭兄弟共東南之美置以竹箭汪司馬以為不啻三田榜曰荆園是曰能友夫人壽之理以和飲和老更之義以恬養恬行足速也年足尚也人所表也天所輔也漢

去古未遠人主遇高年當德稱為更老而不名賜爵賜粟仍復其子猶有古者不從征之意如亭君既棄儒而子能成其志詩曰邦家之光胡考之寧如亭君有令子安所事復令子能成其心則邦家光矣胡考寧矣

爲楊儒系侍御壽母六十肥封序

周之時使臣有事四方人主遣之也以皇華勞之也以四牡皇華遠之禮樂遠而有光華也四牡勞而見知則悅矣顧其時人子之私焉烏戀戀堂前膝下嬰孩孺慕而不自遇者皆出于人主之口至于見夫不而思將母解之者曰夫不鳥之誠慙者也猶然一上一下不以爲勞人臣而獨賢勞此安所逃于天地之間耶有母而不違將上之人知之光華至矣此盛際之顯王所以休其臣而勞者忘勞遠者忘遠老者忘老也夫周之幅員不廣于今南不踰荆楚北不輟燕代東不跨齊魯西不轡幽邠其往其來不需歲時即所謂四方之事不過慶吊問遺觀風省俗耳矣非有尺藉訟牒民奸吏蠹之冗非有山川跋涉歲月遼遠之勞人主猶然念之今之時爲侍御者之一方則一方事其事也擔不得馳負不得什肩不得息席不得煖速者幾千里踰年不得代倚門之望亦懸懸勞且苦而不得朝夕則真所謂不違將者矣吾友侍御關中楊儒系氏奉命按滇夫滇土京師萬里即去關中

亦六千里而往返且半歲事竣告成且再給於其行也適母夫人登六十侍御不得稱節介眉壽宜其于千子不能去膝下侍御以今秋考績太夫人旦夕當拜綸命夫肥封之典三代未之有也于是子貴而親賤身弱服拖紳婦擗翟副珈而母氏無改於布素則其所謂將者不過問寢侍膳庶人之節而已明與肥封之典得推所自人子之所以將母者周臣不得望萬一又何辭於下上之勞而又何不違將之有令甲侍御在事者不得考績獨滇黔以遠且久得考績夫亦所謂遠而光華者乎儒系之言曰吾母夫人幼習女誡歸於我二叔新寡爲撫其二孤王母疾爲抑擻之嘆休之調董莖滌瀉以滑之止何母亦稱慕機軸軋軋不休爲之嫁女娶婦比今稱幸貴矣猶不廢乙節嗚呼雖古所稱撝臂斷纒剪髮擗仄之賢意不過若此劉氏有言福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已自生之也自生之也者德生之也太夫人之德弘矣侍御邀福于明主以榮綠綬邀福于皇天以祈黃耇又奚艾之有此行也陟蒼山過洱水抵瀾滄而涉激江

不得嘆周道之遲遲機次工館推髻臨覽刺而控
豈不得嘆主事之靡盬驚弱之車以爲板輿惠文之
冠以爲斑斕大官之醜以稱大斗又何不連將之有
太夫人懿德明主且知之侍御無來論也

諸封徐母李太夫人榮壽序

今直指使者則周之使臣天子所遣咨謀于方岳者
也周之使臣勞于王事念其母而告之天子曰將毋
來諗然周人上壽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來
廉醫宗燕而用之豐年之詩寧胡考以先邦國然未
及女德也易曰受福于西王母西南坤位也長養萬
物之所也母之道也魯之諸公思澤及于魯人魯人
作詩以頌之曰令妻壽母然則爲政而使人念及其
母願之長生非歎呼愛戴之極歟舞頌禱之誠悠久
博厚之徵何以有此余同年友吳江令孫君之言曰
先大壯而有事吳江者今直指徐公也徐公有母李
太夫人邑人社稷徐公而願爲太夫人祝嘏祝嘏今
徐公來按縣邑人不敢以私見不敢上公堂稱兒祝
祝無彊弟私相謂曰使君再活我太夫無人恙乎善
飯乎萬有千歲乎其在昔日公爲邑人社稷太夫人
爲社母之母其在今日公爲法星太夫人爲婺星其
在晉穆公發好摘伏激濁揚清吏民懷風行雷動
於邦爲震太夫人孕育元元長養群品於邦爲坤太

夫人爲名御史妻爲名御史母屢荷 恩綸懿德淑
行載在龍章無事乎周臣之以母來諗直指公致綵
衣以代班欄之戲卿人詭稱之曰神罕也次公上一
卮酒曰大官法醢也大壯受公成事可幸無罪而置
卿人父老子弟頌賡之情何以爲南山之祝余不佞
應之曰子言魯人所稱壽母者備矣魯脩閭宮而邑
人壽其母因推本于姜嫄姜嫄周母也今 天子
鼎建法宮 皇太后萬有千歲錫類群臣耆耄銘背
各母其母普天之下同登壽域余不佞敢述姜嫄之
德以稱太夫人曰其德不回亦頌壽母之詩以壽太
夫人曰眉壽無有害于是孫君曰善哉敢以斯言代
稱人爲太夫人稱百歲觴

壽母文

夫前史載女德不直以靜一也毋訓家學文藝智術
繁然儀夫夫皆太之乎閭教也從一爲貞從三爲教
實爲女士數爲嚴君女貞毋德載在列女等耳唐李
母裴氏讀列女傳而懷然曰不睦二庭婦人之恒何
異而載之書何物女子爲此僞儒語哉辟之士也之
以靡他者貞孤之儀秉粹風教綱紀儉常者也劬勞
聖善者靖共之侶托孤寄命定傾保邦者也兩者皆
無以尚而難易觀矣馮太史將考成一旦休沐而南
歸過而問故歎然曰母氏之志未揚也馳封與表節
載寵榮也而難兩請不肖何難以三年淹滯而子速
母也母寧毋自庸也予聞之動容太夫人二十有三
而養太史五歲而孤內持家難外禦侮有父之嚴
有師之訓不知幾年歲太史垂簾於南窗近禁太
夫人甫艾而名揚由閨房而顯朝宇皆天也如太史
遇合不及茂年太夫人之名不掩也太夫人之頑不
滿也天道如何哉載觀前蹤大家就東觀而載書宣
矢推轂車而傳禮湛嫗御官既以海康李母辭淳熙

而備備鄭氏坐胡床而聽斷獄毋撥棄灰而儀學之
皆毋德也而炳朗列女微獨以一節見方之太夫人
其所持于夫君與所效于主器者俱無憾矣易之節
說以行險天地節而四時成其六二曰安節亨恒巽
而動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其六五曰恒其德貞夫
節與天地合德而恒與天地同久坤厚載物六子成
功而坤居西南西南得朋受福于西王母成物之鄉
悠久之恒也于是楚士子某出太史門者自言焉
壽子為主心列女而誦易之二卦請以是侑觴

壽方太公方太夫人雙壽圖生動有序

王殿金門壽星傍帝星而朗耀滿洲蘭苑王公並王
母以齡長人倘庶徵天錫五福雲聯琪樹慶滿瑤階
方太公人紀人綱倚都門之榮酒太夫人令儀令德
似女史之校書華茂騰麻同臻大耋期殊亦壽叶五
老以降庭氣滿青陽指三山而獻壽况聯二日共慶
雙眉庭禧羅芝王之璿璣孫子總龍鱗之頭角次公
對揚帝命錫拜天書青絲鞋盤螭模分宮錦而
戲瑤璣鄧水醪蓬池繪借大官而調游麟一以和丘
之野鳳自舞而鸞自歌更如開明之室王為枝而珠
為樹太公鶴髮銀童夫人桃顏翟服弁升燕几不借
鳩筇互舉鸞卮同瓊象島堂前樂合既分法部之音
階下扇來半集影庭之彥寵更沾于黃闥名已掛于
紫清夫偕老者琴瑟之希戲具慶者椿萱之異數祿
養奉鍾金之慕情家食者指紳之永日而太公太夫
人咫尺天邊仲君諸兄弟丈函膝下明朝舉案旦旦
稱觴子承顏孫孫接武人人燕賀在在歡迎紫極
匪遙白雲不望青尊即御黃獨無疆又何必海上仙

人時進黃麟之脯瑤池阿母重揮碧玉之而
分同猶子敬即若翁叨陪龍見之期敢效鳳笙之曲
仙人縹緲來雲堂阿環鳳笙舞霓裳流雲耀日遠瓊
梁遠瓊梁燒金蓮酒一盃壽千年
城南尺五是木天兄郎太乙燃青烟歸來衫袖舞嬋
娟舞嬋娟歡踟躕歡群書進寶籙
帝城花草多先輝薰風拂地桃花飛花開結子世所
稀世所稀將進酒指南山挹南斗
十二樓頭見玉京仙人生長在蓬瀛手調玉鼎煉飛
仙飛瓊瓊紫霞虛皇府太清家

會封公壽日龍笙曲有序

曾石翁追峰獨起高並蒼山懸陰秀流潤同兩顧家
在朱陵紫洞而藉掛仙源望滿碧雲黃藥而行高法
錄秉仁懷義人推通德之門服玉液霞座聽會真之
曲養高三釜而無上人心氣守三田而有壽者相有
子儀部君禮樂之司文昌之府避席問孝懷祿養親
舞綵衣而作莊嚴修淨土而證壽域調黃芽白露以
代旨甘禮白石青蓮而資安養等無量之壽以為壽
而算踰長壽仙人資極樂之樂以為樂而歡同化樂
自在時稱斗酒願效卮言敢擬龍笙侑將麟脯
衡山高高挂蒼蒼霓旌翠葆來珠庭雲中隱隱老人
星老人星傍南斗竹鳩筇桐馬酒
仙郎禮樂在春官銀章繡錦進賢冠室前綠竹吹紫
鸞吹紫鸞燒銀燭讀金經薦黃玉
堂前日日開白蓮阿翁快樂等諸天閒看白鶴舞青
田舞青田調翠釜紫駝茶白牛乳

壽李母陳太夫人七奏龍笙曲有序

益聞維母起于龜臺群仙屬籍魏真登牛南岳太乙臨文姑射表冰雪之姿上元佩琳華之綬盤錯則仙槎靈瓜脯板則麟脂鰭髓迴響轉鳳舞動霓旌金碧琅璫韻鼓碧落壽同南極名隸西真若乃詩稱聖善易著坤貞書衍五疇禮隆七奏素紗挂秋榮望國之微稱絳錦青團極詞臣之禹養惟我陳太夫人令儀令德多壽多男富水清而女床耿石城簪而豐樂同龍澤鍾潭行慶門之德耀竹坡連壠璧慈範之文宣當其早相夫君仕藍水部恩隆象服名播天章迨駟服駕于中州又覽文騰于三錫明皇起而視夜雜佩解而宜琴織絃則桑麻絲枲咸親度閨則積慶羔豚是議好彌篤于副道誼陪瀝于小星窈窕頌而稱好仇劬勞著而祝令母兩孺人在室若社神之讓季隗五丈夫在堂似翟母之慈方進桓桓太史矯矯師臣望重銅龍名高瑤池擗管而探驪龍之珠談經而奪虎觀之席賦微而名高九五觀風而更流周秦再述顯揚重騰 奏六 帝曰靡盬庶

從夫從子鳩心均愛壹背忘憂戚願 之蘭玉樹過我庭階諸郎則曳紫紵朱儀同王婦則展綵佩玉不減姜姬而太夫人鶴髮桃顏翟衣象箒升輿抱子含飴美孫巨秧已結于三千堂階遂轉于七十於是彩袖踴躍盤厄交錯葡萄美酒騰已滿于九霞芍藥常珍味更調于五鼎歌聲嘹唳官叶義霄舞影高低羽輝儀鳳復有宗親姻婭表裏嘉賓列般載以登庭陳篚篚而在序又有鉛黃文士于墨客柳陰油雲而滋膏雨挹北斗而頌南山比德開雕樑水同聲祝年則闕免眉城共永而太夫人壽觴載備慈顏有配餐大晏而嚮交梨摘金花而美理卓似瓊漿玉斝阿環共酌于崑丘如風馭雲耕女僊共翔于蓬島謠擬鳳笙之曲歌伸鳩杖之情太上真妃號九華酒斟瓊乳餐胡麻寬旌綵紫雲車紫雲車白羽扇群真奏壽星見 潼泉瀝水瑤京七龍五鳳紛相迎仙人手把雲和笙雲和笙羽衣舞酌崑崙宴推闢仙仙郎手燃太乙烟鳳凰百二來芝田堂前慶慶生金蓮生金蓮種玉樹月比蟾星比安

夫人身著赤霞袍，舞雲冉冉環殿高。
五色來江，皐臨夏酒千鍾壽千歲。

錦合併黃離草卷十八

江夏郭正域美命

觀風錄序

昔季札觀風上國審音而十五國四代之理亂明若
觀火始乎二南以爲勸而不怨顧楚風無及焉寧以
羊氏之邦不與於十五國風之數故萬舞不陳滕
不奏而品評不及然江漢之喬木南國之甘棠非楚
耶顧不以屬楚而以屬周南則南國化文王之政而
楚風之於王風一也比宋玉之爲楚王賦風也於太
王之風則雄而張之於燕人之風則雌而潤之寧太
塊噫氣之果有意乎雄雌其間邪當時王政之不下
究民隱之不上聞君自君而民自民於風亦可觀矣
直指甘公求按吾楚楚方若旱而公焦勞軼掌發於
肩曉畫於肺腑激切於奏牘鼓動於潛沱汝漢三江
二酋十三郡百有餘邑之中起溝濬而田畝蘇瘠厲
而休息蓋洽乎噓枯吹生解病析醒其風和矣
何繩墨吏伐積蠹屏奸究而郡國吏望見顏色而股
慄益眩眩乎迴疾駭蕩蕩潏潏而其風清矣已乃

於青衿之士梓其文以式披讀之而不激不靡無
聲無弱響益穆穆乎聆薌槐枕排玉璽金其風出於
竅而爲韻行於水而成文矣古之王者巡行方岳之
下陳詩以觀風夫風者天之爲而詩者人之爲也詩
寧得爲風乎夫誠以士民之口不啻土囊之口風爲
天籟言爲人籟然則今之所刺經而見志者將猶有
陳詩之餘意乎古人之於風竿以相之鳥以轉之鐸
以占之旌以候之琴以寫之以比於多士之文則何
啻爲竿爲旌爲琴爲鐸蓋觀於諸士之文而楚之風
且競矣其庶民安其田里其士子不詭於理遁其音
聲不溺於驕志將自今而後而民風王風無所雄雌
其間楚又先帝湯沐焉得比於二南美哉始基之矣
可以觀矣

二十一史論贊序

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二十一史萬世是非之書也史之是非以事而論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蓋以義矣孔子春秋是非在一字而其事不見兄之左氏左氏之是非以事而間以其義寄之君子曰或曰孔子曰殆後事論贊之所自始乎左氏而下馬遷爲盛然論史者謂以其已意而寄之編簡或借往事以吐其胸中之磊落是爲奇偉夫論是非者不以天下之公心不以朝家之公是而第以寄一人之憤思則人人逞其胸臆將何所不至乎夫史有天道焉有君道焉人主不能奪柄臣不能改私好私惡不敢行曹好曹惡不敢亂而苟以自寓其憤思則安用史爲班固之嚴整也議論正也陳壽之簡峻也品評難也范曄之嚴整也而曄覽之中有古鼓焉唐太宗沈約蕭子顯姚思廉魏收李百藥今孤德案排矣偶矣而排偶之中有舛辭焉雖古調日遠而奇賞難沒李延壽之于南北史歐陽修之于舊唐書卒仍其故半易其辭所仍所易互有得失而延壽近華歐陽漸靡矣脫

脫于宋目執繁蕪而靡氣浮言幾不堪讀總而言之即論贊而累朝之得失諸史之長短犁然見矣辟之刑家二十一史其獄情乎論贊其獄辭乎不佞備員禁近叨領諸儒得縱觀金匱石室之藏竊有慨于彤代之缺如也夫以方孝孺而謂其乞死也謝文正諫阻諒陰還朝而謂其諛詞獻諂以誤儲嗣是小人圖勢利而不爲國謀也王文成而謂其譎詭也曾司馬而謂其誕謾無遠猷也郭中允而謂其以死博功名也是非乃如是哉天下章奏下六科而史臣六人紀聖鑒錄事堂記卷之六 序

之六科之所不報史臣不得書已滿其半近復托之留中將盡一時之忠言議論高標偉節歸之烏有矣後代東筆者何從而記之彭先生以高行傳學信而好古刪輯全史論贊行于世有深意焉人之無良不見是非耳大學誠意本于行惡而達之治平聖人之于是非大矣哉以此淑身則爲端士以此紀事則爲史夫安得有志有識如彭先生父子數十人而盡頤中秘之藏一一與天下揚確之也

考工記序

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周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與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其技則爲車爲量爲鍾爲鼓爲圭爲侯爲弓爲矢爲筭爲管爲園爲漚洫記之所爲工也夫上古之時簪梓土鼓土簋陶匏而登無爲器械之用鐵悉瑣尾於王政何居益器車神鼎見天巧焉而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前民用以彰軌物至於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刑人主豈敢厭

考工記序

王

五

縱其耳目以爲邪心比於末世木驚玉虎雲梯威斗大鍾刑鼎瓊弁金掌寶山銀海楮葉綠花爲奇爲衰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爲戒也蓋考工而古今之大較可知矣夫以記而恭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五官之文闇然而記爛然五官爲經而記爲疏五官在方策之間而記爲顯門之學五官在周而記在漢矣記果弗類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輅六五形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替匠巧心藝術如幾見之循聲得貌賦象班形至使般陸攬其指函冶避其神

考工記序

五

六

離朱謝其巧操觚之士不能賈其餘以自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於五材無害也則以五官有越俎而當計有溢數而當裁若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蒼龍矣夫先生馭吏精神貫注而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世代錄選莫可殫述如鳴鶴既舉不廢五雄禹宅司空墜工益虞殷人五官之外六府六工寧爲麗乎漢人司空廼爲御史隋唐之代號爲三公寧盡得以冬官水土之非其職乎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宜有異修冬官而亂五官吾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寧獨周官吾猶以五官而卒存猶當有如記記之者以標其微眇而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調治平而奈何更議討也吾猶以記爲未盡而量田賦民耜耦同成鑄律作樂臯陶傷余不觀先王之大全而奈何于其幾希之存者而輕議廢也今土裂而出甌脫泉湧而見鼎彝博古之士目瞬心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譁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吾能徵之矣冬官亡矣夫

記者當自獨行於世而於五官之真贗無論也吾楚
周啓明氏爲郎工部品藻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
官而言官者乎郎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於世則
本官之政舉矣吾學周禮吾從周

批選韓昌黎文序

謝疊山選昌黎文教童蒙世儒見一斑不觀其全曰
昌黎易與也一見秦漢諸子諸史目眩神搖曰昌黎
不秦不漢也讀其三上宰相書曰是于祿而急于遊
大人也暨原道原性不暢佛理佛骨一表不作佛事
曰昌黎不玄解不了悟也唐宗迎佛骨于大內此有
漏之因何異盲人焚香伎佛昌黎輕富貴齊死生危
言危行不惑不懼不作人天小果佛氏所謂謗佛者
乃贊佛者也王行談老莊而見縛石勒稽首請禪帝
聖帝爲黃龍章

卷十人

謝疊山

覽呂惠卿親觀文殊而灑淚以燭安石有如妾婦媚
子由先生觀之卽絕口不言佛固深於佛者也先生
爲監察御史論宮市貶陽山令權知國子博士論刺
史成黨貶封溪尉議淮蔡事改太子右庶子暨遠刑
部侍郎又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不啻三黜矣屢
起屢蹶屢蹶屢伸幾言幾忤幾忤幾言萬仞壁立百
折不回橫亘六合豎立三界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豈
甘祿而急于避夫人者哉世儒評先生文無如先生
自評上窺姚姒下逮百家性怪奇奇不主故常無所

本有無所不鈔大而化之故而新之集腐而神奇之
 天扶珠襲源之徒論事則班馬非真班馬也論理則
 莊老非真莊老也真爲班馬者不見所爲班馬者也
 真爲老莊者不見所爲老莊者也先生于秦漢何有
 哉先生之文無易言也歐陽文忠作唐史僅載其進
 學解脩骨表既潮州謝表鯉魚文四篇第進學解不
 盡脫偶語蓋自賓戲客難解嘲化出非其至文也佛
 骨一表卽世尊見之當微笑以爲真知我鯉魚文駢
 風雷感昆虫合鬼神矣潮州表以文章自命目無唐
 人其他如平淮西南海神廟諸篇槩未之及文忠以
 爲與孟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真千載知言蘇子瞻
 曰先生命立磨竭官所至不偶由今觀之憲宗一讀
 謝表惻然憐之卽以示宰相命改袁州宰相諸其進
 學解奇其才卽改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當時
 君相不可謂不愛才也比于後世聽之如風過耳而
 深求之且成罪案矣先生非不偶也余見近日文士
 豫傍人門戶不能自立閭閻輿議一二殘膏剩膜侈
 然自命而于秦漢神理精力索然無有憐然莫解故

選教育于南雍以示多士雖未能盡先生文較之舉
 山取舍則各有合矣

典禮志序

夫禮本天殺地網紀人倫利用安身教民成俗唐虞三代代有損益革命之際多沿先代周人初年筆編殷禮漢帝草儀雜采秦法唐皇修文多用隋禮宋初通禮半約唐儀卽有損益所因居多胡元之世天澤既易禮安用之先王典刑淪漸無存冠冕椎髻今侏儒大報拜天卽日月山金書玉篆用蒙古字冊后之初帝后並座大明殿右丞相起而上壽壽帝壽后冠禮婚禮從其本俗大宴而服質孫冬則納后實夏則鉞苙都納節柳代射跪足代拜行之百年文物盡矣高皇闢乾坤而新日月朝百神而首庶物在位三十餘年世而後仁卽位之初勅中書省禮制未定今天下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年四十以上者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彞蔡源滕公瑛至京詔同修禮書元年議郊祀耕籍禮二年六月讀杖孫通至魯兩生不肯折因謂侍臣曰叔孫雖竊禮之糠粃然創制於燬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可謂難矣兩生不無迂耶必待百年朝廷之禮廢矣

卷之六

主

典禮志

卷之六

主

典禮志

三年勅尚書崔亮等議喪禮九月大明集禮成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齒簿字學四年六月御東閣與羣臣言禮樂禮書陶凱曰整齊風俗必以政刑上曰教化必先禮義政刑非所先也八月諭廷臣曰古帝王辨貴賤明等威漢高初興卽著錦繡綺縠操兵乘馬歷代皆然近代風俗侈靡閭里之民服飾居處無異公卿奴僕賤隸侈肆鄉曲貴賤無等元之夫也中書省其以房舍服飾明立禁條頒示中外俾有所守五年三月謂禮臣曰成周太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元以夷變夏先王之禮熄矣其稽考典禮布之天下庶幾復古六年三月禮官上所定禮儀上謂禮書諒曰元氏棄禮因循百年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夙夜不忘振舉汚俗其更敘訂務合人情永爲定制庶協朕志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定父母三年喪制自是十餘年間所著禮書曰國朝禮制曰稽古定制曰國朝制作曰大禮要議曰皇朝禮志曰禮儀定式曰大明禮制曰洪武禮法曰禮制集要曰禮制節文曰太常集禮曰禮書諸所藏秘

蘭綸圖議文者未暇悉數上之郊廟朝廷次之僕王
郡邑下之間巷州黨洋洋優優無大無細隆禮由禮
如正至而傳同慶則行慶之施也朝覲而定黜陟則
明試之規也祭祀而去俎豆則順時之意也訓誥而
讓再拜則教胥之規也永思而隆徽稱則追王之道
也宮壺而等后妃則軒轅之儀也封拜而嚴本支則
主器之辨也冠婚而遠士民則周道之隆也喪服而
均斬衰則孺慕之本也冠服而省五冕則易簡之道
也曰壙而正禮文則登降之義也其間損益百王超
越千古或以義起或沿時華遠巡狩監國之禮肇于
文皇詩書禮樂之文正於宣皇講閣談經之儀定
于英皇陵廟嫡庶之分正於孝皇郊廟耕蠶之
儀舉於世皇而我明一代之禮伯夷不能與柱下
不能述矣夫禮貴因時道沿人心惟聖人能通其意
惟聖人能定其極當其時即叔孫奉常之綿蕪沮午可行
之爾王儀猶有取焉不當于心即新比之周官賜宋之周禮
是安知禮意蓋至我明而官天地府萬物格上下感鬼神
美矣吾矣無以復加矣茲識其大者而綴采因章則有司

卷十八

序

卷十八

墨死序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考工之法備矣非鈔于工
者不能創為器非鈔于文者不能述為辭而獨于文
房諸器無及焉候其時有方策而無方策有刀削而
無不孝有丹漆而無煙煤僅一灼龜耳墨之用不廣
不精也三代以前文章寄之金石三代以後文章寄
之毫素而墨之權始重夫毫為墨使也楮為墨寄也
而墨之神獨傳天地風雲山川鳥獸神鬼窈窕奇形
詭狀可見者與不可見者墨能圖之言笑涕泣徘徊
之音嫵緩之音和平之貴休離駭古之音可聞者與
不可聞者墨能紀之執謂墨之用晦哉墨之妙如仲
常如祖敏陳朗如吳氏父子如柴珣潘谷沈珪常和
張遇王迪輩多施于今而不可見程君之為墨也其
言曰液之以桐也草之以茜也香之以沉水龍麝也
烟之以高下也禱之以計籌也其法無所不精取象
無所不備寄戲無所不摠蓋天地風雲山川鳥獸神
鬼之狀與夫涕泣徘徊嫵緩和平休離之音而皆寄
之墨于是墨之中不待破筆而有象不待庠突而有

卷十八

序

卷十八

序

殿幾與洛之舊河之圖窮宇宙盡古今矣程君母乃
修乎老子曰衆人恢恢我獨墨墨程君將無以墨墨
為恢恢以恢恢為墨墨者也

郭氏金海藏

卷八 序

太

墨墨序

壯律選序

今律詩奉子美為規萬矣中晚學子美猶然中晚也
宋元學子美猶然宋元也昭代詩道昌明上揜前哲
或肖其貌或依其聲或得一體或具而微夫皆學子
美未學子美之學也流俗小眼但曉聲貌不以聲貌
而以神情不合而合罕知其合矣吾謂善論文者無
如孔氏善論詩者無如孔氏其論文曰辭達而已達
難言哉心所欲言口能出之口所難言筆能寫之才
即從心學不竭才如畫如話文至達而止矣其論詩
曰可以興情到感生理舉心動聽者神槿是詩之致
而風人之旨也曰可以觀朝家規為政俗嫩惡得失
備矣是詩之事而雅頌之弘也曰可怨可怒遭變遷
難寄慨未懷如泣如訴是詩之情而騷人之微也又
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選類比物克實先輝格物致
知是詩之學而爾雅之能也又曰事父事君夫不本
倫常理道焉資不正心術風教何補焉用詩為是詩
之理而易書禮樂之教也有唐諸家或以婉約或以
莊麗或以勁直或以宕蕩或淫靡而令人喪守或

結而令人離憂或間嘆而無所重輕或感嘆而不出
學過原本吾夫子之言則合者鮮矣子美其選也子
美自言熟精選理夫不祖三百篇不漁獵漢魏六朝
而求子美於子美吾未見子美也吾嘗約略子美之
詩槩有數種有直抒衷臆粉澤盡謝愈真愈澹愈澹
愈真者實至所思憂公劔外諸什是也有包羅景物
沉酣濃郁如錯綺繡如秦管絃者秋興諸什是也有
和平閒雅輕重有倫如鳴和鸞如被冠冕者登高閣
夜聽下諸什是也有危側反聲崎嶇險健轉石轟雷
對策計金寶璧 卷十一 中 一八 莊厚遠二

改絃捉柱者城尖霜黃諸什是也有直寫世變兼之
論言如傳如記世謂詩史者諸將恨別諸什是也綜
其奧妙不越數端而於孔氏之言亦可以弗畔矣其
有一二名篇流俗共傳原屬吹聲本非心賞遂成戶
誦落帽正冠有何佳境歲暮鄉愁有何實際宗匠相
沿習而不察莫敢平反往往有之約而言之其匠心
竭力處上薄騷選彷彿風雅而其率易懈怠處亦溢
觴宋人比于學究愚不揣薄劣謬爲拈出子美有靈
不以佞爲賢矣夫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近代詞人好

自毫毗視高足揚不溫不柔矣儂薄輕佻以爲要渺
骨不附肉不敦不厚矣溫則情深柔則興達敦則分
量重厚則意念正微子美吾誰與歸

古今攷序

宋史稱魏秦國英悟絕人曰讀千言目不再覽訂定詳密先儒未有也茲其戶說取論著古昔之昏暗者邪秦國在宋論事必稱先王大略謂漢去古未遠一時君臣不能復古遂使先王之制不少察見故即漢紀爲古今攻夫古制不復非漢人罪也先王之時以土地之圖周知土域廣輪丘陵墳衍原濕之名物師氏保氏教之三德六藝史氏掌邦國之志民聞七歲入小學十五離經辨志披其章而習之亦已博矣師

二十

古今攷一

弟子之間夫有所愛之也周德既衰百家之說興一時僞說伎倆之士赴之如流水而先王之制憤世者至欲舉而捨擊之以煙漫不啻千里韓宣子入周不辨肴蒸之禮季札欲觀樂至魯而後得請孔子大聖人入太廟每事問孟子亞聖彼於爵祿井田之大已不能舉其詳况其他乎古道亡矣自周而已然矣秦漢之際譬一甌脫然即秦國所惜賈誼欲復三代之制夫誼亦僅能改正朔易服色脫去高皇馬上之習耳安見其必三代也漢人專門註疏各守其師說

碑之索玄珠者往往見寶宋人欲以義勝之而卒不勝也往往陰合而陽離良弓之子不爲弓而爲箕良冶之子不爲冶而爲裘裘裘則是而弓冶則非矣明與而藻繪之士尊事漢氏而卑視宋儒欲以詞勝之而卒不勝也則藻繪相襲而材具不遺語曰度之不存毛將安傳夫宋人第不文耳其搜羅百氏根極理要蓋苦心矣今復古之士誓不作漢人以下語然試舉漢以上事有能辨其必不爲漢者乎試舉漢以下事有能辨其必不能爲漢者乎是書往往因一事而

廿一

古今攷二

持大議或援古以證漢人之謬或因漢而窺古制之存或有見於漢而旁及漢人之所不及其二十卷以後則方氏續之議論間雜而辨傳不逮矣世儒之言曰烏用喋喋爲饒古而繁辭嗚呼考古證今博學之明辨之焉可輕也書故無梓梓自督學王公王公千古書無所不讀以文章名海內其所用較楚士者尚實學抑靡辭蓋亦有秦國之心焉

韻經序

韻經者六書中諧聲之學也不以意不以形不以事而惟諧其聲古無韻書而其所用韻卽十五國風之詩地不同而聲同上自朝廟君臣下及閭閻夫婦人不問而聲同六經及古歌謠曲調不同而聲同今一而諧之其所同韻靡有出入蓋先生之世書既同文而又通行方岳考律同度典樂之官依永和聲夫樂律聲音韻之本也同文則無異字考律和聲則無異音矣三代而下俗字日增而方音各異南北平仄不啻胡越近體詩惟宗沈韻而今所傳韻非沈也唐禮部韻也故唐詩宗之沈韻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上有十六混十九謙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夏英公集古韻吳才老補其未備作補音皆以施于古體皆所謂諧聲也楊用修作轉注古音畧謂一字數音屢轉注釋而後知則所謂轉注也皆古韻也夫有同聲者則同聲而諧無同聲者則協聲而諧有協聲者則取正音而諧無正聲者則取旁聲而諧聲四聲也音七音也夫

卷八

十二

韻經

序書主母母權子而別形中之聲謂書主于子權母而取聲中之形諧聲轉注一也役它爲諧聲故已爲轉注正其大轉其小正其正轉其偏轉注者諧聲之別出也天地間有有窮之義而有無窮之聲聖人耳順釋氏耳入聲音之遠大矣余蒙章樂古韻爲騷通中州韻爲詞曲古韻有叶有轉中州韻以入爲平近體韻不可入古古韻不可入絃索而詞韻不可入詩何多端也夫三百篇皆詩也皆曲也皆樂也古韻卽管絃也則何詩韻非詞韻乎近日支流愈多而聲音愈不可調矣古者射律之官勅學童十七以上能通九千字者爲吏今年學不明而讀書不識字者比比也余故刊韻經于南雍以備考文廣律之下端

卷八

十二

韻經

四唐集詩選序

今學詩者惟步盛唐上不及初下何言中晚夫詩莫盛于唐一代之音速有升降可以觀政可以考俗胡可不備也吾夫子刪詩周家代始未繁然矣由今而論關雎采芣諸什直質朴夷則其初也卷阿皇矣諸什典則和平則其盛也雲漢無羊諸什詳贍激切則其中也大東黍離諸什憂憤悼厲則其晚也吾夫子不厭千周末而于唐之叔李何選焉唐自文皇擇文講藝行仁有效時和年豐文教翺洽一時諸作有大心無苦語有厚調無婉言開元而降豐亨豫大奸暴叢生國家多故感慨嘯歌于時諸作有巧思無直致有妙語無樸心中晚而降政散民離萬幾旁落元氣萎蕩人才凋謝于時諸作有艷語即有黯氣有清裁即有優態任意則薄脩詞則險其氣散其格卑卑諠諠慢易其音靡靡而陋者有在宋元之下矣吾以為初唐雖沿習綺麗而雄渾白在質木沉鬱不傷浮不聞巧太平之音也盛唐諸公易其綺麗者而為清空化其質木者而為婉約汰其沉鬱者而為木月空花入

卷一八

二十四

詩選序

以為詩家三昧而吾以為上鼓簣杵之意亡矣以而降其清空婉約必之而為中晚之庸薄其水月空花必之而為中晚之彫鑿夫盛之必為中晚也勢也將亦政事風俗使然而聲音隨之乎近代言詩亟稱王維李頎雖四傑之博雅子美之博大太白之宏蕩且有後言後生小子一切以影響求而吾夫子可觀可興可羣可怨多識草木之旨微矣一家之言風動海內莫遑見也鍾磬有言古今勝語多非補綴皆由直尋吾以為求詩于情即里言巷語可譜而咏也情尚乎真真則俗矣求詩于事即朝章物理可鋪而述也事尚乎詳詳則支矣求詩于學即性命天人可闡而釋也學尚乎易易則腐矣真不述俗詳不傷支易不陳腐能者從之有唐諸詩盛衰得失可觀也今浮慕盛唐遙相沿襲竟成書抄既昧真常全無實際不能薄依復罕潤澤凡千寶號實事繁不能言而虛敷浮氣以為妙悟夸毗之子凌厲為豪庸頌之倚空談為妙而詩道遠矣吳子於某沉酣古雅多蓄佳言累世之藏半在校書四唐此刊主其備不主其剛以豪

卷一八

二十五

詩選序

而集以便覽觀若夫選擇而使大而化之神而明之
信而好古自我作古存乎其人

卷十八 序

三六

詩經序三

金光明經序

按金光明經梵語修跋拏華言金也婆頻婆光也
多摩明也金體也中也真實也法身也光用也空也
般若也應身也明能也假也解脫也化身也是經凡
十八品曰序曰壽量曰懺悔曰讚歎曰經空曰四天
王曰大辨天曰功德天曰堅牢地神曰散脂鬼神曰
正論曰善果曰鬼神曰授記曰除病曰流水長者子
曰捨身曰讚佛夫此經析理不似楞嚴而行門不似
華嚴顯其功德之大自苦集聖王夢比丘寶象宣說
此經而東阿闍西無量壽南寶相北微妙嚴共見光
明四天王讚之而為護世王大辨夫說之而得大智
功德天受之而得吉祥種種堅牢地神聞之而令地
肥散脂鬼神流布之而令國邑安穩無量百千劫常
受安樂諸鬼神壽梵天王三十三天擁護之而晝夜
不離十千天子即初利天受之而未來世成一萬佛
若讚數品之命也金光明讚佛品之百千菩薩信相樹
神皆不過讚贊稱誦之語而于此經已十之七八矣
其所以為金中以光且明者何屈獨經空品之言空

卷十八

三六

三

光緒二十一年

也理無礙也似楞嚴之四諦而止觀宗鏡之所由始也懺悔品之言行也事無礙也似華嚴之十行而慈悲道場之所由始也且序品微以數語終端而壽量品疑于佛壽謂須彌山可知斤兩大地可知塵數虛空可盡邊齊而無有能計釋尊壽算者獨以二因緣曰不殺曰施食而已皆行也持水子之除病也長者子之救十千魚為十千天子也則不殺也摩訶薩埵之捨身餒餓虎也則施食也之二者懺悔之大者也與夫正論品之諄諄子人王也人王而善之生天也

卷十一

三

金光明二

不善而三十三天之皆焦熱墮三塗也又皆行也有味乎言之也此理與事俱無礙也今之談禪者舍行而言宗其所為不啻三塗輪轉而沿襲棒喝門風變幻轉徙空有空無不可方所則欲超二乘而上之吾未見其能空也易亦自懺而自悔乎然則誦金光明經者請先自懺悔經空二品始比丘某某復比天台文句梓之流布叢林而報佛恩請看金鼓重鳴而香雲如蓋

擬經筵四書講章序 代

皇上天資神聖緝熙光明臣侍講筵凡十有幾年仰見聖心懇懇訪道勵精典學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書凡日講讀且過而經筵又講且過並歷代所希有也故事日講子史華殿後而經筵子殿中日講講官惟六員而經筵講官凡十有六員日講日輪二員而經筵日輪二員日講每日必舉經筵則祁寒暑雨既罷其不罷者每月以日之二為期不數數也日講惟講章在上前講官執牙籤近御前陳說而經筵

卷十一

三

三

則講官得以執講章以進蓋日講其體親其功專而經筵其體隆其數曠經筵不如日講之無間也非歲月之久時敏之勤書未易竟講未易周日講講章刊布已久臣今復刊經筵四書講章自某年至某年凡幾帙一以識我皇上日新之勤一以識諸臣啓沃之勞在昔列聖經筵論學載在史冊炳如日星其初治五經論辨諸史者更僕未易數而發明四書大義如高皇帝諭學士臣宋濂侍御臣王禕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則因講大學而發也 文皇帝諭

士解結人心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反則欲心勝理朕每退朝默坐嘗思管束此心則因講正心誠意章而發也孝皇帝與大學士臣劉健言輔導之職直言無諱書之所有不盡言則無益則因講孟子陳善閉邪而言也肅皇帝論講官以講書不必忌避則因講論語而發也洋洋聖謨永為后世子孫典則我皇上傾發天語罷去政要進御禮經淵覽弘猷同符列聖非道積厥躬稽古有獲何以至此昔子夏之告魯君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未之有也安國保民何藉于學學則以堯舜之道致堯舜之治以孔孟之言行孔孟之志國有不安民有不保者乎不學則堯舜孔孟之言不聞于耳不過于目天下國家何與之有傳說言于高宗曰念終始與于學夫始之與終豈有二乎又何念焉蓋言功之難繼而厥心易生也臣今刊行此書傳之來世以見我皇上稽古之勤載籍之博聖心無久暫聖學無始終講官非空言講道非彌文近符列聖遠合古帝王致治平康永永無窮講幄諸臣與有烈光矣

福建程錄序 代

曆辛卯復當論秀之年上用京朝官往視事于今三有行矣惟是八閩重地異日以詞臣往臣某乃謬自省垣出不勝大懼臣竊惟閩海去京師六千餘里碧水丹山吻海派江鉅溪縈井鹿水螺江凱帽龍音之峰釜溪石筍之阻武夷蜿蜒綿亘幾百里曾不與五嶽四瀆論幅輳焉趙王南詔曾不與盟會焉黑牛素馨嬌房紫栗丹荔之饒曾不與中原燕夏之鼎俎焉而地靈所鍾鬱為人文甲于天下海以內說詩書策鉛黃應制科躋膺仕者必左辟而育八閩是閩之山川方物曾不得勝其人又而其人又頗獨能顯其山川方物臣今馭賦而往計無暇披與圖借前者而誤四封之勝其篋篋之餘又無與于事惟是擬衡類鑑別人羣以報上萬一今字內多致上需甚急而衡士者獨以其一日之文夫文者言也材有言不封者亦有言將飾貌而調聲何所不能即匪貞匪吉者亦曩不尊孔氏而稱堯舜何以識其材而登之者上屢下明詔整正文體乃上

之禁之也如防川而下之趨于四通奇請也如川流
 三今五申曾不比于一章而士習日洗爭濤湧
 度而奔波則何以故母亦上之所中今者在此而
 意獨之所注者又在彼士拱好而不從今也臣今因
 言而知冬夫安得浮慕豪舉之名而便足駕籠閣之
 士濫與其間乎夫同一明經而忠信之人秉絕回率
 之人竊譽同一論事而仁義之士論篤面議之士爭
 毗同一射策而經世之言有要誰世之語無稽將誰
 謂言之不可盡聽而亦不可盡信乎臣今遵例以九
 千人獻通諸生以言揚無自食其言即尔卿先達不
 及語其細即一二昭昭在人耳目者如鄭俠之流民
 一圖天雨如注曾公亮之文法典故楊億之文章耿
 介游酢之德業粹然吳執中之不附權貴劉子羽之
 戰功胡安國之父于問學挺然獨秀蔡元定之明章
 道與真德秀之文章命世揚時之潛心經史李延平
 章為儒宗李綱之身係安危夫孰非以言揚而其
 彪炳宇宙揭日月而行者惟獨以言也漢人有言
 人之法必先平淡愚寧獨以此論文通所願於諸

亦居其易而已夫閩之山川寧獨以其崎嶇瀟灑誠
 目驚心非時之物晰人唇吻蓋亦有大觀焉有恆性
 焉諸士子用其大不用其險用其恆不用其不恆先
 民匪違有物有則是任諸士子所由以自顯者何如
 耳

卷十

序

三

萬曆十六年秋復當比士于卿某省巡按監察御史某疏請如乙酉故事簡廷臣典試事于是上命臣某往臣經術寒淡出入瑣闥無餘效尺寸屬茲鉅典益日夜懼不稱則既覲然竭慮將事矣籍成且有言夫江右闢闢詩書比屋弦誦故所稱文獻之邦天官家調豫章之分上通徽垣應文昌叶天文而紫人文又都會千里匡山疊雲錦而彰墨浴日月西山洪崖步武郊垌迺書以爲天柱寶極地靈則人傑高皇帝初登大寶禮聘賢豪羅復仁起草萊而被禪讓祀衿振履于人主之前至枉六飛幸舞徘徊于圭竇坭垣之間上為動容嗟嘆書大布之夜而賜之何其渾朴而見遺也賢科肇建具伯宗首冠大庭黃扉始闢楊文貞先贊密勿詞是如胡文穆金文靖李忠文羅葵正劉求樂劉主靜曾于榮羅欽順鄧守益輩未館更僕數駿烈鴻勳直毅義氣輩矜譽藻昭揭日月而翔治宇內宇內莫敢望焉臣今校士茲士猶之乎涉珠丘而駕王山所見無非賢者臣嘗約

魯洪都之士其爲海以內左辟而回轍者大抵有四家如告而好情者爲清鄭家其猶有南州高士五柳先生之遺乎謀性命而窮要術者爲理學家其不忘癡湖蓮社之致乎披靡而蹈尾者爲風義家其尚服胡邦衡洪徽獻辭枋得文丞相之故乎劇心而錄句者爲要章家其猶存歐陽求叔曾子固黃太史楊萬里之遺乎之四者士所鑒察而崇也主冠衡較而蘇臺六日先賢之言藏于其文耳蓋將以三而一是三者又不可逆視則真履名貌趣聞匪不鹹不饒然懼矣夫勤生施畜力耕稼而飾重虛若詢之貞于洪猶以爲細而海內正心誠之方冠鉤履之徒環堵而滿產激之愈楊越之愈勵可不謂弘毅哉而或憐而寡要一不當于用措措之士至以爲理性之說無所用之矣危言抗論者之死靡它始未嘗不本誠正而或意氣附之或影響和之或兼倖爲之記曰大言入望大利小言入望小利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即洪以誠正倡而人之效之者同道而異趨矣蓋其慎欲文章家依以華彼以薄此以厚彼以綴綴此

以參驗蓋海內稱諱龐典則焉近數十年而驅辭逐貌嘆屑糾紛無復求叔子固之余且掉臂而厭棄之矣是海內且風靡而洪之士不能不波也 主上鑒精太平嘉意唐虞三代之治頃者御經筵召輔臣品評唐皇得失慨然羅政要而進禮經不羗士習粹文之爾雅者以式疊序士無不道然動者語曰新沐彈冠新浴振衣諸士沐浴 恩渥此振衣彈冠之一會也有如溫飽而獵榮進甘脂幣而混光塵或詭遇而行險或淺中狹量而疾播于建豎以博名高聲之藪

卷之八 第貳拾陸 三六

位而漸之肅君子弗近矣故臣願多士之明明斤斤者勿改其生平先實際後談說先國家後身名文軍事業而不相負以不替于今先實之言而無愧于卿先正之芳躅庶于 上側席至意可答萬一乎夫豫章之才七歲而通于用非效奇絕小卉之朝植而暮榮朝榮而暮萎其本深也豐城神劍潛形九土而揚光九天其精闕也驅山之鐸教一聲而轟霹靂震岩谷其神厚也此皆爾卿士故物諸士尚無忝于山川之炳靈深其本闕其精厚其神即科目如伯宗猷爲

如文貞輩而朴茂不改于羅復仁之天真主事者欣然可幸無罪矣

江西武舉錄序

養士

歲暮侍御景用司馬法試武士于洪州而不佞與干
成事夫洪州闢閣詩書固以文章顯而不佞故以文
習士何以學軍旅之事旣而在事初試之絕塵而奔
矢注於的望若流星矣再試之有右手決拾左手不
知射不寧侯矢集如蠅矣三試之拂管而談羽檄之
事思若湧泉矣又若時 國家何患無將迺疆圉告
警輒稱乏人 聖主拊髀而思頗牧夫安得鷹揚之
士而用之夫射一夫事耳男子墮地而懸弧童而習

卷十八 序

三

五、

之寧獨武事至所稱引文藝又不無挾文士口中之珠于桓桓赴赴之義何居益易稱率師必以丈人吾夫子言教民即戎必以善人詩稱桓桓于征克廣德心夫不曰武人而曰丈人不曰猛士而曰善人不曰雄心而曰德心今聳起嫖怒之士奮臂而呼曰吾抗八石弓奮八丈于取血獨饜博封侯印耳不則掉三寸舌而談瀚海無然之事噫談何容易天下太平又中原人不知兵不佞竊聞夫海上塞上之事矣不營勝而營進不虞敗而虞黷養士錢不以養士而以

今諸士試當一隊何以教士李一旦登大將壇何以教將何以即戎何以率師何以于征夫龍虎鳥蛇戎矛渠荅鉦鼓旗志中權前茅諸士所素習奚俟不佞言過不佞所以懃諸士者爲此德心耳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揀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心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大將以此教偏裨偏裨以此教士李以一教十以十教

耶美合合併黃驊

卷十八
序

三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百以百教千教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是所謂德心也夫練士者練士心耳武王曰子有臣三千惟一心夫然後一人之師如風如雨如雷如霆如熊如羆如龍如虎今是以百萬之師而各利其利各害其害不廣德心何以耶我不能教之何以率之諸士行矣彤弓在前丹書在後不佞願諸士爲善人爲丈人惟此德心也將勿以不佞爲博士弟子師猶然未忘老生語乎

老生語乎

題王岡伯晉錄

王氏父子兩在典晉試先司冠錄以文章高雅名海
內今吏部岡伯於論策中寄慨時事竟以鼓揭其論
諸葛武侯開誠布公集衆思廣忠益爲相天下咨不
則疑人之有餘疑人之負我疑人之掣吾肘疑人之
傾吾位疑人之繫吾後唯懷中人挫辱鼓舌不覺其
言易入而聽易淹遂致天地間賢人隱首哉言乎又
謂卿愿有忠信廉潔之行而用之以媚丑小人有時
中之心而駕言以應丑殆今人之棄言乎其曰聖人
不以一己之超見爲學術而以天下萬世之準繩爲
學術獨推重薛文清不忘堯舜其君不宜忝國似有
所規諷而又有所屬望斯岡伯所不兔也予在部
時推典試諸臣以其時吏部郎才名無如岡伯而岡
伯辭至五六千竟以岡伯名上不意岡伯事竣而予
構難矣予在難時讀岡伯晉錄知岡伯必獲罪率之
坐岡伯罪竟以予兄弟既于比部故也當岡伯搢官
試諸生時猶冀柄國者之爲一易慮而易退者之爲
一可留也岡伯慷慨大節出以平易豈以言語文字

發人之短而無如辨小之爲構何小急於爲構而
諸葛武侯辭文清皆爲罪案矣嗚呼爲相者有文清
之操履而又有武侯之虛懷堯舜君民豈難事哉昔
蘇長公以試士文字獲罪竄斥此錄文詞辨博俊快
有長公之致有關係風教則先司冠不得專美於前
矣而獲罪要人亦如長公海內君子以此錄歸心岡
伯卒獨執政哉即觀人者宜存此言於座右

呼

清錄

卷八

四

晉錄二

四侯傳序

吏部王岡伯合刺張留侯子房諸葛武侯孔明王武
侯章畧平鄴侯長源傳以正史所載多脫畧乃旁及
列傳載記及稗官所載四子行事各補遺為傳名曰
四侯傳是四子者人品事業大相彷彿留侯與鄴侯
俱自道家夾留侯晚乃辟穀鄴侯少年絕粒並以不
食絳組為人主所重以知謀為人主所急然子房遇
英主可以不言而喻微察而見功鄴侯遇中主言不
得不盡口不得不苦甚至婉轉吁嗟嗚咽啼泣而後
行其說留侯處其逸鄴侯處其勞留侯以身置事外
鄴侯以身置事中留侯不問則不言鄴侯不問亦言
言且煩留侯功成而去如脫屣然鄴侯一蹶手楊國
忠安祿山再蹶于李輔國張良姊三蹶于元載常袞
欲去不得殞于險者累矣而歷事三朝併安心腹枕
股抱頸君臣一體留侯有淮陰鄴侯輩可以託國事
故可以逍遙其身鄴侯當肅代之時無與共功者不
得不一身任之晚雖有郭汾陽李臨淮李西平馬
北平然至以保全功臣與人主為約意亦可念矣是

卷八

四

傳序

三賢者易也則皆然孔明與景略俱自漆家米
身燕將相結知人主均之以正用兵以嚴治國孔
明之于既絕之漢景略用之于方張之秦孔明所遇
者孫仲謀曹孟德司馬宣王也故其奇不盡用而
志不盡酬景略所遇者張天錫慕容暉輩非其敵也
故所向無不如意遂能三分天下有其二孔明之
能得志于魏猶景略之不能得志于晉漢弱魏強而
孔明猶攻弱攻強秦強晉弱而景略不欲以強攻弱
孔明為漢臣不得不討漢賊景略臨死之言江南
小正朔相承其所見一也以後主之庸劣失孔明而
即亡以符堅之武英矣景略而亦亡社稷之臣其重
如此使景略事昭烈亦庶幾分鼎之業使孔明當秦
晉之際不當一匡天下矣子房與漢者也孔明存漢
者也景略與秦者也長源存唐者也存漢者不能興
漢與秦者不能存秦非智不足也漢之運盡而秦之
志已滿也嗚呼景略周召遠矣遭逢聖時際雍熙
內無關格外無猜嫌子載一時良有天才幸時地不同
安得易言哉虞三代乎是四君子者乎也幹盜決！

卷八

四

傳序

持危補天浴日處富貴而潔其身當憂虞而不二其
心故隨其所遇英主仁主猜忌之主疲庸之主其委
心行志同也五臣十亂此其流亞矣子房不當萬戶
侯長源祿位茅土皆非所要人主已諒其無世心矣
孔明之澹泊靜不使倉有餘粟廩有餘財以負陛
下何廉也景略之剛明清肅辭官辭賞中朝之士
信之久矣佩蘭者人不疑其臭樵者人不厭其腥
彼之格心自有本乎此傳宏暢該贍不說不漏可以
補正史之闕展誦一過開人心胸增人智慮有功子
史學有禪于臣倫矣

卷十八 序

四

傳序三

湖廣總志序

三代而上列國各自爲史而志卽爲史史卽爲政三
代而下列國有志而無史則史爲史志爲志而爲政
者又豈爲政周官以太史內史掌六典而小史
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則
邦國之志皆史也朝廷有專守矣猶應其時事之升
降盛衰或錯迤而不合也而皇華巡使孔以時采歌
謠奏樂苦歌謠慶謠則邦國之志斷政也歲時有奉
記矣而人主猶應其未也巡行方輿之下命太師陳
詩以觀風命司同納賈以觀民之姦惡命典禮同禮
樂衣服山川神祇宗廟召故老而問之而太史又奏
而記之則當時事在邦國者不俟簡編而人主親聞
且見之矣今地里之遼絕民風之龐雜文獻之興替
既不登於王朝不記於有司而有司者各紀其事視
爲觀矣耳於其人則或有所震聳而不得不書或無
所懍悻而得書不富於其事則或因緣爲重不宜書
而書或不以爲重宜書而不書於其文則或其人非
其地也以其人書之或其事非其時也以其時書之

廟堂之上不以問文司牧之良不以考政操觚之士不以執學彼既無所繩其筆端得以意而修之後舉者又以意而增損之其所不及者或以意而遠度之寧復有詔之內史者乎寧復有皇華之使秦之者乎寧復有考量於方岳之下者乎世道之升降此其大敝也太宗伯徐公為楚轄時以兩臺使者徵召諸學官弟子討諸家異同之論不三載而志成志星野方輿而玉衡鳥帑之次二岳九江之險犁然幕布矣志國紀藩封而風后祝融之墟賑藩臚邑之國此然臚列矣志方產建置貢賦而丹銀齒革之物水陸化居之衝阡陌舟車之目魚波菱芡之場又燦然主檄矣志田土戶口而二百年之間田土二百二十鉅萬通制其二百萬生齒三百萬猶然三百萬無然寤歎矣志兵防邊役而兵有私役也有私食里胥有私請苗有私奸怒然行國矣志水利而七澤九江陂塘湖堰脉然滿澤矣志勝蹟壇廟墳墓寺觀而聖詰之遺踪仙靈之夙棲文字之遺教戰伐之故墟廓然相羊矣志選舉秩官宦績而甘棠之跡喬水之思事跡藍縷

之遺書然圖畫矣志風俗獻徵列女僑寓方伎而饒稽羹魚之習蘭茝申椒之吳漢臯江沱之遺夷然景行矣志仙籍碑宗文苑雜紀而黃梅之鉢岳陽之遂岫嶠之碑所招之歌湘雲之藻上林子虛之所不我者申然陸離矣以此考政而民之登耗財之藏誦國之強弱政之修舉俗之瑕瑜可案而知也若其文章爾雅登觀明融發至言於短引寄長備於微詞妙損益於諸家抒藻思於獨匠括始終之數陳得失之林纂取舍之公搜載籍之博大無夸毗小無網漏善無溢美既無譏聲可謂昭代之鴻書帝鄉之鉅典也蓋當莊誦我高皇帝祀南岳文諭武昌臣民詔文皇帝祀玄岳文虞皇帝岷山漢水賦獻皇帝陽春臺賦肅皇帝顯陵碑文承天回鑾詔承天朝學記別楚之山川人物文獻政蹟載在列聖宸翰得此於三皇五帝之書其在周人寧歟為四方邦國之志乎聖天子以是為先皇豐沛故星塵乙夜之觀則是志之修也固無俟皇華之奏而不啻方岳之省也

湖廣總志序

太宗伯徐公藩楚時屬楚未有志先是廖學士有楚紀陳進士有紀志表記諸書而何司寇觀觀察各有通志草皆未有成書於是都御史趙公御史舒公以屬公公乃被故牒集羣儒凡閱歲而書成既今且有五年志已四布海內而尚未有一言弁之者將毋以鴻鉅之典裁筆爲難其何有於不佞不佞自被命來獲以政事之暇考事問言披而讀之將以是爲楚典刑迺不辭箋箋而爲之序序曰志者志也以總名十五郡之事備矣識其大而又識其小也諸不以古名冒今事以從王也以省觀覽也其自星野而下而天而人而政事文學之區以別也以倫類也方輿之以圖經經之而以沿革緯之也以昭往而察來也其田戶之以時致之也疆畝之遽減而生齒之不盈也可知也王者之慶且讓行也而胡莫之省也其產賦之不厭於瑣尾而齒華丹砂舟車楫鼓更租調之繁然具也以供薄正也其爲兵爲役而三歎息乎復畝之不明屯政之不舉苗落之不靖以是爲其弘也

鄂奏會傳書雜草

卷十八

四六

代志一

其水道而江漢洞庭澗溪陂堰之詳其委而疏其楚也楚水國也於水詳焉其論俗而稽之先正之成言也無溢矣也其他藩封之儀節祝覲之禮文諸司之會要前志或載之而繁不之及以是爲今典非專之乎楚也不敢濫也諸非土地人民政事者無聞焉以是爲其細者也不敢屑也其諸楚材楚史之有紀錄而無褒貶也褒貶史職也不敢僭也其旨難與方叔而下曾譚谷卽而下善卷鸞熊而下召公召庸而下叔氏鄒易而下左伯鼂羊角而下公輸般司馬季主而下章宸鬼谷子而下沙門道安而下并分廬列焉以知其入而論其世也其書者人楚而必事楚也其不書者人楚而事不楚也成之乎其爲楚也其文苑而先之宸翰也以化成天下也其魂辭綺語斷簡殘編無遺焉而所自者無及焉志自公志也以明謙也凡三十二志九十八卷而或以爲博也夫志患弗博也史之闕文寧闕而存之闕而刪之乎彼入疆而問政省方而考俗者將何所折衷焉而或以爲文也夫史摘文勝不文不遠且以文而察變非以文而據實

鄂奏會傳書雜草

卷文

四七

代志二

也而或以為安陸蒲圻前諸家之弗及也諸家或多
旁及而或有不及蓋前有作者弗可及矣徐公嘉
定人有良史才蓋嘗一守荆再觀察襄陽三轄楚四
建牙鄖陽凡四事於楚而習楚者也守荊州時為荆
人議沙市事被逮罷去歸里中數年荆人杜而稷之
直轍在海內後有嗣公而載筆者紀公於宦蹟文苑
以問之荆人可也

武昌府志自序

武昌自楚子分王中子國子周郡千漢都于吳州千
六朝節度於唐路于元國朝為府當十五郡之首山
川奔湧風氣平夷人物鴻鉅史不勝書僕不勝更嘉
靖末太守某雅意典故而里中文獻不足則屬之一
二博士三五弟子員勉或一書瑣屑無裨政事人民
之大不勝畧而檄文俚詩不勝煩迄今三十餘年寢
閣府藏中歲在己丑龍溪韓公三年有成凡兩歲理
荒政賑饑民一歲議藩田簡獄訟興學校百廢俱興
秩滿入覲會不佞同給舍元甫家居公謂郡以武興
寧以文弛不佞時方有邑乘告成公遂以郡志見
屬不佞向公言邑事大畧可睹矣其它一州八縣國
朝而下簿書章程公往徵焉國朝而上前史故籍不
佞往徵焉公為檄下一州八縣二三月奉報事各以
臆對吾莫能徵不佞又為徵之鄉正大夫舉之全史
凡三月畢創有成緒而公以治行高華治兵於吳不
佞亦再入承明廬在事二三子未能竟公自吳使來
不佞宜有言不佞以為文喪久矣周末文勝夫子曰

文勝質則史夫千既憂其勝又憂其喪然則文之勝也文之所以喪也夫子之文莫大于春秋春秋成而以天道自居又爲之慨嘆曰知我者天乎似有憾于作之難而知者尤難也夫子于易詩書不居其作而于春秋則自取之游夏莫贊焉今其書旁及二十餘國上下二百四十餘年禮樂征伐亂臣賊子王人列國彰善癉惡其事纖悉具載而其詞何簡也夫左史紀事右史紀言紀事在春秋而紀言在尚書當其時列國之聞人不火筆無言可紀而尚書所取僅費誓

春秋分作有聲書

卷一八

五

秦誓兩篇耳聖人固慎于選言故今之爲志者一郡一邑不數百里而載藉浩繁終歲莫殫詩文序記並闕充棟既紀其事又紀其言將並左右史而一之乎之則事不足稽而言不能擇故不足述也無徵不信不信不從雖多亦奚以爲夫體國經野先辨分星上察璣衡下齊民物我是以志星野而占驗不與焉世代綿邈封域廣輪墳衍原隰通有沿革我是以志方域而民風里俗因乎化導日改月化何常之有故不與焉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人世代謝往來今古我是

以志山川志勝蹟而詩文無取焉故險以守國利涉以表政公堂以臨民贊序以育才我是以志城池志津梁志公署志學校而坊額園林高臺曲池無取焉神道設教敬而遠之俎豆之事則常聞之我是以志秩祀而淫鬼巫覡日以繁夥無取焉史之爲史以司天也月之與日卿尹省之我是以志災祥而事非吾郡者無與焉厥土厥田厥賦厥貢上以省方下以勸民我是以志賦役而郢故瘠土稻梁魚鼈而外其它用物仰給四方所有無異也所無無供也故方物無

春秋分作有聲書

卷一八

五

與焉樂只君子父母孔邇蔽希甘棠勿剪勿拔我是以志官職志德政而方式有位公車未懸者無及焉郭故用武地今武人多統縛子而執戟之士多失伍而也私月蝕日亡其何能軍我是以志軍旅而衛墓墓軍無及焉賢者思齊吾人不吾人之師式間起敬秣馬思賢我是以志薦辟志選舉志名賢志女貞而未及用木豆許未定者無及焉微大纖小有倫有長鈞玄妄繁縟而識之我是以志文藝而連篇滿紙不堪覆瓿者無取焉志歲時之往牒事增其手文省其

七獵其幽微蒐其放失正其舛偽核其名實本之天
理民彝質之長老庶正無嫌無避微韓公之政先其
大毅然必行事觀厥成即不佞不敢任也任之不能
竟也暮月而博士弟子以公之不朽者察其間公使
人來曰志自太史爲之自余成之奈何使余自成而
自道君無溢言太史余無愧色太史謂我何其勿以
予恭焉不佞敢不唯唯公其猶行古之遺乎不佞何
敢以諛言傷賢者意遂爲識其始末贊數語其端

武昌府志新序

此予二十年前所脩郡志也當時僅崇之殘牒與二
三長老之口不三月報成後予與修國史總
王牒掌詞林得縱觀金匱石室之藏見所未見汲然
汗下愧此書之未備也即如洪武時邑人方公爾以
國子生不二年而參大政宣德時武昌守邵公晏運
拜少司空此兩事亦隆重奇偉矣郡之故蹟無聞而
里人亦絕不知其影響文獻不足故也志可易言哉
又今之武昌非古之武昌今之江夏非古之江夏古
之江夏名郡號揆全楚之半而今僅以名邑古之武
昌與黃州對峙而今治僅其一州又武昌與江夏時
析時合則先賢往事名哲芳規考訂爲難矣歲在己
酉時洛陽張公治郡之三年也先是大水大火民鮮
不遺公爲立常平倉糴穀數萬石以活百萬之民又
爲築江岸開公署改驛遞除客館清後政南允登
藩課剪奸宄百廢俱興百寶俱塞西境之內若日月
再闢而乾坤鼎建乃屬不佞補輯舊說增益新聞以
俟後之君子聖人有言賢者識其大者此萬世立言

之法也寧獨文章為然為政者興大利除大害剪大奸正大綱而已為文者記大事故大善討大惡書大故而己夫名為循吏而于國為民生回翔束手而不敢動者公所不為亦予所不書也名為良吏而于是非枉直隱忍囁嚅而不敢言者予所不能亦公所不與也孔子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幾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討夫春秋一書文章政事之法律也三綱淪九法斁而春秋作春秋絕而諸史興今天下郡邑之志與夫公卿家乘文人小說幾于五束不能載巧歷不能算矣夫安得聖人復起而盡以春秋之義進之以醒萬世之恣恣而揚大義于昭昭乎

卷二

序

五十六

五十六

江夏縣志自叙

吾邑故未有志地方編小方六七寸長吏日不暇給俗故愿樸無所短長載藉之道鬱而未興異日莫疾以屬不佞未有間歲辛卯不佞守先人丘壠服且除頽疾亦滿秩以問不佞不佞搜佚事于省志百不得一于郡志十不得一則猶憶先大夫之遺言故家遺俗猶有存者參之羣公鄉正之所聽觀索之全史之所散見凡三月告成事夫為志者不以論世以修文不以徵獻以樹德不以稽疑以勸說闕文之道何居既識山川又張勝蹟夫勝蹟山川之為也既表沿革又國世代夫沿革因世代也既志科目又紀賢大夫科目為賢設也既標秩官又傳官績夫官以考績也不以校指乎不佞以為江水夏水時析時合鵲山枕流江沅遠郭疆場之事皆志方域夫既志之又胡表焉赤鳥拓土城池設險石岡移鎮公堂體國淳梁疊石平塗利涉火精水怪祠宇祝釐皆人之為以屬營建而諸司廨宇載弗及詳為是瑣屑于義無當崇閭坊額填隘街衢削而弗書此為觀美賢者胡藉焉邑

卷二

序

五十七

五十七

民瘼矣田賦吾從其近者率而由之五尺之童莫不
或欺公家之費則有司存上費日靡而下額日增上
費既省而下額不減此曷以故吾邑耳縣大夫之
事也官師縣大夫而上不書異代綿邈人不足徵國
朝而上不書古之王者省俗考政俗由政也叔季之
世政自在上俗自在下政難化俗俗難攷政吾紀民
風以省方也竊熊開楚子紅興鄂遠我熙朝藩屏是
托桓桓王侯式茲南嶽罔敢溢美罔敢隱惡胡為乎
先民惟斯民也直道而行吾以同德不以同升吾猶
行古之道也薦辟選舉生平具焉賢能之書登明顯
公此其選也所知吾書其事所不知吾書其人安能
外此而他足徵額有盈縮事有沿革旁而及之以觀
變也生而賢者顯而庸者我未之前聞未沒齒也里
閭布衣高賢大良不膺臚仕不揜休光其潛德乎江
漢遺化其女貞乎多材多藝學以成名其稅事乎專
心致志殫壽不二誠而明之皆聖人之徒其僊釋乎
近代郡邑之史前言往行未或能徵而諸家之文近
體之詩稟頤韻語墓誌諛辭爛然盈帙夫志之為志

鄧奉金傳

卷十八

五十九

江夏志三

之尚存乎

鄧奉金傳

卷十八

未腐乎

五十九

江夏志三

建平縣志序

夫志史之一體也既曰志矣又有記焉又有表焉名實何居一體而消衆體不亦枝指乎今爲郡邑書者習焉不察多之爲貴實新耶欲多乎一邑之事使人不勝讀郡國而上何窮之有文中子曰記繁而志簡史之失也吾意爲志者第曰志耳識其大者而已志人才也非其有而借之志藝文也非其要而濫之志瑣屑也非其據而闢之志志靡靡不足書也往余志江夏畫以志名不盈一握而不識者以爲不害朱君志建平與余意合他體不瀾焉風土政事觀往察來鑒然備矣朱君名家子先宗伯公在世廟時以文學政事表于朝今朱君文雅士爲政廉平不墮家聲以宗伯之教教邑人民用以和風移俗易皆足述也建陽民淳再簡安于田畝皆人以爲江東道院若馴而習之作而新之行道有規修載道有成高矣漢皇帝所稱恤恤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騰在任書第曰不煩耳夫事煩則民擾文煩則詞淫政事文章崎嶇邪通日遠于實皆煩之故也

朱君之爲治也興廢志也皆可爲不煩矣

郭美余書

卷十八 序

六十

建平志一

廣平縣誌序

代

廣平古晉地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爲平干旋復爲廣平而邑爲廣平縣屬焉則邑之得名以郡也曹魏於縣置廣平郡隋置武安郡則邑又爲郡而郡爲邑也迄唐宋爲魏爲洛至元而復爲廣平則郡又自郡邑又自邑也凡天下郡典邑相緣而同名者必其地相附者也地不附而名相蒙則其輕重有相衡者矣廣平最爾土編戶僅十七里去府城不百里而得晉郡名去京師僅千里猶然稱郡最之邑顧民貧而邑小文獻無稱焉不佞以使事過其地則見其井軒闌之間穎蒙古朴不減一聚落則魏隋時所以即其地爲郡者安在毋亦時有隆替使然或司牧者鄙傳視之不能長其土而卒其民使之富且孽故日削月割以致此乎夫御史古稱柱下又掌邦國之令以贊家宰治入則有侍書之名出則采民謠而省風俗今馳驅其地而典故無聞焉史之謂何余其何敢多讓乃屬邑令陳某爲之志凡山川風俗賦役人才共幾卷燦然可觀也夫廣平既晉地而晉故有乘乘者

郭美余書

卷十八 廣平誌序

六十一

廣平志一

何郎里歌而出車甲之總名也則不遇田賦甲兵之
竊耳夫疆域之不明沿革之不辨又何乘之足云若
以施之經野而宜民雖欲視已成事不可得矣今諸
邑多有志而廣平固不得以邑小辭志成而爲政者
脩富庶之政使其地日闢衍民日蕃行財日昌阜後
果觀風者得鉅鹿人且以郡邑都會視之不負此名
也則載筆者之志哉

卷十八 廣平誌序 六

史直指怡怡堂詩序

直指史公篤於兄弟之義撫幼弟如父孺人亦字之
如母幼弟亦事伯兄丘嫂如父母直指公不忍二也
太和之氣孚於里閭扁其堂曰怡怡以示東世子孫
毋忘我兄弟今日自爲文記之脫脫之語清人肺腸
一時海內縉紳先生爲歌詩以誦之者幾千萬言不
佞謬贊一辭夫怡怡切切惇惇先聖以告仲由由在
聖門先聖所許與共患難者其剛果忠誠亦烈烈矣
何至猶以兄弟朋友尋常語教之斯言也天德王道
聖賢會集華 卷十八 序 六
蓋舉而昇之也先聖自以友于爲爲政而君陳尹正
東郊至德馨香達於神明亦不過友于兄弟周之師
氏以徽詔王曰友行以尊賢良而御史掌邦國之治
贊冢宰爵祿廢置生殺予奪隨之惟視三德三行耳
吾以爲兄弟朋友之天一也夫真能怡怡者未有不
能切切也 惇惇者也怡怡親也真性也切切惇惇義也亦
真性也兄弟之間尚不如尺縉斗粟之好童童而飽
達達也至使銜輓有象鵠而路衢有豺狼豆箕之味
慘于上留矣何論朋友君臣哉夫林弟批之財貨

之不念同氣不念同根為刺為忍而真心迷矣如黃
 感之如履薰之不問道揆不問有法守為險為佞而
 真心迷矣以人勝天以人滅天內鮮實心外無謙言
 其怡怡一也吾以為兄弟之親緣於父子朋友之誼
 達於君臣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周之盛也周公吊二
 叔之不咸召穆公糾宗族於成周而賦棠棣焉志其
 和也而伐木應之始之乎樂且孺而繼之乎和且平
 既翕既具坎坎踴踴明良喜起之風成矣周之衰也
 兄弟相遠而賦角弓焉志其瀉也而苑柳綿蠻諸什
 聲齊黃離車

卷八 序

李西

附錄卷八

相焚而問其間者雖是難公為其在公矣

聖英命金衡雅集

卷十八 序

六十五

附錄卷十八

葉進卿文集序

宋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曹大夫無間鉅細皆應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公二百年來士咸進士即選中秘遂與諸曹大夫顛若兩塗而所為詩若文者亦顯若兩塗國初館閣體大半模擬宋人明乎明白條暢而已世之擬古者遂不勝其凌厲辭治大略用漢人唐人以勝宋人合諸縉紳暨諸望澤以勝詞林詞林奉於其氣不無少謝行之數十年而所為漢唐人語者轉相倣效向之臭味皆成食餘糟粕矣蓋神理無有矣先是嘲笑宋人且浸淫而陰用之霜落水落與悲來塗抹可厭心反真常自然之理也六詞林文字視諸作者藥不能同彼大旨不出山川草木離合感慨雄豪自命自放自廢而此則絲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彈孤懷不能述也彼氣有必伸才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要之和平才不盡放而閑之執物解羈馬而鳴和鑾其步殊矣彼之色澤山澤山珍海錯鳥羽蚌胎無不備奏而此之色澤非山龍日月不施於杆非牢醴馨香不登於俎蓋論文於

卷十八

序

辛六

卷十八

序

詞林難以成一家言也比年以來館閣英賢踴躍前望時文章醞釀歷代艷艷色澤神髓氣骨大變其初海內標飭之士揚花風雅又靡然左辟詞林矣吾友葉進卿起自海天所為舉子策神奇變幻膾炙人口以為神運鬼工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竒而首弗肯意其未大亡何兩人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於京邸進卿名日益高文章流布宇內余心竒而氣弗降意其未化間從一二友人窺見一斑大矣化矣懷然自失矣夜半與語把臂莫逆傾囊讀之愧向者知言鄉淺也孔子有言才難不其然乎夫文章家亦才難耳調可敵氣求也格可字句鍊也色可絲縷織也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風雲雷雨磨礱而至出有入無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白從口而說冠冕佩玉戈矛鈇戟隨照而寫是才也非人力也蓋不佞上下數百載文則西京詩則大曆非不代有其人而才則未敢輕許今已屬進卿矣國初文字之才傷於調靡浮於格萎枯於色瘁近代文字之才陋於調窮遁於格同賦於色濃有才而善用之時雖時合可喜可

卷十八

序

辛六

卷十八

序

惺無不有無不妙在晉卿矣夫道一而已矣言之而文行之而達寧有館閣自為一遺乎古人文字言其所有今人文字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欲言言所能言今人言所不欲言言所不能言即使莊更丘明降而為今祝誕設墓之辭太白子美勉而為今獻謨無情之詩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于神妙此文體日卑道愈離矣往者王司寇遺余書文章之權往往在臺閣後稍旁落余深愧其言自惟晚末何以當前哲敢為大言夫以劉誠意之奇絕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英郭泰之黃龍也

卷十八 序

六八 九 集文序三

曾子啓之英邁李賓之之浩翰王濟之之簡嚴王允思之高邁高季迪之超脫崔仲龜之修潔丘仲深之博雅楊用脩之奇崛王允寧之簡練康有功之雄俊廖明吾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近代鴻儒偉士麟集鳳翔所為朝堂典要雄文大篇式於宇內而向者叫噪僕仆之士幾改步而筆心視往時臺閣體如何也嗚呼盛矣余與進卿交相勉也余安能為是在進卿矣

王樵學帖雲文集序

古之教者詩言志歌永言先聖設科不遺文學雖自佳不作而多聞多見博依標模之說即鳥獸草木之名有取焉由今觀之論語記言也文章家之議論也春秋詭事也文章家之敘事也題比子之墓題李札之墓文章家之誌銘也龜山之歌太山之歌至差且死而宋艮文章家之詩詞蓋先聖之作多矣既嘆詩仁文虞舜長據何嘗不汲汲于詩文乎周米文勝百儀典計今所流傳者彬彬矣皆與同勝願以為亡

卷十八 序

六八 九 集文序三

而且喪何也既曰不作自刪述而外無日不作亦何任乎洙泗之上七十二子私相授受未有所受命也今督學使者奉天子命畫有一方之士即如吾楚南暨蒼梧北接中原幅員數千里成人小子風而聆聲教者不下數十萬蓋先聖生平所不得之教也夫無以示多士多士何所望而趨今天下文章日以吊詭纂百家于時統中而寓古文詞賦于制舉中諛淫邪遁莫知所極六經日以交離而古文詞賦日以廢焉莫聞于朝家莫聞于道術是非邪正紛然淆亂

蓋文亡而詩喪矣予觀王公之爲詩文有政事焉有
理道焉其于兵防水旱曠稅民瘼有條有貫卓然炳
然溫醇爾雅鳴球振玉經世之文希世之音也有韻
之文麗而則美而嫺委婉而要渺振奇華而舒綺繡
風雲月露之士苦心顙領不能湊泊以此示多士多
士其有興乎昔人有言辭達而已其隙有五幽深謂
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
之文今五者靡不合也先聖論五經之教而本之爲
人曰溫良敦厚疏通知達廣博易良潔盡精微屬辭
比事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然則詩文人之殷貌也
王公仁義人也瞻其眉宇聆其緒餘五者備矣公以
身教無行不與微獨文章可聞乎又年力甚富著述
當益宏鉅而寧祇此一班不佞于公文知公人且知
公之教也

聖賢集卷十一

卷十一

七十

聖賢集卷十一

文文山先生集叙

文山先生以大廷第一拜中秘權學士職在文墨議
論固得爲詩若文以吐其胸中之奇及覺樞密袞袞
草棘韋附注獵狐孔棘安事詩書追其走真州過零
丁避土坑折揚在前斧鑕在後呼吸存亡此爲何時
而含毫傷墨口不絕吟母已大駭豫乎議者以宋熙
百家而謂門理學文章比其亡也空言不足以退虜
嗟乎不得謀臣勇將而用之矣夫國之存亡天也文
山以使相空名輦轂之下席不得援諫不行言不聽
請尸量宋臣不報條方鑲圓結四事不報既賈似道
要君不報出而治兵陳宜中留夢炎阻之李廷芝議
殺之觀兵崖山而諸將計沮之先生之身百不當一
先生之志萬不晴一顧諸臣壞之而先生救之救之
不得而先生歿之國事於先生何尤哉夷齊且歿迺
賦西山箕子朝周興歌麥秀周臣吊亡悠悠黍離屈
手哀逝隕命離騷梁鴻出關五噫長嘆越石悲憤登
樓坐嘯睢陽敵慨聞達寄音忠臣義士遘陽九而懷
百一往往因篇章以自見其氣鬱其聲悲使人撫髀

聖賢集卷十一

卷十一

三

文文山一

而憤乎孔子曰過之事父違之事君可以悲可以怨
怨則泣血怒則請劬能無言乎夫文章之用以開世
運苟於忠孝無取焉即藉圭璧而組珠璣以篇章爲
伎耳所謂口舌之荷曾不比於說鈴和鼓今文則倣
漢詩則規唐以先生所爲詩與文萃之以猶不得組
置于漢唐之間然則飲六藝國師萃也子雲符命美
新室也李陵五言任虜庭也陳琳草檄致當塗也之
間龍門隸牋展也右丞擬署追傷暑也非漢唐之所
爲楚楚者乎君親之義何居人猶說而祖誦之先
生之文顯存而不論抑人情適意當則思如得良
志迫神沮則意若灰灰況生成之際而長歌曼舞
華琬琰出之無意沛然有餘龍翔而虎踞揭日月而
轟雷雲使人讀之可驚可愕可憤白亦可始黃
壤可生眞所謂齊灰生一灰壽修身立命塞乎天地
之間者也彼其目中未嘗有虜曾中未嘗一日忘灰
灰未百餘年而虜亦亡矣虜亡而先生之詩若文與
天壤俱敝也彼其視伯顏弘範如蜉蝣野馬蜚聲
榮僅足以供其詩若文之殘餘餘而發其

臨阿

高皇帝天戈自淮泗起爲萬姓請命指先生以叱危
素則先生之詩若文固

聖主聲罪致討之辭也燕山故先生就義之所而學
宮祠廟則當時棲居地也吾鄉曾齊檄氏爲郡博士
能講明性理之學其先世又爲先生里中人遂擇先
生文以教士子語曰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
於忠夫所謂以忠孝教人者乎

知不足齋叢書

卷十八

序

七十三

文文山三

張元裕集序

元裕上疏殿內府金錢有所忤旨謫遷尉十餘年
廷臣推直臣元裕當首簡得旨調新安令元裕先
後兩為令皆嚴色處脂膏不自潤幾不能飽妻孥初
元裕有老親不欲往予為書勞之曰人生行志何必
處嚴廊為天子惠養元裕補王政之所不究堂皇之
上行所欲行交戟之下言所易有未易傷劣元裕性
不決旬而人畏之若神君冰炭之穀格于豚臬其所
宰割皆人所吐舌而不敢前累遷部郎不報元裕賈
其餘力為詩若文暗然蒼然鬱然然多不經人語
而所創見又出人意表比于今人之詩若文若天孫
人匠各一機軸也其深與勁挺似其人之寔諤而超
脫擴夷似其人之不染微言妙語似其人之洞達文
章本乎性情豈不信哉至于世教倫彞朝常風紀三
致意焉自昔抗節之臣未必能文章騷賦之徒語之
以政則不達臨之以難則不敢漢時惟洛陽賈生與
劉更生唐則昌黎宋則子瞻各以直諫能文章寥寥
不多得嗚呼人之與文文之與政判若兩家矣若馬

郭泰金華書

卷十八 序

七十四

張元裕集

嚴瑣節于權貴劉歆獻讓于偽朝戴聖失脩于蓋盛
宗元祐志于八閩夫非一代文人鉅儒而一敗若此
乎今人為名吏者未必為名諫議甚者宏聲于墨綬
而喪志于白簡或有所貽而奪或有所誘而惑總之
識不逮志不正也乃名諫議之不得于君者又不無
熱中之態往往厭薄吏事而鄙傳視之蓋批鱗折檻
橫在胸臆而龔黃卓魯之不入目中矣吾道為往而
不在不亦偏心乎元裕為令而今為諫議而諫議自
諫議而為令知有令不知有諫議即集中所咏嘆所
郭泰金華書 卷十八 序 七十五 張元裕集

侯司理文序

昔人謂三不朽而獨後立言夫春秋之時無所謂古文詞賦與制執不知所謂立言者何物意不過諸子百家列國辭命之流耳總之孫子機滿暢于神流不至如今之試文茫昧而索之倉皇而應之也秦漢以文賦唐以箴律宋以經術總之謂立言已與功德二事判不相入暨我明而學士大夫攻詞賦傅士弟子習制執義若岐所謂立言者而兩之又判不相入蓋區宇既殊無總誠難矣比年以來文教綢洽百家之說並興而士之為舉于業者日以神奇日以吊詭幾若以古文詞賦而纂入經生言矣然能者有獨詣而不能者苦支離初為海錯後成嚙沫其誰能屢登司理侯公以越中名進士為武昌理盛德孚于芝宇高名表于寰羣神理暢于霜稜義問流于冊筆久之出所為制執若干首示人章要眇之思剏鄙虛之塵縱變化之能極香象之步入情事理道妙政術盡入之所不能言與思慮之所不能到者悉驅而放之六執之中美矣善矣廣矣大矣公為理官則古所謂

郭英命

卷六

序

七

家也劉邵有言建制立功法家之任著述屬辭文家之任夫此兩者皆名世事公以法為文以文為法立言之中有功有德焉舉所謂三不朽者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寫之筆端傳之口碑為法為則與天壤並是在公矣

郭英命

卷六

序

七

樊生文序

蓋經生言而比于今非經生言而金石古文金縢玉簡搜山珍而窮海錯矣或曰諸乎之疑幾也百家之說此也六經聖人孔子之徒也有是哉六經聖人豈

見而稱說禮樂性命孔子之徒申申而闡闡蓋辟三武諸乎百家為波旬魔說而我為正覺諸乎百家為草木之妖猿狐罔兩鯁魚之祟而我為上清靈寶

是則然矣必諸乎百家之非而向者庸庸囁囁之是則七十子之徒皆風波之民也六經聖人之語皆里巷之說也又辟則二氏不脩不證而流轉於三途者

乎然則經生家而比于今吾曷敢緊以為是吾又曷得緊以為非乎吾友樊侍御諸生時博學強記于率

纓弱冠負蕪人之資常過易水賦詩吊古慨然雄豪自命又踰匠百氏成一家言知所談一貫忠恕之旨

有性命之儒高談雄辯舌敝耳聾而不能窺其藩者幾乎微籬落而見青山其他詞家之青華注家之典刑縱橫家之辨博一一於文中發之即裡守哇者讀一過或謂駭目而不厭觀賢牙而不合聲不知有奇

聖賢集

卷六

序

七十九

體也有秘密也可不謂才乎吾更有以語生夫由庸瑣而入者生弗忍也由奇譎而入者生弗厭也以經生言而為六經孔孟語何啻千里以六經孔孟家生而遂為六經孔孟亦有間矣是在生矣

朱仲佩夢古齋楊序

以余觀于載籍帝曹王孫之賢者若楚之屈主徒平韓之諸公子非魏之陳思王建唐之李翰林白並文采命世而學術無聞若漢之子政子駿宋之師雍師歲傳洪範紀六經講理道辨利欲深千文進平道矣顧所施未盡渾鬱莫宣若周之旦與魯之季友晉之叔向鄭之子產漢劉寵之千山陰劉虞之千幽州唐道宗之榆諷利成王之平國良宋叔皎之戰金人不羣之保童丘赫赫具瞻桓桓虎臣矣之莫非諸侯王子孫爲社稷臣何昭代之缺如也惟余過渾水獲晤國將仲佩氏修幹虬觀悲歡慷慨精施滿家讀書滿車修名滿天下爲母上書數萬言忠孝大節激烈憤惋退而著夢古錄思深而才達調偉而意長嫵節修能蔚爲詞宗語心語性有根有宗至謂儒之道器老之有無釋之色空玄同妙合一言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不著不行猶賢乎空言而靡修何論之爲也宗藩一議采而行之仰佐敦睦平章之化豈小補哉以今海內右文宗室子姓盡去其鮮衣怒馬桓舞西歌之

如夢齋集

卷十八

序

六十一

序朱仲佩

晉傳詩簡而麗墨池翩翩濁世各奮其五寸之管而微千秋然不過以是爲風流美事用以佐觴政而後筆囁耳至于體元合道抱一含虛使三氏之教振之也通唐之也登廉之也方曜之也圖惟道是宗惟善是從卷之爲枯爲寂寂之爲圖爲通吾未見其人也今國家需湛露之仁而不闢維城之用即如仲佩氏才僅僅以詞章顯至不獲見之行事而徒寓之夢不獲施之吾世而徒寄之古悲夫周之宗盟同姓爲長伯父叔父爲屏爲翰以今闕家疆場之事夢卜賢豪而近托肺腑者遠廢閑曠誰爲破拘攣而達明德蓋無親臣矣是使靈均有懷沙之戚非子有孤憤之思陳思有自試之請青達有希有之嘆且棄季友之功不建叔向子產之名不立二劉之博學無聞兩趙之道域未開山陰幽州之蹟不朗顏利國良之伐莫展金人童丘之熱頓廢也雖然仲佩氏志在明道耳道且明無文而文無功而功何以知夢之非真也真之非夢也古之非今也今之非古也仲佩氏可無是務乎

如夢齋集

卷十八

六十一

序朱仲佩

御史部奏疏序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益言之早也法久而弛維久而絕奇材能長而干次守官者壅遏而不疏則在事諸臣安能無言以彌縫其關銓衡重地諸曹郎第覈成事而行執能不拔高皇帝法萬世無弊當事常勅吏部諸臣爵祿資格以待庸流匪以待豪俊顧其規模弘遠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中庸民不待政而化高皇帝以意爲法出尋常萬萬今人未敢議行其循資而緣格者爲大儀以馭僑伍而在簿書者或時事偶不及許而精理所未暢今人遂沿爲故事百餘年來茲以爲例寢失其初顧行法者憚於愆忘牽連意而從例名自命也事自定也至使賢者不得自見明知其非而莫之問舞法者敢于卓詭或因例而陰修其意大事殆半弛小事殆乎遂至使不肖者借爲厲階行之既久而不可破稍稍更張之則羣情未必無賊當事者未必嘗誓主持同官未必無反而稽言事者未必理解各執其意各束於例如市如訟矣微令高皇帝

帝而在今提水鏡以屈羣策能憂然無所損益乎鄙君以文章詞賦起家爲尚書吏部郎九年凡國朝異故諸司職掌靡不肅心內外臣工高賢大良靡不默識歷司勲司功咸有達白以廣德意以暢百嘉今年以考功令大計羣吏其黜幽舉明揚善遏惡有監司所不能鑑而臺省所不及料者亦悉且覈矣今年典選再有所請以申明叙吏之法因覈其詮司覈草若干篇其自請者與代爲太宰請者各居其半其太宰各得自行之而不及上聞者與不得行而以上聞者又各居其半其完自職掌外君心世道時亦旁及焉總之破拘攣之見廣登明之路以高皇帝之法行高皇帝之意而已凡皆先資之言也或謂在其位謀其政第行其意可矣何以言爲失威福人主之操柄不敢不告後主所爲行若爲例即未世以例而壞安得不爲例以救之古者小言受小祿大言受大祿豈其言之罪人臣何敢有望焉言則不可已矣管字有言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聞盡諫事而廣聞安以言爲主上深居九重臣下罕得望見

之容臣子有所條奏以修職堂以儲宸衷庶幾少
 裨萬一奈何以墨墨之心操默默之化第今之時即
 有高言孟行旋行旋廢彼職之不久前人首事而後
 人厭棄之或上所俞允著爲令甲譬之芻龍朝端冕
 而尸祝夕則壤土草薶耳世宗時大家宰缺上
 諭迭臣務推公明忠實練達國事者毋視爲故常
 屬文選郎報滿上曰文選要司奈何一年遷去今
 且久任泮泮聖謨明如日星夫久則成事不奕而
 利害可鏡久則譽品不忒而舉錯可竟久則敷敷不
 周而信從可期今皇帝上經祖武異日迭推太
 宰再至再三儼然肅皇帝家法有如一以久任
 責諸曹郎諸曹郎毋自爲傳舍毋自爲畏府盡行其
 所欲言昔重今輕昔輕今重昔爲人今爲官昔以例
 而開法今以法而廣例昔所爲冷曹閑署而今不得
 易昔所謂臚仕國祇而今不得易昔所謂吹噓而今
 必察昔所謂聾聵之言而今必察昔相夷令相讓昔
 有所不衡今無所不衡昔以此請今必以此行庶明
 勵翼庸庸明明以周行而亮天工則允今之所自獻

郭象會集雜草

卷八

八十四 吏部三

者請盡者爲例可矣

郭象會集雜草

卷八

八

吏部三

洪州類稿序

王先生來督楚學不決旬而序蔡林二先生訓話語釋之曰吾不欲刺經者之務危言而不務理解也凡又梓魏秦國所爲古今攷曰吾不欲綴文者之進孰而無所據據也蓋楚之士彬彬矣於是二三子從諸縉紳先生以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曰思欲爲不可幾及過謀梓先生所爲詩若文若干篇蓋不佞讀先生所論馬芳疏而深有慨於嘉隆之際先生故坐是落言官罷閩臺不勝其坎壈者幾二十年嗚呼奈何以一武功爵傷賢者意乎且微聞時有所謂而先生不知應也先生大節凜凜在人耳目所爲詩若文亦酷似其爲人夫誠不欲以文自見終日言而近道則理道資焉教化興焉由今之道凡爲詩若文者靡非七國而下西京而上建安而下大曆而上顧其所由入以爲解而所信以爲獨造所當以爲同而所自喜以爲已有者則達之北地信陽近之海內所稱七先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諸君子爲的而後進之士射聲焉未有能中者也畫脂鏤水落

聖本俞黃章

卷十八

序

公大

不洪州一

聖本俞黃章

卷十五

序

公大

不洪州一

不置之坐石而沉之九淵而懸懸懸山危水殆亦潛踪匿形不敢跳躍于白日之下先生與士人俱罷壬人罷也迫于天下之公議先生罷也出于夜半之片紙壬人歸而猶能以肝力矇瞽視聽變幻洞峭于數年之後先生之歸也第以其風神精彩直心直道真誠精白流芳于海內大夫之口與千百世之後士人出而以其機心關賢士大夫之口壬人退而以其機心防賢士大夫之出先生出而忘機也與賢士大夫侃侃于朝退而忘機也與賢士大夫煦煦于野昔宋之名臣不過以身之進退係天下之安危先生進而天下安退而天下亦安進而安也公通行也過而安也公論明也我未之前聞也先生正直之氣所謂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後天地而長存者也先生澹然無欲泊然無物靡色貨利爵祿名譽一切不入胸中防身如處于自奉如寒峻純白備矣盡危言而不怵履危機而不校真率完美介石之操勵天下之廉耻補頽之勸啓天下之進思方寸之心援天下之陷溺日思孜孜無一念不在蒼生社稷功德備矣其在在

任白甫集序

伯甫與余兄弟同起庠序今余兄弟已懸車而伯甫始脂其車日且朱丹其轂伯甫時執深沈妙理有先輩風而世競新戲知音益寡其為古文詩幾廿年滌蕩其惡博依其學來往之文肌豐力沈情到理臻憂所之作盡抒坎壈之懷時見經綸之策情蕪雅怨體被短長安仁謝其舒綿延之議其饒金厭百淵放心志宏遠矣余牽於纓繆不能專諸所發適意而已愧不工也大器晚成良工不朴余則朴矣白甫何嫌

郭泰金鐘錄

卷十八

八

任白甫

使正之乎

賦之寡顧如經生日以庸易按之索然字內寥寥誰

黃孟修集序

吾郡以武名而以文章命世代有人矣劉用熙以格馮子和以氣李世卿以韻魏杞山以典廖鳴吾以博魏順甫以純朱子禮以實胡九鼎以簡吳明卿以法諸家著述或傳或不傳未易軒輊也予友黃孟修天性宕蕩多所解悟少從明卿先生遊有詩文若干卷周秦而下宋元而上靡所不擬靡所不合疎散夷曠風駛雲馳近自然矣吾郡風俗樸茂即先正諸家各盡所長自娛而已惟稟獨造或少緣飾交游後進罕

郭泰金鐘錄

卷十八

八

黃孟修

詩則曲風文則無邊墨墨飛鸞文成墨子武侯流馬

表著出師張衡地儀欄馬二京景純卜筮爻註爾雅
右丞按拍詩弁開元成象成文豈有二理天巧備矣
何所不貫若使木訥之子竭蹶從之寧啻千里今
天子方新明堂孟修又官工虞以彼其才盈量其間
國工匠作河有子栢梁未央職說其間高文大雅何
有于兩都二京即賦靈光而誦斯子在今日矣天下
不無事聰慧如孟修吾願留意象緯鐘律兵戎險要
王霸天人之學多而識之神而明之寧雕蟲刻楮爲
也

俞山人詩序

山人藻思橫溢禪觀亦深與余言禪既不自墮企寂
上乘既言詩亦不勦襲亦寂上乘有遊楚詩一帙山
人梓之羨長自言生平於楚地不能無情於楚人不
能無言夫大造去情而詩緣情生衆生著境而詩觸
境發然則妙思盡屬綺語佳什盡爲口業既墮有情
之境寧爲得意之言詩乃叛逆之物禪豈修辭之具
乎夫因心而發語語三昧觸象而生處處六通詩不
縱禪禪可言詩羨長自言取財於選取剛於杜蓋實
浪言之顏謝麗於體物而少獨匠以寫性靈則色澤
爲累能爲實而不能爲虛是墮有也陶韋工於寫致
而罕象貌施之廊廟則寒儉已甚能爲虛而不能爲
實是墮無也于美有雅頌之才而實多苦態登之由
教入宗不無粘着泥水太白有風人之致而不顧羈
的譬之以宗爲印不無馳騁捧喝來元而降不見佛
日國初諸公各張一的未盡射鵰是人天小果有消
之因晚季七子凌厲前輩氣格傲倪似墮阿修羅而
語語帶真羨長以爲然否夫不着情境不掃情障

上上禪不學古人不墮今人爲禪中詩羨長步還而無其點氣學社而振其靡風發前人之未有挽今人之既波入楚諸作未既厥美總其生平彫琢萬象不見鑪琢凌駕虛空不淪象罔神與景合不即不離者也羨長何時不墮有情何時不立文字然則此帖爲楚歌爲南宗乎

陳立父蘭亭詩序

陳立父豪比元龍名高驚座才逾小阮談勝阿戎絳宮無事飲水燮微時能飛雪少登仕籍出理會稽雲露挾于梅梁清風被乎樛櫨剖赤堇之山而大冶流金開宛委之圖而赤珪如日文章政事曠代風流談笑詩書比綵江左爰題湘帙繹曰蘭亭夫以蘭亭故事逸少遐跡而時不越乎上已地未遠于山陰立父四歷寒暑並寄遐心徧跡郊原咸酬孤賞彼俯仰于陳迹尚慨嘆于興言疑齊物之爲安遂嗟嘆于臨文不無傷懷之感未盡達人之致而立父篤書文辭不異忙閒山水堂皇不分淨穢靡匪賞心隨皆樂事彼修禊之士半不能詩義馭既徧祈壽而已而立父輪蹄所接半屬名流嘯歌互答盡成嘉什以此較彼其孰爲多嗚呼山水既佳篇章亦富賢豪代謝宇宙常存昔人固一事而偶名後代步余風而接嚮信有事之可傳亦知今之不朽也

屠田叔詩序

田叔檢柱下有西臺集傾太常有容臺集恭軍有樞府集總之肌豐刀沈絢藻樹義綜性彫物緣身得貌自畫疆場蔚成大國不作附庸羞為體貳者也夫詩以言志言為心聲而或者中無獨昇才謝大雅食餘吠穀波靡雷同竿濫而難聽毛存而安傳此可與言詩乎若夫錯采于穎謝而無沿革為陸子王楊而無浮響則才隱其庶和且彌寡也上陵之什備極典章大樹諸篇妙于體物上無古人下誇來代其他因物

初集金華集

卷十八

九十四

起興寓言漫衍愀愴而調鬱感慨而多氣益匪中庸之言幾乎小雅之致乎然而貴人長者發滿輒深論林子墨舌來筒往雖其應如響而削去無存者匪曰稱心寔惟諒節慨執鞭以市交耻掃門而不顧則豈言之趨介石之心可謂彬彬君子古之狂狷也夫

丘謙之遊南岳詩序

詠之先生拓落之才曠蕩之識少參即署既與名遊遊刃試於旬宜出入高其風議而勇赴懸車情深者履山靈見招清暉娛人遠遊以寄徜徉探奇以快逍遙攀躋以表達觀咏言以發孤嘯於是朱陵躡履峻命駕屢紫蓋以回翔拂朱鳥而顧吸三峰遙入紫霄百丈浮千翠晶舞翩之結歌寂寞靈關潛踪禹碑之岬蚪可尋風雲奔互乃揮灑篇章放浪丘壑武翠微石園朗吟而號召炎方貳寶洞琳宮長歌而肆志

聖集金華集

卷十八

九十五

潛寂或慨慷而懷古人或遊仙而表震外或頓策居阿顧媚子以晤言或班荆道左命蕭朋而摩和權秀落之瑤華挹芬藻之茂馨造天不之玄言騁雲霞之遐思夫歲月者朝槿之偶舒榮遇者石火之暫曜岳此者神仙之窟宅詞彩者宇宙之神奇故四方五岳追南矣而四聲六義不在茲乎竊取斯義謬疏交如不朽請問祝融

程巨源入楚紀行小引

夫以南山北山行紀乎詩西征北征行紀乎賦蓋山川阻脩行旅羈旅數陳其事慨焉嗟嘆矣若乃四愁抒在名山五遊緬懷丘壑則踵未動而神先馳曠未眺而言已盡也况乃不月他席他鄉新如舊如卮言寓言苟非其人誰為收之程巨源以登高作賦之材對客操觚之興名逾班管句滿美囊一旦自新安求操孺子之易陋宗生之卧乃以其乘舟之所馳盪攬轡之所盱衡居停之所盱眙之所左辟登

程巨源入楚紀行小引

卷十八

序

卷十八

然二喪不下十言益搏綜而極物情微言而成雅譔行之既遠言之有文矣嗚呼不盡者世界幾何者身世不偶者交道難再者勝遊磨滅者時名不朽者文字儻程君足跡半天下即紀載橫四海可也

陳丘甫隱園集叙

陳立甫詩如九皋鳴鶴清韻遠聞林表松風寒敲援援又如貴人鳴玉言笑自如高座談玄意氣俱得錢員外之與朗高常侍之條達倘儻之度真率之懷詩如其人詎不信哉夫其筭五經千便便寄七裏于旦旦阿戎之談既勝孟公之座常驚酒人揆管過客停舟大笑雄譚風生霞舉勢氣都盡塵網盡捐豪傑自多楚材不讓矣乃奏事舍香平刑載筆早中蜚聲容席未暖連停義取岱室過游玉棺忽下瓊瑰盈懷書

陳立甫隱園集叙

卷十八

序

將援示女機城且隱室裏哭海內知交驚心酸鼻悲夫有知得像更復永寧則廷尉之門且高而有楚之後必義舉並言詩聯聯詢苑將焉品流祀我南國矣

東工甫集

卷十八

程氏虎溪書院小引

程之先爲程伯休父晉時遠祖昌任龍興路縣令過
許旌陽故里左有地曰瑯塘家焉遂有飛麟書院延
師教四方之士至唐時七世孫必東必簡前後登進
士第易飛麟爲虎溪四方子弟習及而遊者踵相接
江以右莫不鄭重虎溪矣至宋時程氏科第七世不
絕門高里中明道先生來訪諸爲題柱而去必東三
世孫漸與文文山同榜至至元有從體者割私田千
畝爲虎溪田贍四方學者廣集爲之序置冲雲館其
上夫以眞豚夏校整宗塾序一代之制猶不無改于
革命之後而虎溪之學乃由晉而宋千餘年而日以
昌大顧不偉歟今其耳孫萬里氏有四方之志有名
在諸公鄉間將修羽檄之業以詩書禮樂登大將壇
如古邵穀虞淵者流則紹明虎溪之學者在萬里父
子矣

合併黃離草卷

翼城史氏繼脩族譜序

史之得姓以史也有國史有家史古無家史而惟有
國史國多世官家國一也史之得姓以國史也自周
有史佚氏史籍氏而衛之有史鱣也魏之有史起也
楚之有史疾也齊之有史舍也魯之有史墨也然莫
顯于晉晉之有史燕也曰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君子
也有史蘇也曰以諫顯也而官俱在史今史族滿天
下而莫若于晉其二史之遺乎翼城故晉權史氏故
望族而史公之爲史也則繼義軒公志也若太史公
之繼談也乃盡軀悠遠之說而大宗斷自從吾公之
曰吾能徵者東河氏也小宗斷自任平公也曰吾
吾不遠也世畧以紀元宗附傳以紀女德無溢美也
簡而文質而可述曰人所共知也幽棲以志丘墓王
官以志緣綸藝文以志文獻祀堂以志祖豆祭因以
志恭嘗曰吾以示子孫不忘也吾欲千萬世而如一
世也公又躬行仁義以身先之今讀其譜經之綿之
可徵可信令人萃弟之心油然而興夫周官以卜史掌
邦國之志定繫世辨昭穆述德行豈其以譜爲功已

大之也春秋有公子譜漢有姓苑吳有五宗圖晉有昭穆紀宋齊梁陳有百家譜陳有勳格有衣冠譜有百家類例宋有姓解有姓纂有百族譜皆小史之遺而族譜之為也至于負世望而競門第真廣敬然何所稱述為近代子孫之稱其先人者規規千百言逾鋪揚而逾不可信譬之畫工圖人鼻脫衽脩其美不肖其真多矣善乎史公之自為史也不夫其所自出不誣其所自出不掩其所自有不飾其所自有罕獨家史以為天下史可也昔吾夫子自稱曰丘人也而不及帝嚳相土人亦稱之曰鄴人之子而不及談子乃其自言則曰信而好古大執信乎夫使有國家者與事君人者皆不虛不隱本之以不欺與之以無妄即可以事親可以事君而家國天下之事畢矣微獨史也

高安朱氏族譜序

朱之先于春秋為邾子宗人散居大江以南而唐時茶院公環以元帥居蔡三子俱貴長廷傑拱衛上將軍欽州團練副使次治南唐致仕今次廷為常侍承旨之後惟贊公以鎮徽饒二州徙浮梁惟節公以禮部員外徙句容今世所稱朱家巷惟南公獨留婺源生二子長愛擇次愛振十九而生愛擇六十一而生愛振愛振之後富州守清始卜居富州富州今豐城也次愛振之後其常齋公松官閣居建陽即今世所稱文公先生富州之後豐城三傳而有袁州郡丞祥溫三子廬仙夢龍夢炎夢龍之後有大學士公善晉居豐城夢炎居瑞州高安于建中靖國間以避難徙以忠義顯今高安之有朱所由始也其後廷評公景陽于宋理宗時以神童顯山長資深于元以文學顯鄉翁可同子勉行以孝行顯漢誠于國初以薦辟顯嗣是則廣文以和以端少府繪明善恭舉經繼德武舉明經或由例貢代有衣冠而今侍御公始登進士第以名御史顯夫三代之有世表也漢之有屬

也宋齊之有百家譜也唐之有衣冠譜也宋之有氏族志也姓氏之顯必以人矣譜牒不行人不能率祖率然而遇之或相揖而或相還莫知其一本也今天下所稱重氏族門地者獨鄣與豫章為最而朱氏兩地並為望族代有聞人由楚而吳而婺而南昌而豐城而高安譜始于元至正戊子重修于永樂四年而再歸于今文獻固待人矣善乎侍御之言曰行吾所明勿行吾所疑邇吾宗所由始支所由分支所由繁而力所不逮者畧而不敢載信斯言也寧獨為譜以志柱下以布方冊以為政于天下可也侍御公名吾弼以直諫顯為當代名臣

孫氏譜序

孫之為孫自衛武公孫仲始也孫之家子黠也自唐防禦公師睦始也孫之遇朝藉也自宋都官父子兄弟十一人始也孫之為汪而復為孫也自茶陵公始也孫之有譜自元直始也撰世本明大宗也志支孫著別子也作列傳闡潛德也傳詳于茶陵偉純武也誌祠墓重首丘也志文翰榮華袞也嘗夫元直之為譜也夫宋之文稱王曾而孫氏有其二微之邑有六而孫氏譜其二汪以義率而勅以為克盡于汪孫以仁率而勅以為本源于孫茶陵宏衛軍而以氏顯元直參閭帥而以譜顯嘗夫元直之為譜也民之初生與天地並宇宙之內血氣之倫崇而王侯賤而輿臺衆而豐億寡而子遺顯而高門晦而窮巷得生得氏要之無始以來其孰生于空桑乎或避地而移宗或中葉而改物或即新而遺故或公族而皂隸或列侯而青門或貴姓而編氓七世之廟者存若亡人不振而譜不明之故矣周之尹吉齊之高國雙之屈景晉之樂卻無去其藉其人至今存可也茶陵起家令史

爲郎自也佚之自也得之無改于衛武千年之謬
使詔旨嘉歎以爲移孝於忠則孫之得爲孫也何異
人主用三代典禮胙土而命之哉抑人有言析薪負
荷樸斲丹雘則元直之爲譜也負荷丹雘之力也善
夫元直之爲譜也

龍溪郭氏族譜序

郭之爲族徙居龍溪者自百七處士五傳而爲五宗
其就徵辟者二人爲時懷公爲教授公而以科目顯
者曰邦寧曰潮曰鏐曰紆曰廷用曰廷良且未有艾
也諸文學篤行之士不勝書其爲譜凡卷二曰仁曰
義爲目十有五有倫次焉有獻徵焉有絲綸焉有顯
庸焉有女德焉有廟貌焉有室房焉有祖豆焉有家
範焉有訓辭焉有贈言焉綜其系經之綿之正殺旁
殺可知也覈其故則紀言紀動識大識小可知也譜
者世也郭之譜靡不備矣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
明德廢幽后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由此其選也郭
之子孫日以昭大刑仁講讓竭誠盡慎而弼明氏本
仁祖義以身先之伯父叔父兄弟子孫羣昭羣穆論
其世修其教以氏族望于海邦蓋不佞上世亦自號
叔厥初生民惟閭惟楚賜姓賜族其同其異論而不
著矣夫安得司商協之誓誦系焉而與共論于萬里
之外百世之前乎

平 督撫奏議序

中丞秦公來撫吾楚屬楚三年大旱米斛百錢道殣相望公下車問所疾苦凡請餉請賑請蠲它稅以徇緩急章累上咸報可請以便宜行事凡發窮廩出帑銀恤生徒獎義士施藥餌掩骼骸不及疏請下所司議諸郡邑議議自所司暨諸郡邑請事于公而公報可者又不可更僕數縉紳先生父老子弟入見未嘗不頓首而問政五六月之間步履于寧壇浹旬廼已百姓嘖嘖聚觀相謂百餘年未見大貴人勞瘁若此已而麥再熟穀半熟米價不踴流亡者歸田里民間有果然之色亡何公謝事去閭巷老弱以爲公實長我禾黍公實生我而奈何棄我去則思謀諸豐碑大碣以志公不朽而公謝不可于是武昌守韓君相張君謂公之精神與楚民相貫注者有疏在朝有文在公府請壽之梓不佞披而讀之其爲官常者十之三而其爲歲事者十之七見民生之榮悴焉見吏治之得失焉見公私之虛實焉見廟堂之俞咈焉蓋不佞嘗有慨乎社征南之鎮楚也磬二碑一沉萬山之水

卷十八

二百六

刻金食黃龍里

卷十八

二百七

而一立峴山之上以爲陵谷變遷而姓名不朽身後之計亦長矣乃今千餘年而其在山者剝落而無存在水者沉溺而不可見獨當時所論律令政課藉田常平軍旅諸疏一展卷而昭如日星然則陳對之語秦之殿庭下之有司而流之鄙屋心有神而口有碑山匪高而水匪深也公以楚大縣之後無所用重與與諸司約務在生養休息今讀其言藹如春溫凡所爲徒跣以救我子遺者其瘡鉅而其言苦蓋朝夕之不暇小民之心遠恤其它哺我而柳我者遍爲天耳

也

史侍御蓮巧效愚草序

侍御史公入臺中踰年而所論列不下數十萬言其於否泰消長之機何斤斤也來按楚未浹旬而所為勘大宛興大利塞大蹇者靈鑿風掃矣粹疏草名曰效愚吾夫子於甯武子不難其智而難其愚夫臺諫之不盡靈詩也若不愚耳程利害奪得失或恤其身不恤其民或恤其身又恤其名卒之身榮名殞或兩失之總惟多智之故也效其智者有言有不言有言之而不盡又有盡言之而盡非也或已不言而使人言效其愚者無不言無不盡惟此心耳以智欺人智於希世愚於敗名智於亂世愚於自亂以愚自效愚於身家智於國家矣夫使言路而人盡效其愚也何議論訛訛之有世路而人盡愚也一日而曷天無懷矣公以愚自命其愚不可及也不佞在朝日言路甚塞微聞一二規切之語真空谷足音不數年而四門盡闢昌言滿朝然不無激也不無憂也識者不無隱憂一通一塞重則必反何常之有言猶水也川壅而潰傷以必多夫有壅也而後有潰也而後有傷也

孫國者當慨然於壅之者矣漢唐宋之季皆以當一字空一國之君子而國隨之元祐君子乃自攻不遺餘力以供小人之策夫巧為間而使君子自亂者誰乎君子至於自相攻以供小人之笑則其愚也非小所謂愚矣非吾所謂愚矣

大中丞初溪陳公奏草序

世皇末年不豫有 旨與輔臣欲幸承天拜 親陵
服氣受生之地又有 旨大興陵工費且鉅萬輔臣
旁皇不敢爭湖廣撫臣守臣爭之不得時長樂陳公
來按楚謂撫臣守臣曰大忠無拂詞悟言無擊排乃
獨卓一疏極言地方水災萬民流離語甚痛切酸楚
上覽奏即下大司徒大宗伯大司空議賑恤而
南巡與陵工俱罷罷唐唐人張玄素諫罷洛陽之行
魏徵謂其有回天之力公不言巡狩不言興作而第
以民隱感動 上心轉移 人主于不言之表回天
之力更何如哉 世皇有日月之明雷震之威羣臣
言事不稱旨且羅不測如初年大禮大獄暨 孝宗
孝烈 二皇后喪禮至盈庭爭之不得晚歲欲脩萬
壽宮雖數十年所注意元老一忤其旨立見罷斥夫
受氣之說與修萬壽宮同意公一言而若轉環乃知
世皇視民如傷不啻以萬歲之身易之矣虞舜百
有餘歲南巡狩但落于蒼梧之野大聖人以天下為
心付此身于天地間不知有故鄉希里 世皇南巡

之 旨去大行不數月耳幸而無蒼梧之事公一疏
之力也寧止省縣官鉅萬費與閭閻億萬民力哉
世皇一聞公言而知有民窮不知有其身患以此益
知 世皇仁聖憂民之憂超越萬古不可及也陳公
此疏載在聞史弟未有悉其當年苦心委曲之狀者
公後來撫楚兩有世澤于楚楚民知有耕田鑿井之
力者皆公罷日生興條例之力也予讀何儀部序辭
有慨于陳公與徐太宗伯力爭沙市事皆大有功于
楚而人不盡知聖人有言上善無名豈不信乎予于
兩公皆編第一弟子不覺撫然深念于後賢之不知
先賢也

劉中丞奏疏序

代

今大中丞劉公在越時下走公實以下吏受成事于公則見公空空洞洞屬屬無所乎不伴納無所乎不朗鑒公不卸棄公進而教之越數年所公建牙上谷間而公以治兵使者執鞭弭佩索健從公周旋上谷于國家為厥肱郡當天下脊而公以文武重望受主上疆場之寄公時受事堂下則見公軍旅之第若網之有條材官蹶張諸督蹇孤若刃之發矧此之為虜塵而東之為海波若視之消兩雪公隆隆負社稷之望而二三從吏以政事見公輒引而論學曰見公等賢者覺我心湛然虛明其不自揣進而言曰其境也無所交涉者也迺若遇事而燭之若鋪毫發稱之不爽銖兩是真虛真明也夫真虛真明無所于覺而本覺固妙不立能所而不滯一切不事擬議而擬議以成變化者也公以為然居仁何人不勝白華之感得請告無能別公而請公所為文公為出疏章若干篇蓋在掖垣者半而在制府者半夫公之為諫官竟七閱月耳未盡公所欲言而公所為以言終

方名不傳等

序

二百五

劉中丞奏疏序

讀者公又不欲出以示人公之為制府諸所條一切軍民利害未盡公施而公又不欲盡以示人蓋公之言曰避人而焚草吾志也故吾所以不善為過合者其其大凡矣當先帝時公讀書中秘出橫白簡以直獻動天下會有所言宰臣不得復構鉉臣事樂若古丞相語未上而蜚語聞讒者借公為佞中公以出古田之後公沉在下僚者廿有餘年而公與抑鬱侘傺之感當時與公共翱翔者半致鼎鉉而公守一官漠如也梁竊差以鮑妻卒而所為奉二尊人者四壁以

郭泰余制府

序

二百五

劉中丞奏疏序

也人臣即所遇爲事則道無不安夫今世之賢者悅于物則礙于事而即于事則棄于物以公之澹然于世味而無所不理超然于人群而無所不翔冷人謂公爲薛先生再生而不佞公之所望于公佐太平之業者又未有涯也公輒然笑曰愚于是何有嗟嘆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極取憂也不佞公謝不敏而爲之序

類集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中丞秦公使藩秦議序

庚州館四道之衝閭之鄆江楚之桂陽每之凌江博羅鳳城豫章之章貢橫浦文武吏士咸暢首而受約束以是簡書榜臺殿無暇日中丞秦公由諫議出逮平庚州值水旱盜賊多事之秋塵消簷岫文歛潢池則有岑賊諸疏八蜡順成陰兩奮雷則有水旱諸疏日要月成以詔冢宰則有考成諸疏街鼓不鳴賣刀賣槍則有盜息諸疏同升薦鴛則有保舉諸疏凡數陳於陛楯而登記於門下紀事於內史者一何炳炳麟麟於是四藩藩畢大夫請梓而行之禮經之言曰爲人臣者大言入則受大福小言入則受小福以公之所爲度者何言之不入宜受王明之福而公由度入楚度之人既無能爲公借寇楚之父老感德如度民又無能爲公排閭閻而請抑公不日且反于舍里牌之人既海以內讀公所爲秦疏以爲不愧古秦章而公謝不敏曰臣不佞何能爲抑所賴以無得罪於兩鎮之舉臣百姓者上之賜也臣何力之有焉公豈干澤者哉

吳瑞穀詩序

古之爲詩者以才以學以實際今之爲詩者以調以句以聲空襲調則不必才模句則不必學聲空則不必實際而世之察膚囁腹目不見古今事者皆張空券而談詩矣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孔子亦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窮凄清其調柔曼其古以爲得詩之聲理璋則謂傷調奇崛則爲損致譬之悅竹枝蘆葉之響而不見黃鍾大呂聲聲海濤莫非元聲也卽有喙三尺能與耳食者道乎今人之言曰三百篇

即吳穀詩序

卷一八

序

二百一十三

詩卷一

皆里巷歌謠田婦紅女矢口而成安事問學爲是不知嚶嚶趙趙艘艘銻銻蔓草中唐參差樸樸遯樸古之士見之而心悸焉夫易用韻言而封牟承筐鬼車來塗則言理者何嘗不卓詭也騷罵忠憤而胡繩若木豐隆虛祀則言心者何嘗不閑肆也漢人樂府秦槁昇星天馬天門象瑜赤蛟則宗廟明堂何嘗不濃郁也是皆損調平傷致平由今人之言是易詩騷選樂府反不得玷于王孟高岑之間矣含是數者而暨以聲空當之自命于唐人見謂得聲得致吾不知其可

也令人祖獻吉而宗大復以爲不可加一物不知大復無確句而獻吉無綺語吾未親其全也吾友吳瑞穀氏所爲詩若干卷其聲調一稟于六朝初唐而所蒐奇剔詭皆唐人所未見所抽思命想皆今人所未窺人且以唐人疑之嗚呼世人知食唐人之餘而不知發唐人之覆是何異壓顧控顧以挾珠于陳人之口而至海珠丘天地未發之寶則掉臂而不顧也嗚呼非有陶鑄羣品日新富有者未可與言吳瑞穀樸學而信託所著文集凡十卷行于世則元美先生序之以爲千麟之徒云

即吳穀詩序

卷十八

序

二百一十三

詩卷一

王主叔屬國與情序

當西川有事時余與譚中丞書勸其勿輕言戰會廷
試後六科與詞林諸臣在事者有公燕酒間談言及
西事或曰楊酋獨無罪乎余曰罪在不赦而討罪未
易言也後則不得不用兵矣暨島夷告變先後四經
畫余皆識其人與劉玄子深言今樞臣主封而詭言
封言官言戰而輕言戰平攘之旋與平秀吉之不拜
當平心而直陳之所幸社稷有靈平酋告殞 皇上
神謀雄斷獨于疆場大計虛心以從外議而宸衷遠
在廷臣之上 世廟時一賈人子誘致倭奴蹂躪東
南半壁迄還來數歲無寧日而溪洞之苗亦時時騷
騷以今觀之天之祚我一皇上當何如哉此兩事五
主叔皆網紀其事當其隻身直入播揚酋囚服請罪
亦庶几既了之局既海上之師中路告敗大將且移
師屬國且燬餉而主叔獨守南原水陸進兵以禔
長之魄今朝鮮君臣頌言滿帙夫主叔平西酋不
言戰而次單騎入虎穴以片檄當三軍手東夷則
戰而次孤軍當鯨鯢以一劍靖妖氛此其膽略

不可及疆場之臣如是足矣王叔產自南服而豐幹
似北人吐言遲重無像能習大受可知也夫國家每
苦于議論之多使言事者得盡其言而當事者得盡
其力則何所不平而又何所不濟哉

恩命紀錄序

夫彤庭錫祉所以宣洩鴻猷而青簡榮嘉因之對揚
休命故使纓綬之士弛力於疆場屹岫之情責命於
里巷好爵之康經營於四方馳封之典顯庸於幽閑
故章紫禁黃則黃壤猶生而拖紳曳履即嚴廊思香
所以頌笑之微明主所愛而絲綸之寵奕世寶之也
先中大夫貴州參議姚公持平大棘奉伍中臺別歷
中外典服荒微疏在逆鱗義高請紂日月迴而朗照
雨露暨於所親有子今中大夫方伯姚公遠心曠度
瞻知宏材殷賑外區煥耀宇內借著邊圉則方策既
載樹景南邦則鍾石俱陳方其紐金章綰墨綬錦製
名邦晃曜上苑遂使馴雉亭仁歸田恩訟虞城之三
桺勿剪時苗之一穡不畱則紫泥初降丹詔攸敷嚴
君號美於日宣萱闡服章於星爛既而驄傳北塞奔
執西川望鄉月之乘槎見使星之入漢金躔與瓊玉
疊名區泉事既陳戎兵克詰則紫迴鸞詔遠比前慈
而的蹤龍章並偕兩儷若乃棠分天府路入甘泉愛
瑞錫珪建麾作牧當藩垣屏幹之任受弓矢缺鉞之

恩命紀錄序

卷一

序

卷一

楚言恭疏短引

恩命紀錄序

卷一

序

卷一

南雍錢糧須知冊序

昔人有言國學之官簿書錢穀皆有之夫以一二詞臣而一旦總其事故不習也司簿者又來自庠膠或年齒且長不無張目而問胥掾矣國初生徒動盈數千聚而會令今鐵竈鐵釜其大盈六七尺猶然在也於時膳夫以力麥以麥豆以豆諸費各以實供卽事多瑣屑而染指不易自會食之法廢而諸費皆用銀於是當事者不無屑越用之上易於糜下易為侵上糜其一下侵其百無所用察亦難言察矣且支散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十八

十一

十一

目在諸生日減日約而在諸役日增日贏在公廩日頽日夥養士之典失其初矣世廟時有言公用者論罪何廉廩也予初視事稍懲其侵尅者又察之往牒不二三年而各郡邑之逋負幾五千金今天下繭絲益矣國學冷署有司者視此為不急不以催科法行而司成動以竿牘往請至再至三如此其難也府藏所有以歲計之每歲誦一千有奇及今不亟力節之不改手養國子者惟持空券耳廼朝夕區畫節其可節者其難察禁其擾市廛者核其亂出入者

為成書一曰例二曰收三曰用四曰節既少司成傳公至同心察酌以為可行乃屬簿廳秦子既同署在事者再四考正梓而行之後之君子一覽而盡毋謂吾察察母謂吾寒儉有窮措大氣質亦可以寡過矣

百警編序

司徒王亮生輯古先話言忠孝慎勤可以脩身可以
涉世者凡有百條申以獨見名曰百警夫休建藏世
乃賦百一張公獻君惟書百忘辛甲為吏用藏百官
墨子憂時更觀百國惟瞻百里能監百家凡聚百昌
緣脩百行先生百警所警有百矣今世談玄空者極
躬行而靡顧興權術者竟渡湯以忘歸先生此書有
深思乎孔聖之教大旨不外倫常科條不出言行忠
恕謹信臨深履薄比于今人皆庸德耳大聖謗人抑
邪奉公實靈

卷一八 序

百警

百警

何競競也首在有宋王氏子孫高者鸞鳳低者虎豹
今先生之家簪笏滿床而子孫兄弟列在朝常者忠
孝清白如出一軌可以占教矣展誦此書約文舉要
則筆盡可徵顧目書紳則戶牖不與培其本如松柏
之有心防其逸如規萬之有度上生聞之可以起凡
中人率之可以寡過人臣佩之可以服官人子教之
可以保世豈若夸毗之子詖淫之說聽其言詞蕩心
賊目綜其行事之駕說閑也即呂藍田之鄉約顏太
推之家訓柳河東之誠子李丞相之家法太公數言

于金版附公淑慎于白圭大禹招諫于簡簾帝軒弼
違凡孟與不是過矣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于子孫孫
勿替引之

百警

卷一八 序

百警

百警

攝生編序

自軒皇肇御神之說老聖指玄牝之門南華闡踵息之旨文始剖長生之見而憂生導生者知生之可攝也黃庭察同非得道真仙安能措一語今人以不信之心用不顧之力沉淪自隨蔑棄前修矣夫龍虎要炁鉛汞水火總屬喻言不越神氣神與氣合心與腎交禁門迫促離珠不流金華既轉玉液且堅神守玄宮氣騰牝府金木交併水火既濟符合于日月參同于天地生人心理即天地之道也大道易簡顧力行邪參合黃籙

卷上

序

三

攝生編

何如耳古人制字自心為息是息息從心田心為思是心心自田義可識矣東魯亞聖有待志勿暴之言西域圓通有心息相依之觀三教異同可得而言即不盡貪生亦斷不損生也烏得借口朝聞自甘長夜乎夫身猶器耳器防護則不壞身猶屋耳屋補葺則不傾神仙之說焉可誣也司徒王公秉性忠貞少寡營慮夙種靈根早除世網終日端坐默契真詮既潛守夫規中乃鈞玄于万外神王而色澤德充而道肥所著攝生集盡除隱言罕譬悉破外道旁門直指深

淵妙探象罔語約而顯遺奧而真大有功于丹經名且掛于仙籍天機盡泄人世不迷矣嗚呼肉身沫浮流景電駛萬物紛紜修行宜早是乃仁術也先生其東王公乎

廉平錄序

代

劉邵曰清節之流不能弘想造權譎則個儻而懷壯
案清通則詭常而恢遠又曰視人察質必先平淡夫
豈苛求粹白之士而尚取瑕醜之徒乎夫嗜利者不
廉而嗜進者名者不平念之不真行之不衷吾烏得
而信之士飭躬砥節即辭魚留犢卻歸反璧敝車羸
馬脫粟監綬吾事耳何至鋌鋌然袂以取名高繳繳
然如建鼓同儕則凌許生馬憤族起焉昨黎則警軍
殷焉秋荼慘焉迺知史氏紀史通而尚廉平有以也

聖朝令傳諸錄

卷一八

廉平

廉平

夫苞直昌而蘆簞壞於身則敗名於法則議吏亦何
足言題奸修之士亦往往不能宜民而宜人將其廉
之有未平乎中庸之德民鮮能久矣民之多辟不竊
鉤而竊國不注瓦而注金矯飾際可而陰托請寄陽
示繳繳而默居奇貨揚聲下位而敗執官成亢志壯
年而改轅末路或乃法之所在請寡弱而避大豪或
文罔而為懷或孤立行一意持人短長以暴其廉路
或上官下獲而陰陽時事以為地或洞精儻吟以覓
時語入而內之實大有所莫倖焉呼何多岐也不平

甚矣可得為廉何望其以整固之行而肯麗鴻之化
乎故嗜進嗜名與嗜利者其間不能以寸廉平之吏
淡而不醕質而無綬既清激濁而不為凌指樸露疏
越而不為激許正直剛毅而不以錯意施巧吏之良
也理之上也今鹽司某梓廉平錄以式在位重教化
而後吏事念疾苦而緩催征務在樹羔羊之節去鴟
鷹之志與民休息而已焉呼誠廉且平獨郡邑之長
然乎哉

廉平錄

卷一八

廉平

知非集序

夫捫籥聞鐘以爲日叩盆拊瓠之徒樂于而不問
笙笙者不自知其非也黃公有女語人曰蓬頭而黽
顏以適人則娥媚而凝脂天下麗人也此自以爲非
而非非也真非者譁張而自許知非者選席而無當
真非者粲然悍然而知非者悒然惘然真非者秘擅
揆據于變觸之仰而角以外不知其有也知非者終
日言而述道終日若不能發其覆也冲而用之若不
盈然則知者不非非者不知蓋知者鮮矣 郡伯王

知非集序

卷六

下三

知非集序

公爲政三年而民歌且舞之以其餘爲詩爲文無所
沿襲而自臻閭閻意興所到數百言立就要以矢其
豐第之音而發其夷曠之趣非刻楮雕蟲繡筆輓者
也顧逡巡不謂是而名曰知非嗚呼今沾沾自喜者
奉毗耳任誕耳迷罔耳自以爲是其孰能是之公自
以爲非其孰能非之適環行年且化而猶自知其非
譬者固不自是彼其所謂非者視人所爲是者何如
善平泰園吏之言曰安知五十之是非四十九之非
也然則四十九之非安知非五十之是也蓋知者鮮

笑音康衢小兒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堯曰誰告汝曰我聞之大夫大夫以不
識不知教其民不亦善乎爲聲詩以揚帝則者乎公
方以蕩平之道新令煦嫗我民而我郡中數百里草
木茂區兩達羽翼奮角飴生昭穆嫗伏不殯不殯公
且宣中和而揚好音郡中戴髮含齒者企足而舞之
連被而歌之曰此大夫教我我也然則公之知非其斯
民之所以不識不知者乎

知非集序

卷六

下三

知非集序

陟岵集序

夫以金羅錦袋紀凋令于絲綸彤管瑤編錯綴詞于
選凡况仕逾三釜日逮重茵而哀集四賓露零雙闕
母儀標於鍾萬子道載在旂旌牛太恭人娥月輝輪
翠星輝彩脩詩肯則稱德昭言南澗不愧鴻臚北堂
允宜萊母房中靜好於琴瑟階下連類手龍鸞遂有
今藩伯子明先生空澄岳立王栗冰清當其揚露銅
龍既叶擢魁之念委蛇王署不狃撥地之心既而憫
慨觸鱗倉皇請劄雖志殞於王路而色難於母劄乃
太恭人瑣闥行辭歡從養善拔輿風駕戒道言聚即
范母之祝令名王慈之懇願諫無以加矣逮夫出入
丞郎徘徊汝洛傷廉訓內清比監魚布慶行春仁同
座闈嬌章貴於兩錫覲齒金及七旬酌北斗以爲漿
天孰分涸摘巨挑而投核雲拔鳴璫之何惠惻辜堂
情溪吹棘玄堂獲日翠帟幕阜國隱冲華家虛聖喜
金缸夜暖總帳朝空滂泗汎瀾躡蹻蹻則有四國
疆場之士策白馬以號皋中朝纓綬之倫寄生芻而
舉些球環銘德慈慈楊輝魂招乎南北東西淚枯寸

草神歆乎燕嘗禴祀腸斷重瀾桂酒蘭湯以嘉合鼎
泉珠繪壁備極顯庸固宜紀之金石藏之山川謾之
目心傳之來耳文且不朽德能莫忘年年風木之思
世世寒泉之想題曰陟岵傷行役也

存順冊序

夫以學固縫衣者不達民靈之理志纓璫組者不泥
卑壤之宜邇者櫻心則鬱陶於來代豐贏算計則執
掌於營爲機在野而不忘身已閑而不愉若即伯先
生駢蕩之姿淳龐之表風標孰尚早負人倫得喪不
入於環中嘯歌求失於言外舞勺而同志讓其先登
就車而儔人誦其後乘鳴教而豫章之材出掄材而
新標之道弘曠色裁花仁心淪於朝雉名藩生閑德
意曉於屏星卒以遑遑之心竟致悠悠之議懷王不
知矣今世世世
試卷席未舒而公解紐世紛語言區外誅茅舊轍結
字新遷魚鳥親人時有濠梁之想茶成娛客不忘漣
木之歌百卷盈箱七絃在御入規庭下家無竟業之
兒出擁車中野有占星之象雖則甘隱亦庶全昌夫
以白首輪蹄雖繡衣而竟尾采願梁肉雖列鼎而飲
冰世外之榮累甚必散人倫之樂飲河不乾乃衷其
生平著爲譜牒昭之衆親附以文言自總角而髮鬢
白日輪馳由解宇而山林黃梁夢曉以示子孫以明
訓誡題曰存吾順事存以求年順以委化其達人之

選執樂天之高致歟

卷六

卷六

序

卷六

自

南雍舉髦錄序

余受事三日而試諸生一時文字不無危削趣詭標
綴附俗余力為刪正去其陳言諸生獨於習氣謂余
所嘉尚遠乎時矣余自序以示諸生其說以為凡為
聖人之文當見聖人之心得聖人之聲隨與諸生約
談名理者西竺南華勿啞其沫言行事者青史腐令
勿傳其毛光景可抒護金耳目才情未盡勿隔肺腸
一時諸生灑然聽之且信且從余亦竭其目力每月
三試不厭討論遂根極理要成一家言可備觀覽矣

南雍舉髦錄序

卷十

七

夫文章之道上自六經語孟下逮千史百家古文時
藝總之不越理事情景四者而已不能見理而言且
非理理既不當說亦不敷不能敘事而用非其事事
既強附話亦闇習不能抒情而別為點綴設身不真
安能如話不能寫景而別事攜拾風光既假安能如
畫夫肌豐力沈本之博洽傳神阿堵缺在悟門孔子
曰辭達而已孟子曰誠辭知其所蔽謹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適辭知其所窮諸生第求其達而勿
為詖為淫為邪為適也夫說理寫事抒情綴景能盡

巧心不遺餘力如出其人之口如見其人之心者達
也喉唇糾紛若不可句者詖也謾漉凌厲皆其本旨
者淫也厭薄經常徘徊岐路者離也勦襲漁獵促狹
露肋者窮也世寧有端方之士論篤之人而語不由
衷變幻詆誣者乎又寧有真脩實詣豪傑自命而拾
人殘膏假人顏色者乎言為心聲文為德符諸生勉
之矣

舉賢錄又序

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謂之選士澤宮之中因選士而行慶讓卒乃謂士不必選其高才能文者即各郡邑中亦能自致青雲是古之諸侯各有其才何所不可何必貢之天子而天子之學亦不宜有天下之才矣天子之學雖以論年不以論秀祖宗之意殆不願乎以國初用選法不用歲額國使可識也選法既罷令士子以賢入貢非所以詔來世矣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序以爲學校廢而思人才也今自制科外無所論人才自歲額實外無所用太學而太學自文字外無所舉教化奈何易言文乎太學賢士所關太學文字天下士子則而象之吾曷敢輕錄一人夫文以載道而今或道之所不載文以寫心而今或心之所不安文以法先聖先王而今或先聖之所深惡先王之所必誅理不必孔氏事不必倫常無所不至矣教士者不敢不以正而取士者不盡以正士從好不從令寧詭獲而不範馳驅其孰能正之少司成傳公論文與余意合共相期勉以此教士錄其詳曰

者諸士幸勿背師說事窮則必變物極則必反文字險僻窮極即有大儒撥而正之是在當代揀文衡者審取舍竭目力耳詩曰範我馳驅舍拔則獲諸士勿巧於逢而苟於獲守正侯時即毋論文字以此自修亦君子之道事今選士法廢而或謂大學文字不足爲天下先吾輩觀之矣

四書稿序

余諸生時都試場屋者五九校於有司冠諸弟子者二十有二而後遇養文體幾經變矣初入鄉校時在己巳庚午之際海內文字尚平正爾雅比時余稍能作胸臆語里中長者輒吐古吃為不經即先大夫暨督學先生亦相誠勉以為獨知之契弗易合也比今僅二十餘年而海內文字日以吊詭至不可讀取余文讀之幾無當矣何以示諸生余不自揣以為六經孔孟聖人之言也為六經孔孟亦當如聖人之言夫

鄭義合傳

卷一八

四

見理不真晤言不款即有奇言不得聖人之心音響不合輕重不倫即有奇言不得聖人之聲夫為聖人之文即傳聖人之言也今之善傳言者呼吸嚕微言冷語嘻笑怒詈長短輕重一如出其人之口方為善傳言故以體認為悟門以模寫為實際先得其理是曰真境次得其聲是曰真響若聖人之言自平而故亢之使高聖人之言自實而故抑之使虛聖人之言自重自多而故輕之少之語不能盡說不能詳不聲其有不暢其說聖人之言自輕自少而故多之重

之無中生有空裏生花如蛇足如虎角皆非善傳言者也若乃噉二氏之餘沫以語怪襲百家之殘膏以示肥標史漢之落紅以語豔回視吾聖人之言如夢如寐且不得比于優孟之學校教况肖其真乎此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驚獨座淺衷學之士或誠耳目識者且敝簾掃之矣諸士子有契於吾言試勿厭吾庸言試讀一過或有一言之幾乎適乎未可知也

鄭義合傳

卷一八

四

劉玄子時執序

今經生家言總之不踰兩家守繩墨者無高論而弛
獲勤者多逸步然探奇則才者托焉儒者亦襲焉不
能不波必反而之坦途守正則庸士鼓掌才人束手
且歎而逃之寢能役役而常守其步武此兩者窮則
變變而又變圖家二百年爵學官釐士習紛如也不
易無言矣然而所弛之才命世之儒或終朝而不復
聞亦溝壑而晚叔則持衡乎此兩家者皆師心者也
劉玄子念之草其譯列國縱橫之際則義氣俠思橫
如金命命書上 卷十八 四
飛逸出如燕張憑紙嬰向命辭其護王道禮樂之大
則術兼名法明而且融如晁董抗言曹馬陳疏其譚
性命仁義之微則有無雙遺析薪破理如柱下譚玄
泥洹說法嗚呼以一經生家言而醞釀衆妙若此彼
耳食之士挾珠之徒僅學一先生之言飽困隄而自
以爲果然者能不駭而走乎彼烏能遊先生之樊囿
呼不學則無術無文則不達言而無當于道而以爲
兩家之說求之吾未見其得也夫玄子之文未見也

張不波大尹校士錄序

張不波令金川而金川之士執經而負笈者雲翔而
星聚於是不波錄其雋以畧人夫古之爲宰者教其
子弟升其俊髦論秀而致言使之士與士言仁義故
其言不囁其術不亂教化易行而材品易見今之爲
令者朝之乎治賦而暮之乎對簿文章之事遜謝不
遑故士與我不相習其有挾策而至者相視以爲禁
罔夫吏爲長民而士爲民望教之不習養之無素焉
知賢才而舉之以余觀於金川之士所爲文皆揚休
如金命命書上 卷十八 四
鏗采不詭理道文質彬彬如也夫蜀故多才以揚終
小吏而諳於春秋以蔑雙簪翁買卜日者之流而叩
于易以落魄口吃之士而大人子虛法言玄經爲世
儒宗則今茲土者又安得不急求之也不波之言以
金川之士忘濤之爲濤而知濤之爲令尹夫不波之
爲尹期月而政成又期而教行與人誦之譽髦興焉
語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成文章今文章成矣予且
得以西望大峨之巔瀘水之濱而考政矣

周今君制秩序

昔人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譁如周今君以仁義為政如習習之風靡靡之雨飲人以和以仁義為文如醴醴在力聚醴在堂亦飲人以和黃之士子梓其制草若千篇予讀一過多詮語而有至言富有日新美矣大矣與今之軋然浸薄者奚啻千里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第以悅安之孔子曰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親且尊矣其惟今君乎堯之時下邑之小兒歛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曰誰教爾曰吾大夫也夫大夫以詩歌教其民而贊成時雍之化矧青青子衿乎孔子又曰事君者先資其言此則君先資之言矣

即卷六

卷六

序

即卷六

即卷六

張鍾山時文序

今年秋試士余與傅司成獲一卷十情浩渺神理凝結未嘗賦目幾乎寫照可以式多士大雅才也乃集六館諸君慶為誰比折卷張生也生初貢才名多讀書屢試高第弗售來遊太學今年題獲萬去書肆曾懸諸制舉一日而盡蓋眾好之矣程子昂破千金胡琴殼所為詩文名動京師士不必繼價價自至也夾春尊一詩公卿動色鴈門數語高軒乃過架鷹短篇遂成神賞子虛上林未至都門而先契人主子產有言言過不可已也如此夫生此文靡弗合矣經生言而外自有大業生且有以自見生勉之矣

即卷六

卷六

序

即卷六

即卷六

浮槎生稿序

張公親以其張也而自命曰浮槎生其有遠心乎往者童年而冠楚士探六統之旨治百家之言學四始之音有五岳之志人莫之知也則檣檣而南司寇王先生司城張先生稱之喜而以書來曰予今日而槎自天上來也庶乎占星紀之次觀七襄之秘取交機之石自今以往乎請以浮槎喻博望侯不遠遊白首漢郎官猶夫人耳夫安知海外之奇焉益所不經見夫安知人世之上通于天路夫安知姓名之高懸於天漢爲文之道猶是矣夫執一經以豐其詬守一武以禁其足備汗邪以脫其輻又安得浩妙駘盪之言而稱之君實往矣彼治日博見日大遊日遠文日闊肆有博望之心焉吾且望牛斗而占文星不失海上期者其君之槎也夫

卷十八

序

序

吳越五子談藝錄序

五子者越人三楚人二旦暮之遇結盟而見志者也春秋時楚越並不與盟會將以楚無詩而越無書不與于文章之觀乎哉然楚有騷而越有絕仲尼未之見也且徵文焉學士先生嚴事此兩家不啻吟嘯之遺死委之秘以爲當時十二諸侯國未之有也顧兩家之文皆以奇不以正披而讀之有不勝其驚而愛屬者矣五子所爲文若以合楚越之交掉其文固而軒焉于詞林若發穎璧離衆絕致盡見其而不盡開以法率割其辭而不示以朴至其譎也寫神情奇嘯歌抒要渺幾令人順解而衡肝才士也夫筆鋒墨瀋反玷而爭長殆猶有霸國之餘習乎夫士固才難耳必盡以繩檢御之將使庸豪士結舌而鬼瑣鼓掌以拙目而唯巧心不知其可矣乃五子猶不自信而使余正之余安能正之往余困于有司三以奇而人執御一以正而人譴閑遇合何常之有吾安能來騷騷之足而攬工倕之指乎信如經常之說則騷且爲吊譏爲曼衍而絕亦雲譎波詭不可訓也

卷十八

序

序

有余不佞所願于五子者第益湛權其氣而柔其
思神解于所欲至而度絕于所欲奔即楚歌越吟橫
絕四海可也

卷六

三言

張熊二生草序

張兆父與予友十餘年名曰以起熊幼達晚出亦矯
矯不羣兩人相得甚併授經漢上為文若干篇不佞
讀其文兆父若兩花繽紛幼達若巖松瑟瑟兆父若
漢庭魚龍角觝之戲時吐烟霞幼達若伊州拔拍動
依曲句兆父若夢半醒經鉤震人幼達若柯亭笛淒
清要激兆父若海上徒牢自有神力幼達若米家石
丈瘦貌峻峭併國士也二君猶不自信而問言於不
佞不佞以為經生家言不出兩端夷匪學步奇匪詭
開意會而理入無所不可要之使知我者自成而不
能使不知者無反唇也為文之道固為知己者設也
呂仲父懸書國門千金一字陳子昂以府棠市巾
破數千緡胡琴而不知悔彼寧不自信要以先殺信
人耳二君它日以教先海內者可知也不佞無贊言
亦無謏言

璞僧詩文序

詩文非得家事則阿難多聞善財辯才非歟世間一切法不礙真心詩文何礙之有吾鄉璞上人所謂心經正論精到縝密其為詩文不襲成言自抒胸臆從性靈出時出時入有獨造語令人快意賞心近代詞人步武前軌不離尺寸而直趣妙言索然無有即音響盡合格調不爽所謂腳根汗口頭禪也余更有一語世尊雪山十九年一麻一麥從苦行來自在菩薩行深般若行之不深證之不密即天花亂墜總屬口說金湯難牢

卷之六 序

百字

璞僧文

葉今之僧雖善為曠蕩圓通之說輕言行而厭言苦矣詠立家風化作富貴氣象令人可憎實無忌憚戒言無畏寬無戒律敢言無礙夫詩文不苦不深戒律不苦不嚴真心不苦不現蘊上人苦行久矣真誠真朗不落禪家近套吾老矣它年與上人同歸里中講無生之學苦之一字更相與努力

米康侯義田序

在輔城幾十里為米氏康侯義田為坵三十有三為子粒一十有五有奇為地獎為塋獎康侯為之約曰此先方伯先太守志也我小子念先志未就奈何恡非斗不以沽同姓而慰先人地下且與族裏約田有界儲有度出入有紀出納有長每歲以春秋二祭之日議賑族之人無得私佃以恣侵漁其有私買賣者譴獲橫取者不告于長不註于籍族之人共以告有司凡貧女得嫁者衣一襲貧婦入門者費一簪亦而不能藏者棺槨一具孤而不能學者助膏火疾病者與湯藥謀犯有司者出贖銀率千節婦為表其門待賈而難以完官賦求氏義田之政譽如也若晏子為大夫而族人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范希文為宰相為義田以活族衰夫皆有位者也康侯自秀才時有此舉之可使南面矣夫子曰是亦為政矣其為政從乎在京師歲飢救民者議賑贖乎告之曰此有素刻之券而後有凍餒之民何若以人養人其無盡也夫使富者分其賄賈者平其券賢者明其勸懲民其不

此不寒矣夫閭井之賢能活十人者能活百人者能
活千人而上者議在六德之條則其等差而顯之庸
之其誰不為善聽者唯予不能為田而分者康以
昇族者三十餘年矣予茲重有感于康氏也康氏為
古文經執上薄古人而行義亦有古人可與曰為政
能行仁義矣

魏九立詩序

古之善教者必以詩始之乎舞勺舞象育雅肆三而
進之乎樂德樂語樂舞鹿鳴鬯鬯士王人改容而問道
曰博依安結鳥獸草木而連事父事君清明象天廣
大象地詩之為教大矣以陶性情以廣倫類以明忠
孝以格神明夫非徒資笑傲而窮耳目之欲也吾友
魏九立氏高才博學直方而大不吐不茹東鐸於蜀
其教士一本於先聖先王六德六藝以其餘力寄之
篇什有政有禮有調有情駸駸騁選矣夫微獨繁抒
其憤懣磊落與鐵錫劍閣金縷王壘爭雄比峻哉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樂府興樂府亡而詞曲興
近體並馳驚於宇宙才人之口然詞曲可咏歌而近
體不被歌結峻而二之呻吟佔優老師學究以博進
取而比物連類溫柔敦厚之旨微矣夫易上下經大
小象皆用韻語書有皇極數言明良喜起五子之歌
是詩之為教下以迪萌繇上以諷九五禮有樂記紀
其義而亡其載然六律六同之載或硯或緩或肆或
敗或欽或蕤或歸或行或作或籌或張或石或如

抗如堅如橐水如貫珠而志微嘯殺啤諧機易舊本
廣賁寬裕肉好順成和勳內比於肺腸喉舌外調於
金石土木無所不叶而情性度數民風政事可概見
矣夫詩以言志而教成於樂夫蜀不有中和樂職乎
魏君試以語多士其孰宜歌頌乎其孰宜歌大小雅
乎其孰宜歌風乎以君所爲詩使二三子求言而
和之必有合矣三川文物之地洋洋乎盡美善而各
得其所矣

蓬溪先生詩集序

劉劭之志人物曰聽能比序名物之材守能待攻
論之材然文章亦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理物政
術家能遺愛用權而不能創制垂則蓋兼總之難也
以予觀於蓬溪先生殆不然乎先生弱冠舉雋材踰
立之年爲蓬溪長人意先生文士未爛吏事抵邑未
踰日而林賊擁衆數萬起大足山中龍衣繡蓋蔽掠
守宰避兵分擊銅果定遠安居蓬溪城中大俠雷某
爲內應兵且薄城旗幟號天公先生廉得狀喜曰天
公者雷也即日縛雷某手及之擲衢衢血模糊城下
曰此所謂天公者也賊相顧大駭鳥獸散乃開門大
張兩翼縱擊之新獲首虜數百御史上功狀天子賜
百金文綺與五品俸於時太宰楊公言於朝臣所得
守今卓異者三人荊州守蓬溪今大補令旦夕且大
用屬上官有欲奪其首功不得者因以多殺中先生
先生拂袖歸矣白首不言蜀寇事五畝之宅十畝之
園一經二面三墳四始五紀六籍七畧八音九流呻
吟馬嘯歌馬夷猶焉商羊焉凡十餘卷樂府五言占

孺谷西山詩序

西山之遊孺谷與二三友人望林壑而聚眾挾尊而容與憺以忘歸唱而且和檢之成什彈之成數山光潭影平楚沙岡紫卉青條白蘋翠葍樺局梵殿唱經敲鑾子明童行歌目與循轍按節樞動環流既旨且多旬日而反斯才人之嘯羨而山靈之響應平孺穀名家子家學淵源經術閑行操觚染翰多藝材夫夫箕裘在念簪笏在牀懽懽感生克克未獲夫亦發之狂言以散鬱陶駕言出遊以寫我心予獨以詩知者鮮矣

卷一 八

二

孺谷詩序

朱醫詩序

黃帝有言春而發陳萬物榮也秋而容平華實成也聲詩之道何莫不然陳者不發則陳人之言耳將死榮而不榮者不平則不調不調即休倘蒙休何以寫性靈而叶管絃夫詩生於五穀五穀生於五氣五氣生於五官然則詩家養生家有二乎夫南風也溫何以解大風也醒何以析次之子美之詩陳琳之檄何以療風而已瘡彼其聲音感人有不析言而言者矣即使當筵而奏志微嚙殺聲緩慢易貴末廣賁秋聖矣余嘗讀聖書卷八 序 百五九 朱醫詩序

成滌隘之音亦能解慍而析醒已風而瘳瘳乎朱氏溫厚和平有詩人之質與人唱和娟娟秀色冲融開通上近珪璋而下同泉石則所謂寬裕內好順成和動之音也朱氏既以詩鳴又以方書見而一時長安城中言詩者願與傳詩簡而治生者願與分刀圭分刀圭者願飲其和而傳詩者願同之數此兩家同不同而朱氏之既和平發陳而榮平一也朱氏且世其官以中和之道為天子保御之臣且調沆瀣而佐訢合可以觀可以興于是語于是道古庶幾

解慍析醒愈風而愈瘡者乎

錢氏家乘序

善乎柳芳之言曰善言譜者繫之地理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尚婚姻江左尚文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以余觀於侍御錢先生之為譜也靡弗合矣錢之譜出而天下難為譜矣先生而為譜者吳越武肅王也錢之有國自武肅王也先武肅而來浙者讓公也錢之有姓自季公也由錢而錢也錢之始封自彭祖也錢之有錢自少典也黃帝所由生也武肅言之詳矣黃帝之子二十五宗玄囂昌意皆有天下昌意自正妃嫫祖出而錢自昌意出明德遠矣後武肅而之海虞者十一公也之祿園者通九公也之奚浦者通十公也先生之言曰邇少典以迄冲公我得而系之論其世也未論其人也富春侯而下我得而譜之其世則經其人則緯五代而宋而我明世受明命上綸之可不勝載我得而攻之有全書有鐵券有制有敕有詔有竹冊有駙馬有國王冊有王冊有中書令詔有王祀教有上殿不名制有敕書有尚書令詔有大長公主制

有疾誥而制而敕而誥不勝載也迄我明而為誥為制又不勝載也先王先公我傳而傳之誥之吳譜吳譜不足徵之越譜越譜不足徵之國史國史不足索之碑史列傳其總統也本及倫類也吾條分其大者忠孝自永安疾而下節義自讓公而下文學自節度公而下壺洪自昭皇后而下科目自宋政和而下仕宦自吳越而下封爵自宋公而下戚畹自臨川王而下瑩阡自臨安而下龍齊而上祠廟自錢塘而下海虞而上我得而攷之文苑以志文遺事以志遺家訓

郭美令傳

卷十六

序

五十五

郭美令傳

以教家像贊以想像非錢之譜而錢之史也周官小史定世系辨昭穆子其謂之何蓋不肖或有感於譜謀之與非庶姓卑門可易為也凡民之生即與臺廝養不生於空桑皆自洪荒而得姓者少黃帝之子且不皆得姓帝堯平重百官而賜之姓姓為官有也秦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象仲晉有臣鄭有行人子羽其言皆在國族漢興高皇帝非劉氏不王而三選七遷不無急於名族大姓自是而譜謀家言莫盛於唐唐皇以世尚閥閥故以朝權抑之詔廷臣為氏族

志一切以冠冕等級為高下責天下譜謀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為九等太旨謂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為門戶遂至以四后三公三師開府尚書僕射為第一二品三品為第二凡幾更而曰相譜曰衣冠譜曰勳格曰諸臣門族曰四氏譜惟以官爵為甲乙國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由譜謀總之以爵位定流品期合於古人受氏以族有功也彼行馬不施門而簪笏不滿床者孰從而紀之錢氏男則王公將相女則后妃公主世則黃帝前後地則大

郭美令傳

卷十六

序

五十五

郭美令傳

江南北蓋于柳芳所謂婚姻文物冠冕貴戚世解其便矣即唐之第一等恐未能如斯之大全也錢之譜出而天下難為譜矣唐皇有言立德立言立功以世世不絕武廟王護其國以保其民而天祿係其子孫蓋比于今而藝祖之天下凡幾更矣吳越故土藝祖之子孫不得占尺藉而錢之子孫日以昌歟日以繁衍世降其德世脩其功世脩其言為海內門族第一名族天意猶以吳越昇錢氏子孫悠悠而會昭報也夫姓者生也譜者世也山頤其祖水本其處子孫數

世必類其祖詩曰不顯奕世本支百世蓋所由來在天矣

李生觀官編序

卷十八

序

李生觀官編序

李生觀官編序

李生離經而舉童子之科弱冠而中澤宮之選穎脫荆南鴻新天路頌以強年未及遜謝不遑嘗時且耕墨莊再殖暫輟天人之對旋歸江漢之湄縞已棄而纓未請賦且成而文誰似迺東所著述凡若干篇謝之子墨爰屬梓人夫近代新殿曼靡則宮微紛耕既詞昌披則喉唇糾紛遂使聖言淫費理通崎嶇而李生獨不激不詭既和且平美秀而文情理俱暢益矜情假姿無假鉛黛華等附注可謝斷彫正文心之大雅皇輿之合駕也若乃制詩緝誦紫河緼洛凌唐轉漢遊虛鉤言斧藻秦言軒翥百代腹笥天祿之秘手勒圖書之奇備黼黻之文章錄生人之耳目以彼才罕何所不至玃頌命之曰觀官蓋殿寸穎而窮宿禱之章因負孔而盡幾衡之妙所執者微所見者大矣

李生觀官編序

卷十八

序

李生觀官編序

中牟張氏譜序

古無譜也其始予馬遷因周譜而采本世本乎經之
緯之而歲月日時壽里姓氏可睹也中牟張氏之為
譜也一曰帝命其尊典謨乎於譜何居夫固生賜姓
天子之為也古者賜姓今也賜爵上界姐妣下達妻
卒楊世德而紀宗功焉可已也二曰系表其做世表
乎大宗小宗正殺旁殺親親之道著矣青陽而下涼
州而上梁弗之及斷自亞中公也求為可知也三曰
略傳其效世家乎夫譜史也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

郭泰傳黃龍

卷八 序

五

張氏譜

不如見之行事章往察來率親率祖簡肅公而下德
光公而上教之世以休勸其勤矣四曰外紀其傳烈
女乎夫女子之有行也與婦之克家也略而弗書則
二姚不表于有虞任姒不著于姬家蓋至是而譜義
備矣賈有遺矣五曰雜編其志文苑于墓隧之辭祖
豆之文文獻足徵矣六曰宗叙夫猶史之自叙也善
乎其言之也鑒聖賢而慕高明蓋幽泚而捐不肖奸
名而無實辨人而自欺不譜可矣夫古者工史書世
宗祝書昭穆司商協名姓人間譜謀何與朝家而

人主綜覈之寧以別宗派詳本支也勿亦遠近顯晦
之間恐有市心而至于亂真故以有司治之耳譜謀
之與非貴不顯非賢不傳高陽高辛之十六族世濟
其美以賢也楚之昭屈景魯之孟仲李晉之王謝隋
之崔盧李鄭以貴也總之覈名實者為當張氏自勝
國時總管河南世有列卿代有聞人以貴以賢兩者
備矣譜之作也司徒公志之長君定之次君文之次
君少年有奇志高才能文是譜也核而不靡簡而文
積而有體有良史才矣

郭泰傳黃龍

卷八 序

五

張氏譜

教先生文集序

夫詞臣之習爲詞也猶之乎言責之習爲言而官守之習爲官也唐宋文章之柄盡在詞臣高皇文皇盡羅一時才俊之士教之中秘親自品評如家人子弟而天下文章盡歸臺閣祠是選不盡才才不盡選而雄俊與博之士或逸于別署于是乎文章之柄岐而爲兩外署以其偏鋒選勝與詞林南而卒不勝何也不中于繩墨不宜于廊廟也詞林亦以其堂堂正正與外署角而亦卒不勝何也不新于耳目不登

郭英公集

卷下 序

重刊

教先生文集

于觀聽也隆萬而後臺閣之體盡變其初備雅神奇孟用而互出之于是乎天下操觚之士靡不左辟詞林矣丁丑諸君子極多才俊以予所交如曾尚書之典寶馮尚書之辨博沈宮贊之精警楊少宰之理學陸少宰之雅贍馮司成之簡要皆稱不朽而吾師教先生清新恬澹冲夷博雅言言理道語語經綸穎秀並暢華實蓋茂超然自得于語言之外亦詞林盛事矣至其挺挺大節侃侃危言超越諸君子之上已在滿朝耳目先生故與同里鄧文潔厚善而庶幾冲夷

似之入仕以來強半山林禮卿一啣至遜于兩科之後此可以知先生矣予自初第時獲遊師門偶以所業請益一受品評浚然汗下後予在朝先生在冢先生在北予在南凡二十年始得共朝夕而見先生之剛介不可奪也嗚呼詞林固不乏才俊如先生之特身範世寧獨門下士奉爲規矩後進君子聞先生之風而嗜進速化之心泠然消也可以庶且立矣此集刊自中丞牛公牛公與予同出先生之門而所操尚屬悲良味一也中丞雅意寧獨以詞章風世哉

郭英公集

卷下

序

重刊

教先生文集

題黃生詩

黃生爲今能其職十有八日議去雅意在詩不在令也病已授博士雅意在詩非爲博士也客長安幾月詩若干首飾情體物華萼相拊翮其反而或曰今平詩乎博士乎詩乎是不然自棟政者急要會振鐸者繡輦輓而諱言在疆場之外矣夫王澤未竭觀風陳詩詩爲政也宵雅諱三是用九歌詩爲教也望極教言政爲詩也游賜可語教爲詩也吾安得而二之童生且之郭上矣不聞儒子歌滄浪子章誦祈招郭人

卷十八

黃生詩

黃生詩

歌曰雪屈平賦九歌周文化喬木大禹題响嶼山匪可吊流風如在生其有興乎

題赤文草

赤文斯義詞深理舉肌豐力沈神采既暢情貌並得惟楚有材置其然乎不俟離斯藝也十有三載由今較昔風儼綿緬幾重九譯同是聖言如不我克一朝之後挺而走險其孰不波翮其反而此草不遠不近文質彬彬大言小言能玄能黃命曰赤文文在茲乎夫文以載道匪通易存德以立言匪德胡云德尚中行通匪索隱辭達而已我安適歸疇之綠也一畫幾何庶之歎也五千則郭聖經告成黃王下庭實符命

卷十八

黃生詩

世天清地寧道不遠人且共勗諸詩

題陳比部恩榮卷

冀州公領邑篆時不忍以供帳煩民幡然投劾去彼

寧知天壤間有榮寵事亡何以子比部君貴

天子下璽書卽其家拜爲郎詩曰泰山崔百卉殖民
何貴貴有德公之貽穀天報之也昔人父子五夜床
頭覲覲不休所語不過涉世卽身躋貴顯愧其子矣
勢利休人榮名爲寶過庭之訓寧越著幾子而能仕
父教之忠如冀州公者鮮矣需慶子門知臣莫女君

訓子金鑑卷

卷六

百五

題

題摩耶夫人抱子圖

此摩耶夫人抱子圖也涅槃經云如來身者即此法
身非是血肉筋骨所成隨順世間衆生法故不爲女
兒豈其嬰兒相耶卽卽在乳抱間而三十二大人
之相莊嚴妙好具可想見又生時瑞應有家人子同
時生其一當爲家人子夫瞻禮妙相持誦皈依願生
男者卽得智慧之男願生女者卽得妙相之女又經
應經云菩薩王宮生時國中種種同日生五百男子
然則我佛彌勒何止億萬劫中生生不滅人奈
言斷滅相願願禮者隨復如意報

摩耶夫人

卷六

百五

程氏虎溪書院小引

程之先為程伯休父晉時遠祖昌任龍興路守因遇
許旌陽故里左有地曰瑤塘家焉遂有龍鱗書院延
師教四方之士至唐時七世孫必東必簡前後登進
士弟易鼎麟為虎溪四方子弟負笈而遊者踵相接
江以右莫不鄭重虎溪矣至宋時程氏科第七世不
絕門高里中明道先生來訪諸為題柱而去必東三
世孫解與文文山同榜至至元有崇禮者割私田千
畝為虎溪田贍四方學士虞集為之序置冲雲館其
上夫以虞膠夏校瞽宗塾序一代之制猶不無攸于
革命之後而虎溪之學乃由晉而來千餘年而日以
昌大顧不偉歟今其耳孫萬里氏有四方之志有名
在諸公卿間將修朋儕之業以詩書禮樂登大將壇
如古邵毅虞綱者流則昭明虎溪之學者在萬里父
子矣

合併黃離草卷之九

江夏郭正域美命甫著

論

天子以好生為德

壬午鄉試墨卷

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夫天下胥人也自有生之倫
奮血氣心知之性者嗜不欲若其性命而以恬以愉
哉天既全以所覆載者付之一人而號曰天子若曰
是倫類所寄以生也天下皆胥生而不駭生天生
生而不駭必其生為天子者宜何如以為德哉是
故糾虔之威可以搏擊而不可以和煦陸厲之勢可
以自愉快而不可以使向榮形格勢禁機為名理可
以奔逐四海整恐奉命而不可以旁皇周決揚詔于
萬物天子之德其惟好生乎吾一念不忍之心溢于
政事登于海內天下攸攸然各得其所蓋君好生而
天下生矣故曰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夫世之言
君德者異矣曰天子者以群臣百姓莫敢望威神也
凡民之欺誣詛誑一切付之不理而好生之德豈
而不留曰人君之所以操切天下者法也于

卷九

論

十

天子

于神養而仁妨于為水以禁網道之使行遏之使止

而好生之德以所把持而不暢曰不總要名高不
誅更不畏法於是罪人滿道折揚相望行徑日溢而
刀鋸為獎好生之德又以寡恩而日傷嗚呼是漢唐
中主自以為得計而天下之民嗷嗷然莫恃以為生
也烏觀所謂天子之德乎曷以天觀焉夫畜而為養
天而為夏草木俄茁茁焉俄甸甸焉鳥獸俄呦呦焉
俄迤迤焉蓋宇宙之生意蕩如也暨秋之為擊終之
為冬天地閉矣水土凋矣幾無以為生矣而一陽之
氣潛萌于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故曰陽長用事
陰退而居無用之地是天之好生也天之好生至秋
冬而始見天子之好生至用刑而始見古之時晝夜
而治天下而蒙面而赭衣而墨幘而罪而衣無緣使
向嘗執大要以莫測天下何嘗折律何嘗深故何嘗
奇諸它比何嘗刑人殺人何嘗刑罰而人修實史之
行戶絕來往之矣和氣所溢蕩為澤風禽獸成群草
木遂長此好生之德之極致也是故姦偽萌生吾不
得不修三及法而非以權機也搗亂煽起吾不得不

卷九

論

二

天子

用三典五刑而非以為賢也微賤千狀吾不得不得
世輕世重有倫有要之章而非以淫刑以逞也夫為
天子者自七尺以及稿頂酸鼻之老自中國以及西
北九陽之所賦非待我以生者辟之一身然一體不
得其所則病肺病盡一人不得其生而天下何以治
且安哉是故天下有怨于節屋覆盆而無以為生者
吾為之置肺石議鈞金設東矢為天下有苦于文選
駮法而無以為生者吾為之掌五禁申五戒聽五聲
焉天下有苦于傳致奏當而無以為生者吾為之即

和合金律

卷七

論

三

李士

天倫序輕重比大小焉天下有苦於庾死痼痼而無
以為生者吾為之定罰鑒議八辟修三刺焉天下有
苦于豪吏武斷而無以為生者吾為之求即哲選明
察擇慈惠焉夫豈事姑息之愛靡振頓之術以保養
之恩滋奸回之志習小仁之名弛惰勤之道哉亦以
民猶身也吾身不理吾不得已而以藥石治之所以
生之也吾民不理吾亦不得已而以刑罰治之亦所
以生之也奈何本以生之者而至于死之乎是故
臣工有罪吾不以屬吏而以自拘公族有罪三曰在

辟三曰宥之追之不及而素服不舉小民有罪可以
刑矣而有之曰不識乎遠慮乎過失乎赦之曰勿弱
乎老疾乎蠢愚乎彼其心認認然惟恐吾民之斃于
笞杖斃于刀鋸而無以為生也是故充一好生之德
使慷慨之士不殤于尚方而德暨朝宇矣固園之空
不慄于不對而德充四境矣六月之霜不飛于東海
而德徹幽隱矣同仇之士不殪為鬼雄而德周四遐
矣其極至于揜賂理衛解網祝禽而德充寰宇矣訢
合之恩懷悌之意上薄青冥下暨黃泉好生之德養

和合金律

卷七

論

四

李士

乎天哉不欲吾一念好刑而有司之承望風旨者鐵
鍊周納無所不至吾一念好訟而下之會逮者千百
而為群吾一念好殺而下之為鉗為網為倉鷹為乳
虎者爭效其轉噬之志爭舉其秋荼之令而民無以
生矣如君德何故曰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雖然齊
宣梁惠非不才也然也后之縱罪人而代犧牲者何
不以德稱焉夫有不忍人之心吾不忍人之政政之
不明而言語嘔嘔者田舍之老好仁而多悲者耳鳥
觀所謂好生之德哉昔子羔一邑宰耳則人而慨然

不樂人知其意之好生也況君天下者乎故曰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

卷十九

論

五

五

天下之政出於一

癸未會試墨卷

天下之政詎可不使之一致而其權則在君與相君與相各得其職而政出於一矣夫有天下者非能以其威神無所不震攝而使之一致又非能以其精神總覈天下日斤斤焉而權之數而比之日繁繁焉為天下斷亂而使之一致又非能使人惟吾所欲而使之一致又非能以其喜怒惡赫天下毗於陽毗於陰無一人不奔走奉命而使之一致而所以使之一致者其權惟在君與相君不擇相而相不正君是君與相兩不得職也則事務日糾紛而權柄日旁落如之何其能一哉君擇相而相正君則精神日注叢脞日理體統日尊而治效日臻故曰天下之政出於一善乎朱子之言也今天下一君耳政自君出也又胡有所謂一不一哉不知天下之事不一也人不一也其幾微耶邈候來忽至于君之前者又不一也車之不一不惟其君之耳目有所不逮而相亦或精庸於以而神疲於疲智專於彼而力匱於此也人之不一不惟其君之所有者人異而幸之紛而拏之即相之

癸未會試墨卷

卷十九

論

五

五

所為者亦多伺而善中之詭而紛亂之也幾忽眇眇之不一者或君得之而相失之或相得之而君失之或君相而失之或君相而得之而兩不能齊成意如之何其使之一哉君不擇臣而任之臣不匡君而左右之則方術押闔之士乘是而後欺士人媚子之徒乘是而後諂傾危險側之士乘是而竊其柄噫無威其紛紛錯錯相為攢掇相為挺相相為盤錯而卒不出于一矣是故天下猶車也使車人為之而後車人親之使方也矩之使員也水之使平也澤之使俾也山之使紆也故車無二軌也天下猶食也使庖人為之而後庖人調其醢醢齊其鹽梅均其水火故食無二味也天下猶御也使善御者為之而後善御者適調平膏吻之間而緩急乎鸞和之節劑量於綬師之際故御無二轡也治天下者欲使政出於一何以異此是故君必擇相相必匡君君虛已而聽相竭忠而陳君啟容而禮相鞠躬而報君者不聰之懼則相陳顯明之德君者泮渙之志則相陳祖德之詩君有柔曼之溺則相陳伐性之戒君有美臣之僻則相有府

中之機君有豐碩之萌則相有條例之御君有眇眇之好則相陳祈招之詞君有屑越之心則相有水旱之奏君有頤治之思則相有故事之陳君有廉言之意則相有引裾之諫君有中宮之侮則相有空頭之救君有不行之法則相有破柱之求君有非義之令則相有不韙之詔君有方士之好則相有神怪之疏君有用人之明則相有囊中之記君勞於委任遠於得人相喜於遇合急於報稱君不撓於成敗不貳於毀譽相亦進不計功退不避罪成不僥福敗不逃辜君臣之間相得蓋章夫是以臣工百執事無敢有窳窳瑣之計陳紛更之說以悅其改矣君之賞夫人愛孺子無敢乘醉飽之餘行必聽之策以亂其政者矣君之便辟善柔當先而好為逢者無敢有唯唯訥訥亦言亦笑微解而善中以毀其政者矣天下之窮鄉下土環巧鉤致之士無敢有伴應於宮中吹聲於非主以易其政者矣君之側戴蔽並庭列曼治撞大鐘擊鳴鼓張羽蓋翠葆而後殿竊極要眇者無敢有增飾其間以悅君之好以蠱其政者矣天下之政其

出於一乎泰昔堯以天下委舜而舜為之盡心力於百揆五典四門之間夫是以朝羽民納裸國來賓信而玄化成矣高宗舊學於甘盤知說之賢也以形求作相而曰女無面從說亦曰惟說不言有厭咎夫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文王曰予見丈夫鬚而乘白馬曰寓爾政於臧丈人庶幾國有瘳乎以政授之三年而學士壞垣散群卿大夫不畜同親耐不入於四境國大治矣嗚呼說謂政之出於一者其權不在君與相也嗚呼君無為也相有為也誠一美脫有不肖者

司馬公傳事錄

卷十九

子

天

廁其間何以一哉吾觀三代君相之間其誠意界結而不可解而其物置之也則卜之夢之訊之再且三矣彼重於置相而亦重於任相三代而下遠遜之道未也以一人之言拜復以二人之言辭矣彼其中且兩相猜也所謂待之亦羣有司耳謂政出於一則權專國之嫌且紛然而起蓋輕於置之而亦輕於

之也

漢循吏傳酷吏傳史法何如

院考首卷

史之難也紀美者未校也揚其類以鑒之後者不無所避也帝王總人倫當方畧而布之聲吏夫其坐堂皇走報即民命寄之矣顧循吏休養以樹德而酷吏武健以為愉快循吏飲民以和而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酷吏斤斤斷斷焉以博名高啗詛胥議者內要而四及之也循吏人榮其述而襲其事於是乎偽者託焉而未之核也難為史矣酷吏人詭其迹而逃其名於是乎私者章焉而有所避也難為史矣漢二傳吾以此論之吏之傳吏治也自遷氏始也班之傳吏治也效遷氏之鑒而為之者夫其慕豈弟之休揚仁風之迹撫難本之久成棠棠陰而可托於是乎傳循吏夫其嘆民生之靡瘼指具禍之為靈義非關乎圖土命日條於折揚於是乎傳酷吏夫史實錄也此兩者一褒一貶一主一奴一法一鑒斷斷焉其不可少假借也而謂吾未核者乎有避而恕者乎漢之循吏也以經術備吏治至勞勩書勸勸廉廉德讓君子吾不悉紀其紀於固者六人如蜀文翁如黃次公如

如來金傳事錄

卷十九

子

漢

朱仲卿如龔渤海諸凡患單乎秦麻而救深乎兩
恨類至今有口碑來讀諱吏道者且企足而布心焉
蓋曰是真共此者良二千石也吾安能廣顧焉也而
胡為乎以王成之偽增戶口者衆入之乎其傳酷吏
則尤多可摘指者大抵心慘乎刻水而智專乎為火
以桎梏羣械宣嚴而以卷櫟倉庫為亂如所謂倉廩
所謂操下如東濕所謂文深所謂不寒而慄者所謂
新代民益彫敝所謂以敵擊行所謂微文深詆所謂
以殺伐為治所謂以村畧給事所謂屠伯所謂虎穴

即古今合參

卷九

論

工

清江

蓋十有二人誠哉酷吏其人矣而張杜以舞文深刻
名矣有焉以成之偽增也以治道則事之罔也以事
君則我之罔也以考核則謀之差也說不可屬茲不
可實差不可因而謂成也果循吏乎哉說者曰漢之
釋張也以安世也而釋杜也以張也嗚呼是世儒之
曲說而厭聞之冗諱也夫以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幽厲之稱而欲以一安世之故易酷吏之實乎夫以
譏鼠之辭嚴於老吏湯之為湯性也殺人而腹誅目
詐今天下重足而立矣漢廷諸臣無酷於湯者而奈

即古今合參

卷九

論

上

清江

何首縱之也借曰不釋湯無以示子孫為善之利不
釋杜無以杜人之惑夫欲獎後人以勸為善豈顧無
策而必欲茶其是非之實哉故酷吏之起杜張也吾
不取也夫漢宣之賞王成也宣為失實而史之傳王
成也史為失實漢武之不戮張杜也武為失刑而史
之不傳張杜也史為失實史無失實也而失實又為
親所謂不虛美不隱惡者哉然則循吏傳辟賢璞而
得朴過崑山之麓雜以燕石而主不肖也酷吏傳辟
六月之師堂堂正正以聲大義通藏脅從而蔽深魁
又如士師論因渭水畫赤顧穿窬者脫刀鋸而新關
之盜從末穢也此吾之所以未滿也嗚呼史亦難言
矣今紹紳先生譚載記之禁者引避漢史以為不可
及則於史道何讓焉夫自高皇求賢一詔三章一約
微示天下以軌而神爵五鳳之間吏治蒸蒸豈不可
作矣今取所謂二傳讀之且令人嗟吸如當其世後
有能紹之者乎然則自三代而後吾儒以吏治莫良
於漢吾儒以史筆莫良於遼固

漢世得人之盛

府考首卷

漢之世不可謂得人乎哉而史所稱說者彬彬矣可謂得人乎哉而得者未盡用者未盡得也夫得人亦異矣猶思而殫忠者義之屬也炫奇而呈藝者技之流也隨俗而滑和者姦之比也陰陽而稱意者權之雄也君人者特賢哲是圖而惟所好者之逞焉可謂盛乎軒轅而下不勝述矣而高陽氏八人而顓頊氏八人而六相而室奭筆其琅琅者也彼坐堂而呼嘯之下堂而鼓舞之蓋為萬禩談明良者首稱而史臣亦不過歌服胎嘉疏附咏馮翊耳不曰得人之盛也不盛也儒者因時論治豈以缺望漢世哉達元天子振起前勳恢張茂績英才獻持賢詰懋獻雲蒸霧變一龍一蛇皎皎乎揭日月而中天也史氏聚舉而叙之曰得人之盛噫有遺韓矣耆耆相長孺子卿之儒吾謂有其人無其用漢未得之也公孫弘而下數十人吾謂有其用無其人漢得之也猶無得也夫豈不文極其智武效其力煥炳宣達哉衛霍諸人東征西伐是黠武之譽也桑孔大夫喋喋言利是竣民之責

卷十九 論

十三

漢書

也張騫出使遠泛殊方是放疆之漸也趙高張湯斷艾無辜是疆禦之志也相如朔牟是伎倆之雄也以文學稱者博而鮮實以應對稱者史而寡益以儒術稱者駁而不醇以履律稱者眇而鮮實張安石倪重卜式兩君又僅僅以醇謹稱而曲學阿世之儒索可伐也落可振也而相馬而侯馬是謂國府人乎聾神仙方士之術縹刺而興蓋亦非其人矣吾謂漢之所有者屢屢數人耳而漢未盡得也正誼明道之士迂也內多慙而外施仁義者慙也噉雪吞糞者薄乎云耳淮陽之貶膠東之相屬國之卑漢於三子何有哉龍門史筆垂之不朽而龔室隱矣博陸托孤優若周公而赤族之慘尚焉以不名為哉如漢世得此數人而用之仲舒以輔導黜以諫爭子長以載記武以激昂節義而金霍以六議候之斯得人頗不備歟奈何哉不以此用而徒之用也致使數十年炫赫之事功比於祖龍烈燄而論治者每曰秦皇漢武惟其不以之用而徒之用也噫漢之得人可知已

卷十九 論

十四

漢書

延頸遠望

院考首卷

紀官以鳥古之道乎夫古人遺焉後人擬焉非善於古者也古之時文章未著名物未隆而難以義起家隨感生何嘗之有後之人慕古之治泥古之迹不務擬合於其所以建置而務襲迹於其所以稱名諱諱然候物而名之吁亦未矣蓋亦求諸其人乎元魏氏之以鸞紀候官也曰以而延頸遠望也吾聞古之紀官者以雲以火以水以龍大抵符禱所感名位斯興義有所假不沒其故而少吳紀之以鳥鳥可紀乎則

類案合傳

卷九

上

延頸遠望

之奸詐望而除之乎四境之中有梟獍相夷衛指爭望者駐望而掃之乎侍從之臣有鹿馬之姦貝錦之文朕望而靖之乎牧民之害有蒼鷹之鸞乳虎之威縣望而去之乎邊隅之遠有封豕長蛇長鯨短狐駐望而戮之乎望而稱所事屬是一望也一治也望而否所事屬是一望也一亂也所望朕無異哉吾以為候官而駐遠望也即不以遠望名何所不可候官而不駐遠望也亦何以延頸為哉是故鸞之有鸞匪以為虛美也網網而下匪以脩容也虞彼西離匪以為儀也林塘之思雲漢之心匪以稍梁也夫伺察之官亦得其人而已矣人之得也少吳可也人定不得官少吳而人不少吳矣不勝仗焉遜於一鳴朝陽嫌於一風豺狼猛於當道僻勇避於一觸而何有於白鴛武雖然拓拔氏上臺古昔欣然壯志不駐消也一時號令文章陋視江左高論者不駐終以夷狄屈之則以鳥紀官彼豈徒襲其名哉顧所貴乎建官者寧以古人實母以古人名也噫為候官者蓋亦審所望乎

類案合傳

卷九

上

延頸遠望

洙泗濂洛之淵源

歲考首卷

斯道之在天下而儒者之相受授也有歷之乎萬世而如一夫宇宙龐矣聖賢以其身為斯道主即天下亦翕然宗之即聖賢亦若有以自信者此何以故哉且時之遠邇上下千百載之間顧其神若相貫而面相授者曰此淵源所自也又何以故也夫以天下之衆而道獨有在以其相去之世之遠而道出於一是其所以相授受者必其有以見道之深洙泗濂洛之淵源先儒陳氏為子朱子祭之夫所謂淵源者吾將

聖賢金作書錄

卷十九

六

安求乎水始出也微若一線而其放之也涵洞浩漾奔騰直射其達於海也吞天浴日千態萬狀此其淵源有自矣夫道之所謂淵源者吾將安求乎太極未判鴻鴻蒙蒙空空同茫茫蕩蕩當是時未常言道而道之淵源與天下相忘於混沌之未開庖犧氏一書而淵源有自矣當是時道不在言而在心益泉未出也自是以降執天下之不可象不可名者而殚名曰道歟若無為主傳心於片言隻字之間而拱手以致文明之化當是時道不在空言而在實用蓋淵

始澄也湯文而下益彬彬矣蓋至於尼父振鐸於洙泗之濱嗚呼此天地大明之一會而斯道之萬古一時也彼不得以斯道之身見之行事顧曰取古聖賢之遠經而諱諱焉曰文不在茲乎顧曾之徒翱翔兩轡而子思孟子皎皎乎揭日月而中天之蓋吾道之流始暢矣洙泗之淵源可親也聖人既遠而商宇豈殞之徒以其邪說亂天下環環然伏然營營然其說不曰道在我而識者以為涇渭混混時也濂溪之學崛起千載之後而二程氏以身翼之曰極曰誠曰仁曰敬曰忠恕曰性命曰陰陽鬼神曰天理人欲一時呂謝游楊張胡之輩相與洩性理之派以揚吾道之波竟無遺力於是濂洛之淵源神授於洙泗矣蓋洙泗之道在六經而濂洛之道在圖書遺說之間洙泗之道在二三子之難難而濂洛之道在諸儒發揮之際吾朱子於洙泗則千載之後也於濂洛則又非親與之觀也當其時排且詆斥且逐蓋無虛日而不立文字不假修為者又猖狂收斂而不相下顧曰取吾夫子之經而訓什之日取吾夫子之言而死家

聖賢金作書錄

卷十九

六

洙泗之

之日取諸儒之達言使而表章之真聰悟開分更
 分漏思以上接夫洙泗濂洛之統豈洙泗之道以內
 而朱子以外濂洛以一而朱子以萬哉嗚呼洙泗濂
 洛之後而微朱子則忘雖者雖發而踐行者禹行而
 舜趨者日亡於多岐之卒吾以為三代而後先王春
 德之具不可復見而所恃者聖人之書祭之何塵流
 六經而歎濶視之也今直歎一洗六經是六經之外
 有道也歎濶視聖賢之言是聖賢之言之外有道也
 然則朱氏之道上接夫洙泗濂洛者在著述而實不
 盡於著述也不在著述而亦不可謂著述之非道也
 譬之溟渤之中大浸稽天而汪洋者皆茫然自失總
 之入於歸虛者莫不原於崑崙之一注矣洙泗濂洛
 之淵源非朱子其誰哉嗚呼今天下之學所宗而師
 者孰非洙泗孰非濂洛孰非吾朱子也顧學者日事
 於文字之間其諱性命而語空者又各注其流各揚
 其講是何道之紛如也昔之學曠千載而如一今之
 學者一再傳而各師其說吾以為苟自洙泗濂洛來
 者說非吾道哉而安用紛紛之議為也噫洙泗濂洛

新美全集卷九

卷九 論

九

卷九

之淵源今有紹之者乎

新美全集卷九

卷九

九

卷九

兵法本於王制

宣大武錄

夫兵法有自來矣王者養民而因以防民法立而不可變而萬世之取威制勝者取則焉夫王者統一倫類握旋元化奮拱而致太平豈欲馳騁戈矛經營鉅錫奴天下以兵脅而有之哉顧天下有突兀叫囂激嗔怒吁者王者不能去兵也夫其無意於兵而又不欲去兵於是乎立之制以養民而其中即為之法以防民蓋以兵寓民則民不擾以民為兵則兵益習兵民合一而法制出焉則法制易曉而民易用命以王者太公之遁而天下萬世亦藉之以取勝者也夫其藉之以制勝也總總然曰恐天下之一合而軌已也於是乎以兵雄於世而儒者從而裁之曰兵非王者事也而不知其法之所自來則自王者始也故霸者之心當辨而霸者節制之師譚兵者可勿究哉兵法本於王制唐太宗以此論管仲太宗知兵者也亦知管仲者也夫仲何如人哉當時朝耕樞車暮秉樞機號曰仲父威公數十年霸業若採河漢轟雷運而吾天子小其器也謂其非王制也今觀其書牧民山高

乘馬權脩軍言諸篇大抵因敗為功因禍為福密機衡度輕重推而與之術之所以為誦也王制有是乎且彼軍令之作也蓋曰君如修戰征攻禦之具則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且為備也不如寄之內政而人莫知也故得士三萬人以橫行天下以此其心何心也而謂王者有是哉噫是仲之所以未易論而兵之所以難言也夫仲之心非王者之心而仲治兵之術非霸術也仲之術止於成霸業而仲之所假以制勝者則本王制而為之也不觀涿鹿之戰乎有熊氏蓋天

卷十九

三

兵法二

下而井之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五為陳法四為閑地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縱及乎變化制敵闢亂而法不亂形圓而勢不散起於五終於八散而成八復而為一故井田王者之制揭揭然若中天而萬世譚兵法者且權輿焉有周氏興而渭濱之老非龍非彪非熊起而樹鷹揚之績而一時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是故始於岐都而建井畝三百兵車三千虎賁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素報者其蓀黎也馬牛車輿者

其官畢敵櫓也鋤獲之具其矛戟也簪笠櫓櫓者其
甲冑干櫓也鑼鈸釜鈎杵臼者攻城器也田里相伍
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軍之等視
編卒之數視民無事則為比為閭為族為黨有事則
為伍為卒為軍為旅牧野一戰而煌煌彭彭秦秦伐
之績樹清明之勳其有周司馬法乎今試以仲擬呂
望以內政擬司馬法嚆其信之而不知其法之所自
來有未可輕議者仲之言曰民之守戰里死而不德
其上者有數以至為大者觀戚城之所在也州縣
鄉黨宗族足懷樂也上之教訓習熟也恃不信之人
而求以智用不守之人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
以勝兵之三閭也故其制齊之法五家為軌故五人
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
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師
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
軍五鄉之師帥之入而治兵五家十軌四里十連即
王制之五比四閭五族五黨五州也出而治兵一軍
五族一乘五十八十伍為軍即王制之一師五族一

旅五卒也固分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
子之鼓師王制之中以奉公左右為二拒也亦以修
獲旅秋以綱治兵即王制之春教董錫鐸鐸夏教
夜事秋教辨旗物冬教辨車騎戰征賞罰也有先驅
申驅啓路廣我四衆大將將所自出以為奇兵正兵
如貫繩如重基躍通洞達而奇兵一合一散一出
入隱其機密其謀即王制奇兵在正兵之外正兵又
在奇兵之外也卒五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國家無戰
祭祀同福施喪同恤人與人相儔家與家相儔敘以
三官五教九章而一旦有軍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
善戰自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狎徑乎不知
莫之能禦發乎不意莫之敵應故全勝而無害行之
數年北伐山戎南伐楚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仲
固以齊霸天下而兵法所自可以霸術少之哉不然
當其時晉作州兵而又作三行是六軍也王制不過
三軍而六軍何為也魯非不作丘甲顧三甸而加一
乘兵車之賦王制不如是也他如魚鼈鵠鵠父崇
卒荆尸之陳非不燦然可觀而王制度如矣故官仲

者以伯之心假王之術故伯之功者也嗚呼仲未易
言也吾觀三代而後井田既廢兵農制析兵不能自
食食於民而兵又不足以衛民也兵曰驕民曰疲天
下若毀弓束馬拱手賀太平而一有疆場雄行者至
則議召募議調遣相顧憐然束手無策衰世苟且之
法亦何不至哉今人習孔孟則陋管仲且曰功利不
足言也而究所措置竟何功於人而何利於國也後
世有能修管子之術豈患盜賊豈憂幻奴哉假令管
子而在吾且願為之執鞭而罵敢多讓

柳氏金鑑

卷十九

三

六

四皓論

四皓真四皓也王伯安謂子房取四老人傭其衣冠
而偽為之非也此行詐者之言也唐詩義其出為儲
皇定是非尤非也夫一出而能為國家定是非功莫
大焉事莫偉焉何負於此乎周昌之所不能爭子房
之所不能說四皓以一言定之虛為高隱出為元功
矣四皓之言曰天下莫不願為太子虎世儒議其諾
於人主詞俚鄙淺此豈儒不辦事語高帝英主其於
迂儒腐說聽之如風過耳所畏者天下人心耳且其
欲易太子非威姬之故也彼艱難幸苦以有天下謂
惠帝仁慈不似已如意似已誠憂天下也一見其能
致四皓而心驚再聞四皓天下願為太子歟之語而
心折四皓一言而帝廢立之意如灰冷矣謂太子可
以托天下矣鴻鵠之欲白羽翼已就橫絕四海者豈
太子也雖有繒繳將安所施寢廢姬也高帝英主豈
戀房闈而輕天下人心哉萬世綱常者哉四皓一言
呼吸之間轉後人主賢於陳道德綱常上萬言書
矣若曰子房偽為之則英主之前世俗庸老羞餘焉

柳氏金鑑

卷十九

三

六

矣卒然而問卒朕而對再有問焉而無以對則子房之術敗矣故曰四皓真四皓也輕議四皓者不知定策之難者也不知四皓者也不知子房者也不知高帝者也

君子素位而行

夫道外無位也位外無道也見道不見位位皆道也見位不見道則不惟不能素其位而且思出其位不知位外無道也夫道無不有者也而位適然至儼然來者也夫其不可必者吾委而順之而適至儼然之中有道在焉吾圖不能舍此而別求所謂道也自世之求道者舍是以言道於是乎欲養生焉意念馳騁外不勝其轉徙而內不勝其纏綴目持焚之心且戚之有所希心則被瘵而思之有所不得則養德而憂之憂之又不得則操臂而奪之蓋不肖者因之為苟且之圖以忘反而賢知者亦終身役役或望洋於彼而亡羊於此或遺珠於此而馳火於彼已逝者吾不能謝而復營焉憚憚焉往來焉是倒而懸也未來者吾不能俟而且多方以求之巧曆以筭之是盤而理也事之在人不在我在天不在在人者吾不可知而必欲以意而起戚之是往而刑也孰知夫寒暑有時陰陽有數所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者吾或不能逆而排之又不能逆而消之而何為擾擾焉以自累其

大年且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念如焚絲意如奔馬顧
馳目而應之尋暇目視之而事皆已矣試探之靈府
試索之昏默漠然無物廓然無朕則所謂富貴貧賤
夷狄患難者庸詎知夫所託慕以為名高所矜悅以
為聲華者之盡為道乎盡非道乎夫道能剛能柔能
夷能險能小能大內之不涉境而外之亦不滅夫境
內之不逐物而外之亦不絕夫物則所謂富貴貧賤
夷狄患難人視之為客形而吾視之皆實際也人視
之皆傳舍而吾視之有真君也人視之為權藉枳棘
而吾視之皆為飛泉躍也吾無畔而無獲吾不即而

聖賢全集卷之九

卷之九

五九

卷之九

不離吾不欣而不厭吾不衰志於紛華勢利之場而
亦不滅棄夫禮樂度數言語文字之間吾不馳神於
紛爭擾攘之故而亦不喪我于枯槁寂寞之境吾不
擇心於過去未來之無而亦不衰志於見在目前之
有皆位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吾所當行也吾嘗懼夫
避世者孤高以言道而教然有忘天下之心是道在
寂寞閑曠而不在朝堂纓綬也不知建大功成大名
而我無所與則勝厭厭何曾清和而飽煖矣莊目

卜隨者楚之稷也自若耳吾又慳分圭而僭爵者
所觀觀者所規避則曰吾位不在道不行也或曰時
不在位不位行也或曰以此位不可行彼位乃可行也
不知何位無道何道不可行故棄田委吏抱關擊柝
得與與調羹羹旋召者均功量德共俎豆於千
百年之後而一時之過皆委順矣嗚呼雲英皆大塊
矣吾又慳夫世之入道遺夫變故之來也又不勝其
情慮不勝其規避是我與境兩相刃也天與人兩相
夷也一時之遺且不能順况生外之際乎吾又慳夫

聖賢全集卷之九

卷之九

五九

卷之九

清夷而好修者寡志而遠世情者寡道於宵冥空虛
而視天下無一足以當其心不知舍夫所當行者而
求之不可行求之實冥冥而外也求之空虛空虛
即外也彼位育之功基於不睹不聞治國平天下根
於定靜君臣父子始於一誠道之為道何嘗會夫見
在之位而別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見聞者乎不得
志者曰吾時之不過慘然不樂耳嗚呼待過而後樂
樂何時耶得志者曰吾請得就閒而求道腹徒此營
營耳嗚呼以營營之中獨無道存耶故策蹇蹶頤巷

平水土播百穀者易地則皆然。鰥寡陋巷位也。水土百穀亦位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被袵衣果二女若固有之。糗草位也。袵衣亦位也。四子群居問其所以而吾夫子獨異夫。春風沂水之徒。春風沂水之徒。當其位也不以天下累其心者。真能為天下者也。非無所事事也。是故君子素位而行。怡然順適。然化

伍子胥論

子胥之報楚也。瞿人與之乎。曰與之。何以知之。曰以春秋知之。子胥挾弓而干闥闔閭。將為之興師。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為也。及蔡侯拘於南郢。數年而歸。用事於河。而請救于吳也。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為無道。君若憂中國。以時可矣。吳興師而伐楚。春秋書之。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夫蔡安祿以吳也。蔡侯之怨不深于子胥。圍閭之為蔡侯。不篤于子胥。以吳者子胥也。不以匹夫復仇。而以蔡侯與師。子胥之志也。瞿人即書曰。蔡侯以吳子成子胥之志也。蔡書侯與蔡也。吳書子與吳也。與吳與蔡。與子胥也。楚敗而又書人惡楚也。惡楚與子胥也。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穀梁曰。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曰。瞿人與人為善。皆未敢明言。瞿人之與子胥也。夫差里因而牧野戰。載主而行。雖曰吊民。亦復父仇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曰。父之仇不戴天。枕戈而復兄弟之仇。不反兵。子胥之心。天地且諒。

之聖人傷之矣春秋書以者三桓四年宋人以蔣人
蔣人衛人陳人伐鄭信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宋不能以齊魯不能以楚也而皆書以皆修惡也
解者曰以者不以者也皆無與辭而獨與蔡徒吳子
所以與子胥也

范增論

蘇子謂增去當于羽殺卿子冠軍時以殺卿子即無
懷王無懷王即無增是不然增之勸羽立懷王非為
懷王也彼習見陳涉假扶蘇項燕而天下響應以是
為羽計號召天下耳及羽將五諸侯兵破強秦威振
天下何有于一懷王安知羽之弑懷王非增教之也
羽以萬人敵目中無虎狼秦而一牧羊子視焉居其
上且使宋義屏弱腐儒冠之羽不甘也如義之計趙
必不可救秦必可入羽不救義不足以見羽羽之殺
義又安知非增教之也增肯以是勝去乎羽殺義而
諸將懼伏曰首立楚者將軍宋也羽破秦謂諸將曰
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代秦懷王吾家武信
君所立耳非齊功伐何以得顯主約意當時增與羽
君臣所以處懷王者意有在矣羽肯終身事之乎夫
羽之殺義未為失也增不肯以是時去亦不及以是
時去羽目中無懷王焉有宋義增意原不在懷王又
何知宋義增之勸羽殺高帝帝亦未為失也人臣之義
也獨增之勸立懷王不足益羽而實以資漢則計之

失也當羽坑秦卒殺子嬰高帝入關而秦民大羽
入關而秦民大望增李老多奇計奈何無一言談羽
而任其嗜殺以為漢敵也增不去羽不亡增安能為
羽地而羽何藉于增據韓萬人披靡羽之能自
足以伯天下而羽技止此矣增非能去者也憤不從
高帝高帝可殺而漢之天下羽不能去也則增之所
以憤而死也

評史論

道事劉守光為參軍又事宦者張承業為巡官又事
唐莊宗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莊宗遇弒明宗犯
京師即事明宗為端明殿大學士兵部侍郎同門下
平章事明宗崩又相愍帝潞王反愍帝出奔即率百
官迎潞王又相之晉滅唐即事晉高祖為平章事加
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契丹滅晉即事契丹耶律德
光為太傅德光北歸漢高祖立即事漢以太師奉朝
請周滅漢即事周太祖為中書令嗚呼為人臣者盡
如馮道人蓋君也五代史猶謂其能自刻苦為儉約
少耽矯行以取稱此何異淫媚老妓歷嫁百餘夫皓
首猶傳脂粉作新婦而人或諉其所至不盜主人財
物與不多取纏頭以為高潔也不亦異哉或謂君為
輕社稷為重夫社稷者一代之社稷也彼國已滅矣
社已屋矣宗廟毀矣又曰安社稷也者是理乎又謂
其能救民命五代之際干戈擾攘殺人如麻所救何
人或謂其歷事四朝所至見容似有權術如以海臨
視石虎夫虎本悍悍而能調之非氣岸智略過人歟

等者不能而道所事之主皆同列也彼以為先朝元老能先百官郊迎蒲伏稱臣以為人望喜之憐之收之耳何智略之有嗚呼朝與之比有而暮為之屈辱廉耻掃地盡矣及讀李琪傳在唐明宗時詔琪為靈彥威振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琪撰梁事不曰偽朝馮道即駁之嗚呼道之義氣風采乃如此乎事唐而即偽梁事晉而又偽唐仕漢仕周而又偽晉與漢矣老妓向後夫短其前夫夫人猶事之然則道又琪之罪人也觀明帝移漢承露盤人鑿已折金人淚下金石有知道乃無知乎天地間恃此名教耳世界號為欲界千古罪人以綱常教人人猶犯之今乃一朝而撲滅之使無耻之徒喜其便而赴之如流水浮靡之士誇其說而述之如吹聲天理滅綱常絕矣故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趙盾許止論

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絃其君夷臯以非夫子書之而晉史書之也左氏載夫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是明言董狐之筆也又曰宣子古之良大夫也趙境適免焉有絃君而得為良大夫乎盾與乎絃即趙境不免也盾不與乎絃即不趙境免也然則盾與絃乎自盾執政而晉人視盾如慈父母盾之續誠憫以匡其君可對於天地鬼神一免於鉅慶再免於焚三免於靈輒公欲殺盾屢矣盾有公而已盾之事若可矣使穿絃之而故亡焉以避其名儒者之溪文也以比於司馬昭之成濟朱全忠之史太吾不忍也故曰趙盾之書絃也晉史以是告而魯史不改也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絃其君買此非夫子書之而許史書之也左傳許公癘飲太子棄卒太子奔晉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舍藥物之言非也谷梁曰日絃正卒也正卒不絃也夫州吁無知晉萬商臣歸生夏微舒崔杼齊嘉絃君皆書日皆正卒乎止之言曰我與夫絃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

施哭泣飲飮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傷哉止也夫
人不能舍其位不難殺其身不難以弑父自名其無
聊極矣而果弑父者乎谷梁以為即止自責而責之
又非也止之不幸自傷而自名之也孝子之至怨父
而無所逃之辭而人忍以是加之乎胡氏以為不嘗
藥膳說也公羊以為書葬不成其弑也是也公羊以
為不嘗藥膳及許君也亦逐求之也蓋許史以赴于
魯而魯史不敗也此許氏之謬也孔子何為不之改
也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以是赴亦以是書聖人
且闕疑焉弑逆大事非其國人見之非其史書之亦
不敢改也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子于季氏逐
昭公不曰逐而曰遜於子般不曰弑而曰卒是何諱
於不可疑而忍於可疑者然則聖人之心忍乎左氏
翼經者也一曰良大夫一曰盡心力以事君聖人之
心見矣

合併黃離草卷之三

江夏郭正域美命

表

御試墨卷

擬輔臣應制恭諫玄兔圖詩進呈表

伏以月魄呈精色染乾文之秘璫華獻夜圖昭聖
作之符謹依繪事以揚言敢奉 綸音而製頌竊惟
兔者星散玉衡人稱卯日闡韓盧之雄技足遠名山
搗玉杵之玄霜形藏桂窟祭曰明視品躋清廟之華
首以斯嘗不厭繁幃之薄悔東門之可逐美近顧之
堪傳角生兆周主之兵色白顯中郎之孝叛殘瀛露
封修管城揚鬚弭足逮日追風訝天池之毛飛駭山
陽之目赤亦表曙王之瑞黑為草命之祥然未有景
既郁隆孕為黝質山靈效址染作緇衣者也 文皇
帝瑞見龍章化行猷舞無俟行人之脫兔貢殊方於
昭顯腹之藏玄呈秋色暨 章皇之馴養付畫史以
標靈於穆廣寒之象宜並陽烏潛藏極飲之求能遠
獵大良工點染不同周穆之白狼湘帆金縷殊異漢
家之赤鴈至昭泰應兩論歌章恭惟 皇帝陛下功

成儀鳳柱立斷驚玉璫殿獻會見湖魚之飛躍潛承
鴻業溢為龍馬之文章簡擇時髦數孝園之技選
行案夏不為梁苑之條滑道已至于忘蹄用賢何憂
于為窟乃以萬幾之暇式探內府之奇技無設于中
材形若呈于珠下光耀玉斗拂輕燦而月彩美矣氣
傲金霜開華軸而星精趨趨非為留意于丹青畫
場休于諫則且鳳凰神壽咸用紀年而寶鼎芝房皆
為慶曲歌聲琳瑯而天祿用蒼縹藻璫囀而國靈以
昭乃命微臣謬為詩句顯臣才非倚馬技薄雕虫
遠西清未吐揚雄之白鳳文懸漢室難歌太乙之龍
媒今色毛變幻于千年實上瑞至揚半萬壽目瞻奇
義應知且吾之寶神撫名號蓋重于城之想但臣等
句若蠅聲味同蟬噪豈敢傳之後代流為百代之美
稱未堪播于殊方願作中華之盛事伏願鷄鳴警夜
豹變求賢辭成湯之網而惠徧黎庶來西域之葵而
恩沾海宇孤羣不生而鳳曆永曷獲靈掃而龍德中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撰玄
兔圖詩隨表上進以 聞

擬 大駕北征次玄石坡橋胡山清流泉勒銘
還羣臣賀表 永樂八年

伏以 雷震野轟肅清沙漠 龍文燦爛永鎮水天
奮於鯨而有征妖氛頓掃壁嶠岫而立石天地於昭
日等懽懽懽懽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 神暢綠圖 運開黃道揮義旗而清難

海晏河清執寶符以奉天風行雷動玄宮垂象紫宮

通北極之尊蒼祗凝圖華蓋轉 南都之祐道隆三

原祥洽五雲昔 高皇廓天地之仁累降書而示

聖訓今 聖訓 卷二十

之心腹願醜虜甘綏之勢一逃竄而不秦與御伯

願通而藥未除三衛城而遣不登命大將以驅逐不

事臨征諭 藩邸之時巡要存日戒柰以元兇敢懷

懷狡猶奮螳螂之臂未消邊鼎之心若不窮其巢穴

示以掃除豈所以彰帝王赫怒之威貽子孫安寧之

榮榮茲 天命方隆更屬胡丘可待乃獻 六龍

八極列萬行之錦襍開八陣之風雲攝衣登壇

而可贊社霜刃交光而霍擢鼙鼓騰聲而隱轡布龍

虎鳥蛇之奇而師先左廣糾虎貔熊羆之士而命出

中權遂使螭角無威鳥音懷好鷹揚戲敵驚世
懷子之心觀 龍顏而頓筆旋頭之象瞻 斗極以

來朝思昔唐宗惟而之平未威絕域實屬燕然之勒

非係親征猶使韓愈作碑孟堅勒石况赫赫 廟

諒糾糾雄師旣施無敵之勇可無不朽之辭乃使奉

朔瑞文馬揚杆藻藉巨靈而擊石撲厲賴以永銘

章鳥爰永殿窮荒風漢龍圖高彰朔漠况坡名玄石

知乾象之來臨而山曰擒胡駭天驕之可殲惟茲駐

蹕又號清流是黃海澄而海波不揚醜泉出而地靈

放順也碑立赫嚴之上可汗惠清銘同列宿之芒海

褒貶落於是虎士告歸於中壘 鑾輿過及於清

都北示休兵心非耀武披白登旣厚猶謬馬上之風

而渭水羞盟謾倭厄前之詠豈足以敵王師之無競

而僂王章之有赫哉伏願 慎終度始 講武修文

玉門閉而西境之貢來同王廷空而單于之臺不上

先昭千載之文永作萬年之業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稿 賀以 聞

擬輔臣奉

命撰省心齋養心齋樂志齋思政軒四歲進

表 萬曆十六年

戊子江西試錄

天啓離圖肇 皇居之有密文標蓋發億帝命以繼熙義切丹青道窺緩字將峭淵燦漢之地靡不昭明而陟降上下之際用嚴臨保臣等竊以帝王省闈焉微提綱六合必有定心儲神之所以養昭曠之原必有疏視淪聽之功以清政令之本故深闈秘殿見揚美牆而路籥疏櫺訓昭戶牖坐扃闔而傳五始之文

卷子

王

卷子

起合宮而廣四明之用築時室而席白茅冀求至道升教臺而衍皇策創制曆圖刻輿几以節遠勒荀彧而示諫諫名爲室道示鑑宮盤孟表日新之銘几杖香敬戒之訓蓋晏息起居之無不謹則出王遊衍之罔不欽自道謝文明而心滿敬止傾宮璣臺之既修玉門璣室之彌盈清都後志于化人考室攸寧于君子蘭樟杏柱誇閣道之昭迴五闕彤櫺競深宮之麗麗望傳延壽祇幾牽千殊庭明德昭仁豈庸心于道與觀名平樂衍角抵以娛情殿起清心御太平而後

學聖宣室以賜問感志鬼神開重門而見心差弘

雅未闡觀嚴甯遠之地不忌戒謹恐懼之功如 高

皇帝書衍義于四壁亭建觀心 肅皇帝制政一之

五歲室賴恭熱此 大聖人之道妙貽厥孫謀惟

明天子之徽猷繼其祖武伏惟 皇帝陛下化播王

馳道登聖域孝思不置兩宮崇鼎養之隆惠德無曠

四海播需雲之惠龍圖虎觀共儒茂以評章東壁西

清衍圖文之秘密順以燕安之地遠于九重惟恐誠

正之言塞于一暴乃崇別館聲錫嘉名若省心若養

卷子

王

卷子

心者操舍存亡之義若樂志若思政明暢竟遠陳之宜昭明德之常新咨箴言而作戒蓋省之又省無幾微鴻鵠之詠終而養得其養又晝夜牛華之不害省其養省其康如虞幾之恬度養其知養其恬似雨露之潛滋爾游爾休既爾性之可樂一日二日有焉幾之可思前有疑后有丞左有圖右有史樂論者憂設其來傳其佐陳其殿置其輔思周靜屋撫我虐我信爲君之實難人心道心惟寡欲之最要神遊天壤獨求政治之平化比華胥執論志寧之樂苟不悞于在

室即致警于垂堂六馬方調御嚴朽索涇澗可涉薄
似春水卽如暫御藤工之時時訥誨無俟豆觴餽履
之一一勤銘臣等材同彫朽學愧望洋應總章翕受
之期懼為頑而罔致尙噴室求言之際欵盡吹而未
能璇題式構于禁中斧藻驚憚于闕下伏願修名
責實勿張粉飾之彌文體道力行務踐始終之典學
精一而調太字吹萬而惠多方肅肅離離無間于在
宮在廟皇皇穆穆自信夫宜民宜人六事感上帝之
鑒臨九經登下民之熙皞

昧昧而嶠嶠中邑大都見之猶是也恭倉郊堀見之猶是也大荒以外羽民保國見之猶是也其見日等也見之不真而自室其耳目則所謂捫籥而叩盆之徒不見日均也尚安問其中庭大野而大荒乎故言而見道即吾儒有以宰六合而見天地之心固也雖釋氏亦有以助吾儒之不逮將有取焉言而不見道即釋氏為邪為濫為說而吾儒之則成言而師其心者亦前人口中之珠耳又安所量是非而籌藏說乎夫異端之說古未之有也自吾天子始夫子所謂異

端者端倪耳同路而異岐同聲而異響同緣而異流蓋慎其微也佛氏來入中國列子謂西方有聖人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而又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變物之刑易人之慮又建德之國齊國之富奚應濕朋之言奚顧是即所謂泥洹之教乎固未敢必信其然而孔子則來嘗逆料夫數百年之後有釋氏者來而預排之也孟子闢楊朱無餘力而不及老氏老氏未可盡排也吾夫子問禮焉楊子受業老氏而失之彼不得其所謂

齋神保身之說至謂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既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盡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一毫舜禹爲窮毒而桀紂爲天民之逸蕩豈老氏之旨乎楊氏固老氏之異端也異端之中又異端焉子方師子夏而莊子拊擊聖人莊則子方之異端也荀卿談王道而李斯焚詩書李則荀卿之異端也鬼谷修清虛而蘇張以其說縱橫穢張則鬼谷之異端也然則吾儒之矜悅其行而矜悅其辭拘株其見而朦昧其本外覩其目而內觀其心

聖人會集卷三

卷三

交離其說而僅著其性者其爲吾夫子之異端以勝言哉夫韓氏之原道也所謂堯舜周孔之相授受者皆聖人治世之跡而精理未之有也是見華而不見實也以博愛言仁是見情而不見性也語修齊而遺誠正是見流而不見源也道未可原也歐陽氏之本論非本也彼所謂教化之繁文二氏之閭節夫聖人于佯狂者有取焉而繁文閭節胡啾啾也胡氏之崇正辨辨釋氏之跡而不見釋氏之旨夫釋氏之所以與儒同而異異而同者未之及也然則將塞裳而就之

乎蓋嘗約略而論之以真儒而遇真禪譬之日升而月微于時儒道明以真儒而遇偽禪譬之現出而雪消于時禪道息以偽儒而遇真禪譬之杯水而車火于時儒道絀以偽儒而遇偽禪譬之兩臂之不能相親而兩臂之不能相爲聽也走合蠅聚安見其同而角戰而舌爭安見其異乎蓋吾道不行不明久矣所以不行不明而不能勝者曰矜悅之徒熾而靜燥之旨懸也彼儼然出聲色貨利之外而吾儒無斧鑿之害則不樂無凌誣之事則不樂無功名之際則不樂

聖人會集卷三

卷三

體色軒輊丑猜與感其何以當物外清虛要渺之譚乎故治心之說當講也曰拘株之爲障而本原之未究也吾儒之剗心鍊骨實是結繩者老師之腐談仕進之羔鴈耳一旦而弁髦焉見夫出世之說如冷然噬我以冷風而甘心焉於是爲彼揚其波而爲彼樹之幟而爲彼齋之糧不知彼所珍言而徒說者吾儒之固有也而吾儒自舍己之田耳故講學之功當辨也曰黷襲之不除而詆訶之無益也夫今世談道者寒瘕瘰癧張空拳而徒博者耳彼之微言廣論未嘗

一啜其醕而彼之傳心而證道者未嘗一聞其尸也
徒羣起而詆之曰苦空耳寂滅耳夫苦空寂滅彼自
以為小乘棄而不道而我乃取而闢之沾沾自喜以
乘其瑕而攻其昧彼寧不笑而走乎故參禪之功宜
博也曰成說之先入而支離之細人牢不可破也夫
孔子于六執五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所謂一貫者
晚年僅以與曾子子貢耳彼未發而何以位育靜定
而何以明明德於天下朝聞道而何以夕死適果可
以死乎世儒之言曰日用事物道耳是下學而不必
上達也禮樂詩書道耳是有文章而無性道也呂氏
父子道耳是見所由而不見所知也是故支離之說
宜破也然則今之儒固非昔之儒而今之釋豈盡昔
之釋乎今之儒固儒之異端而今之釋亦釋之異端
也今釋氏論心卽古聖賢之帝則皇極圖合天理皆
非也則皆剽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之勢若若若若
昧不可知之境凡人之惺惺然覺者盡為賊而不為
子為妄而不為真是心固人之大樂人亦不幸而有
是心矣此迷罔之失也失在尚難夫謂實實際道者

真詮彼所謂辯博者若浸重演而之大海令人恍惚
而無歸所謂神遇者一倡一喝令人迷悶而莫之省
巧為無端之問以窮人之辯工為無定之論以避人
之攻設為非是之難以啓人之疑此謬悠之失也失
在參毗善之與惡邪之與正理之與欲何啻千里而
辨以為非性稟以為非心稟以為非佛雖有說衛更
為誕徒而向往之曰是知皈依也雖有中庸釋白之
主而不之顧曰此終輪轉也毀于道則曰願力有在
也敗于成則曰業力未除也從其身于天理民彝之
外而以為妙悟解脫此迷離之失也失在遺行大中
士多聞道而少行道彼中之鋒鋒者猶有憾焉而今
之釋子藉口大乘法器之語而薄視舊行枯寂之為
鳴譚圓通妙用之說而不揜昌披翬亂之行文以齊
世度人之說而實濟其榮競取寵之姦卽其教之所
以為誠為律者亦敵掃帚之矣此欺罔之失也失在
無忌嗚呼今之儒今之釋其不見日均也獨怪夫今
之釋陰懷吾儒之旨而陽外之而今之儒顧陽標釋
氏之微而陰詘之今之釋固蔑視儒為有而陰便其私

今之儒亦哆談超悟而實縫其短今之釋固迷亂於
事而今之儒亦狼狽于用嗚呼以淺見寡聞之人而
談性命以齷齪委瑣之流而語道德以譁眾取寵之
心而闢異端時藉在儒則趨而爲儒時藉在禪則趨
而爲禪此其人卽竺乾氏嘯而棄之而仲尼之門有
是哉嗚呼羲皇而前一畫而旋乾轉坤堯舜禹之時
平地成天定三光若鳥獸而總歸于欽明文思之心
法吾夫子生洙泗之上定萬世之禮樂下而至於桮
矢庭草商羊萍實占周廟之火格靈寶之秘靡弗通
賡余金齋書卷 卷三十一 第 一 第

賡而曰無知也此聖賢之道何嘗無事何嘗墮于事
何嘗遣行何嘗墮于行何嘗無用何嘗逐于用嗚呼
道如是而止矣又烏得越羲皇堯舜周孔之上而以
爲高也吾夫子之言曰好古敏以求之吁人亦歛以
求之而已矣

訓儲

己丑會程

周三代有道之長者建元良而早論教也分不可不
發定教不可不早行故有嚴千宴室虔于命名始
于小學大學著于三善防于直史膳宰周于飲食
起居選于左右前後所以爲國本計者何詳且盡
也可悉數而言之否自後若漢唐宋英君或忤志
于廷議而降心于四老人或不早用逸良之計而
倉皇取決于無忌之一言或號爲堯舜之心而不
能貽之以安彼其爲計何諄謬與我太祖卽位
之二季卽早定儲位建大本堂諸所以論官僚
左右者無一不爲子孫萬世法頃歲皇上漢德
音以示無私中外人心翕然傾向亦惟我祖宗
成憲是遵耳抑詩有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
皇上之貽燕者固非臣下所能窺乃其事宜預講
者何以去幼志何以簡正人何以親圖史何以諸
幾務恐非臣下所能辨此宗社生靈至計多士
中豈無通達國體如賈生者其悉心以對
對三代之君所以開元良之胤而衍靈長之祚者

先定也教先行也分之愛也截然而不可易故凡
一而心神囑教之行也油然而不可知故聖功崇而
玄德茂蓋無一而不用預也三代而下則無一而能
預也何以知三代而上之預也有預戒於震風之始
者王后就寢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
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辨味嚳色察穀無有不
正奸其間者篤慶源也有預儻于誕彌之日者始生
而懸五方之弧帝朝服升自阼階執禮稱辨太祝以
告太祖太宗社稷太史以告太宰至及州伯顯宗棟

禮記集說

卷三

十一

也有預變于童稚之習者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
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昭典則也有預飭夫齒學
之禮者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長在則禮然去傲
志也有預示以詔嚳之誼者司直有史司膳有宰過
則史書工誦三公進讀宰夫減膳以饒慰也有預養
于飲食起居之節者鮑魚不登于俎養之以禮抗世
子法示之義不閔滯艱不聞優嘆不近庸邪無事而
非教也有預選夫左右前後之人者周公立於前太
公左召公右史佚后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人而不

教也吾是以知其分之定也預也何二三之有吾是
以知其教之行也預也何急遽之有夫是以天地感
情萬靈協軌九廟用鬯九有同心故古者殷周有國
又安皆千餘歲有天下者莫不長久焉用此道也三
代而下無論其他即明達如漢高不早定國本而以
天下為戲呂后不能請良平周昌叔孫通諸人不能
爭而四老人自商山來以微言定之夫以其羽翼之
成而後定也即羽翼不成而何為乎非預也唐太宗
不能蚤論教太子諸王未有定分褚遂良每言之矣

禮記集說

卷二十一

十

十一

卒之仇讐起於膝下詬怨形于禁闥甚至皇戚無聊
而取決於無忌之一語使無忌而非其人國本殆哉
非預也宋太祖曲徇母后之請而不為國家慮長久
用竟之心而不獲殍之報不知中古而下未有不世
及者世及之禮未有不以長者雖有公天下之心安
所用之是亦非所以為預也若其他則始而立之如
奕棋然惟所置之或掣肘于帷席或漏情于弱小或
感志于讒言甚者移其柄于女主寺人之手繼而教
之若置絲然惟所染之或師傳之不置或賓客之妻

通或學術之不端甚者問賢不肖于左右幾登之口
吁可異也哉 高皇帝中書令之稱華文王世子之
法府案牘以廷臣大本堂文以圖書傳制立法為子
孫萬世計至詳且悉二百年來繼繼承承上無所播
下無所窺則預之道勝焉耳我 皇上光膺圖錄爰
衍本支頃歲中外臣工日企 册立大典雖事若有
待然 德音渙發而倫序孔昭仰 聖心之無私占
主器之攸屬固已洞然無可疑者惟是教之當嚴而
防之當預非左右臣僚所能目睹而心計能無一一
煩 聖慮乎禮曰知為人子然後可為人父知為人
臣然後可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肆 儀宸承
華之地所以為子為父為臣為君事人使人者安可
不預諱也是故以去幼志則家養之功宜取諸易為
何也生長于甲觀者不知閭閻之疾苦不會于王后
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即今書史不及窺師保不及御
惟所以蒙養之如 太祖指隙地而示奢儉之懸殊
戒玩遊之無益 成祖問講官而徇君子小人之情
狀可法也以簡正人則左右之助宜徵諸書焉何也

傳述之門啓則傳望之苑開嫌隙之兆萌則關鷄之
撤作即今內而阿監長竿外而坊局贊諭惟所以選
選左右之如 太祖諭詹同以府僚輔導在勛德老
成 宣皇帝士奇以內外侍從宜擇賢良敬謹可法
也以親圖史則精熙之跡宜稽千諱為何也師保廢
職則班彪有言戲蝶無常則百樂有賦即今備置官
屬苟通 睿問惟所以輯熙之如 太祖諭梁貞王
儀等以往事成敗當朝夕論說 孝皇納吳寬之請
以習讀於內不若出就外傳可法也以諸變務則太
子孟度之義宜繹於書大傳為何也學于甘盤者知
股肱之惟人起自民間者知守令之當慎即今朝章
之紛沓利弊之瑣屑惟所以啓迪之如 成祖作文
華寶鑑而示以修己治人之方 憲皇作文華大訓
而終以治體之當審可法也是皆所謂預之道也而
要之又本焉 皇上溪居法宮一動而子孫亦武
一言而子孫傳毅一出王而子孫作則一好尚而平
孫移志南山有木其名喬北山有木其名梓言父事
而子承也良方之子學為其而良治之子學為其

前作而後述也誠淵淵變變之中穆然不動聲色
見上帝如馭六馬則不言而教敬矣恬然不言有無
制國用而不私寵少府而不御則不言而教儉矣昭
然闢四門而鐸韜不虛懸諫鼓謗木不虛設則不言
而教之好善矣毅然清城社而近之無所憑以為柔
遠之無所假以為虎則不言而教之法矣坦然詔
天下內無卻室之嫌外無屬垣之懼則不言而教之
蕩蕩乎平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書曰一人元
良萬邦以貞誠貽燕翼之謀正元良之體立天下之
大本定天下之大計將繼義 祖宗北隆三代而遠
唐宋以下不足言矣惟 上留意焉

湯惠

宣大武舉程

開北虜為患蓋自洪永時已匪茹矣當是時或封為
崇禮或封為順寧暨義安樂或封之和寧以其時
國家肆伐之初士馬精強而胡虜虛以文教緩也
幸之文教不能使之憬然悟而彼卒畏威悔禍者
則撻伐之力也即如天順時倖逆如也先卒亦稱
效順矣當時所以遙制之者何以 仁宗朝薄海
內外如日之方昇而奄爾弗順京師戒嚴是將帥
不無失策也徃事得失之故可一縷陳否以今貴
酋繼殯邊塵不警其視異日買的阿曾也先奄吉
何似而易世類首禍臣則 祖宗時所未有者夫
外寧之不足恃而塞盟之可憂也聖人有未然之
防第以 國家二百年來東麾伏鉞之臣無敢有
議及出塞如李牧之減東胡衛霍之犁漠北實塞
之勤然者何也即如于少保之請復仇王威寧
之議搜套楊文襄之守東勝志難未就而有壯色
矣儻其計得行可繼美于李牧諸臣否諸士生長
邊土當亦目中無寧帝王之道貴在萬全今且與

諸士議兵議馬議堡議恩議教議將議戰而後敢言塞外之事

高皇帝時愛猷北道崇禮封侯再諭虜庭而納哈不花時擾逼隨魏郭宋涼之師頻出塞外慶州之捷降其衆十萬而秦晉諸王時出大軍時出北平以清沙漠公何程怯降矣阿魯降矣蓋侯之不足示恩則歸而遣之遣之不足示信則盟書論之論之不足示威則一創之文皇帝一論本雅再論本雅而使臣不反五將蓋覆順寧晉義安樂之封和寧之封貢使未

旋邊烽再警卒之六飛枉駕次殺胡次哈蘭而廷刺謝罪土干來降者再蹂虜庭之故也正統時四郊多壘羈勒弗度然而穆駕遠歸而禹甸如故者于少保以戰為和披氣奪而失所挾也世宗時奄答吉囊更入迭出掠上黨闡平原殘漁陽困遼東犯都門矣上震怒戮大司馬而各道勤王之師雲翔而不敵發僅尾之出而已財戰具不修而將驕卒惰之故乎今將帥之才士馬之強不踰洪永時樞筦多事不逾天順時中外震懼不逾嘉靖時顧黃苗繼殞和議

不改則以今之虜非阿魯之虜也非也先之虜也非奄吉之虜也而我上枯下熙無意外之恐顧虜亦稍不戰矣有挾而求聽之有援而請聽之乘虛而入潛殺而遁則不以聞也慕馴服之名避開釁之罪寧悅其心不忤其志辟之護離辟之養虎辟之止兒啼而塞其口是可不深長思乎執事慨然思李牧衛青之勦而欲以已事實是不佞恐不能辦也夫李牧之備匈奴得以便宜置吏日殺牛享士匈奴小入倖北以數千人委之而主不問也故牧得以威權檻破東胡

謝北和公作集卷之二十一

宋二十一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降林胡而主不制也卒之十餘歲無虜患獨牧之力也哉漢時匈奴貪我財物漢亦通官市以中之矣然大將軍出代郡出雲中六將軍出朔方驃騎將軍出隴西退焉皆遇居巡攻祁連封郎居禪姑衍臨瀚海而虜大敗匈奴失額其時衛霍以極虜之親奴隸之徒耳武帝何所見而拔之惟所欲為而不為中制豈所謂將將之自有道乎武帝固來嘗一日忘虜也實為率騎八千虜北單于二十餘萬人彼時南單于內附憲得以乘間而用之而憲亦自附于母后為之中主

以自展布耳我國家千少保以晉化也先相仇殺
乞統軍出宣府大同討虜復仇此千載一時也而上
不省臣職兵戎知戰而已壯哉言乎今猶有生氣而
謙以免則非謙之不辨也王威寧之謙搜奪也以
李羅思蘭董未經挫故欲圖大舉據水草以制虜
耳議竟不行而威寧亦能斬虜首四百封侯俟彼其
時汪鑑在行威寧能卒意為之者人且不無後言功
固難成哉楊文襄請守東勝守所必入戰所必敗攻
所必救顧其時人心思亂眾叛親離非得為而為也
是故肅愍有李牧之才而上無附解之感威寧有衛
霍之援而不見漢南之續文襄有燕然之思而不逢
漢武之時高祖文皇用鬼方之伐而亦收款塞
之功已已有白登之困而亦無和親之恥世皇遵
漢武之畧而其時無衛霍之將國家往事大略如
斯而已今之時即未敢輕言李牧衛霍之事顧日以
昔喻日以歌謠日以駭駭可恃和議而不一振平糶
以為今之患患在無兵夫宣大兩鎮官軍十六萬有
奇諸城堡大則千餘小則七八百有信地有事屬所

請各自為保者也而大將取之副將取之游擊取之
執挺而捍門者取之荷戈而迎侯者取之往來而置
傳者取之于是城堡寡弱殆盡胡馬關入曾不足以
膏其鋒刃是故軍士之原隸各城堡者盡以歸伍可
也今之患又患在無馬夫未款之前馬猶閑備既款
之後馬漸彫耗何也往者上下咸有戰心官不虧其
價而軍不課其賞今資馬于市朝銜尾而入暮伏櫪
而斃我不能問之于虜而以責價于豐虞之所欺而
軍情之則舛也一軍而償其價至再至四矣力不足
則沒入庫驪庫驪不足則累及同伍同伍難堪則驚
妻子又無已則棄武而逃矣尚望其胥死敵之氣而
折衝馳突哉然則馬之自互市而來者無望其騰驤
雲錦也我自當早為之計耳是故汰驕驢選超乘平
馬估而寬士力可也今之患又患在無堡夫款市以
來泰徐興矣奮鍾修矣生齒繁矣然比閭無教傭伍
無法散處陶復之中棲依敗屋之下環數尺之堵而
父子妻孥牛羊穀粟在焉馳突而來何所趨避是故
民堡已修而當補者幾何未有而當創者幾何人少

而聚聚者幾何有軍而無統者幾何誠一訪古問長之法而以軍法行之使之無事則以備禦有事則以戰守使虜至不能入也不能掠也可也今之患又患在無恩夫虜夷之歸於我無事則藩籬而有事則先驅也蓋利之與款市以來始虞其掠虜營也而移之必邊暨虞其為虜掠我也而移之內池與編氓雜處矣我移之而我不能恩之年終之撫賞曾不足以一飽則不無獲居人居人且厭苦之而我更以法繩之能保其無干心乎今車夷無幾存而史夷去者過半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矣及是而不為之處能保其無如老杞都之收朵顏乎彼久駐內地悉我形勢一旦生心則獸石之孤懸可慮也獨石不支而永延南山危矣何若小優恤之如古護羌之法使壯者比于傭伍小者得遂生育而我更籍之為用可也今之患又患在無教夫以不教民戰是為殺之是故有教兵之法有教將之法今之所謂鍊習者寅而集辰而罷已而集未而罷一倖勝一倖敗問之兵兵不知其故問之將將不知其故試舉一將而叩之子之持戟之士孰勇孰怯發弩之士

孰巧孰拙而將不知也甚者虜入而議夫守者虜退而議失伍者某削爵某抵償及逮治之令下而與始相左矣何以課功罪而揚人心是故孫武斬宮嬪而驥且斬司馬可法也今之患又患無戰蓋虜自虞嶺之役以鎮兵為不能戰大原之掠以石門為不足險未樂北伐之后至今百餘年以我為不復有出塞之師往者射獵塞下我邊人有盜馬者空幕野宿我邊將有劫營者非縱之也以習而用之也頃之重關要之罪曹不敢有建策出塞垣一倖者不知我能戰而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後和可久我邊備修而後貢市可無患即如現有險不慎擾邊生事大將軍往往擊之我師未得全利獲且就我約束垂二十季此其大驗也是故冬春之間虜草枯馬瘠我十道兼出以步卒車營繼之騎兵不遠步營步營不遠塞下彼婦子嬉遊出其不意以今天下之廣草澤之士趨距之徒豈無有志縛名王而擒金城者或少寬其資格寬其巧令而任用之則一奇也彼胡婦擁其諸子出板升而土蠻勾引西虜出塞左起忽把兒谷出河套兩先出松山一旦不測我之

敵甲朽矣其何以應之是可深長思也嗚呼秦大率
也震之威刺懼撫之惠則驕與之禮則叛出其不意
則迷示之怯則輕而挫之強則服是未可以優游而
治擇讓而退也今廟堂之上誠知洪永之間以六
飛親擊六將出師爲子孫百世之規于肅愍以戰爲
和竟酬王木之耻嘉靖時允塞之敵皎如日星而縉
紳不言選募介冑不言出塞竟不制一言使當今
輪鈴之士嘆曰語難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

第三

三

兵法

宣大武錄

問兵之勝敗以算之多少顧所謂算者蓋難顯言之
矣由今而譚古人其算之所不及有三以孔明之
神智能伸天威於南蠻而不能窺左足于中原何
也豈昔人所謂非將帥之才乎李廣號爲飛將軍
矣而終身不得一當匈奴使廣而得當也視衛霍
如何符堅以百萬之師而縶于淮水晉之君臣譚
嘆而制之其策安在將得氏自有以敗敗也今且
不盡論明興高皇帝以武定天下謀臣勇將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

第三

三

如雨如雲中興而來代不乏人故有伐胡元而還振
太原者豈所謂強而避之乎有殷言敵當虞而備
池州者豈所謂守其所不攻乎有戰黠山而奪上
流者豈所謂少則逃之乎有破棉關而先左漢者
豈所謂動而不迷乎有平嶺南而直搗其穴者豈
所謂衝其虛乎有平固原而直入石城者豈所謂
高陵勿向乎有遇大敵而魚貫而行者豈所謂主
于不敗之地乎有北虜入犯而適之榆次者豈所
謂間而用之乎有戰拷撓而以孤軍薄賊竟立奇

功者豈所謂必成可殺乎之數者得算多矣其用奇用正于法何所似而于古何所做歟夫孔明不可及矣即李廣謝玄輩豈曰無人試一一言之以觀將略

夫兵不可預設也不可預設也兵之來也如風雨不可方所如鬼神卒起倏至如鳥驚獸駭震震燐燐如霆擊泉湧而奈何一一預言之是膠柱而鼓守株而求也然風雨難期而期候可占也鬼神難知而情狀可測也鳥獸難格而畢弋可得也霆擊泉湧而鍾

即此亦奇也

卷二十一

三

鼓可需舂鍾可道也奈何不預圖之是空拳而搏無卵而求時夜也執事毀疑于孔明之所以無功李廣之所以不戾符堅之所以敗而因詢及于我明諸將之炳烈愚生請言孔明三人而後及諸將可乎夫竊鈴之士視孔明如造化鬼神意非人間人而其于李廣則踵馬遷之故說亦曰嗟乎廣之不得盡用也至泚水之戰則安石之佛略古之將才垂為千古風流折衝而其勝敗之機則未有能道之者不佞以為孔明七擒七縱之威能伸于南蠻而不能窺左足于中

原者南蠻與中原異聲並獲與司馬父子異敵孔明以奇取南蠻而以正取中原魏延稍欲用其奇而孔明以為險非孔明怯也司馬懿父子不可用奇也非奇有不足也兩奇相遇則奇不可為勝也是故中樞之所不能辱木牛流馬之所不能驚則奇不可為用也不可而不得用則司馬為得策矣不得用而不用則孔明為得策矣是故操之不可爭鋒而權之不可圖孔明已早計之矣跨有荆益蓋自廬中善之荆益而外未嘗慮荆益而內未嘗詘則孔明之所以為孔明也以李廣之威名匈奴號為飛將軍而卒無所建白帝亦稱焉數奇夫非獨奇于遇也彼固奇于用兵也夫野戰無紀律百戰而匈奴不得當豈大將之才乎即廣而得當亦未必有衛霍之功廣固以用奇而失之者也符堅以百萬之師而縶于泚水堅不知用奇也夫衆亦難將矣以高帝而僅能將十萬堅以百萬之兵而自將之則難御而難使其失一也夫兵之氣在前鋒而堅以付張蚝慕容垂等夫鮮卑為秦人世營行師之端其家人父子圖已生心而有後言

即此亦奇也

卷二十一

三

矣其失二也使堅知三用其衆以全師直搗建業而更以福輝率數十萬取道荆襄以一騎將率數十萬縱謝玄我無所不攻而晉無所不備晉不能支也未有百萬之兵而以一道併進者且盡留大軍于項城而以輕騎先鋒往先鋒一挫則無不破靡失其失三也堅不知用奇也堅使朱序來說降而序即以圖情告玄而後大呼以恐秦人者安知序之盡力非謝氏父子預爲之間也其失四也蓋秦人舉事之始而權翼諫之石越諫之陽平公融諫之甚至沙門道安諫之所幸張夫人諫之幼子說亦諫之然則晉之不伐秦國皆知之而謝安石草又何恐懼之有哉安石之譚笑而却之非倖也是故奇不可用而不用者孔明也不當用奇而用者李廣也當用奇而不用者符堅也是三者之得失如臚列也我明高皇帝提三尺而掃境槍督勇之士蓬起泉湧未易更僕數即以明問所及者言之曠廓出太原道保安經居庸攻平原而徐武寧棄其不備直搗太原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依非強而避之也法所謂批亢搗虛也漢今

安慶常開平策其必攻池州賊誤我以羸弱守城出銳士伏九華山漢梁攻池州伏起倖斬萬人非守其所不攻也法所謂審戰者敵不知所攻也友諒保駐山我師出湖口諸將皆言江流急欲放舟下常開平獻率諸將邇上流控湖口旬有五日竟贖友諒非少則逃之也法所謂形之敵必從之乎之敵必取之也王新達以桶岡險絕恃橫水爲羽翼橫水不破則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故嚴言擊桶岡而殺遁出橫水之不意橫水破而桶岡諸酋震動失非直動而不迷也法所謂出其所不趨趨其顛覆意也韓義殺平嶺南諸僞諸將議分兵撲滅之而襲殺獨搗大應濟其腹心非直衝其虛也法所謂爭地吾將趨其後也項襄殺馬端肅之平國原也蒲四等已走入石城峭壁千仞引繩而登賊驅牛羊而戰持木挺而來而我絕其芻汲坐困而降非所謂高陵勿向也法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王威寧與朱保國行邊倖遇虜至保國欲走威寧下令魚貫而行遂進五十至宋失一人非直立于不敗之地也法所謂勿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陣也也先梅來犯京師于蕭懸為楊文
潛移虜又輪回達莫漢有能擒也先者賞萬金封國
公以疑虜心也先遁去非直間而用之也法所謂伐
交也郭定襄驕虜行七十餘里夜二鼓東西沙窩賊
掠回來議走避之公校鄒起言遲者斬徑薄賊營追
奔至栲栳山以八百騎破虜三千非直必死可殺也
法所謂害伐者其勢險其節短也是故徐武寧之擒
太原則孫子所以救趙也常關平之救流州則亞夫
所以備西址也常關平之據上流則世民所以臨先
也王新建之破左溪則克國之所以破趙也諸
葛數之平嶺南則馬越所以破田悅也獨馬之平固
原則耿弇所以取張步也王威寧之走虜兵則虞詡
所以退羌人也于蕭懸之退也先則衛公之所以間
突厥也郭定襄之戰栲栳則周訪所以破杜曾也徐
武寧韓襄殺王新建項襄殺馬端肅為用正常關平
于蕭懸王威寧郭定襄為用奇故擒太原平固原之
策李廣不能用之以當匈奴而據上流擒藤峽之策
符堅不能用之以取勝而王威寧之遇賊郭定襄之

戰栲栳堅又不能用之以虞賊桶圍之師蓋魏延欲
以用之于司馬懿而孔明未之許也孔明之不許者
在新建可施之于諸蠻而孔明不可驅之于中原也
其勢不同也兵志曰知彼知我百戰百勝是故不可
不預設而亦不可預設者也

燕吏

戊子山東程

問孔子有言忠信爲實多文爲富勿衣而出汙日而食不隕復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則士貴廉名尚矣故惡衣非食不取不與澹泊寧靜卒之樹堂朗麗洪之業而名在天壤者其志固貞也今且置無論試以齊魯往事言之則有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而人以爲不華國者有敝車羸馬而人以爲隱君之賜者有處于於陵而人以爲可殺者有夏食麥冬食橡栗而人以爲對者有布被而人以爲詐者豈其有遺行歟之穀子者其苦志亮節自不可廢然或孤於裏而寡於用或憤于氣而少於怒或貞於已而詘於時或可貞於譽而棄于世則聖賢不道也諸士將出佐明主而

夫辭魚鱉魚酌泉酌水却金却璫石

莞席生塵生魚當車當肉皆餽卿先哲古事且無

佯對諸士近聖人之居試取信於聖門之徒則何如哉願悉以告我

郭泰命徐靈寶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孔子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祗多積多文以爲富儒有華門圭鬻達戶寔脯上谷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儒有不思君王不累長上不問有司則士之清修而廉名也士之素也然非以爲名高而惡行爲之也又非忿嫉於世而讎讎如建鼓排下而摯上也又非譁衆而堅其行無復適於用而適於道也多慾則志不明多事則性不忠多求則氣不貞紛華薰心則靈爽俱清窮約易守則見危可奪志趨不定則建豈不巍然有苦節之貞而無亨屯之才

是屈執也無履錯之咎而亦無獨復之勇是困賢也有同人之譽而無中字之誠是貴賤也大禹惡衣菲食股無胈脰無毛與露宿穴棲者何異哉而天地可定山澤可通神明可召天下可求其心無間也有莘之尹一介不苟故負鼎俎而人不謂譎割夏正而入不謂亂其不取不與者可信也南陽卧龍有田有桑身歿之日無餘粟無餘財故鼎足之業矯若龍見托孤之言洞若觀火其澹泊寧靜之功勝也今且置無論而以執事所疑於齊魯間者一楊托可乎季文子

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以為不華國也里巷之言也文子所謂未聞以妾與馬為華者也顧國有大亂而不能討有大故而不能定反為納賂焉則其華國者安在乎晏子敝車羸馬以朝而陳桓子以為隱居之賜也誣上之言也然危言危行竟不能振景公之懦而鉏田氏之強竟付之噬嗑嗟嘆而已大臣之義何居曾不能降心于仲尼又安望其招賢俊納豪傑以強公室而消亂萌也陳仲子與其妻夷猶子獲縷之間即不得為中不猶愈于貪財而取慙貪利而

聖賢金鑑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取竭者乎獨行其志聖人所不責亦所不禁也而趙后以為可殺戰國功利之言也獨其不能自表見于七雄之間而折節為寒儉與蟪蛄蚯蚓比也無足述也柱厲叔事莒君夏食菱菱冬食橡栗莒君有難辭其友而往死之曰吾以醜夫人主而不知臣者慙則慙矣而于莒何補也公孫弘牧豕海上四十而明經六十而被召垂老而拜要津彼子梁鵠短褐少而壯壯且老矣安見其詐也而胡為乎以無求之身曲學而阿人也文子志有餘而才不足晏子氣有餘而量

易論厲叔怨誹而仲子貞山公孫恐於服食之間為不忍於功名之際則其細也蓋嘗因是而浪言之士之壞靈蓋而昌苞直者不足言矣即好修之士亦多岐焉有學不足以說聞動眾才不足以樹功揚名而勉飭廉隅以自見者此以廉而為招者也有恃其確守其硬硬而不勝其德色勝氣凌夷極心于是嫌眾而巧詆陵轅而寡合者此以廉而為武者也有以健羨之心希高世之行而輕言衷由自附曾史諄諄以寬牖語人者此以廉而為賓者也有見黼黻心鼎

聖賢金鑑

卷二十一

三十二

鉉在念實不勝其熱中飲冰之態而勉為矯拂以取捷者此以廉而為市者也有樹節錙銖而漆指鈞石矯行際可而敗名請寄陽謝問遠而陰圖可居者此以廉而為盜者也有莖仕不苟而官成易節壯季抗厲而白首淪心一人之身而清濁霄壤者此以廉而為姦者也嗚呼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仁義而竊之上之人招廉潔以示天下而天下之人奔命而殉名矣可盡信哉然而貞介之士多不偶于俗而人亦起而撻擊之或不揜其短而人亦

毛舉而抵毀之或有門不足不能弘恕人以爲許已
而德之我修其志人修其怨我修其名人修其執于
是乎志士修人若芝田之不可餐而荷蒙之不可緝
矣是故公儀休辭魚以表節羊續懸魚以杜謁隱之
見志於貪泉趙軌勞民于杯水仲連卻金而辭封刺
龍辭錢而表恕鍾離委踐平珠璞江革戴石于舸艚
管寧皂帽以經年孫謙光席而卒歲范丹饑塵而登
魚鱗燭晚食而安步其苦心抗志流風餘韻並足述
也而非其至也吾析衷於聖門而已顏回軒輊簞瓢
鼓琴譚道巖山言志願得明王而事之姚姚者乎有
不貧貧而自得有不貴貴即文明矣澹臺犯陽侯而
擲明月之珠何貞且勇也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邑
宰彼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者乎仲由緼袍不耻負
米百里之外以事其親而陳蔡之間執干而舞之不
知天之高地之下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由之一
言則真誠之入人深矣曾子捉衽見肘正冠纓絕曳
綬而歌穀滿天地一貫之傳直接夫堯舜以來之統
則有適在也非以貧而驕人者也子思却乘馬而游

東修然其告衛君毀不居之室以賜民奪嬖寵之祿
以振困憊不令人有怨怒而後世有聞見夫豈可貞
于譽而無用于世者哉此數子者有可實之忠信有
多文以爲積不疑而不諂安君王而利長上其視貧
賤若浮雲也是齊魯之故事士所奉奉服膺者耳

理財

戊子山東程

開理財之道不過會入兩者而已。國家比年以來歲入不過三百餘萬而歲出則屑越至五百餘矣中都官虛耗而閭閻耗弊將何以籌之。王上怒然發德音問計于司農而司農唯以節儉之說進夫。國家之于今日非利孔未開也藉令管仲范蠡之徒而在豈能復繭絲之半第今之費耗于內者什一而耗于外者什九夫邊儲之所當節者何以而輦輟之下又何所當裁也抑冗員未省歟冗費未裁歟冗役未稽歟夫少內中藏積為大盈非前代盛德事上藏富于民將為國家畫長久計諸士試一一借前箸而籌之母曰所罕言也。我國家之財用耗于外者十之八九而耗于內者十之二三耗于外者利未盡興而耗于內者蠹未盡剔也耗于外者仕進者驚于功利而耗于內者公賴者不勝其養食也今計九鎮之仰給于京師者三百餘萬矣夫漢武時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胡北禦虜庭不過曰賞賜五十萬金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

不過曰金錢以鉅萬計而已宋臣當澶淵之盟呼吸存亡之際猶不得解獻納之名猶然曰所許不得過三十萬僅以十萬為成而今單于款塞屈膝請盟迺至三百餘萬後來者將何所挾止乎夫中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而今之與虜市也則泉流之歸海于一去而不復反者也樞筵建節之臣自本鎮而外輒胡越視之又何計幣藏之虛耗乎夫易市之有例也撫賞之有格也客餉之有額也墩臺礮堡之有數也某鎮緩而某鎮急也某先緩而今急某先急而今緩也是不可漠然付之不省也而諸鎮之日夜嗷嗷待冰為長策者非請金則增餉餉一增而不復減此請一金而彼援以為例尾閭之泄不思其反貪墨者視邊鎮為外府游談者視邊鎮為金穴武功爵視邊鎮為膏壤此何為者也然則是豈盡用之于夷與士馬也不盡用之于夷而以百萬之財易對尾而待驚之馬勇士無請戰之氣謀臣無吞胡之略不盡用之于士馬而樞樞隊長取盈焉不取盈則不得占籍元戎大帥取盈焉不取盈則不得起叙尚戈者不宿飽而彼

甲者無春糧是不可一澄清而節制之乎夫屯政之日廢而莫之理也民運之施退而莫之督也逃亡之濫籍而莫之稽也三者試一講求焉可省大司農之半而邊臣未有肯奮然行之者也此利之未盡興而仕宦之以功利而耗于邊也而耗于內者有三一曰緹騎之冗員當裁夫市井無賴者俠兒賈客或倚中常侍而募名籍中踵接有摩千百爲羣是皆食租水稅鮮車怒馬擁輿臺而縻大官者彼其先非真斬將奪旗出百外一生而國家養之如驕子乘堅策肥履錄史編橫行長安夫道中可謂亡行義之極矣而計所費于公家一歲不下萬餘石奈何任其攘臂而仍以爲當然而莫之忌也二曰冗役之當裁國家立內外監以待百工既縻而稱之食以供膳服而備器用廼今凡幾陪矣彼所肆何技所執何業縻不之問而市井矯健者復入其中以糊口夫大農之有籍也鑑夫之有關白也京兆之有數也各監之有名也猶不可以汰其冗而去其無謂者乎三曰冗卒之未裁往者各營所上練兵籍不渝九萬而仰給司農者論二

十餘萬是一卒而食數人之食夫兵馬之數司農不得而知錢穀之數司馬不得而問主計之臣止計其關白而唱籌與之故一卒而糜數人之食者有之而其不操之軍無益也衆又從而倍之夫天地猶是也幅圓之廣戶口之殷賦稅之入不減于祖宗而是三者日新月盛夫漏卮之泄有爲江海者慮之而況以江海泄也此三者蠹之未去而蠶食之無已者也

建極

程

帝王建極攸叙爰倫三五之際燦然可觀也孔子論爲國以禮而告君以五達道他日又言三言且何詳而三何略也又有五品六順七教八統九經十義其說何居抑與所謂道同否而所謂以禮又何禮乎羣辟非不稱俊乂而禮道或蕩然矣我太祖高皇帝以五教育民肆朝而天下平章列聖相傳並隆茲道 宣宗章皇帝五倫全書 世宗肅皇帝明倫大典卽古所稱慎徽克從錫嘏教言

皇朝通志

卷三十二

三十九

禮記

昌以加焉能稍揚厲之否我 皇上煥然德音重建倫物明如日星使天下同心而向道克配列聖軼三登五矣顧明堂之俞嘏也元良之豫教也宮闈之肅穆也宗盟之克諧也師保之和乎也 聖主誠建皇極而和萬邦諸士子會且歸矣能一言以獻黼黻乎勿徒效中和之頌

自古聖人執競于身祖洽于衆而化馳若神效應如響者曷嘗不自人道始哉人道備而後可以爲人可

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自有生民以來未能改也孔

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漢儒所謂制度文爲可與民變革三綱五常不可與民變革者是已然自周以前所因者可知而所損益者亦可知自周以後所損益者可知所因者不可知何也三代以禮爲治而天下在宥于禮之中後世求治于治而人主逞恣睢于禮之外故夫振季世之淪夷紹姬統之天明昭百王之典則立萬禩之章程舍 昭代何適矣粵自鴻翼初分睢盱未祛虺綏邈年靡得而紀矣

皇朝通志

卷三十一

四

禮記

適若握符受命蕃盛郅隆莫尚乎三五之際其建極明倫載在詩書者可考也是故唐帝平章敦睦九族有虞協和允若燕乂夏后平成攸叙爰倫商王表正肇修人紀文王勤止刑于讎肅武王迓衡時庸展親則天之明因地之義由三五之秘稱神明之容體百物之精樹萬行之本嚴律身度則上可望而知顯道神德則下可述而志遵道遵路則上可勞而來悖理傷道則下可案而求此所謂禮也三代之所因也雖欲變之不得而變也若其他繁文縟節直行曲殺從

民之欲赴時之趨與世推移循環無端此則禮之末
也不沿不襲可得而變革者也孔子言爲國以禮而
哀公問政告之以五達道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
友大戴禮又載孔子告哀公以三言曰君臣正父子
親夫婦和蓋達道爲政之要而三言又達道之要何
詳略之有若夫五品紀於虞書六順見於左氏七教
列於王制八統詳於周官九經列於中庸十義載於
禮運總之不離三言五達道之言特錯舉互見耳何
同異之有此皆言其所可知者也三代而下往往詳

卷三十一

四

禮記

治具而忽治本故輪戴則不顧於負輻忍心則不仁
於投免道淫則不醜夫束鹿相齕則不厭夫附塗反
側則不念夫如貫其視三綱五常視爲石田之不可
耕而屈軼之無所用矣是故以周宣之勵精而失之
乎杜伯以齊桓之霸業而夫之子間內以晉文之英
略而取譏於五蛇以漢高明之大度而忍言于鼎上
以漢文之仁孝而見誚于斗粟以唐皇之英武而忍
心于喋血或駭而雜伯或亂而離夷王綱廢而不脩
帝法弛而不張由春秋而來不可更僕數則治本難

而治具不足恃也迨至胡元淪轂已極天地板蕩五
行湮汨更數千年而此禮之當因者喪于天而墜于
地矣我太祖高皇帝巡掃胡元洗滌乾坤大誥三
篇首以五教育民肆朝而天下改觀易聽焉幾羯化
爲冠裳腥羶變爲禮樂然史臣稱其勳契典則度越
千古則五教又非徒誥者試舉其大如孝行有圖祖
訓有書資世有訓教民有勸勸帷幕而言無踰閭馭
戚畹而思鮮內降六官無破好之奸閹寺無憑城之
患斥危素而正綱常旌高潔而表節義以滄滄而戮

卷三十一

四

禮記

德興以孝行而官德成要之本人道以修身而後根
皇極以敷言王綱廢者已補帝鉉弛者已張列聖
相循並隆茲道至我宣宗章皇帝復自古嘉言
善行爲五倫全書以饒臣民而一代之風俗益臻於
敦龐淳樸然而豫建元良昭垂帝訓保全趙藩戒諭
宰府則倫以身而全也我世宗肅皇帝復因當時
議禮同異著明倫大典以昭來祀而一代之典禮益
登于昭明融朗然而建立世廟推恩一本更定裕
祿尊稱祖考則倫以身而明也我皇上仁義性

成經綸天後好生洽于遠通典學慈于始終項御
講巡評臨前辟降諭以爲人道之大莫如五倫倫理
有虧小善何補煌煌聖訓真可與典謨並傳日星
等耀三代而後蓋所未聞復以禮經進謁夫五典五
禮原無二理聖王之所因聖人之所定也禮曰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列聖以帝王之道爲道
而皇上以列聖之心爲心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
蓋踰三千餘年而始若左契也執事又以主聖不
忘規欲需慶露以益淵岳則亦無過舉五倫之大者
而設誠行之已可今聖天子側身天戒奮目民瘼
悲愴耆碩虛懷衆正非楊穆明明之度乎然不顯而
莫覲恐浮于蒼壁黃琮之享無倫而盈禮將異于素
衣素平之忱堂庠未孚上何以酌民言四門未闢下
何以于上施是故勅時幾勵儉德勤召對開諫言達
在都俞吁咈之間而亦禮之所以蒞官行法體信達
順者也所當實圖者一孝養兩宮動求祖德振振
麟趾繩繩燕翼非永言不匱之思乎然惟心四海當
體夫不惡不慢之規鼎養一心無間于不屬不離之

異圖本至重早辨夫宜君宜王之等神詔難謹
示夫東學西學之期是故慎守身格祖訓定大本
先備教此在求德貽穀之際而亦禮之所以一物三
善教喻德成者也所當實圖者二椒棧之等有葛覃
卷耳之風宮相之衆多江沱小星之舉夫非刑于之
化所翔洽乎然不濫于色則恩脫簪黻之賢不懈
于義則恩彤管鷄鳴之度戒長夜之喪志則整莊伯
式號之諷知匹嫡之亂政則思秉絲引坐之言此在
雖難克諧之化而亦禮之所以什回增美理陽治陰
者也所當實圖者三今文昭武穆之親蕃列星布河
間東平之賢東璧殖圭夫非棟宇之風所貴注乎然
天潢之麗不憶而食租衣稅者有枵腹之虞分桐之
國如重而受祉作屏者鮮維城之固故微宋人限祿
之制而開其本葉味左師愛子之喻而貽以久安此
在是究是圖之誼而亦禮之所以別嫌明微行慶施
惠者也所當實圖者四講帷時御圖史日陳師保在
前疑丞在後身心有歲政志有歲夫非伐木嬰鳴之
誼和平而下交若年振振書端榮不聞咨詢之益廣

度細糧未收獻納之功龍圖虎觀之儒有言而不盡
丹書綠圖之文或毫而未敘則夫煥德音和顏色
世務盡下情俾陳說者不爲故事聽受者不爲虛文
此在同德之時而亦禮之所以憲老乞言德發
揚翊者也所當實圖者五五者不出日用倫物之
常而可談乎齊治均平之理不越乎安上治民之禮
而實有教訓正俗之功非有異常高論之說而實爲
百代可因之典遠監 祖憲近守 宗彙上而咸五
下而登三舉之 此是 皇上所能行在實圖之而
已昔孔子告君以五達道而總之曰誠告以三言而
總之曰不過乎物夫誠則物不過三言五達道一言
以蔽之矣愚生敢藉手爲 當宁獻

梁倭

問曰者朝鮮告警 主上赫怒健伐聞地千里海外
有截謂非千古盛事乃諸將議封議貢而中朝之
士據臂而仍之此孰得孰失夫禦夷之道不外戰
與款與守三者而已今戰而有功彼且乞款而我
亦未敢撤守信知諸將言許之封許之貢可保無
他否又如朝議一切謝絕不報遂可安然無事高
枕卧子之二者皆一時持衡之說非所以爲備也
諸士誠度倭奴再入朝鮮我何以策之又或我中
國海濱之地卒有巨測又何以策之此則不在封
與否而自治之道也諸士試早計之
始倭之犯朝鮮也或曰我失屬國宜盡出大兵往救
毋令滋蔓擊之使或曰出師絕域談何容易我奈何
代之戰宜令大兵屯境上爲救援毋輕渡江而東渡
江而東卽一戰而勝倭難盡也脫有不勝計將安之
不擊便此則讓戰者之紛如也既而議款也或曰倭
之請封也彼誠信而來我何惜乎通之輪保數十年
無事不則彼亦有辭或曰倭之請封也畏而請乎愛

而請半封而貢貢而市何厭之有此則議款者之紛如也及款之既罷而又議也或曰朝鮮爲我外藩倭久朝鮮犯遼陽近畿輔不若守朝鮮或曰天子守在四夷未有爲四夷守者宜盡撤大兵自鴨綠以西爲重而不爲客我安能歲歲爲彼盜之餉此則今日議重者之紛如也夫兵家之事不外戰守和三者而今東事三者皆難焉此何以故兵志有言兵難選戍又曰多算勝所謂難度者在瞬息呼吸之間而所謂多算者又不在倉皇造次之頃非知彼知己得其情形

那夷會傳續集

卷三

張

四

四

我何以度之而又何以算之請畢其說曰本韓在東南彼平秀吉一亡虜耳故販魚窮餓彼所謂山城州明信長者故關白也憐其難慧收爲養卒與之計奪諸州鎮守大堺後呵奇交割授信長吉執仇殺奇交襲其名號蠶食六十六州以六十六州之衆掩朝鮮之虛朝鮮君臣棄城而走 上命性征一戰而克平壤再戰而克開平我師如雷霆風雨捷伐之威海外有截雖碧蹄不無少衄倭亦遁去而王京復失夫以兩勝之績昭昭殊域而中朝之士疑信相半噴有煩

那夷會傳續集

卷三

張

四

四

言是使介戰之士得之馬上而文墨之吏撓之筆端吾不敢盡謂諸將之見皆左而亦不敢盡謂言者之皆訛謬也夫奏事欲實持論欲平平壤以戰王京以購諸臣之求多予諸將則謂以購而得不如以戰而得不知以購而成實欲以戰而創也以血戰首之而以購尾之始之乎避封貢之名而卒之用封貢之實此中朝之士所以據臂而起也諸臣之據臂而起則疑其購而並疑其戰疑其敗而併疑其功夫以韓淮陰破魏破趙而不能以全勝之師頓之齊堅城之下我兵不血戰而關地千里又何有於一戰獨其未退而言退未降而言降則諸將之舛也議在封而不言封議在貢而不言貢已主其實而欲使廟堂收其功則舛之舛也中朝之士必欲盡釜山之衆而盡爲京觀此周宣王之所不能得之繼仇太原之外漢武帝不能得之西南夷而我欲得之外夷之外何言之易也夫不料倭之六十六州之衆幾何而以虛數相恐喝舉朝張皇若宋之末李然則諸臣舛也不計我之能制倭與否議封罷封左袒右袒如訟如仇則舛之

舛也請封者曰封之已耳而封之外無聞也請罷者曰罷之已耳而罷之外無聞也請有以問此而家封矣貢矣而道將安出由遼陽則朝鮮有傷弓之驚由寧紹則南人有匪茹之憂此言封言貢者所不能也罷封矣罷貢矣彼以其雄心而逞其忿心再犯朝鮮我不能再爲出師朝鮮既墟我日夜愁遼陽而遼陽城溝外卽虜海外卽倭不可謂不岌岌其或天風爲祟颶帆而犯寧紹天恐將來者必以款而得解此罷封罷貢者所不能保也夫 祖宗時常用之矣洪武

和美金朝錄

卷三

崇

五

五

二年寇登萊掠閩浙曾以趙秩往使又寇淮安轉掠浙閩是年遣僧奉表使至而掠溫州五年遣使入貢又寇溫州六年寇登萊七年十三年遣僧貢馬我以其數掠海上却之仍置其來使十三年入貢不納又置其使十四年入貢十九年安置其使僧于雲南二十年令江夏侯周德興陳兵防倭蓋許之而又禁之禁之又許之永樂時屢入寇十七年入王家山劉廣軍率精兵疾馳斷其歸路無一人生還自是不敢窺遼東宣德時倭屢入貢成化時僞稱入貢寇大嵩

靖時蹂躪閩廣吳越之間歲無虛日 肅皇帝憲

和議我之財力既詘而使亦無一人得返迄今三十餘年不敢復窺海上蓋貢與戰而用之失由是觀之倭而入貢倭而入寇倭而入寇倭又請貢變詐百出我亦倭而許之倭而絕之駕馭羈縻捷伐掃除何常之有今邊臣曰封樞臣曰封廷臣一人曰不可千萬人曰不可 上爲集臺臣廷議得 旨報罷而朝鮮王以請 主上赫然震怒詰問廷臣何以力阻和議夫我之勞師萬里爲朝鮮也爲朝鮮寔自爲也則今之議封讓貢爲朝鮮也寔自爲也乃朝鮮之使始而乞罷既而乞請可自相牴牾哉今日之事兩言而決封與不封貢與不貢而已封之也能保其後則封之罷之也能保其後則罷之使我足以制倭之命則封之也足以示恩罷之也足以示威封可也不封亦可也使我不能制倭之死命則封且貢也足以招寇而罷封與貢也亦足以速棄封非計而不封亦非計也夫關酋以廩役之賤一鼓而有六十六州再鼓而臨朝鮮康平夷狄之雄乃平壤敗而王京遁不聞其有

和美金朝錄

卷三

五

五

街亭之戰亦不關其有怒臂之憤此豈其智勇俱詘
耶將有他變耶彼其聚於釜山築寨者三葉城者十
五又何以故昔吳伐諸侯無故而退晉臣料其中變
果有越難以今情形或亦類此未可知也不然而彼
何急急于一封一貢也或曰誘我也計彼來使和關
而不得請不得歸者且半歲今春秋二訊已逾矣或
曰假我名號以服其種類耳或曰貪我財物耳或曰
彼使歸而見戰莫得一封以報其酋長耳夫使今日
之請而止此數者皆可言也其或以貢為覘以市為
犯此未必其然而亦不可不慮也今日之事吾不敢
盡謂諸將之言封言貢者為非而默慮其封貢之後
何以策長久也吾不敢盡謂諸臣之罷封罷貢者為
非而默慮罷封罷貢之後又何以策長久也今默有
守朝鮮與守鴨綠以西而榮昌二者皆有說焉為保
朝鮮之說者曰朝鮮北面遼陽三面距海東西皆崇
山絕島連亘阻塞計倭所從入必經全羅慶尚兩道
而全慶之間如雲岑大丘龍州有險可據試于此地
設兵分布可保無事朝鮮無事則彼西南蓮花飛蓋

宛梁等諸島為之天塹不能窺遼左亦不能窺天津
不然則遼陽臨津大同諸江皆可通海直達畿輔不
必渡鴨綠走遼陽也是固一道也不然則大丘以內
鼓行而西不若守島類今蜀兵五千加之南卒三千
資以一歲之糧古人用兵因糧於敵而王京故膏腴
地人烟稀少試做古人護菟之法設一都護使者且
耕且守我不苦轉輸而彼不苦誅求不然我歲以五
千餘人守之歲費九萬有奇朝鮮能任之可守也朝
鮮不能任守未易言也自鴨綠以西則實壤紅沿鎮
東鎮夷諸堡為扼塞吾選勦鎮健兒先南兵次步兵
次騎兵而三分之以今所改副將統之遼左可無慮
彼揚帆而走登萊或走淮楊蘓松或走寧紹漳泉無
高山大川為之限無丘陵坑塹為之阻又無泮沙淤
泥為之阻則海疆設將之議可行也浙之海上陳錢
下八花腦諸山為兩省之門戶故共守陳錢分守馬
蹟羊山大衢三道而後倭無適情又集太倉崇明嘉
定上海沙兵分守羊山馬蹟又海外王環諸山懸田
之禁以時稽之以絕盜資寧波三面環海最為扼險

若倭北由外頭洞馬臺歷烈港南由大茅洋入金
山皆犯定海而江道漲通一瞬可抵郡城由崎頭入
湖頭渡則徑犯昌國錢谷直抵象山由大焰山五嶼
入龍山港則犯觀海直抵慈谿此所以為衝也定海
兩戶則舟山二所懸于海中四圍皆山山外皆海頗
為深阻東南普陀山近在舟山之外其巡檢澳釣魚
灘白沙港之船所宜重也紹興地雖略近險則同之
若倭由漁山入觀海犯餘姚由澄海入鹽浦之曹娥
江則北犯東關南犯上虞直抵郡城由羊山歷灘計
二山入錢塘江直犯蕭山而浙江殊為可虞蓋象山
之陸兵當議也台州三面阻山一面瀕海若有警息
海中戒嚴不通而山中轉輸固濟四面隔絕則台州
儲餉之當議也大抵度倭之情近未必犯登萊遠未
必之閩粵在朝鮮則慶高而在我則浙直由朝鮮則
全慶不保而島嶼以西下當扼其吭登萊民貧地瘠
又無奸民為之禦導可保無慮第恐以朝鮮為號以
一旅贅我兵而浙直之間掩出不備我失之海上而
又無西北之勁卒禦之於陸此則不可不講也然則

今日之事封可也不封可也其封之也吾願諸臣之
以封為間而勿以為成也其謹之也吾願諸臣之認
然日慮其至而勿遽以為得也故戰而能勝何難
于戰歟而能久何難于歟守而能不煩何難于守戰
而不勝不如其已歟而不備不如其已守而難終不
如其已是在當事者平心遠慮為國家計長久可

歲考首卷

問人道首三綱示至重也然有勢值而難者李瑾奏
淺逆謀義不負國矣其如父何較之入郢者孰優
雍姬陰殺秘計仁不遺親矣其如夫何較之从漢
者孰得將徇大義而不問其私明國是而不徇其
情抑而全而無害者之爲愈也試評之以觀濟變
之略

人倫之變是所忍言乎哉若乃載雍熙之朝矢明發
之志內以報劬勞外以供靡暨是臣道之幸也脩歸
寧之孝守從一之貞既無愧於婉婉又無害於三從
是女德之幸也其或事值兩難徇於公則害私徇於
情則害義而無所顧而置之不理則兩傷兩欲其全
而兩無所害則兩妨嗚呼難矣則惟通之以權貞之
以理拾九天以爲正信此心之無他幸而濟天之靈
也不幸而濟吾身匪吾有也何也之數者大倫也吾
莫能軒輊之也而敢因以爲利乎執此可以評濟變
之略矣夫父與君孰重而服勤之義同致死之貞同
無方之養同戴天之報同不幸而值變此非談笑之

道也故急君而滅親者李瑾也報父而俱殺者伍奢
也夫懷光解奉天之圍挾不賞之功咫尺不見天子
快快而去屯咸陽不進而無難之念嗣與子璵密言
於朝陛下未能誅臣父臣父足以危陛下與父俱死
何策之有傷哉乎言也叛進非小故也梁州之幸乘
輿播遷父爲國賊子爲國臣知而不言是黨賊也言
而不私是討賊也奈何哉臣賊之爲臣父也一父不
可赦子不可生亦足以謝父矣瑾賢者也鄴侯知之
矣瑾亦何負於父哉子胥不誅終爲楚患少好於父
長習於武君欺其臣子欺其父與父俱誅何明於世
仰天行哭願因諸侯以報仇矣入郢之師掘而鞭其
尸踐腹拭目誰使汝用護諛之口而殺我父兄豈不
冤哉父仇不報非孝也報父之仇尸諸諛諛者以謝
父於九泉庶乎不反兵而聞之志矣鞭平王之尸則
勇之過也父之死以君也父愛君者也報父之仇戕
父之愛或亦非奢之心也吾以爲瑾之成也下不負
親上不負君負之入郢也雪父之冤而非以成父之
志瑾義不負國而負非善之善也夫父與夫孰古

人不以承歡之日纓繫絲之義亦不以一醮之余眚
言歸之舉御輪而往則父戒之無違矣書懷之訓借
老之約繫乎其之歿靡他也若以私而滅其天者雍
姬也死義而不顧其私者黃皇室主也彼祭仲將殺
雍糾雍姬知之而謀諸其母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未
之半言哉竟洩其言而尸祭仲於汪夫祭仲之謀為
當也固不能生繫其父而莫為之所祭仲之謀非當
也蓋亦不過相怨於受爵爭赫於腐風此無大難處
者吾曉以禍福開以利害繼以涕泣夫寧不惜朕有
悟心而必洩而死之也為人婦而死其夫莫過於不
睦之刑黃皇室主當先姑時掖掖一選諸生郎吏伏
闕上書公卿大臣伏省戶下願以安漢公女母天下
斯何為也未幾而宰衡踐祚號曰安定太后又號曰
黃皇室主又何為也彼猶朕母天下也源建世千歲
歸問疾又何為也捍狂而為符命者顯朕欲祀之焉
又何為至此也彼一孱狀年女稱朕不朝發病不起
蓋庶幾足以報劉氏而新室文母有覲面目矣乎吾
以為雍姬之殺其父也干莽未光而干夫為戰室主

卷三 三

三

之死於漢也於義為貞而於孝無損姬不可以言仁
而室主則善之善也是故徇大義而不問其私私亦
義也明國是而不徇其情情亦是也知有私則無義
矣知有情則無是是之數者生人之大不幸也人所
難處也未易言也大抵事值其易則奮紳而效義鳴
佩而修貞即人稱忠誼而家言勳懿矣一處其難彼
賢有才者猶不能自決而況婦人女子乎吾厭怪夫
號為士君子者心不烈於金石操不慘於冰霜而此
念一移乃舉君親弁髦之也

卷三 一

五十八

謂楚地廣袤若盜久矣武昌漢江漢辰未接環而
部岳靖跨湖凌險其狀各異奸民之起而擔憂
金以擾來麻者勢莫能止也今天下寧一古謂豐
世治世世者無加焉而盜之犯於有司者項背
相望當事者怒然憂之將何以勝之乎抑自有所
以已之也顧制防之長策者將必有在抑在人而
不在法也抑又有不事難彌而坐消之道子以博
洽聞必留心當世之務試言之

郭泰金鑑

卷三

策

李九

學

聖主之於天下譬則慈父母然其子弟之不見異物
而業不違恂恂然日用飲食者良子弟也其有矯健
之力奇表之行騷然號呼不逞其聞者子弟之不才
而濟惡者也夫孰非吾民吾子弟哉顧父母之心視
濟惡者已不得與其良子弟等而彼旦日為良子弟
擾也夫安得不剪鋤其不肖以比安其良善乎是故
彌盜之策當講也先其所以已之之原而後脩其所
以勝之之術故九政不舉九伐不廢而使郊閭慕
人且越志者非以勝之也衣食不給窮瘼未復而

郭泰金鑑

卷三

策

李九

學

談關法應拔鉤鉅者是以勝之也非以已之也今
天下百司東法夷苗鳥境天地效靈維是元元咸蒸
蒸待理矣語曰豐世無盜者是也治世無盜者均也
化世無盜者順也何以喻今日哉吾登自陳氏歸土
而後將解甲士歸田民不知兵郎小小有警旋郎剿
捕威武元稹人具法申益艱難治焉宜噉矢不聞
而桑麻無警也然黃漢沿江而上馳舳舳檣通遊載
之闐然一葉風馳雲駛有白晝而奪之金者矣辰未
接環而部置繁林麓各長荒微而編城校點者律為
柳導傳軼亡常矣岳靖連叢障間而避仇公命之徒
莫可詰禦崇岡互嶺不便攻守矣當事者非不喑目
憂之然時煩刁擊焉郎日夜注畫備緝隄防竟無裨
利兵而誰何者愚以為今日勝盜之法未盡舉而已
盜之術未講也夫周官之法不以八法八則約民以
正而不廢夫司寇禁暴懲讎掌囚之法是不以已之
道廢勝之之法也不以司民司刑繩民以威而必先
夫六養六安五教五物之播者是不以勝之之術先
已之道也故聖王道民以利消民以和蘇民以仁

欲民以醉使斯民不至於凶賴多暴者已之之道也
隄防不弛禁網不解析揚不去園土不壞以防民之
不肖而不使之恣睢者勝之之術也今之策彌盜者
鮮不謂選吏士簡卒徒比保甲明畧域信期會足以
治內矣守險要布精銳慎機謀嚴聚散課功罪足以
治外矣嗚呼是數者誠執事所謂制防之長策顧所
貴於今日者以實而不以文也士也鄙臨文無諱又
疆場之事志之久矣請得直言今日彌盜之弊而無
誅可乎夫今之所恃以防惡少之奸遇橫行之衆者

非諸武弁與所練之勇敢也哉今諸武弁多統誇不

空

事事即無論輜鈐非所諳試以弧矢馳騁之事校之
蓋有開弦而矢躍無跡據鞍神悸者矣一旦委以巡
徼但目逆而送盜耳不敢與賊鬪安敢言功非計也
諸武弁又多可念者曰奔走於遠官貴人之前蒲伏
如廝隸益日畏威遠罪之不暇而何暇言兵一不愜
於大人之意則叱呵之咎轉之彼其雄心已銷盡安
能捕賊且上之人無事則驅以役使有事則責以愜
厥非計也古之用將者使之無內顧而盡死命令衛

所官有逾年不獲餼廩者俯仰無藉意氣不揚甚不
能自給弓矢一旦盜至則驚其家之有裹糧而逐賊
咨怨傲傲人有懼色顧責以折衝之效禦侮之功勢
不能也非計也今集腋鱗練勇敢於江上下矣顧所
練之卒大有可憂者失今不治且世世為患夫五千
有奇而立一衛一千有奇而立一所今試聚諸衛所
之軍而校其實有一衛而五乎有奇者乎亡矣有一
所而一千有奇者乎亡矣今不治正軍而誤民兵日
增千億唐府兵之法所以壞也雖正軍之隸尺伍者

不可輕用亦宜以時簡閱之乃使其日惰日壞祇以

空

供輜軒事執役而又增練兵之費非計也今江防有
警所恃者練卒而練卒者非盡良善也非盡能格鬪
而矯健者也市井無賴者不能食食則募名伍籍中
以坐糜官儲少有不足彼且號呼群謀可謂驕矣盜
至則咋舌而退耳且以彼悍暴之資隱約於暮夜而
椎剽為利即群聚而為盜耳以盜而捕盜不可得矣
彼皆召而至者又不可呼而遣也遣之則益即真耳
持此輩以防賊非計也古之練卒者有投距者有擔

石者有射穿七札者或有善風角曉占候者試其能
而後隸之兵今諸練卒有之乎直指使者歲時閱之一
為佯勝一為佯敗此兒戲也古治兵者或不如是也
耳不諳鉦鼓之節目不試旌旗之候為觀而已矣而
責以彌盜盜有死之心而我陳卒無勝之策非計也
為今之計宜倡諸武弁以勇而不尤以順承期以成
功而不罪以奔走歲時謀其能以殿最之而庸祿之
歲給者俾不苦於內顧得盡力所事上之人亦宜從
而禮貌焉使立士卒之上士卒用命而後不能禦盜
邪卷三 策 李
者始以議罰兵卒之入籍者嚴校閱以沙汰之以補
衛所正軍之缺而衛所正軍亦歲時校之與練卒等
其勇力絕人技藝超等者優恤之不同僑伍其不當
於用者不以冗食一旦有警將卒之中有躍馬而出
斬敵而入者注上選卒伍之中有捷劔却賊揮戈奏
績者受上賞不使刀筆之吏美其文墨消英雄之氣
兵威以振武烈以揚行之數年且可為國家異日緩
急之用而區區鼠竊輩又何足慮哉此又執事之所
謂在人而不在法也雖然在正本清源之道不事權

張而坐消之者難言也夫民非性為盜也今明法嚴
夫人情孰不愛其生彼又非嗜為盜也試聚衆而問
之曰與爾犯有司斃刀鋸也寧全身命乎與爾犯有
司死行徑也寧保妻子乎夫盜亦人也又孰肯舍此
而就彼天然後瞿然曰斯民也三代之民也不有饑
寒困苦之迫深怨墨吏之酷而甘為盜以成者非人情
也今不思其為盜之原而日講彌盜之術是以勝之
之道已之也所謂辨也夫楚地廣矣山原之兩澤不
調則倚郭而待命而水潦不時即膏腴之地魚鱉宮
之其汰壤曼衍者且盡為豪民所有而民之緣南畝
者代之耕而餘不足以飽五口彼又有神通於里魁
胥史之手而徭役為之倒懸矣民之蚩蚩亦以為當
然而貧可念也甚蠲稅之令下而吏不布也藉以為
市不幸有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民心無常能不改心
而易慮乎昔先王重遊民之禁蓋驅之本業而息其
邪心也今豪俠頑民黏竿擡直檣滿傳塞雜劇鬪技
與夫僧道妖術群遊通衢十百為侶此輩無自得食則
聚而為奸是盜之因也先王罰不毛者有里布田不

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力田有
征高賈有稅而遊食之人上不知問是縱其為盜而
莫之省也可不謂大舛乎且今士習無用之文吏尚
無實之績皆曰何以仁義為豪斷而名高何以優游
為善仕而遇合人心至此又何責於民之為盜而不
悟也夫晉用隨會而盜奔秦太叔用子產之言而崔
符之亂靖今如休養生息塞說影之奸時補助之政
罰無事之人斬無用之物慎盤詰之法養廉耻之風
而當道者又先撫字後催科重風化緩文薄行之數
十年可以去殺矣此則不事威刑而坐削之術也此
以已之而非止勝之也為人父母之道也夫盜猶易
言也不幸有傑然鉅紳之徒沒於其中如古英布劉
孟若流則益多事矣執事若不以燕鷲譽無用之言
而教之生也猶能抵掌而談

新嘉坡雜誌

卷三

六十二

官寮

問人主所與共天下者幾務付宰相議論屬臺諫
澤寄守令其所與左右任使者則中常侍輩也大
端如此而已試以相道言之漢唐宋之際開閣延
賢勿樹黨乎日飲醇酒勿餉事乎中大夫小失禮
微至府中至煩認書為請也又何敢乎同州之行
先上十事如度不能臣請先辭將勿要乎內批恩
澤對使然之但道臣抗以為不可又何賴乎彼其
任守忠所為不法以空頭勅諭之又何賴乎彼其
時人主拱手而聽之降心以從之何不相嫌也而
其人之敢於自用而不少避者又何以恃也臺諫
耳目之司聽之欲宏言之欲盡夫青蒲願首曰馬
見憚頭軼乘輿手批衣裾偉矣所言不盡然人主
何以堪之唐以諫官隨宰相入閣為千古盛事宋
人又謂其為多兩參知何也第恐人置一喙多言
繁興人主又何以堪之高皇議法申明酷吏之
戒所以惠元元防淫威也漢世稱良吏得人如趙
廣漢張敞嚴延年往往以致擊稱脫一不當能無

新嘉坡雜誌

卷三

六十二

傷豈弟之化乎以此觀之豈盡得也書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夫人主安能一一得正人而左右之也顧御之權何如耳中常北寺蓋難言之矣此漢唐中主使然聖明在上法一行而左右靡不美第不知周禮闈人寺人內豎人主何以禔衡之也彼其時亦與之上下其議論否朝臣亦與之共事否何寂寂無聞也之數者皆廟堂石畫儻有能甚執事者未嘗不追然稱善

遊民

問苟悅有言三遊國之賊也以今觀之縱橫之士掉三寸舌而山川扼塞士馬強弱戶口煩耗若臚列也斯其人可不謂才歟俠士重然諾輕死生衽金革而不厭此其資亦非下人者今縱得頡頏鮑焦於陵仲子恐無當於用斯兩者得而用之亦可以脩緩急否在昔先王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偽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皆不在赦之條此聖世之法也則二家不免矣故曰破無用之言則事情得又曰劾言殆行國之災也近者不踰數十年而海內遘譴之士假巖穴之稱挾片言隻字以遊於市利之途慕朱家郭解之行以逃於名教之外縉紳改容禮之此不過一二簞人子惡少年耳蠶起泉湧天下靡靡豈即其人歟夫謂科目而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則吾豈敢謂四民各有本業則是皆遊民也不識為治者當別為科條以器使之乎抑辭而闕之者為明禁使盡歸南畝不惑世誣民兩者孰為得計

天文曆

問治曆觀象帝王欽若昊天之事堯命九官先之矣
迺唐虞三代之法不傳吾竊短其多畧而未盡倫如
禮記老子祭不終日之條以日食與太廟火君夫人
之喪並益不能預占而倫之是不能候日食也秦人
每閏俱在十月是不能定閏也今日食閏餘俱可先
期而定擬之然則今法不更倫乎太衍太初準易準
律恐不能無幸合至元而其法盡善美矣蓋郭守敬
為之也我朝大統曆一切用元法而比末日食經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期豈其法果窮亦用之未盡或歲實歲差之數不明
吾以為曆當改也司馬遷世在天官而天官一書三
垣損其一列宿損其二亦疎矣豈漢之言乾象與今
異吾歷閱諸史言天象者至晉而纖悉備矣蓋唐李
淳風為之也今用之今曆家尊崇步天歌如五經然
吾試妄言之諸生妄聽之今天之分野只言九州所
分隸之地北不過燕恒南不過吳越東不過齊魯西
不過秦晉然則今之閏廣川貴省在版圖之外天象
包羅所不及乎今欲占數省之休咎孰從而占之又

內外官名皆用秦制上不及三代下不及六朝
象定於無始以前而秦官在一時如瞬耳豈其先有
官而後有象也若比于今之職官則不啻掛一漏萬
今將欲占百執事之是非孰從而占之吾意有神聖
玄同之士則天象亦可改也天象緯之不講久矣儒
者當以通天地人自期待勿沾沾訓詁也試問豈
勿驚而以為誕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屯政策問

問三代之時無屯政之名其時大司馬有事何以佐軍興漢始言屯而行之塞下行之金城行之輪臺尚未遍宇內也唐宋皆置營田使或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或言可以實邊而限戎馬其便宜犁然可睹矣何以不果行也 國家每衛置屯田官有定負兵有常數田有定所法至備矣迺南北有事輒請兵請餉則平日所謂屯與軍何在今九邊荷戈之士引吭而望司農京師羽林之衆枵腹而望江南皆不終日之

和泰金鑑

卷三十一

七十一

策也蓋屯政廢盡矣田半沒於豪猾軍半隱於逃亡使漢唐宋諸名臣見之當作何狀吾欲軍不召募清其舊伍田不他徙盡其舊額行考成之法以三年爲期兵即農農即兵庶乎昔人所謂無稅之地不耕之人不戰之時夫事貴力行耳二三子試善之

樂律

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孔子正樂雅頌得所然則三百篇詩皆樂也未審三百篇而前咸英韶濩用何詩和何歌今三百篇有詩而無歌漢魏之間僅存其四而今亡矣詩亡而樂府作比今而樂府有義無音沿名求義名義不倫今之八音比于古之八音器具既改律呂焉附古樂亡而今樂作爲夷爲鄭將焉辨之夫作樂必先定律定律始於黃鍾或曰黃鍾極大或曰極小或曰極清或曰極濁或曰九寸或曰三寸九分其孰爲當而又有所謂七均七聲與夫遙相爲宮者或曰無庸也其孰爲是夫杜夔精雅樂而不叶于晉荀勗暗解牛鐸而以聲高見詆于阮咸夔譚何安相爲猜嫌和峴胡瑗互爲異同其孰能起季札而觀之作師曠而聽之今世俗之樂猶嘈嘈盈耳而朝廷郊廟之典則琴瑟不施絃而鐘磬不比節伶人束手其傍強作搏拊之狀耳樂之廢莫甚于此吾以爲五帝不相襲樂今亦不必遠稽雅頌之音第即國朝朝祀樂章使太常比其音響肆其節奏而後博求審

和泰金鑑

卷三十一

七十二

音之士考其鐘律和其高下即我明一代之樂江
洋矣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諸生以為如何夫
虞廷以禮樂教胥子而周禮成均之法以樂德樂語
樂舞教國子則正樂乃吾太學事也於論鼓鐘於樂
辟雍樂之不與教將何成吾即不能正竊有志焉若
但曰樂由人心生而以謾語相應吾不敢以未遑而
謬曰以俟君子

問漕艘國家大計也其名起于何時三代皆建都在
北其時京師所需何以不聞取粟於千里之外漢唐
宋元俱仰給東南其時粟從何給舟從何入役從何
興歷代之制不同治其說為得而或謂輸者不苦其
歸練者不傷其費或謂江艇不入汴汴艇不入河河
艇不入滑或謂三倉轉移來輸京師無復留滯而常
有數年之儲或謂至京師者歲至三百萬石民無轉
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是遵何法歟今京師軍民枵
腹而待哺所從由惟此一衣帶水耳乃河臣漕臣各
言所便動相扞格吾欲併二臣職掌而一之且于舟
于卒于道儻有未宜者稍更張之即前代之法吾擇
其善者而從之諸生以為何如

武文

問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姑勿論三代漢世人主如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夫百家之說即鳴鉅之儒猶然艷目而傾心焉人主乃能毅然闢之以明正學斯亦偉矣豈孟氏所謂聖人之徒歟至期門羽林則自譴矣世乃謂武帝得馭將之術拔一奴隸授之大將軍北犁虜庭竟漢世無虜患今觀其慰李將軍霸陵尉事英夙可想見儒者論事多不滿於武帝何歟嗣是而後有詔會諸儒於石渠者有會諸儒於白虎者有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者有招署灋洲之選者有集前代事於屏風者有置崇文院收天下圖書者有親書石經者與表章之義孰深有親行軀劉之禮者有習射顯殿者有設次淫水臺者有講武於驪山者有御翔鸞閣習武者有講武近郊者有幸龍山大閱者其御將之道孰備夫堯舜禹聖人皆曰稽古明不廢學也彼振旅發舍治兵大閱此自司馬有司事耳顧有所謂執路車載太常者當於何地以何時也我皇上稽古

和英命徐寶麟草

卷三

上五 七十五

和英命徐寶麟草

卷三

五

崇儒講論不輟邇頃復以西虜陸梁面諭門臣將帥爪牙之臣誦德音而猛氣橫溢矣蓋遠出漢武上而庭臣猶有違議謂經術之未盡明也取士之法三令五申而莫之畫一也武備之未飭也未有犁庭搗穴之徒出而應上求也二三子具文武才略將出而效之聖明在上有言毋諱

朋黨策

甲午順天程

子言之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夫爭黨非古也其叔世之風乎為人臣而至于爭且黨茲豈國家所宜有請借前事為喻漢之黨人始于甘陵分部而顧俊厨及釀成鈎黨之獄唐之黨人始於牛李據隙而八關十六子馴至清流之變宋之黨人始于議論相軋互相詆訾而洛蜀朔分而為三於是紹述熙豐報復睚眦一網盡而國事去矣說者謂漢黨多君子唐之黨多小人宋之黨初以小人攻君子既以君子攻小人終以君子攻君子而小人乃得乘間而闢其捷其本末可悉言與第不知是三黨者孰為君子孰為小人也方今聖明在御衆正盈朝小大臣工師師濟濟精白以承休德萬無朋黨之足慮間者意見小異畛域遂分各師其心不無稍凌訾也深計之臣數數以和衷為請儻亦防微杜漸之思乎而戾氣猶未盡消雅道猶未盡回其咎安在天使在事者公且明其疇為黨而立言者平且實疇得指以為黨茲欲兩得其當各

郭象會纂

卷二十一策

七

七

願其心違何道而可其各據所見以對

天下何以治何以亂曰君子進小人退則天下治君子退小人進則天下亂君子何以不常進曰小人勝也小人何以不常退曰君子不勝也君子何以常不勝小人何以常勝曰君子不同道小人不同等世不患無君子而患君子之不真世不患無小人而患小人之難測夫本以樸心行以危行不為名高不為厚利其心澹蕩而不為畛域其道蕩平而不分人我道大而難知功成而無迹真君子也見善而動聞名而進起志有所在不顧其後念有所欲不顧其成其次也假托為冀倖焉徘徊焉顧望焉譸張焉詛說焉利己害是而假衆是以濟其非利在獨見而排衆論以遂其獲其術足以籠一世其智足以啓群疑此則君子之不真而黨之所由起也以身為市以利為堅此小人之易知者也與時陰陽與世脂膏退無名于時進無益于世者其次也險如山川疾如風雨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其居處足以聚眾取譽其是非足以亂政惑人含鈎而竊國以道而為盜此則小人之不可知而

郭象會纂

卷三策

七

黨之所由起也夫真君子何黨之有其淡如水其介如石其無私如天地其可見如日月夫子所謂不爭不黨者也有君子而為黨者其類既合其道未融也有小人而黨君子者其事可徇其心可疑也有君子而黨于小人者其名可附其義可惜也有君子而不與君子黨者其道誠真其意誠遠也有君子而攻君子者其見相左其氣不降也有小人而攻小人者其合以利其爭易起也然則君子者有黨乎無黨乎將以黨君子者遂為君子乎將以黨小人者而遂知小人乎漢之有黨也始于甘陵二部兩家賓客互相詆訶幾于宗璫成璫以法自喜成于厨顧俊及議論相高公卿畏避而卒之不足以供曹節王輔之一逞是謂君子欲勝小人而卒之不勝也夫小人何厭之有諸君以其類與國事為注也則何益之有彼所謂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者不可易也願以同相爭因爭取敗則黨之為禍也是所謂充龍有悔也則諸君子之過也唐之有黨也始則任文相煥繼則牛李相擊而卒之訕注以國事僥倖不足以塞清流之淵夫任

郭英會集卷三

卷三

策

元

三

文訓注無論矣牛李身為大臣以功名顯認認為相傾也相軋也致使人主難于河朔之賊國事何賴是以小人攻小人而黨之所由起也彼所謂邪人指正人為邪正人指邪人為邪顧正正邪邪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孰從而正之是所謂泣血漣洳者也則小人之過也宋之有黨也眉山洛陽意見偶異互相凌諍是以君子攻君子而卒之元祐祥符或五十餘人或百十餘人或立之碑或榜之朝堂或禁錮子孫是諸君子以身為的而為小人射也以身為雉而為小人羅也彼所謂後為前黨前為後黨不可易也是所謂困于蕤藜者也以今天下聖明在御忠盡滿朝內無節甫之姦外無任文之孽大臣無牛李之嫌小臣無訓注之誕賢者無蜀洛之壘而不賢者無京貫之毒然而論事則相甲乙也論人則相郅越也論迹則直屬難分也論心則黑白難辨也宜乎勤執事之問也愚以為容受宜恕而甄別貴嚴議論欲省而聽納宜廣夫容受不恕是防川也甄別不嚴是冒朴也議論不省是道謀也聽納不廣是牆面也夫容受宜恕

郭英會集卷三

卷三

策

八

四

其說在子產不毀御校夫御校之議猶且從之夫人各有心何窮之有將欲毀之寔以成之將欲已之寔以起之夫以我為海以人為衆流可也以我為山以人為土壤可也此容受之所以貴恕也甄別貴嚴其說在魯人之買鼎夫各有典能無廢乎利心一生無所不至爭心一生孰不為波澤蛇相附執辨蛇之非神市言成虎又執辨虎之非真故甄別貴嚴也議論欲省其說在李沆之罷利害夫利害且罷况未必利未必害者乎以議論而生又以議論而滅以議論而成又以議論而毀吾不患輕重之不分而患衡之不定吾不患妍媸之不真而患鑑之不明故議論欲省也甄納宜廣其說在郢人之畫舉燭夫舉燭誤書且有益况其他乎夫以一足定衆是不若以衆是定衆是以一心定衆心不若以衆心定衆心故衡室誠開明明可也何憂乎殄行即楊側陋可也何難于任人嗇室誠闢九九可用也用之無俸位三百可奪也奪之無怨言是故聽納宜廣也然則當今之時吾不患無君子而患君子之有黨吾不患有小人而患小人

郭氏徐氏傳

卷二十一

八十一

謝氏

之有黨吾不患君子之有黨君子而患君子之黨于小人吾不患小人之黨小人而患小人之黨於君子其在于漢吾不願諸賢為尉候及何也諸賢為尉候俊及則誰為節甫也其在唐吾不願諸賢為牛李吾不願諸賢為鄭宋何也為牛李則必為訓注不為清流則願為濁流也其在于宋吾恐諸賢之未必如眉山而黨于蜀吾恐諸賢之未必如洛而黨于洛未必為祥符之君子而釀成元祐之小人何也君子未必真小人未可知也嗚呼真知其賢何况已之同真知其賢何况已之不同真知其不賢何况已之異真知其不賢何况已之不異真有益于國家何必為名高真有當于人心何必為厚利真知其為是何况一人是之天下是之真知其為非何况一人非之天下非之在昔天子之言好惡必察願諸賢以此而論人也有德有言願諸賢以此而論言也不見是而無愠願諸賢以此而論事也毋以言舉人毋以人廢言願諸賢以此而定國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黨之有邈世無聞不見是而無愠何黨之有他人有心于忤

郭氏徐氏傳

卷二十一

八十一

謝氏

度之何黨之有

御製金鑑

卷二十一 災

八十三

火災

下酉順天程代

問帝王奉若天道未有不勤天戒者易詩書詳言之矣曰御天曰觀天曰勅天曰稽天曰畏天曰配天義意何居而一或示警自古以為天心仁愛夫仁愛何以警焉也迺堯湯水旱二聖人何以有此而又何以彌之春秋紀異不紀祥聖人之慮弘矣其以關伯弗敢告者有幾而事在朝常者有幾各有以乎後世或請以璫瑋玉璫懷之或脩建章殿之者謂不宜減損何也而又或謂在道者或謂藏於海內者或謂當率禮脩德又何也不識漢唐宋全盛之時臨御之所亦有此否亦有以仰承此仁愛乎我皇上敬天子民步郊散帑恤困憊墨百聖享嘉且與天無窮而頃者寢宮朝殿相治示警大樂靖之際蓋有之矣而今為甚高皇帝奉天名殿乾坤名宮示萬世子孫皆天也今明詔一下百神受戢海內回心而向道矣爾多士亦能數陳一二以佐我皇上欽若之萬一乎夫非常之警天之所以開聖明也有常之心人之所

御製金鑑

卷二十一 災

八十四

大災一

以效欽若也天道非夢夢也其昭格不遠也其聆輿不昧也其休咎不忒也天道非數數也其朕兆不一也其教誡不已也其眷注不數也非夢夢而數數天之所以為仁愛也天心而果仁愛也人主為之元子何所不助順何不以吉祥休嘉之事使之懽然暢達怛然康寧于崇高富貴之地而必使之懷然恐懽然愼意阻而慮衡乃為仁愛乎蓋吾夫子之言曰災者循類應行精稜相感以誠人主故吉祥休嘉以彰明德以昭大同無故而休嘉至是驕之也仁威泰撫以示難諂以動憂皇有時而仁威不及是厭之也無寧厭之無寧驕之天之所以為仁愛也是故卒至而神懷德來而賦目者非常之變也競心于初服持盈于政成者有常之心也以有常而應無常夫然以人回天之所以為仁愛也不遠天人之際而後以堯湯為解曰此兩聖人何恆何尤而懷襄臨降之為也夫堯之時非不來青鸞下重明爛卿雲虛黃英矣湯之時非不零甘露致奇肱降氏雉號登平矣而史不之書兩聖人亦不之德也水則曰吾水也傲予也其若

新美會館書庫

四卷三

八五

大英三

也早則曰吾旱也也禱桑林也反之身而曰六事之故也已而天地平成甘霖千里微雨聖人有是哉故水旱不為兩聖人累而實為兩聖人明德也故曰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災沴頻仍而以關伯告警者凡十有三姑勿更其瑣瑣而于朝常最著者董仲舒劉向之徒能言其故曰御藥君臣泄也曰桓僖宮祀事愆也曰西宮腰姜潛也曰宣榭樓樂壞也曰雉門兩觀用舍亂也聖人一一而謹書之昭天憲以示來懼曰此未可謂遽然而玩視之也後世乃有因宋衛陳蔡之事而請以雍學玉璫犧之者裨竈裨官之小說也是上帝而可以貨贖也是安知天道德之不新其誰犧之有因栢梁之事而請脩運章以厭之者越巫夷俗之邪說也是上帝而可以厭勝也是安知天道土木何事天且厭之有因明堂之事而謂事不在天不宜減損者姚瑩諸臣媚子蠱惑之說言也是上帝而可以戲豫也夫寧不知天道是安得喪亂之語而稱之夫順成之世無伏陰無散陽無沈氣無災祥無逆數無害生者極治之

新美會館書庫

卷三

八六

大英三

像聖德之符也。咎沴之來，聖人所獨覺也。利害之徵，智者所蚤見也。同異之嫌，世俗所眩惑也。板蕩之虞，蓋臣所過慮也。蓋漢唐宋而降，上下千百年間，其以諛諂出之，故著于朝會之所者，亦罕矣。漢文之未央也，然而東闕景惠也，非長樂也。唐皇之武德也，然而北院無也，非宣政也。宋太平興國之乾元文明也，然而非紫宸垂拱也。魏之崇華也，齊之昭陽也，宋明道之文德也，非三君比也。文帝之恭儉文皇之仁義，宋宗之與民休息，卒能化妖為祥，無損于熙洽，平寧之福，三君之所以善承天而天心之果為仁愛也。其它則天以煬煬示之，而人以範範承之，天以烈烈威之，而人以沓沓當之。始之平仁愛而卒之仁不究而愛不竟也，其故不仁天也。善乎士弼之對晉侯也，曰：「宋之事而士弼曰：『在道國家無像不可知也。』」是以道而應天也。善乎公子成父之對魏文侯也，因魏廩之事而成父不弔曰：「天子藏之四海，諸侯藏之境內，是以義而應天也。善乎高堂隆之告魏明也，因崇華之事而曰：『脩德崇禮可以懷之，是以德與禮而應天也。』」

郭英公集

卷三

策

全七

大英四

我皇上執太寶以臨寰宇，步郊禱雨，散幣恤民，軫念惻隱，冰還食墨，蓋二十五年于今矣。惟君靈天惟天申命，保右熾昌，且于天無極而頌者，天心仁愛，曾未二稔，而靈宮朝殿相沿告警。皇上惕然下明詔，諭百官與天下更始，天下且回心而向道矣，而愚更何能洞曉於穆之理，奉揚有赫之威，以裨益欽若之萬一乎？夫臨御之所，是所以會百神而宰六合上帝所日鑒也。攸寧之地，是所以凝泰宇而理陰陽上帝所游衍也。高皇肇嘉名以昭萬世天之言奉也，乾之言清也，坤之言寧也，以示萬世聖子神孫靡時靡處而非天也。夫天非用耳目者也，而曰天視曰天聽，則匹夫匹婦一月一目皆天也，非用言語也，而曰帝謂曰成命，則巷語街談有頌有詛，皆天也，非有悅暢也，而曰天陰騭曰天孚命，則景星卿雲和風甘雨皆天也，喜可知也，天非有悼怒也，而曰天降威天閉閔，則電雷霹靂旱乾水溢皆天也，怒可知也，天非用賤守也，而曰天官則百司庶府神明宰之，無改廢亦無散慢也，天非用營為也，而曰天工則一日萬幾鬼神

郭英公集

卷三

策

全八

大英五

之無敢慕無敢散也天非用私殖也而曰天物則
百嘉萬寶造物禁之無敢餐亦無敢崇也天非用私
密也而勿發天地之藏勿發天地之則高山大淵神
靈護之無敢傷亦無敢露也是故御天者以暢若勅
天者以時幾畏天者以緝熙稽天者以敬德觀天者
以觀民配天者以粒民古帝王所以格穹窿而回靈
怒蓋有道矣或者以 文皇定鼎之初既正嘉之際
未免也遂舉而歸之遙然之數以無無損于太平熙
洽之福不知上赫赫而下明明天心之仁愛無窮而

郭美舍傳書集

卷三

公紀

大興六

君道之奉若亦無窮 文皇罪已自奉天祀神以既
君子小人省刑薄斂靡所不長慮實政之究于九野
益如也終其世不聞將作以追洪宣之世示不敢與
上帝迕而正嘉之際天子二聖有深仁而二聖亦不
謂偶然 世皇之告百官曰朕惟有恐懼而已至更
易名號明示不遑寧處之意夫未嘗慙然也猶未
也 高皇之訓曰天子君猶父子父示之警子敢不
慎又曰謹脩己誠愛民或可得之是聖祖格天之實
意佑啓後人萬世法程也 皇上沛然下明詔側身

循行薄海內外且跂足而望 皇恩注目而想攸明
天天定勝人人定勝天先天弗違後天順時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皇考之表惟精意可到而陟
降之思惟實事可鑒 聖主躬玄至親黃龍問鷄鳴
輝庭燎顯俊又傲官常馳關征閱 疏壅
闕布流泉開泉府回沴氣為祥風變氛穢為太和天
不愛道地不愛寶穀漢唐而登堯湯永純嘏而平太
階是在明詔所及推之四海而準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耳

郭美舍傳書集

卷二上策

九十

大興七

災異

甲午順天程陽

問災異之來天心仁愛人君而漢儒言事應宋儒不言事應其說誰是漢儒志五行宋儒能不言事應而不能外所謂五行者而別言災異夫五行之名何昉其義何居如畫謂事應無當也則洪範非欺易之說卦亦不可盡信而天道歸之氣數矣夫占驗家其數難陳其義難曉其理不可誣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天下大同大順而比者天風地血雷震星孛火災河決與四方不歲道殣相望此亦天

相示警也

卷二十一

九十一

災異

心仁愛周宣王之所為側身成湯之所為自責而帝堯之所為儆予時也諸生明於天人之際其為我參之往古驗之今日併陳所以轉移天心之道亦或有裨于 宸職萬一願有聞也

世之言災異者二端或言事應也或不言事應也夫言事應者是必然之辭也天道未可必也而以爲可必則有所合有所不合其合也懼心生焉其不合也玩心生焉而一切歸之無可奈何夫安得于事應數報然也不言事應者是未必然之辭也未必然者未

有見其必然也

而人事無不歸

夫無不在者未見其有在也無下脩者未見其有所當脩也天之與人豈其若此乎湯而不求右凶是理不盡窮而遂以爲無可窮之理夫人心之際不無無窮也而遂付之不問也奈何于事應常參然也世之言災異者自漢儒而皆本于春秋仲舒治公羊推陰陟陽向治穀梁傳洪範向千款治左氏儒五行班孟堅據左傳來仲舒款向而戴詒孟夏候勝京房於永王昌之徒所陳行事爲五行志而傳之以後代之史嗣此者范曄之于後漢唐諸臣之于晉無忌等之于隋蕭子顯之于南齊沈約之于宋歐陽脩之于唐脫晚等之于宋王棣之于元悉以木不曲直火不炎上稼穡不成金不從革水不潤下是五行之所爲災異也而本之事應則金沴水而應在不肅水沴金而應在不義水沴火而應在不替火沴水而應在不謀金木水火沴土而應在不聖也若是乎五行皆五事斷斷乎不可易也然非孟堅氏之言也洪範先之矣兩于貌賜于言饒于視寒于聽風于思若是乎

卷二十一

九十一

災異

五事爲五行斷斷然不相假也然非洪範之言也易
先之矣乾何以爲首坤何以爲腹震何以爲股坎何
以爲耳離何以爲目艮何以爲背兌何以爲口若是
手卦氣皆身也爲馬爲牛以至爲羊若是乎卦氣皆
物也爲王爲金爲布爲釜以至爲山石爲堅多節若
是乎卦氣皆萬有也若是乎五行之氣總括宇宙感
在人則應在氣感在氣則應在人斷斷乎其不出範
圍也世儒謂春秋書災異而不紀事應不知春秋象
史而天變非止爲魯國也將以何圖應也春秋史也
而非天官書也春秋紀事以年而天變之來或應在
數十年之後或應在數十年之前如之何其錯綜而
紀之也孔子聞魯災而知爲桓僖之廟見提壺童子
而知詔樂之將作見一足之鳥而知大雨時行書陰
霜不殺而以爲失刑之戒豈于事應付之不解而
以爲無可求者乎夫天有五星地有五方四時有五
德人有五常音有五聲文章有五色總之皆五行而
天下之能事畢矣水之爲言准也任養萬物也木之
爲言舂也陽動而萬物生也火之爲言委隨也陽在

上而萬物垂也金之爲言禁也金起而萬物止也土
之爲言吐也吐舍萬物也人不恭則怠慢驕奢其咎
狂其極惡陰氣勝罰在常雨木氣病則金沴之也人
不義則號令不勝虛譁驕亂其咎僭其極憂群陰不
附罰在常陽金氣病則木沴之也人不明則暗昧偏
惑失在舒緩其咎舒其極疾罰在常燥火氣傷則水
沴之也不謀則偏聽不聰失在嚴急其咎急其極貪
罰在常寒木氣病則火沴之也不聖則貌言視聽區
霧無識其咎霧其極由四氣皆亂罰在常風土氣病
則金木水火沴之也妖則曰服曰詩曰草曰鼓曰脂
夜曰射孽則曰龜曰介虫曰蠹虫曰魚曰華曰龍蛇
楊則曰雞曰犬曰羊曰豕曰牛曰馬病則曰下體上
生曰口舌曰目曰心腹曰下人代上情則曰青曰白
曰赤曰黑曰黃皆是物也大而彗孛虹蜺小而魚虫
草木蠲而風雨水旱微而童言里語皆是物也如醫
師之視人疾切之以脉望之以色如筮者之占爻辭
見其象而知其內應外應占其詞而知其有咎無咎
如農師之於樹藝以其根而知其果以其苗而知其

亦與也吾不敢盡謂漢儒之言事應者為非而宋儒之不言事應者為是也漢儒有所試之而宋儒付之不可知也漢儒以博求之而宋儒以虛括之也漢儒以理徵數而宋儒言理不言數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天地昭格大順大同海內方蒸蒸太和而頃之不無以災異告如所謂河溢火炎地血天風雷震星孛與水旱不歲道殣相望惟是天心仁愛此周宣之所為側身成湯之所為六事自責而帝堯之所為微子也士也鄒不習五緯之占而又不通千九疇之數謹以往牒所陳而為臆對可乎春秋大水凡七董仲舒劉向或謂陰氣盛或謂民怨漢和帝時罷國大水傷稼京房曰顯事有知誅罰罷理厥災水識曰小人專擅賢者結私湧水為災今注泗間桑田為河所壞官民廬舍無筭當事者無由近蕭壁或亦薪樵之道未弘而節屋之愁歎未已乎春秋御廩災劉向曰八妾所春也西宮災董仲舒曰小姦也晉永興時戈戟火光如燭解者曰金失其性火鑄金金所畏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今清陽諸

新美舍書

卷三

策

平五

漢書五

勝諸臺軍前諸軍高樓為燧牙端生煙而比者西門畫災儀亦樂只豈弟之風未廣而六月未薇之師未寧乎晉元康時呂縣流血東西百步解者曰赤祥也干寶謂且僊屍後八載而徐州大亂往者吳越以死血告矣夫赤青赤祥惟水沴火兵之象也今緬賊猖獗于滇南長昂韓騷于薊北丙鬼猖獗于薊寧倭奴蹂躪于朝鮮戎馬之場將無國殤未反忠魂未招戰骨未殮而新鬼未歸乎春秋書亡麥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書大旱書大雩占者謂炕陽動眾也漢文三年大旱而有濟北匈奴之師漢武元漢時大旱而有大塞之師宣帝本始大旱而有五將軍二十萬眾匈奴之師是何旱之為天下兵也京房謂兵不戢金氣毀所謂恒陽也今中州齊魯之民易于而散其骨而東北之用兵無已時將何以屢豐年而何以剗荆棘乎春秋六鷁退蜚言常風之罰也占者謂巽為風巽屋拔木者怒也今江淮之間恠風漂沒維舟之役半盡而元旦盲風告警茲所謂颶風總至而行不解物不長也則所以重鼓舞之權散積亂之氣而醒

新美舍書

卷三

策

九六

漢書六

帝人之辟廣大王之雄者母亦未慨乎晉惠時雷震崇陽陵占者謂憂在鼎輔晉義熙震廟庭鳴尾占者謂不親慈實簡宗廟也陳大建業萬安陵華表占者謂害正人也今孝陵之拓往以震告母亦珪璧已匱之曲弗親而弓旌簞筐之道未廣乎魯文公十四年屋寧北斗左氏謂應在宋齊魯之君夫宋齊魯之君何以當北斗夫帝在三垣非他宿比晉大始一見于紫垣一見于太微周保定而一入文昌魏建德而指五帝座隋大業而掃太微唐開元而歷斗魁夫帝以

郭美舍金仙書

卷三

策

七

從德記

除舊布新建在有德其咎未忍言也往歲彗星掃華蓋上天之怒周啟逸豫上天之淪周啟馳驅母亦驚亡筭而禱桑林咨上帝而憂庶正乎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主致福之道無大乎恐懼楚莊以災異禱而宋臣李沆奏水旱令無所事禱而無所不奏格天以實不以文在我皇上加之意耳夫天地之間何妙而非吾神何有而非吾魄何動而非吾氣夫犀以望而角生蚌以望而胎滿洛鍾應于銅山商絃絕于絲吐是庶物與造化應也燕客之白虹齊女之大

早衛先生之倉集宋公之彗星是庶事與造化應也搖翼得風呵石得水鑽木得火斷蘆止壘是小事與造化應也將晴夢天將雨夢水虛則夢飛實則夢沉是精神與造化感也奈何人主為天之宗子所嚴事而躬格者惟天而天之所降監而照臨者亦惟人主靡念不通廢事不應奈何災應之來而謂茫無所感格乎彼災異之來竟無以應保童之報而素服滿朝竟以塞大宗伯之請是欲以虛文而弭皇穹之責意非所謂敬若也夫禹以龍興孔甲以龍敗武王以旅

郭美舍金仙書

卷三

策

九

從德記

者之所以轉移者何如耳

禮經

問昔人有言禮之可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仲尼明王道而千七十二君蓋未嘗斯須去禮入周問禮于柱下史而柱下史之言曰禮者亂之首也然則仲尼又何問焉夫人主之所謂禮者非玄黃龍鳳登降周旋之謂也蓋德義揚明萬物大理天降而地藏也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開禮局詔儒臣考定三禮及禮制禮儀定式集禮諸書所以和邦國而定神人者數千古而上之皇上頃御經筵以講官進講

郭泰泰傳黃華

卷二十一 策

九十九

禮經

貞觀政要煥發德音斥其匪獎羅政要而進禮經洋洋聖謨炳若日星第以唐皇之英武晚年行仁義有效貞觀之治庶幾小康以彼其資何憚而不為禮讓也顧其君臣之際本實樞矣不知其致治之迹亦有合於禮者否然唐皇亦嘗言禮樂矣又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彼所謂禮者非邪諸士試將禮之可禪于今日而遠出唐皇之上者試奏一篇主事者未嘗不稱善

人主所以割萬類整齊大化能一日去禮也哉是

故快心逸志非禮不定人倫庶物非禮不章撤獻文

典非禮不敷故曰禮之于正國猶衡之于輕重繩墨規矩之于方圓是故九文六章五章以奉五色而視止錯衡目蔽旒纓以閑其視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教而和鸞五象朱紘洞越以和其聽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而大羹玄酒醴醢醢醢以淡其口寢兕持虎較輶彌龍以養五體而茅屋翬席梳房棊類以宜其體說豫婉澤款譙譙笑以奉五情而刀劍戶牖几杖孟盤以戒其佚禮通于合莫而百神受職禮行于人鬼而百貨可握禮肅于宮闈而福履可綏禮施于百僚而慈惠可示禮遍于邦國而道德可一五帝三王以未未之改也比于周之末而天王將明索金索車聘問之禮黜矣苑柳慨嘆釜鬲懷音而朝覲之禮廢矣地室金奏歌雍舞佾而音樂之禮荒矣告朔去羊郊牛食角而祭祀之禮弛矣樹有新嘉樂有教苟齊有南山周有木瓜婚姻之禮淫矣鄭伯克段王朝奔周而兄弟之禮廢矣劉徹爭衛蒲屋成晉父子之禮夷矣周鄭交質晉伯召王而君臣之禮亂矣

郭泰泰傳黃華

卷二十一 策

禮經

禮經

彼其時三綱淪五法敷天柱絕地維傾禮教不興之故也而老氏胡為爲乎欲舉而格擊之也夫老氏故柱下史世典周禮豈日習之而自惡之邪彼見夫禮之意日漸滅而禮之文日繁縟禮之本日湮沒而禮之分日浸淫不勝其情欲舉而格擊之猶之乎見私壘而欲格斗見竊符而欲銷印見舞文而欲焚書豈先王之意而亦豈老氏之意乎蓋吾夫子言治未嘗不先禮故曰壞家亂國亡人必先去禮而又曰禮後乎然則老子之所惡者夫子之所後也蓋所謂奢也

卷二十一

百一

禮記

所謂易也所謂絢也我太祖高皇帝握六王而定乾坤躬五禮以齊萬姓即位之初即令儒臣考定三禮再命集議又詔草澤之儒考訂之爲大明集禮爲洪武定制爲禮儀定式爲諸司職掌其所以論禮論樂論叔孫通論兩生論郊祀論海岳之禘者皆千古未發之秘蓋嘗與詹同陶凱之捷言之矣百餘年而縉綬之士服縉道德常布之儒隱隱詩書黃髮兒齒飲太平而舞康衢者登如也頃者皇上御經通以講官進講貞觀政要煥發德音其君臣非異謀政

要而進禮經夫唐皇君臣其友于之際自負于周公叔牙而事使之間謬托于桓公管仲不知其大本亂而大節虧矣信有如聖諭所品騭者而執事更欲以貞觀之迹比于禮經蓋亦嘗錯列而臚陳之夫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前太傅後少傅入有保出有師禮之所以正國本也而太子諸王未有定分不早用親徵之言而卒致象胤親泰之交相構也國本岌岌矣禮乎東寄南象西親北譯兵我不起不可從我始禮之所以賓四夷也而征遠之役頓兵官市城欲一逞

卷二十一

百一

禮記

雄心而不可得禮乎天子驕廣諸侯狸首卿大夫采蘋士采芣君以君鵠臣以臣鵠禮之所以觀德也而校射殿庭無事爲君有事爲將以萬衆之尊而騁雄心于一將禮乎大言入望大利小言入望小利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非儻倖也以上之人急之而無言不仇也禮之所以廣聽納也以唐皇之從諫如流而于田舍翁不無後言絃燭之語謹且浪矣則其所以虛受而樂從之者非其誠也禮乎上可望而知下可述而志君不疑于臣臣不惑于其君

禮之所以取也而張鑑古之以執法死藏相出以不赴交趾死也魏徵以身後之言而仆碑也魏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敷世之仁也我今不閱望恤我後終身之仁也禮之所以垂澤于不新也以李杜動許敬宗遺其子自謂知人而競獻成武氏之亂則何所始而何所終也禮乎然則唐皇之所謂禮者小康之效雖伯之氣而非禮之大同也魏徵之所約者出王之德小德之微而非禮之隆施也古人有言禮樂損亡白餘年而後興我國家禮樂和二百餘歲而

御製寶鑑

卷三

一百三

禮記

皇上又身律身度登在宥之治而叶緝熙之典而宮崇第蓋取諸魯左鏡右矩蓋取諸大壯禁僭奢蓋取諸履不正士習蓋取諸渙而執事更欲以治法而益洽海其何辭之從乎士也鄙陋闕諸道路之言矣皇上懸鑑銘以待直言敢諫之士異日代滿折指之倫盡起之田間而布位乘來天下欣然想見四門之闢視夫金匱訓謨言鍾乳報藥石者卻步矣願比者言事不稱旨輒寢閣不報天下莫識上意所在夫諍臣直表我之能容諍臣狂表我之能恕言而實

則其忠言而不當則恕其過過以爲禮之命順順則其逆逆命者不可以廣今日工替之聽乎上惻然下明詔憫民窮減織造停通賈視彼割肉致戒藏珠相儆者頤顏笑頤比者土木未盡麗冗食未盡裁冗豈未盡稽言事者議及貂璫之濫緹綺之繁而上不省也禮所謂禁淫梁禁新羅歲抄制國用而簡左右者不可以備今日九式之汰乎比者災珍流行諸露出出之變至厘宸衷上仄庸而憂之百司庭府易市其寧視彼穀溢而蠶食乃理冤者文具耳顧內帑

卷三十一

一百四

禮記

之禮日盈而少府之數日匱似非王者無外之義也禮所謂不除不懸不租不賦不言有無不言多寡者不可以廣今日微予之憂乎虎觀之儒橫經而進講上憑几而聽之顧諟之時美端堯禹視彼弘文閣閣四門廣負者退聽矣顧召見之禮經歲而一見啟沃之期多罷而不御侍從之臣希見顏色一暴十寒一傳衆林是可慮也禮所謂爲師弗臣學無北面左國右史詔微諫惡者不可以廣今日顧諟之益乎太史公曰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

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遠之極也厚者禮之
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遠也
高明廣大敦厚崇禮端有聖于今日耳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門古稱文章之士鮮適于用豈其枝葉茂而實用衰
故無當邪抑世之語大功成大名者盡未嘗學問之
人也夫文人之以才節見者多矣戴籍而上姑未暇
論試舉我明有奉制詠鷹七舉旦而成名動四夷而
左右以沃稱爲純臣者有進平江頌稱爲浙東大儒
而樹節滇南者有著郁離子啟一代文宗而直亮比之
于子房者有賦秋雪月詩以才華著而直亮比之
微者有草白鵲表冠絕一時而匡輔四朝自謂以天
下萬世心處天下萬世事者有作罪言論史以文章
冠冕詞林而權璫狂獬不能爲梗者有以文雅風流
倡起後學而當碩果之時保全善類朝野倚重者有
起北地以古文詞變宋元之習而上書逐君側之奸
死不變塞者有以石渠秘閣之茂著書六十餘種海
內艷傳而以言見斥老死滇南者有以詩墨名家待
詔詞林不凋迹于逆藩之數者何嘗不飛觚染翰沾
沾自喜乎而或建偉節或著令猷並可述也諸士試
一一揚扆之爲文家解嘲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周古稱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問道於外

子言必就外傳也故謂早豫教早之為言非一朝

夕之故矣以凡民之俊秀猶八歲而小學十五而

離經列天下本乎三代而上其說莫詳於虞夏殷

周子與文王世子今其說可舉而行之否漢唐而

後有作希範十二篇者有作天訓者有作少陽政

範三十卷者有作承華要略者有賜元良述者有

戒子篇者其得失可一一指摘否我

太祖即位即延大本堂意深遠矣諸所以簡宮

察慎居起養德性習治體者具在

實訓諸士能一一對揚之否頃者

皇上煥發

明詔海內回面同心喜達

元良有日矣諸士予為

國家萬世根本之慮能一言有裨

否

策

問荀卿有言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餘建是之上不世

絕然則神明之後馮翼之宰豈至落落若此哉然

而道少粹白而治罕大同何也三代而下第一區宇

政治平康者有幾君臣適合虛席而聽抱書而卒者

有幾高皇帝天授仁聖偃武而陳常其所為論周

易論尚書論漢武唐宗即顯門之學不敢見一斑嗣

后若兩朝與虎觀諸儒講論不倦在事者望見

顏色顯應肝膽真熙朝盛事皇上以堯舜之資應

唐虞之化頃者儒臣進講罷政要而進禮經天下知

上意之在明德四方水旱之奏休然動警予之憂為

詔條書所以裕國利民天下知上意之在民窮帝

堯之言曰吾存心于上古而加志于窮民此兩者有

驗今日乎諸士逢不世出之主試言今之所以翊淵

穆而佐理道者將何以哉

策

問范文子有言外事必有內憂周公之世越裳之民
受命于黃耆天無烈風雷三象重繹而來朝而周公
以爲德不加不繫其質政不及不臣其人然則聖君
賢相之所日夜認認焉者固不在外而在內也如漢
文卻將軍陳武之請光武不受臧官焉武之請太宗
卻鄭元壽魏相諫代匈奴裁甘陳之功宋璟折靈登
之賞豈不知一逞雄心而過自遜避也 肅皇時商
苦倭北苦虜迄無寧歲而中外不告乏百姓無柔色

卷二十一 策

百九

問范文子

上聖德神武遠接遐方北虜易世而請命而比者水
旱之災芻午無知之民至白晝而攫之市此其故何
也比者川黔之事議者以爲事在得已第不知今日
所以爲內寧之計者將何以乎

策

問記曰爲人臣者有諫無諛有亡無疾頌而無調諫
而無騶又曰人臣之禮不顯諫吾夫子亦以爲有五
諫大約不出危言抗論微言納約兩者而已載稽往
籍或撫衣請斫于海上海上或中臂誡指而稱隱或數三
天子六諸侯而罷層臺或引山陵以顯荆臺之遊或
排闥而語難或痛哭流涕而不諱或折筮而呼龍迄
比干或舉桓靈以諫官錢或引裾補牖而不以爲傲
或折竹筍帶席以讓時宰所謂危言者也或因踰履
以諫繁刑或負錫而羅中天之臺或擗彈而止伐荆
之役或數國人罪以止殺或官三劔而逐劔客或撫
箏吹簫而調君臣之際或望獻陵而毀層觀或歌于
蒿以諷或以筆諫或讓流泉以喻政事所謂微言者
也術各不同皆能圖上意而補宸闕可一一揚榷否
第古者君臣之際朝夕共之固得以反覆而開導後
世則獻納之臣視堂陛如九關所以自靖者一片之
楮三寸之管耳恐未鮮盡也 主上仁聖懸鐔銘以
待天下士而性歲逆鑑之徒冀復其職亦萬古一時

卷二十一 策

百十

問范文子

也諸士當此不諱之朝行且爲國家廣思益其何繪
之從而不負于君仁臣直之義乎

錫合併黃離章卷五

記

江夏郭正域美命

慶都縣堯母祠記

代

按史稱堯母在三河之南寄于伊長孺之家而生堯故堯姓伊祁氏而竹書謂堯母名慶都生牛維之野觀于三河感赤龍瑞生堯於丹陵今邑有慶都陵而堯城在完鴻郎城爲丹朱所居在唐則完與唐併得祀堯與母而未若慶都爲母地夫祀其子與母而名其母何居夫諱始于周人而堯時無諱法矧母以子顯則慶都之有祠而堯母與堯之當併祀於慶都禮也予以視邇英時徘徊祠中見其垣宇摧頽弗稱所以款明德意屬邑令張維光以贖銀三十金新之而維光又出金若干爲垣者幾爲楹者幾爲門宇者幾爲柱堂寢室者幾即未敢言闕麗亦稍足以嚴明神而備禱將夫堯之明德遠矣當其時十日並出焦禾絕稼九年之水懷山襄陵不爲無事而堯以黃收純衣形之白馬坐而治之堯夫不崩土階三尺模桐不斲文不析今歲內稍登而天下水旱之奏無寧日

御廟貌以崇祀事得非當時茅茨土階模桐素題

之心乎第古者無年猶索鬼神而祭之矧繼天立極

之聖首在祀典而御史職得以問境內祀事之廢隆

今天子神聖比德唐堯而兩宮太后光輝堯母人臣

以元章君述古昔而稱先王則慶都之廟祀烏可以

弗祀也因爲序其繇而系之以辭曰

玉版文開

青鶴獻聞

巨壺浮海

重明至門

堯母誕聖

放勳格天

靈英報月

應曆紀年

十瑞應日

五老告期

時雍於變

萬世淳熙

我今戾止

爰修祀文

顧瞻來格

如日如雲

吁嗟母氏

長發其祥

爲日之母

爲雲之將

如彼元氣

孕此重乾

惟天惟大

有開必光

閟宮嚴嚴

赫赫明明

嘉栗吉酒

大房福衡

小臣有恪

我享我將

啟我皇明

萬壽無疆

武昌金沙洲陳公漆新建父極殿記

武昌橫大江而南爲洲曰金沙其東南夷上洒下曰陳公漆外橫洲曰白沙舳舻蔽大江而南過漆前若堵牆然其上東陸廣衍塊比如也可容數萬家新爲父殿者一爲分司者二爲府衛縣官廨者四殿之設自藩大夫沈公始也沈公初至殿猶在漢口漢口去武昌僅一水而遙而武風雨晦冥長江真天塹即列郡維舟之役拂纜而待命藩大夫部使者至江介而反寧負尚書期漢口墓爾二小河僅不容舳既苦停泊而千艘鱗次爭籌費勇不測則問之水濱又列郡漕至以地峻河狹不能久藏則自舟而移粟之岬岬期又自岬而移粟之舟所耗十之一保伍稍蠶食之軍與民相競軍爲計不足民爲計有餘所耗十之二三又其上所爲殿者非築垣墻晷屋宇也則歲歲編蒲葦交竹而爲之計歲歲藏三十金不能辦半取之里胥而里胥以取於編戶倍於所爲里胥者半取之傭保而傭保以取於市廛倍於所爲傭保者由三十金而往巧歷不能算筭事畢而毀之則計其

與之鄉矣比來歲而費可知也又諸役以藩大夫部使者不時至也雖因緣爲奸不能以時覺察沈公廉其狀卜得茲地之上直指徐公中丞李公總餉傅公咸報曰如議以上於朝制曰可屬楚藩四罪人瑀等宮室擬于王者沒入有司撤以修諸廢宮殆宜沈公曰因地於洲因村於四罪人雖改作如之何夫列郡之舟順流而泊洲者無逆輓難於民便繞出國門而校量全楚即風雨彌日不事維楫可朝集而暮省崇省而朝發也於官便漕輓之卒鳩自兩衛可倚廬而

鄂金錄卷三 記

待徵於軍便地既平衍岬亦廣袤帆牆如比櫓梁不登於岬由民渡而入官舫一委吏唱籌足矣於兌便諸屬吏以隸會城藩大夫部使者對簿易耳目近也不敢爲奸於覺察便一勞永寧歲省釐膏之費無名錢數十金於坊里編戶傭保市廛俱便矣夫利不十不易政害不百不改法衡較於利害之際則費且不

惜況未嘗新置一棟稿新琢一機權不過捐罰錢爲踐更資耳殿成而民不知也向者釐膏焚救之場今爲旌戟幹軒井煙閣闌之所向者四罪人歌舞之資

今爲治職出軍政民類首之堂矣則一日之勞理萬
世之策無糜費之名有經營之績其善是政乎代沈
公者爲邢公由御史至今海內所稱文章家顧遜謝
操觚謂不佞宜修平準之業以附於蕭太史之後夫
邢公與沈公經政者也蕭太史與不佞飭治者也不
佞不嫻於文亦采之丘里之言耳是舉也萬曆十一
年始於夏成於秋沈公名子木吳興歸安人嘉靖已
未進士邢公名侗齊臨邑人萬曆甲戌進士

武昌府新修江岨記

楚澤國也按水經秦關巴蜀中原貫竹嶺石諸水
注焉江水由巴東至岳陽與洞庭合歷嘉魚而下武
昌漢水抵上津入鄖地至於大別與江合而下武昌
沅漸九江諸水合流入洞庭沿滙八百至經岳陽出
湖口與江流合而下武昌其他散灌而支流者又不
可勝計武昌以會省而扼諸水之衝蓋稽之性體不
時爲堤者三皆在城以內豈沿江盡棄之所謂不與
水爭乎彼其時會省故鄂州耳州城秋陞與江流且
數里許其地遠其功易今百雉樓櫓直壓江流漢水
震撼居民與魚鱉爲隣以百丈之石而當急流也
迴砂注流其勢迫其功難正德以來潛汚湖者
平陸湖田隳土游民利之多爲隄以自保漢人
左右俱強則下傷也又江中洲徙無常東流西
海上湧浸壘城趾岨石崩弛今漢陽平湖
洪澤家坡而上下水饒其土墊溺湮擲支木而
而憂百姓愁苦且去城不數武而城以內
在焉誠虞有不測於是守衛公以爲

四百有奇屬漢陽亦以水告計費伍百有奇而公私困之無所取辦於是都御史邵公以檄報所司異日以旱故平糴於衡永長寶四郡既平其值毋錢已相當惟是所餘子錢二千有奇穀八百有奇非稅於民非供於公其以是供江堤之費亡何邵公入內臺繼邵公者為秦公秦公又為檄下所司惟茲子錢其出自荒政之餘予恐有司者之不經今其以廩之旱寇者而問之河伯惟是民饑民溺均痼瘼乃身汝守汝永其任勞任怨以樹甘棠以無隱邵公之志於是韓公率相張公倅張公親巡行堤上者彌月鑿焉濬焉濬焉鑿焉春揮焉荷擔焉功始於萬曆某月某日畢於某月某日凡為堤幾百丈而居民獲卽次之安城垣有磐石之固洪波無橫流之患矣此一役也官不廩朝常民不妨時務錢不出正供力不出閭巷困財於荒政因力於饑民饑民食其力居民食其居王政之大者也於是韓公屬不佞記之韓公之言曰邵之先出自召伯蓋經營江漢南國之紀亦率祖攸行耳

之先大夫諱南金者前此撫楚有保障功二公皆

平定縣志卷二十一

七

江漢記二

世其職而與江流俱永者也是可以記矣

黃鶴山仙臺亭記

舊志載武昌黃鶴山故有臺數株千餘年不實一日結實大如瓜太守以小吏往小吏竊取之即日仙去後人遂亭焉嗚呼臺爲小吏出耶吏以臺仙耶臺何物使何緣邪顯頊時關河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食之後天而老周穆王時西王母進陰岐黑棗與紺雲素蓮冰桃碧藕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真食五文之棗實如瓶西王母以塢嶺山細棗獻漢武萬年一實昨之膏可燃燭河中蘇氏文食無核棗不食五棗五

記

九

仙臺亭記

十如處女寧即此臺乎亭去黃鶴樓僅百餘步樓下黃鶴磯人言有呂仙賣桃跡嶺上之臺即磯前之桃邪夫鶴之於鶴爲一類則樓當以磯得名是黃鶴黃鶴說也而黃鶴故事或曰王子安或曰費文禱今人乃盡歸之呂仙夫鶴樓以崔詩顯崔開元人而呂仙以鱗德得道崔詩已有昔人之稱又鶴山下有黃鶴洞則時鶴客爲費無疑而山下又有呂公磯或曰爲公磯訛也今世譚仙踪惟呂公最著而呂仙石事則自元人碑文出宋民望手載史丞斷充滿夫人事甚

奇又復有題詩呂字之說則歸之呂仙不爲無據豈江漢之區山水靈異而此磯此樓此亭此桃此棗真仙固時爲來往而持吳邪詎知乘鶴而去者不復乘鶴而來千又詎知賣桃者非即種棗者乎亭廢且百餘年萬曆戊子土人復以請於諸司即故址石亭前重建一亭凡八楹周以綺跡大江自南來千里而折馮欄而望萬是皆伏令人有起八瀛而嘆靈苗之想亭四圍故多老棗前一株修鱗古幹半榮半枯似爲仙靈所鍾嗚呼寧復有實大如瓜者乎是皆宇宙神奇事不可使虛廢也是爲記

元氏今田侯德政記

嚴榮未予與田侯同舉予教先生之門出入相友侯
德厚信仁寬然長者同籍士不言而欽和已而侯在
選人法當爲今孔子有言治人莫如平廉平之吏莫
可改也則師門二三子意侯且爲今必也能民必也
廉力之士必也祖豆予社稷之間以侯之平易知侯
近民也已而侯宰密云政成宅憂去已而宰元氏元
氏隸古恒山比年大旱耕者倚耜而額天侯稅于南
郊脩其土脉可漉也曰無泉可引有井可鑿下今教
民掘土爲井救閭閻之田貧民不能具耨耨與之朝
饔不踰年而阡陌之間爲井數百望之如星宿海可
耕而食也元氏俗故砮鋤而不勉作侯曰此其上墳
墟宜桑宜棗宜榆宜楊而居民不樹不藝古墟下之
謂何農祥晨正我且不理文石不視園土吾民其勿
以雀角鼠耳易而桑柘三老子第孝第力田其務爲
百年之利各里所樹里正每月以告于是踰年而所
種樹萬二千三百有畸吾不知古之令長種花滿縣
於侯如何元氏徵輸之法往爲對簿者所漁史取其

蘇民代之償侯第爲慶園門外曰以白金入者以基
斷輕重以是爲秩以青蚨入者以時估多寡以是爲
秩力田者按馬轉輸者按馬吏不得過而問焉蓋僅
科之中撫字存焉元氏僻在山隅其民犷悍 疆不
可絕以法侯運 高皇帝令甲構明鄉約以訓愚俗
月朔望進四鄉之民以木鐸徇予道路爲之解者四
爲之歌勸者十戒者十爲之蒙詩教童子爲之女經
勸處子蓋元氏之小大男女知何方矣又飭書院以
督其英俊時校其鉛槧而比其案稅蒙僕有待而興

主

元氏二

矣又爲之保甲以防暴客每十家爲甲甲爲長以
識其門十甲爲保保爲長有訓以木識其門每保爲
鄉兵二十人三十人有警則鳴鉦荷戈關弓而往救
之蓋比侯之世而大不夜警街談不鳴則法行也邑
故有河括括而流浸醫城址侯曰流而南流而北如
風氣何我其東注乎因爲相土宜塞水口役興而民
知百世之利也凡侯之爲政卓卓在人耳目如此孔
子所謂恭而敬寬而正愛而恕溫而斷者庶幾得全
而秩滿僅擢尚書戶部郎于是邑之民曰侯門不得

爲我留諸上官及京邑縉紳先生曰元氏胡以儻爲
郎夫以疾之真誠平易固不欲操其陰陽以取羸于
人而唯然修德于已而于惠于邑而受命于天而食
報于民昔人有言小能其職以登極而大故下位競
上撓其任以墜于下故上位慎厥兢且慎矣疾之爲
政未可量也于是佞正城從元氏百姓之請而爲
志于石侯名勳字失字與地方人萬曆癸未進士

重修古鸚鵡寺碑

按地志武昌城南鸚鵡洲傍爲彌衡故地居人憐之
爲寺焉則寺以鸚鵡名蓋自漢魏時往余爲童子時
戲嬉往來雪壇前見空地數十畝問之故老曰此古
鸚鵡寺也居人不故居蓋數數見金甲伽藍神人既
乎自京師三年來則鮑生與其徒爲崇精舍其中而
比丘明果主之未及間地有光如連珠自西來夜臺
方沒空中若有異香不散又掘地得古佛像瓶盂之
類于垣之日夢大人以手東指曰是下多硯璧可砌
也掘之果然斯神應哉又武昌學宮中有鍾鸚鵡
寺字蓋宣德年間物亦爲易而請之予友閻僧勉公
如幻法中之龍象也時自新水來屬予記其事夫以
衡之才緣賦鸚鵡見而洲之勝又緣衡賦鸚鵡見今
寺又以鸚鵡名迺衡卒累於才而洲亦淪沒於江至
今不可踪跡獨此寺經千百年煨燼之後尚有莊嚴
而祇事之者邇知文章伎倆皆幻心也山河大地盡
迷妄也顯幻而不幻長而不長者將安在乎然則人
之才不才鳥之言不言洲之沒不沒寺之毀不毀其

孰爲幻乎孰非幻乎孰爲妄乎孰非妄乎然則居人之震懼而不放侵今日諸君之莊嚴而贊歎之者雖歷億萬恒河沙劫而不壞可也吾尤恨辭不開佛法耳何至啖奴犯綺語戒持我嬾心而與物構乎彼彼僧記而轉重身授心經而歸故山者非此鸚鵡也邪彼分身大悲之前與善財龍女若飯依而聽法者迺知鸚鵡慈鳥真含佛性也含佛性開佛法則宜與寺而俱名也是爲記

武昌守無錫秦公入祀名宦記

中丞秦公撫楚之二年惟是予還是僮是鄉楚民既覓於溝瘠無頤頤之色則相與歌且舞曰是世思我民先王父撫我矣先大王父守我矣秦楚其世有靈寵于是中丞公聞之而喜曰我民不忘我祖余小子其何敢不念厥德即余小子庶無罪悔亦惟是食先公之餘則爲撤下武昌守韓公曰先公故守爾邦其德在爾父老之頤頤故祖且於澤宮異日名宦鄉賢合爲一祠先中丞公即故址析爲二古人有言我祖我父其與饗之乎小子不勝水木之思展事宇下也故祠摧頤弗稱嚴祀之意則下賸饗若干暨而新之惟是往事其幾言於史氏于是韓公過而言曰史氏成公心順民心不佞謝不敏則退而問之黃髮者爲有勤勞于民者食報于民先二千石提其能績績有成載在 先朝訓典 聖謨洋洋朱邑小吏死且不忘曰我子孫其祀我于桐鄉惟是武昌其得爲公桐鄉乎是宜在祀典我民且尸而祝之社稷之奈何弗新是圖于是郡父老子弟環而

成言者曰割符錫土或歌桑扈是爲用祖于旗在門
徒御不喧是爲文孫爾公永休世德作求不忘故侯
江漢湯湯我民不忘比于甘棠琴瑟擊鼓遶豆有楚
無念爾祖不佞以爲世德民心皆可紀也于是辭
而爲之記

擬仁壽寺碑記

皇帝卽位之十有五年頒勅城南仁壽寺寺成于萬
曆二年實惟我 聖母懿安康靜皇太后爲 聖躬
祝釐爲海以內外蒼生祈福出內帑金若干命司禮
監太監張誠率尚膳監太監周貴御用監太監劉彥
慶地鳩工考物聚材相土不請于龍窟道場不假于
庵園布金不須於長者供養不藉於提謂爲山門一
天王殿一佛殿一伽藍祖師殿各一顯殿一方丈一
後爲延壽藏經樓各一左右配殿一又畦地一頃五
十餘畝以衣食其徒而僧明主之民間無有所與
上爲賜名曰仁壽以志 太后功德 上祇事 兩
宮如一仁壽寺之得爲仁壽也猶慈壽寺之得爲慈
壽也夫佛法以慈悲利物爲能仁而以常住不隨世
變遷者爲壽慈顧其法不言壽者相而其非色非相
無去無來者超三界歷千萬億恒河沙劫而不壞惟
其大悲願力普度一切所謂仁者壽非邪背附于告
文王以聖王在上能使民壽謂不苦軍兵而民得一
生不憂凍餒而民得一生無天遏之誅而得三生無

天札之患而得四生其所爲仁也卽所爲壽也海陽倉生不請命于天而歸根于在上者一念之仁上之人躋天下于仁壽之域涵元化而襲氣母華祝而蒿呼日升川至何窮之有我 聖母含真葆和握固體元倪天之妹象帝之先 皇上執中敦宇敷極錫民宵衣勤政及席訪道比者秦晉吳楚之郊旱乾水溢惻然賜 清問下 明詔獨積遺議賑貸停刑減服御天下想見微予之憂靈虞之恩老癯有起色而展轉者歸鄉里靡不舉手加額願 聖人壽登遐

卷三 記 上元

容不作和氣旁淡清澤汪濊而寓內益如也夫古者歲有不舉猶索鬼神而祭之况寺成今且十有三年矣上不逮 聖母之惓惓用微名以飯釋氏夫釋氏之逾春城而之雲嶺買皮衣而餐麻麥身非我有寧喜夫天下后世之琳宮瑤宇千楹萬栢鴈列而星羅也彼其心若一衆生願不滿足不證菩提故今皆倚安住皆得成就皆得清淨隨所調伏而取佛土仁無量而壽亦無量也夫帝王治世釋理超世若不相爲用要其心無罣碍而能度考厄辭之虛空不壞則

仁壽之理豈二哉且寺者何也今 皇嗣繩繩受福于王母兩宮太后掉真銓而廣弘慈 上以蕩蕩蕤蕤之化嘉與海內元元同登般若同證正覺同超諸有天下就之如日亦若見佛日望之如雲亦若披慈雲則名慈仁壽不宜萬萬年永永無窮哉臣拜稽首紀其事而系之詩曰

聖人立教 神道表則 皇覺傳心 妙有無色
巍巍名利 表于城南 地埒舍衛 花結優曇
瑤簾拂漢 玉勝凌霄 紅梁霓指 寶鐸風搖

卷三 記 上元

紺髮明星 青牟照月 法象東遊 法輪西揭
二十八相 八十四儀 纓絡華鬘 花雨蓮池
震旦之墟 毗邪之國 同是覺心 同是願力
於皇聖母 普度迷津 夙證妙果 用植靈因
建此龍宮 永奠繁極 光賁香城 恩沾淨域
我皇神聖 上奉母慈 命瞻象教 樹之豐碑
曰仁者心 曰壽者相 勅曰仁壽 增輝法歲
功德無邊 性源有悟 濟以慈航 登之覺路
旃檀爲海 日月爲燈 同躋極樂 超此上乘

皇仁浩蕩 博濟無涯 亦如佛日 普照恒沙
榮茫海宇 太平在宥 臣民稽首 天子萬壽
奉我聖母 而壽而昌 臣某作詩 以識不忘

鄭公全集卷三十一記

主

鄭公全集卷三十二記

主

正爲瞻宗人爲給四方賢士曰以康蘇山先生志也
祠堂而外池曰蓮池門曰理學堂曰講堂寢室曰濂
洛是數者於祠義何居曰志吾蘇山先生學也夫周
人祀先祖而像以公尸藉子姓而貌祖考得微近於
禮乎且所依者形似耳蓋讀禮而至思成之說思其
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夫居處笑語猶
永也所樂所嗜則神往而志冥矣嘉合莫而達至玄
矣樂非鼓音而嗜非芻豢也志之所之也蘇山先生
所嗜者學而立父以此志思思成矣以此名祠以不
忘先生之教以妥先生之靈夫孝子饗親饗者鄉也
鄉之然後能饗諭其志意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庶或
饗之庶或饗之先生之理學以功以德于陳氏爲不
遷之宗而立父義得修古大夫三廟三壇之制先生
爲王考立父祭之曰入室儼然必有見其問詩問禮
之位周旋出入尸瞿然必有聞乎其譚道而委蛇之容
出戶而聽愼然必有見乎其仁義禮樂從容辨論之聲
則繼述之大者也非形似之說也立父官禮曹且以
文章禮樂名物度數化導天下禮器大備大備大備德

卷二十三

三

陸游山一

也立父之於禮備矣玄酒在戶醴菜在堂麗生有碑
祝祭於枋田彼南山以社以方管磬祝歌論祀恭嘗
九族既睦祀事孔明學有緝熙德能莫忘子孫千億
躋此公堂

河間府城南橋記

代作

河間城南滹沱水自南而下歲多漂溺異日尚實必
卿徐某言于朝請濬河流暨橋梁便亡何御史言修
河不便爲橋便制曰可亡何徐某罷去知府錢楷與
諸寮議曰稱詔意修王道利行旅在此役也乃各捐
餐錢若干又募富民之好義者捐私錢若干屬郡倅
江某縣令夏之臣經歷呂嘉猷主簿吳瑛建小橋七
公署一坊二堤五百九十六丈肅寧縣議修堤五百
六十四丈肇于萬曆十四年三月落于十月其明年
河水漲沒小橋三于是即故橋增飭之伍孔者增爲
二孔三孔者爲五孔又修堤三百一十丈于是錢某
告成于不佞使爲之記夫橋梁之制天官家以爲象
東井兩河天闕間爲關梁鄭國僑乘輿濟人孟氏議
其不爲橋梁夫鄭小國耳卽不爲與梁不爲徒枉所
病者涉耳非有四方輻輳王事之往來又滹沱小水
可亂流而渡所病幾何豈其時介于晉楚二大國之
間徵兵徵賦徵會徵伐疲于奔命之不暇物力有所
不逮固國僑念不及此乎河間爲京師孔道四方朝

河間府城南橋記

卷二

記

三

三

三

會之所取道乘輶之使聯驛之客驛驛不絕商賈之
所湊泊五方之人由焉比地則郡府視鄭國爲要較
官則滹沱視滹沱小水爲捍度利則橋成視徒扛輿
梁僅免勵揭者爲大今天下太平無事周道如砥其
真如矢守臣得以其間修國僑之所不及卽孟氏與
之矣夫彭城橋梁鄭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陳國道
弗不行單襄公知其必亡不佞以此卜政于河間矣
漢三輔建橫橋以法牽牛置都水令掌之重可知也
當時不無耗中都官錢今河間于國家爲三輔顧未
嘗借財于官郡邑守令自能其職無所煩都水令可
不謂勤民乎晉武時杜預爲河橋孟津至勞六飛臨
會帝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明天子加意元
元海內率由蕩蕩平平之政有如以入疆省方之政
課績于守則以治行功當不在孟津河橋下矣

河間府城南橋記

卷二

記

三

三

三

新安守高公生祠記

代作

南高公守新都幾年以課最選浙省憲使詣津且行郡邑人士扶老携幼連袂接踵攀轅叩馬涕泣街衢其胥師里宰黨正北長無慮百千人擁而前曰我德公公實飲民以和我不敢忘往吾郡俗故舊訟負氣而耻不勝爰書旁午日不暇給公臥而理之虛心而應空谷無所事察察吏亦不敢爲奸一騎一蹄一履而人不敢愛其情不踰年而大得民和是公之馴擾我也其孝弟力田髦士農夫無慮千百人擁而前曰我德公公實衣食我我不敢忘國制十卒更籍百

劉金台集卷三

卷三

記

五

新志卷十一

年獲畝猶以爲絲而焚之况茲地險隘而土驛剛公一旦而舉兩端境內皇皇走事違言叢起卒之事不廢而民不擾而圍奪者吞噓者詭射者屏跡境內者膏壤者曼衍者悉平是千百年之利也其精神見升方傾曲鉤無慮千百人擁而前曰我德公公實教訓我教之不行久矣公以鄉三物厲多士比其奇衰振其雋者而扶其不勉者學官且圮壞捐數千緡撤而新之而丹青素壁霞駭雲蔚又爲選文昌閣于東井

山以廣厲士氣而青衿之士蒸蒸起矣是公之有造也公下車盤旋勞苦諸父老子弟而諸父老子弟不能已于懷侯公行相與聲后而志其思使不佞屬辭夫史遷傳循吏而所稱述者盡周秦時人豈其時無一奉法循理者可備載藉抑耳目未之逮難爲臆說而漢師也且所謂叔敖楚相公儀休魯相子產鄭相石奢楚相皆非握符而長民者安得繁稱循吏母亦有微意長民之道可與東國笑錦學製牛刀使創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人民不失所而社稷有賴則以

劉金台集卷三

卷三

記

五

新志卷十一

爲天下可也不佞幸備獻納與聞國政每緣考功今悉公治行高等又爲公郡人耳而目之久矣夫安能無代諸父老言以余所聞諸父老吾郡良二千石代不乏人而異日福山孫公會稽陶公稱最福山亦東土孫公治郡十八年撤人尸而祝之陶公長者去郡之日猶爲民畫便宜罷千里之役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公豈弟溫文類陶公而民不得借之十八年如孫公顧以公俎豆千二賢人之間不啻過之公所謂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

其職而民思之聞聞如日者也今天子惠元
務在成就全安則自今日往所以殫力懃志佐
家脩百姓之急者功名當不損于治郡時夫以吏繩
民民聽于吏以民徵吏吏聽于民聽吏者何常而聽
民者與天壤俱敝也叔度何暮喬卿仁明朱季懷忠
馮君和鈞策則愛愛則傳矣人心之天焉可誣也不
佞從人心而志之居

平溪天馬山天柱塔記

平溪當楚西北撫辰酉鎖縹雲潯水以南山逶迤水
潯泗鎮在平夷是稱平溪有山曰天馬牧江而起若龍
臥若虹脰曩者琳宮梵閣書館游亭歲久俱圯此崖
矗立波間嶺巔峰對鳳嶺汧洞城北而指七宿三台
俯瞰城中如鏡長江吞吐一望無際宜有以表之侍
御唐君初浮屠其上名曰天柱工始于某年月日落
成于某年月日靡金錢若干縑史氏紀歲月而系之
辭曰天馬來走平溪天柱高與天齊萬斯年鎮荆西

李水部先生祠堂縣田記

三代而前中國無淫祀自天子至庶人莫不重廟祀
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士民之精神
知有祖父而已不復其心志於非類之鬼周人之詩
甫田南山楚茨南潤諸什主人之安俯主禱之蘋藻
豆登之穀挾牛羊之肥脂圭田之刈獲鐘鼓之鏗鈞
可紀也禮曰生民以來未有見其享之者也豈以爲
茫昧而姑盡孝子之心乎不然矣孔子謂知禘嘗之
義治國如掌夫寧獨難之也惟聖人通幽明之故知

聖宗會祭禮

卷三十一

記

李水部

鬼神之情狀知情則如識其意知狀則如見其形故
不饒而今形家之說即祖先之遺骸卜子孫之休咎
如指諸掌夫以形用也猶然通百世而不與矧其神
也可射思乎三代以後士夫之家注其形骸於不可
方物之鬼神而謂福我禍我至祖先伏臘視如無有
姑以爲盡心而已兩楹不設三爵不識安所問五十
畝子讀李先生之祠集而三代春秋之義脩矣李故
江南名族自忠定公爲始迄今幾十世廟世不與而
鄱水先生恢而大之編爲一書始祖廟祭嚴初生矣

宗子主祭定宗法矣五龕尚右別尊宗矣時祭儀以
合子姓矣歲時儀節謹恭嘗矣服色有制儼家求矣
忌祭因輩慕終身矣禋主定制窮則通矣不選配享
報功德矣編識主牆明世系矣祭品餘餼敬祖資矣
慢祀有督懲弗恪矣邪正禮嚴黜非禮矣剛室彝祿
報所生矣行次有紀分昭穆矣通罪有警有君道矣
整肅閤門戒壺儀矣四禮有言昭典則矣酌議祭物
正簿器矣瞻族有等親疎遠矣旌表殊行潛德昭矣
瞻助孤貧惠困窮矣教育激勵家塾興矣整飭祠宇
聖宗會祭禮

聖宗會祭禮

卷三十一

記

李水部

嚴宗器矣禁傷風氣祖地德矣編定戶籍示不磨矣
慎擇職掌隆家相矣專事酬勞叔賢能矣遷任俊使
遠胞翟矣置立爵籍嚴嚴幣矣表列租佃執黍稷矣
夫王政不興宗法不立土田不均古者三廟二廟自
上制之圭田五十畝自上錫之今同堂異室之說典
上大夫有寢無廟而履尺籍者寸土皆不棄於上安
所問圭田鄱水公毅然復古捐先資積養銳以嘉合
吳以惠宗公以仁本矣以貽孫子爲政子爲政子
王政在是矣吾夫子指掌之嘆其在斯

王政在是矣

吾夫子指掌之嘆其在斯

爲政子

在斯

邵氏宗祠碑記

邵之先自周召公而江南有邵自晉太守公紀嚴州有邵自始新令恒休寧有邵自宋教授公文肇邑之發泉有邵自大理公韶西門有邵自伯華公入國朝以來邵為望族諸宗人祖文肇而宗大理十餘世祠事闕如也憲副公齡拓地城西未竟厥緒既幾世孫曰鵬曰某曰鳳陽力矢事捐數百緡宗人響應三年祠成延袤二十餘丈為門為堂為廡為寢子是邵之子孫發昭羣穆以蒸以嘗百世而下祀事孔明夫

邵氏宗祠碑記

卷五

十三

碑記

禮之不同古今不相及也或遠于人情時則使然乎貴帝之子二十五宗而得姓七十四人是同出而不同姓虞夏商周咸祖黃帝又同祖而不同宗三代之禮自義舉祖而天人以三適士以二能無不盡之情別子為宗別子而下大宗小宗燦然矣庶氏有祭必于宗室廟下宗子為君宗室為廟或有所不敢宗或有所不敢祭室南向而主東向今時則異然也斯道也可無反古矣我朝倫制超越萬古同堂共室自天子達而高曾祖祢自士庶達元元本本得反其始

得展其報仁義重矣邵自過江千餘年既入我朝亦幾十世而廟貌始修于禮樂百年而後可與也觀察公始基之某其肯綮之諫議公對揚之諫議自某出上有烈祖下有文孫族之將大賢人乃與奕世之廟可以觀德矣神具醉飽是在祖且介爾景福是在明德勿替引之是在後人

邵氏宗祠碑記

卷五

碑記

洋河建橋記

洋河來自塞外東入桑乾囊谷及漢北諸水皆歸焉
流沙善潰莫利來往前開府吳公創為木橋時修時
圯夏秋水漲橋與水浸秋冬之交役四營士數千人
築沙障之鵠立冰水中裸衣負土僵臥流澌手龜指
橋又與水浸河水亦合冠蓋來往甲馬馳突商賈
皆搖徙與奔走自冬及春曳輪濡尾寒裳浸趾履薄
恐墜中丞王公以己丑冬治上谷兵行部將羅發孤
聞夜分渡河河水覆雪颼輪走沙咫尺莫辨盤旋竟

夜東方既白始循水橋望廓門而趨慨然嘆曰使者

雅旋列馬前呵後從猶若于河其如小民何下令津

吏揭竿縣炬以詔夜行越明年夜發市臺走七十里

船明暴漲禺中乃渡追旋之日前旌先登河水大至

公與從騎屹立中流波轟如山浪鼓如雷蓋厄于洋
者三矣又慨然嘆曰居恒猶可有如虜淪盟秋神河
伯交相為害一幫一刀可渡師乎洪紆之警往往事可
觀已遂一意為橋凡一麓一甃一木一石自當惜之
心嘗平之尺寸尋丈指恒屈而首恒集蓋念後

惟河之故也既撫宣之明年撤下所司造舟為梁生

數十艘而河徙靡用麻將軍建白範鉄盤往維連鐵

橋橋頭沙浮不能載公過與孫方伯議石工眾曰河

流無涘河沙無底金且十萬力且十年未議病涉也

公念塞上無可與計者直指崔公至同心彈力捐廉

金助之會鈔上人福登有戒行從軍武重將軍所求

曰大事在心勝緣非偶欲橋而橋勿與俗同公更為

長錐置鈎距穴沙得石錯落如豆沙盡石出如郭如

覆布滿中河羣譁乃定或言北山石噴屑不可為梁

命工鑿之鉅而且堅乃發八路工匠建河南成卒之

半昇沙布搭以礫實之為層者二為級者六為門十

有五橋長千尺廣五軌高不及廣者尺有咫基之

闊九丈門高二丈有二濶四丈有八樹華表者四標

題者二檻橋高六丈有五岸南北銘金為屏者四以

厭水怪橋南聚沙為長堤凡千二百武瀾觀橋以遏

往來橋西築巨防二千武以遏狂瀾之美使不得潰

決而南堤北種柳數萬株水隄之留著沙淤俾不侵

防助為之序而橋以無恐凡經始自己亥仲夏迄明

率孟冬而落成匠之工三十萬卒之工七十萬橋之
株十萬石之丈三萬金之兩萬有一千常平子錢十
之二士民捐助十之八是役也宦茲土者自計部大
將軍三兵使以及諸將人協其謀隸茲土者自兩董
倪黃張五將軍劉半刺胡孝廉以及縷弁閭閻之閭
人輸其力董其事者則參將陳國保分其務則守備
邢官雲國棟姚應龍千戶毅忠王公震始終之崔公
贊之鈔上人經營之為橋之初水漸徙而南卜吉導
水先一夕雷雨大作水破堤應期直奔橋下厥功告
成地祇從之水執水執昔趙之石橋成唐大足間然

新纂卷之三

卷之三

記

三

三

三

破破定州南奔石橋馬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碑攬
奮怒虜恐遁去夫精神之極土石效靈神明呵護寧
只涉利且以捍患矣胡洋河為中國鎖鑰夷夏門戶
壯觀中朝控制百藉茲固疆場之功社稷之利乎其
在周易弘濟艱難必曰利涉大川雷雲亨屯既濟未
濟與易終始夫有能濟之具必有能濟之人開物成
務利見大人公世家忠孝有文武才雲雷事業如此
橋矣公名象乾山東新城人辛未進士

新建江夏縣記

縣治舊在石子崗隋開皇中台塗口移魚度樓下唐
貞觀徙府城南宋紹興又遷樓下元因之 皇朝洪
武九年改黃鵠山西北漢陽門檻治右步武而近大
江隅門外尋丈而近黃鵠山逼其南黃鵠樓墩其西
左則廣阜倉既府治藩司比比而隣愀愀喧闐市廛
嘈雜奧利形家吏茲土者甫下車輒慨然請易而庫
藏數百年來無數百金積成訕於力不果萬曆
年某侯來夙興宵寐丁酉春與諸大夫登樓望而嘆

新纂卷之三

卷之三

記

三

三

曰巖邑也首諸郡國而卑隘若此宜改作而新是圖
有議藩邸廣阜倉者侯曰時方多事 兩宮肇建
三殿未興龐蜀議材楚民議力其何以堪議遂寢冬
十月居民火起城外馳馳二三里奄至城內縣治官
廨堂皇庫獄俱盡諸大夫曰天意其難新乎于是侯
謀諸父老諸父老曰胥宇則無地鳩工則無力不卜
地不竭力惟清軍使者舊廨在鳳凰之麓鳳山繞繞
而來疊障崇崗綿亘東北湖水西注風氣攸萃清軍
使者既格有堂有房有門有寢所省無業于是侯以

吾御史趙公都御史 公既藩臬大夫皆報可乃復
易左右一二藩宗地計費一千一百二十有奇于時
諸上官念縣歲靡措各捐贖錢都御史李公二百御
史趙公二百藩司馮公一百守道陳公巡道丁公下
江防韓公各一百五十太守劉公二百僕復盡出餐
錢暨上官旌典充之蓋一土一石一瓦一木無所問
於民間始其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門堂皆仍
其舊其東曰清戎曰會餉曰撫民曰巡捕而獄又居
東北維民曰民止也以止獄也西曰神祠維允曰允
祀案今特置主 卷三 記
悅也以悅 神也賓館於正東維寅曰以賓賓也門
以外為房以彰善惡以示功令曰以道衆也門以內
為房以收賦課以便輸納曰以順民也堂左右為六
曹孫史案牘房階下為戒后坊堂東為二庫堂西為
案閣諸規制較前鉅麗而費不踰千金因則不勞節
則不糜役成而民不知不復舊江夏矣三代之制百
里為同總名曰縣以獎王室以協風俗縣之為義其
解曰結曰玄結以施繩不枉玄以玄靜德後同以比
合衆心以今視古官則為宰地則公侯百里之內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政事之堂奈何模倣也今江浙
廣寧兩縣隸省吾楚廣寧甲於諸路扼江上下要於
諸路上下供億儉於諸路而邑僅居一里又不夥一
城而內侯王居年諸司公寓盡在山北公無餘錢民
無宿春疾蒞政且五年與民休息會西方未寧曠使
又至繭絲且盡數陪量昔民未息眉天啓其會維新
斯邑改邑而後風雨以時水旱不警天其默相地其
牧靈矣昔慕子居焉中書且遷去今左右修舊廨宇
調賓友曰庶來者無勞賢者之用心無窮如此此復
聖案今特置主 卷三 記
也一勞永寧可詔衆世矣百里之內士民老幼瞻望
斯堂如觀春臺矣君子攸寧求民之莫此誰與宅矣

南苑祭酒宅改門記

祭酒宅幾百年矣宅南向門北向門自背入於形氣弗順堂前由小徑入闇昧五六丈不見天日予以萬曆己亥春三月至夏六月因舊射圃門在監前在宅東南乃擴而通之闢長途幾十丈改爲宅門以室爲室以室爲堂由南而北室盡南向門盡東南向外門臨街不設兩扉表曰太學公署內門三間緣牆而入宅在坎向在離門在巽庚子復爲長垣以蔽前塘建門三千東南橫門一千東又以堂宇卑隘因舊址易其楹棟高五尺且成被召而北以告少司成傅公檄而新之時辛丑十月也予于此且三年創置屬官廨宇者二改造者六恢復者一即不敢妄糜金錢亦不敢因仍簡陋以煩勞貽後之君子遂爲記

王公橋記

由漢城而北抵漢口龍家湖水出焉相去幾里餘舟楫不到水漲爲巨浸漢口幾萬家朝夕于城莫利來往先是守茲土者某公某公孫公咸以意爲堤不果王公抵任之年問民疾苦慨然曰是誠在我夫因財于官官帑竭因力於民民力疲即人勸而戶募之民且不應我其用人予于是廉得省募官某等可使也召之庭下酌酒勞之簪花束彩階下大作樂遊之中門而行名之曰善人太守不以相告與若等共功德事尔子孫且食報予是大衆踴躍出曰我等何敢負公不期月堤成長幾百幾丈橫袤幾丈有幾中爲石橋橋一孔橋之上翼以石欄覆以甃堤左右累石爲基如橋之長高幾尺橋旁爲祠宇者三堤曰王公堤橋曰王公橋祠曰王公祠志世世不忘王公也王公捐貲錢若干凡募得若干工始于某年某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諸生屬余記之余曰王公以善養人矣以善與人入莫不爲善善人有爲善之名地方受爲善之利王公之善莫大焉堤成之日其直如

吳淞蕩平平乘車倚櫬重往實行風雨晴霄渡滄塵
駕夫單獨一堤以治天下可也王公其諱微之婺源
人諸善人有功者各物名于碑陰

卷之二十一

四

王

鄧陽府新建書院記

鄧陽城荆楚上游控宛洛道雍蜀維綰結四達而崇
崗堂蒿民多嘯聚軍事詩書大中丞建升其中比年
號稱無事惟羽流不敢群囂而閑守原以守諸為神
茲中丞御史暨南北臺省交章而竟不可開與公撫
鄧之羊慨然曰繩不可枉臬不可撓吾奉命來撫
此土而黃冠逃于法之外何以為民上于是多方設
聞懸格構之以聞竟抵于法而鄧之吏民歎然曰我
公真去我蠹賊也鄧民知有三尺矣公又慨然曰倉
粟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康不殖安知榮辱原田不每每安知禮義鄧崇山逴
谷羊腸鳥道岵岵岵無一望膏繡之田山童而水
涸吾奉命來撫此歲一不登民且枵腹如吾民何
于是為聖水武陽二堰鄧民賴之歡然誦曰我公真
長我禾黍也我民能飽此七尺矣會大比士鄧襄二
郡獲薦者僅一人公又慨然曰士無諱則士士不
言理義上無教則士與士不知詩書楚故稱八文而
吾所轄者蕪周秦吾奉命來撫此而不作人不與
賢徒責其山樓野聚之民動悍列決裂倫常而寡文

學何以得譽髦而用之于是損餐錢若干緡與臬虎
 者王公計之王公亦損餐錢若干緡上風氣完美富
 城中者為書院一區凡為極者幾為堂者幾為廡者
 幾始于某年月落成于某年月為撤召三省之士講
 義其中曰楚之士能無采湘蘭佩沉芷者乎秦之士
 能無誦蓼莪賦上林者乎周之士能無習龍馬味二
 南者乎吾拔其尤者與之言禮樂言詩書于是鄭之
 人士雖然曰我公又與我人文而造我成人小子矣
 我民知有六義矣夫大中丞以天子重臣表紳一方
 節義公傳贊
 卷主 記
 武是憲在首太公治齊誅華士而後興賢能何武
 行部揚州入傳舍問墜田頃畝五數美惡即學宮見
 諸生試其誦論得失薛謙光為御史中丞劾奏繼流
 曰憲台理冤滯何所迴避而後與教化頗禁為京兆
 整頓千陌樹桑果賣車牛而又勤勵禮學風化大行
 以黃公之政視前數君子何如也夫奸民不詭于法
 則朝廷等窮民不匱于食則父子保士于不隳于治
 則賢才出黃公為政先其本者一一可紀也于是
 後從臬大夫之請而為之紀黃公名紀賢四川崇縣

人萬曆庚辰進士王公名 陝西朝邑人萬曆庚
 辰進士是役也始終經營者郡司理李君名可芳督
 工者別駕李君名之實鎮撫苗良弼稅課司大使孫
 希忠例得書

御史翼城史公江岸生祠記

御史翼城史公按楚餉百慶惠四民除強懸廉摩楚吏士奉若神明明年大浸城盡圯保安望山平湖漢陽武勝四門俱塞土武勝一門橫舟其下金沙洲幾十萬戶水沒屋樞門以外舟行于市城內半為淤溝史公曰治治者如吾民何水至以城為隄水去緣築堤害在水功在堤吾所屬餒餒無所用之今歲築明歲壞何利之有一勞永逸是在良二千石武昌守留心民瘼民溺已溺憂黎百姓倘為亦德其相與

聖朝奉命

卷三

江岸生祠記

底績以所屬能吏與居民相之沿江諸門何始何止有岸者何狀無岸者何所高幾丈濶幾尺用水石幾何金錢幾何何以勿壞宜用何人其勿飲諸田畝勿勞小民毋用匪人毋滋糜費往予以火災諭洲渡橋與梁病涉其悉以對于是太守張公奏記曰江自下壘抵望山門有岸者培而廣之無岸者起而築之計費四千九百有奇取之府庫中于粒銀僅四百八十有奇夫欲修沙洲先殺水勢宜于白沙洲濬渠一道新淤高阜濬之使卑使水漸西然後謀岸夫用石則

無業用竹用水則有稽嘉魚有洲課銀江夏有學宮

銀應城安陸有子粒銀興國大冶有儒宮壽夫銀共約九百金有奇敢以請史公曰以上金錢俱以供諸堤仍捐予贖銀五千金太守躬歷之躬督之務為千百世計于是太守張公躬行江上無晝夜寒暑率諸吏士勿怠勿廢躬諸舂鋒勿疎勿痺課諸工役勿苦勿亟于是自王惠橋至閭兵樓長一千一百三十五丈高廣四丈有奇自王惠橋至紅廟無岸凡幾千幾百丈高廣如之凡用青紅石十萬有奇松椿一萬二

聖朝奉命

卷三

江岸生祠記

千一百有奇松片二千一百有奇俱鋼鐵鈴之鐵幾千一百斤有奇又鑄鐵牛四鎮之夫牢內四責吾楚有其二而合流于武昌排蕩之勢爭雄于芳洲兩岸相翼而吾郡獨受不可殲之怒誰能達非常之功公之上世史起一郡今耳一引漳水民歌之曰終古焉齒生稻梁孫叔敖以芍陂興楚吾里中故事唐河南尹李遠之以築錢築上陽積翠月敗三天防水不為患至于天子刊石著功使永王書碑皇太子書額史公之功在萬世宜郡民之祖豆與社稷並也史公學遷

字 別號武麟山西翼城人張公名以謙字本厚別號益吾河南洛陽人于是太守張公從百姓之請為祠宇三間于夏口驛右而使不佞記之因系之歌曰江之永兮湯湯漢之廣兮洋洋枕此江兮城隍障此江兮堤防公何來兮汾陽被縶來兮神羊我民兮棟梁長我民兮稻梁孰佐之兮武昌與朝夕兮皇皇千萬世兮墓嘗

鄂東志卷之三

四

武昌府新修江岸記

武昌枕江而城江漢諸水由岷嶓建瓴而下沿塗口折為龍床磯湍悍迴環不數十里與漢水合新洲翼而迎之黃鵠大別對峙受二瀆之衝江自東南來沙美留之漢自西來鵠山以下當之陳公塗而下勢稍東南愈逼愈怒直瀉西江其內為趙羅磯鵠沒水中東南諸湖水出而灌江江轉于城下城中陂二渠以洩積潦江得漢水而益寬黃鵠磯岩石斗絕水迴環洑激澎湃土疏惡沉沙澱沫性不堅剛江襲伺于吾邑凡疏折而不欲遽去蓋洲與漢泊濤之沿江而岨殆難以卷鋪之力與陽侯水兇爭于汪洋之際也宋政和間州守陳邦光為長堤都統別廓果為湖心堤紹興間役大軍築萬金堤建壓江岸今堤半存城內居民棲止其上為閭閻矣所謂萬金堤者半圯于沒太守張公下車問民所疾苦父老以江岸對太守請于汾陽直指史公發贖錢五千金太守巡行其上凡幾塞者與諸父老約曰岸址不高則易沒岨基不廣則易頽有岸者新之無岸者興之其可乎因遣官視之

自下壇至閭兵樓故無岬閭兵樓至接官署岬半
中閭口抵觀音閣水嚙城址往來通衢岸大圯至青
龍巷岬半圯夏口驛而上達運而南又南抵主惠橋
故無岬計費五千有奇千是御史史公報曰太守精
覈不牽早為之詞是巡撫張公直指金壇史公藩司
楊公張公臬司董公俱報可公謂諸瀕水而與水習
者便千因仍難與更始彼水去則蜂蟻聚水來則鳥
獸散耳數武之地莫肯棄也數據之屋莫肯撤也吾
何所施土功垂永久吾今奪其所暫不便而與以久
郭泰公詩集卷之三
安寧因撤視舊堤起南浦蓋郡城北趾因石于繁昌
因撤于冊師因民所苦陸沉于劫堂而爭峙于水許
者增卑培薄踰年而江復漲為輟役者再三歲始克
有成緒凡費金錢五千有奇居人始相與聚族而歌
且儔曰今而後庶不墊于澍汗為風波之民也語曰
利不再不改法故黎民所懼天下晏如也以漸水之
民師水之智以五千金之費費百萬戶之居以三時
之勤貽千萬世之利豈僅僅歲月胼胝計哉今固慈
工所以利害以準湛壁下捷之績如漢河內公

者以副輿論故詳志其甲公名以撫序本厚別器益
五洛陽人是役也勸視同知金精器通判劉起龍
照唐李學臣護衛唐仲督工為經歷丁自新知事
胡元紹縣丞向必麟主事王萬春吳瑞隆典史曾文
光晏起龍巡檢胡過春

郭泰公詩集卷之三

卷之三

武昌府題名記

武昌自戰國時楚以中子紅為鄂王稱要地吳大帝以武昌開國遂稱武昌晉以武昌隸江州江夏隸荊州劉宋稱江夏郡梁稱北新州隋為鄂州元朝稱武昌節度唐為武清軍宋元為鄂州路逮我明而稱鄂為一大都會稽之往勝宋元而上名公偉績累可攷鏡若漢董宣之平刺賊吳周瑜程普之建大功俱以江夏太守稱晉陶侃庾亮之樹功伐俱以鎮武昌稱南北朝沈慶之治軍事以武昌內史稱何遠之有

鄂縣志

卷三

五

武昌府

司理姓氏勅之貞域以詒來模楷掌可陳也閱五十年而洛陽張公來守茲郡諦視殘碑索簡多所脫畧喟然嘆曰疑今者證之古不知來者察之往於是續五十年來姓氏爵里索記予不佞不佞籍隸漢世太守得以一切便宜行事錢谷兵甲從意調遣所論以朝上夕報可故治郡功名烈于九卿今制一切受約束于監司臺使又五方之民難處其間不無因緣為奸諸大不逞者或以藩役暨諸司祿吏為巢穴中庸之士幾不敢問夫樂易之政優悠歲月君子小人各習而安何難之與有孔子治魯子產治鄭各以嚴厲不責效于敝衣田疇之初聲夫使為政者皆得如漢二千石自行其意何法不行何善不庸何奸不剋太守專制方城比古四嶽諸侯丞佐之古以相稱而職在戎車若治粟捕盜二使暨李官左提右挈小大之獄共與讞決太守型而范之表而植之

鄂縣志

卷三

六

武昌府

編我明 宣宗朝不

公受乎三載六事咸舉竟

以武昌守召拜為少司空然則守相入為九卿漢迄
不遠也張公治吾郡以來羔羊之節甘棠之化鴻鴈
之勞流亡甫田之去茲賊萬世而下有想見其人者
乎乎不敢為佞也謬為題碑而記之

鄂城縣志

卷之三

七

武昌府新修將臺碑記

會城高冠山下東郭大達舊驛碑在其北萊畦中而
絕四鄰人跡罕到盜賊時警驛吏不敢居無論旅人
氣太守洛陽張公來治郡靡費不理靡奸不剔見驛
址頽圯戊申水漲堂廡盡沒乃遷賓陽門外屬府藏
空虛無以舉贏公廉得驛官多缺賴有日給若果銀
若干故事代署者利為公曰驛有吏焉用署姑以吏
行事而以官所廉若果錢為修驛費由是將臺鳳山
咸寧富池石頭夏口諸驛各以闢又與團州馬價通
郭臺各驛車馬錢至

記

某

情

路矣走十邑達十五郡達八省真王政之大者夫省會之巨輻軒之使擎轂摩有視他無繁往者取便一時客至或就民廬或寄梵宇無所問主人其何以奈樣人示四方周禮野廬氏堂達道路宿昔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徐地之人聚樣之有相親者則誅之遠人十里有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環人校館小行人郊勞懷方治舍家胥相禮帝王之于賓亦何詳蓋也漢之郡國郵亭畜夫不啻繁且夥矣晉文公崇大

郭美余作

卷三

記

至

郭美余作

諸侯之館以與伯業後子產致晉棘垣而知其衰豈曰道途館舍為不急之務哉夫瞻事展物皆禮也賓至如歸不畏寇盜不患燥濕亦經國大事驛舍與公解俱載在今甲將焉廢之非公精幹有心計任事無鉅細疇能辦此不佞因記之而旌君伐

武昌府新修通運所記

高皇帝二十六年清飭天下道里之費置郵以通行旅轉運物力水行舟楫夫有差陸行車輛夫有差舟車人夫多寡之數皆通運大使掌之凡郵使命乘傳而至者各視其官職不得溢制外貨物抵運所大使覆實美船督發晝夜嚴程轉輸不匱立法纖悉俱備通運大使與守官舫細至橋柁蒿檣縛纜之類閱其成毀稽其存亡職如是止矣江夏通運所萬曆三十年燬於火而無羨錢難以舉歲大使就居民間郡守郭公治武昌修廢舉墜下檄創置以所屬諸驛果餌錢舊材計費六十餘金起某年某月某日迄某月某日為幾間門幾間堂幾間後房幾間左右翼幾間不佞竊念公用意深遠詩曰我師我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此莫非王事也周公之法傳遞之小事行夫掌之六畜車輦之階縣師掌之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作其聚庶會其卒伍以帥而至楚固用武國也天下泰寧已久河山重於金湯一旦有事而扞圍牧封疆小吏誰能廢之故無事則選往迎

郭公治武昌

修廢舉

卷三

記

至

郭美余作

來舟車相望有事則轉輸庚癸舳舻千里緩急是恃
國家設官初意寧非桑土之深思設張公蒿目憂時
為久遠計是在今日失不倣廣其旨而為之記

武昌守洛陽張公生祠記

洛陽張公名以謙由萬曆乙未進士歷南尚書刑部
郎來守吾郡四年自鶴鳴遠分瀛壖時不念我民自
堂皇輿輦上與揖讓宴會意充充如有管也靡處不
念我民武昌故廬郡庫無百金儲倉無一年蓄公為
政轉弱為強易貧為富追秩滿而庫金至鉅萬倉穀
至幾千萬石以遺後人歲大稔先期糴穀于郡而
穀價不踴貴粥于四郊操瓢而乞燕辰而食者皆宿
飽桑江岸數千餘丈水不浸城郭不壞屋廬讀于兩
臺併稅錢而商舟順流而下不傾其橐囊不殞其性
命諸司往市于民間所傾直十不得一公一切請免
之歲大比所費不貲帛纈器具則自質之留都錫鼎
酒醴則自質之閩閩與民間一切無所與而居肆者
負販者百貨之賈百工之藝無巨無細下逮牢
錫餅師柴人織絢繡蕭蕭薪傭保無不歡騰于途不
知有官吏尺符之擾往力役之征多役細民有力者
倖免諸凡興作之役巡警之役大比之役即窮鄉下
戶芸夫駑牧無一人暇孱民夜半為索富守門戶

豪富反不肯出錙銖募弱窮年為據史守貨而據
史反不肯出累黍一有盜警罪在守者公一切為踐
吏免役之法量產業之豐瘠而上下之輸錢于官官
為顧役民間不知有夫役矣法之初行謗者紛起執
之彌堅豪富怨辱民喜據史怒豪弱安人之一切晏
如也又繩大奸討大惡市魁屏跡豪強息影覲吏飲
手經民抵罪如神明炯炯如雷震轟轟常在空以上
而懼其不測也郡邑自黃髮而下髫髻而上有所有不
平則曰吾以告張公也有所不堪則曰汝不畏張公
耶奉命傳書卷三 記 六十一

邪有所恐懼則曰勿畏有我張公在也公之得民如
此公去任未逾年而人思之益切為祠于通衢不依
志其大者若羔羊素絲之節茹水飲漿之操不待言
矣

歸德府文德中庸記

昔人有言哲婦隆家人之義貞女亮明白之節微美
未殊也才行高秀者不獨一操而已今世詮次貞女
唯取殺身而經歷歲年保後承家清風令德垂光無
問者不駭耳目遽罕稱聞夫殺身誠難顧一睨而為
世不顧矣若迺上有白髮嚙為佐饌下有黃口嚙為
含哺留此一身所全者大以完人世以告泉壤與夫
孑然形影中鮮兄弟若行孤窮百年一日日月長矣
寧願誰知大學士沈公以為中庸之遠在此不在彼
也于是乃搜集郡城貞孤懿行不在一疾者列名城
闕以識無窮標曰中庸是為常理是為中道可法可
傳有忍有濟譬之人臣巨濟時艱幹蠱亨也保全民
社歷閱風霜不彫不墮與夫判兩維經一疾自效者
不同矣若祇慕慷慨之風忽從容之義是韓少君之
安貧曹大家之垂訓陶母湛之教于宋宣文之傳經
率務委之惡化辛憲英之才鑒皆不當識於前史也
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以此經世雖文德亦有至焉
功之城珉可以離風可以訓俗阮能正志不此傳生
矣世幾其有六子

歸德府文德獨行碑記

大學士沈公闡揚潛德表著人倫既列中庸得之峻節于時城中列女取義成仁慷慨與評盡標姓字或產自閨閣未嘗學問或未逾閨閣不識姑章或茂齡齒疏年僅逾笄或中歲娉娉芳容未落一朝殉義痛哭捐生於是貞烈之女慕義成風但知長往不可奪志無子者必有子者亦以無家者必有家者亦以無親者必有親者亦以探厥民彝雖非庸理而出之性有繁天常危行孤操高風獨秀天地無光鬼

郭美舍德義碑

卷三三

記

云

廣濟縣重修武鎮堤記

廣濟五鄉濱江受水所藉武穴堤戊申大水堤盡圯田廬盡沒邑人太平守張公年八十有奇慨然曰吾幸為邑老更奈何與民胥溺為書上府司請官錢募役會全楚皆水力不支邑令周君某豐賦征力以三千人募之不果成明年庚戌邑父老曰去歲有天幸堤無害今歲水再至奈何乃自為計各出金錢如所賦議上臺司曰不可濟民且不堪作是中丞張公捐金四百御史史公捐金六百二十守道陳公巡道陳公江防韓公各襄厥事撤下無暇日屬黃梅崩亟重之奔走勞勩入山刊木分屬十總率舊堤而重之陝者聞之碑者增之斷者續之障以松楸結以草膚堤長一百五十丈有奇高二丈濶如高而加三之一工始戊申二月訖己酉五月告成寧獨廣濟之利五縣更賴之楚澤國也字內之潰四楚有其二湖澤甲于天下江黃當下流起昏墊長禾黍堤之功大矣寧獨廣濟哉臺司之振疾苦鄉正之計桑梓與署事者之勤奔走皆可紀也

郭美舍德義碑

卷三三

記

云

報國自在庵記

佛法為觀音大士稱觀自在夫能空五蘊度一切苦厄也有如身在苦厄安能度一切安能自在乎然則苦厄不自在自在不苦厄也衆生著有汨沒利名驚馬戀棧且至老不休以身拘之矣外被珠玉中懷荆棘口厭甘肥足胷網罟何得片晷之閒適一步之道遠乎中貴劉君少負奇想與余交久語及時事頻蹙嗟唏慨然遂念優游適思余自南來三年不見忽聆其語超超玄著亡何掛冠往矣莫可踪跡矣又一年

郭泰翁集卷三

記

自武當來脫緋王被鶴警作道人裝矣及詢所遊則已抵青齊歷吳會遊江湖上泰嶺謁玄真矣乃攜數畝之地數椽之屋于武當某山之岩而同志趙公勸之題曰報國自在庵夫天柱窮陰何似大內焚香持呪何似嚴更禮拜虛皇何似人主黃冠道伴何似侶於是君長嘯曰吾今而後知身為吾有也吾今而後知天地之大也吾今而後知聖恩之難報也吾今而後知前者之不自在也夫東漢之末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曄汝陽李邕北海趙祐並清高

居里巷不爭威權甘陵吳抗傳達奉公退還寺舍未知其能空五蘊度苦厄否而有身之患當時免矣數十餘年載在史冊夫武當固玄帝栖真之所彼以神農介千道書所稱淨樂國王而舍彼崇高來此丘樊一謝人王遠登天果由此而觀人世修行各辦肯心何有崇卑即帝王之尊不修不證同此輪轉同苦同三昧息榮華有時而盡福盡報來有何自在玄帝要言不出數語所當藏畫陰峻食噴佛乘五蘊入此細微耳君既以所謂寰真子渾然子為師夫道不遠人郭泰翁集卷三

卷三

記

報國平方視君為閒雲為野鶴不勝羨心而今幸辱
矣得當聚鹿曲躬侍泮于江湖而愧予昔之不自在
安能多言遂為記君名成亦名觀光

卷之三

記

云

六十一

樂平縣修學記

代

樂平有學創自金大定之末年代有建置迨我
祖平定四方譽光斯士詔天下郡縣飭新學宮唯時
稍稍拓舊基成化嘉靖間再經葺迄今五十餘年
蝕于蠹蝨頽于風雨不脩且日就圯壞邑侯潘君為
邑之幾年百廢俱舉豈第作人建議鼎新又以學宮
西鄙步武市廛駢闐難還夫嚴士子終閒士與士言
藝不覩異物而還奈何喧卑若是乃出贖錢佐役擴
旁舍地若干畝鳩工計費庀財镌石刻日始事再論
而竣厥厥門牆瓦墼焚棟金碧丹堊榮耀參錯以至
鑄簷管絃胡簫雷露之屬靡不脩飾凡為堂若亭者
幾為齋若厨者幾起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
諸博士弟子謂不可無籍不佞按隋地理志藁邑本
龍故郡據險乘塞實東北上游而清潞一帶綿亘
瀋其人率豪俠任氣習于戎馬擊刺而間不雅馴已
又讀元廟學碑乃謂士多樸茂彬彬禮讓之風何兩
者而載則謬甚也豈其豪俠戎馬者尚未銷於俎豆
之事而樸茂禮讓則興詩立禮之後乎讓者謂國家

六十一

二百餘年兮矢在繁千旌在卷幾輔之地童子舞勺
成人秉鞭道且大明而北者東西告警所之不在詩
書而在輪畧然則樂邑之故習故今之所急而後乃
就輝也是又不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古者鑿
宮橋門之內藏焉脩焉游焉習焉出以受成入以獻
誠有文事有武備則學之所為學也昔吾夫子不答
軍旅之問而自命曰我戰則克至其論人才則喟然
三嘆于狂狷忠信之徒夫豪俠近狂狷而樸茂近忠
信樂邑之風氣人心吾夫子所願見也卒而翼之則
道心弘矣鼓而用之則德心廣矣然則昔之所謂戎
馬擊刺寧無悅禮樂而敦詩書而今之彬彬禮讓也
天下無窮則不爭不黨天下有事則不吳不揚倡率
化導是在有司離經辨志敬業樂群親師取友知類
通達庶有法則動有文章內思作孝外思作忠學外
無道學外無學學外無心學外無人夫子脩春秋宣
榘桓楹皆謹書之而泮宮之作無識焉錄其詩以歌
暮公之美今之為政者簿書日不暇給何暇問兩楹
渚侯廣厲學宮興賢育材不費公帑不程民力今日

知縣金鑑堂記

卷三

記

以治行高等徵而樂邑文物日浸月長將相文武之
選如雲如雨則無忘侯之教也因為志其歲月于泮
宮之左

知縣金鑑堂記

卷三

記

府志小序

方域

論曰郡之名鄂也楚子紅也其名江夏郡也漢高也其名武昌也吳王權也名北新州也梁也隋與唐互用焉名鄂州也宋也名武昌路也元也江夏之得名也以水其置縣也自隋武昌之得名也以武昌其降而為縣也自元嘉魚之得名也以魚其置縣也自南唐蒲圻之得名也以蒲其置縣也自唐咸寧之得名也以避宋安諱也其置縣也自元崇陽之得名也以下

郭其金書

卷十一 府志

七十一

方域

田賦

論曰吾親田不得稱膏腴民不得稱上農家不得稱富饒計一畝所入不敵長寶諸鄉十之一而

國謀之外兩藩王取盛焉歲一不入崇通蒲與介在山中無所得采而江夏武昌惟仰藉于商舟商舟少滯輒且生塵無感民之日窮而轉徙也然則欲興南畝之利其修陂塘乎欲省庠序之苦其請府米乎欲省藩邸之擾其議官徵乎

德政

吾親于漢為江夏所隸甚廣四履之地衍及承黃德岳中州諸親其官之崇卑不盡與今合而其人之賢者亦未敢妄附吾邑宋以為州官與地不脗合成寧之創未久與國初為府通山諸邑前代為鎮即有宜弟之人神明之牽難以臆入故皇朝而上吾驗之往牒皇朝而下吾徵之父老嗚呼召棠猶在虞柳勿剪杜石可沉羊碑不磨尹茲土者尚思與天壤並乎若夫名臣碩德善政宏贊非不與日星並而方列朝紳繫不敢入以俟後之君子

官聯

親邑之官聯爵里姓氏不能盡徵纂書而下寥寥如晨星諸處之碑版莫舉而老吏之口又莫悉百季而

上吾寧闕如也

薦辟

薦辟其猶古之道乎成周六德六行選士進士漢興
近古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往往得人 高皇帝興
之初其于進士科行之一二年而無報罷夫猶未欲
以言舉也迺今自言而外即知其入莫敢問也夫士
之始進以言揚不以行舉其官成也又修言而不修
職何尤乎世之日趨而為華競乎夫使東鉤者趙然
遂覽曠然太公或于孝廉人材間一行之與明經正
郭美堂書卷三十一府志 七十三 方通三

拔十得五吾不敢謂無其人也

名賢

舊志于魏公先正寥寥數語其豐功明德十不及一
而嘉議名言百不及一致使後進之士莫能舉其姓
字蓋文獻既闕而嚮往不生也我是以參之全史稽
之邑乘詢之公評舉之身後人所信從者我不敢略
而所未徵者我不敢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由此起
選也

選舉

夫歲額之盈縮場事之廢興吾于邑乘言之矣是所
載者為制科為鄉舉為歲薦今所謂三途也夫士自
成童而舞勺靡不思依日月而薄風雲卒之歲解之
士淹于遲暮而甲乙二科又難於數奇蓋士生斯世
不由此三途而自見難矣比其官成而總其生平或
無得而稱焉然則入之才不才如斯而已乎有志之
士列在巍科懷然有懷心矣

女貞

古稱婦人之名不踰閭外然喬木江沱諸篇非為女

郭美堂書卷三十一府志 七十四 方通四

貞乎今天下郡邑之史靡不紀列女而名實一不當
人且揜異過之可不慎乎是所紀者玄堂既揜貞魂
如存蘭閣有光彤管不磨矣

軍旅

軍旅之事其起家將軍者吾紀其庸勲併其世及千
夫長百夫長而下吾紀其祖考耳念茲戎功可也卒
伍屯紇茲載焉今天下郡志于裨官小說淫詞詭說
靡不盈楮而無一語及軍旅夫天下之平久矣吾
南抵五嶺北接雍梁固用武之場也惟千戈

即不敢謂全衡尉將校可當緩急惟善人教民而後
即我夫獨不可早豫教乎

山川

春秋時楚子蕩食諸姬雄長列國彼其國邑在今荆
郭間今至其地霸氣猶存至宋元而始開府于吾郡
吾郡固河岳襄鄧之門戶耳夫人勝以上流扼吾以
隴胡上制中原下通吳越則吾郡要矣第吾郡為之
門戶孰為堂奧哉今吾郡之崇山複嶺蓋在崇通諸
邑而武嘉諸邑盡與江鄰蓋地勢懸殊聲息未易達
也青山白澗而下洪波一瀉莫為關隘所謂壩山整
江者寧可以徒博乎

勝蹟

論曰天地大矣名山大川與天地並人生其間一靈
虛塵耳無幾何時而其迹若掃是所紀者忠臣孝子
之所托跡也勞臣勇將之所血戰也循良聖哲之所
膏雨也神仙佛子之所號化也騷人哲匠之所嚮味
也大人賢者之所歸藏也若有若無若存若亡或廢
而復舉或遠而無傳或名存而莫考或迹在而名湮

狐兔之與棲而榛莽之芟剪失今不載能勿忘矣

城池

前史言楚國方城為城漢水為池今漢水自大別來
環城如帶而方城遠在中州莫能用也王公設險有
官守者能勿是務乎

津梁

子路為宰孔子見其溝渠而三善之子產古之遺愛
乘輿之濟猶濟也漆洧一小流耳比于吾郭曾不能
一衣帶水故江之有津吏河之有方舟野渡之有橋
梁皆王政也或在有司或鄉里自好者為之皆不可
不考也

壇廟寺觀

前史謂楚俗尚鬼而好巫至今載在祀典則有司存其
他民間之所燃楮而蕪骨者較宇內猶為闕樸至唐
宋之故廬則有其廢也莫之舉矣夫神道設教將以
愚民民亦自神也輪迴果報之說其禁悍戾暴也捷
于五刑深于五教矣亦自不可廢哉

災祥

古者侯伯之國僅百里則未及今一大郡而子男之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差比于一縣彼猶國自有史國自為占以識機祥以存勸戒今盡天之垂象地之秉文而聚以朝廷事當之一縣一邑其休徵戾氣若盡不相感召天道乃如是乎夫一郡一邑之長有君道焉禎祥妖孽昔之應在分茅者而今之應在分符者能無懷然有臨汝之懼乎

公署

聊縣志

卷十一 府志

五

五

夫公署之于志也何居以臨民也以臨民者而以疾民非志意也

學校

夫學校之設以聯師儒而廣教化今棟宇喧摩曾不足以當兩楹之奠而博士之廬不蔽風雨宮牆內外絃誦之聲寂如也青衿之子鼓篋而遊者彌月不一至焉曾不如佛老之廬其門日高而其徒日衆居肆造士之謂何夫世之廉吏意在省約視學校為無及而其他又何望焉詩之頌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聊縣志

卷十一 縣志

七

江夏縣方域志上

江夏按水經曰江水東至華容夏水出焉又東左得二夏浦又東北江夏沙羨縣應邵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入江故曰江夏王海水北曰滌漢水曲入江夏遂名夏滌是江夏之得名以水也在虜夏侯屬荊州周夷王時諸侯相伐熊渠興兵至鄂曰我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子紅爲鄂王始名鄂漢高帝六年置江夏郡領縣十四是漢之江夏蓋以爲郡而今之漢黃承德既中州之羅山光州等邑皆古江

新集命令錄

卷五 縣志

主元

方接上

夏地而所謂沙羨則吾邑也然高帝江夏郡置治沙
羨則吾邑之為都會自漢賦矣三國時黃祖守江夏
始於沙羨置邑則吾邑之為邑自黃祖失漢獻帝二
十年權備分荊州以江夏郡屬權權析江夏東境沙
羨等縣置武昌郡而以西境安陸等縣仍為江夏郡
則三國之江夏在今之德安諸邑而吾邑之隸武昌
自三國然矣晉武帝平吳以武昌隸江州江夏隸荆
州則武昌與江夏析而為二矣又江夏郡七縣武昌
郡七縣而沙羨屬武昌則江夏自江夏而吾邑自武

新美南無

卷五十五

今

1928

昌也晉太康初析沙羨西南境置沙陽析西境置蒲圻咸和中以汝南民流寓立汝南郡治金口太元初為汝南縣則晉之江夏廢而吾邑為汝南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析江夏治安陸郡始徙江夏郡治夏口則宋之江夏郡得治吾邑而吾邑為郡自宋熙矣南北朝為郢州為北新州復於沙陽置沙州隋廢江夏郡為郢州又江夏郡四縣而江夏屬焉改汝南曰江夏則隋之江夏始不以名郡而吾邑之有舊名自隋時矣唐初改郡為州平蕭銑改為郢州天寶初仍為江夏縣

荆湖北路元立荊湖等路行中書省郢州路則郡或以江夏名或以武清軍名或以鄂名而吾邑之為江夏如故也國初既降陳理遂更為武昌路改為府江夏蓋隸邑名如故太史氏曰江夏之得名以夏洫而夏洫自周時江夏自漢時然為郡為邑時析時合而吾邑之為江夏獨擅其名蓋所從來遠矣

江夏縣方域志下

縣南曰黃鵠山自西南數百里來蜿蜒而瞰江夏鵠樓枕焉下有磯曰黃鵠磯樓以山名黃鵠即黃鵠也或曰僊人王子安乘鶴憩此或曰僊人費文儔或曰荀叔偉或曰辛氏飲道士酒道士以橘皮畫鵠壁間拓之幾逾年復跨去唐閻伯理有記崔顥有詩嘉靖末燬于火都御史劉懋重建汪道昆有記上有白雲樓宋元祐知州方澤建東南于城上有焦度樓山頂有廣永亭有石鏡亭有壓雲亭元世祖常駐兵山旁

鄂黃傳

卷三 縣志

八十一

土

方丈上刻靜春臺又曰竹籬堂縣東南五里

和蘇軾書又北曰北榭府署後于城上宋元祐間有殿直有詩又曰曹公城東北二里梁武帝起建曹景宗築東北曰夏口城吳王孫權築一曰鄢城宋鄢州至此故名北十里有白楊臺梁丘桑山頂曰萬人敵城宋建炎間草寇犯城鄢州以彈弩射之寇退一曰汝南城磯上有威順王墓磯下有觀音山有寶像塔縣東南曰高觀山縣東曰臘脂山上土多赤色如脂一曰鞭指山縣北曰鳳凰山吳黃龍初曰鳳集焉其下為縣學為貢院為都察院下有孟母墓孟宗母也縣南六里曰蕭山蕭丹之所隱居也縣南五里曰梅亭山先是甲辰年太祖兵破湖廣駐節梅亭山有使報皇子生上悅問左右此何地曰楚地曰他日以此子正楚指龍寺塔為殿基未逾月寺焚及封王諸子以王正齋寶三鑄不成上曰我昔破湖廣駐梅亭其王楚乎寶成遣方士貴御製祝文祭告武昌封內山川勒碑山上今有封建亭縣東北一里曰石子岡縣東十五里曰洪山一曰東山

鄂黃傳

卷三 縣志

全一

土

下有寺曰寶通邑之鉅觀山上有石曰堆雲曰翠屏
曰獅子峰有洪山賦銷在石上樓臺間有楊士奇記
縣東二十五里曰馬岐山蠻王塚在山南縣東五十
里曰豐禾山縣東五十里曰九峰山下有寺洪武初
為僧無念建縣東六十里曰靈泉山上有泉下有楚
王諸墓縣東九十里曰驚礮山西南俯大江有石礮
波濤迅激縣東七十里曰白頭山上有石白色縣東
南二里曰金城山縣東南五里曰清平山其山平夷
縣東南三十里曰台塘山晉宋之所鼓鑄也縣龍泉
九十里曰靈山一峰巒焉有僊人山上有僊跡又鼓
樓山或曰五峰秀出如樓名五樓山縣東六十里曰
江夏山其山崎嶇一曰峽山縣南四十里曰八分山
有水瀉如八字旁有八分湖有石洞逶迤半里許有
天臺有龍短尾唐貞觀時與駱禪師俱顯時封嘉澤
侯顯應侯靈應侯元郡守李貞天旱步禱祠前見靈
自山麓湧水潭中黑雲湧起雷雨大作為建八分山
泉新亭無名氏有記今土人以龍隱見卜年縣南五
十里曰大觀山土赤如金一曰金華縣南三十里曰

新泰金華縣

卷五 縣志

全

古蹟

嵎梁山通湯孫湖縣南曰六老山縣南四十里曰夜
泊山駱禪師之所飛錫也有飛錫泉亭縣南七十五
里曰錦繡山山多桃李花如錦繡縣東南七十里曰
大槐山晉李太槐之所隱居也縣東南九十里曰赤
壁山一曰赤圻一曰赤磯縣南八十里曰雞翅山有
金雞集焉或曰金水有金雞翅山山向南飛產金于
此水故名金水縣東北二十里曰半面山上草木半
隱半出縣東北十六里曰梁城山梁武帝之所也兵
也縣東北四十里曰烽火山北齊清河王岳進軍臨
江梁將侯瑱也兵舉火為應縣東南八十里曰別秀
山有三峰縣東南五十二里曰景首山上廣下削縣
東南一十里曰櫟山多芭櫟縣東四十里曰黃屹山
多柞木縣東四十餘里曰石壁山狀如筆格橫亘長
湖上有古寺又大華山小華山上有華嚴寺鼓架山
鎮嚴家試縣東十里曰鴿子山諸山祖焉縣城西曰
大江自嘉魚入埭歷天軍山小軍山會汙水東流會
漢水金沙洲障城南至白湖入武昌凡二百九十里
又百餘里入與國縣南九十里曰塗水一曰金水一

新泰金華縣

卷五 縣志

全

古蹟

曰金口其入江夏曰金口江中向沔口曰夏口夏水自江而別以入漢入江水涵夏流故曰夏水孫權以峴名夏口而江夏之名晦一曰魯口以對魯山漢水曲入江處曰夏汭汭水北水也夏水之首曰夏江之圯也沔水自夏入沔曰南沔望山門外曰襄河通大江城內南曰明月湖城東南三里曰南湖縣東四里曰東湖縣南十里曰黃家湖又西南曰清寧湖縣東三里曰襄湖夏溢冬涸縣東南十五里曰湯孫湖四湖之水俱由襄河入大江縣南百二十里曰斧頭湖

卷五十一 縣志

金

李桂五

縣西南八十里曰魯湖縣東六十里曰梁子湖縣九十里曰團山湖在梁子湖西縣東南四十里曰郭鄴湖縣東北五里曰余家湖南抵郭鄴湖入江又由楊湖一曰白口湖縣南三里曰南浦水出景首山西入太江冬涸夏溢縣洲中曰黃陂浦吳將黃蓋之所屯兵也望山門外南浦中有石曰越陀石長一丈高五尺巨商越陀之舟所化或曰釣鼉石龍泉有張公洞多石張宣慰屯兵處縣西南曰金沙洲商賈聚焉曰鸚鵡洲稱衡之所為賦也有稱衡臺相向曰新洲洲

永樂間立水母祠南二十五里曰張公洲晉陸士公之所灌園也縣南五里曰陳公溪弘治中知府陳晦修商舟泊焉縣城內南曰天鵝池曰鳳凰池曰磨鰓池曰放生池淳熙間郡守王齊疏立縣東十五里曰曲池梁大清間邵陵王為太守之所樂賓也縣東十里曰卓刀泉為漢昭烈郊壇壽亭侯關羽行軍出泉下有廟曰飛錫泉在八分山曰銅盤井有銅盤楚馬汲之不竭曰蜘蛛井在鐵佛寺唐時蜘蛛為崇鑄鐵佛鎮焉曰浪花井在洪山小塔下水沸如浪其下

卷五十二 縣志

金

李桂五

通江曰八分井縣東南四十里曰汲福井在藩司前劉績有記曰鹿跑井在高山平湖門內曰長堤政和間知州陳邦光縣令李基築以障水湖心曰郭公堤宋都統制郭果築長堤之外曰萬金堤宋紹熙間役大軍築之建壁江亭南百里保安池靈溪鄉曰馮京藝曰陶侃墓太史氏曰江夏之崇山複嶺盡在東南而西北則太江一瀉而下且侵薄城址矣五方之民為政于此土人歛手避之城與江隣洪波之險我與人共之得特為天鑿手

江夏縣田賦志

江夏縣邑也田不滿八千戶僅逾一萬而當省會衝
往間之先大夫言德靖而前公家之費倚辦里甲有
田之家計畝輸直謂之日生美田而直日積日而應
役上官猝至若僕馬長短若廩餼牢醴若床褥帷帳
若朱墨筆楮若屏障薪火若燈燭書席盡取及直日
之家蕭泉大夫猝至數十金之產立盡其兩臺制
使猝至各郡邑守相屬集奔謁諸費不貲數百金之
產立盡而胥吏又因緣為奸轉移其間有力者移之
而過期無力者移之而應期應移之戶應時而稿一
時小民視田土為厲階故田直賤甚不一二金而博
數畝卽世業之家指以與人不敢售也自御史唐
公草日生為官買計一歲所需若干第括金錢入庫
公家之費取辦有司而民不知後御史陳公踵而行
之於是畝畝有樂生之心一時田價騰踊十倍曩昔
數十餘年而化為樂土故民間無里甲之擾則唐公
之為也往歲條編之法盡行江以南而吾邑猶十歲
而輪甲五歲而輪徭蓋小民徒偷九年四年之逸而

郭泰泰書

卷五十五

全七

四十一

不計十年五年之勞德不可支也往歲都御史劉公
亦慨然議行而有司因循歲月自郡守劉公邑侯莫
公始力成其議法初行而言便者五言不便者五行
逾年而言便者八九又逾年而人人稱便矣故邑中
無均徭里甲之累則劉公與莫公之為也先嘉靖時
景府請邑中田地四千六百餘頃租銀二萬五百餘
兩徵收耗銀且十之三四中使猝至鎖械士民號泣
道路激生他變臺使議以全省鈔銀既長實二府商
稅抵去一萬二千八百八十有奇而吾邑納景府尚
廩七千六百有奇小民猶然苦之迨匪四方都御史
方某又議以吾邑解司祿俸取償通省抵出田糧輸
納景府稍寬人力議未上景王薨萬曆十七年潞府
復請景府額田邑中父老間之色變會韓公孫公至
乃集邑中縉紳父老議曰夫邑田不滿萬而潞邸請
去四千則無邑矣彼有此土則有此民而吾邑無民
矣無邑無民則無官矣遂與院司諸公議合力以請
於上官曰上所為親親意食租禾稅耳請潞府勿得
以中官收租稅縣官代為之徵收便會議不果乃復

郭泰泰書

卷五十五

全八

四十二

故牒窮諸九湖水涯祇得田五百九十餘頃地
百二十餘頃塘五十頃有奇山二十二頃有奇共租
銀一千五百七十三兩曰潞府所有止此耳彼所請
盡湖田而連年淪沒蕩盡安得彼盡請之而今吾民
盡畀之也且江夏縣邑難為加稅吾邑既供潞即賦
則他賦應少減以輸民力請以吾邑糧銀七百有奇
取給興國諸處邑中惟臨湖田地冊籍係景府所請
者加派輪納潞府止得銀八百兩一時缺畝閭閻
然編便故邑民不知有藩邸之擾者則韓公與孫公

郭泰寧

卷三 縣志

九

田賦三

之為也邑中府米軍餉止三千石耳後軍人於秀一
等以府米在外邑多通負請改縣中為近於是諸軍
人紛然請索藩司設為許可左右糧吏既納賄諸軍
人復謾然募入賦書久之邑中府米加增至六千石
有奇且他賦不減百一而府米遂溢其半豈盡以散
諸軍人米足則微銀於是府米為利實矣夫田糧不
過兩端充軍為撥運府米為存留有田之家良善者
即府米不敢冒升合而梗悍者即充餉亦為逋負及
監兌使者微至則以府米而償充軍是輸者無所不

輸而負者無所不負何課數也邑侯顏公嚴惠公
各畝充若干府若干每秋至粟米之征先免而後府
上有蠲租則府米盡免則人無偏累矣又請於院司
蠲去本縣府米一千五百實徵米四千五百石儻
為令甲不變而省約一千五百之虛耗則顏公之為
也大抵吾邑地小而土瘠官衆而民淳地小則縣家
不能當上官之求土瘠則小民不能稱有司之急官
衆則糧吏之奸實百出而民淳則賦歛之目日增而
莫知所以增也月損而莫知所以損也增者不易見
郭泰寧

卷三 縣志

九

田賦四

怨而損者亦未易見德奈何弗表也惟是仁人君子
雖武而至守之無變可也太史氏曰吾邑藏邑也今
天下會省俱兩邑浙江之仁和錢塘江西之南昌新
建廣東之南海番禺福建之侯官閩縣四川之成都
華陽陝西之長安咸寧而吾楚為鉅藩阨中原南服
要害顧獨以一邑當省會之衝轄其他省一縣附郭
如河南之祥符一有二十里廣西之臨林一百二十
九里俱廣大沃衍而吾邑獨六十三里耳又黃實衛
永之間每田十畝獲穀幾百鍾以亦不下六七十鍾

而吾邑土地磽确每田十畝上者不滿穀十七八
下則八九鍾又置產之家與佃民計畝而分之各得
其半耳佃民之躬秉耒耜者稱貸於人西成未賽而
釜甕已竭其城中號稱饑厚者亦無一歲之藏貧家
無半月之藏市民無宿春之糧蓋吾邑之田不足食
吾邑之民朝營而暮食惟仰給長寶商舟商舟稱滿
甌塵已生老弱縣罄而枵腹矣且全省之地五方之
民聚焉計炊爨而待飽者不下百萬一旦有警而冰
戶且閉庚癸一呼而雀鼠亦不勝羅矣且今宗藩之
新募於蘇寧

卷三

縣志

九

田賦

祿銀官師之廩餼師徒之餐踐兵卒之糧餉吏胥之
踐更無所不取給而農商牧邑無所不供當事者非
不惻然深慮議蠲議省而蠲與省之所餘者曷可
伐山竭澤之憂而為抽絲剝肉之防乎

江夏縣風俗志

漢書謂楚俗皆窳偷生而無積聚則莫吾邑為甚吾
邑不滿百里當會省衝而租稅半以食諸侯王其餘
山為複嶺澤為巨浸稻苗之場十不三四有田之家
亦不躬畝畝難置產而輕棄業故田廬不一二代而
數易主俗不喜入公庭白首不見官司畏避訟事不
喜值吏長短即市廛之人不能道官府姓字自郡邑
落果及兩臺制使吏掾胥徒盡黃岳之人吾邑百無
一二即有之亦不能因緣為奸故常衡論楚民其膏
郭泰

卷三

縣志

九

風俗

田腴澤沃衍湖陂既收五穀糴放輕重之利而又擅
果窳漁蠶之饒者流戶也其薄田墾瘠比於履丘子
孫不能世業者邑之人也自鹽商之牙儉絲帛之
肆魚米之市魁肥其妻子雄閭里中下至百家倭執
土工木工金工縫人星莫陰陽又下則俳優侏儒寸
積株累屋潤身肥者游人也其閉門而甯坐戰手而
閑行者邑之人也皓首公庭美文巧比株連茹引履
緣刺繡高門鼎食者客籍也出則不能當人意語則
不能達事情有事則甘為人侮同事則甘為人愚者

邑之人也一挂訟謀其飾繁言以愚聽斷造蜚語以嚇有司運神奸以通胥吏者流人也期期而入唯唯而出寧受枉誣服而不吐氣者邑之人也庠膠之士執羔鴈以游大人漁陳言以博名高樹私交而相標榜者借籍也其悃悃款款抱不見之節以獻身為忠者邑之人也然吾邑淳龐之氣難以五方人雜其間數百年而不變即彼于此長子孫一二世後其習氣與邑人同矣將山川之風氣使然然王方之民流寓茲身者亦旋起旋廢其以詩書起家營

郭泰傳

卷三十一

李主

風

世盡吾邑之人故自洪永以來屬跡仕版者流寓百無一二蓋吾邑土著之人拙於豐殖而敦於誦讀於武健而固於仁柔短於逢迎而亦自優於仕學夫歲時吉凶之禮家自為俗婚姻不計枚奮壑不計風水合族多壑先隴以為美事祭祀士大夫半用家禮閭閻半修佛事清明掃墓七月七日臘月除日祭先祖端午龍舟競渡不改荆楚故習多張旗幟擊鼓迎神以為儺其他土已重陽中秋歲時俗尚無異他郡郭太史曰余聞先大夫言往諸侯王之祿肥民

判為婚姻凡民之秀不事學問今宗祿寡約民間以誦讀為美事閭閻詩書矣此一變也往者嚮序之老儒治一經而外不問他學縉紳先生懸車之後心不雜異教目不識異書今五尺之童文章自命稍離本業哆口雕蟲矣又一變也弘成之際居人不知仕宦為崇其有躋騰仕涉華津者輒與分庭抗禮或老死不相往來以為志節然亦不相妬嫉不相凌犯今四方流寓者稍迎合其間而混泥之氣不無少鑿或悅種而嚇腐矣不然而無賴惡少或有所憑以為城社

郭泰傳

卷三十一

李主

風

或有所藉以為神藪而縉紳先生束手避之矣又一變也大凡吾邑之人仕則尚氣而不為遷合孤立而不為黨援處則簡出而不與公事其小民緘詞而不能適長短易服而不廣為貨殖上之人長養而莫剔之去其蟲賊剪其根莠庶乎仁里矣

景府潞府請田始末

嘉靖末年景恭王之國德安請武漢荆承湖課千時
潛沔之間平湖曠衍富民築堤墾水耕佃其中一歲
之入十倍又不載版籍不納稅糧有司將盡稅焉故
富民願入景藩歲納湖課蓋湖課較田糧相去不啻
五十之一武昌一郡諸湖盡在眾山叢聚間固不如
潛沔之平衍可田又無有力者為堤其間且盡皆有
司復故為稅地也景藩所差官校察以潛沔事行之
江夏諸邑于是都御史某重違上意邑令唯唯而已

都察院奏

卷三

九十五

景府

拷掠小民以虛數取盈一時刁悍無賴承風告密指
田為湖以稅為課歲額國賦既不能損毫末而加賦
過半景藩所遣中使官校絡繹道塗每征賦加耗十
而取十于是小民激變強者鼓譟為亂弱者棄田荷
擔閉戶走矣今父老言之猶為色變于是巡撫方公
某下司道議景府所請湖利原有定在今課踰常額
湖地不能供而江夏小邑當省會衝民何以堪其將
江夏應解楚府祿銀四司俸錢除豁改于通省丁糧
派補抵出湖田應納額數於一縣來石均派不致

都察院奏

卷三

九十六

景府

累文先是刑部疏言稅課令各州縣正官速修府
不得違官校往收煩擾小民詔曰可又大明會典載
成化六年奏行各王府欽賜田土佃民依期送府州
縣上納王府人負不得收受今景府田課令縣官徵
收每歲十月額解于是民稍安堵會景泰王薨而諸
湖田又復歸于民矣萬曆十六年潞王之國衛輝諸
景王所遺莊田柴洲江夏武昌嘉魚咸寧諸縣于是
小民驚惶其長老經往事者慮額相告閭閻士民走
詣官司控訴于是郡守韓公濟以江夏事屬知縣文
選而以武昌嘉魚屬同知仕可通判觀于是文選親
往梁子等湖復畝檢勘議曰魯湖等九湖每歲解京
麻鐵乾魚線膠一千五百兩有奇課鈔銀二百四十
兩有奇旁近湖田五百九十四頃地四百二十七頃
塘五十頃山二十二頃舊額共徵銀一千五百七十
三兩有奇并湖課乾魚麻鐵線膠砂等銀共三千
三百二十二兩有奇又金口壩河泊所草蕘房廩年
沿江水沒殆盡止遺九十間小民自造彼既納水課
又可稅間架乎其沿江蘆洲俱隸楚府難以注助今

所勘本縣頃田與潞府所請數不同因集閭邑父老耆宿問狀人人言異日景府見川沔等邑湖地平曠淤生膏腴之地不載國家糧稅乃行奏請波及江夏有司不能察江夏故無淤生田地隨以民間糧差額產拷掠銀行未有定界也未有定所也徒以虛數取盈逃亡過半前此萬曆九年丈田冊籍水鄉田五萬九千四百有奇與今所勘不異臺驤夫水鄉田即湖田也彼其時豈遙知今日藩邸奏請而存此數耶且江夏之湖盡在山間非若漢沔之平竹可田也今勘

和寧縣志

卷三

九

志

一湖必越三五十山欲收一湖田必波及山田夫朝廷親親重典即獨一邑以與介弟臣子敢不奉詔但潞藩所請者湖也今所勘者湖也固不得舍湖而及山以驚擾小民異日有司不能奉行部文以致三年國課迄今為逋負當時一誤豈可再誤今若以傍湖實畝徵課則潞府千萬年長久之計必若取盈焉則請示何地何所堪以割國賦而充藩封乎又先年方中丞所議景藩事宜其憐江夏之衝疲而以租課改派通省有稽也其恐湖田之偏累而以聚縣米石均

派有稽也其慮官校之擾民而請有司徵解有稽也今或將麻鐵諸國課請免隨畝諸稅請蠲而以所勘實畝給潞藩或俯徇輿情以實畝定課通縣均派而以本縣糧銀改之通省如往議可也于是蒲圻縣報得湖田西水等處田地三千二百畝有奇奇徵銀一百六十兩有奇麻鐵縣報得湖田三百三十有奇地二百四十有奇共糧銀八百有奇俱載國課難為重賦嘉魚縣報得麻洲清江金口增等處湖田八十七頃有奇併本縣麻鐵課銀田糧共二百九十一兩有

和寧縣志

卷三

九

志

奇武昌縣報得馬飲漿等湖其隣湖田共三百四十頃有奇地一百五十五頃有奇塘十二頃有奇其秋夏稅糧一千一百七十有奇及麻鐵鮑魚諸費一千四百有奇今入潞府恐致偏累民不堪命請于通縣均派徵解于是韓公濟議曰江夏縣所勘實畝湖田湖地湖塘數如左而潞府所請梁子湖田二千九百六十頃則所溢田數二千三百有奇所請地一千三百五十二頃則所溢數九百一十七頃有奇所請塘三百頃有奇所溢數五十頃有奇所請柴山七百餘

處柴洲三十三頃俱隸楚府嘉魚縣湖田湖地數如左而潞府所請田四十九頃有奇則所溢田四頃有奇所請地二百三頃有奇則所溢數一百六十一頃有奇武昌縣湖田湖地數如左而潞府所請田四百一十頃有奇則所溢七十頃所請地二百七十六頃有奇則所溢地一百二十頃有奇夫各處湖田湖地湖塘俱洪武以來載種民產至景府請湖課而因及近湖田地遂欲有其田而更其佃民致失業逃亡令民間實數如此而潞府所請如彼必欲取盈二千九

初集卷之九

卷三

廿九

景府

百餘頃則江夏一縣黃冊故額只五千頃耳是割其大半以畀藩王而朝廷所餘幾何民其餘義似宜徇士民之情悉如縣議以實數徵銀給潞府與麻鐵等銀類解其麻鐵等銀原係解京者題請豁免其起存錢糧照數于通省丁糧均派其虛額不得取盈承校不得妄遣于時都御史邵公陞御史甘公士价如公議上奏俱得請獨潞府差官校如故此一役也上不損國課中不失親情下不累窮民可謂苦心矣令下之日士民翕然稱便歌舞于途後之仁人君子來其

民者守而勿失可也

初集卷之九

卷三

一百

景府

江府再議庄田始末

先是潞府庄田議有成追萬曆十九年九月潞王復以疏請得旨撫按查給於是承奉魏某以令旨入楚大勘立界謂漢川額徵一萬七千有奇令止徵三千有奇江夏額徵七千有奇令止徵三千有奇盡復其數并查湖田隱占暨佃民姓氏於是撫按下戶司議一時民情皇皇謂前議且盡格而數贏如羅爲我民請命於是太守後公承榮請於有司曰江府舊額九湖水鄉共二千九百有奇先年所報數官未嘗履畝一時勢迫刑驅強枯七千莫敢誰何前院議將解京本折二色三千兩有奇加以湖課一千八百共五千拮之江夏餘二千兩拮通省商稅戶口及常寶二府柴山房租協濟本縣總計七千額解景府後潞府請額前知縣賴某勘議通縣水鄉止五百九十四頃有奇每石如山田條銀輸賦七錢四分五釐共得銀一千五百七十三兩加以湖課一千七百八十一兩暨清圻咸寧壤地錯入一百七十三兩有奇三項共三千五百七十三兩已經行之

卷三十一

一百一

五

無異即今日再三勘丈不能有加夫昔所謂七千原

以虛數報入小民計有逃竄假令景府而在今日之江夏不知作何狀自三千五百七十之數定而民稍安堵今窮因倍昔若更執七千之數取盈焉小民思亂不啻在景府之日今不得已則三千五百七十三兩之外增贏六百兩共足四千一百七十兩其可以復成命而親以部額爲言謂九湖約課九千二百四十七兩存留戶口益鈔諸項約一萬七百五十三兩共二萬兩公不得已請再加銀一千共溢四千五百七十三兩之數魏復以增數無憑僞占未核請究明補溢原數公以部文經丈量之後冊籍履畝難憑而必執數十年前茫昧之數以增額悉百萬生靈不肯因一故絀而輸心也若必以租少爲侵占加數爲無憑惟有丈田可據今由年人心皇皇再一搔擾何以聊生魏復請如先年徵租事例議補舊數謂豪右侵占清查可足原額不必加派爲言公謂豪右當查而縣丈則妨民令邑人願增納銀二千兩以充丈量之擾此輩幸千別派而非甘納派之苦也然府必

卷三十一

一百一

五

不可已江夏必不能堪先年景課加額七十有奇議將親郡王祿銀四司俸改納通省今路之所請乃景之遺而今之江夏即昔之江夏昔之七十改納通省而今議加二千即括之通省亦不過率由舊曲況二千之數在江夏則獨力難支在通省則衆輕易舉若潞府之課贏則惟正之供縮矣起解之額足則供億之需匱矣追徵嚴迫不免坐守閭閻有追呼之擾差官有貽累之憂割百姓之膏脂充軍校之糈索是皆不可為之議處者請如先年景府事例將該縣別納

即美善書集

卷三十二

高三

再議三

潞課銀并今議二千兩全省均輸以償楚府祿銀四司俸銀之數較之景府所括不過三分之二疆域雖殊均為朝廷赤子在通省亦無難也先年景額雖多原無實徵所謂通省戶口鈔銀不過給上虛文豈為世守成業戶口鈔銀乃祖宗舊制設官分職以此為通省官吏師生俸庫馬得抵償租銀豈以朝廷立一王府遂革一省官吏耶此昔年當事者權變之術非經久之道也况額設錢糧每項有每項之用前議加增二千兩勢必編派於民且實徵九千二百四十六

兩之說有何可據既已實徵何為又括通省丁糧即今故老耆民可召而問夫謂糧查議處原是兩事既欲根查則不必議處既議處則無煩多查以擾民矣潞府膠於虛報之數兩經奏請今不得已議於續加二千兩之外再加六百七十兩二錢一分九釐六毫共足六千兩唯是小民疲困難以重加除起運本折錢糧視舊徵額外其撥運項下有楚府親郡王并將軍祿銀二千二百一十四兩荆岷二府廩入口糧銀四百六十三兩有奇宜改納通省餉解州縣夫田

即美善書集

卷三十二

高四

再議四

有定數賦有定額景府之庄田即朝廷之分土也奉贍之遺業即惟正之常供也景府在則遍括通省景府逝則收回江夏自昔已然在景府已不能久行於創為之日在潞府亦豈能取足於繼起之時况民窮財盡無一田兩賦之理故前所題乞租銀三千三百二十餘兩半派長沙半派本屬民脂已竭國課尚虧今酌議增銀在昔虛報之數今皆有徵解之實矣其本縣九湖河泊所官吏既無催課之責似宜裁革將見在官吏起遂改選魏又以武昌縣視舊少田

一百七十七頃九十餘畝嘉興以一百六十餘頃以非奉明旨非奉部文而實增二縣之課何以昭信小民易擾而難安一聞加賦不勝驚愕難以奉行時中丞郭公震各府倉米公以本府所屬額派大有倉糧夏秋本色米一萬三千二百有奇耗米六百六十有奇折色銀九千九百四十八兩有奇以備官吏俸米軍校月糧支用頗有贏餘以補災傷減免之數今奉文議減本府所屬若於潞課江夏除改派別縣外議增銀八百兩武昌議增銀一千一百七十七兩有奇嘉魚議增銀一百五十八兩有奇蒲圻議增銀一百二十兩有奇咸寧議增銀七十八兩有奇崇陽議增銀一百二十兩通城議增銀一百五十兩興國州議增銀二百兩大冶議增銀一百五十三兩有奇通山議增銀八十兩通共議增銀二千八百三十九兩三錢有奇實係加賦民力難堪令倉糧既贏當如數減輸然潞課已定恐又滋議論不若將倉糧贏餘裁減以惠小民此一役也增額二千六百有奇併前額且六千而賦不加增民不知賦朝廷需行筆之恩

郭奉命會審糧課

卷三十一

百〇五

三

藩王享需官之樂閭閻無養楚之悲真百世之利也微孫公多方調劑往復難使將按戶而索之吾民有轉徙耳夫水鄉之民必且重征是不獨全楚秦越吾鄉邑而吾邑之高壤者何幸而水鄉何辜益不知景藩舊請湖課也非田賦也田賦自屬朝廷獨水鄉無惟正之供乎彼因湖而及水田因湖課而及田賦則舛矣孫公上不廢公下不損民難之難也至咸府米以蘇涸輟則數百季所僅見蓋閭閻郡戴之矣奕世而後樂樂利利蚩蚩之民庸詎知當事者之勞勩乎

郭奉命會審糧課

卷三十一

百〇六

四

湖廣提學賴先生傳

公諱歸字應雷母唐朱宇時夢真人婆娑自月中下於懷彌月夢如之俄而公生公穎慧悟絕人兒時從蒙師學慨然志古聖賢往往離訓故自爲悟解洞窺性理又秉心高亮規行萬步不嫌蚬隨人以澄清天下爲已責嘉靖己酉舉於鄉捷聞母唐疾戴星徒步渡錢塘策兩行百餘里兩脰朱殷抵家母尚能飯漢旬終傷弗速顯庸也毀甚廢墓三載守空山隱虎豹人不能堪丙辰舉進士丁巳授行人辛酉授山東道御史巡青疏赦京師民困其畧曰今日高困已甚外象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磨費二千八百有奇京六諸倉歲派一十二萬而磨費四萬御馬三倉歲派十八萬三千有奇而磨費七萬兩盡矣有司微解後時尚價滯留幾五七年下年應俸白首獨凶比當給散權要取盈竊若賠累是以有財力者皆光宮被投庇中常而中人薄產沾漿賣餅之家

就死無地亡令戶部自行糧買一切商人盡行報罷更徵先年減額疏上高困始甦富人馮漢者怡定國勢貸于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於上巡漕使者索莫敢發公方在事軍民投牒故伴不屬理漢意公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告牒者訊皆伏論殺之其年疏請裕邦儲飭漕政支折銀謂國家歲漕四百萬大約歲用三百萬而以百萬爲贏做古三年九年之意比歲議蠲議折漕輸僅三百六十餘萬請以折銀給散官軍人情利銀而倉儲存粟是因凶年改折之故獲累歲全欽之征也二恤班軍三任監兌四查稽悞官稱 旨施行又請維舟之役不論遠近四月過淮五月抵灣自潮縣抵灣每舟一與小舟四聽漕卒自運淺而剝深而止一省糧耗二省夫力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請倉嚴推便公下令禁軍京軍一體惟官自昇不得自請又為議罷海運癸亥按河南四方冠蓋貂璫旗校絡繹道途閭里愁苦乃汰省冗費中使相戒毋入洛陽兩河以撫伊庶人典校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

高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置父子尤
力為地上所為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
自河北秦京師為耳目招集亡命嵩洛懷孟間礦盜
鳴鑼之雄為牙爪諸所為不法罪惡萬端同上
春秋高調中朝有故邸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公將
之中州詣徐相國請曰有如轡車銀矢卒起兩河誰
為仇咸寧王伯安徐默然良久曰彼內接深耳目廣
黨與衆失脫不然罕夏南昌之甲錯實挑之公曰正
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天子攬綱結網何憂

傳

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幸以鉤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群黨何所不孤數被尉是辦矣顧捐七尺為國殛之徐公大喜手加額公馳至河南以叅知耿隨卿往隨卿個儻多奇畧謂公曰雒陽所能縱橫數十年祇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為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為心膂是可說而下也公屬隨卿往說之一夕隨卿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嘆息而已乃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瀆敗

卷五
傳

•
100

矢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營中奈何
因出微示鑑鑑故信卿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
以脫爾請爲若交於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計且以
君有從新功率獨無死鑑遂潛與卿來見公正色斥
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從旁解之公曰爾弟反罪
爲功保無他鑑頓首唯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
報始定擢庶人計公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調疏上
格不下即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失乃奏
定徐公徐公以間說諸太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
勅命徐公爲將軍
卷三二傳
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公因爲上書大司馬
楊公言狀楊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
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
招亡命尚萬餘橫行洛城中公念郡國不可無兵發
兵則挫人心適汚寇起公檄關國集兵東之樂則注
汜水扼虎步西商洛則往武關南汝寧則安燕耳北
懷慶沁瀋則扼河津各集部伍衆城列隘以備汚爲
名召王鑑齎牒數千入王官以散其黨遂上勅劾庶
人抗旨矯勅淫霍康回潛妄不道之罪十餘正

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公念
兩河若庶人雲煥宗祿之供數百萬諸宮女多強奪
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
缺伍宮女散民間得 旨報可而群璫以無所就沒
造蜚語上聞事義殆徐相國馳報公勿堅持為身家
累公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某本以百死從事死
而可為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往說陳王二常侍
事得寢景五之安陸其府牙越界奪民產為庄田累
民重科魏國亦佔產樹偽碑假 欽賜名公擒景濂
五人置之法碎除偽碑戍遣其入境內肅然其經理
河工大約五百里內往役五百里外輸銀其河去城
而遠即小有侵蠹聽其自流不與爭利而填人力於
巨浪也又疏陳中外時事及錦衣列侯中官諸弊狀
先是錦衣總帥得辟召諸校諸校受諸狹少金為署
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畱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
罪以為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驛諸藩若
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龍船所過橫若公請校尉缺
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

進御違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為定制新鄭令某貪
酷為時宰所庇得遷州守公按其事論黜以此見忤
故事臺省拾遺不及長吏自分宜攬柄併拾郡縣公
力言其非謂新進小生姑試乃可比來有司試事關
係豪彊輒懷規避謂臺省偏聽浮揚懷怨之人以此
恐鳴州縣傷義甚矣事遂得寢時德安接壤汝南多
盜宣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點沐專兵柄漸不可
制公請改德安屬鄖陽移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
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公瑞言事切直
郭泰泰集卷三 卷三三 傳六
上怒杖濱死下錦衣獄且論死先生偕給事中馮成
能昌言於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愧死
奈何坐視令 主上殺直臣乎時相感其言海公得
不死九月提督北直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
頒示諸生士皆顧化又為拔流鍊子裏貢京師以旌
忠臣所至旌賢表行獎恬抑浮勸學興禮是月上封
事發廠衛奸欺先是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
諸校列要郡連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抑賦小民代
輸大興令高世儒為手賦法令群校均差希孝勸

儒梗令甲侵黜衡上可其奏莫敢為辨公疏爭之
畧曰明王不私倖臣良臣不顯市利綬騎蓋富人于
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今為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
在綬騎上怒謫安仁尉公單車就道儒生泣送不
能別亡何陞湖廣實慶府推官南京武選主事上政
府書言時事有大可畏者四曰閹宦漸盛曰征求太
煩曰入任太雜曰大禮大獄太枉政府聽之明年丁
卯陞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
約一如北畿取士先德行試文重實學以小學課儒

卷三

傳

七

董貞魂隱德先賢後人表揚振拔殆盡尤弘獎好修
每超恒格示不以雕虫也遊涉名勝必偕諸生雅歌
論學色咲溫想使知向方於是才華者耻不實敦行
者耻不文士習文章為之丕變夷陵王冢以相門家
為考功郎顧指當路囑祀其父賢祠公嚴詞却之九
月在武昌視總憲篆楚王舅王明橫惡為給事中辛
自修論列朋行金數萬賄京師不赴理宦楚者以朋
為金穴公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為朋請
公不為動王為酒宴三司天寒各謁衣為謁先生

不受同官有慙色明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為中丞
汪道昆論死出對理一日宣言曰悔早不從顏大夫
成也官楚者數十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亦信
公神明武昌夜失囚公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
沿江巡司詰朝次第就縛兩臺有疑事必就公質
顯陵在承天部中護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靈轢害
小民往御史包公思一創之捕就理報誣奏御史震
驚陵震大不敬上怒逮包公廷杖之戍邊竟死
公至是請臺使者追論於朝屬陶別駕密掄其黨窮

卷三

傳

八

治無所撓二年戊辰在武昌斥伍大夫負不得祀四
月校士湖南五月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謂大學一
書皆言仁體天下國家皆身也脩齊治平皆明德也
物者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者格天下國家為一身
脩齊治平為明德也學者格此則洞識仁體而見天
地萬物之理知不格乎脩齊治平在此矣遊南岳著
記南岳文如春陵祭濂溪先生迴筆述者舜陵碑謂蒼
梧為三苗與區人迹不到舜年百有十歲胡為至此
三代前西北盡而東南縮彼欲以身過化不知奎期

而倦勤崩葬九巖豈不思蒲版帝鄉禮宜歸葬若曰天子家天下不計委骸而傷民力直以此身付之萬物中視為平等不知有我此無我之說也九月至長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博士會於岳麓席地傍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遂武昌大會楚諸生於瀟溪書院論孔顏曾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思貢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參議公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道德功勛既修世廟實錄核楚事閣潛德崇真儒時

郭美余傳書

卷三

傳

九

宰以為異已遂以試貢士修郢公了無愠色時海中丞薦公異才可大任執政如弗聞也亡何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素卿公從旁贊之假大計去其官公林居介特不問生產奉餘散宗黨窮衣食糴食糶者迷日繁建宗祠儲義租論禮教為人道本而時俗偷薄棄蔑悖古乃本儀禮曲禮參考先儒格論斟酌時宜期於可行又為家訓數十條令子孫世守之萬曆五年丁丑正月集同志講學於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及金塘不可開議時政方

任刻深慈令險于取名數田加賦公力請之當路得按成籍毋有所加又為辨劉趙兩家冤獄一亥歲游鐵設方畧以救荒老羸就食其門者如市優士盡使者請離政得失慈之窮民以肩盪為生官一切屬禁之窮民無所得生公請令民得輸稅給粟肩負易無過七十官報其稅弛其禁公私稱便又與邑今議處積逋及查變產隱產之弊民以不屬更議建江梁浦橋二役以惠行輸皆居鄉厚俗好行其德之事也十七年己丑著易學義林書成嘆曰昔孔子五十

郭美余傳書

卷三

傳

十

而碩學易其讀貢之繇與此輩之際三致意焉益玩之終其身至常編三絕今吾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若有前知者公歸田十有三年會令上收召還佚科臣鄒元標奏應麟中丞傳好禮首疏於朝日前權貴淹厄狀請破格擢用嗣後臺使歲列荐刺前後九八十疏而當事者意不在公也竟以常格題照先朝直諫厲汝進例用湖廣督學副使平致仕死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停春罷市未幾其門人祀於慈湖學使者祀於郡邑里人建專祠請中丞表焉益公

論定矣先生生於正德九年正月己亥卒於萬曆年
卯二月丙申得年七十有五子三子望子忱子恂皆
有名世才

史氏曰嘉隆間儒者多談理性優衣常帶百十為群
比其行事何刺謬也遂使篤論之士攘臂而仍之矣
乃縉紳先生亟稱顏先生窮理似王伯安剛直似海
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而位不滿德所
至以倖直見擯何哉不察然後見君子則庶乎不見
是而無悶者盈廷之議爭之而不得秉政者非不知

其賢而莫與立矣蓋謬道之亡時也又也
其可及已其在

生可及已其在



大宗伯華亭唐公抑所傳

予與公自翰林時各以道義相規切公每向予言曰
若性直而好盡言殆不免乎後與公共事 皇太子

謹遊戴星而往日午而退冬雪盈尺秋雨如注嚴風

刮面如削夏日揮汗如雨不得休八李如一日在事

者先後多異同予與公驩然靡間每五夜晨起坐直

房促膝論心各相勞苦後公請告予亦還南大司成

各三年而又共謀遊暨予攝部事與執政忤言者希

旨交章攻擊予予得請歸知交避匿公率同署送予

國門外使人將之洛河為一二詩書扇頭語吾激烈

憤排後妖書事起罪人已得執政使其私人康御史

丕揚故上章請緩罪人死且曰不數日而渠兄弟當

授首閣下意蓋存于兄弟也上怒罷康御史為民執

政亟救御史而科臣姚文蔚授意錢夢夏送上書直

以坐于兄弟暨歸德相國歸德相國在京邸與于兄

在國子通卒如堵牆門畫閣不得開予日坐舟中道

臣希憲檄所司調予出入畫則揚干夜則鳴鉦如防

倭虜而京師捕帥亟請拷予從者使人來予舟中令

日械一人去明日械一人去先後遠去男婦老幼共十五人竹籤釘入手足指倒懸梁上毒酒灌鼻孔竹刀割兩脅肉片片墮地竟無所得兩月獄不成子與妻挈不敢歸待命舟中歲且除忽一人貌甚偉自岸躍入子舟舟人皆恐問之曰子華亭唐公人也索書不得少旋氣定自衣領中出片紙予識爲公手書書曰上梓聖知公冤湯網解矣執政爲公論所奪且舍獄書揚帆而向楚事其本志也公姑任所爲第不死耳子讀公隻字若金鑄口中吐出溫綸自天而降又旬日公復以其人出數十金昇子則公與晉江李公楊公粵西蕭公各捐俸金助子爲道里費先是子第三子生僅十日而冒雪以行會京師以三十卒來子舟中械乳媪之夫李奴以去媪日夜哭乳瀟不流兒幾不保益諸墓省授意一總得一青巾方士持白蓮呪使李奴誣子服不可得公又以人來囑子予告之故公從總帥處力爭之釋李奴以歸乳媪夫婦抱頭哭若更生兒得不死公之力也嗚呼當是時彼方張彌天之網焚燎原之焰起滔天之波誰敢問予名姓

獨龍江沈公以其家人來子牢醢暨同李牛御史學子出疆今御史熊君自保定以酒百尊昇子爲樂寒真淮陽李中丞贈子道里費而已後半年子得歸亦不知難之所由解也人自京師來者遇言難起時公率署中二三同志請于執政曰外人謂宗伯且不免實相公有意殺之執政色赤踴躍無所容擇名灑地告天爲誓公又婉言曰二三子亦知相公無此意故無如臺省之望風而下石何相公不力訊此獄是有意乎與此獄何以解于天下後世執政氣奪不能出一語會御史大夫溫公與御史牛公應元湯公北京沈公格喬公應甲俱執不肯署又南道御史朱公吾弼上疏稱子與李宗伯俱社稷臣李亦告去當令二人各出規事上神聖廉于無罪中貴之賢者亦婉言勸執政事遂得寢嗚呼微公始終諄諄以直言奪時宰之魄以大義激蕙二三正人君子子無生理矣莊生有言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大浸稽天而不溺公之謂乎公生平侃侃大節如底李司諫之死卹華司理之獄白趙少宰之枉海內爭頌之又乙

已京察執政欲成署中一二私人公方在告執政竟入坐公床上爲公請竟不可得噫詞臣之于政府如家人然所願指靡不被靡瞻有岳岳如公者乎公生平嚴諸托絕附麗以清白聞詩有輞川之致又如陸敬輿其爲人似李元禮不可奪字畫通媚似趙孟頫初生時父夢巨星麗于堂上有印如斗狀元及第官僅少伯贈禮部尚書諡 位不酬惠李不逮官命矣夫其他懿德偉行載諸公誌狀中不贅公名文獻字元微華亭人有子兄恭元釐元

郭忠孝傳

卷二十三 傳

十五

唐

論曰昔李夢陽忤逆瑾康狀元力解之得免後世傳爲盛事然瑾自行其意上之未激人主之怒下之不能使夢諫諍口而前康德涵一言而排大難如水化耳癸甲之際托之乎不可知不可問之鄉而忠憤之士知而不敢言痛而不敢救言未脫口而刃已剗其腹要人真不可犯也公大節至老不渝如白日終古亘晴空不似康之晚而受累公之上世爲唐子方公真其苗裔乎

贈進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樂川王公傳

公諱重光字廷宣先世青州瑯琊人三世祖貴徙新賦貴生伍伍生麟爲穎川王教授棗生公公生而早慧總角補邑弟年有聲爲太學選士丁酉問於鄉卒且成進士授工部主事理徐州洪將使道遠里關穎川君病梁師遂趨駕往梁師北渡河大風起稽首祝曰天乎有父病且死子心慟且死一水不得渡河伯有靈憐我乎俄而風霽竟得渡孝之感也穎川君以公至病瘳奉以抵徐徐館穀清道巨石齒齒懸水沫流滿洋善滑公爲繕堤防舟無留行清還賴焉亡何穎川君病不起哀毀如禮服關除戶部推稅九江九江稱利救公自誓爲文授之江流曰身處脂膏而不能茹苦藥者有如大江已受事康整舊除豪猾省乾沒及瓜歲省國儲數百石庚戌俺客跳梁邊徼省午當事者以公能晉秩僉臬守雲中時兵侍史公道議馬市廣采隙踰邊境大駭公以威懾之市事竣工勞賜金幣明年虜再入大將軍仇鸞方有寵勢甚張公每見以禮勝之不爲屈仇亦欲害仇部卒倚仇

勢樓臺市人酒舖不償直強衛人家招其妻女公戎
激者逮至繩以法始飲賊不敢為暴仇客兵屯聚鎮
城內外十餘萬糧餉告匱仇動引軍令盧囑所司所
司計無出公廉知客兵得餉報仇公曰與其售也孰
若與之直官不募粟軍不賤糴遂白仇得半折直仇
喜之客兵亦大喜得值餉遂給一言而公私兼利數
十萬強力應辦有如此仇出塞失利駕罪撤軍至盡
置之死以自脫公得狀盡釋之全活無算辛亥我軍
戰虜小站口參將某不為援當勅夜馳金賄公公大

郭公金傳

卷三十三

十七

怒叱去暴其事秋虜擁衆入紫荆我軍戰却之有卒
殺邊民報首功公置諸法衆股東益驢直奉法其天
性也是歲捷聞賜金幣尋晉少參守上谷條上谷
機宜十二事悉中窾要公生平伉直儻易羞為姦姦
態以故忤當事者意隨調貴陽貴陽有異蠻黑白二
種盤據落洪焚難制揭厥奔突以貴之承軍赤水
為門戶蜀之九綵為巢穴群山峭峻蜿蜒自為城郭
我師雲翔而不敢進嘉靖甲寅復叛起四十八寨約
三萬餘衆殺酋長焚屯堡大肆流劫數言攻赤水摩

尼諸處直趨九綵行旅不通川貴夾嚴丁已肅皇
新三殿求大木取辦資竹諸夷為梗撫臣高公檄
公以便宜往撫公謂諸夷盤據出沒少出而不克多
出師無所佐軍興則以方畧按諸將分兵關隘絕其
援而自領大衆突入夷穴諸夷倉皇不及格鬪解甲
請命公單騎馳夷壘諭以禍福諸夷匍匐拜願
世奉款無他是役也不費斗糧不折寸鐵而夷酋面
縛險阻殺宰撫臣上其事部議請暫留公且督木事
竣當大用公奉命益感奮自效諸夷故感公威德

郭公金傳

卷三十三

十七

爭以所知異木走報公公入果峽口大落包霧露澤
李處築篋簪探虎豹獲富藤上山乘機涉水渡一木
舟從官或溺死有勸公自愛者公曰固也天子旦
夕生明堂朝百辟豈臣子燕燕時歲煙瘴雨不少休
竟以是抱疴既得異木數百株山川繁紆百折萬仞
登載飛湍瀑流轉石不可出乃效楚辭為祝嘏詞三
章以籲山靈一夜水發木行若駛似有馮焉病稍間
一日歸謂其子曰吾所為強疾盡瘁者真報主恩
耳言訖卒無一語及家事也撫臣又以聞上憫念

忠勤特加恩恤賜祭是數也壬戌秋 三殿告成
大司空叙前績 詔贈大僕少卿既以仲嗣贈都御
史贈少司徒公性行孝友方亂而母流安人見背三
事繼母常岳盧如所生兩弟早夭撫其遺孤不殊已
子居鄉恂恂退讓君子也厥歷中外遇事慷慨不避
艱險持籌當機迎刃理解忠無有已鞠躬盡瘁矣年
五十有七配劉氏封太淑人子八人之輪封副使次
郎之垣戶部左侍郎之輔戶部員外郎四五早殤六
之 前江溫州府同知七之猷河南左叅政俱劉太

卷三十一 傳

十九

淑人出八之棟廩生側室李氏出孫男十八人之輪
子二象坤山西左布政使象泰舉人垣子三象乾今
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象貴今太僕寺寺丞象普舉
人之輔子四象棠江西道監察御史象震廩生象斗
進士象節翰林院檢討之城子四象良廩生象孚象
益象復之猷子五象恒進士象復廩生象鼎象豐象
興庠生曾孫二十人與直與慎俱乾出與善象出與
瑞泰出繼坤嗣與孝泰出與勤震出與胤與正俱貴
出與齡與 俱貴出與紳與縵俱良出與康與亮俱

斗出與茂節出與蓋與篤俱恒出與蒼與芳俱優出
與紀平出玄孫周與直出

史域曰夷酋發難時言判則難為威輕言撫則難
為恩公以勤用撫以撫行勤不撥矢不殷輪而西土
以軍可不謂社稷之臣乎今或急於見効而輕用其
衆威與恩兩傷而國威民命所損為多兵可易言哉
蓋信公之難也既而蠻酋效順鬼神營靈竹苞松茂
君子收軍則用夏變夷為我用矣祭法以死勤事則
祀之公今血祀西土猶披髮大荒擇災禦患沒為明
神牛饒兩禩而子孫如雲如龍醫易滿床所至以功
名顯以清白忠勤聞深山大澤寔生龍蛇公之遺澤
遠矣

卷三十一 傳

十

表通議公小傳

世多言隆德陰德陽報夫德在不見不聞而報在子孫當其爲德寧望報也善無大小當其人之急德無大小當其念之真故我所獨知人不知人不報天報之夫天寧持壽而計之世界惟心爲大耳我之業念天也釋氏有言施不望報爲求報故如市易法如人種樹爲得陰涼爲得華果及以材木故不見施者不見受者不見所施不見樞田不計已他察之往牒如白敏中之運帶李沂公之置金棺下李約之以大珠

和義金寶章

卷五

主

表通議

金商胡周仁恭之籍通金以付病人之子期於死者復生兩無愧矣以余所聞袁氏通議公何泰焉嘉靖丙午趙公錦爲江陰令通議公以諸生充賦長將納公侯銀一萬七千金諸郡故事召匠鑄之以授賦長公所領多百金盡以還匠匠并二十金爲謝公曰需兩二十金若盡匿百金吾慮若敗累若身家目匠以白趙公而諸典賦者至與匠競冀分其羨趙公曰若何不效袁秀才業入已無知者尚遣還奈何欲攘其有也歲甲申公以鄉人入邑寓居玄都有徽實王

姓者亦邂逅旅邸酒次以七十金誤置公篋中起各別去公歸而篋篋得金是實貨也追之不獲封識之越三季與賈遇出所遺還之私識私歸不以告妻孥人無繇知也癸未長君舉進士而大賈之子已成簾人時適授書邑之楊舍堡因問西席曰袁姓有龍谿君儻其族耶主人曰是伊祖也乃具述顛末而其始傳鳴呼通議公之德可謂審矣一再傳而子孫通顯天道真不爽也書曰惟天陰臨下民彞倫攸敘彞倫無大於孫子人之爲德果自天定乎

和義金寶章

卷五

三

表通議

通議朱公傳

朱公廷益字汝康別號虞對先世婺源徙武塘曾祖
鳳祖賢父建侯三世庶父母張孺人以嘉靖丙午生
公幼慧七歲作蝴蝶詩攻苦習勤簞燈千帷伺父母
寢熟擁被起讀十四補諸生有聲慨然曰古人以秀
才任天下豈其時乎祖象齋公喜曰是兒非常朱氏
其與乎會恤刑使者以弟子來謁鄉人因而請問象
齋以問公曰若意云何公毅然曰大人拒之是勿瀝
素心祖曰吾以嘗若耳庚午舉千鄉不辦牢醴不鮮

新美金華縣志

卷二十三

二十三

朱公一

僕從讀書蘭若丁丑登遂士令濱浦謁父方濂公于
六合以母之任下車問民疾苦議絕餽遺歲不登捐
俸糴粟徒跣郊垆手調粥糜全活無算凡城塹之壘
圯者衢路之填陞者煥然拓新明年春元配施孺人
卒不能更易替現代飯舍時朝政刻覈草疏千餘言
且上大宗伯林公阻曰其然勿撼二尊人乎懼然
識之乃已屆試期以短長問諸生邑諸生莫不邑動
亡何以救荒論列得旨降級怡然曰風波浩漾吾與
神明往耳遂行父老攀轡踰五百里建祠羅山歸家

研精理學將終身謂其子曰士也暨三界彌八方胡

爲乎鬼窟中作計乎癸未謫判連州隨令嘉定饑疫

相仍百計勤恤邑苦漕兌懇言于大司農得改輸又

疲于征布司賦者兩耗之控于監司少寬其期凡淹

川源懇燕田稽賦籍蠲納田功倍于淹三載不逼家

間丙戌擢臺路塞上都門繁無所倚暫治行第一且

注銓曹依依二親不能北請南遂以南以部行過嘉

定邑人鑣旗檀爲象而祝之大宗伯徐公學議列其

政于道左邑人又祀之要塘在儀部時聞易數萬言

故事禮曹郎宴享費出諸伶悉屏去之移南連司主

事筆吏掾納班銀遂考功部請託不行少宰海公瑞

曰朱君憂疑中流之砥柱乎下文爲同志友已丑奉

敕提督江西學政訪先賢陸象山徐孺子徵訪得羅

文貞楊文恪及兗事忠臣郭瑾魏冕後裔優錄之復

訪布衣章漢黃托朝詣其廬幣聘主白鹿洞凡二載

校士環十三郡者再一日臨建武孟王觀公琴受而

撤于學宮以備羽觴翌日以妃弟請不應諸豪貴人

不敵于人服其公嚴孝邠擢南光祿少卿乞休不免

新美金華縣志

卷二十三

三十四

朱公一

沐元食消杞品便糧役亡何 上特用爲南大理丞
再疏以讓于鄧公元標不得旨勉就焉每刺猷殫精
竭思僚屬憂其羸弱以爲言嘆曰問學之功敏在人
事天行健不行息矣癸巳歲都御史李公世遠侍郎
趙公用賢相繼去上疏言老成當惜不報冬以憂歸
哀毀骨立眉鬚衝寒以卜窀穸戊戌奉母北行至冊
陽以病請李秋起南通政司參議明李之任公署司
事每黎明問訊兩造時璫使橫行多所株連江湖道
梗上疏言小人蠱惑萬衆騷動畿輔不報明年脩通

卷二三傳

二五

朱公三

政司志成庚子春推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命不下
仲秋患痢十餘日家人請後命不言把筆書曰辛苦
一生惟傷母田園無有只携孫十八日袖手而逝先
是暑天樂盈空乘雲霧而上復見巨星如斗鳴呼豈
其乘箕尾爲列宿聆鈞天遊常所享卒之日卿人檢
其遺囊僅得餐錢數錄暨一萬耳嗚呼世有官爲大
夫列士版二十餘年而貧如此其真者也公天性至
孝甘藎先奉二親出入諸命祭祀躬自涖灑一節于
此待宗黨友朋多所賑貸食無雜味衣無重裘人有

所請曰某不敢以子弟干人可爲他人請謁乎祖父
遺田不增一畦半畝之宮一椽之室賃居于人恒曰
士何處安身立命而後不推不遠患難貧賤履之如
一又曰學道當去情識又曰任大以剛腸天下變有
不常吾心常有不變皆聞道語也凡片長一節之士
虛心引薦不令人知不受人報曰行一善易若成一
人所著有語錄集卷詩百餘首名曰清白遺稿言志
也邑令鄭公請于學使者祠之鄉賢公自丙午迄庚
子年五十五歲元配施氏生子衷純繼配汝氏孫一

卷二三傳

二十六

朱公四

肇坤孫女二

論曰賢士大夫無不飾簞簋而或不信于人或小推
而大擢或陽吐而陰茹朱公之貧寡貧也批鱗君子
望仕而侃侃末路而墨墨豈其殊操術乃金注矣朱
君靜而正之處而翹之白首如一遇身以生綽有條
理聽者悚動不陷獲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天假之
年結錦錦古之遺直乎

吳御史孝義先生傳

先生名喬栢泉之靖江人有子龍徵官御史先生選
官御史居恒有隱德孫直指榜其行郡門旁中丞沈
直指教其間曰孝義深學士諡之曰孝義先生先生
十歲喪父十九喪母諸兄三人異母弟二人兄弟食
貧考妣益殯也先生曰未可以戚我諸兄負土為墳
鑄斤為鉤倚墓為廬十年鄉人指其廬曰孝子岡家
無宿春兄弟不能餐先生授餐兄弟不能輸先生代
輸諸兄弟各無子季也有子有所告逃之廣南雄之
都奏書存書堂

卷五 傳

三

之始與先生日夜向廣南泣曰我弟已矣我其以始
與為原上平伯兄老病肺嘔屢床弟先生年亦艾日
夜煬竈具滌灑藥物扶左扶右抑搔痾癢無倦色伯
兄死哭之哀如哭父二季兄一天一死于酒哭之如
伯兄甲午過錦亭拾遺金二百道上佯稱疾伏酒壚
待之竟日已而一人躍來曰我賣田幾區償官錢失
之矣我有子縲綬而格拳于孰得之我且中分孰為
出之救死乎先生笑謝之曰分金者不反金不顧而
去歲辛壬有倭寇泉人在城外者爭門不得入流為

饑寒將腹而立鵠先生負郭居聞哭聲持長繩挽脫
粟自女墻下食之城下之操觚而仰面呼庚癸者以
為常多所全活先生天性好施疾輩出一簣火之曰
此子母券也兒輩勿庸目乃願

都奏書存書堂

卷五 傳

三

莫令尹傳

莫楊字子元安吉州人進士天性惻隱無一語欺人
居官四載上官有所需索多不應寧忤上官不為腹
訓俸備值朝廷行丈田之令公率里老公公正為丈界
城隍歎血為誓已揖諸公正再拜曰令長不難拜若
屬以若屬成令長美事惟此再拜若屬或因緣為奸
令長聞知不爾貸禍於而家而身亦惟此再拜若屬
泣不敢負公雖深山窮谷不憚跋涉以故履畝無人
敢高下其手又力主行條編法邑人賴之歲旱微服

郭泰金樹堂集

卷三十五

三十九

滿伏道路並走群望其容有戚父老望見顏色有泣
下者淚旬大雨如澍公性不喜儉人過亦不欲以鼓
朴見功能邑人大治秩滿微去授刑部主事於官
不能具衣棺楚士民在京者為捐貲會飲贊曰公不
善事上官故多不得上官意幸而見微不善得交游
心僅拜刑部郎由今之道闇然自修者莫我知而亦
莫與立矣

封文林郎松岡朱公傳

公諱繼通字汝彥先世吳郡人以官徙豐城再徙高
安父豐齋先生以例貢丞嘉興母龔繼母鄔十歲失
龔母哀毀不寢食事鄔母如龔母龔與公徇鄔母情
愛少妹公多方為計務當父母心嘉興公以家棟付
公弟今季弟讀書為弟子負公遂廢誦讀嘉興公歿
哀毀骨立妹適上虞潘陳慙科公曲迎鄔母意粧奩
奴婢田畝囊篋一無所懷或諷之公愀然曰惜女也
吾弟等耳吾藉以歡吾母于心獨無效乎鄔母喜宗

郭泰金樹堂集

卷三十五

三十九

黨稱孝子季弟早世廬而祭號呼泣落于時祖母聞
碩人壽且百歲公早晚扶持挹授如奉嬰兒鄉人稱
慈孫龔鄔母沒哀毀不殊龔母忌日必祭終老不懈
同產伯仲六人共昕夕皓首無間言子姓食指逾百
休戚一體或有真悍靡不感化里有絕伍清戎使
者至從兄應訊而誣服宗人尤之公曰戚也無之耳
約宗人申雪勞費倍宗人事得寢聞室稱義士公痛
季弟之早世也儒業之弗續也延名師聚宗族子弟
教之多所成就青衿方履備弟子負者翼如也家故

望族競相雄長一門兩祀如兩家家開庭訟無歲無
之公慨然合兩祀而併之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矣與
人露肝腸捐恩仇等疏戚令戚里有言猶念公不置
曰某在殆不然乎有盜詭稱故人款宿廳廡竊去梅
宵遁人請追之公曰吾賴作壘培勿追也一輩人負
責病且克索負者滿堂公爲焚其券無所問一僕馳
郭母行子錢或負之十季執諸室盡其衣履公委曲
郭母前還其衣履且導之境外曰吾恐其他有負而
爲人執也其仁厚如此公若輩不嗜酒嗜客里中播

卷三十三 傳

三十一

松岡二

紳多交驩公戊辰饑斗米百錢量家口所濟悉以輸
賑郡守高其義爲旌幣帶三諡弗獲不改齋民服也
公故以千金子遷于市義倦勤析箸遺諸子僅阪田
百畝郡邑高其行賓之鄉辭弗往謂兒輩盡力圖顯
吾不虛庶老更獲也乙酉侍御舉千卿已丑舉進
士喜曰吾願盈矣兒弟爲清白吾老不苟而三釜也
既就養宛陵揭正直忠厚於堂退食必叩所出入聞
有出則爲加餐聞有入則爲感眉曰 聖明且三五
歲而慎議之緩之母故折也有爲饒一菓一絲者禁

弗入侍御公不欲傷公意不敢入一菓一絲癸巳封
文林郎侍御公兩典鼓事刺刺曰而勿駭于五色也
乙未侍御公入南臺曰二老人田家翁姬業沐寵渥
稱郎官稱孺人含咲入地下而勿負柱下也迎養留
都舟泊南浦無疾而逝公元配丁氏繼配黃氏封孺
人妾王氏子四女一丁孺人生伯子炫黃孺人生仲
子吾弼今福建道御史李子瞻邑庠生王生子輔女
端貞

史氏曰人有言石簪石建父子之美也無長父無是

郭美命金黃鐘

卷三十三 傳

三十二

松岡三

子無是子無是公夫奮僅以孝謹篤行教子孫而連
備位九卿事有可言忠言極切豈殊執哉迺知清正
之風誠一先之矣余入留都獲交公慷慨有大節既
與聞封公事乃知淵源所自子而能仕父教之忠信
哉

循吏孝介樊君傳

君名王衡字玄之小字阿祥楚黃國人父燿爲興隆教授玄之生而清癯骨立幼不好美恬淡寡欲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曰我後當師法此人生何用多取我意只結茅三間築塲數畝擁數十卷樂而忘死矣自是口不言財利而好讀書父母有所于或妻家資悉以市書已從父之漢陽有張觀山先生者苦節人也悅而從之遊湖廣方伯劉公好樊拔士類嘗曰樊生如孤松亭亭獨秀歲大比荐之當路輒匿不見

荆楚叢書

卷三十三

三十三

樊君傳

吏事有窾出視事無巨細斧斲犁然中情未明而與日中而退商人大驚以爲神明一切又移握篆牧貯出納皆身自審量吏胥皂隸司文書奉奔走而已商每徵賦遠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與吏胥比而爲奸所費幾半公費玄之召其民與約曰令知諸保伍爲小民苦欲盡罷之而言不便者盈庭是爲千金裝而與祿謀之也爾稯能不保伍而辦乎民惟應曰諾已果先期辦遂盡罷諸保伍先是縣拘囚用馬兵兵率徽至人家家立破遂首罷馬兵聽訟者自相拘于是民畏一日釋集公庭訟畢矣又爲息訟歌悟因歌使木鐸巡于路監門號于里獄卒歌于轍時自起與訟者稱引孝弟忍讓和睦之說獄囚夜半聞歌數無不流涕又簡其輕者遣之暮季而獄幾空有訟詞輒付外談息不罰一錢有不肯息者愀然不悅曰有何大事而曉曉不休也少爲譬曲直去不罰一錢汝賴燕趙間有豪黠民持官府長短及人家得失每上官欲廉得郡縣事輒飛書千里彼此訊問要求重賄郡邑官吏大姓有所要不達輒爲蜚語中之官吏大姓畏

荆楚叢書

卷三十三

三十四

樊君傳

如虎玄之案誅其魁丘壽椿等七八人于時豪猾股栗奸黨散落有圍叟訴人盜園中茄曰夜盜余安得知因私語之曰汝默以竹絲貫茄腹勿令人知叟去翌日縣市茄竹絲在焉詰之曰汝何爲盜某更圍茄其人驚服而邑之小盜屏跡亡何關林內臣至時內臣所至驛驛各縣覓金錢以結其驪趨謁蒲伏庭下惟謹玄之移文內臣具言商邑無鑛狀以止其來不得則鳴騶列伏肩輿上堂商民從觀者千餘人中使氣奪竟成賓主禮明日治酒高會中使執其手曰好手喚答曰此手不污金錢耳中使默不應徐曰人生幾何自苦乃爾答曰我不苦第百姓苦耳中使謝不敢已令人開鑛則導之險道攀藤捫蘿梯柱而上豈堪採者不堪勞鑛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剛銀薑兩山乃爲文率內臣祭山神曰敬問山靈有鑛耶無鑛耶近民爲汝竄遠民爲汝徙巨家爲民破何不吐符陳貢以抒明主憂 聖天子親民如傷如令與內臣藉口括金以負 聖天子願神奪其魄殞其命辭極酸楚商民感泣已而竟無所得中使怏怏去欲中傷玄

之而玄之先挾其所移檄文有歸過 主上語曰若謗訕朝廷我不泰聞而敢媒毒我乎欲草疏上中使懼而寢玄之亦毀前疏以安其心事定語人曰人不可無友吾于中使執前不撓光州正薛君勸吾一意行之他人勸我如他邑下之此事豈一下所可了今直指某惜其苦心恐生他變請調崑山人咸謂商簡崑煩不可以商治也玄之曰惟煩也故以簡諸凡勸衆息訟一如在商時崑俗奸訟縣署前牙儉借獄訟爲市起高樓酒館玄之爲治一年幾于無訟酒家徒去是秋雨傷稼率胥役駕小艇勘視虛落與饑民相對啜菜粥時司農急補通停邑長俸寬通至二十萬玄之曰小民通賦時我甫十餘齡耳令其入少者壯壯者老者死我奈何惜數月俸不願爲口詎乎止不徵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爲設門禁簿籍記之玄之曰吾方求士願聞令過何禁爲是簿籍上曰求滯臺生而挾私來于者皆反矣是當編審賦四十萬隱覆焉狀前令號開敏鈎校月餘始完玄之獨以三日先不與臺髮庚子冬八觀無一

錢通長安貴人蔭銓部以卓異首推兵部武選主事
旨不下旋復之崑時郡民以中使噪其門郡縣欲相
率往謝玄之曰彼自擾民頓郡邑賊之彼不我謝反
謝之耶吾即往不庭謁恐反敗君事郡縣以君不可
遂皆罷謝在崑前後六年銓部優推吏部禮部戶部
工部皆不下而父病耗至遂乞歸省上官及邑之人
士節尚之度不可卒解以印綬付學博士五誠馳歸
侍父疾衣不解往者數月遂患脇痛不能食竟不起
矣去崑時膏絲販繒之家感其休息五年不出一錢
約製鮮衣二襲長跪再拜上之固不受曰寬民好事
神盍以施之蓋其隱衷自許不愧神明也友人見其
之嗣寄書爲念答書曰子息有數非可強求吾生平
每欲求一結束以俟千載而今且茫無着也則何暇
及子息想千載上人若罕叔子白樂天寇萊公皆人
豪也而無子諸葛公邵堯夫名世也而晚獲嗣恨吾
不得當諸公萬一寧復汲計委蛇之人執即委蛇者
豈無而戒注無可知百年後不復認我一女數十曰
不令一見見即驚還去况後代兒孫耶致其左右侍

從之人或名清或名慎或名謹或名遠志或名懋志
曰無半呼名觸耳常惶惶耳或以其自奉太苦寄書
及之報書曰吾所苦者善因未脩惡緣難謝耳七篇
腐文偷取進賢冠有衣有食施及車琴寸步驅與賓
客僂僂而進者日不乏人此何苦乎若親無重饌食
無兼味羹無美金此造物爲我先去其病我無所用
之也爲令得錢必須繁訟聽其繁訟必多言廣折巧
按人罪罪定不償更加鞭撻小民及唇遠路鼓舌惶
汗掩耳若不聞也訟已復聽聽已據訟署寒不輟盈
箱在庫刺刺向所司藏之展轉到舍又啞與舍人
謀水陸間關千里萬里乃抵其家又叮嚀向妻子僕
婢而重托之囊金所在或輟價又問舍或求田遠賄
遙思常恐世事不如人意晝夜捶捶如懸旌念之若
乎不若平去歲要家貸我百金遂分僕守之謂之曰
儻有他念即各私携而去萬無驚懼乃公其狀如此
豈陶頓之態乎近見貴人一瓶一器而稱數金一石
一几而稱數十金皆不解佳在何處顧我所自用瓶
茶食盃坐几供索亦不解醜在何處曩聞海忠介爲

令五閏月而歷事闋報命六管吏歌詩自娛吾獨
升斗于此亦既改歲矣而事不休能不愧所聞乎忠
介之令分水也僅一長鬚一竹簾餐至城下人無知
者忠介傳語城中新令且至然後備輿于郊迎敏龍
着衣冠騎而入竟以竹簾付庫吏長鬚拜階下告曰
矣由是觀之忠介安可爲也玄之生平慕尚忠介其
清白挺直似之而處事則委蛇近人情矣比其沒也
兩縣人祀之學宮又持祀之黃人請祀之學宮湖廣
督學董公又移文持祀之謚曰孝介先生蓋所爲忠
介之徒云兄弟五人王衡爲御史以言諫戍弟王衡
王御王衡無子一女與漢陽李若愚爲姻
論曰古今循良者之砥柱之深清嚴者無近民之意
玄之爲宰洗心如水而當大節處如山視民如子而
社大矣處如神吾罕見其儔矣

鄭鄉賢公傳

處士鄭公天性孝友謹廉隅每事學古人無妄言居
閨室如大庭痛父母早世畫圖曰孝思孺子哭諱日
慟如初喪聞者動容祖邵武公八十餘竭力敬養後
建家廟山巔晨興往灑掃焚香拜跪五十年如一日
即不獲已屬其家人曰若代吾拜跪也伯兄歿撫其
孤通如己子迄于成族弟明遠客死姑蘇臨終曰必
也處士兄以我歸乎迺其櫬檢題資斧副其子夜伸
見夢曰義士上帝臨汝矣族人琅兄弟相夷置子理
住反覆論辭好如初母族河陽米氏產沒于豪家搶
所有贖之年饑分粟賑姻黨捨爵縣學宮祀鬻已
田數十畝飭之升殿址爲尺五易土以石敕兩廡廟
貌一新城東閭壤于水甃以石幾磬所有不恠也鄉
人病疾里中走匿獨倩醫診視全活者衆居恒以經
術訓子孫以聖諭勸鄉人有爭片言立解邑人語
曰事經十五可無官府公行十五也年七十沒當道
表其里曰潛德于時邑諸生千百人言于所司曰孝
通神明功施寰宇邑博士議曰口無擇言身無二行

邑令朱文璧議曰太古先民克德知府李公淳
曰暗室不二孝思無數學使者洪公議曰郡邑大書
宜光祖豆遂祀于鄉嗚呼是可以知公矣子重封吏
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孫男三汝璧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汝奎郡廩生汝翼國子生曾孫士弘國子生士毅
廩生士純庠生士安士能士賢士俊士彥士奇士應
士端士造士選玄孫男翰卿蕃卿憲卿堯卿元卿晉
卿泰卿鼎卿豫卿壘于十五都崑山螺獅巖
論曰夫人爲政于朝與爲善于家安富貴榮孝弟忠
信其功相埒埒易之乾卦上而在天下而在田皆稱
大人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比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
神合吉凶管子有言爲善于鄉不如爲善于里爲善
于里不如爲善于家夫亦真修實詣闇然日章于弟
之教不肅而成乎三代之時潛德之士得稱鄉大夫
而祭之漢時孝弟力田列于科目夫耆年淵德教
其子孫化其鄉人佐人主易風移俗功不小也修悖
吏而憲老乞言余于郭太公有深思矣

郭孝廉公傳

郭儀生平豪俠晨起率家奴捕魚湖中過橋逆足陷
蹊路之見土穴中白金一錠計五六百金以足撻坎
仰天頓首曰天乎如爲儀財勿不義至當生理中得
之歸家不告妻子月餘郡中獲巨盜贖以錫數百斤
散市慶令貨之以償儀分得數十金歸向妻子愁嘆
無所售擲地鏗然有數盡白金也儀曰不敢以賊物
自肥且欺官府又出首之居常持一木挺里巷人有
屬輒杖其不義若人無不嘆服而去郭正域曰儀母
李氏生儀未逾月而父死再聘李氏未娶以儀性彼
後李及期抱儀來嫁楚人謂李學養子而後嫁後李
生六子愛儀倍已子儀奉母以孝聞

李德智傳

李德智號大痴生平有隱德好黃老養生之術母从隣家火起撫棺痛哭反風火竟不燃一日晨起坐門前見丐者倚門而目逆之李老曰汝丐也而胡相視之類毋以丐而盜乎丐者跪曰某非丐亦非盜也銅鼓衛人本衛以墻房料銀六十餘金納之都司緣過黑牛渡舟覆文移溺水中欲歸而請之某以孤身扶金貲之巨漫不免矣聞公好善君子願以相累俟請文而納焉計四十日往迓耳德智慨然受之至八月不得報比其人歸去家一日而病且死遇所知陳大通大道來哭謂曰我且以煩為家人言之來視喪然竟不言官錢事二人歸而告之家人至則成矣後衛逮其家人比勘官錢家人無以應則意前二人來告長或為所匿告之竟文致之罪當死後德智意前丐者以四十日為期而今三年矣事且有變遂封識前金詣都司單某受之都司為文往勘之則其所知陳大通大道尚在獄中縣令某大驚曰楚有大賢人若此乎率囚某來焚香籲天曰我拜前爾拜後此非常

人也其陳氏二人遂獲免其出者則殷真也德智後持道士服清齋不茹葷遇里人授五靈神符治百病壽八十三終郭正域曰李德智與先大夫尊母至令不佞兄弟侍常以寡慈養心陰行善為言隱君子也李老夫婦俱祥養生家言婦尤精進李老一語又家事婦輒訶之曰咄汝不理汝家事而暇及此乎後婦竟危坐而逝自言來生事甚奇景德人傳之

馮天祿傳

馮天祿為馮炳養子事父孝父病天祿問人曰人言割股病愈人肉能療疾乎人曰不然孝所感耳天祿即然香割脅骨盡出飼之病愈凡三年乃遺尿漏床覺天祿捧拾之無難色後遇道士授以醫方曰持此可療惡瘡天祿故不識字為人瘡疾輒愈凡與藥不問貧富皆曰醫在方寸間即刀圭有神明耳一日持藥囊早起入城門未啟囊而窺又一人來亦枕囊而窺門啓其人誤持藥囊去天祿啓所遺囊則銀八十

金候之三日不至偶至藩司前聞人偶語曰公門何事不問人一人上官錢失金至証主家抵服要卒責

盡差

祿聞之懼然曰得金者我也即入見囊金封識宛然藩司義之賞之以十金不受與一金不受與之五十文則盡買猪錢為其主祈福又一日出門中見一人披髮狂走遺一金環天祿追之不及則號曰曷省腰間有物否其人頓首號哭出袖中環授之今鄉人多稱馮孝子贊曰天祿目不知書而行義鄉黨無間言閩性歲太守脩郡志

天祿不之應也

文儒傳

文儒府學以武生中膂力過人常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兩手搏虎肩兩足蹴其勢虎必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援肩而出與千人火勢迫迫揖後立者曰吾力止此矣遂名動天下後之山東安丘今流賊百餘人掠庫公勅群吏第謹簿書諸實感吾無慮也群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為首者彈發左目中之又再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公曰好為吾送庫金還群賊唯命公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群賊請死公曰吾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公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御史竟以縱寇論劾免官罷歸生二子寵完中卿試贊曰拓弛之士不在環中而崑瑣之徒乃關其方人各有心何當雲龍與沙蟲

吳偉傳

吳偉字次翁少孤貧爲江夏農民與姓趙者友善過一老道士言爾二人有異骨當有大名于世期明早于大東門外猪市大石上相會屆早二人往道士先至如黃石公事三朝後先至其處道士始至命二人坐大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傍出泉一線命偉先掬飲之趙飲已少矣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類直有氣岸與俗寡諧非其人不應雖素所昵好一言弗合無事者年數月未嘗一語

之孝廟登極復召見假敕命其封官授錦衣百戶賜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楚蒙恩榮掃武昌秋月還次采石有旨趨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稱疾得歸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武宗即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滿次年五十其姓趙者學塑神鬼像靈異太史氏曰偉挾一技兩辱召見吳楷賜賚詞臣所無武廟過金陵金陵人徐子仁詞翰有聲亦得召見僅拜郎舞韶舞樂官武廟故以此詞吳子仁子仁愧悔偉獨得狀元名人

生谷有過哉偉賦性抗直不阿權勢今世論墨之士奔走公卿日不假給矣

蘇傳

羅鍊故儒家精醫術脈斷人生或百不失一有仙
史李某吐墨痰疹之曰是殆有所思不遂李起拜曰
神醫也吾少貧約婚某氏為婦翁所嫌離去婦為我
或吾不忍婚也服藥而愈又慈王妃周氏微恙召入
視曰是殆不起當疾在今午時妃猶飲食言笑動履
如常王駭不信鍊請速治驗具且出促周氏諸宗人
入問疾妃見宗人至駭曰若屬來何為俄而中風卒
又一傭人告公曰某無病第覺首在下足在上鍊俯
首良久目地下鐵杵重六十斤曰若為捧而上捧而
下上者三下者三曰愈乎其人曰愈矣首在上足在
下矣問故曰汝以用力傷經絡心逆轉為汝反正之
耳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著醫書一部授其子某後子
乘醉為人視疾鍊大怒曰奈何以人性命為戲乎林
其書又一子某中鄉試官知州

無念傳

勝學好無念姓陳氏廬山孟坂村人必嘗字九歲投
寶寺無極為師洪武中楚王居之鄂之九峯山有司
以聞召見賜以詩及雜彩衲衣金鉢賜光祿司果饌
中官導還山又遣中官趙臣齎松實松花二器賜之
併贈詩文二軸文曰身外無身成外無成在處有佛
又何指方尋佛本性即佛佛外更何有佛佛外更尋
他佛又何佛之有哉今無念定若巍山戒昭日月千
此之時獨出世僧他日脫去其名長壽又賜歸武昌
詩二首懷僧無念詩一首宋樂初逝年八十塔在九
峰太史氏曰道之不明百家競爽吾儒之學為霸為
夷即彼二氏胡獨不然宗門末流一棒一喝自為家
風遂成故事灰生之際除孽猶人禪則何居為顛為
狂遂謂一切不礙本性不斷惡業而求正某令人喪
守流毒滋深西方往生持咒禮經號為安養一意按
佛有如納暗至于諸緣蘊隆如故佛而度人寧無類
乎猶龍之後流為養生黃白男女為貪為淫心既未
了算復欲長雙環未見三寶俱淪五戒不持六根不

淨空爲說鈴徒造口業耳夫驗之利害衆之必生
行不脛諸緣不結彼之真贋乃可睹也聽其言也誰
知烏之雌雄

汪孺人傳

汪孺人之生也與唐司理公歲月日時皆同父曰
公母曰鮑媼當乳時天大雨雪徹俗不利產女貯雪
水於缶以爲女也即溺之越數日有神鳥下於室覆
其水及生孺人見鳥於缶以爲異乃收養焉暨長唐
太公得其星紀爲司理請字鮑媼奇司理公許之會
時憲公方以背自雄意不在儒生故一切文定之禮
弗聞也鮑媼竟捐私窠以佐梓櫛孺歸於唐入門養
姑孺唯謹迨歲除百書屠集二尊人計無之孺人悉
所有應之曰吾奈何有私藏而坐視二尊人皇皇也
已丑歲大饑孺人又悉所有應之曰吾奈何有私藏
而坐視一家嗷嗷也自是簪珥衣裳盡矣司理公
躡于場屋欲棄去孺人爲好語勉之曰是穠是稔必
有豐年家世其裘具在何至子之身而陷越也司理
公頷之益務砥礪一切膏精饒粥取辦於鮑媼以爲
常庚子楠郡諸生蔡卯舉于鄉時鮑媼且老孺人夫
婦持觴爲壽鮑媼喜動顏色右持孺人左顧司理而
言曰老婦鑒識何如苗夫人貌塔而得章郎時謂家

傑士不可物色手踰一截鮑嫗與公相識
落孺人夫婦往視殯戚里相顧嘆說謂嫗
嫗鮑嫗幾失唐生嚙爲二老人今日也庚戌司理
進士汪已擁二新婦稱姑矣比唐太公偶病瘋
手調藥領太公病亟孺人終夜不成寐太公訖
康寧辛亥司理携孺人來武昌每出治疾書畢休
對案食輒問所平反幾何人五月汪遽疾卒愈李
秋病復作竟切簾鍼金二囊一題曰父母壘資一題
曰伯兄資斧嗚呼孺人以富家女自歸于唐而事尊
嫗也無踪容相夫子也無媿志禮諸姒也無詳語撫
臧獲也無過督二十年如一日焉且食貧茹苦備所
不堪藏金一念抑何篤于親而約于躬也孺人生萬
曆甲戌歲萬曆辛亥年三十有八男二長醇娶平
聖黃實公女次雅娶五里郡廩生程雲璋公女二長
字同里光祿程從伊公子爲按察公曾孫次字右
都事許立言公子爲太傅文穆公孫孫二長豫時
海陽程其繼公女爲同藉西安郡司理公孫次及
聘望墩溪南太學生吳士音公女俱醇出

卷二十三

五十二

王

論曰史稱樂羊子妻勉其夫以學鮑少君不有資財
以供貧之東漢一代賢明婦人惟徐淑動合禮儀言
成規焉若汪孺人兼之矣夫分甘而不恤勸學而不
厭爲義敦倫白首不渝即士君子難之况閨秀乎詩
稱女士汪孺人其女士矣往予未遇時與伉儷共貧
賤既宦成與共患難又多道義切劘之語與今不忘
之狀如慕如疑不勝隕涕昔賢憐亡哀遊不踰其情
也今能永懷寧獨以情深哉

卷二十三

五十二

林宜人傳

林宜人之生進鄉也時島夷難起海上驛驛居人鳥獸竄宜人避之外家適彌月俗謂女歸而產其家者莫利其家于是諸族人共驅宜人出宜人皇遽出依敗廟踰垣而生兒名之曰厠志艱虞也于是王舅既養陽公自其家聞兒生喜甚養陽公從風雨中持豚蹄鷄酒來餉宜人未浹日倭復大至宜人徒步抱兒走賊西至東走賊東至西走賊踵至與養陽公相失足盡病不能前臨墓莽中賊幾睨而過之而兒又泣

和菜全集卷之三

五五

宜人摩兒頂仰天祝曰天乎兒也是誠我兒宜勿啼兒迷不啼得免如是者數四亡何幾失道至海濱無所之會潮退行泥淖中一步一墮海水鹹清廢盡遺裂不可忍顧前後逃難婦人悉棄兒走或謂宜人汝命不可保而強此嗷何為頃之一老父過而說曰賊至矣若且急走以兒與我我為若負兒約至某所還若兒宜人泣曰吾夫年且五十而有此兒成俱歟耳不忍委諸道路之人適王舅在旁恐賊至兩不得活動如老父言宜人乃泣淚與之踉蹌行至某所則

老父已持兒待矣問姓名不答去嗚呼神乎遂居東城東城隘而避亂人夥飲水泉竭晨起出汲抱在而持者井上之指如蝟宜人夜方性操甕取水泥滓居半家十餘口每飯僅升米煮糜而食宜人分宜後至則盡矣無所得食竟日枵腹不言饑又五載而倭平骨肉生全返故廬墻屋盡毀山園荒蕪宜人力任操作督諸奴耕盛暑必躬爨無所得薪則燒草根作麥飯餉家人從釜隅少蒸梁粳飯兒就外傳已後養糠廩和麥飯餵鷄豚竟日不休突煙薰沸承睫滿頤

和菜全集卷之三

五五

冬日治麻桌指畫裂時已早失姑而養陽公又出教授他所宜人調甘毳以事舅甚備舅性儉又亂後家未饒戒家人勿市肉宜人時貿所織布得肉以進舅不肯食宜人跪言曰姊奴遺也再三請舅為露客舉筋乃退撫三廢子與已子等後數年養陽公五貴為別駕為州大夫進卿亦舉進士官翰林父子受君恩宜人無改萬操藍布于子也兒輩進一肉輒以予諸為曰吾口不甘此也製十綉伴為御之旋裝之曰無奈何我自布素耳姑俟我百年張一紵幃補納下更

曰汝父遺也其儉質若此而慈仁好施簪珥多以分
戚黨乏貧者生平未嘗有僕婢時與子孫話避亂時
事曰金吾母子老父年壽凡六十有五子三人進卿
已出令中允向高郎廟地也

史臣曰進卿為子言養陽公未達時神三降其家疾
甚神示之方倭至神告之警登舟神示之變皆星冠
而羽衣者昔人有言邦家將興神降之以觀其德老
人豈其神乎伊尹生於桑中叔敖棄在夢中偃王產
于鵲卵古之偉人生固不凡進卿乃自廁生其文章
郭泰合解書卷五 卷三十一 傳 牛一
矣 流品卓犖奇絕宜自神降嗚呼廁之為廁也神命之



劉太淑人傳

劉太淑人世為新城人父澤母李年歸梁川公之
時有君舅在堂君姑沈繼姑常相繼歿太淑人以新
婦佐喪事各飲無不中禮梁川公起諸生家貧書學
太淑人每夜篝燈從旁作女紅伴誦讀夜分乃罷五
鼓起亦如之梁川公為文章有聲諸公爭致之教其
子弟太淑人在家事舅姑脫簪珥辦甘旨啜菽樛不
為苦以是梁川公得不顧其內以成其名嘉靖辛丑
梁川公授工部主事入部署理公事無暇督諸子誦

郭泰合解書卷五

卷三十一 傳

五十一

公喜曰吾於諸子嚴汝又嚴家有嚴君我二人共之
諸子勉矣亡何梁川公以王事理徐州洪時梁川公
發疾迎至徐凡芑藁藥名太淑人手自烹煎丙午梁
川公服除權九江稅奏績太淑人始封安人庚戌梁
川公僉晉臬巡撫北駐大同癸丑晉恭藩守口北駐
宣府丙辰調貴陽撫昇鹽課殿木太淑人咸與贊暨
梁川公染瘴瘵臥未寧山中太淑人馳往視湯藥公
思雨水太淑人跪禱忽有大雷雨飲之瘴後竟不起

太淑人仆地痛哭曰天年文少延爲國忌身也觀歸
途次聞仲子舉於鄉又仆地痛哭曰天年不少延見
壯子顯庸也抵家裏大事召諸子曰若伯棟家事若
仲率諸子治舉子業召諸婦曰若操井臼若勤繡紡
勿累而夫于是諸子諸孫自相師友相繼登上第爲
海內名族仲子以進士理荊州奉太淑人往每退食
問平反狀喜曰是吾願也丁卯仲子擢刑科給事中
奉太淑人至都門值 穆皇恩進封太恭人每曰
吾憶吾伯父御史公有言諫官難爲以誠心悟主
上勿以獨契論事勿以私心論人仲子奉教惟謹凡
有論列人稱其謹直萬曆甲戌丁丑仲子以開府三
品秩滿贈祖父如其官太淑人受令封癸未仲子以
戶部侍郎得請終養上曰王氏一門忠孝其子休
沐一時公卿祖帳都門詩歌咏嘆傳爲盛事時太淑
人年八十有一矣每歲誕辰仲子率諸子孫曾玄孫
外孫子女百餘人稱觴上壽太淑人歡甚令仲子寓
書諸宦遊者盡心 國事勿念老身也丙戌之城以
寧晉令象乾以保定守象坤以江西觀察象榮以陽

城令入覲之輔以戶部郎之獻以禮部郎俱過家省
觀太淑人各問治狀見諸子孫行李蕭然喜曰汝曹
居官與吾治家一耳寬則玩嚴則怨酌諸情理靡不
有濟諸子諸孫奉教惟謹四方胥吏從諸子孫奉者
在戶外聞之無不噴噴仲子于縣城南建祠堂祀濬
川公歲時奉太淑人瞻視太淑人涕泣謂從行子孫
曰汝父汝祖諸生時以當世爲念今已矣汝曹當念
其志勿使瞻視肖像爲也語罷涕泣不已聞者無不
嗟嘆太淑人勤儉每早先家人起入夜猶聽子孫誦
書不遑休又暮組織刺繡晚年諸婦新衣猶爲
裁凡五膺褒章翟冠錦袍不輕御子孫或寄書
爲壽藏諸篋笥曰勿殄天物也尤重人倫好義
姑廬淑人與已年相若禮之至老不衰敬禮伯叔
爲浣濯奉叔入邑庠出粧奩以辦喪禮無所吝惜之
翰之輔早早每引其兩婦共飲食之棟側室子侍之
如已出每試勉之曰不見汝兄耶長女家貧所給粟
帛僅足用曰恐損汝福也每春和諸子具板與遊別
墅不肯住盛暑不令人揮扇曰等暑耳安用勞人鄉

人貧羣或以告無不周給歲數施粥以飯饑人家
大士其慈悲救濟一如普門品所說一日鑄銅器過
其誕辰忽幻成菩薩像及樓閣峰巒異能事載縣令
張君記中精一之感貫金石通神明矣癸巳上元夜
仲子張燈設酒醴為歡猶坐至漏下一鼓翼日忽疾
作至二十日端坐論子珠勿墮所業以負前人勿懷
兩心各給緣花一語不亂二十三日取自製縞衣仲
子加丈綺一襲瞠目視之曰惜也夜三鼓溘然逝矣
鄉人皆為流涕太淑人生于弘治癸亥距其卒享年
郭孝子傳

卷五

五

九十一歲有子八人女二人孫男十八人孫女十六
人曾孫十八人曾孫女十七人其仕蹟婚姻為海內
名族俱在灤川公傳中

史域曰母德首孟母然子與夫子一人耳且不聞孟
母年暨孫氏有聞否太淑人年幾百而諸子諸孫登
上第躋膺仕擁旌東節幾滿海內天道無親恒與善
人如江如海為百谷王夫

歐陽列女傳

歐陽氏名金貞知縣歐陽梧之長女也三四歲聰穎
殊人時隣居有廖媼者日提抱去去輒暮歸一日祖
迎笑曰隔戶來金即應聲曰對門去祖喜甚知其不
凡稍長授孝經列女傳語孟史畧諸書輒通其義以
是知事親守身之道已而許聘羅欽仰歲乙未父梧
授河南柘城縣學諭携欽仰之任後梧奔長歸舟次
儀直欽仰墮水必金貞年甫一十四歲未字驚駭號
泣即欲赴水必父母極力抱持次日欽仰浮水面金
貞撫屍慟哭欲自縊父母曰我尚無嗣安得以必夫
故棄生父母金貞不得已泣曰女自分無活理即如
父母言願終稱永亡人幸勿再令委質事他人隨大
聲哀號半日間骨立及欽金自剪髮繫欽若右臂以
殉永矢守制傍舟人見之無不嗟嘆流涕先是金貞
嘗手執列女傳問數事恍然曰為人當如此不忝所
生暨抵家以欽仰柩壘畢金即告父母曰人家娶婦
本以事姑姑既失子豈宜併失婦願歸羅父母知不
可奪從其請之舅姑家朝夕執婦道舅姑甚懽時

卷五

五

紳家求姻者曰叔父乃作詩之誦曰生來願有家老
去身無主可憐重可憐揮筆淚如雨金貞得詩大哭
傷父之不遂已志也後父起復補浙江淳安縣學諭
尋陞四川廣元縣令其姑易氏成金事貞姑疾病起
臥扶持調藥姑臨終執金貞手曰汝吾女也汝志遂
汝事畢矣我必汝無依即汝父母不能保汝汝父前
詩汝當誦之金貞徹夜泣度羅之不可留乃歸父母
父母曰汝今更何望我為汝擇婿矣金貞隨應曰尚
有一言昔欽仰殮時女有一束髮纏其手父母有掘

郭美齋集

卷五

傳

李王

塚開棺取髮還女女乃從命父母遂止奉養母劉氏
至卧共一樓旦暮同寢食烟香燕召俱不赴尤喜謀
弟妹嘗曰凡事當以古人為法如此庶不玷於人世
性甘恬澹霞嚴繁華衣用縞布一切珠翠羅綺屏去
不御隆慶戊辰督學顏公鯨聞而奇之檄曰金貞貞
心霜月同寒節孝鬼神可泣以白撫臺行旌其後胡
公姚公皆旌之巡撫汪公毅嘗奏太史曰宇內之水
江與漢合惟吾邑為然而江漢見於詩者獨蒲木之
篇顧所稱文王之化祇述

女貞則吾邑國關之秀獨

題李孺人傳

李孺人者適余同年友程君孺人無子為置一說也
祝生子孺人憐之甚子夜啼孺人驚必有是說婦人
之性悍已之無妒人之有毛裏既殊痛痒不乎母氏
操筆蓮子心危矣古有必孝亦有死忠今乃有必慈
乎世所未親也夫鴿音可重孰難化姑津既青盛
柄空揮食桐莫御似續難問如孺人者宜倚女史以
風閨晏寧後勞賜鶴羨而羨枯槁乎

李王

卷五

傳

李山

前母上氏淑人小傳

上氏爲楚名族一侍郎一參政一員外一提舉外祖
聰爲 楚王壻以能詩意氣名動公卿晚幸始得母
一日來鄉塾中試諸童子雅意相攸見先君狀貌奇
之遂以母歸母歸而郭氏之產且落母恬然安之事
舅姑以孝聞相先君晝夜讀書以柔順稱兩叔皆貧
家女處其家和諧無幾微嫌一日歲旦諸父拜祖堂
下祖泣然曰長婦錦綺次婦縞素乎母即出鮮好衣
數襲畀次婦祖聞之喜曰婦賢若此吾何憂叔實爲
郭恭儉堂 卷三十三 傳 上氏
楚藩所陷幾斃獄中父憂甚壽於母曰吾力不能貯
吾弟奈二尊人何母曰若無憂吾嫡母故憐我我見
檣中尚醺酒具吾將往請之後竟以脫叔于難宗室
聞之皆以爲難

歲

省心齋歲 應制

於穆皇居不顯亦臨我其夙夜於省厥心探之則存
克念作聖中心無爲以守至王芒芒九州和闕可通
旋乾轉坤維此環中億驕難克纒纒易生僥仰之間
笑火凝冰辟彼明鏡弗磨弗瑩如何 省思
在朝在廟夕惕朝乾退而省之不遑有愆娛日伐性
適口滑和幾微弗省綿綿若何左言右事後史前亞
吾省吾私是寔是圖六馬可謂放心難制先民何言
郭恭儉堂 卷三十三 歲 平六
王省爲歲一念怠荒爲偏爲頗人之視子明若觀火
母曰予言而人子遠民各有心寧矯其非上帝匪高
乎躬匪鏡四海非遊子心非小惟此靈府爲天之矩
威儀爲陽德音爲符赫赫者天濔濔者神斤斤者
明明者心無聲無聞獨見曉焉與宴之間人與鳥
皇祖有訓眼如日星一有不義鮮不累心我 聖
神存誠止敬靡遊靡佚秉心無競嚴恭戶牖刷 盥
盤聲色不大壽考萬年

襄王號景新說

古昔皆王因物志名觸名思義也則戶牖遠則旂常
用則衣履重則鼎彝咸有名言以昭勸戒以示子孫
商之武王曰新其德以名其盤以洗其心夫萬物皆
我我固有之即德為聖人無所增損豈從外來而賦
耳目何新之有夫背覺合塵諸物為染是則為習皆
塵合覺一無所著是則為新聲色已玩好日甚一日是
則為習讀書理聞所未聞是則為新恣己自便任
喜任怒是則為習親賢樂善克己同人是則為新今
是昨非月異歲殊是則又新妙而明妙自覺覺他是
則新民譬之日月萬古常新日不易光月不改輪而
無始以來萬古如一夫惟貞明故常新也麗天普照
萬物新也日新之義任自明也 上所賜名如箴如
戒誡語匪物敢銘盤而昭顯

卷二十一

卒七

景豐說一

景豐說

成周之業先豐後錫原原本本作配于京我國家
子孫千億靡讓成周先獻王端本而先靖王兄弟未
忘本始似之績之今 皇帝錫祉萬邦豈樂飲酒義
取在藻而以名王景而行之 高皇帝業貽謀燕翼
聖子神孫本支百世南面稱孤無念爾祖按字義錫
者溫器也豐者滿丕也盛大曰豐有年亦曰豐卿飲
酒有豐是可志也請勿豐其節勿豐其屋願豐其德
以豐其福敢因 上所賜名而為景豐之祝

卷二十一

卷二

十三

六十八

景豐說一

景武說

先莊王自命曰本仁而嗣王兄弟莫之敢違靖王繼之鄭城遵之夫遵者行也道者所行也賈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本厚也放四海而皆準者道遠也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不愆不忘率祖父之攸行南山有木其名櫛其形仰北山有木其名梓其形俯皆伯禽一聞櫛梓之說見周公而公善之也謂其聞君子之言也是父子之道也知為人子然後可為人父知為人父然後可為人君父作之子述之孔子讀詩曰景行行止曰仁道之大也敢為景道之說

郭泰金龜卷一

卷一

五

景武說

景武說

王者繇冕而旒軍旅之事未之常聞而何武服為高皇有訓子孫不廢講武西北諸王歲巡邊徼郡國徃事天下無事則以講武天下有事則以勦亂衛武厲聖兄詰兵魯傷修文貝冑朱子建博學諸繁車子道宗猷策威加遠左夫武冠曰登冠卷冠曰武止戈曰武櫛跡曰武故輶輦不薦子會弁韎韐不勞于鞠蒙諸侯王能文能武可將可相以憲萬邦以蕃王室以勤大業以續妣祖何所不可敢因上所賜名而為景武之說

郭泰金龜卷一

卷一

五

景武說

合併黃離章二十三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題關里 先聖像

往予在南雍見庖厨有石刊

先聖四配像甚偉

題曰來自關里予欲移置大殿恐非制又不忍其雜

于腥穢之場乃命工藏之殿上神龕後為曲欄繞之

後北上過曲阜謁孔林見殿中片石題曰

先聖真像又微與南雍像不類然在家廟者為真近

天下學校自嘉靖以來惟祀神主迄張文忠乎敬首

郭泰金鑑章卷二十三 先聖 七十一

倡撤像之議曰有毫髮不類非先聖也徐文貞階

折之曰本朝列聖御容能毫髮皆類乎張色沮

夫世朝崇奉道教而張於各宮觀神祇像不議撤

而獨撤先聖像何也故曰因嚴以敬敬不敢不敬乎

此像儼然溫良恭儉讓傳神圖也與它像迥殊所載

者爵弁也世謂元冠非也項結纓其塑像則見十

二疏衣龍衮蓋王者之服而太和元與此像彷彿

今文華殿左室有五帝三王主傍列周公孔子二主

蓋世皇微去佛像獨奉先聖其崇儒克道超然

千古上御徑進必拜內閣中懸先聖像於院

刊石係宣皇自大內移出使儒臣瞻禮本朝

列聖何嘗不嚴奉聖容然出吳道子筆畫師寫意

耳非其家傳也予因翻刊此像併書昔年過關里詩

一首於末太極判鴻濛中天產玄德當年不執政

今日登魯國石龍幡向撤璫階樓前閣古繪出雲根

生前親手植鱗覺徽帝屋丹壁繪而翼人間帝者師

世更幾萬億上殿瞻周冕猶見申申色壇前杏花紅

林間涑水黑元氣何龍從百里無荆棘吾道日月明

郭泰金鑑章卷二十三 先聖 七十一

中天自不息世若無六經長夜渺難測云胡倡族子

淫辭奉相蝕不識造化心欲毀萬古則子來自辟雍

誦讀勉不惑稽首望天階思以酬罔極

贊

老子像贊

本自洪濛來 又向闕門至 道德五千言 本來無一字
盤古耶厲成 耶赤精耶綠圖耶藏史耶柱下史耶古
先生耶皇齊雙柱耳 陋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日
月角懸如煙如雲指出天地根 萬古人不老道是天
之真 茫茫歸大造來何來自若竹去何去 遍幽谷呼
我牛駕青犢 牛何之之天竺 吾不知其何去 何來為
有為無聖人 有言其猶龍乎

初祖達磨贊偈

卷之三 像贊

王

始向天竺來 終向蔥嶺去 來亦不去 此是面壁時
世人謂壁觀 實無可觀者 爲法解六宗 說理超三行
覓心了不得 爲汝安心竟 東土浩浩茫茫 誰是大乘器
我今依壁立 不作有漏因

松谷和尚小讚

也有威儀不在面上 也有神通不在掌上 松枝向西
谷聲傳響 是松是谷 不用思想 非松非谷 不斷思想
有相無相 玄珠周象 無相有相 法中龍象

又

咄松谷汝坐疑 獨不是參禪 不是念佛 不想入天
不想西竺上 接曹洞宗門下 啓兒孫滿屋 這是汝真
面目 那不是你汝真面目 這不是你汝真面目 那是汝真
面目

葉進卿像贊

卷之三 像贊

王

我說則說我 靡有兩古 我心則悅 我行則行 我靡有
它勝 我德孔陽 靖共在公 衆人忭忭 我如虎如龍 赫
赫燁燁 人聞其捷 我如冰如石 文章孔多 如江如河
天雷海波 寸田尺宅 人謂我永樂 我不知其德後車
前籌 不泊我心 憂我則何求 口平平 兮宮商目營營
兮八方心 皇皇兮溝中大海之濱 人貌天真 惟岳降
神 于思于思 南山有臺 葉公遠來

雲鶴子贊

青雲油胞胎仙也游集于丹丘玄鳥何有北海是宇
是為氣母為道孔勞疇為之發瀛屋天高道匪遠思
疇為解之漢水之渙我游斯環我逃斯樊天路漫漫
孰是女子與道終始而了生死云胡乎吾徒昂昂丈
夫而轉三途聞薰思修我心悠悠問之孤舟

金剛經贊

皆六祖于此經因無住生心二語悟入遂一言以蔽
之矣不佞莊誦此經亦拈出二語如來說一切法皆
是佛法如來說一切心皆是非心此二言徹獨盡此
經之意即龍藏五千言一言以蔽之可也不佞且作
世諦語以佛之心不行佛法何法非心無佛之心行
佛之法即心非心即法非法余為此懼矣耆年老宿
大善知識能無一笑否

跋

改雲林詩社

雲林詩社七先生者為俞憲文石陳公二府雙槐王公縣尹愛漢方公趙州守先大夫尹似鶴張公岳南杜公三峰劉公七先生俱未艾而歸田無日不商羊詩酒間有所著雲林詩社一卷行於世後各繪圖一幅傳七家子若孫此卷屬蓬溪公一日以示小子域拜瞻涕洟不勝今昔之感按圖玉色深衣白中車中坐者為蓬溪公絳袍而隅座者為觀察公深衣絳

新美齋叢書

卷十三

五十七

白雲山房

修黃石赤松之巖貝休平山樵而冬則東燭以遊亦能無存沒之想乎

陂歌跋

蒼亮治天下大夫救童子以不識不知之歌大夫圖佐亮為理者豈於蕩蕩難名之中而以不識不知名之乎迺周人以樂只猷其父母而後世有召父杜母神君慈父將執新名之而執新誦之真一之感簪於霄腸達於頤頰結于唇吻矣洪君治陂之三季陂人歎且儻之武昌博士弟子試事竣自陂來曰陂治矣

新美齋叢書

卷十三

五十八

白雲山房

賁也故朴也故無文也夫論治者難于筌而中一
黃則非無善狀之難而無蜚語之難也况以歌以誦
乎由此言之于天下何有聖主注念治平行堯之道
侯且以不識不知歌帝之力則請自黃之陂始

跋山居雜興

匡林雜興六十首語語有青蓮香山之致自春之夏
不見皺眉時不見放杯時夫身世如寄真性易迷
論胸中著水炭即綠竹滿堂酒肉盈几是苦非樂
詩作賦慕句縷心是樂亦苦脩道之人無我無物
郭泰傳世錄卷三 跋

寒無暑不着境亦不掃境不求快活那復有煩
前魚鳥花木皆我活機然則孔門童冠豈必莫不
後風浴咏歸乎四時皆然矣

合併黃龍軍卷之三

江夏郭正域美命

墓誌銘

周水心先生墓誌銘

公諱華字惟聚別號水心四世祖得廷始居新莊之原以賢雄里中歲饑捐粟千石佐鄉黨之急有司以聞有詔表其門得廷生敷和生琰琰生諱諱娶于徐生三男公爲仲子公爲人精幹儻有大節時爲人排大難事已無德色里中豪傑多附之公有不

平輒就公質公一言而決爭者竟媿媿去無後言亦不復煩公府治也嘗早起入郡城城門未開徘徊閭闔間見地上貳埤跣籍若有物蹴之得囊裝數十金賊牒存焉公意爲里魁所遺竝立俟其至不至則沿中遠求之俄一人躍而來號哭欲絕公逆而問之曰大夫何所苦微有失乎其人告之故公徵其狀舉以遺之其人謝且泣曰此爲官錢微公長者遇我踞地頓首謝呼天而去有叔父誌宦游他所公爲代綜其家政從子第禕與日本使者私販爲外家所告

時外夷禁重而傳又需選人怨家故以法中之便不得就典謁公乃挺身出代之曰我實小人無狀私與外夷市犯公家法罪當生傳實不知傳竟以得全宗人有相需產者爭直不決衆謂必需水心公來平之其一人素善公意公必爲左袒及公廷論兩家言無所偏向其人失望大悔恨擲一覽撞公幾中公面公笑而避之諸宗人聞然起交責其人其人無所解自悔謝曰我本意公私我公竟無私我我自至公我實編心我過矣竟受公成議去其能以德服人諸公素不能醒醒校錢帛問生息中年遭海上之謫以問右籍辦重役家殖益中落晚年復墮于火盡鬻其產微舍以屈稍鬱鬱不樂後數年以疾卒卒之日里中人思之流涕遠近吊者如市蓋所謂不斂言而言下斬哭而哭者矣有兄文學公華弟封圭事公益居平相友善曰吾三人百歲後兄弟當同坎而葬斬板而封庶得相儻倖怡然地下乎其後公先卒後四年文學公卒後二十年圭事公益卒於是卜兆於所居之南二里許穿三窆其中公與朱儒人柴儒人合葬

文學公中主事公有如平生言公生于弘治甲子
月二十一日卒于嘉靖辛酉十二月六日九得年六
十有八朱孺人生弘治甲寅卒嘉靖甲午年四十一
崇孺人生弘治辛酉卒嘉靖丙午年四十六生三子
長做儒官學俞氏次任郡學生娶陳氏次收娶徐氏
皆朱孺人出孫男四人長大順郡學生早失娶視氏
繼張氏次郎應賓娶趙氏次應萬郡庠生娶李氏次
應采聘莊氏郭正域曰予與應賓同官應賓有名世
才身無擇行訥訥如不出口躬行君子也意其先

初金翁著錄

卷三

墓誌銘

三

世當有善以遺後人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以今觀於
水心公陰行若此管幼安鋤地得金而擲之彼獨行
其意非有濟也公見利不動有所存活天道神明高
高在上當其時豈無監茲而報施之者乎顧卒無以
自潤爲善之效庶乎屢空不富而仁義附焉卒之孝
友家邦施于孫子德之所及遠矣一經之效即當時
黃金滿廩何用哉銘曰公爲善而靡愧于公計其
而弗豐其屋公教家而式似以教公在原而天其
木公食報而子若孫朱丹其載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祿
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墓誌銘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
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
後爲江陵雲間大旨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
翼故唯唯於履尾之時而揚揚於攀髯之際善因時
耳彼方墨墨以則寒寒宜不合也江陵負豪傑之才
其整齊操縱大畧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對
以以猶坦腹蓋公之瀕死者累矣忘不盡舒才不盡

顯悲夫公沒且于四年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
典上未忘疆場功謚曰文襄謚法因軍有功曰襄
公功在社稷上心自簡在也既得請而務觀乃敢
乞誌文公家之多憂多懼可念矣按狀公名拱字肅
卿其先爲洪洞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焉
成生三三亮亮生旺旺生魁緒部郎中魁生尚賢光
祿寺少卿娶於沈舉六子伯兄捷南京令史仲
兄振金吾衛千戶弟操次弟才右軍都尉
弟棟鳳陽通府公生而扶環奇偉名震一時

文不好瑣邪而沉確開奏出人意表年十七魁其鄉
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
客以稅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宗為 裕王出
閣講學居於府公為講官反覆開道 王目屬而心
儀之時人心洶洶 王日懷叵測兩府雜居說言肆
出公周旋節中竭力盡心 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
讀戊午典順天試舉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
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繒甚厚吏胥不
能別公難去講帷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

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以何又
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故發弘多四字賜之士成陞
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
不能正者準之殆盡終夜肅然癸亥改吏部左侍郎
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當推公當往公曰吏曹
事不令而侍郎知吾無以報 上而徒以虛名鎮百
寮無以為也竟辭不就時論偉之乙丑主考會試所
為程士式奇傑發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
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驟充叢雜未可究

詰公吏事精材每出語好吏股懷俗弊以清內實進
養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會
用乘馬時分御膳界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
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 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
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
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
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
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
諸公各移只出公有老僕亦將為歸計時江陵公尚

為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
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
應嘉有所按旨遂以是劾公曰 皇上遠知正臣子
顧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為歸計此何心也蓋以此激
怒 世皇為傾公計會 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
寓華亭公於神中出華詔欲以遺命盡友先政公謂
語太峻與安陽公入室對食相向曰 先帝英主四
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 止親子非他人也三十
六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示

天下如 先帝何且懸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
事誰為之而皆為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
皆彼父子視方畧而盡為 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
而詆訾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
忌者側目矣會 上改年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
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又
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以自正統元年始也
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啟富遜倍之今第如正統事
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富軍事者竟如嘉靖
知幾僉僉錄事 卷三 葉語第 一
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莽者其人實有望
不當擬去而首發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
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
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群下賢否而使 上目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 上裁
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之故以危
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
以應嘉亂政黜為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
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輦論劾公不少休

聘 上初政公亦枋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
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
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
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 穆皇嘗問左右曰
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 穆皇猶弗忍良久得
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
白金塔衣之賜越一載 上思公不置召還內閣兼
理吏部事 公至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凡屬吏
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必
郭夢龍錄事 卷五 葉語第 八
體國為忠以匡國事為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為
乎往黜陟取譴倉卒不無紕繆 公集諸司官各授
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
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
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
自聞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誠封記之月終以
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謂君賢義每歲所得凡
百八十餘冊以為參驗以校賢否不消黜陟允當北
廣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為憂 公曰大司馬安虎

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儻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聞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之人未免假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假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淨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九邊方險隘廣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畧素定還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之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

明倫彙編

卷三

兵考

五

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初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之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人且欣於進取懼蹇蹇如是而儲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

明倫彙編

卷三

兵考

五

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得 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剴諫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屬分抵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革者一二入使為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歷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為參伍之資得 旨報可著為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雖流則遷請待之既薄志意頹沮又何望於展布盡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為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適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善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起等陞遷有能捍禦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以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借口邊方以勗倖進者不可不為一定之說剿撫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王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燕

李昌黎樂亭延慶求寧保安山
蘇州崑崙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岢嵐嵐
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
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
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
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 旨報可時
甚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青學
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
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燕於天津
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特
郎戴才理餉是歲也屢竟不入霜降獻歲故事府部
皆在家率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下 仁公
曰 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下
至如往年問法司故蹟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謂
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各
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 王
金華六人謂以確黃損 先帝恩賜以子 出
極典 公驚曰豈有子為 天子而殺父之 臣

尚然在錄者乎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
正終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
遂上疏明其說有 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祇問
藩臬為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
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惇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
又 蒙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
冤寃尚梗正有何利當與何所阻而弗與何害當革
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
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則科貢其
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
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
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祇留以供用且以供
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
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如衆推陟特
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家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
外疏上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
故秘密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付以同所
揭揭之即家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以遠

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谷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膏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敷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兩場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贖乃請得選本省而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嚴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議律之會定王官陞後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効風行矣廣東昔稱禁土後為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為得策公請以嚴正茂為總督促其勤除勿登眷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造亂之邦變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寧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寧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譏而倖功也乃以少鄉阮文中往受計符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初於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繁隙當自處分不可遇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死伸一有殺逆便當

擇威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覆也安國寧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寧禍不測且苗苗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郡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國寧上疏乞哀投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寧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寧雖也智在省則國寧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寧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寧疑畏不肯出赴理聲言撫臣以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寧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彼夷苗耳族戚何為時在國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選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寧亦秦辯吾意而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勸彼聞勦官且至以身既在勦當不敢殺我找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面說

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等救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吏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任寧南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緝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寧南守巡故以桂沐為半采今又其故智耳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

初集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為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賤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固知所惜公曰是矣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云公請加那吉指使使奏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驕從騎馬街行使見之

尤適拘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外面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赦我族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為虜用居校什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瞻宮門曰宣化牆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為也世皇懲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倭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練袍金帶錦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朱龍南

初集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覽請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鬪異常次李自督者詣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虜公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倘是處有兵是處有報人有聞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等四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達事寧矣今就刑毋出一聲磔盡果不聞一聲各示雄鷲既封貢之事虜哀求曰懇而中朝疑畏曰深盤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求人諷和為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

已獲在尼宋人未和於虜候在虜故曰講今虜
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使曉究者豈為國壽利害
武實念重夫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為
順義王其餘都督精輝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
亦請類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處 旨切責復
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方開
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稱三邊
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
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
害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 恩吉能亦附
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狹其野穡人成功雖深夜獨
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
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邇更倉卒不知
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
黜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
國家諸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
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俾士馬之調遣乘此
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陲

地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巨等謀國之忠矣成謀國
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
錢穀贏幾何險隘修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
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
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
而疆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錦
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為貢市費者即
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
盡携以歸也我之群商又因而為利而我數十年所
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藉而求屈指而論
也蓋漢人五珥之策公實用之矣 穆皇久不出款
天監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
明 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
敢入 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
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
外 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古一留是示人輕重也吾
為公奏得 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
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關前 陛下有召可

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

具疏請上慰忿寡慈跪奏喜越二日 聖慈復劇

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

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蓋遺詔也公

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不敢愛其死奏畢

大哭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至閣前列

秘閣曰榻前之奏公兩言死何也公曰今日之車有

死而已潛然而罷翌日報司禮臺篆者而外廷有相

約者矣今 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 御門聽政

王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

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議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

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

經駁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

行當止未有詔之理得 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

此用間翌日有 旨逐公公即乘轎車去道傍之

人有流涕者公乃歸而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

而有士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 公已差五校往

新鄭有所逮會廷朝之日白日晝瞑迺大臣睽目仰

面脩極拷掠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

之罪竟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

卷春秋正旨一卷本朝六卷邊畧五卷論罪狀案四

卷彙錄題議年四卷南宮奏議四卷政府書答四卷

論彙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集二卷自進直講十

卷獻悅集四卷萬曆六年卒於家祭塋止半給文二

千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 旨高

某據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庶

一子尚寶司司丞三十年不白之冤至今雪矣公生

於正德七年壬申卒於萬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

受室中年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曹氏薛氏

曹三女長許都御史孟君淮子兆梅次許廣平知府

郭中子坤並未行有行殤三女適兵部侍郎曹金次子

治和薛生一子早夭嗣子務觀尚寶司司丞諸子務

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實武英殿中書務觀六子

紅檳楠桂檉樟杠聘國子生孟存女檉聘國子生金

時亨女女五人長適大理寺左少卿連格子生員時

壽早卒因親不忍割股以三女續焉次女適范氏

縣陳洪獻子陪四女五女俱未字

銘曰

可立惟公可權惟公立則執中亦莫與同權則無
亦莫與容寧惟莫容亦莫與明雖莫與明亦莫與
我則平平人則濫濫如虎如龍社稷之功如沸如燄
人各有心保我黎民莫我疆場以志公塋

新定金華縣志

卷三十四

墓誌

三

戶部左侍郎見峰王公墓誌銘

墓在庚辰寒大司徒王公鎮楚之三年也公召不佞
正域與李子象晉同讀書署中署以內蕭然聞然不
似開府邸弟僮僕緼袍芒屨奉命惟謹不似顯者家
人李子讀書至漏下三鼓鷄初鳴又篝燈啜噉予為
披衣驚起兩目三飯未嘗不手一編也與之語訥訥
不出口不似黃介子弟不佞竊嘆以為名家風味迥
爾公之撫楚文武吏士不敢望恩澤王公貴人不敢
干以私公又未嘗為一切法束濕群下吏民賴其清
靜寧一如在春臺後二載余成進士與長公司馬遊
予見其左編於右詩書文武才也惻然長厚不露才
華予又竊嘆王名門世胄代出儒人如此公政在司
徒上方大用公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請告
上為躊躇不忍其去公竟去奉太夫人歡優游泉石
二十餘年而壽而康公又習養生家言竟日危坐導
引有嬰兒色予在京邸則見公家子弟如龍如虎翰
林臺省曹郎藩臬踴躍濟濟不下十餘人才氣不同
而忠孝廉潔施出于蓋陶有型而治有範矣予又竊

嘆世祿之家淵源有自多而且賢宜高其門也後教
太夫人以壽終公亦後太夫人無疾而逝嗚呼公
老且善飯所者攝生錄已久仙家堂裏豈其尸解邪
于是司馬公自蜀中走人來索不佞為言按狀公諱
之垣字一覽見峰公始祖自瑯琊徙居新城祖
以明經為潁川王教授生長次登嘉靖辛丑
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左參議以勤事卒于廨追贈
太僕寺少卿母劉氏生封憲副羅峰公及戶部員外
郎錦峰公溫州府同知梧峰公浙江按察使栢峰公
選貢士柱峰公當太僕未貴時生公甫五歲病還不
治邑委諸地會天大雷雨聞呻吟聲急起視之甦矣
太僕公為諸生有敝而家計不饒日不再食嘗令公
兄弟往城東外家貸我敝盤升取充腸而已公兄弟
自塾中歸不淨午餐二人推碾廢燈爇棟榑趙蒙之
甘如飴也越十年辛丑太僕成進士又二年為公娶
李氏入明年公從太僕予呂嶧補邑諸生戊午舉
山東鄉試第七人就寧終席憤憤不下一鬱曰予心
枉枉怍怍當書而憂其不祥也是月太僕公已卒於

襄陽公辭矣純孝之致誠一之感也明年偕伯兄往
京師請卹典往謁太宗伯太宗伯曰是無難且請
首獎非五百金不可公與兄謀曰盡產不辦五百金
朝廷報功之典以賄干邪不哀不榮矣兄揀家政
予督諸弟讀誦無忝前人奚賄焉兄然之即日歸士
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楚俗故輕悍好訟公
操以正而濟以恕即亡郡疑獄片言而折甲子預典
湖廣鄉試得雋時遼王暴逆事多不法御史下理
官鞠之公繫械王左右者八十四人王躬至郡樓
曰尔意何居相凌許也公不得已為妻於杞縣尹
諸子象坤所避之而身往永州勾當國賓姦人干法
後王不悅竟以罪廢國陰丁卯授刑科給事中穆
皇帝初登極疏疏安民固本四事比虜陷石州東危昌
黎詔廷臣陳遺事九卿集議以公所陳為第一著
為令舉禮科給事中戊辰娶路淑人擢兵科左給
事中冊立東宮導駕賞銀幣尋冊封鄭瀋
權禮科都給事中屢疏朝政得失忤旨奪俸二月
繼意伯恣肆公暴其罪狀與化公為之辭不從也已

已念違太叔人久請假東歸新鄭公入奏 國即奏
起刑科都給中進 聖功圖基命錄皆留 屢寬免
是言者以論徐相國不當黜戎後舉 國者使所親
道意公曰某何敢師心亦惟與議是聽又科臣有申
華嚴氏者一日衣紵入掖門哭且笑公疏曰某蓮有
心疾迷惑失吹惟 上寬宥之 詔僅奪其官聚論
趙之華亭公既謝事歸有欲論其過者公力持不可
特德平葛端肅公言于 朝曰王諫議識遠而高
無傷 朝廷優禮元老之意事遂寢幸未擢太僕寺
少卿三月轉鴻臚寺卿北鴻臚卿率賓節輔賓為之
無自科目授者是時 上銳於蜀治日 御朝鴻臚
官侍黼座不敢跛倚臬故者故以此難公耳甲戌擢
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廷議且推公有兩人言于公
意在先為公竟力讓之各先擢巡撫去時論歸其不
競長者事人情所難公僅改南京太僕寺卿著瑯琊
記於馬政三致慨焉是年轉太僕丙子擢順天府尹
嚴編審裁冗濫勢豪不敢影射修候氣室繕學宮皆
千金之役也會有採珠之令戶部請京兆督之市廛

新嘉坡叻報

卷三

其誌銘

三

公不為動先是都民寧者署廳衙側有間架鏤久之
格於內臣靡不傲公排眾怒蹴傲之下五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楚遠潤五方亡命殺匿為奸
公嚴其令甲而馭以鎮靜大旨在于察吏安民吏競
競惟謹 景王故宮火范事者譴德安丞倖兩人詞
建無辜事久不決公屬臬副李 引四尹入宮熟視
無跡慨然曰股人以微好吾弗忍為進皆免有 旨
捕妖人曾光會道臣急于市進者繁望人毒楚使
廉公廉其屬也劾罷道臣釋之已卯以滿考加授正
議大夫祖父俱贈如其官大母沈廬母劉妻于路皆
叔人子兼資官生庚辰擢戶部右侍郎壬午奉 命
督理京營戎政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祖父俱如其
官明年遷左奉 命總督倉場疏乞歸省部議予限
六月故事亞卿無虛位持者蓋異數也甲申稱病不
出再予限三月及期吏部以請 德旨王 在 調
理病痊起用公竟念太夫人不出明年大修家廟丙
戌始筵六十而太叔人始養而精美殊異是歲 以
寧晉縣知縣長子司馬以保定府知府二子 以江

新嘉坡叻報

卷三

其誌銘

三

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三子

觀三以戶部郎中七以禮部郎中以公務俱

過家太叔人堂下連翻上飭海內魁稱之以為人間

希有也辛卯祀太僕東庄忠勤祠其餘以瞻親重

春秋受教有差初公自京師歸連諸弟諸子侄庇一

破屋中嚴督攻禁不半夜不敢問寢便交睫一伏時

鶴未號起矣終歲以為常司馬差仕得聞喜令需書

曰官而墨視盜加等盜以賄迫而官以威刑取也後

司馬擢分守宣府口北道參政日計將卒而訓之慈

馬馳射為將士先一日與諸勇爭市賞處縮前後省

縣官銀幾百萬營遺材官歸省公問官人在檄日何

為材官以事對公大泣下寓書曰外臣能固其國足

矣何足封狼居胥司馬以為戒自後無復事馳射司

馬之蜀也便道省觀及旬即趨之行司馬含涕而

西為朝廷爭尺寸之地不忍長戎心為異日憂而

不勝于群議公日夜趨之竣事歸諸子出入疏布之

衣率于獨行間謁尊客則寡以平頭奴挾刺援外家

相百里外必謁告為計往返道里無敢後期諸游息

時傳吐會謀諸子侄受簡燼香數十而文不成者

躬無地故戚以十陰相勸自戊午辛酉而後諸弟子

侄若孫舉于鄉者十四人壬戌乙丑而後成進士者

十人恩遷者三人皆公督勵訓迪之力也家人子

遇外侮恩不敢角甚詬罵及門謹宿避之耳平居不

見喜怒人自不敢以情見也自矢不為人請托侵郡

邑權服後輸賦為編氓免晚留意養生家言親睦神

粹所著蠹生炳燭百警諸編皆名言公生嘉靖丁亥

萬曆甲辰壽七十有八元配于叔人繼路叔人男子

三皆于叔人出長象乾兵部左侍郎總督川廣貴軍

務次象資戶部員外郎次象晉進士女子三皆路淑

人出孫五與叔乾出于端資出與齡與胤與繩晉出

徵象資曾孫二籽之子曰士勲齡之子曰士聰

銘曰

天東萬壑歸大龍太山巖巖表東方惟岳降神海岱

王氏生偉人族其祥烈然岳岳端且莊青蒲白簡排

天闥油雲青南飛三湘清風颯颯凝冰霜司農左右

申朝常北堂有母壽而康一門忠孝帝所祥一家

弟如雲翔滿床紳笏儼星芒西川節度竑天綱仲子
塞淵思無疆少兒嗣起策賢良林泉二紀躬耕桑
不祝杖屨不沐白頭戲彩老稱觴雲司王笈翻天章
芝田丹鼎酌瓊漿然朝上帝禮塵皇儼然而往奎壁
光神行于內竟斯藏宜爾子孫熾而昌千秋萬歲浸
不亡

知泰合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二五

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致公墓誌銘

往公以宮洗起家少詹事過留都時止域方領南國
子事過江干侯公謂公曰師猶騎羸馬走長安市乎
而公入都見執政執政譏言曰公未稱輩上君子則
不佞未了畢公踞馬笑曰天下事尚未了而寧是
乎執政卽公諷已亡何大比公當典試事竟以公領
北國子事畢奪公試事也未幾以序選掌詞林篆故
軍閫中有事六書者用詞林篆公一切閫中有所干
于六書者輒尼不行于是兩執政恨公入骨亡何公
卒正境率公門下士詣執政為公請易名之典執政
不答時詞卽吳縣廉得公清正忤執政狀上疏極稱
公抗直當與謚執政故卽公不卽與大宗伯稍更訂
詞卽語得旨不卽與謚而公嗣子詰則憤懣不平出
不遷語大詬執政與大宗伯于是執政疑正域愆遇
之後南北黨分執政私人在言路者竟肆搏噬幾陷
正域殺身之禍又一年事平子歸里中銅子詰而走
使求為公請誌子政贊一辭公諱文禎字嘉猷別號
龍華先世校尉公當五代之唐以獵著籍龍城里中

遷為邑里族屬縣國神雲四傳伯仁以富民祗後
留瘞死于王事伯仁生三子素用糖刺公五世祖相
糖生廣川廣川生韶韶生謙贈如公官教授于鄉謙
生贈少宗伯公執夫年四十而生公實有嶄角岐嶷
穎敏四歲即能誦大學銘試其字無爽者七歲喪母
哀泣倍成水禮十六補弟子員公自少攻舉子業即
不喜豪華重口選入而嘉隆之際士習趨于結靡乃
手錄先董程式以自箝模範屢用不售雖公呵責謂
公士業一經欲脫穎去耳何乃自苦抱獨知之契也
祭西舉鄉書第七人丁丑成進士第選蘇吉士益族
憤搜於尋根據華履謁館師即下鍵討論以達大自
期足卯授國史檢討用大廣恩賜爵徵仕郎贈
父母太母如其官辛巳詔直史館五月充內書堂
教習每舉前代呂張為勸節南為戒壬午續滿祭朱
分校禮闈不佞正域屏在門牆時太公年且八旬矣
四月使眠落便道歸省遂乞假侍養又四年而太公
捐館凡家食八年明宗約正鄉俗興舉利飭保甲不
遺餘力城邑風俗漸淳仍躬帥鄉人建群祀車轡繁盛

多方顯較是歲也饑而不害幸卯除服復原職典制
詰會山陰王公攝相事深知公晉公宮贊補講選日
講官是時上溪居靜攝諸臣術故事以講說進不
得望見顏色公講易漢惟否泰循環之理莫有所開
悟明年擢洗馬署司經局再分校禮闈又明年祭已
高安父老以邑地瘠賦即請大夫願以邑賦養俸公
為言之大司農會有阻之署即日發病請告總教氏
一族計之儉賦不滿數百而公田不數畝何以利焉
迺視邑人勸德不超其身病瘵至以官殉之也得
旨賜馳驛歸絕跡城市不以一字干有司更稱曰懶
曰拙以自喻云甲午起南大司成已亥詔拜詹事
府少詹事兼修王牒英侍讀學士明年庚子就列後
以少宗伯出領成均奉時遣知貢舉竣事視大學
諸科條明約束稽錢數凡六閱月而所釐革可為數
十世章程會宋史成具表以進借宋為喻語多規切
不報八月改司翰兼教習庶吉士舉朝屢推公貳銓
政而旨竟中格公帥庶常一如在太學而庶常之
律且慕公一如太學諸生公再晉講筵歷陳治亂所

錄旁引曲論議者服其說。會朝政多缺執政悲前人之見遂也一切務急遂如阿世之術又復置耳目于臺省以伺異已者公憤然私語曰上方以神智自惠而事上者不務秉公積誠庶幾政動內場進而外營實何怪乎臺陛之不日隔萬里也同官間以聞執政而執政日思所以傾公矣冬十月冊立典成授階通議大夫予三代誥命任一平公性剛方不以嘯笑傲人每言寵通有數君子小人總程于命寔其大凡則君子兩得之小人兩失之故在館署多年

精義命金無青華

朱子

東坡

三

朱子

歷相國四五人而皆不相能生平獨推鄉人鄧文幫公以謹入而見與于山而王公家屏歸德沈公鯉每向人曰吾生平所見鄧文幫真道學鄧南華真氣節沈歸德真宰相耳世每惜人物終易節彼其初之橋虛元陽者為它日捷徑也意滿則本態盡露松栢不凋豈待歲寒乎道學先生鼎沸而奔趨真則迂偽則詐吾不與也壬寅秋九月偶以足疾求假執政故因之不獲請呻吟痛若猶復日進講義越數日星實交錯其占為大臣死凌巖公不祿贈禮部尚書字公加

華幾少府金銀使使者治裝如法公遺迴仕路幾三十年當選而不選當典試而不典試當諷而不諷同籍中陰陽時事每濟執政意無所不遇合而迄今人且指瑕即一二執政今海內交口罵詈或無人理按公生前身後所得雖多人奈何不為君子哉公為詩學少陵為文取財司馬氏若干卷行于世采歐羅西家法為義講公生嘉靖乙巳歿萬曆壬寅享年五十有八元配黃淑人先公十有七年卒于家貞靜簡默與共約素公歿而終身不復娶至是以制得並祭

精義命金無青華

朱子

東坡

三

朱子

精義命金無青華
遺同邑光祿署丞吳惟果次男園子生夢旦俱黃淑人產庶黃一女適教邑河間府係李君長男一滋庶吳一子 姓子 枯聘淦邑山東憲副張君宗欽次女女一適周邑浙江憲食王公忠甫子庠生子淑長男任一許聘同邑少司寇傅公體元子增生鉉長男游永字而夫

銘曰

壽居公官而公不阿壽易公名而公不磨公直如矢

簡人則那如日如月如江如河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封宗伯沈公墓誌銘

代作

商丘城西四十里亭之旁爲贈禮部尚書栢溪沈公
既夫人宋氏之墓公有子爲今大宗伯 今上在東
宮時宗伯以贊善日侍左右陳說經術爲獻納臣
上即位又日直帷幄時已貤封其父母爲郡爲孺人
矣顧日夜念不置雖上下文陛細旃而戀戀不能忘
膝下竟引疾歸亡何公卒 上遣官諭祭初所司營
塋事甫及權除而孺人卒 上復賜祭合塋如制先
後皆異數也後十年 聖恩贈侍讀學士贈宜人又
五年以 大明會典成贈尚書贈夫人如秩先是王
學士張太史已志之迄今十有四年而宗伯之皇皇
如有望者猶一日也乃屬不佞表其隧不佞不敢辭
按公諱柱字名卿別號栢溪其先吳之崑山人四世
祖福二隸尺籍大梁徙歸德遂爲歸德人大父忠贈
禮部主事父翰以進士爲建寧知府母張氏母李
氏並封安人公生而魁岸廣穎踴躍藏里有來翁
垓者爲其李女擇所適見公奇之以女女焉即宋孺
人時建寧公卽世八年矣孺人歸葬及廟見而李安

人不祿公以孤子當室宗黨中外睥睨公謂弱不任也訟閭橫起齟齬萬端至欲擠而甘心焉公早夜焚香以堪多難亦數有天幸數遇暴不爲害孺人亦皇恐委曲左右之相與以維持家計雖弗及於難而家殖則稍落矣儒業亦侵廢不竟歲大侵生理益匱乃屏所居舍脫身依舅氏歲餘始自僦居僅四壁立而孺人身執爨視盆盥飯采薪無愠色顧益莊事公見爲起坐爲侍聞以內嬖嬖如也公故攻詩詞又喜草書解繪事其所繪墨竹傳於世風枝雨葉蕭灑亭亭

東坡志林

卷十四

墓誌銘

十一

東坡志林

者爲若子而喜若是公曰莫非沈氏子何必吾子卿人至今稱其言有所市于人不取議曰我之廢侯之禍也吾獨欲廢而使人瘠乎性好施予宗姓閭左侍而舉火者不少矣有姊老而貧無所依迎歸養于家孺人朝夕上食問寒暄白首無間言宗伯既貴前宗人稱難者惟懼無所容公弗問也益善視之且其庇覆其子里中人益以此多公長者而孺人既拜封尤遂巡守常度或勸之曰貴矣美飲食祓執綺明得意可耳竟靡有所加即宗伯自京邸中馳奉素紗鳳冠

東坡志林

卷十四

墓誌銘

十一

東坡志林

如此凡公生平食貧爲難爲親牧子益多孺人內
之力公壽六十八孺人七十一四丈夫子長經即今
大宗伯公娶張氏繼周氏次韓娶朱氏繼陳氏次路
娶許氏繼張氏次魯娶何氏而銘魯則側室馬氏出
也女二孫八孫女八人余讀王學士張太史所爲文
謂公置德怨齊得喪忘彼已重而委蛇于世孺人處
公若適處貴若忘足以厚倫而明教由斯而譚豈惟
表里門光女史即宰世訓俗可也夫淺衷之士斤斤
于患怨得失之際以爲快尤而效之所損益多公名

如義答

書

卷五

墓誌銘

主九

第

四

家子構難而卒報之德民德歸厚矣益予之勿溢
取之無私然後成其私抑似老氏家吉卒之以麗厚
成純之道遺其子而食其報茲所謂務德莫如滋者
哉乃孺人之貴而能降大盈若冲善遺後人口澤存
焉宗伯今以夙夜直清之教素絲羔羊之節刑于有
泣其所從來遠矣余故表而出之四方之士過其墓
而式焉者請視此道周之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陸公墓誌銘
公之召自嚴嚴人思之爲廟垣道左尸而祝之吾能
徵之矣既由比部郎僉耳目之職以抗節著久之歷
列卿尹應天得饒精心如嚴時已乃以中丞撫山東
素絲五紵無改諫垣時亡何移疾歸山東山東人思
之亦如嚴人余益喜余言不誣而能聚公歿齒也公
諱德字與成唐忠宣公之裔父志梅公蘭寔贈尚書
蘭少孤養于林故陸氏兄弟始皆姓林陸慶初奉詔
復其故公童年雅意冲澹家故食貧親挺脯誦塾師
布衣芒屨舉止應朴同舍生追然笑之比塾師試之
其應如響言言驚人塾師以不魏家仲當平原清河
復生乎家仲者尚書公樹聲也時已有聲諸生中而
一時僮僮子盡屈年十三趨于薛逾年而始婚故事
續婚且婚且反而後婦家鼓吹來迎之薛以所知頗
善茶肩與來公謝卻之憤前曰婿不徒行暮夜庸何
傷公曰非禮也吾不以冥冥墮行竟徒步往來決句
即鼓篋讀書山寺中夜分更漏不倦于勤竟以是遭
疾疴羸不勝衣癸卯試不利時仲以吉士在告曰吾

如義答

書

卷五

墓誌銘

四

第

一

云誠身吾胡爲乎避親爲書性恕之公曰吾不能自致青雲而取資于仲是絕獲也竟煥書謝仲丙午中鄉試上春官二十年不第居恒理堵蕭然足不踰公府口不問產業乙丑舉進士有詔選館職廷臣薦屬公竟謝不起試遂授嚴州府推官嚴于浙爲郡又俗割悍舞文公至以廉明著膺脂酒米自其家性嚴民語曰桐丞深司理清問抹微徇行縣邑僅以一文囊自隨按武義令不法昏暮有倖入說斥之去竟論罷如法然憲嘗平恕不爲苛刻曰任耳則廢觀今

聖 氏生記三

吾坐一室而牆之外耳不聞也里之中目不見也即邀燕而巧比之中人于三寸之額上神靈謂我何屬督府攝守陞事以屬公公曰彼兄也我弟也弟證兄氏胥效矣督府以語撼之不動竟完守名守素不相能自是乃愧服如不容守入親公攝事吏幹如林有保民穴安府常抑開租吏爲奸不欲顯罪之暴前守短乃具檄爲危言而秘其名懸之其人聞左奸民宵遁諸吏服弁爭吐中懷部政肅然矣丁卯徵入棘闈不就成展召入嚴民老少攀車不得行當拜給事

官會仲武家宰當嫌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日與諸名勝譚性理之學會都諫李己以直言廷杖下獄且公嘗視之調藥名視豪體李以爲生我又同舍郎鄒履諱從符丞上封事擬署名疏中先是觀政都察院時擬疏片時事同年蕭公慶勸沮之及是蕭爲御史語曰若一再函養幾不成熟不得爲而爲今旦暮且爲拾遺補闕丈夫自效寧晚乎又趙文肅亦知公于是改禮科給事中時 穆皇恭默羣臣不得見公特疏陳 先朝召對事不報又議劾違兵食語侵督臣

聖 氏生記三

時督臣譚公綸自劾遂召督京營則曰予誠愧公言允如石畫事無雷難將領展布幸矣顧益相推轂時公已轉兵科右給事巡視京營故事京營歲終論列諸武功爵有參佐不法而主大金吾朱希孝朱貴有寵多內援公竟列其罪狀免官時論快之幸未議賁市事二月竟會試同考官轉左巡十庫十庫貯尚方物中貴人以留難爲奸四方輸寶布上方者苦之公擇其人謹愿者語之曰之人也被于道路且必脂膏盡矣奈何因爲利使者卷舌不言則不職言之將不

蘇軾人某御史御史心動授意于辭官構他事徑下
公父子于獄使人誘之曰若朝出田而暮出獄矣公
誓守死不棄祖父尺寸或語公曰李之不敵安教鄉
吏公父子潛然躊躇數日敏地于御史乃免姑留一
徑寬不諭武以示子姓于是家計日落民樂公快悅
以沒公寵慈中氣毀骨立含歎不敢以貧故不忍心
力事繼祖母劉惟謹兩弟有田惡族飛糶凌轢公獨
任之數貽不測比應期為諸生香殿公稍稍改色而
里中諸文學師公者門外履滿壬午應期登御史公
以恩例為儒官豪人李與某御史俱遊美公慨然曰
九原其知奪我原田每每結繫我昂昂千里駒乎于
是從諸父老為田間社督倉雙耕植有餘積輒以供
貧之乙酉甲午兩值大浸谷價踴貴公悉以原田貸
人不為責息數十里中待以存活者百餘家而于仙
嶺公尤敬敬焉壬辰應期上春官不利公曰若早以
升斗追我應期勉而謁選得蒲城諭公往桑落城西
申應期遷廣東廉州理復迎之廉州逾月友里中私
語孫維周曰我死殯某所碑立某處勿為汝父一也

耻為應聲特疏斥諸不法事厥明旨出逐新即內中
聲言上怒不測且盡罪言者公笑曰新主明聖
寧有此久之不報而巨璫逾側目公以掌諫屢遷尚
書卿又三載應遷應天丞故事丞罕所事事取青儒
耳公獨勤其職甫至分聘新博士入試亂其主名探
籌而往人謂同不得夙弊遂絕戎寅署南國子莫改
太常少卿已又署翰林光祿鴻臚蓋徘徊南中且七
稔足跡遍九列人或謂公積薪公不為動辛巳轉南
太僕改北十一日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時朝政一新而璫已逐矣公自以久居散地驟當
簡用思有以自效甫入境問民疾苦以廉靜示表儀
雖按使者肅修之問不入門時肅盜法嚴誤入者多
公為覆按成獄生活甚衆又疏裁徵餉又疏黜里甲
又疏寬積谷皆報可藩臬吏黨漸受成德府請遊大
明湖辭不往曰撫臣與藩王流連兩指威重不可濟
南白雲湖故編氓產侵入藩府公為請正之而府丞
奉出大璫門請大璫為貽書公既以病發將乞身以
此益決疏上憲宰楊公具覆語亟稱其清節缺為旣

傳請時仲尚書公歸田
歸益閉戶不見客曰臣有狗馬疾賴上恩賜休沐
奈何復自苦行一意而已後逾年竟以疾卒疾革之
前一日誦其所賦卻金亭詩以自見夜分忽命侍兒
盡誦密陀聲佛梵達牆屋目光上視逝矣公雖有疏
爭戒壇事而生平寡嗜好麻喧囂始終之際何遽遽
也將有佛理乎抑其靜定之功深也公生嘉靖壬午
卒萬曆丁亥得年六十六配薛氏董氏皆封一人一
子禎官生薛出娶布政潘允端女再娶主事張烈女
孫男三景星聘孝廉倪再英女殤景明聘州倅李燦
孫女景阜聘憲副李膺孫女女四一適觀察張仲謙
子大學生重文一適光祿范惟丕子舉人允謙一適
孝廉戴大登子太學士毅一適京兆馮行可子大順

銘曰

穆御上仙彼覽誣天抗疏祈年月幾何習心如
磨誦佛則那曰予滯遲于儒爲集于枯味道之腴
力掃撥槍不避鼎鑪在公明明鎮于海邦受天之
靡牙森油幢請地爲民而胡爲乎信信吾以冥

真曰予歸來形稿心灰予猶嬰之來孩桐江洋洋
比于桐鄉我言不忘慶原只且我人屈屈以不愧
于汝家敬與

中丞晉似喬公墓誌銘

大中丞晉公為楚泉時試諸生子兄弟並居第一
國士之知後公杜繼靈武子兄弟相繼入朝而公且
告老幾二十餘年而公沒長君太行公走人教千里
以公道命來曰吾官運多在楚楚人知我身後之文
以問江夏予小子泣然思公德教勉贊一辭公諱應
槐字植吾人稱為念冲先生家世洪洞七世祖晃生
勝勝生統皆有隱德使務利人邑棄之統生鍾鍾
生常為元城丞有廉靜孫儒生朝臣舉子鄉為和州
守和人詞之權戶部員外郎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配曰張蔡公推公而夢庭槐有龍蟠焉遂以
名公公少穎敏嗜學過目不忘乙卯年僅二十三掄
省魁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入權吏部驗封司主事
歷文選司郎中掌選事條定選規按籍陞授無能輕
重其間時華亭相用事為所私求州倅不得監生某
謀府倅不得黃少宰為之請公執不可黃僅入執重
黃解之公正色曰乃公不憚要人而貨取乎後黃語
人曰晉節藏鐵折吾爾矣故事給吏秩滿率自舉

人以代同鄉有大司馬某以其子請公弗應比公權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太司馬晉大冢宰矣修
前缺借京察謫公運判稍廣平府同知會新鄭公
入相公為書遺之大畧謂鄭峭急而輕露宜稍溫
潤蘊藉也新鄭感銘時故知公深又慮公言亡何轉
中州愈惡值河北礦賊大關往捕之不款以兵殲也
第遣一將領率勇士二十人倅為賈客入賊壘用計
縛其魁十餘人餘黨解散不費斗糧不殺一人而一
路以寧乙遷河西固原俗去恭讓副使則嚴倉庫軍
影役置糧籍清守支課監牧簡將卒通牧地修河堤
一切利弊習若觀火是歲靜寧告飢變諸將士奇貨
獵之爭為先登公曰若曹以殺人邀功吾因而撫進
如人命何卒用計散之已而宅憂復除湖廣按察司
副使首按其侵奪屯田者置之法刊屯約四章軍由
盡出亡何權分守湖北恭敏宋府承奉死於配理官
受賄錢脫免公竟生如法又歲暮并所懷暮夜金巡
撫王公疏其事以聞上命紀錄尋晉長楚泉景
王府弟以府僚群飲燬于火而嚴罪撫拯者七人公

曰罪在官而以小民償之吾不忍也竟抵官罪盡什
七人者何尚書爲之請不聽也歲壬午大比士公已
陞湖廣布政司左右布政江陵相介學使者請其子
公咲曰不見翟相圖雙鳳鳴乎休矣凡蒞事四閩田
而所行政若嚴起解平衡石議丈規太宗稂節浮費
臺使者請行以示永久于時中外爭推轂公進公都
察院右會都御史巡撫寧夏章夏邊與虜市轍先事
誘虜至因而爲利及虜覲見吾情而奸人乘間挑以
取重公憐若不急虜者而內實有備于是著力克黃

台吉一和約束峻互市事無譁往市馬苦多公爲簡
去若干時方清丈田畝有司故爲增加博餽名公下
令勿得踰額脫有餘田遂以遺軍民耳靈州將爲完
卒所擬遷遷震動公以靜鎮之而用紀計擒撲地方
安堵凡再經大閱 欽賞幾次陞俸一級廷議且大
用公而南都彈章至矣蓋向之湖北理官不得志于
公者所嫉也故言皆楚事廷巡按御史嚴實疏其贊
吏部以原品調用南都公義不受調竟謝事去還里
中遂去邑城五里卜築于北溪居曰漁樵坊曰澹泊

屏曰無思環以清流周以蒼樹日手黃庭一編燈仰
其間著漁樵莊說無思軒明以自廣大畧謂韓柱國
以居郊之心居家不待郊而郊也邵堯夫以仙境之
心居家不待仙而仙也待郊而郊待仙而仙待雲山
而雲山是擇而適也郊而思居仙而思凡雲山而思
朝市是無適也通塞毀譽雲山朝市柄不在吾者吾
無庸思是真適也醉而醒吾不謂醉醒而醉吾以爲
醉而未酣醒而不醉吾以爲沉湎之醉公之言所寄
遠矣暇日與子孫及門下士談名理大都在不失亦

子之心嘗曰吾人心也凡吾蒞官行法求人心如
我心耳其事贈公墓墓邑膏靡所不用其極俸餘盡
以上贈公分之諸弟在國原時便道省親中途聞太
恭人病即棄妻子單騎疾馳夜禱于神請以身代太
恭人病喪以後事繼母李一如所生親終之日哀幾
骨立創立祠堂率子弟夜冠拜祀歲時如儀修邑乘
三閩月紀載甚悉爲可傳之書請告時見石州城高
厲野殘破倡邑人修葺 百推又輸資新學宮人
文蔚起他如繕葺尹之妻墓邑薄之族櫬償道

之達金白馬主之寬狹明邑令之號語皆人所誦而傳也還鄉年僅五十優游林下幾二十五年臺使者推轂至十餘躡南樂觀公兄貞生平不輕許可人獨首推公曰吾仕于楚而知公政又仕于晉而知公德夫夫遇勢而不恃急流而推還人也此可以知公矣公生于嘉靖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卒于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壽七十有五沒之日山西撫臣以聞有旨下所司部議賜祭如例元配鄭氏封恭人孝敬而好施予不私藏與人無悔稱公賢勛先生卒載大學士郭公誌中繼娶張氏邑人張九款女子五長承寵幸且進士官行人司行人娶通判李秉惠女繼娶劉繼祚女李奎女承賜光祿寺署正娶主簿張嘉禮女繼知縣韓景璽女承命舉人娶布政使徐節女繼府同知張嘉樂女承忠舉人娶順天通判陳策女繼石一清女常仲學女俱鄭恭人出承恩娶劉崇先女張出孫男十五承寵出者叔元娶柳生香女叔愷禮部儒士娶監生商希尹女叔程增廣生娶監生王和惠女叔文府學生娶生龔崇尚恩女承賜出者叔

娶生龔娶貢士陸承緒女叔升府學生娶指揮李津文叔鴻聘儒士柳迎恩女叔芳聘監生商希澤女叔儼未聘承命出者叔還娶儒士董推春女叔夏聘紫尚寵女叔雅未聘承忠出者叔聞生龔娶生員南山豹女孫女六承賜出者一適張五典一適王來璋一許聘郭篤敬一未受聘承忠出者一適生董商新氏一許娶岳太章曾孫男七家昌娶主負裴凌雲女家翁聘生員張履澤女家叔家翁家翁家翁俱未聘家翁聘李時茂女叔愷出者三叔文出者二叔發出者一叔同出者一曾孫女三一許聘陰翼聖一未受聘一許聘衛聖訓叔愷出者二叔周出者一將以是年十月初八日起鄭恭人墳以公合塋

銘曰
河東元氣紛琳琅淑典磅礴自義皇式生偉人何昂
藏豐幹廣賴順而長妙齡射策排天闔水壺水鏡天
官節提衡九譯官奉常分符秉惠河內御提兵建節
征沅湘銀章再綬紫微堂曰平兄弟出門牆謬以尚
服緝上袞帝簡元戎鎮朔方以王左右俱未王

其有古翁而張幡然懸車歸山庄壯猷不竟其志
漢樵作伴來倘伴讀書課子樂且康五子天步俱勝
驟諸孫雲仍飛驚鳳凰指滿膝美珪璋天不慙遺慈
生芒留餘不盡沒不忘我今戴簪涕泗滂生平知己
皆晉陽古來三晉表忠良乾坤南北何堪懷歷教廣
夏迦陶唐而風道教還淳龐頤公精靈掃攬捨衣冠
萬古傳烝嘗

明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觀一趙公墓誌銘
予與安甫自童子時同起庠膠予長安甫五歲乃安
甫先予六年舉于鄉後予六年成進士予在翰林安
甫在吏部予南安甫亦南平歸安甫亦歸矣安甫于
里中獨雅重予而人生平多切劘語凡文章行誼予
不悉一日之長言無忌諱而安甫領畧獨漢予通大
難安甫驚悼泣下交遊中罕見也其後安甫無疾而
逝天何奪吾安甫之速也按狀安甫姓趙氏諱邦柱
其先穰童之廬陵人宋宗室有經畧穰童者世家廬
陵自敬榮公徙楚之咸寧生魁賢魁賢生鶴為諸生
廬子庠生安甫其仲也性穎敏美秀白皙望之如玉
人時滿圻號順甫有文名海內一見安甫文大奇之
曰吾聞公多矣無如趙仲子遂以次女女焉年十四
補諸生十九為歲丙子舉楚第三人已丑舉禮闈授
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課九門監漆薊州遺餉一臺
不入私囊人稱其冰蘗政吏部主事有顧主危而說
言墨挺者觀其受也見而卻之諸凡平實一切謝絕
已念姚太宜人病請告歸而太宜人逝矣以不及視

舍飲顧天祥地布席極側服關謀屏居田野奉太公
菽水而太公促之行南治裝而太公捐館泉毀骨立
會銓部與政府不協相君故以事憾先後吏部諸郎
遂下 旨半逐諸郎而公名在所逐中調南京禮部
儀制司主事朝野爲之不手而公無幾微見顏色在
南十年買舟負米以供朝夕意豁如也無復比望直
節清譽藉甚公卿間少宰止菴揚公宣言于朝曰以
趙某才品可久淹南耶改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時
太宰爲見臺督公有北上道經留都者訪人才于曾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五十五

公三

公公曰諸曹吾所未悉也吾署中宜莫如趙賢已陞
南京光祿少卿曾公意未愜既致政去復以書言于
當路不令公知也公每言薦士不令知在古人猶以
爲誑詎意于今日見之哉會以皇太子千秋入賀時
宰握其手曰公久淹南中此間宜藉重公公薄其人
不答久之陞通政司右叅議故事諸中貴以銀臺爲
林府所請乞訟詞以百數動至破人家產公痛懲其
惡爾說不行諸中貴伺公上疏至殿庭環而諄語以
百款公不應弗命持一名刺詣司禮諸閣悉置質會

科臣有附輒政疏言相權漸輕者公適在大司馬李
公坐謂公曰此疏殆有微指李公曰何謂也公曰是
欲以道四明山陰責耳李公未達明日省省籍籍如
公言李公謂公曰僕聞全疏數過未喻公見疏首卽
了此其智美超三十里哉有丞某具疏言天下事
以時宰方唐楊紹宋文彥博公謂其近似亂真焚燬
視聽屏去不奏會署務旁午于一切奏報多所釐正
梓爲書沐沐無暇安甫故瘦削似不勝衣又重臃腫
事之紛沓有遠引意遂先產歸里于近市陳地構一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五十六

公三

小樓爲避露計亡何以疾弗愈卒之前一日橋管口
古命書要時事之日非燈架正之零落亟亟爲苗一
維挽也吁安甫之于世通人心可謂死而後已哉平
居無疾言遜色臨事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自髫年
與伯兄貢元公李宜黃令共朝夕驩甚及宦遊操諸
侄如已子處私室雖得暑不岸頓變童季女不入門
食不兼味布衣衰舊不散極不更爲也嘗言仕宦須
早爲歸休計不厭步地爲園林鑿池養魚植花數步
廊以順性命攝身心何必車生耳哉通籍至臆仕手

不失卷尤好為詩歌不作近人語而天壤之年弗竟其學所著有享帝言南遊華憇然齋尺牘納言愚得周易注疏等書行于世生嘉靖戊午卒萬曆庚戌凡得壽五十有三元配魏氏封宜人即舊耐菴女子一嗣肅慶例娶余氏孫二一惟忠聘臨湘理問沈鳴宇女一許聘同邑孟給諫子應

銘曰

其誰似公不黨不同其誰似公罔怨罔憫朝為司直望為良朋不盡厥年不究厥用人之云亡我心慙慙

小傳

卷三

墓誌銘

三

墓誌銘

侍御張公墓誌銘

張出漢留侯後派自夾川世居硯里自公徙市中先是仲迪公而下數十傳至宗憲宗憲元配吳次倪舉子三長應輪李應振公其仲也公生而穎悟長而問學何有亡澹如也孟孝天極己已倪孺人遊小祥賢學使者至或曰禮嫡母在不喪生母蓋就試以慰尊公公謝曰吾亟從事而廢天常乎甲戌補弟子貢家益落為里人師精隄束以代救水戊寅父沒為食貧而不逮養也毀甚幸已卒業于阮口胡氏諸生或見虎蹲席至不敢越閭殆虎變乎壬午中鄉試終未成進士選荊之蘭溪嚴邑也俗倣嫁娶多溺女下令存活無美壽昌為鄰邑其令瞻洽執政欲移厥稅于蘭公履畝正界堅執不從歲飢捐俸積穀遍置社倉民以不周步禱于盤山之龍秋雲一縷隨車雨沾足立鄉約課士額約吏胥已丑以治行徵選南京浙江道不踰日特旨改北貴州道異數也所建白切直不阿壬辰命巡京庾庾政以清乙未巡山東吳太孺人訃至歸里中立還古書院群諸梓紳人士講學

中不輟有某以訟事暮夜求解正色曰吾奉
法者而孰法謂神明何丙申起復詣 關首疏建敘
辟以請臺省決去留以重銓衡愛惜人才批決章奏
纒纒數千言亡何按滇南滇越在西南萬里外諸夷
乍臣乍叛屬順寧代侯二酋長構兵擄殺滄漾二江
兩橋稱天險一夕付之煨燼有承心矣公籌策匡定
復奉 旨勸功次率丑賜 上方金公自蒞仕介
謀猷緩死曾有 旨命公並恤刑滇南如巡西逆榆
城旦當獄獄天久晦至日晴朗及讞洱海久未雨釋
重辟七人兩候注下頃之霽如朝曦時皆異之戊戌
釋滇事奉 命按閩公署為稅使闌入堅持侵之一
意裁省民力以舒建為不靖剪厥渠酋六月入漳神
氣覺晏然不振矣驗月日仍視事扶病輟號跪不能
起猶奮筆出寬繫十餘人未終蹟手不辭書詳諄如
夢中語皆為閩生民計危坐冠紳儼臨僚屬言不及
私語無遺囑竟卒公性篤孝友師伯父如父師叔氏
遺孤如子祿饌所入已無私植有勸為子孫計者
曰處世若蓮生於污泥而不染又當燭古文

卷三 墓誌銘 五

墓誌銘

星軫卓名文彙選左國策抄諸書遊之日陞國子
教諭而已公諱應揚字以言別號賓廷生于嘉靖二
十九年庚戌戌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得年五十有
一元配封孺人吳氏為壽官吳公演女副吉氏子一
成裝邑弟子員尋為太學生室孝廉程公懋德女孫
男一繼性未聘孫文聘丁雲鵬子成裝涕泣而言曰
父且死在二三十里外家問不至烏澤而哭諸生手
宣讀在兩地而地父老能言之為子者不得侍烏得
而識之墓不佞識公者畧矣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銘曰

車茂茂乘帝馳輶蠻戎匪其躬旒童童及故宮遊無
窮福祿同

曹觀察墓誌銘

公之守武昌也武昌人悅而安焉歲滿道路言公且留楚亡何命下督楚學政人言公旦夕且靖三旌之位亡何謝事之命從中下人又意公當復起不知公適不起也公諱慎字思永出自平陽解州始祖周從高皇帝征虜授鎮江衛冠軍總旗遂家丹徒五世孫榮生綬綬封御史生微舉進士歷官御史巡按江西太僕寺少卿娶余氏封孺人生二子恒懷懷生公年十三補邑弟子負有聲先正唐公順之亟稱之

新身名傳卷三

卷三

墓誌銘

甲子提學御史楚人耿公定向至首錄公是年舉應天鄉試乙丑成進士授侯官縣令侯官邑會城征討旁午應接諸司不暇公約已恤民每上官檄至輒執以請上官亦弗為罪也先是公在選人有要人某者雅知公以侯請既之任而其所居與諸生陳某運謀拓之構陳於公陳貧簞士公為變罵曰而以今來豈為成爾私也奈何腹剝寒士以相諛賣判歸陳生如故比三年擢工部都水主事權清江權荆南荆南商賈鱗次歲額逾故滕公為調劑人以為便秋江

李美全傳卷三

卷三

墓誌銘

甚壯露禱堤上躬督版神後大司空朱公以為能俾督穆皇帝陵事竣錫金十文綺尋以今上登極恩授階承德郎予勅命會大司馬以籌邊請調武還主事署員外郎奉命閱視三邊上書言四事其一增險隘以資戰守而平刑龍泉有金湯之固其二更官軍以資訓練而署募與守口均勞逸其三議本折以恤主兵無苦枵腹而真保諸民歲省轉輸之費其四布大信以釋民疑疏上報可着為今歲餘陞職方郎中明年出守武昌始至郡首釋誣死三十一人案無留贖胥吏不敢犯而時與氓隸問勞疾苦降顏色笑如父母暇日召諸生課經義政嚴藉甚前後薦剡母慮數十秩滿進階中憲大夫尋擢本省提學副使校士號為得人未二年有旨放歸田里當事者特與留勘意有待也歸僅六年而公竟不起矣公生平與人語疊疊更僕不供坦易無城府與金恭人益相得白首也無他妾媵其才識敏達至輒解兩治會城皆以盤錯顯名其比欲也摘其窳要而兩家之訟解人為加額而去老吏不敢賣緣為奸今武昌人猶能

譚其糾紛判割之餘以爲神王不意其不登上壽也
公以嘉靖庚寅六月二十五日生以萬曆戊子三月
十九日沒壽僅五十有九娶金氏故教諭公明女累
封泰人生四子良翰娶陳氏繼李氏又洪氏良佐娶
呂氏良瑞娶莊氏良賓娶吳氏五女長適王鍾次適
張應暉次適顧世光次適王秉誠次適呂飛熊俱諸
生孫四人一愛聘鄒氏一龍聘閻氏一益一女尚幼
孫女五人蓋公爲政于楚不佞受國士之遇且從諸
節良翰輩簞屨而訊警者幾閱月矣蓋于公有父師
之義焉良翰輩不遠千里而微辭即不能辭焉可誣
也銘曰是爲曹觀察之藏閭爲桐鄉鄧爲庚桑穀琅
琅而靡喪力彭彭而靡常不全而昌靡壽而藏德能
莫忘

大司馬魏確墓誌銘

代

萬曆丙申正月朔日大司馬魏確公卒遼陽里第
其子知親以公門人牛侍御所爲狀越數千里詣手
請銘念予與公生平石交宜有言嗚呼士君子爲出
處操持斤斤耳世稱才難乃在疆場夫粹白之士當
於應變揮霍之才馳於處隅公之才品可多得哉始
公以南大司農謝故家居適虜寇西北羽書旁午有
詔簡大師廷議以公名上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屢辭不獲則稟書政
府曰吾聞軍君者量而後入而後量自款貢來
武備日弛此宋人精弱之漸兄我行若則罷款議敦
其可乎不然吾不敢以國事嘗試矣執政咸報書如
指始就道歲歲辛卯八月也公至固原虜酋明莊二
部各擁衆數萬環邊三戰三北之斬明安走莊酋獲
其部洛五百餘級上嘉公勛晉太子少保蔭一子
世錦衣千戶賜金綺有加方計面火酋而有寧夏之
變嗟拜父子故降夷宿有叛志會撫臣以事推折之
遂殺撫臣殺兵道據城以叛人心洶洶公以寧夏雄

鎮士馬物力充劬而賊已負隅又其家多悍卒陸表
布滿城中顯言攻之則彼守益堅而或非可旦夕取
也內窺關外通虜則不可支第勿使其內訌而外潰
斯坐困耳攻城之策為不得已即日發二檄偽撫以
緩之旋移檄各鎮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備
帥駐花馬嘴沙州虜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陣又
分兵收服四十七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金
帛婦文賄虜時時與虜出入則多斃敵死士夜郤校
搆虜巢其及顧吾甬道無軼也兵餉四集則進師

郭氏金傳

卷三

墓誌銘

六十五

薄城下圍焉賊饒將呼雲中箭死賊氣以奪而城堅
不可拔計惟決水可灌灌城恐多傷士民且保之從
賊不便乃築堤障水實土塞閘水圍城如帶漲七八
尺城浸且圯城中懼且謀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
書城中疑賊黨使自相啗居民亦多受公計為內應
采幾呼氏果與其黨自相殺八月甲子夜城南門啓
我師鼓入呼氏闔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
欲攻城有議公逗遛者詔逮公問狀公既行去城破
之日月餘耳何得言逗遛縉紳為公上書白寃者重

滿公車公終不一言自明矣而上感悟還公官
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蓋公魁岸偉丈夫也平生襟
慨多安攘大暑明習邊事而士大夫所嚴事則其操
履端方議論不阿閭閻侃侃即計部時有權端為商
人居間欲買交餉銀鉅萬大司農葉許之矣公趨
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為此輩潤囊索
耶葉弗與大司農亦無以難公嘉靖中分宜公相欲
改公郎吏部需一見始決公不見亦不果改滿坂楊
公總督劉遠欲假事推數公不肯受事再強之則曰

郭氏金傳

卷三

墓誌銘

六十六

度吏郎殿最有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幾楊參入為
大司馬又欲得公為屬公困蹙亦不果改其生平不
干進類如此督餉宣府時立交兌法吏不緣為奸適
虜騎薄城中守者不知所出公遽攝戎衣乘城指授
方畧虜遁去遠人大喜謂折衝禦侮乃不在東越在
主計耶朝廷以是推公擢光祿寺少卿松江輪白
猿不繫當輸者罪其鄉人執政者以為言公不可再
言再不可公于執政門人也而守官不就法如此尋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

數句虜為遠患 朝廷雖重賞購之不能得公至固
不問或以為言則曰勇本吾人向處置失宜故外逆
耳我且撫而用之何購為語傳虜中勇以為信然雖
市夷入城公偵知虜在速酋帳下乃閉之薤城中而
執之虜遂以寧會當事者以修怨故抑其功止晉俸
而級尋以捧檣厓等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
尋以疾告庚午起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新
鄭高公以閣臣攝部事閣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公
為立年格杜請謁新鄭勁直難下人獨禮重公每事

鄭高公

卷五

墓誌銘

上

朱嘗不稱善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公獨明其非便新
鄭公曰此特羈縻之耳公曰羈縻者如牛馬然操縱
在我封貢成絕之速禍長此安窺反有制焉而不能
制未能羈縻也新鄭悚然曰慮不及此為之奈何公
曰今不朝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彼不從
則閉關如故失不在我議遂決今議隨猶在兵曹王
申今上即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
世顧文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為助
心知與高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為博高

鄭高公

卷五

墓誌銘

中

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
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為國即有失不難盡言擇之一
言非所敢聞江陵為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
失色公獨大言曰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
臣豈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
官蒙為凜然朝罷更娶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
至有不至而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是時江
陵公以師保朝委與馮瑞表裏用事公獨斷斷如
也天下聞而壯之未幾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
行而有列白簡者有詔使公新命以侍郎還里
里居又數年為歲祭來江陵公改乃起公為戶部侍
郎未任改右都御史督倉場有所不合尋陞南京戶
部尚書其時言路大闢遊談之勢重有群擊執政家
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次及南都
九列疏上公後至且曰不可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國
是乎人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顧重遺宰執意相視首
顧公奮然曰此自出魏某不可無預諸公事此事當
共傳僕尚任之不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留矣

後月餘果有言之者其履方守正不詭隨如此公遂再疏乞骸骨後又數年而起大司馬有臨兆之後有寧夏之役公嘗著四禮儀式為鄉人祭禮盡事為鄉人義以行及居兩尊人喪先後六載不酒不肉不涉足中門內事兄如父視族黨一如其手足視鄉人猶齒由已輕重腹之無不滿意去而自慶甚焉蓋秦俗以商賈為業即士類不諱持籌獨公有披髮絳纓之風焉歿之日里人皆來臨巷哭尸祝於社其內行醇備又如此蓋修之宋者已獲哉所學主誠信不欺于家

知縣分合

卷三十四

墓誌

六十一

於國一以貫之矣文宗司馬子長書宗晉侯澤其遠邇所著涇陽志遼陽奏議詩文若干卷公諱學曾字惟賢別號確菴十四為紫陽諸生嘉靖舉陝西鄉試後六年癸丑成進士舉揭戶部浙江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至今官先世自咸陽徙涇者曰禱壽公傳至高祖鑑有隱德曾祖禎泰安州判祖彥父守潔而世以公貴累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母趙母何俱贈封夫人配任氏繼李氏亦贈封如母子男四長知坤任出早卒次郎知觀以廢為太僕寺丞娶於李

次知并娶於趙知泰娶於李俱諸生而知泰為兄舉顯後郎公所父事者女三太學生趙思耻涇庠生李潭太學生趙恩聘俱李出孫男二繼如承錦衣衛千總娶於李知觀出屹如生員知升出孫女二公生於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日距卒九七十有二任少公三歲先公卒年四十五蓋辛亥八月十有九日也生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知觀等卜以丁酉十月十三日塋公於邑北新阡時恩師與易名諸典猶然未格百世而後自有任之者嗚呼總公大節與素所操持促直不阿古社稷臣也西隣之勳赫然振耀彤弓不施而簡書可畏功成不賞他尚何施

銘曰

維於魏公信而好古粹直無私壯猷允武直道如絃沉機安弩盈庭之議剛亦不吐於襄之師戴禦其侮蕭蕭素絲盈盈白羽彼醜匪茹視子齊斧靈武高壩如魚在釜我匪爭城誰則安堵人分其甘公茹其苦在昔孔門惟曾也魯公取其確勿欺自許何以銘功視公旗鼓何以銘德視公墳土

誌銘

恩進朝請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參議帶山侯公慕
性予宅憂歸里與參議侯公往來凡七年既謝事歸
又與公往來六年每受其切摩之言及廣明燕會
笑語難還予目公無謀語無隨容納密君也往予
在京邸且父每臺使詣楚問地方遺賢予首為公屈
一指守令以下詢民間疾苦予必曰試問之便矣
必有以也公固習于民事嗚呼官至藩臬名留苗
受帝賞至五壽近八旬有子才且賢人生如此足
矣亦何悲公遊而予不開黃髮逆耳之言矣能無愴
然予不辭不獨而為之誌侯之先世建業人自宋紹
興時比祖官轉運使于湖東遂隸籍江夏居平湖門
萬金堤洪武時祖公孫編南京班匠傳至俊生與生
仲英次子貴生二子長應時次即公諱應爵字天錫
別號帶山童時負大志威儀閒雅甚都茹若誦讀至
忘寢食戊午魁于鄉父病疽躬理藥物不憚不沐母
病鳴坐以待旦左擁而右扇之而專人即世一慟幾
絕卜塋夜泊歲時伏臘一豆一盞告而後嘗後爾乳

源今萊蕪六里鞭浮數二百餘石公指簞版如額携
之堂山產枨木墨史所褒也請于兩臺貸百姓運負
又捐俸置田數畝以給渡人稱為侯公渡時有倡導
勒教以講張愚俗者公為置勸善懲惡二簿其黨自
散又歸學官修城堡平斗斛革牙魁吏人咋指股腓
惟恐罹于法上官廉其才廉多以勞郡邑事屬之繩
僅于曲江持訟于英德嚴功于翁源正疆于宜章又
往廉觀新會縣事與緝海城三月而能賦頌之藎盡
以還歸戶先後五騰騰烈無以居間僅轉廉州府同
知職司兵防燕理珠池前官多以珠免公白兩臺謝
絕珠池一意簡閱行伍會海寇大誼檢策于海鶴之
上誅止其魁未半載羅旁徑狼二賊竄起固光韓襄
毅王文成所不能平也而臺疏于朝公以郡丞合
閩帥募兵兩湖歸整而粵材官紀軍功進兵初水運
艤舟不逼公編次甲乙魚貫而行不終日而畢追紀
功下令曰殺賊婦者不叙殺嬰兒者不叙殺良民者
不叙生活無美比對簿請記一無所聽督府有所聞
說謝之曰敢以死者之骸體而博生者之箕裘乎後

改羅旁龍水縣治為直隸縣定州仍以府丞加四品
服色攝州篆疏上 欽賞白金大兵之後暴骨滿野
請賑請餉不遑朝夕病幾不起人心徬徨兩臺聞而
瞞然曰無侯君則無羅定矣夜夢金甲神仗劍阿護
之醒而霍然大瘳因請設東安西寧二邑封門南鄉
四所分田制里建學築城以道臣彈壓之疏上 欽
賞白金即以公補羅定道會事南嶺任西山主帥病
去僇兵起會行部西寧謀者踵至從卒不踰二百餘
邑令請勿往公亟趨行甫至日將昧矣男婦攜金累
野如織人人自危公下令有不荷戈殲賊者斬夜半
飲酒歌詩自若陸令新竹千竿裂繒衣為幟令男婦
晨起葉會登城立幟闔三門一門半闔疏陔而出賊
遙望莫測多寡公披紅繡仗劍率所部登城座下有
銘予僅百枝不足用絮偶語藉藉頗聞堞守公下令
曰 朝廷設官守城無封門則無西寧矣爾曹能活
乎追賊薄城下見赤幟耀日若大兵天降三鼓賊捷
賊自相枕藉死無算乃擊牛醢酒饗軍士當事者匿
公功不以聞亡何有司上龍水縣學舊印賊掠以去

新嘉坡中華總商會

卷之四

墓誌銘

五

廣西

公行間知印伏虞因諸健卒假撫為名日與賊蒲博
其不意掘之樹下乃從所行道裏甲列騎通傳以歸
復整軍勒之奉捷 欽賞白金羅旁甫定諸將多
股兵餉莫敢詰問適定規額人給一紙自註日月有
司與諸將共聚之以故兵無虛餉無虛數人人類
為死綏四載贏餉五萬六千有奇所軍月銀乙千有
奇當串者據為己功疏上曰扣存餉以效微忠公得
欽賞白金轉貴竹恭藩兩當事者愛上賞薦一子
公竟以此受中山之篋禁直指教書曰當日死力關
卿參合修羅車 卷之四 墓誌銘 五
檄者何人今晏然世及者何人真令人太息公何代
者至有賊諸飛虎等告變兩臺謂非公莫能此賊將
尋師焉公與諸將誓生擒賊衆有違言公奮色曰余
豈不欲旦暮了此虜後之喋喋我也能復殺人以逞
乎既而生縛賊五百餘人疏上 欽賞白金行次某
水江上舉酒酌山川曰余不負羅旁羅旁何負余哉
從者相視淚下迨渡海嶺諸將馳驅固辭曰余既却
于臨岐寧受于去後乎亟持歸先是以前丞謀最
贈父奉政大夫贈母宜人歸來真瘞條形于色泣曰

覺今服官而親不逮矣玉鼎何為聞者潛然居常金
不義味衣不再幹即所置田舍皆自樽節中來嘗謂
子孝廉貧于官而富于農真貧也貧于農而富于官
真富也揀家以勤儉減獲不令坐食不事事作說
其子永矢無出山之想亡何御直指後害勸駕公曰
吾向者躊躇最善崎嶇恐不厭生渡梅而今幸泮差
業間又將安之因題壁曰無求不論有酒可留客來
清談後日絕不道往事親友偶執事來詢出肺肝相
示曰憂人太過以德取怨詢者亦諒其無他陽性不
喜言人隱事親友有過面諍無所隱諸大夫言賦役
事必臆陳利害楚賦徵米以食衛軍調之府米軍漸
耗而米不減公一言于劉左轄再言于孫太守三言
于葉令為裁其半兵還馮盱眙公教屬議約請為更
老固辭不得已勉應歲時饋割之典元配恭人自癸
巳即世公年僅踰六十牀第無所御兀坐宵靜垂簾
寒光嘗自銘曰習靜守靜心罔不正覺念止念動罔
不善內外交艾鬼神可對庶幾夙夜衾影無愧好閱
古籍有格言手錄不倦至辛卯于屏舉于鄉漢上張

卷二十四

墓誌銘

五十五

五十六

觀山公曰造物忌定尔益崇明德以答天眷乎歲
饑殍以澤量瘠樂施糶無虛日祖居隣馮巫者其孫
失怙恃公曰為馮氏延一綫為言于所司應後湖南
馮陳筐以謝封識之以俟他日屆馮吏死而還之母
氏出自孝感羅氏族大饒于財後納落其田為里魁
所吞而德墓犁為原矣公今家人扶羅氏孤訟于憲
司復其故業以奉羅氏嘗如初青林舊有橋圯捐
贊成之又即祖居為祠堂持官持身內外斬新生平
精力在羅定去廣二十餘年戴督府檢往隸行各道
給約當以羅定為鵠即治乳源分豁泮糧程直指被
詔下有司亦以乳源為鵠以故俎豆于乳庠戶祝于
羅祠粵人道已事尚在長老之耳馮盱眙先世為東
粵人既下詔獄與新會四文學話故國因及前有司
治狀四文學首以公對盱眙公爽然自失以官武昌
未悉也移書曰以昕夕倚毗之高賢別三年乃識底
蘊傳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虛語哉孝廉丁未自
禮閣歸公喜曰我髮猶黧然目猶矐然步履猶踰然
得子朝夕膝下不猶愈一第年後三年嬰疾歷一月

卷二十四

墓誌銘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我其神出乎迷曠卒于萬曆戊申誕生于嘉靖壬辰
享年七十七歲卜本年十月十三日合恭人紀氏塚
葬于本縣太平村鳳凰岡之原位丙向壬子一即世
屏女四長適裴正式二適俞先登三適李暉四適周
之望孫男一廣微孫女一

銘曰

有功不庸在粵之羅有德不庸在江之沱有子有孫
不戢不那予言不多亦求不庸

徐氏墓誌

卷二十四

墓誌銘

七一

即故特榮祿大夫柱國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
豐城侯紹東李公墓誌銘

字至留都豐城侯李公有甫子在太學公時見過顏
而長雙瞳炯炯若巖下電其治留兵廉而且武諸凡
騎射舞刀奔槊揮挺皆稱絕技袖手而談孫吳如傾
如注諸繳侯秉介圭者以公為萬人敵矣年甫四十
一疾而殞按扶公諱環字德徵先世唐太宗第十四子
明封曹王四世孫暉以曹王為節度使子孫留馬累
傳至勝自撫州臨川裔上徙居湖沔又累傳至福徙
居鳳陽定遠縣積善鄉福生榮旺榮旺生信事高
皇帝以開國功授濟南衛指揮食事寔始事于和州
故又稱和州李氏信生彬事文皇帝以靖謚功當
侯諡曰臣家世豐城幸徵國恩敢忘先世襲錫食土
于臣故里幸矣遂封豐城侯歲食祿千石後以交趾
功增五百石尋鎮交趾處追封茂園公謚則毅凡六
傳而至儒別號東潭配張夫人生公七齡而張夫人
薨比號外傳受儒書武經解成誦曉大義十有一齡
而東潭公薨居喪哭泣備禮盡哀越二年襲祖爵

懷泣曰 國恩深厚莫可比數且指七尺以圖報
寧瑄瑄為統將子平晝習騎射夜讀書史嘗率家乘
出獵逢群盜無人不控駭馳之群盜墮指遁去丙子兵
禁兵戊寅以上 兩宮尊號畢恩與詰命贈曾祖輝
祖寶似豐城侯曾祖批陳祖批郭批張配 俱豐城
侯夫人會 今上祀 國丘 山陵李太學耕藉田
閱武事五與扈從五受蟒衣之賜時胡虜款貢日久
士大夫諱言兵公獨謂國家一旦有事未可張空拳
諱許賊退也武功勳奈何不講武事日集四方豪俊
講習屋端奇門遁甲輪鈴營陣擊刺諸技坐客日數
十人公雖位微侯而累世以支庶襲爵祿優二百
石不足供賓客適多方經紀至以郎第屬之賈庫亡
何西虜火落赤連結白虜扯力克入犯洮州至戕主
帥帥師從中從震懼 詔兩都督省會舉勳臣備簡
任于是兵科都給事張公希舉河南道監察御史姜
公璧南京兵科給事中杜公廩南京河南道監察御
史方公萬山各率同官官舉公以應幸躬擐前軍都
督府僉書甫蒞任見諸衛經歷班行在指揮前廣益

叱使改正從祖制也 太廟分獻特遣往亡何倭寇
朝鮮 上念陪京重地擢南京右軍都督府事文光
廷臣會推提督操江聞 命陛辭戒舍人子母附一
私人毋挾一私物違者軍法從事士展履任按籍丙
討軍實費額一萬七千有奇今僅存六千又老弱不
任素饒遂治兵江上振衣登壇親為簡練竟日汗下
未嘗張蓋揮扇因上疏曰 留都國家根本江淮財
賦咽喉 陵寢宗社在此焉在有險無兵有兵無語
衛過而降範錫為焚焚裂布為兩櫓士無巾履踐
皆蠹小何以衝鋒破浪臣職操練兵部歲費不貲百
四十金何以鼓舞三軍謹列十事上陳曰請專勅曰
請荷險旗牌曰增兵士曰設中營曰造氣鉅增器械
曰鼓士氣曰嚴譴令曰增軍規曰議巡歷曰增家丁
曰置烽墩疏入 上嘉納之下兵部多舉行焉是秋
旗牌至軍容既觀又捐俸二十金以裨賞格丙申奉
命藝署南京左軍都督府事尋晉守備南京京南
京中軍都督府事 文皇北狩時南京以 皇太
子番母嗣乃界悉數備重臣事無鉅細一切得問錢

增協同一恭贊。若此其隆重也。李氏自忠憲公暨
 迄公任守備者。自太子太保公舅太子太傅公舅
 東澤公儒任協同者。三自兵部尚書襄毅公遂任參
 贊者。一公曰。吾一門。森明留後。一有不效。貽先君子
 羞。予小子懼矣。惟日奉揚天誥。練軍馬守城池。恤軍
 士。發夷官。庶幾無廢厥職。又率五府諸公請舉。皇
 長子冠婚大禮。時奸民趙古源倡亂。群不逞之徒。延
 頸思亂。司城失囚。應天府獄群盜且斬關而出。公夜
 半聞警。集家丁。露刃聯騎以性立撲滅之。人稱其才
 可。嘉靖庚申。年。卷三十四。李公四
 公。劉強壯。少病微感風露。輒布侯引弓。聲數十百矢。
 汗出。隨愈。庚子夏。忽病瘧。痛自諸祿。命家言曰。殆不
 起乎。冬月。詣兵部大計。群將力疾蒞事。雨畢而增。廟
 嘆曰。四十非大龍。榮過矣。第初顛。携三尺劍奮身。疆
 場不虞死。隴下也已。命取守備。督府二印分送。柳公
 焦公已命二子曰。吾具官十年。無長物。貽爾尚負子
 錢。當以先世田宅。償之。身後諸費。一從省約。語畢衣
 冠端坐。曰。吾歲時。腹笑至屬。確猶以指按。紋。馬生
 自嘉靖庚申。迨萬曆庚子。壽四十有一。公少育于伯

祖母王夫人終身母事之一姊適天津總兵宋三省
 中道而寡。公需沫相煦。歲以爲常。從弟璣爲京營總
 官。世居南京。夫人張氏。惠安伯元善女子。二長承祚
 張夫人出。娶光祿。辛丞陳世曉女。次承勲。側室劉
 氏出。孫一承祚。出故事。凡公侯。殯故守備南京者。
 論祭一十六種。子承祚。讀書善射。有父風。以其伯父
 舉人禹狀。求丐銘。

銘曰

至橫綽聯 既閑且安 而公翩翩

日事綽鈴 鼎食握冊 載歌載謔

而公斤斤 以澹以恬 長弓大劍

不逮燕然 休門魚鳥 聊以曼衍

龍驤虎變 不逮長年 青虹紫電

竟以天閑 旣武且廉 有子且賢

鐵券金書 不朽者天

錦衣衛右都督楊公墓誌銘

公爲兵部尚書楊襄毅公奉子以襄毅公治河川功
官錦衣衛正千戶隸衣右所管事甲子舉順天武舉
鄉試第一乙丑授武德將軍以督理王芝宮勞晉署
指揮僉事戊辰舉武舉會試第一故事第一人得晉
二秩公辭前秩授署指揮同知亡何晉南鎮撫司僉
書管事已巳扈駕大閱賜獅衣庚午晉僉事侍衛東
宮賜飛魚麒麟衣及緇春刀鑾帶士申 上即位晉
署指揮使甲戌晉提督街道以襄毅公奏請告歸項

聖諭

卷二 四 墓誌銘

八

錦衣衛

復詔提督街道已扈駕方澤賜珍鍍皂囊被巾統扇
分上方膳一尋以大婚六禮致勞賜白金綵花文綺
珍鍍皂囊分上方膳四已卯奏恭祝慶安賜文綺已
改提捕巡捕庚辰春扈駕諱陵賜飛魚衣白金鑾帶
辛巳扈駕大閱賜飛魚衣鑾帶柳駝伽袋夏執僞鑄
符印人玉禮卿詔年終併序冬考績獲不法事一百
六十七人殊死以下二百九十二人晉署都指揮僉
事賜肥矜上尊寶鍍壬午一皇子誕生單恩授懷遠

將軍冬執僞符印人楊承宗其明年以太夫人壽
欲請告歸會駕闕壽宮復命居守甲申復提督巡捕
冬序績晉都指揮使遣官欽賜如辛巳禮乙酉會典
達慈寧官詔巡察工匠司空上功狀晉左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賜白金文綺封綵綺符軍秋扈駕闕壽宮
賜白金文綺冬以獲囚麻聖陽賜文綺寶鍍又獲盜
太倉帑金賊某執逆子于邦才勅司馬議功賜白金
文綺亡何賜獅衣丁亥執逆子訓海賜肥矜上尊三
載老績獲官私不法事一百五人得殊死以下一百
五十五人晉都督同知戊子某月日疾卒詔賜祭五
壇有司管兆域贈右都督

聖諭

卷二 四 墓誌銘

八

錦衣衛

余觀往事如紀綱馬順錢寧輩未嘗不愆然傷錦衣
之重也 文皇帝時張信以英國介弟官少司馬上
冠之武冠還錦衣指揮子世襲天誠念司隸統虎賁
之衆宿衛禁庭刺殺諸暴不得其人無親臣矣國家
二百年來如袁彬之長厚牟斌之剛直王佑之論巫
蠱事上安慈康曲成主孝稱爲社稷臣士大夫往往
擬稱之楊公以名家子官禁近受傳誨之恩信司家

無事。王上仁明不獲盡見其所樹立。然小心大度。獄市之中。賴以不擾。可不謂賢乎。受巡捕之命。卽係十事。揭諸堂壁。曰公賞罰一事。權機密詳。獄。比勘。謹夜巡。重關防。均勞。遠寬。註誤。緝游民。斯言也。約而盡矣。上命籍爲。囑家受事。兩月。戒儆。諒勿得入。獨疑自往事。已必脫衣示。無有曰。過屠門而染指。勿以滋後言也。後果有以乾沒。獲譴者。公可謂不涸于跡。而早見事情者乎。故事。衛士直宿。給銅虎符。爲驗。歲久。鮮所關。白符。卿請。錄舊事。署名。驗衛士符。併及。錦衣。諸僚。諸僚。心不可未有發者。公毅然曰。署名。關。驗。備非常也。吾輩日侍上前。安所逃天鑒。源發其事。諸僚倚爲重。持大體矣。公雖以武功。爵處富貴。之極。然不喜聲技。似寄心玄曠之旨。每幕河上。公。濟。圖。吏。陶靖節。白樂天之爲人。所著有介石。樓稿十卷。嫌。嫌。集。集。十二卷。紀事錄六卷。庶幾有志于道者。其獻。獄多所平反。居官多所存活。居家常誠。諸子。毋枉天。福。毋殄天物。其不負于異殺公之教者乎。公有兄。今。少司馬子官。翰林。蓋。異殺公之澤遠矣。公世爲清。

入高祖謀配張氏曾祖選配趙氏李氏祖瞻四川會事配田氏皆以異殺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配皆一品夫人異殺名博嘉隆時名臣段氏一品夫人公配王氏封夫人兵部尚書王公崇古女子四長元祥翰林檢討娶羅氏次元祺娶洪氏次元祐早殤次元祺聘王氏女二一未字一適李氏孫男一奕芳孫女一元祥出

司馬之子司馬之弟以文起家以武名世天策煒煌龍驤虎賁施于比門且爾子孫

龍驤虎賁施于比門

且爾子孫

公

龍驤虎賁

都督僉事益齋呼公墓誌銘

隆萬之間閩人呼將軍以家世武功爵累立戰功佩將軍印官至大都督此其墓也將軍諱良朋字如蘭和州人以開國公授保定衛千戶者始祖祖海也宣德二年徙鎮東無嗣繼之者第子勝也勝生志志生榮榮生文靜生公者文靜也公生而異光照室稍長白晳而豐下望之若神少孤家貧甚母閻夫人日夜抱之泣宗人憐之一山有所乞貸渡峽江風大作舟且覆天獲濟得請而歸爲債家所奪益窘甚公每飯不盡者半毋強之盡指腹曰屬厭而已毋憐其意而傷之比長就外傳讀兵書弱冠受職闕下歸過夫振爲惡少所窘上書邑令乃免抵家持母夫人慟哭其曹偶出入騎從翩翩公徒步入市人目攝公曰夫夫千夫長也而徒也如其儕何已婚于張其妻恣脫箴中資以償先世所負不怯也聞方駿倭阮中丞檄公巡海上斬巨酋通二囉等十餘人于東海山以功領中軍嗣後劉中丞游中丞汪中丞冷中丞踵至皆雅重公游中丞時倭據莆閩南道梗公駕小舸渡海

往返謀閩南聲息甚駛而汪中丞與戚大將軍察諸將獨曰呼某可大用先後委督兵餉倭平論功晉指揮同知世其官復與巨寇曾一本大戰海上賊鋒銳公手發大砲漂起聲震賊船沉轉戰大捷功第一徐中丞以聞晉守備汀漳刺寇黃裳杜高山圍平遠督所部解其圍汀人德而祖且之進遊擊將軍兼坐營攝閩南茶將嚴蘭舟師大破鄭寇何廷輝閩廣以寧巨寇林鳳據澎湖出沒海濱驛驛諸郡邑奉命會勦公先登深入有功賜白金文綺亡何遊副總與東兵而閩臺使者以公有功于閩閩方有事宜在閩具疏請時已署都督僉事矣上命如使者請徙鎮閩公少抵窮戮力行間二十餘年佩大將印連牙鄉里春秋防海陳兵出入油幢鼓吹軍容甚鈐同儕故騎從翩翩者以軍禮見蒲伏稽顙不敢仰視晨夕朝太夫人鄉里聚觀曰此呼氏孤也詎以爲榮公以國恩深厚思所以報日夕事防海倭入犯輒督舟師戰斬首五十餘級鎮東戍兵與市人難處而謙請建營城東聚而伍之軍市肅然時閩藩臬

大夫意公部人或降禮而公斷斷如也以故蜚語浸
淫南臺諫以爲言公亦自劾罷樞臣難公去徙鎮粵
西佩征蠻將軍印單騎就道抵粵廉知諸戍多聚名
五符冒稟陳一切勾蠹戎伍以充昭州叛卒據三箇
峰門爲亂帥師討之或謂賊勢張未可輕進公曰不
可緩之則益蔓遂撤衆將白玉間道趨荔浦而自督
人兵繼進盡斬諸叛者以徇事聞賜白金復奉
命征府江部分諸將爲四隊隊二萬人冒險入斬虜
酋賊數千盡平諸支洞而撫戢其善良者千餘家又
以江岸紆阻叢菁鬱固爲盜藪因區畫善後八事
其大者置戍連堡分田給餉勿爲賊囑以其間今戍
卒安衆翳治橋梁置郵亭絡繹不絕兩江之間爲坦
途人爲作府江行歌之詔賜白金文綺時母夫人
春秋高難涉瘴鄉既留張夫人侍于家念太夫人不
置也且以勞勩遺疾請于朝詔許公歸得歸而喜
可知也宗藩士民擁道左多泣下送之既抵家置
酒大會客爲母夫人壽暇則力田爲圖與故人登麟
岩望滄海慨然嘆曰吾三十從戎乘轅轅破巨浪謠

鎬渡濟蠻煙滿眼今往矣得朝夕優游誰賜也一夕
夢上帝符召偕漳南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花爛甚
時司馬逝矣曰及桃李其性平蠻庚寅三月朔果卒
距生嘉靖丙申六月朔年五十有五訃聞予祭塗如
今甲公雖名將生平慕好儒生言貌委蛇所至精神
願爲交歡事母孝慕府之餘不私一錢盡以餉母坐
父時群虎奉塚上公爲猶自而去老之慮也妾歷數
人與張夫人相莊無間恤寡妹撫其孤甥授產三季
微時少年有所近比貴來請謝笑曰事往矣乃公豈
以一日時來而傷汝曹不見淮陰侯時壯士乎其或
中文周陰爲解救不使知嗟夫可謂長者公生平所
至有功當江陵柄國時嘗曰是福將吾藉以不憂東
南蓋所推重如此有二子長鶴來嗣其職時以都指
揮爲鎮守生營側室林氏出娶孝廉李柱女次鶴鳴
側室蔣氏出聘葉亮女今史臣向萬第也女長蓮參
政施千祥孫太學一孟張夫人出次聘孝廉陳陽和
男某次幼以某年月日坐某山

銘曰

有笑堂堂

紫鑿戎行

靖彼海邦

莫之與京

刊此兩江

兩江平平

通道要荒

靈旗揚揚

反干瘴鄉

帝命皇皇

楠自雲房

桃花吐芳

界汝神兵

破彼蠻方

生爲上公

沒享鬼雄

斯安斯歲

百世其昌

印卷金

卷五

本一

都督金

明昭勇將軍張公墓誌銘

昭勇將軍張君諱勳字汝績其先潯陽人以開國功
授通州衛指揮數傳至欽欽娶于華生公及昭公既
世其官折節爲恭儉務勤其職以安兩寧人凡所爲
將聽旨甘靡弗親也既兩寧人即世哀毀盡禮凡所
爲冒舍含祔靡弗躬也弟照俾就學不果俾就賈不
墜其業公天性孝友又慕節俠鄉里緩急旬旬救之
己不爲德居官人樂爲用視衛衛象無逃伍董河隄燕
愁人薦紳多其能一時都水制府蔡戎諸君先後以
事屬公公靡弗效會路王之國駐潯許供帳廉儉取
辦倉卒公極力周旋小民不告供億某婆以制府檄
監公事見公精刻無所侵牟遂以危疾中公遽公軍
門又囑其牙將某母令公家人得見意且斃公枝下
當時間聞人人知公克而莫敢白幸當道和風知公
賢者乃解得先會以列薦擢山西利民堡守備莊政
甫五日間關遠陸經理戰守具所在不擾屬有小疾
慨然嘆曰吾職在戎行當日從事纍纍與諸健兒共
甘苦奈何伏床第間不虞廢事卒有微瘥奈何遂謝

事去諸上官交微慰留不可西入號泣不忍舍公論之曰吾守戎事五日無善狀當免朝廷且簡良將臨汝旦夕至若等善事之罪車而行西人思不置因留公衣履以爲虞城之柳岷山之碑馬既歸督其子潛心大業躬率諸奴修先世產因治南薰里第日優游其間忽一日謂家人曰家世以武今有子而文吾幸生還有子能卒吾志即不遲何恨時祇謂坎壈之言不虞其言之善也疾遂不起沒之日知與不知多流涕則所爲德者深已公生嘉靖甲午卒壽卅乙未凡得年六十有二娶李繼娶王于男二長晝忠郎庠生娶劉氏李出次晝倫聘魏氏王出孫男一元會孫文一晝忠以某年四月二十五日葬公于城南泥洋河

晝忠之制

晝忠

晝者絕乎而晝施乎孰優將千人皆馳乎

憐然者于乎歲斯坎斯原田每每能不尔

思

晝忠之制

勅封承德郎兵部武選司主事劉公墓誌銘
劉氏在齊魯間最著自漢悼惠王王齊姑尤以西而膠東東年開多帝胃國初大徙膠州戶實博平有宗者携家占籍爲博平人琮生王王生謙謙生資資生舉俱用貨顯舉二子長即封主事公某公生而早慧十二歲喪母趙遂代父據家政不復竟博士業翰書爲郡棣史時州縣大縣典倚辦踴躍更錢里中豪起而忤公公隻身理門戶事上之紆公家急下禦諸侮家用以寧在郡數年典史禮二曹事未嘗因緣爲利

勅封承德郎

勅封承德郎

勅封承德郎

勅封承德郎

彌月或一二歲或五六歲嗷嗷若群雛然公爲乳哺之少長爲延師教之擇淑媛委禽焉則謂云曰夫鳴禽也而愛其雛且相乳哺不擇卵鵲鳩均于七子胡獨子其千平而先伯祖弗我子也今其子若孫若何吾奈何哉諸孤聞者莫不多公諸劄多苦食某公歲時手紀某也給錢幾緡某也與粟幾石某也供膳幾何行之終身無倦諸有所貸子錢者必爲濟緩急又好爲勸之曰汝第勤生而畜用以爲錢母何多貸而爲人益之子乎公外好施躬自節儉食無貳膳

和泰會書

卷三

墓誌銘

九

初封永三

遷無問市兒輩暨戚與遊諸有所告求仲者不厭爲昭雪之跡類居間而初不望報不則爲置酒解紛委曲各降其心而後已縣大夫請卿飲酒禮已變慶不願性役觀察君爲司馬郎考績詔封公如其官加冠服縣大夫走書都下切責三子勉爲一出再請則竟不出矣晚年陰行善每飯僧徒緡廟宇修橋梁平道路爲衆所推里社祭酒卒之月廷評君自江北廬因來公命多置酒召諸賓客廷評君唯唯先一日宴縣大夫後一日賓客滿堂夜半忽不語遽明日晡時

和泰會書

卷三

墓誌銘

九

初封永三

目瞑矣嗚呼公寧有道者脩然而往乎曩將易而且不肯損賓客則好人之志未厭也諸交遊以賓送而爲哭泣此所以爲訣乎公諱某字某號某生子嘉靖丁亥六月十二日距卒之日萬曆壬辰十月二十又八日九享年六十六歲配李氏封安人子男二長郎大文丙戌進士今任大理寺評事娶張氏贈孺人繼娶周氏封孺人次郎大武癸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歷兵部主事員外郎中今任湖廣按察司副使娶謝氏封安人女二一適邑人謝廷斌卒一適舉人徐

鳴鳳孫遵文男女幾人爾偉聘庠生李三德文爾傳
聘庠生李應龍女爾豪聘南京戶部郎中張維翰女
一聘庠生田景秀子一聘武進士孫愈芳子皆大文
出爾章聘庠生劉燦女大武出

銘曰

生不厭施

死不厭客

富不殖身

貴不干澤

我異惟施

我賈焉畜

二子享之

我思無數

千秋萬歲

視此貞石

卷五十四 墓誌銘

九七

勅封永四

禮部儀制司主事陳立甫墓誌銘

立甫名汝璧與余共起諸生共舉于鄉共成進士相
善也立甫名家子有文名坦中快口瀾畧多大節無
城府無吟吟然人語立盡善道人善不嫉人勝已不
矯矯以取名不媚世以詭變為尤祿公第三子時太
理公未有子以立甫嗣後尤祿公喪其二子大理公
亦子矣立甫復歸于尤祿公先是立甫從大理公京
師又從之淮陽大理公以詩文名海內所至賓客如
雲立甫自舉業外日獨習詞賦五言詩清婉有致大
篇短捷挾河漢而舒錦綉賓客遇不及立甫一日謝
大理公歸諸生與今翰林費國聘曹州守張名可
都護王汝賢為文字交潔汚之間誦教藉甚學使者
崑山陳公錢塘金公瓊人倫鑒俱闢立甫高等壬午
祭未幾歸去比館試鄉人意立甫才名當急拔竟不
拔意銘如也逆南雅欲以文章功業見所至以義命
自安不以世人離齟爭跬步儼矜而稍疾也授紹興
府推官紹興名郡治辦有聲賦事行刑休寬厚不取
辦文墨間行郡邑事鉅細盡備轡路無不倚重備以

餘聞進諸生講解文義而校棘關所收盡名士今檢
討烏程朱公御史臨海應公嘉善顧公太山山陰朱
公皆出其門秩滿奏景贈光祿公如其官毋謝為太
孺人所後童淑人晉夫人墓所生所後譽命並及矣
已祇徵當為臺諫會大理公在列卿以例遜謝乃拜
儀曹郎儀郎清貴務簡立南益養抒文章著述日富
有蘭省集行于世一日思其母謝太孺人請告歸會
大理公以人言罷去勅立南在越有同年上虞令為
邑人所構祇速窮鞠百端不得脫立南行縣憐其冤
謹而遣之竟以此得謫時方大計集銓者宿有憾于
大理公因修郵于立南遂以司理謫立南謝去時萬
曆壬辰也予北上遇諸塗班荆問故立南無所言大
笑謝不敢而已蓋立南雖後大理公而不有大理公
一人不特大理公一產能以大理公故不得重遷又
以大理公失其儀郎矣立南歸種意不出謝太孺人
強之出又三年禍河間司理河間三輔重地部使者
重立南不欲涸以案牘立南益修其職業偶東事繁
日從諸材官廐馬射的會監同張公安邑劉公為郡

守相契重疑事發微皆往參焉時從稱詩有所謂
題不居也及見大理公謝世請奔喪歸痛哭數時
念大理公不得請歸于朝不得俎豆于鄉惘然若有
失也服闕謝太孺人又強之行又補饒州司理會與
予約燔京師立南體素壯余見其腹便便而步蹣跚
長揖則喘發心竊憂之曰蜀省事而屏氣乎亡何立
南冒暑南行道經虎丘洞庭諸勝賓客采會者衆相
與雄舟登覽賦詩行酒無虛日迨履任苦應接不支
一日死又一年予以南大司成過里中往吊立南于
河見所配孺人哭立南甚痛重夜不絕數餐欲往
而不可也投淚而去時聞時為立南狀其文閣牌
為落序立南如生其言曰雖大理也不私其室孺人
祿也卒大其門可以知立南矣光祿公諱文榮贈文
林郎紹興府推官大理公諱文燭南京大理卿光祿
而上為副使公相贈江西布政使又上為承德公
以子貴贈兵部主事以孫貴謝江西布政使承德公
而上為高年公廷舊廷醫公西上為義民公勉歲終
榆栗牙石不願授官有兒中順公勸青州知府義民

公而上為隱士公彥升先世由廬陵徙江陵徙沔今世為沔人配張氏封孺人聰慧能讀書自立甫在日一切家機悉自張出立甫第飲酒賦詩耳立甫沒張為兩棺殯死者累家人晝夜防視之乃免女一聘余子文封後又以大理公孫之建為嗣

銘曰

迴廊曲房文杏梁文章琳瑯鳴宮高冠梁組裳笏滿牀龍觴挹榮宸滿堂倘倖慨懷清且狂紀綱三印殷揚揚昂藏驕驕步康莊文昌含香春官郎北堂要要肩兩廡後養為殯我良有孺哭傷如柏梁傳經安新婦宗坊寄靈兒即傍墓對此前龍龍骨附兼機德臨梓淚盈眶我草洋洋赤粉矣

明中憲大夫康遠守郭公墓誌銘

予在翰林郭宗卿在北郭相得甚雅亡何予出卿亦出守又數年宗卿致政歸予亦請告又無幾宗卿早世而子觀來乞官宗卿望履良士也官未幾何以懸車年未艾胡以就水宗卿諱之幹別猶兼國生而孱弱三歲而喪母孺孺無歸父使叔字之稍長就林傳二句從父麻州父具裝使就學于大中丞吳公時來之門吳官給事中時露章論時家嚴嵩議成東吳公朝夕左右學術益多所裨益壬戌從麻州公定歸甲子不第日取性理諸書討論之下卯不第庚午又不第然名聲藉甚督學如顏公鯨胡公直海內人倫之表也皆簡置且令從遊而公于漁洛關閩之學日聞所未聞矣癸酉遂獲為上春官又屢次不第嘆曰丈夫張矢天南地北何所不適志而兀兀老三十官也遂謁選授廬氏尹蒞任廬方苦旱即遣人之家收麥數百斛濟廬氏廬僻在山谷多礦賊為條數事請于當路盜以率歲又大旱人食草木餓骨如丘莫曰天災流行四方之殄氣與政事相類仰吾德

不堪卒于暴省缺朴出藩四服窮之招虎移疏河渠鑿
鉅穀民稍稍足食矣治盧五載其注意在均田政脩
水利蠲文事稍不振公曰責在有司乃聚知名士月
試之建一奎樓以示風勵秩滿繪青囊微入京授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改四川司歷貴州司郎中在
部五年多所平反釋輕重罪囚六十餘人內相劉進
忠歐人死鞠者誣坐他人公曰得之契口殺人者違
忠也安得累他人竟抵劉死而餘輕貸時有忤天官
郎者欲以事坐死事下刑部許賂以美官公曰殺人
而得官如天道神明何以相忤出為慶遠知府慶遠
去京師萬里公曰萬里非遠百年非近顧所樹立耳
已亥入廣七邑之民十里相迎未春月僮賊不敢犯
民不忍訟南丹土州私餉百金公曰為郎而白為守
而墨吾祿漸厚吾志乃下邪竟以白臺司臺司敬重
之治郡凡十月常自行縣有疑訟就路剖決之吏民
愛慕訥訥也比入覲銓司以長聞慨然曰仕宦不止
車生耳百年鼎鼎化為烏有吾年六十安能以骸骨
奔走萬里外吾乘上計明吾去健耳遂上疏乞休

吉與致仕後以 聖恩進階中憲大夫家居建萬
元書屋累石為峰引流注月園棋飲酒時花鱸魚鱸
子讀書督家人耕桑終老泉石世間名利不入夢魂
矣又念宗族貧窘者置田百畝載黃漢坑坑在邑中
常給不虞水旱從祖從伯叔從昆素從侄孫待而奉
大者衆矣性喜成人之義周人之急雖子孫誦病時邑
人知與不知焚香請禱其得人心如此按諸公之祖
世朝贈給諫父品廣東廉郡推官叔父世鄧州刺史
黨某科給事中母田氏贈孺人兄之藩廣東未安令
尹第之良廉生妻劉氏封孺人長子銳太學生次子
鑄授獎殿中書舍人為未安令後幼子鑒文三長適
史科銓諫某男東奕次受聘嚴州府判男某子某次
受聘劉吳江令孫男 孫春濤孫文一適魏柳城令
男公生嘉靖 年卒萬曆三十一年壽 卜葬于
荆門東山盤珠湖之子守山
銘曰
官矣庸乎九遷期不負所天年矣庸乎百年期不負
前年文矣庸乎多言期不負前傳是曰蔡尚公之阡

敕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懷古陳公墓誌

銘

公姓陳氏諱一經字伯常人稱爲懷古先生先生胡爲乎有懷以懷古思公也識不忘也先生世爲浙之永嘉人宋中書舍人止齋先生裔也自永嘉徙義興湖南者倉四公也歷五傳自湖南徙晉臺村吳氏者衛輝丞洪甫公也又五傳而爲耕隱公遠歟遠歟生邦丞相廬邦生憲章卓犖敦大以文德顯于時者卽古思公也公未孩而古思公早世母太孺人失養他以撫公公生而警穎稍長讀父書太孺人課讀不間寒燠每子夜篝一燈躬織紵視之機聲書聲相和也鄰人聞之無弗感愴弱歲應邑試輒高等比郡試則弗往曰吾不忍旦夕去左右也久之娶富孺人賢奉姑惟謹始爲境外游聲華蔚起執經授業者門外之屢滿居恒念弗逮古思養也忌日哭盡哀太孺人哭盡哀富孺人亦哭盡哀太孺人曰兒母慟弟能允吾宗奚哭爲公技流謝教每以不見古思公爲憾徧問諸故老曾習古思公眉宇者延之家令各以臆對屬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五

高史圖之再易稿縣縣帶祝鳴咽流涕如雨其慕太孺人也孺慕如一日或有故弗獲侍膳輒泣然不食太孺人有微恙不交睫不解帶比太孺人逝哭之幾損目晚成宿疾悲哉會直轄使以太孺人節閨奉詔表宅里樹三節坊凡鳩工庀材之役以身親之事竣曰吾愧無能藉手以報吾母也前是年十六時有里境挑之冰其身迂道弗過也人詰之辭以他故又脫深八周寸難有奴娶一婦規之非備偶也則已適儒生矣承以還儒生不問所直少與異母弟同學第百方凌難惜及腐體含淚承之無一語關於太孺人弟竟以侈廢貧甚不能存活養之終其身爲其子納室人稱公長者天性喜施予無叩弗應曰凡施德者我爲德也而必取復是商賈之事也非德也我以德往人以此怨來我寧爲德不爲怨我不見德亦不見怨故終其身不德不怨游于無懷氏之天又雅意作人弟子中貧寒者謝其臍脯助之膏火令東粵學副一教者從弟也垂髫愛書與長公共案業一日指而謂曰而兩人一連一連驟直青雲非鶴自靈魚者學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七

謝君貳室千齒貧不能禮公亦坐謫殫心拮据煥
其事生平為文章片譽數千言立就獨數奇守一禮
邑邑以老後長公連獲萬去乃大喜曰吾東髮受書
數十年無能取升斗活吾母乃酬于爾吾母家貞食
報在爾耶長公今淳光認認以潔己愛民相勉也每
獄決問所譴責為誰所平反為誰唯唯稱善長公用
循良召入拜福建通御史遺書戒之曰哉哉豈冠何
以酬主知母默然以容母職職以封務思所以清共
以夙夜在公既聞長公露簡直陳柄臣罪過皇封
事且滿傳播播紳乃揚眉大喜曰兒不負 天子矣
不負吾母矣不負我老校書矣公雖格于名位其忠
盡不忘天下事如此又坦夷空澗人以為有陳仲弓
黃叔度之風焉貪時人不堪淹塞而蕭然自得一再
膺 國命布衣韋帶曳杖行吟田海耽臥衡門讀書
教子孫于于然適也一切機事巧心立態俗腸洗滌
盡矣家庭垂訓本于陰德而歸之孝弟忠信長公奉
謙差展親時起居尚無恙念公春秋高欲督左右公
勅曰吾老人且善針其如簡書何直指弗復已既通

論年將報 命南還抵中途聞公疾星馳入門延醫
藥進乃主稍有起色旋移疾既繼 勅印乞骸者再
乞養者一俱不報一日召諸子曰吾歸矣吾生平志
行非後人者莫我于正藏兩樞已徒席掖之坐須臾
乃腹公以嘉靖庚子生以其曆辛亥卒壽七十有二
累封文林郎據建通監察御史配雷氏贈孺人先公
十有二年卒太夫子三長即今御史于廷娶懷川張
公憚女封孺人次于明增例生娶恐齋吳公慈謹女
次于宸太學生 庠彦建廬杜公赤女女一適恩養
杜公黔子衛孫男六長貞貽邑庠生娶蔡知路公雲
龍孫女次貞裕聘吏科給事中吳公遵行女次貞蓮
聘禮部主事鄭公振先女次貞慧聘御史湯公兆京
女于廷出于明出者貞元于宸出者貞椿俱未聘孫
女六一字刑部主事吳公正志子一字方伯儀山公
司勳孫一字御史吳亮于于廷出一字舉人萬德聰
子一字諸生路文範于于明出于宸出者一未字外
孫女一適宛縣丞吳廷德子正心

銘曰

青子矜以新若之身耶

侃侃名臣以昌後之人耶

營營佳城以藏若之真耶

青子矜以新若之身耶

侃侃名臣以昌後之人耶

營營佳城以藏若之真耶

勅贈文林郎四川邊義府推官王公墓誌銘

王公諱燁字克明別號高峰先生世江西永豐人姓楊氏國初祖朝鎮後徙男徙居襄陽王姓氏五傳而至民樂公配李氏實生王公公生而穎慧七歲從族祖仙巖公習句讀仙巖公奇之曰是必亢吾宗稍長素詩性嗜古文百家諸儒訓詁靡不渚貫嘉靖丙午都試儒生縣令李君首拔之督學王公補弟子員有殿郡邑籍甚人謂王生且脫穎去會家不造世襲屯田青腰鄉人李氏富而橫私以其田篡入縣版中爭之十年不休有傭楊越瘡病胼且不起又為令歐拊李遂以誣公公貧不能辯竟削諸生籍然田亦不屬李有僉經歷者廉得其狀校然欲寘李罪李隨甘心然竟傾僉官去公仍肆力文章一試于襄再試于漳卒扼于李不得復時鄉人襄城令曾公知公才延入庠席率子孫戚里英俊者咸受經不數年文學應科貢者彬彬矣公有子應期已六七歲當就塾民樂公語公曰中風暴起兒已矣姑力田稼子以保朝夕乎李初願未遂則糾公族之熟者謀之一奸魁以田姓

卷二十四

墓誌銘

王公

蘇軾人來御史御史心動授意于衛官攝他事徑下公父子于獄使人誘之曰若朝出田而暮出獄矣公誓守死不棄祖父尺寸或語公曰李之不敵安敵御史公父子浩然請歸數日赦地于御史乃免姑留一徑寬不諭武以示子姓于是家計日落民樂公快然以汝公龐慈中氣數骨立含飲不敢以貧故不竭心力事繼祖母劉惟謹而弟有田黥族飛糧愛饒公獨任之幾陷不測比應期為諸生齊獻公稍稍改色而里中諸文學師公者門外履滿壬午應期登鄉試公攻恩例為儒官豪人李與某御史俱遊矣公慨然曰九原其知奪我原田每每餘繫我昂昂千里駒乎于是從諸父老為田間社督倉變耕植有餘積輒以供貧乏乙酉甲午兩值大漫谷價賈貴公悉以原田貸人不為責息數十里中待以存活者百餘家而于伯鳳公尤敬放焉壬辰應期上春官不利公田若早以升斗追我應期勉而歸還得蒲城喻公往來蒲城丙申應期還廣東惠州理便迎之惠州逾月反里中私語孫維周曰我死殯某所葬某某處勿為汝父也

贈月果卒公于始終之際其惺惺乎應期服除補保寧訓導義直指李公請于朝曰應期新隴初任勞苦萬狀宜與恩典公因得贈今官應期我諱昌丞通家贊黃墓道夫克明公僅有二頃之地耳豪右奪之要人奪之竟以錫其身豪右已矣御史利人之有而殯人之命詩曰人有土田汝天奪之此宜無罪汝天收之御史狀御史哉國家三尺乃以拱御史搜奪乎應期通顯而公拜恩綸則御史能得地而不能得天也天亦夢夢則善人何利焉公生于嘉靖丁亥五月卒于萬曆丁酉十二月壽年七十一配楊氏以已邨克進舉男二長應期今肇昌府同知娶徐氏繼娶柳氏戴氏王氏次應龍娶艾氏女二一適王三接一適徐大振孫男八維周恩期出庠生娶涇潭令孫思緒女維孟維思存五存六其某應龍出存五聘諸生吳猶稼女存六娶諸生劉秉直女孫女三一適諸生朱一許柳惟柱應期出一適梁明梓應龍出曾孫一許官生鄭抱利長子俱維周出以氏或仲

冬殯于祖塋楚山之陽

銘曰

田可奪天不可奪人可過天不可過爾子爾孫既逆
且違彼奪人者天亦之奪公亦何求不泊我心憂為
奪人者請視斯丘

卷二十四

墓誌銘

一百一十

誌銘

勅封文林郎全椒縣知縣前興隆教諭史隱公墓
予與侍御樊公同起諸生同舉于鄉同登進士而先
後各選奇禍皆賴 上神聖以免 上聖哲仁慈廷
臣不能窺其美而恩禮儒臣有回過所不能美而賢
達所不能推者真遠駕萬古帝王之上此侍御所以
涉九死效萬里而感 皇恩既萬壽清心而入骨也
侍御好直言莫測 上淵衷萬一語誠無狀今讀其
墓令人不能聽况 人主乎非 上恩侍御幾無死
所然侍御為顯官而史隱公不以子貴棄其所學凡
三仕為儒官侍御為迂人而史隱公不以子因易其
所舉優遊林下幾二十年則史隱公之不可及也不
佞敢為誌之樊之上世其來甚遠先時有樊仲父孔
子時有樊遲後又有樊重漢有樊仲晉有樊峻俱遠
而未及論入我明而隸黃州者為萬一為省一為德
為哲為翁為金為贈文林郎大護為封文林郎模為
桐山公汝文汝文生公公諱端字仲光別號嵩川其
稱史隱也蓋自訓漢上始也公歲餘能識字桐山公

教之倉猝凡將爾雅冠絕方言年十八補博士弟子
廩學官幾三十年竟不得一第應明經選除漢陽訓
自以為不試捕吏隱公監司守令卿先生皆素嘗識
其姓名於是孫中丞王蔡二督學與公為經學交暨
觀察集司理與公為詞學交耿中丞張龍山與公為
道學交中丞博太無所不容龍山高齋不妄交遊而
兩人皆善公可以知公矣公性孝友兒時入家塾薄
暮歸諸兒出嬉戲獨詣父母所端坐讀書晨昏定省
未嘗演史雜膝下桐山公病甚晝夜省視及疾革黃
齋先生為書云
宋王品
某茹名
王少
孺人不勝哀病甚公晝夜倚廬夜覆榻下夢神人賜
靈藥母忽如常因通理雷岐家言為桐山公上地因
取形家言又夢神人指示其為人以為孝感所致宋
有美村未斷從弟燧之喪家貧請具界之及其再儲
也弟且死又昇之與諸從父同居諸從父多侵暴燧
侮公以德處之後諸從父有難又為力脫之諸從父
死又給其子若孫公之訓誨也侍御方理信州奏績
屬馳封公太息曰吾父為世鉅儒宋邀寵命吾何以
獲之真疏請移于桐山公格于例不果秩滿迂贈淳

請改南陵諭會侍御諍判無為而公遽教授興隆
白險阻瘴厲消人旅魂碌碌依依與一命以崇父母
今教數驅之畏途豈非天乎促治裝歸州亡何而仲
子衡舉乙未進士侍御判無為數月乃令全椒公以
桐山公故不受廣信封疏稜不得請故欲自致功名
崇其父母比拂衣掛冠居三年始拜全椒封公猶不
色喜捧勅書慟哭久乃拜命古云五十而慕庶幾
終身慕父母者耶侍御自全椒上疏頗聖明寬大
不赦而宥之雷海公曰吾不能私子之身矣縱不得
封我父母有何虧在爾今爾遂制仲使不嚴獲調
山盡年不許送而乙士民尸而祝之學使者重公
不許送而乙士民尸而祝之學使者重公
不許送而乙士民尸而祝之學使者重公
不可從請於今表河為門明年舉南宮者三人河水
久於當膺之董事者欲迂道破生民居產公識其奸
第曰水由塘於汰合亦弗問居者為誰及棄官就道
有馬前則完居人也南陵廉錢簿於他縣後文請

之歲殺為粥以會困周坐困行乞敎令僕人過給之復自嘆曰曾幾何也族子弟破產者多性依公多寡賤賤之公持身至慎粥粥若無餘退然若不勝而行義表於鄉閭立祭田置義庄修譜謀一防古制宗黨內外翕然敬重自南陵歸郡守令行鄉飲酒禮請為上賓祭室舍傷繪柱下吏於堂中配以漆園東方希夷康節朝夕焚香抱膝相對嘗謂人曰此皆吏隱我歆五之自題其像曰異哉故老既拙且巧拙于取名巧于造道所著甚富有更隱公集學步論草史學

卷十四 藝語錄 一百一十人

纂評四書正義醫學象陸編堪輿輯要等書行于世尤儲精於易著周易外傳數十卷龜年未脫稿嘗以授孫子藩藩明其說以費孟焦京之旨而為有異同以為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易與天地準故能殫論天地之道精詞以後程朱蘇楊之屬泥人蔽天故其象不明象不明故其變難周變難周故其辭無據辭無據故不可得占也其法以卦爻象周天周天三百六十乾策二百一十有六坤策百四十有四九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當圖之

日闕歲之日餘二十四亦黃道相去之數盈縮遲疾差易之所積也先天六十四卦之序有位餘接圖而易之後天六十四卦之序無位不餘測其分至故開故難述耳後天八卦獨于兌言正秋乾兌兩卦先後天皆相次陰陽之始終剛柔之分際也今正立兌當秋分則乾坤居戌未坎離居辰中是以履步奎婁而履始而揚龍角而肇春四正既齊推移靡或然後乾坤並臨臨無妄萃七卦之元亨利貞盡升二卦之元亨可得而言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之履可得

卷十四 藝語錄 一百一十人

而測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已日乃準之者十年三年八月七日三日之數左腹左腹右腹之方可得而轉天都以日星為紀以月為量並六十四卦以為天數去四卦以為日數去八卦以為月數而損益盈虛變化在其中矣非通周解漢經靈憲天體不能善解其義其論通術以為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日月之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跋行吸息蠕動蠅飛草木秀無物非道無人非道統之所寄孟子聞知見知之歸于軻厄無傳之說誣聖之尤者也道無異同無半滿無

是非皆平水哉以莊為一統其論三教以為天地不可無聖人聖人不可無二氏權言實言內言外言卒歸于無咎道德之弊必救以仁義仁義之弊必救以禮樂禮樂之弊必救以刑名刑名之弊必救以鬼神鬼神之弊必救以無為孔孟佛老旋相為用而不相害公因讀錦書稱孔子庶幾至人生命非關者處自聖得夫之上變乾之三嘆曰此人龍也吾其以乾乾終乎多凶幾懼知命以前備嘗之矣敬閉其兌無與事會深藏其首無與耦偶莫余知也已九四重乾後世其有踵者乎大人孰能廣余乾德當午余不懼也期在七十有七公生于嘉靖庚寅十二月初三日己未日午至萬曆丙午果符其教公雖寢疾五年而神明不爽半不能具七扶而飲啗倍常范山公之妾聞之一獨即止曰命也公重納寡言笑四歲時相山公為聘圻陽孝廉李公文信使往來不輕出一語使還報疑其寢後李公見之客即書曰兒不寢有隱德國器也公竟以隱終其身李公名承陽仕為廣元令女歸公贈木橋人生王衡一人六歲即消臂焉後娶易

孺人同邑壽官易明昇女生王衡王衡至衡王衡四人王衡壬午鄉試第三入第未進士初受江西廣信府推官行取江西道監察御史後以言諫請籍取熊氏封孺人為塩課提舉熊璋之子熊眷蒙女王衡甲午鄉試乙未進士初娶南氏圻水南廷秀女贈孺人再娶李氏給事中漢陽李宗魯女三娶余氏英山教諭余應奎女封孺人次王衡縣庠生娶張氏張汝孝女次王衡府庠生娶王氏重慶府同知王陞女次王衡府庠生娶熊氏諸生熊夢祥女孫鍾藩選貢多學有奇才娶四川巡撫謝景孫諸生謝簡女維甫監生朴攻古文詞賦聘浙江巡撫尹應元女娶諸生吳維先女維城縣庠生聘雲南武定府同知徐銘女娶四川大恭易傲之女維翰聘解元汪起元女維寧尚幼孫女婢遠長寧知縣杜懷次子杜應芳丙午鄉試第四人女德遠圻水諸生袁廷讓女全許聘刑部尚書王廷瞻孫官生王廷舉子王一義女姓許聘舉人劉文忠子劉光衰皆王衡出孫女許聘舉人李若愚子李應橋王衡出孫男維鵬聘監察御史李植子座

生李勝戴女王嚮出維嶽聘諸生鄭應科女王嚮出
維嶽聘諸生張九苞女女長年許聘長寧知縣杜際
第三子諸生杜有枚子杜五福女益壽科弟尚幼未
聘王嚮出曾孫女大家適四川泰政易做之之子摩
王嚮出陽道夢子諸生楊維翰維藩出曾孫男齊宏
齊人祝名先女維城出為維藩嗣曾孫女百第許
武定府同知徐銘子自省曾孫男齊聘聘長寧知
縣杜傑長子諸生杜瓊枝女維甫出其餘有待未艾
公之兆在黃岡縣治東八十里還和鄉樊坂東一里
桐樹洞山公之右李太孺人之左人言溪山大澤實
生龍蛇而公之子孫為龍為蛇其乘疾雷而破山海
者耶其排滄溟而衝天門者耶其怒錢塘而驚海若
者耶公既深于易教以易銘

銘曰

謂公似潛而公已仕謂公為躍而公未竟其志公之
在庠校似翳棘之幽人而公之在山林又似節之可
貞嶺父直臣傲蹇之匪躬而又似震之纓纓亞亞而
靡齒巖山猶吏似盜之慧心而又似井滕之受賜于

王明諸子諸孫似大畜之多識前言往行而又似
之用賓于王

封公表願菴墓誌銘

表道遠按察山東時聞父願菴公疾即請假還為當路所指摘遂移楚(暨)掌楚臬以願菴公來就養願菴公有疾道遠面墨厚焦幾無人色不佞往問疾則曰吾父非人間父子也吾早失恃而吾父不再耦畫則喃我夜則腹我吾父即吾母也朝夕手一編與我共几席廿年迫吾登第而父始輟吟停披吾父即吾師父病似不可起也遂授刺歸與二弟共(公)經龍舒(公)撫茲望維業不五百里越大勝關而公卒道遠幾不欲生又一年而使人來楚伴不佞銘之讀道遠來狀其嚴如夢如疑不解不佞其語鳴號志憑心絕斷而復續如往而不反如求而無所得予不忍銘也按狀公諱禹臣字承謨別號願菴先世汴人宋建炎中諱黨者扈蹕南還因家江陰之東會鄉鄉人名其地曰表庄六傳為寅又五傳為僕僕生絰絰生龍谿公甫後贈通議大夫始用儒顯舉四子而公第三出自趙淑人誕而魁岸稍長以矩矱自閑無嬉戲態趙淑人卒才十一齡耳育于祖母周淑人龍谿公急于課

郭某金華縣志

卷二十四

墓誌銘

百十五

表道遠

郭某金華縣志

卷二十四

墓誌銘

百十五

表道遠

子而伯與仲己為博士第子矣不暇問公訓誥也弟浮海聽之且責以力作事公不屑也晝夜稽勵暗自模索為文一日龍谿公見而奇之曰孺子亦屬文耶始為廷師教之不半載應都試取拔前茅又數奇不售憤懣成疾益發憤下帷踰二年娶趙淑人又踰年龍谿公卒公與淑人共侍湯藥舐搗便液及易簪裳毀雀踴家計日落催科索遺戶外趾相錯一日為豪家所中費不免賴舅氏趙僉憲脫之當時內外宗黨目擊公貧且瘠鮮有挽升斗以潤涸轍者趙淑人十指佐之不給往往日午爨未烟也公性狷潔耻以口腹累人即劉氏婦間有餽遺却之曰出自而夫則親相恤也出自而手則私相授也母詒人後言歲壬戌始舉道遠再三年又舉一女殤趙淑人以此沉痾臥床第者八年藥盤架榻四壁蕭索淑人竟不起室有一婢可能井竈先而月遺之淑人沒公隻身十五年不娶比道遠通籍于朝又四年而始置一妾嘗有隣媼叩門意在以色售廠局絕之又嘗自城歸日哺投宿逆旅主人曉出婦來為公典衣冷語批之公汗

然沾背垂披衣去嗚呼烈矣趙淑人逝後家室如掃對悵成痞每兩風輒隱隱作痛撫膺挈且泣且誨曰吾病不可知汝亟自立無墮人後萬然環堵之中一病夫與三足暨子絮語相對形影徘徊白日無色矣亡何二兄各登卿薦壬午道遠舉于鄉第未成進士茲庫廩不以驟貴得意飲食服御無少變先是族黨齟齬者竟與之懽好無訾又不喜飭與馬營甲第一廬蔽風雨額之曰四本益取古語讀書循理勤儉和順為治家之本也無黃白綺紱之御無翠羽明珠之飾間置田畝每倍其直即為人所給無悔色宗戚求無不應亦不責償或有以熱心腸見嗤者公曰此時自冷不得耳二十年來人不見其瞋目厲聲軒眉高趾或謂之曰仕宦畏人耶公曰仕宦人家正宜畏人不宜使人畏日坐小樓六經子史稗官小說吟哦其中有得則書集曰東顧漫抄約二十餘卷皆先正格言復著安分十戒專生十戒倦則下樓白鶴青松崇禎義桂葛巾藜杖不廢品題課而幼子誦書日見成立生平不為人居間或以此進帳障扇溺之即

相水堂書畫錄

卷二十四

墓誌銘

三十六

五十二

邑大夫終歲不肯見嘗曰非公事未嘗至偃之室罕見于謁者越趨嚮署俗醜態言者詭而聽者驕吾不忍為也事伯兄極莊季第早世撫其遺孤嘗以楊津司馬君實為汰晚又昭禪師倡朝夕誦詠嘗曰吾何以遇宗人范希文有言均是子孫吾何以遇親朋張千厚有言皆吾胞與吾何以待奴僕陶靖節有言此亦人子歲時祭祀臘飭芬苾務致腍潔一日自臨塘橋道經丘壠狂飈大作四顧惘然遂憶狐狸塚上兒女燈前之句歎歎泣下旋鳩工繕葺手叙牒譜諱諱以敦倫睦族為訓逝之前三日猶論道遠曰某叔所署祖墓可建家廟以成吾志其不忘本源如此逝之日神情色澤無異往時披衣捲簾望采石曰昔太白錦袍笑傲國朝常開乎于此建標固賢豪勝地哉午時卒道遠別歷中外每戒以清白視躬方正律已平恕行汰和厚處寮道遠官職所至以清謹為流輩所重公之教也生平不好佛老惟曰吾于佛氏師其慈師其無干者氏師其儉師其退而已又名忍為一字經方便為二字經依本分為三字經檢飾童僕曰

相水堂書畫錄

卷二十四

墓誌銘

五十二

五十二

爾輩凡遇宗戚即貧賤不得禮遇來仁義淪喪奴隸
 奢縱而主不為持此俗之偷也又嘗論道遠曰吾意
 不欲多授駿驛田產詭廣損志益過之慮吾師其貽
 謀多賴此公生于嘉靖丙申年閏十二月卒于萬曆
 戊申二月壽七十有二歲在庚寅以通遠封儀制司
 主事卒乃以建儲重恩晉封按察使後道遠至楚
 藩奉恩詔受封服色例得同其子美元配趙淑人
 先府君三十有六年卒于一郎道遠娶鄰庠生養巷
 夏公文詰封淑人次娶趙氏子二一駁娶源津郭公
 女一一驛邑庠生娶無錫鶴棲華公女一達邑庠生
 劉道充淑人出孫男五永康聘鄉進士楚圻黃公女
 次永慶聘鄉進士習池夏公女次永廣聘鄉進士純
 我張公女道遠出者次永嘉聘邑庠生景陽蔣公女
 一駁出次永廣初未聘一驛出孫女三一達大理寺
 左寺副宜興漢源吳公子郡庠生縫文一字邯鄲知
 縣若惺王公子祖孝一驛出一未字一驛出謹卜次
 年月日安厝于祖塋之次昭穴

銘曰

廿年一身惟子之故兩地兼官惟親之故疇如其
 惟慕此孺壽如其孝如痛之慕其山之陽惟公之墓
 萬歲千秋永世無斁

公傳德堂

卷三十四

墓誌銘

明勅封徵仕郎光祿寺良醞署署丞薛君忠誌銘

薛之先出黃帝孫奚仲國於薛因氏焉國初有彬者錄河南僱師隸武平戎籍居臺生子森森有三子琇琇琇琇之孫有憲以文名官吏部考功今世所稱薛考功琇生鏗鏗生憲實有五男子長爲署丞君諱衡字道行公歲受書能屬文又諳天官曆數家語考功公奇之曰之子也吾宗之秀尋補郡弟子員入業大學累試不第慨然笑曰人生何必對公車漢廷賢豪長者半以賢爲郎夫寧不强猶之魁然過拜官鴻

憲與是祿監太官侍

穆皇帝經進賜金幣尋出使魯洛事竣擢太官丞奔母喪父有疾衣不解帶父歿哭之痛五日夜不食飲水稱其孝服闋供事竟醢考績授徵事郎再使上谷會有所忤出貶曹州

制未可又職然曰兩宮禁近兩使不辱休矣休矣何必車生耳竟上書謝歸歸而謝賓客課子弟屏跡園林時與二三友人命觴嘯歌于于如也君生平樂施里巷饑者食之寒者解襦喪者給棺即有人負恩

德不之校人稱其施即守走幣詣門延爲卿賓

赴曰何吾德而堪爲里社老更人稱其讓考功君叙莫身後有司議祀典又輟然曰吾寧以吾家祖豆煩大夫君子乃傾橐中裝達祠人稱其義居恒爲人解紛然不免虎口困路無悔心武平介毫軍民難處屬有以編戶糧影射戎伍君爲挺身白之戎籍不至賦耗人稱其能諸弟俱離祿而孤朝夕撫摩逮成立婚冠如禮次第輸貲入冑監內外無間言人稱其友可謂賢矣公生於嘉靖丁亥卒於萬曆壬辰春秋六十

有七元配趙繼配封並贈孺人又繼黃氏封孺人又

陳氏子長翹太學生封出娶方氏次鳳翔鴻臚寺序班喜讀書爲詩文陳出娶李氏次鳳起聘楊氏三女長封出適於楊次適於武次適於毛俱貴出次史出幼未字孫男長先春太學生娶於趙次應春郡諸生娶於戴俱翹于大春聘於崔翔子孫女一適於劉曾孫男五長邦瑞聘於夏次邦直聘於吳次邦俊邦柱

幼未聘曾孫女二幼未字銘曰討王休掌帝蓋宜方州不相尤舜斯丘與天遊百祿適億千秋

紹興府學傳封某官胡公墓誌銘

公諱昉字啓明別號南陽先是胡族最繁世家長林以耕讀為業公為仲子惟醇古繩尺步趨見人差溢如處子弱冠以春秋補邑弟子貢家計日落俱無以供二親旨甘教授生徒松蘿山中門下弟子十餘人以自為範計畧課業食罷庭前散步教迴復即席校諸生務在躬行不為紙上談語每曰二三日對聖賢嘆口稱說矣勿寧為說鈴繡悅以阿世取資而不實用乎是面謬也諸生奉教惟謹孟文之謂無浪譁

無笑言門下士率多檢飭即謝去父一見嚴憚如初或未及門聞胡先生來不知容之悚然改也鄉閭長老談師道之嚴輒曰安得復有如胡先生性至孝在館歸省朝夕問安否已陳說所學若何諸生進詣若何一切贊束悉解囊上之置酒肉坐案側引壺觴勸進夜侍父母勸擁衾拂帳息安乃退漏畢即起衣冠趨問夜來安否而自奉淡薄施孺人亦茹若服鹿以佐之夫婦自溫清外未嘗干私室一奉匕箸一出笑言父疾時在松蘿忽心動曰吾父與母不善數年急

心為惕惕而行已不能正履矣侍湯藥扶臥三月月不交睫父曰兒孝如此吾目瞑矣疾革哀占現間遠近感動後母病臥久矣鴈皆自前除父母既喪愈益載棺槨處山中終歲不一歸丁卯舉于鄉報至無喜色不勝蒙養之感悲差不自勝時新得售者爭修華輿出入輿輿甚都而公衣敝策蹇街曲中莫不訝且笑而公為弗聞也家食却掃薦書不惜郡邑嚴重為人請聞以故視諸生時益貧而意亦自得嘗曰貧者士之常也豈一舉而遂弗堪耶居恒惟以父母未得吉壤為念或謂有伯兄在宜分任公曰此自吾事而以涸伯兄何為鄉閭實多其義三上春官不第授浙江紹興府學訓導諸生進見禮勿如例執臂翔聖集諸生于堂會議書義展盡平日所得一日參政余公過郡中余願郡縣長曰胡先生吾鄉稱為賢人奈何交臂失之于是郡縣長皆推轂公第一轂駸駸起忽一疾而逝蓋萬曆己卯也距生嘉靖庚辰六十而孺人先公一年卒壽五十有七孺人性施氏蔡子二長尚貞次尚質中某科鄉試黃安令貞娶

氏質娶宋氏文三一適石嶺吳必榮一適漢南吳同
統一適漢南吳太學正慶孫五守忠守仁守靜守約
守純而守仁以春秋補邑弟子貢曾孫四紹芳紹
紹苗紹蘭昔陽城為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
以學為忠與孝也簡孝弟德行升堂上蕭蒲離性孝
弟嘗謂人曰我于親不得終養荷不自勉何以報鄉
育恩自是力學教授生徒奉養無長物僕諫欣欣如
也夫孝德之本也祥宗昌被而儒道息文章昂說而
躬行衰義氣俠烈而獨知歎矣如胡先生者其可以
風哉

銘曰

世喪道矣莽浩浩矣庶見君子舒天紹矣爾之孝矣
神所勞矣爾之教矣人胥效矣

熱氏李氏墓誌銘

熱之先世為山西洪洞人 國初歸震者避兵徙涇
陽大訓聖是為姑祖震生仲賢仲賢生應應生應敬
應敬生飲飲生寬寬生昶昶生博以節直表于監門
澤生編封數世鄭寬証選入生公公諱汝霖字子珍
別號鶴洲幼穎異從塾師學以資廉業會藩司該功
曹選為校讀讀律例脫次最明然嘆曰天俾監澤磨
酌情理無姦之刑刑也保善之謀仗也鳴敢出之入
之輕之重之因以為利如天道神明何舞以為文如
三尺方寸何飲一切案牘無巨細廉廉弗敢踰越落
長王公留之曰若曹晚眉目秀雅有襟度砥名節
他日受一官必有可稱述子孫必昌大嘉靖庚戌北
虜內訌通 京陵徵調四集轉輸告匱執政與司農
議餉餉計無所出公為雲南司都吏從勇次第籌之
應對如流更僕不能盡大司農痛目眷注滿考授河
南彰德衛經歷衛事抗敵極侯公為奏記清屯政嚴
軍實諸武弁各自檢勝亦頗以寡過鄴守賢之以為

有治劇才凡諸疑難案書報倚辦委任平反如冰名
嚴尉起兩臺交薦于朝榮交薦人韓氏卒于邸繼熊
氏撫諸子公憐憫不樂思引去守固留之九載滿考
貤封父母贈孺人韓氏陞四川眉州判官郡守徐
公見公才諸器識相得雖甚同心視事不三月蠹政
竄撤登政幾盡一郡改觀徐公歸署篆嗣署嘉定
大邑縣咸有穀稱一日自大邑夜還群盜不知公已
抵郡突入劫庫藏公聞警即呼壯卒徒僕格鬪甚力
群盜遂巡去異明廉知渠魁黨與寬伏警峒帥勇士
數十輩溪入曉獲餐會其魁并黨與振獲庫銀千
計馳歸報命監司曹公撫臺譚公錄獲盜功因委署
雅州象而鄰封有妬之者矣雅多茶商往往散法公
曰茶法關國計賞罰不可以賄免斥出奸商奸商多
為蜚語訴直指下邳郡議印守故欲修其執里指新
至不知所以即如叢削公籍歸里時陸虞已已也封
公暨王孺人俱八十老矣公侍左右承顏笑具甘羹
于于如也與弟共朝夕怡怡如也視二姪訴訴如也
又尚獲樂施嗣人緩急不記人遇鄉人稱為長者實

試諸子曰余幼貧為儒不就見讀書畢吾願酬吾未
了事足矣萬曆癸酉中丞舉于鄉屢不得志于春官
公快然曰兒意意滿不一貢勇耶榮未中丞舉進士
除山西汝邑令公論曰百里之內有君道焉舍生之
命聽之于宰妨身如屬子愛民如赤子今幸舉矣中
丞受命惟謹為減徭役訓子弟公喜曰兒若此不愧
為民父母吾歸矣值熊母病僧歸不數月熊不祿中
丞制關復除山東濰邑令迎公養公故遊趙衛地入
東兗歷青濟至萊濰境問俗田畝梅中丞治狀中丞
郊迎至官舍酌酒稱壽公笑曰吾今日得親親得嘗
遠風海微勝繁決決乎大風哉在吾目中矣又從田
間父老問令君善狀吾稱為家父父甚快民懷靡常
高慎終如始哉居一月即有歸志曰吾里居拉族黨
故舊倘俾涇水之濱何如元望公署里居其樂勿留
我行之日見有犯法荷校者跪路傍泣自矢洗心公
為書貽中丞曰汝勿弛也亦勿峻也犯則威之服則
舍之知兒之不用城東少年場也于是誦公仁慈者
遍北海矣已丑中丞秩滿景開上為復公官

孺人辛卯中丞被徵為刑科給事中公平書曰若知
謀議朕乎社稷有遠猷生民有荼毒不言非也言
之不實赴非也聖人有言勿欺而犯信而後諫則
今日事也兗念之素性下人即中丞官日顯達愈自
肆抑與族黨鄉里鈞齒無貴宿憾鄉人益敬重之一
出以查給帛客數千人相向語曰以張公厚德當百
歲顧即不百歲有令名不朽矣墓藩長王公之言驗
矣封母韓氏以覃恩贈恭人邑名族韓思贈書翁
出也歸于公執婦禮惟謹事姑章倍極孝譽與婦禮
康終身無諍語為椽時孺人脫簪珥典裳衣佐日用
費官鄰有餐錢敦朴如故亦無修容客至沽酒無盡
不醉飽御戚愛有恩威無賤貴內外皆誦孺人賢壽
僅五十韓氏邑耆士能諒出也持家有法不妄費日
事女紅下至婢子裳衣亦自手出公自蜀被誣治裝
歸念患病孺人慰曰歸而逮事而尊人訓二子何事
易踏一官乎公徐應曰余非戀一官不能其說誣耳
韓丞早喪偶遺幼息甫一歲孺人憐之朝夕撫摩患
痘懷抱不出房闈者二月恩愛彌篤鄉人稱其賢與

韓福人等公生于正德癸酉壽八十有一韓福人等
正德庚午壽五十有四熊氏生嘉靖甲申壽六十有
一又室李氏溫厚簡默家政賴之公三子長問明邑
庠生娶于韓壽卒次問道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湖廣娶何氏贈恭人又娶吳氏娶劉氏封恭人俱
韓出次問衍娶盧氏贈室女一適包萬里為克己韓
出孫男五長繩差娶楊氏又娶韓氏問明出次韓差
娶韓氏早卒次繩差娶劉氏四川左叅議劉公女也
又娶安慶二守王某女次繩差娶師氏又娶王氏次
繩差娶劉氏侯中丞出孫女三一適諸生傅作霖次
通諸生韓兩問明出次適包萬里為韓福人等出
重孫男三士補繩差出士補韓氏韓福人等出士補
芳出重孫女四一適鄭東里杜集一未聘繩差出一
聘諸生男韓某芳出一切韓福人等出先是公卜兆得
地于居受西兆至里許適今啓二母合葬以甲午冬
合葬馬廐水西母李氏卒壽七十有二語曰陪葬無
松柏穴由來既飲饌天必從之予不佞與中丞明舉
進士後學署部中丞方掌禮垣會氏事大獄得

古語予與中丞共履歷實受中丞教益不淺後數筆
中丞未撫楚楚大水中丞拯濟全活無算 三殿工
興大司農議楚賦至百萬有奇公為請留稅錢十餘
萬又覈所司無名錢以上錙銖不出于閭閻小民不
知有大工役傳大遠應有古大臣風蓋公之淵源遠
矣

銘曰

時謂不遠而佐方州 民實以休而中健悠
時謂不壽年臺應脩 即不而齡中關外彪

子孫要仍莫之與仇 而子而孫龍鶴琳球

母氏其三名齊好述 千秋萬歲萬歲斯丘

胡封君梅源公墓誌銘

宋國子直講安定先生之裔孫文煥以南康王嫡為
餘姚教授時胡騎擾江左因避兵烏山遂自廣陵之
泰州徙居焉十餘傳族姓繁衍至樂園公用經術顯
隱弗仕初娶於童又娶於黃於陳生五子而梅源公
自童出最居長天性慈孝年十四執母喪哀毀甚
事繼母陳恭順得其權心提攜諸弟有成朝夕督誨
弗使陷不恪或遠遊數千里必尋得與之俱有疾病
撫摩如分痛瑣瑣如也年二十以尚書補弟子員有
和泰金華縣志卷三三 墓誌銘 訂四二 新源公一
登吳中人李運致其家所為文市肆多購行之天性
雖泊不自豐殖三娶而產日落諸弟年且長樂園公
剖而五之意不無憐愛諸李悉所有昇諸季獨餘所
負人責屬公代為之償曰是以與汝諸弟得贏公得
負公唯唯轉貸於人以償父負久之子錢日積力日
詘又喜周人急所貯隨手而盡故終身無餘財然公
雖貧約益堅忍不苟取常館于秀水主人結諸博徒
援瓊賭繁數負責其妻與子患之計無之也則飭藏
獲若干人井田一頃懷券契昇公公訝而問故曰等

費耳先生不受吾翁一擲盡失公驥覺曰若弟朝夕
諫起敬起者公庶幾有悔心我豈為博奴溝壑竟
謝去又常處分水分水今吳公行縣稅農郊與公語
相得公乘閱為車中張氏媼白其寃事得解媼持金
一錠納公袖中公笑曰迺公解紛耳而居其有乎外
舅沈翁無子買於富春山疾且革謂曰汝為我收富
陽百金皆可得也既持券往負家多逃匿不肯還公
慨然曰金易盡義難市我何食人之餘而使人避我
竟弗往也其駭蕩無言若此故曉星歷嘗語人曰吾
印徐公有難處 卷三四 墓誌銘 百里王 梅溪公三

牙藏之否痛人曰君安所得賜曰吾為文上帝所六
日帝賜我金鉞綵綵帳頭銀印而既命子藏之矣安
得無有焉入遷應之寂然病少聞諸公者相
繼進屬曹疾略盡如真言而獨書不逮九十何哉公
諱子仁字惟元配陳氏無出繼范瑞人生二子
長即時麟次時鳳以武得為時麟娶韓氏繼娶刑部
司獄包應魯玄時鳳娶岑氏時麟有子男一人曰鍾
英副室田出時鳳有子男二人曰鍾秀聘舉人希伊
女次鍾靈公以萬曆壬戌年二月二十四日辛卯葬
於龍泉鄉竹山之朱家灣 卷三四 墓誌銘 百里王 梅溪公三

主簿范君志銘

范之先出自姑蘇文正公幾世孫直惠者為宋通議大夫扈跸南渡遂家會稽九節坊九節坊今朝東坊也凡六傳有列仕版迫國初完者先微生溥溥生豐川鑑鑑生垣垣生琦字宗玉贈中憲大夫配黃氏封太安人中憲舉子三長郎公諱春次淮安守橫次巡檢木中憲沒而兄弟三人居喪毀甚盡中憲居恒宅喪帝登賢書也公時以誠二弟勉強學問以畢先志奉遺命營宅仰盆蓄不知者且謂庫藏外侮遂至官後最季強為二弟婚娶編紀家政不致中落訖都試伯仲併高第侯邑王公雅重之已酉仲弟偕從姓共成進士公落落如故已卯擢舉舉手試卷自校忽應風驟雨卷而咬空莫知所之投筆而出嗟乎命也凡七試弗效因黃太安人迎眷京師治裝詣省會傳寇亟師議廣開納授福建長汀縣主簿適汀郡侯陸公微文壽當道無所當意以爲公詰朝具草大為嘆賞亡何宿驛樓次壁韻廉訪固公至見墨跡淋漓知為公筆嘆相知晚也悉微縣具其勞之會上杭令缺

以公往視策上杭書院富供應歲例不啻千金一切謝絕榜之通衢編審役後輕重貧富一如衡校杭人大悅有所登革悉著為令以貽後人鉅豪積猾無訛於法頃之一恂恂少年編督撫使者出院勒索軍餉千金甚至從者皆武廳公疑其詐而又重違督撫令恐後時故為好言慰之曰庫金倉卒未辦顧少緩須吏而潛使人納金督撫以狀聞果詐也立縛之盡大盜一時人快傳之縣治在道西燕棲鬼殺右賊觀察徐公意欲毀之君堅執不可徐公怒甚壯兵計日戮之矣父老千餘往訴公慨然曰吾不能為若一邑創一事而反毀其成吾何為乎即投牒解綬去徐公政容謝之樓不復毀杭民權躍而徐自是恩以中君矣一時四十八都廂父老相率詣兩臺乞諸君改令吾邑徐公修其疵竟不登薦創凡視策九閱月去杭之日士民思慕送抵汀邑後以君所行事立石樹之通衢嗚呼少假歲月卓犖何如哉是年代觀事畢後勅諭於殿庭尋陞衡府典寶正以太安人年高不鉅黃大安年九十君侍寢共榻如嬰兒不忍離佳節

歲辰率子弟及內外諸孫百餘人稱觴上壽三十
年如一日是傍徐氏構華而昂其價焉以其地爲先
人侵地弗校也售之徙居焉公豐順僚統勳止瑞童
性不欲課子弟然誦解訓所著經書心說詩文賦若
千卷配潘氏山陰聖族莊貞令淑奉姑百職至老無
間理家有心計問應決問外事出意表一日范公自
杭附王君所適當道貴人書高盈尺印識甚固命其
家僮善藏之晚以付公僅知其有也詰朝各習儀出
僅索詐傳主人意取夜來書甚急母以非其時難之
索愈急益持之堅不奪移時報僮某諭垣僕矣祖居
傳自元柰夷寇閭閻子孫無力者衆焉與入穀燈
於大而新居比隣煙燭衝突母以衣被帷帳等物汰
水錢簪封之火不入堅塞前後戶戒子孫勿有所從
恐遺釋弱令環集竹木好言論聚曰若家三代以上
無遺矣三代以後若家積德累行天道諒不爽無憂
也惟習水濟之竟以免錄綬無失其金卒定難如此
性寬大能容物族里稱爲文丈夫公生正德拾壹年
己亥九月二十九日卒于萬曆十四年丙戌正月初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

五

五

九日享年七十二母生于正德十三年丁丑九月初
二日率于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初八日享年八十二
子男二長可忱尋甸府通判娶周氏從故城尉良柱
仲仲女次可懷內閣中書舍人藝翰林完侍書娶胡
氏越之彦士棟女側室賈氏孫男五可忱生二子一
女長繼斌乙未成進士娶姚氏繼張氏次繼忠禮部
儒士娶丁氏女適王進士曾孫如楊俱閣出可懷生
三子二女長繼學邑庠生娶吳氏次繼奎鄆邑以割
腹救母舉孝子娶張氏女淵樓通應天府治中廣俊
郭恭傳書車
孫承文俱胡出白繼志女德機俱貢出曾孫男六曾
孫女三繼斌生三子曰某娶楊氏曰某聘宋氏曰某
幼繼忠生二子一女俱幼繼學生一子二女並幼未
名
銘曰
若有澤 汀有石 若有天 突有煙 晴大若門
若子若孫

郭恭傳書車

卷五

五

五

五

虞士夏君墓誌銘

夏君卒而新安人神其遺事者三君客淮有母在家病革一日忽起曰兒明日來矣衆謂病悖譫語不足信明日君來矣純孝誠壹之感人似蠶指而臂痛者也嘗泛黃河中流舟沒衆溺俄而舟起衆俱免一人躍而前稽顙曰君夏公乎我輩非公不免維舟言夜有老人見夢曰若輩分俱死水有夏君陰行善若輩俱以夏君免勿忘夏君於是同舟人聞起羅拜則德修而河伯見靈耶客楚五年諸子勸之歸不歸一日忽思歸歸十日而內子汪氏卒君曰我且同穴後三月君卒殆修定素平何流溢前境也君諱默字尚時其先自唐元康公刺史歙州徙其山水家焉世居南門後十二世爲孝子夏球廬母墓有瑞竹奇花之應又後數世以科甲顯者十餘人而巖養公生高富公高富公生君君性孝友高富發疾將力疾爲諸子折產君曰大人之命幸矣奈何待善而理緘膝高富公曰兒無言後當思吾言即無產奈何以產索父凡不解衣而寢者半年父年泣血三年同舍不忍聞君

微夜病喘母以爲憂君輒吞數喘不夜作仲兄容臨清得狂疾人不敢近君不避風雪馳赴之竟以仲兄生遂又脫弟某于難又弟鈴病且死以所遺八百金畀君君爲經紀其喪無所私君雖賈也而性嗜書晚年分更漏不倦同儕嘲之曰若讀書何爲舉何科孝弟乎力田乎素封乎君曰聖賢教人非爲科第也後諸子爲儒君教之必先操行太守徐公有事齋雲山神祠令某以公董其事君厲聲曰君子先民後神今俗聽于神矣奈何競相煽而誚非鬼乎令善其言中抑墓龔龔墓事卷二十四墓誌銘 二首四九 夏君墓誌銘三並及修學宮成橋梁則捐貲力恐復後也蓋君之言曰陰德者人不知而爲之也知而爲之則非德爲之而必知則非陰人以爲名言君嘗捐貲而修汪老之墓既君卒而汪老泣且死願以身代君生於嘉靖癸未月日卒于萬曆己丑月日先是己丑六月而配汪氏卒汪夏俱歛名族世爲婚姻汪未字事繼母蘇以孝聞歸于夏而公姑稱其順娣姒稱其讓性亦不佞帝以烈女傳授二女俱爲節婦蓋獨人與夫君孝友同周人之惠同具不感於禮祀同所謂惟德之行乎

君壽六十有七孺人六十有三子男二值任女二孫
男七人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

銘曰

攸好德

永孝思

河之神

來相持

為廉賈

歆素絲

有令妻

室家宜

萬斯年

安于斯

小全錄卷之四 墓誌銘

卷之四 墓誌銘

任處士墓誌銘

吾邑之太平里有隄君子者任氏國湖公年九十今
皇帝以皇儲恩賜高年爵一級邑令與公廉其善
狀以冠服牲酒牲勞之哀其門曰遑壽公髮星星龍
鳥紗諸兒孫扶挾北向謝上恩亡何郡大夫行卿飲
酒禮諸博士以公請公謝弗往曰禮廢也久矣吾年
老不欲以酒食勞諸公門于時里中人益賢公蓋任
氏籍太平二百餘年矣世業農積果至萬餘石先世
得榮公者歲饑出其大半以贖貧民縣尹王公性勞
勤奉養至孝 卷之四 墓誌銘
之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爾所活吾民無數天且大
爾后然自是家稍稍落稍養儒公生而聰穎為儒不
成後為農顧多記憶古詩詞為里中尊酒性豁達排
笑嘲如也糲粟且晝日過其鄰里吟詩謔浪無窘色
娶婦婦能生產中年有桑數百石以好施故不得饒
暨諸子五六人長成各治產業後漸饒致千餘石公
益喜假貸人不責負同井之民待而舉火者無算年
且老聰明不衰每春夏晨起曳杖行田畝間親視陂
塘水堰麥隴稻塲與諸老農卜水旱詰風雨于于如

也喜道人嘗不問人不善人召之飲無不往飲不
三升每伏臘誕辰諸內外子孫禮拜幾百人列酒饌
果核射覆笑語相樂里中有揚揚豪舉者趨避之曰
吾不願見少年子滑吾和也性不佞佛曰吾安得舍
方寸而求福田其教子若孫諄諄依于篤行以某年
月日生以丙戌冬十一月卒皓首不見公府公真所
爲隱君子者乎吾邑雖闢闢詩書而國門外不聞弦
歌之聲獨太平里中博士弟子幾百餘人而任氏爲
最著任氏自關中來折爲三一之蒲圻一之嘉魚而

鄂參政黃繼章

卷三四 墓誌銘

墓誌

名星十二

滿有爲尚書者今有尚書墓其之太平自世安公始
也凡三世而生公諱大名字揚之娶王氏繼張氏繼
許氏子四鎮欽鈞鈞孫六瀛浙洲相四汴瀛爲儒官
而泗汴爲郡諸生魯孫自家相而下凡十三人玄孫
炳謨煒謨而家相自瀛出瀛自欽出家相與余友有
文名然則王尹所謂後必昌者當在家相乎不佞以
家相故爲之誌且銘曰汝有田園以養汝情以盡汝
年汝有章服以光汝身以爲草莽之臣汝有黃髮白
背以表汝卿以壽而藏汝有善以遺汝子孫以門汝

勅贈太安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太安人之先出自吳下銓曹亞卿縉族也三世諸某
者商荆郢間因召藉京山生敬信太安人父也娶于
鄒生太安人安人天性婉婉不諱勿觀居恒不御粉
澤晝夜生房中後首習女紅五飯酒漿女桑子麻諸
務不厭勤苦信筆寫花繪刺繡爲諸女師亡何母鄒
亡父再室于熊熊妒甚時不見恩禮太安人同母兄
第九五人各散去太安人曲意事熊無忤言逾年受
王公聘未及歸舅某早世時父以歲薦入京就道北
上叙述中以太安人有行矜襦不具太安人弗與也
于歸後合卺禮成盡摘所有釵鈿鐃釧還爲父贖太
安人弗悵也亡何姑又早世所遺兩女未及笄三子
俱襁褓似田氏尚未入室兩嫂在堂諸孤嗷嗷太安
人以新婦撫諸孤外侮紛至王公性并急不耐多故
太安人見家門凌頽日甚一日相勞勉曰君家世青
紫位至大中丞繼繼承承固當第今何時家計盡落
兩妹三弟執仗而兄弟以兩博士不問田桑以是範
諸孤辱在何人曷早自解手王公爲之動容遂弃

生業與伯氏競美已爲田而伯爲儒伯適得一意列
經爲縣弟子衆望隆隆起而太安人有子塔亦志于
學太安人喜曰而兄而子不墜家聲何必已出夫成
名與立孰孰難早夜爲二姑相攸一適邑人夏氏崇
誠河南商城宰也一適景陵陶之泰儒官也旌蓋騰
輝太安人與姒田氏經紀之又爲三叔納配各得望
族三叔微有間言太安人以柔意和解之三叔亦相
好如初後王公以諸弟人夥先人之廬不可容胥宇
歸德莊歲二三年大旱室如懸磬時嘉靖甲寅乙卯
知縣金公書雲 卷三 墓誌銘 三 墓誌銘 二
年也是時太安人父教諭公自泗水祿符歸所親人
咸謂太安人有父宦遊言莊爾居以糊口太安人
曰父也冷官而茹苦我奈何分甘獨女子有懷不能
違父安耳携子偕兄弟自村入市走六十里往省之
竟爲繼母熊阻闕杜之門屏間不得入九十數年父
與女並隔步幾若河山也太安人揮淚謂偕等曰吾
女道盡矣兒且歸勿還汝諸書期歸絕無怨言惟日
夕躬織紉給體粥顧困無贏糧聞無貳膳一聞鄰里
緩急應之如響時五叔愷索有子王公太安人曲意

保持不失歡心懽好馳馬一日馬墜厓傷延諸醫莫
能治太安人百計治之得愈憤于今爲墜淚如煙烟
煙筆不數數往來惟以女紅至者移時報命顧精好
中人意至衣履垢敝躬爲幹補展起且不問它事惟
趣子塔輩入學莫則燃薪代燭伴之讀夜分過寢要
高聲過門王公以塔等見未嘗不多鵲橋赤者名割
鮮脍悲款也一夕漏下三鼓戶外聲響如雷屋瓦皆
動舉家驚惶母曰勿懼此地震也必 朝政有關是
年爲嘉靖末年此其見豈婦人女子所能有哉塔輩
且長鄉里富家有願妻之者太安人弗應後商城姑
以其夏宗人崇爵女來議婚遂委禽焉適夏氏以盜
故家事蕭然矣方文定時太安人脫管解衣自製副
笄剪紙貼花或曰陋太安人曰婚姻之故豈其肩隰
間而終身是爲無力嫌矣如此乎吾家虹見有子且
登科所喜新醮登齊從媒妁氏色顏然如渥丹其兆
佳兒佳婦異日乎又一年爲次子某擇聘未逾月以
彌月後不禁風疾筆不起急以手招王公曰不能承
奉君子矣二子一女善撫之語畢而逝太安人生

靖癸未日卒嘉靖丙辰日享年三十有四卒之前一
月王公憂與東臺姑祖聚祖地高廟謁神忽黑龍駕
風雲從空而降向二家各携一半以去占之不解及
太安人卒日始悟日辰爲龍未爲羊彼生于癸未亡
于丙辰後十日而東臺姑祖亦歿蓋兩人生歿辰未
同也豈其前定乎太安人九子二長卽塔癸未進士
娶夏氏崇爵女次塔卒娶譚氏重崇女次塔娶艾氏
志高女次塔未聘俱繼室舒氏出女二長適王子良
德太安人出次聘王子正域舒出孫男四胤稟聘周
氏貢士洪議女胤唐胤廣未聘俱塔出胤廉聘林春
奚女塔出孫女二一聘祝坤年子光先塔出一聘汚
陽劉妻美子塔出

銘曰

鳳鳴麟翽 作賓于王 克諧厥家 以亢厥宗
虹見于塘 母也知興 墨龍何祥 亡也何咎
百世其昌 終焉允藏

公如幻禪師塔銘

梵庵如幻禪師閩人也林氏子少爲儒以事忤督學
使者拂衣而出之廬山從辨格和尚落髮時辨格晦
迹衆沙門中爲常住斫柴釣芥斫柴後辨格之京爲
國師幻從之京名起諸公卿間藉甚後散去之姑蘇
南海楚斯貴間所到說法從之者如雲萬曆歲己卯
來九峰講涅槃經聲震大天往詢之時弟子有私
賣田數畝爲常住者以所置募請卽于當道幻聞之
曰非我法也一夜遁去諸弟子莫知所之常道聞之
益重幻戒律後甲申余寇宛太夫人薨幻復來九峰
講楞嚴經余以東地過九峰請覓幻喜謂余曰前見
公文似從智慧禪來法器也勉之如所爲文而已余
進而言曰今之談宗旨者未讀經典先學機鋒未嚴戒
律先學圓通于是以摘東畫西爲逃避之術以一喝
一棒爲解悟之境以貪淫嗔殺爲菩提之種以奔謁
攀附爲慈悲之門禪有若輩故談禪而不苦于行若
非禪也說宗而不依于教者非宗也廢人而自心不
成易墮易喜妄附于有勢有力而謬言度人者不自

唐焉度人也幻以余言爲然幻生平無嗜好人有所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手持一鉢肩擔一袈裟赤脚着麻鞋不厭艱苦與人言上下龍藏五千餘卷如大海水不可竭又善談名理皇極經世性理諸書生平不見喜怒之色後一歲之廬山講法華經一日端坐示寂曰汝輩欲問我可之江夏問郭君諸弟子請偈幻曰浮生本無偶幾人迷夢宇虛空無面目面目問虛空弟子曰靈骨可更之斯乎幻曰愛重安樂苦無情極樂仙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三千言畢而逝時年五十有九而弟子性詮以遺命屬不佞爲銘銘曰

爲儒者誰 爲僧者誰 不有泥洹 那有泥梨 一瓢一笠 海峰天涯 爲人說法 徹破藩籬 灰也無偶 生也無奇 虛空無像 面目垂垂 禪也爲魔 莫我敢尸 呵佛罵祖 削矩破規 搔頭指手 如顛如癡 勉公龍象 妙湛無持 從戒四大 有四威儀 嗚呼噫嘻 談宗者誰 說法者誰 持戒者誰

勅封孺人安母梁氏墓誌銘

孺人梁氏爲處士梁公材女生有至性寡言笑幼持女誠日扃閨刺繡諸女相與嬉孺人弗善也梁公心儀之曰之女也有士行異日且貴安太公聞其賢焉其子封公委禽焉年十五歸于安溫惠婉婉得舅姑權安太公喜謂安嫗曰新婦其勤家道其興亡何嫗卒孺人代嫗揀家政終鮮姊姒又失姑嫗周旋度閨經紀堂房矜縵早夜恭靡傍徨晨調饌飽暮理簪飾以奉舅氏以潔蒸嘗外內嫺嫺小大稱良宜其家室

德音孔將亡何太公繼室以李嫗李性弁急家人鮮當意孺人委曲承順李嫗色嘆孺人下氣和顏色好語解之李嫗色喜以此四十餘年如一日李嫗卒執孺人手曰吾何德而有若婦吾無婦以若爲婦何必我之自出吾無以報婦若它日有婦亦宜若爲婦天適其父嗣後乎亡何太公亦捐館舍封公不以家貧儉其親粥田產供宅安孺人亦售其珠瑋佩裳以佐夫君家計履履薄矣封公且甘之而孺人意泊如也夫婦相與勤家課子時有子文奎文璧文斗日夜從

封公請經史算燈煌煌吟唔聲達夜孺人亦相對紡績中夜不倦封公故好客客至孺人親酒饌無難色追封公榮儒有成文奎學亦達文璧舉進士官行人尋擢御史秩滿得封綸章爛赫雲冠翠翹援狄素沙宗黨欣欣色動孺人弗耀也猶勤勞綜理米鹽箴管服御不加侈而所貸于宗黨之貧者有所禮貴而能降岳而能施孝于君姑施于孫子嗚呼賢矣孺人生正德己卯十一月二十二日歿萬曆甲午七月之六日壽七十有六男三長文奎京衛武學訓導娶楊氏縣丞楊休女次文璧浙江道監察御史娶申氏封孺人壽理申根女三文斗國子監生娶李氏儀賓李珩女繼娶薛氏孫男三長堯民禮部儒士娶宋氏國子監宋文燦女次舜民庠生娶宋氏三禹民聘庠生申燿女四周民魯孫女二一許泰將張守職李孫一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啓封公之兆而合窆焉

銘曰

史從封公 以亢爾宗 死從封公
以藏爾封 受天之龍 子孫百逢

堂坊其崇 德音靡窮 我思忡忡
銘此幽宮

敕封太安人于母虞氏墓誌銘

于母虞太安人 明名臣太理公謙之六世

丞公某之孫婦戶部公某之家婦都事公某之元配

也都事公舉於鄉不以子貴授都事虞稱太安人從

仲子以主事配封也安人之先陳留人宋高宗時座

駕而南徙金壇六世祖大理公歷事 文 仁 宣

三朝名在三楊臺夏間五傳而生仰山公岳仰山公

故與戶部公好兩家各有身期爲婚姻亡何虞生安

人于生都事安人之生也仰山公夢彩鳳摩天來字

之曰鳳七八歲時端肅如成人驚其老筆才歲時高

祖姑尚太淑人遠疾危中丞公憂不知所出或曰幽

以吉履蓋以孫婦來安人至跪薦一杯羹太淑人見

其骨相大喜病已中丞公亦大喜曰是必孫子氏矣

卜之歸于于惟昭王舅中丞公王姑賀淑人君舅戶

部公君姑吳安人皆無恙安人仰承四尊人脩禮客

而薦甘羹並得其歡心母家時遺珍餉悉以供諸尊

人旁及諸叔無所私諸尊人交譽之曰新婦姑歸乃

如是必宜于氏矣都事公試稍後中丞公患甚安人

曰奈何不自力取藥進以慰老人樂尊重而令志

都事公因激勵讀書山間安人時有疾苦左右欲馳

報亟止之曰母亂耶君讀也翁姑聞而大贊之賀太

淑人奇嚴難事故爲非分督過諸婦而獨宜安人每

見輒舉頤吳安人來自名族貞肅而閑於禮動止有

度諸婦侍皆康康不命坐不敢坐問竊小宴則竟日

矜嚴安人爲家婦率諸姊妹莫問寢察吳安人且寤

攝衣緩步柔聲問安乃進衣履率以爲常吳安人意

不在甘旨而在恭勤安人承其意無緒無暇時惟時

懷一女娶三婢一以女紅委安人燒燭繼晷端坐刺

繡漏下四鼓侍婢皆困鬼囁於閤不爲動中丞公以

吳安人機家揀中外事繁難一以屬安人安人卒

無不當可有疑事一以問安人安人以意對無不

善吳安人血疾困劇安人藉一罰息牀下小間設

卽立起問所苦或竟夕呻吟亦竟夕淚下湯藥

不指而具乃至手奉廁踰浣中榻以迨大故如一日

既吳安人卒一慟幾絕賀太淑人曰若哭死何若若

君姑乃銜悲力疾飲安人內傷吳安人之不遺養也

而恐戶部公之不永養也與都事公承驪甚備兒方
幼一日見手自搏米而炊問故曰吾以上汝大夫餐
也戶部公病思食麥醬曰宜甃不宜餌乃以意爲之
天寒暑短手一宮隨日所至膳之公食而甘之允安
人薦一七著無弗厭客至一切牢醴無不滿意庚午
戶部公歿中鉢多故奸人窺伺莫得一聞而安人於
門樓垣牆網繆甚固卒以無事遠析產都事公多所
不問安人贊之曰不足非財也都事公與諸兄弟廣
集文士校藝安人供餉具都事公以未第不問生產
安人代爲理慶吊往來無不合宜家食無慮千指大
小井井故得一意而學每請至夜深必具糜餽矣以
待客至責辭咄咄嗟力辯居恒謂兒輩曰客以主爲
家不如其家何以主爲戶部公所遺後房媵侍以十
數盡以屬安人安人晝日相從所爲慰悅之者百端
諸少姑遂忘其髮而安於室一姬病瘵虫自口鼻延
絲而出侍婢曰不可近安人坐不移曰吾而遠誰當
近之竟躬爲含都事公病瘵甚累月不差肢體浮
腫虛所積虛湯致納嗜膚不自恤手治糜炊火灰

坐于面人來問疾者不別爲安人也乙亥都事公病
瘵且死累月不解帶瞠目注視不一交睫晚歲置二
姬驪宴煦沐惟恐有傷而先所置媵師氏病乳毒蔓
而潰人掄鼻過獨登榻問訊執手對哭子婦侍者不
能仰視所延女師吳媼病瘵衆議徙之曰生而師之
未死而死之可乎躬爲調視之迄於愈後媼館於他
氏又病他氏僦之歸舟過江干寄聲謝安人安人曰
是不死病人也而搖搖解舡中乃死耳我適迎致之
竟無恙有所親歐陽氏且死意其妾不守以孤屬都
事公都事公以歸安人安人長養之迄於成人其人
乃千歲旦氏吉日故悲號家人厭焉安人曰立孫義
也義而始義而終奈何不少忍使夫君行義不終乎
其厚而有恩禮如此初未歸諸叔皆在營戲禮之如
成人比各授室以家婦率諸姊妹婦事吳安人曰諸姊
有一不當意吾家婦之謂何既舅姑早世所遺諸孤
或在襁褓安人以丘嫂撫之自疾病瘵瘳比就外傳
說於婚姻皆曲意無憾兩娣望之不啻母行而安人
以爲行序無抗也雖未讀書至教訓子女動依古法

有所關事不竟其說曰姑繁其心憚不暇馳耳稍長
命之求友曰獸三爲群二爲友人而無朋乎飲食相
徵逐者飲食人也唯之於阿不義是從者不義人也
慎之執爾人之善念之不容口必使子婦感動或言
人過曰若見之乎而婉婉若是不答後王立舉進士
爲部郎滿一考上封典安人不色喜而以不及舅姑
爲恨季子節議婚白氏都事公方對公車不暇也安
人倉皇出所有盡其簪珥禮有成不以媿公檢訓諸
女小不中程不少假賞曰若寧受爾父母謫詞不則
備舅姑謫詞至矣都事公課諸子夏楚之聲微於內
待婢曰不當謫言君小休耶安人曰驕之則敗妹吾
不忍其驕也諸女未出閨衣恒布素以習之於儉
穢必手製以習之於勤稍長即延女師講論古女德
以習之於賢孝既嫁即遠在異邑爲遺女媼廉其得
失歸報稍不然女奴相繼詰問不已生平既以勤勞
小心事嚴姑終其身比御諸子婦甚慈惠諸婦人入
感化其於親族伏臘問遺吉凶慰籍緩急應自少至
老不輟出閨闔可爲都事公沒屏跡總帷即母家亦

不住畫約諸姬媼與同臥起日晡聞戶收其牀簾
斬如也莊雅自持衣每重漸見綺靡柔麗者曰貞女
淑媛殆不其然以此訓諸婦者爲女誠又天性敏妙
不可致思操筆寫花鳥皆以意行無所不肖爲兒女
製緯繡標標多所神創郡人則之御藏獲有恩量才
而使計功程能以爲賞罰藏獲無不效力晚節事佛
神廟富豆而外不復殺牲六十始習金剛經宗婦
而貧者將畫收之蓮花漏畔不果兒輩爲父卜兆不
可曰奈何棄之窮山六十憐而後掃墓不期爾老人
不具饌而潘庄之原從汝乃祖我事先姑實宜家婦
死而有知松楸白楊之間朝朝暮暮而恐遺之若曹
不念人子耶戊戌十二月二十日安人卒距其生嘉
緒癸巳二月十七爲壽六十有六先是見戚黨夫婦
有同日舉殯者嗟嘆以爲人倫之幸邇都事長已舉
竟不舉而安人卒與同歸嗚呼天作之合始終以之

銘曰

鳳凰誰離

必從其雄

生也與同

死也與同

靈旌雙雙

佳子之封

後爲安人

前爲郡公

潘庄之原

千畝墓門

爾舅兩姑

寢處其中

生也止共

死也盡馮

爾子爾孫

如虎如龍

視此堂房

受天之寵

墓誌銘

王夫人

誥封定遠侯祖母湯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靈璧侯祐賢之女性貞淑年十七歸於鄧孝
養姑舅御僕婢有恩擷以內靡不奉法喜賑貧之宗
黨有仁殷龍山公披腹痛紳雅志詩書未嘗而殞太
夫人方茂年所生怡堂公僅四閱月耳貌特形影日
夜抱兒泣兒稍長擇師保教之嗣襲侯爵膺簡命
代祭西嶽南北兩軍晉爵在寄會大婚聖恩太夫人
受恩綸怡堂公又早世太夫人晝夜呼天泣曰服
見夫亡子亡兩世凋謝傷哉孫紹燾甫六歲與婦曹
事哀命合葬墓年 墓誌銘 王夫人
相向抱孫對泣曰家門不植兩世兩娶若今日我昔
日與若共掃墓土俟孫長成延此一綫家計傾圮遍
勉圖之其撫紹燾也一如撫其父紹燾既長襲祖爵
未幾歲而太夫人遊矣太夫人生于嘉靖戊戌卒于
萬曆庚子壽六十有三生子一即怡堂公諱世棟先
逝生女適徐錦衣怡堂公娶杜氏生女一適都憲徐
吳章孫芳曜繼娶曹氏生子二長郡紹燾娶太學金
時中女次紹燾未娶燾生子一銘

銘曰

哭子以夜 哭夫以日 百歲之後 歸于其室
萬歲千秋 爾公爾侯 施于子孫 樂哉斯丘

卷三

墓誌銘

三

教贈孺人王母楊氏墓誌銘

楊孺人子同年友王應期母也。爲王公克明元配。謙
衡某官楊綱第四女。五六歲。遵姆訓。惟謹。能讀孝經。
諸書。紡織刺繡。不學而工。應期之曾祖母。綱之祖母。
也。一日。歸自楊善。謂子民樂公曰。我來汝家五十年。
寡且十年。幸不失墜。今見楊女。溫而惠。宜求爲長孫。
配民樂公。唯唯。遂委禽焉。越歲。歸于王。與克明相敬。
如賓。事翁姑。孝曾祖姑。春秋高。事之如捧。嬰兒。朝夕。
勤績。佐克明讀書。家計以饒。會豪右奪田。外侮日至。
克明墮諸生。藉孺人獨居。淚下。旣夫婦相對。則好相。
謂曰。無田而有汝父子。何慮于無田。有子可教。何慮。
乎無官。諸叔皆娶名門。女性頗驕。孺人處之有禮。威。
相愛重。遇諸族人。有恩賓客。在庭。警珥爲備。撼獲小。
過。不輕搖楚。先生一女。論年。生應期。應期五六歲。裏。
昏口授所曾誦諸書。時提而告之曰。若父期汝成。
立也。已已。應期爲弟子。負孺人喜而進之曰。一青衿。
非乃父志也。丙子春。夢池中金魚六。似有指者曰。其。
一汝子也。是科。夏都六人得偶。而應期不第。孺人憫。

然嘆曰將吾家有遺行歟殆為行者先也自是一意修持為善事已卯病遂不起就應期手訣泣微言曰死生有命兒勿過毀貽汝父妾遂瞑後三十年以應期官贈孺人孺人生于嘉靖癸未年六月卒于萬曆己卯三月年五十七子姓男女戴克明公誌中銘曰以義相夫而弗違夫庸以穀貽子而弗違子興百歲而後受天之寵子孫繩繩莫之與京

閩志

卷五

五

五

明封孺人朱氏墓誌銘

婦德不踰閭余惡乎知孺人孺人相給諫李公三十餘年有子若愚文士也惻惻款款其言不妄孺人卒而若愚泣告余曰吾母之奸善惡不善也於親昵賤一也其處得意失意勿分別心也其孝母也垂死而孺子慕也其治家也如鮑少君其教兒也如敬其約飭家人如大姑母氏知道者也願先生誌之余不佞去漢城一水而近漢中人士亦亟稱孺人賢孺人以給諫貴兩受恩綸孺人性朱氏仁廟時御史宋文炳裔也舊家漢口御史卒其子理問移小長港世為明經侍士再傳守憲教孺人如教子孺人幼有懿德以隆慶戊辰歸於李食貧有年既給諫舉進士官中書官門下省官折西臬司階中憲大夫孺人從之跋涉中外給諫戊午又與偕隱凡人間顯晦得喪靡不躬閱之矣孺人性儉約一敝袍十年不易三浣而更縈帶其褊矣有友人從遠方遺兒冠玉孺人意碎之曰家世樸素吾何以教兒今易而服乎吾家男子諸婦久織計口作業未有靡靡也兒婦輩稍儉

稽或之曰吾昔在田間與若諸學作者爲鳴鶴賦
 亂未休吟摩乘尚不能若等堪而食可若何猶人雖
 老不輟頭工變騰醢皆治之給諫在北特里中故
 人子多附之給諫反里中里中故人多叛去給諫不
 能平憤憤榜其門絕之猶人曰市朝而來暮而散人
 情世道也彼昏親離也親者親故者故勿問其他給
 諫悟而解有兄弟與其庶弟相失猶人掩面不視曰
 不義不睡吾不能覆也舅氏感其義而難解有所說
 才而不偶待之有加後顯欲厚報猶人曰吾豈妄王
 胡又置側室董床第之言不及私故門以內井井然
 而雍雍然猶人在家宿戶終日獨坐諸姑伯姊子孫
 奴婢毋不虔厥見憚若愚爲諸生名嗜學如渴披服
 如揭出語如訥猶人戒之曰汝毛勿汰汝氣勿情汝
 情勿操吾五十年胸中未嘗置冰炭信斯言也猶人
 之教子遠且大矣猶人生嘉靖辛亥終焉曆壬寅壽
 五十有二給諫名宗魯若愚娶鄭氏女四一過黃岡
 吏部主事樊玉衡一過漢川庠生陳嘉言皆猶人出

一聘嘉魚宋孝廉丁某一聘郡諸生魏象臬子皆裴
 出孫男二人應槐聘蒲圻魏主事說文應槐聘樊王
 衡女女孫三人一聘魏說子一未聘皆側室李出一
 聘藏貢生張世和子維室鄭出以萬曆甲辰鑒九真
 山宗文碩登

銘曰

產於孺

家於孺

相厥夫

顯於夫

子如愚

子不愚

生披朱

死舍珠

貞之孺

神所都

漢之孺

人所模

張淑人墓誌銘

淑人爲儒官張希周女張之先一在茶陵爲大學士
龍湖公治一在承天爲尚書公一在武昌爲儒官兄
弟儒官有兄希范中嘉靖己酉鄉試與先君同舉于
鄉仕終遂溪令儒官妻饒氏嘉靖丙辰五月二十四
日生淑人甫三歲聘于我明季先君尹舒城先母以
余過張門余僅五歲儒官以淑人出與余並坐而哺
兩童子舉酒相酬答一座大咲後余從先君於舒城
三年權趙州守還里則淑人母熊卒矣儒官娶於周
知長命金銀器
卷三十四墓誌銘
百十六
先君先母憐淑人之靡恃也以肩輿鼓吹逐淑人來
具香燭使余與淑人拜天地相考時余年九歲淑人
年七歲各稍知羞耻白晝見各引避去先君先母又
時大笑無何淑人反余從先君於趙後九年爲隆慶
辛未十一月淑人歸於我甫十日而余試上第廩諸
生先父母喜曰婦殆宜我家也先父母性俱嚴急御
子孫不少貸日夜憂諸子之不成立也諸婦之不克
家也每天明即使小女奴喚子婦起余及淑人開戶
輒輒有聲即披衣驚起余倉皇擁被之書舍抵暮不

敢歸蓋初婚六七年余來與淑人共七著白晝不見
淑人而也每日暮歸先君先母坐中窺余兄弟旁立
不敢坐先君問今日讀何書課何義會何友說何事
旁及古史性理諸書移時不了先母曰而輩稍休各
視爾婦先君未嘗聲余輩不敢動又問難移時先君
乃曰各且退余兄弟未及履房闕先君大聲曰奴輩
舉燭從兩郎讀書余即倉皇而出每夜必漏下三鼓
盡矣淑人亦篝燈刺繡相待先母每督淑人婦奴浣
衣裳標井曰烹魚肉治女紅晝夜不許休稍不如意
輒罵詈毆日盍姑嫜俱嚴屬子婦皇皇如雷震之在
上靡敢寧息余試諸生第一者幾二十次歲終酉淑
人生一女名曰酉乙亥舉一子名曰順丙子余又不
第已卯兩男女俱夭又不第淑人日夜哭子女即爲
余置婢甘氏曰僕余不宜子母虛歲月貽父母憂也
余每爲好言寬喻之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庶
吉士先父母以淑人來京邸甫三月先母見背余惜
淑人奔喪歸念母氏早世不及躬養先君三飯淑人
視酒餽廣召賓客務得歡心三年服除余且北淑人

知長命金銀器

卷三十四墓誌銘

百十七

爲余戮妻陳氏丙戌余授翰林編修淑人從余京師
置妾劉氏張氏余中冷局不敢有所干請與淑人相
勉勵攻苦如淡而已己丑冬先君又見背余與淑人
又奔喪歸三年服除淑人以余年且壯無子又爲余
置貳畢氏妾展余北上補原官癸巳余以三年考滿
淑人封孀人劉生女曰孺畢生女曰綸次年俱夭淑
人哭之痛至數夜不甦枕甲午六月畢生女曰毛淑
人曰我當女之時天暑淑人抱女彌月不休是年余
補東官講官鷄未鳴起淑人率諸姬早起供粥飯凡
八年如一日乙未畢生子文封淑人大喜曰不負我
求諸御以報先公先姑也是年余擢右春坊右中允
丁酉劉生子武封畢生子成封張生子康封淑人益
喜甚一歲舉三子向余曰昔年苦無兒今滿目繩繩
矣後成封天康封亦天成戌余擢南國子祭酒以淑
人之南是年劉生女孀而妾陳亦歿辛丑余轉詹事
府詹事又以淑人北淑人得受令封主賓昭妃許氏
薨廷臣元配供事禮部以淑人名上奉 旨充文官
命婦禮部主賓余轉禮部右侍郎視翰篆癸卯余薨

禮部事未踰月而楚事發淑人朝夕憂慮曰里中之
據波口直而不附人殆不免矣余曰撥之天理失之
神明照之本心何難焉亡何當事者納楚賄諷言官
龔余余上疏論其欺罔而其黨遂群起攻余余急上
疏請病得旨千告以淑人登舟而南頻行之月畢生
子曰昭封字之曰無傷淑人喜曰失一官而得一子
天所以報忠良也淑人故有瘵疾往以哭子女故遂
至不月至夏益憤惋不寧冬月登舟潞河凡十日而
至楊村一日大雪河水冰舟不得行予以楚難未戢
鄭英命爲書事 奏語 墓誌銘 重刊
不敢遽歸姑艤舟以待春暖亡何京師妖書作不知
書中言何事微聞議官閣事而語連文武大臣十餘
人又多余所厚善者乃康御史錢給事故以楚龔余
者遂抗疏謂言自余作 上大怒逮余兩奴兩皂隸一
乳婦一小婢一醫人又走卒五六人又鄉里傭書一
人幾十五人拷掠備極楚毒無所得而當事者又以
危語激 上怒有旨切責廷臣謂急朋友而薄君臣
廷臣盡爲余戴罪余禍且不測每日起五鼓與淑人
率家人男女額天焚香而已亡何罪人得而當事

群小者蓋爲公論所寃又春暖一日冰盡什余放舟
與淑人歸當事者旣以紙書羅余無所得又以楚事
下楚理謂余實倡諸宗將使余爲戎首以堅楚事諸
宗指天曰謂余無與也亡何有楚撫之變淑人益恐
甚不寧向余曰群小其將復下石乎余曰如天道神
明何後公論益明余獲無事明年大計錢獲罪於公
論當黜而二三君子暴當事者罪狀無所容而淑人
疾甚以二月十九日痰湧不起竟不獲與余共見大
平也痛哉後三年戊申畢生女曰邦庾戊生子曰昭
封壬子生子曰封九余子五人女二人雖非淑人
出而淑人恩愛之篤皆不啻己子也淑人生于丙辰
卒于乙巳壽五十

銘曰

汝與我共貧賤不與我共死生汝與我共患難不與
我共安寧余見諸姬之善事而日夜念淑人之賢明
余見子女之長大而日夜念淑人之生成余見國難
之日昭昭而念淑人之已瞑瞑嗚呼噫嘻孰使我直
道事人而令淑人不得其平孰使淑人費志以沒而

我乃哭之無聲天道無知我乃無情千秋萬歲共此
佳城

李太公盛孺人合葬墓誌銘

往李先生以名進士來牧武昌城執經稱弟子許在
末行無所不說諸謁大公三子迎太公於黃鵠之
嶺酒三行太公色如渥丹髮鬢而紳聞計今且三十
年又十六年而城通仕籍矣李先生既家食有年太
公乃謁選入城復還太公燕邸中計今又十六年而
太公遊且十餘年矣太公且沒問日早暮孺凡而孺
先生曰而弟子郭生知我嗚呼域何以當太公而太
公且必不忘也太公先世為宋忠定公綱後舉洞霄
宮以七子秀尚秀王郡主肇跡禹抗龍泉里既我明
而崇仁公諱滄生三子公其季也盛孺人故為抗宦
族父慙軒公與崇仁公友善時太公方四齡侍側慙
軒公目攝之歸而語其家人曰吾家慧女得一佳婿
其李氏子乎遂字之崇仁公博學能詩善書法病且
重執太公手曰而能亢宗而父目驥太公方十六哀
毀幾不勝喪既補弟年負念崇仁公遺言泮廩開學
屢試高等督學孔公比之明月夜光盛孺人自為慶
子編撲自持不為桂蒙玄的之歸朝夕誦曹大家女

誠年十八歸於太公太公以母子歸不就外傳孺人
歎容讓曰先舅有言元宗之謂何作兒女態儻易而
軼行邪太公謝不敏鼓篋而出與吳越諸名家講義
而孺人當戶佐太公力學歸則別張一燈以縫紉佐
誦讀一切女紅五飯咄咄立辨有豐登以分諸姊姪
德色與田氏姑十年無間言太公凡四舉不第家
殖半落一日謂孺人曰獵者祝網不獲禽則徒網吾
不售盡徒諸遂白于母駱入南雍為國子生又不售
孺人愀然謂太公曰而所在奔北命也而失之鄉望
之國失之父望之子於是夫婦一意課先生先生跣
跑太公孺人危詞雪涕以勸先生先生遂舉浙江第
二人成名進士以脾疾乞教武昌太公孺人亦之武
昌還南國子博士太公孺人亦之南國子陸水部即
太公孺人亦之水部既先生謝水部歸有年孺人謂
先生曰而父志未酬也而父將仕矣先生不敢逆命
太公未謂選而孺人卒孺人謹事佛每晨起誦佛號
既諸品經一日頭岑岑召諸姪至為焚香誦經以助
往生戒勿踊勿泣曰正吾首端吾枕啓吾手足言訖

而逝公賦悼亡詩數十首懷愴不可讀已而赴選人
僅得點尉不鄙薄其官歲大侵捐俸祿食餓殍出秘
方施藥餌全活數萬人與令不合謝事歸許相國謂
吳中丞時來曰點有尉如循良既謝而事盡祀諸太
公居常手不釋卷終日危坐孺人在時家事一切倚
辦後孺人幾年卒太公性至孝嘗割股以療駘母孺
人事姑亦以孝聞太公以正德十三年生以萬曆十
八年卒壽七十有二孺人以正德十四年生以萬曆十
十四年卒壽六十有四凡三子長即先生中戊辰進
士南京工部主事娶潘氏次庠生隆春卒娶徐氏
以慈孝為後次新安幼場某出女二長適庠生方希
仲次適庠生郁文盛孫女一李先生出適吏部稽勳
司員外虞淳熙封安人有文名佛學為釋子太公孺
人卜兆于鳳皇山茂葬於方山曲水時庚子三月二
十一日也于是域不敢忘太公之言而銘其墓曰
疇謂公才且良而以一尉亡疇謂母泚且域而不
及一尉亡疇不謂公才且良而有子文明疇不謂
母泚且域而有子文明爾弗而長尔後而昌百歲

千秋視諸方之崗

即吳郡會稽黃澤邑張三曰其誌銘
卷二四
其誌銘
頁八

侯母紀恭人墓誌銘

紀太公文瑛妻陶氏生恭人以嘉靖壬辰冬十月初性婉婉里人侯封公質行愿謹紀太公爲女相故意在侯氏而封公有子恭讓公貌甚偉方卒葬琳宮紀太公使人偵之輒然異之庚戌遂成好恭人歸于侯率君姑伴甘肅刺履絢操井臼飭甕牖相以內翌如也恭讓肆力于學問夜篝燈男女各刺經刺繡午夜相賓友先是封公營殖于孝感景陵二縣伯子佐望有居積後連歲侵冒者過半封公已焚券不計矣

和泰會堂墓草

卷二十四

墓誌銘

百六

建泰人

道泰議公昧秦生堂皇恭人番起左右之邑人欲爲之公署新會事舛舛外城且半載餘旋時門戶局論封識如故諸察某聞而憚之子世屏方出就外傳撫之曰士也乘風雲而上且昂昂傲傲勿爲膏澤崇議公丞廉州屬有倖且罷意求解于公內人以茶餉二銀危覆焉恭人取茶及危有廉士風比羅旁徑浪賊告急公奉命募兵兩浙恭人以家屬南還治家無異諸生時未幾公以食署治兵羅定恭人復以家屬往踰年兵叛羽檄交馳公整兵行部義形于色所向成功生擒飛龍飛虎白眉等五百餘人恭人先是從郡丞封宜人制書稱其孝敬勤儉會元諸誕生單鳳鳴臬公晉四品服恭人奉部檄稱恭人既而等後告成次第受金綺之賚凡五會軍事者攘功焉已有公屢轉貴州參藩竟爲忌者傷兩省縉紳難公乃言爲公不平恭人適然進曰功名命也父歷瘴鄉一老幸矣風濤可嘗試乎乙酉從公里中勉孝廉以舉教諸女以孝晚年課經禮佛以爲常性不喜摘人短雖寔成一絲一莖皆以惜福爲念取諸婦如以月

和泰會堂墓草

卷二十四

墓誌銘

百六

建泰人

痛必躬爲撫摩在戊巳大札道殣相望恭人愍然曰
天降之灾胡敢寧處戒戒獲祿除室中減饌却食與
恭議公謀治藥餌令子孝廉禱于神祠分道施之全
活者衆視族有力不賄婚娶者多方週助幸郊與恭
議公共登六襄于世屏舉于鄉鄉人艷稱以爲全昌
恭人旦夕舉手禮天焚香以謝癸巳秋偶抱暑病未
旬旬於九月初三日卒先是日客有馮姓者來省將
命者未通恭人呼于床曰馮家是第至矣迎之果然
殆神游乎子女環泣正色視之曰灰生命也屬孝廉
奉養書細事

卷三十三 墓誌銘

（更次）

集卷十三

曰莊官當如汝父惟廉惟勤惟謙惟慎乃無後愆言
迄而臆子一人即世屏婦某女幾人孫某銘曰相厥
夫以戎行世其昌以名揚爾懸爾車我恬我愉優游
乎驅我解我殺勿號勿咷叱避平過遂識爾賢王
有言笑則傳聞爾躬坎有封哀且榮子孫繩繩以莫
不增以莫不興

任母曹孺人墓誌銘

嗚呼此任氏母曹貞素之墓也母性恬寂嘗佛持佛
戒四十年不茹葷茹之日白氣起從牀第達於牆屋
照室中若黃金色戚里父老賢而私誼之曰貞素于
是里中稱貞素云貞素以萬曆甲申七月八日卒距
生之年爲正德庚辰正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五父曹
某世爲江夏湘東里人母楊氏富而行義里中人德
曹氏夫婦願曹氏夫婦生富男女長男某妻大次貞
素次次男子賢補郡文學貞素生而樂善從里中姬
習釋氏語者誦經呪童年剪積髮爲佛像朝夕禮拜
年十六適任氏雙溪公始與諸兄弟姊妹如異無大者
顧貞素善治家率諸僮僕問產業文性不喜御纖麗
不踰年任氏稱饒雙溪公幼讀法家語試藩司功曹
當從事黃州貞素間與語家世業農不廢產業足以
供朝夕若父母年長矣安用刀筆爲遠遊而對簿日
者謂吾子若孫當貴公休矣雙溪公即謝事去郡太
史笑曰世安有休致功曹不可留則好禮遇之然不
知功曹有尚志家人也當其姑王孺人也治室第郎

諸賓客惟謹性愈警佛時時感異若見所謂比丘大
士者初不識文字則雙溪公口授諸佛號又授觀音
心經又授金剛彌陀若大悲諸品經又授華嚴經多
不可讀則授華嚴諸佛號每晨夜起燃香燈誦誦不
倦有子瀛困諸生逾年勤之休矣兒生有貴徵則不
爲三年淹也爲儒苦不念若父老隆隆者當以付若
子於是瀛即日謝諸生晚年嗜佛愈甚四方善知識
至每勸家人以義相質似有所解悟者雙溪公卒哭
之痛磨甚諸子婦若孫勸以酒醴自輔曰不如肉味
如余舍貴難重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二百九十一 任子壽云

安用藥乎以其迷性也病數日卒雙溪公諱欽先
貞素卒生男一即瀛儒官娶張氏繼吳氏孫男一家
相有名世才與余共起諸生娶沈氏曾孫炳護聘顧
氏曾孫女二人郭正域曰釋氏於性命之理豈誠幻
妄哉謹持其說則死生之際是所謂帝之縣解然世
又多稱文德云蓋其先入之言爲主而意念從之不
見外物而遷也以余觀於貞素異哉縱使不持經咒
如雙溪公爲吏勸之已卅洲公爲儒勸之已而以俟
家相徵獨早見亦庶幾見道之言夫任氏吏而農而

儒三變而之道矣以家相才任母其知與平家相生
而毋夢諸佛子在嚴園繞佛前者久之則誠一之感
也家相謂余好而使銘乃銘曰謂母有言而識其子
若孫之賢謂母有言而子若孫之賢不及母之年茲
山茲墳以宅爾魂有子有孫以大爾門

如余舍貴難重

卷三十四 墓誌銘

百九十一

任子壽云

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京師人父錦衣校生十五年而嘉定大宗伯徐公納置側室正室王夫人憐其婉順躬膏沐焉意甚慜逾年王夫人卒孺人遜不敢專夕宗伯公再娶金夫人金夫人御之嚴孺人憚金夫人無幾微聞朝夕坐一室侍婢傳餐不敢接一語公何獨發于脛隨宗伯公之襄陽又隨之虔州櫛而蹶已還嘉定明年二月孺人忽召兒稷至榻前相對泣不出一語兒泣左右皆感泣遂卒年二十有七生一子兆稷太學生能知書金氏墓誌銘 卷二十四 墓誌銘 百九十三 王孺人

陸塘銘曰

命不猶 抱衾禍 陷弗修 命不窮 乃生稚
以亢宗 珠則明 蚌乃藏 王則揚 璞乃傷
悠悠乎彼蒼

周孺人墓誌銘

周孺人以隆慶壬申正月卒以萬曆癸酉十一月卒適其子文卿初成進士拜韓城令聞訃而戴星踴躍來也有甥夢弼時爲楚連帥偕會盛筵之日素車白馬駢溢街衢里中父老嘆惋以爲周媼子婿各有文武才能致位通顯而並與大事即含笑徜徉地下矣後十有六年而子某以主計之臣督餉遼陽則走一介以狀乘使不佞誌之幽按狀孺人陳氏黃陂處士陳某長女性聰穎甫十歲即同諸丘嫂輩紡績織紵澣滌紉紵有令德寡言笑拊以內步履容與大母汪氏愛而憐之則時謂處士吾三男兩女惟是獨也亢吾宗處士心儀之里中人來議婚未嘗許可嘉靖戊子處士以事抵會城居停與周氏鄰時雲都公甫弱冠處士早晚目遇之曰子孰誰也且露頭角聞者以語周太公太公置篋簞焉已丑來歸修褻業以見君姑而下靡不嘖嘖新婦得人其執婦道甚教即有所督責不色愠君姑亦不動容雲都公既厭舉子業習法律則時時勸勉之曰公第業刀筆無心刀筆即

仁術也又性明確善行事每事有所難決時爲公計之卒如其議考都公性愛客孺人時爲治具每客至大斗肥羴沉酣餘瀝滿座盡歡姑熊晚年患癰痺不能動履爲侍湯藥體儲挹擡扶携者十餘年辛亥考都公授儀隴幕欲治裝且與偕行孺人曰有姑老病奈何令子舍無人公行矣吾爲若侍朝夕零都公且行逾月姑熊卒孺人爲備衣食含綈如禮比零都公服除再授大寧有照磨焦某者來視事不相能寔辱百端公忿起曰休矣我且往撻之孺人曰和而敦可也泰會黃華章 卷二十四墓誌銘 一頁五 周孺人子直指宋公郡守張公咸以公爲才逆 奉天殿災叔材于蜀三川騷動郡丞尉而下皆走青峒溪公俸俸之所居豺狼之所嗥無得免者考都公與馬會太公卒于家計至且行而撫臺黃公性嚴明御下屢屢爲撤下所屬周某不得奔喪且竟採木事考都公曰在焦思涕泣不得歸孺人時時以大義慰勞之公第而吾且先歸爲汝父除墓地耳甫二日黃聞之下令行孺人不得行孺人遂寓寓巫山年餘後竟獲舉

大奇之爲破格獎異庚辰乃得歸遂几辛酉補江西考都郡孺人匡助之力居多每刑一人則曰罪過乎遺忘乎責矣乎姑從輕毋盡法緒衣文石者干誰責而可乎故零民無不德公逾年則勸之歸曰止矣安事役役折腰道旁爲甲子升俸九品竟棄官歸築室數椽買田數畝與公偕隱其中孺人性勤敏衣裳襦襦不憚躬親而宗黨凶喪不能棄者則匍匐救之有所貸不責有夫婦終日對案無狎言而處諸姑伯姊則言笑無不得歡心文卿以明經高第舉于鄉孺人適自大寧歸喜謂之曰兒且仕矣毋急并母文致仕宦而種德昌熾之道也文卿奉教惟謹故歷中外以政績所至有聲孺人以正德庚午生去卒之日凡得壽六十三子一即某今戶部山東司郎中女一適工某湖廣都指揮使文卿娶張氏妾段氏李氏再娶某氏孫男二長之召早殤次之望孫女二一適劉應璧諸生一聘咸寧進士王煥子維嶸外甥男一女二一適知縣張啓晨子光大一適梅開光壬午舉人孺人今塋永豐村華山之隅銘曰

素緣而腹心者誼誼者邪虎親而干城者迂輪者
邪如堂而如坊者遊溪渟而合杳冥者邪

卷三 墓誌銘

三

周陳人四

葉母墓安人墓誌銘

墓安人竹山處士之女會寧尹之姊而南祠祭郎中
之婦余同年友今雷州守克慎之母也生正德壬申
九月十二日歿萬曆乙亥六月十六日壽六十有四
安人歿而克慎幾毀性成瘡焉疾獨于苦次恍惚如
或見之如聞其聲因記憶其生平焉狀越月踰時後
幾年而使其子薦元來楚告予曰吾喪母于壯齡而
思銘母于晚歲防墓不遲也醢菽飲水不逮而環葬
之豆傷也予不敢辭按狀而誌之誌曰安人年二十
新其墓誌銘

卷三 墓誌銘

三百七

一

歸于祠祭公既成婦禮即入就烹飪織悉有理姑何
太孺人見而大喜中饋事一切悉之時封公好宴饗
殮之供無寧日安人隨宜而豐約之會卒立辦絀袖
布梲操作而前鷄豚牢醴必躬必親蚤起僕僕日暮
皇皇篝燈刺繡達于鷄鳴纔寢未安又盥櫛興及生
子彌月哺乳不暇唯舅姑大人之命是急祠祭公舉
嘉靖戊戌進士補鎮江府推官安人從之祠祭公攻
苦茹淡憂國蕭索安人奉饋自給而統綈之服一無
所問于坊里祠祭公出理學郡則閉門固籬嚴楷群

從出入而陰德陽報之說則時時爲公誦之甲辰以
秩滿封孺人旣封而冠加不備僅披衣一袂而已祠
祭公由刑曹改陟南郎安人從之留邸尤爲冷署而
儉樸勤劬有加焉丁未祠祭公卒于官安人悲哀絕
粒強視含歛南都諸公共憐而爭致賻金以百計安
人辭謝曰人亡矣烏用金生而飯糗死何含珠爲
懼辱死者生平盡卻之大宗伯歐公聞而嘆曰士君
子不能也是皆二千長者甫八歲小者甫五歲安人
扶輿歸毀裂絕矣念舅姑衰年不堪哭子

然強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一百九十八

自交吾朝暮定省兼子與婦之職者又十年乙卯封
公卒丁巳何太孺人卒湯藥櫛栉送終出祖省戚宴
會一自手出凡十餘日不就枕席諸凡管鑰錢粟僅
僕散歛耕耘牧養一切撙之手烹割而口酬答侵侵
哀耗不自知厭苦也二孤有知以兩世體魄未安思
兆域十餘年間買山六七處至破產稱貸癸酉冬
葬封公夫婦乙亥葬祠祭公安人心稍下也安人憐
念二孤既長矣猶撫摩如在襁褓然衣以浣濯不使
厭絀綺也食以餒餘不使飫膏粱也一與群兒嬉戲

即引歸河濱纔幾章句即肘之嚴師以不若于教即
提之曰吾欲汝不墮前志寧能姑息汝耶南樵遂至
則閉門戒勿出理曰無父起兒人所悔也汝安可行
殆以羞汝父哉我自祠祭公之歿也其子咥確跡絕
白晝道至誨二孤則時舉遺衣懸額以示之儉時暴
遺書數篋以示之勤癸酉克復舉子鄭安人問其寶
無計借諸費每以不節爲訝北京歸是彙中稍有積
布亟取分給兒婦輩曰吾與汝曹固未嘗一享此于
汝父也兩兒十八九即爲婦孺有婦與二十年而操

卷三十四 墓誌銘

一百九十九

行如謙酒食如故人曰有兒有婦不可以惠乎兩兒
婦各取舊簪自安適以汝妻事母非我事也以汝
兄弟爲第一旦睽于婦今寧獨我必也至是始坐總
太要而兩婦各奔走其事未幾身兼樵安人既薄奉
奉養苦辛神雖旺而病深第 不有忍爲二孤憂
也每時食糠強加噉故病注夏是歲早夏即病兩孤
日夜憂恐安人強示勇復狀先日猶語家政次日呼
不應睽視顧安人至孝性成以寡居終身孺寧不
數四而饋問齊裝儉戚如禮處諸姻姪問將不絕阿

太孺人兄弟後多不振者數為勸恤小姑之妻厚為
聘遣家居不責煩禮於人而見長者執禮獨卑諸然
與諸姑等吳敬且不衰少婦群處情意款款也嘗有
貸者不受券不責負每飯先給諸戚獲下人冬未寒
先為授衣經事舅姑者未嘗以老見遺棄也以及安
人之終家人無疏戚貴賤皇皇如有所失未五十時
自以十金置木語人曰予將老焉足矣二孫心知其
薄不敢稍易也卒之日啓篋箚無餘帛別求木焉祠
祭公諱照別號貫溪子二長任為增主娶刑部右侍
郎萬虞懋女次脩即克慎也癸未進士前雷州府知
府娶李潯女封孺人女一適湖廣副使齊魯長子庫
生京孫男五薦元國子生聖臺南彌勒知州方堯庚
女脩出淳元庠生舉庠生陳模女洪元庠生娶四川
羅江知縣喻言章女澄元庠生娶廣東布政使熊瑞
孫女潛元聘庠生漆炳然女俱任出孫女三一適巴
州知州衷世用子庠生孚吉一適國子生辜純臣一
適福州府通判萬廷寅子庠生建勳曾孫男五典學
聘福建晉江知縣鍾允復女薦出縣錄淳出維洪出

寄高澄出曾孫女俱幼

銘曰

不逮所天且三十年余髮則鬚余音唯咽余書夜廢
休不既余心憂有子曰泉母是為眾母母明明在下
子孫繩繩式如虎如龍視此馬鳳封德音其貽我思
無數視此貞石

卷之四 墓誌銘

二百一

劉淑人墓誌銘

代

淑人姓劉氏系出長沙定遠王襲南唐時徙豫章再徙安成之東鄉條車里又徙車徙近里竹江代有顯者高祖實南雄知府曾祖敬翰林院孔目孔目公生二子長壬次丙丙工部右侍郎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尚書謚恭襄士縣令壬生璣福州府同知娶顏宜人生淑人淑人生而婉婉有至性稍長就塾師請女誠孝經諸書即能通意今司空魯公甫八歲未諱室里人往來福州公所者請委禽淑人曾太公喜劉氏故望族南雄公以清白遺子孫子為禮曹郎曾見恭襄公二子珙琮以廢本太學布袍敎履獨推二蒼頭奴行衛市中人不知為貴家子是必有女士亢吾宗庚戌淑人來歸福州公書八誠綴衿襖間曰孝敬曰柔順曰儉曰勤曰慈曰惠曰簡言笑曰嚴取與又手疏其義于下凡數百言淑人奉以左右未嘗不與慈顰管範同周旋也時司空甫弱冠為諸生弱冠遠從師數十里外每數月來立再歸反往猶模煖不沉意牀第間每歸與淑人相向默坐後發不出一言淑

卷二十四

墓誌銘

二百二

劉淑人

入亦竟無言間有言則時時勸之學曰無墜乃公家

賦也淑人故為母煩所鍾愛而顏素負材智佐福州公以節量蠲縮致饒淑人之歸也蓋出囊中藏為治奄自掃簪環珎佩帶囊悅文綺尺布之類皆顏宜人所手製羞顏宜人知曾太公廉吏無以遺子孫故盡捐其藏貽淑人使子婿藉是管什一以資饒饒爾司空方日夜力學不問家人生業淑人知司空意旨非瑣瑣家食者盡出囊中藏恣所欲為無少憾即君姑有所需用為出食帑佐饒急他日或歸其僕不有也

卷二十四

墓誌銘

二百三

劉淑人

史且滿竟不罹于多日已巳司空以四夷館少卿請告歸壬申再即家起太常少卿至則復用登極恩晉封恭人乙亥司空尹順天值慈聖皇太后誕節奉詔脩文官三品以上命婦入賀皇太后遣內侍頒賜品蔬禮成賜大紅表裏一明年二月仁聖皇太后誕復屆期再入賀頒賜如初丙子晉都御史巡撫貴州言官有所承望論列罷報淑人聞命以養命相憫辭司空林居九年避諱畏讓謝迹城市獨四方譚名理者時時相過淑人每為治具不以罷官過為減

初命命婦儀章

卷三

遺誌

晉書

謝安

謝安

勸不啻已出淑人死之可哭之痛過所生母此可以觀淑人淑人以貴家女結降祿約周旋于姊妹之間約而餘施至相其君子出處之際非時則雖俠行道則雄飛豈其從學問中來邪先是不佞獲交于司空兩人平生出處顯晦大畧相似及司空與不佞先後起田園來不佞有內子趙之戚淑人病少差請司空曰公生平似李公李今且哭趙我殆不免嗚呼孰知淑人竟如趙而司空之悼亡亦竟如不佞邪因司空之請而為之誌且銘

銘曰

事爾父八誠庚庚相爾夫龍變雲行撫爾孤無恭所
陸見于內庭福履既成千秋萬歲壽壽佳城

合併貴難草卷二十五

江夏郭正城奚命父著

越州府君行述

府君諱字子德其先六安人元末始祖昭信校尉亦面而項瘰爲尚書伯顏帖木兒旗頭後從高皇帝濊江稱功充吳總旗鼓盞之戰帝馬中流矢卽下以所乘馬易之帝倉皇不能躍卽備伏跪地賜帝上馬帝曰壯士吾識汝亦面而瘰隨解所佩弓賜之少間事定帝方坐軍帳中膳食召先壯士來曰吾非汝不免隨以食器十枚弓一矢十賜之曰天下定不相忘以是遺爾子孫立拜昭信校尉後上卽位分隸楚王王入朝帝曰壯士郭某有母在手促入見皇后勞慰良久曰猛欲子封邪抑多得錢也母故農家女不解語曰兒子輩貧甚但多乞穀頃田耳后大笑賜田數百頃封爲八十一太即掌氏夫人蓋時年八十一也後子興從楚王征銅鼓有功累擢至指揮同知間五世至祖鏜於郭氏則小宗也時楚俗鮮事儒業亦不上農功而南門爲甚競市

易米鹽魚肉爲生產郭氏世居南門族繁夥至王百餘人適居門中凡數巷不雜他姓人人推魯少文務爲長厚白首不見官府祖兄弟六七十人各執事將相惟長祖以好施晚歲時府君甫七歲有長老善相人卽是兒昂上而豐下盡儒生試之偶語立應遂使讀書逾年刺經從老儒某校經生言貧不能具修儀師乃約同舍生以暮夜焚經而勸府君殺日且休府君不曉師意謂同舍生師殺日胡不治業同舍生微笑一夜詣師所取所讀書將歸而習之則見堂中燭影煌煌師踞座爲同舍生陳說甚悉嘆曰師藝以我貧在門牆則麾之吾入門師見我慙沮矣我且歸入顧自力耳遂潛出翼日往解師歸自泮屬取先輩所伯執模擬之成丈亡何得補郡弟子員蓋府君於學子業無師授焉時關中喬公世寧以海內名家來督楚學試輒高等召與語雖甚於是南門人始知業儒多從之遊矣自計吾異日以貧棄於師今勿效乃師爲日爲諸生陳說經義所陶鑄多知名士顧性嚴重不與諸弟子言笑諸弟子望之凜凜後諸弟子轉從

爲人師範法嚴整者人知爲郭氏門人云居常以名節自待時方爲尹某上客有族人以它事被逮力爲之解其人具盤飧大罵斥之曰是以爲急難而望報乎有叔某者以雷聞一日爲里中之會召諸子弟與客盡出金寶盤孟博鬪諸子弟競相贊賞府君不一寓目叔曰胡不視曰吾儒生目中不見此是宜不入儒生目中一時諸子弟有愧色後借二三友人讀書城南古廟中十餘年嘗爲家人聚半殿種坐小樓中脫去雙履不御曰不及期勿相見也其勤苦如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五

三十五

十一

卷三十五

晝夜至漏下五鼓未就寢鄰有老人書數晨起治鍛見書窓簾燈而誦者曰生誦誦之畢也不知故未就寢嘉靖己酉御史太倉王公忬來比楚士中鄉試而上春官不第時祖母黃且老遂請授河南開封府杞縣教諭於仕之明日而遽徙擁衆萬餘自歸德難起一晝夜城考城拓城徑傳杞尹某老評計欲遁去懸印肘後袖六角巾束持二木板一星家書曰城且破吾爲命耳府君盡色曰公安得出此言公受天子命有城社寄儀儒官以母妻千里外來就難公安

得出此言尹曰里中縉紳大半走避山中民望去矣空城誰與守府君曰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在公耳請下令四門各勒壯士手一劔當門立敢出者識其耳來於見車馬掠城而反者填隘街衢人心稍定時杞城久圯不便登守尹下令修城府君曰賊去城三十里而事版插截且令富人移居者出板木以補城之墜於是民間競出大業不移時城爲坦途可便守捍者來往尹恐其舉手相向曰公好爲之吾猶堪而避公耳屬西臺晝夜偵邑

鄭先生集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四

卷三十五

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府君乃擇城中壯丁約五百餘人書其名碑上使適爲守倉卒又苦無軍食下令城中戶各出乾餼一升富者陪之三日積穀十圍可充兩月食矣時開府無意出師而賊旦夕且薄城下城中號泣穀不絕過大張黃蓋鼓吹作樂巡城上嚴言督府大軍至矣賊以數騎來探城中城中人縛得之盡龍衣裝帶者賊謀知城中有備又誤謂開府軍至宵遁遺一牘道上曰新教官從何來者和撫平事定試諸生得陳嘉命李際春黃鶴輩八九人焉

又會晝夜講習不倦歲乙卯應聘校文事竣陝西直指問中州解頭出自門下是孰誰也對曰必陳生再言之曰陳生三言之曰陳生明日報至陳生也於是省司諸公驚歎以爲知人其八九人亦相繼登第多至撫仕時河南當事者以禦寇事薦之朝疏曰文武全才經權並用銓部李公默檢知狀意欲破格徵之疏且上而李公適難失命也僅補四川威遠令宅祖母黃憂不就後補廬之舒城邑故號難治則爲嚴鉤校簡訟比清困園自操三尺無所事胥吏邑故多通

郭英命金保書

卷三五

五

負公心計是不獨小民頑亦縣家有重科而吏且奉行過小民畏避耳題置二懸門外令負版者自也稱輸自也封識自也投壓自也題某甲姓名懸二鉅懸上標其易曰吾民來納賦而吾吏胥暨吾左右敢有多索毫釐者擊此堂上聞鉦鼓即拘所犯不少貸于是百姓來輸者如流水不及期而額盡完既而臺使者聞公才名下令諸郡邑曰諸郡邑有連負盡以舒城令督之公聞狀心念臺使者以是難我諸郡邑各有長吾且往置其長何地不往臺使者謂我怯乃以

先穀移檄諸郡邑曰吾奉臺使者命且至請置大校析楊桎梏苔榜視常加等凡有所適若干者用某法諸郡邑人故憚公嚴明聞公且至其長恐桎已上而里魁亦見檄文畏罰爭先輸負遂不刑一人而報臺使者命如約公聽斷無所稽留邑故多訟五鼓起坐堂皇與邑百姓約曰凡有訟田土訟婚姻而過一年者勿聽其可聽者吾面質可否乃公不稽若輩過翌日勿爲左右弄而或有莫悻心日哺即聚訟者階下曰某也直某也枉某也答某也免判狀不留一詞各

郭英命金保書

卷三五

六

輸服稽首退左右吏瞠目旁觀而已郡邑有所訟輒訴于上官曰願就舒城理是負三事吾事目緣是左右無所因緣且日以窘約羣吏百餘人一日羣跪請曰某輩羣小無所得食宰公誠神明吾輩願納狀投謀各棄吏而農矣公心計登鼠米嘗我乃佯應曰諾若輩嘉道迺爾迺公誠愧若輩當惟汝所願第不能一朝而盡吾計月以十人名上府計一歲若輩盡如願矣羣吏本無退志故爲前說以難公迺大恐大夫邑諸生爲解願侍左右如常公笑曰迺公

不可嘗也遂出爲首數人餘各皆數十羣史雖僕不敢有後言公性剛儻遇事敢言卽上官無所避會御史行縣檄下村民某爲盜魁民故不爲盜被盜掠且盡公捧檄笑曰是方爲盜掠而誣爲盜魁乎吾達請之則臺使者且疑我卽詣臺言狀曰是可頃刻縛而致耳顧不敵不以實告惟上官命御史低徊久之曰以告者過也惟宰所爲公迺出呼其子示以檄其子邑諸生且貢見檄股慄跪請父命公曰無恐吾得請于御史矣後竟無所問其父子鏤沉香爲像祠之祀

郭公命全書卷之三

七

七

縣使者以公之儀真理鹽政故事臺商日一人供帳具雜以玩好金銀酒具進食罷收入爲常公下令悉禁之不與羣商通而他郡邑令旣巡鹽使者各遣人來偵得狀益服公廉薦疏凡十二上而御史朱公有議城議兵議餉等疏首列于朝時縣人苦馬政每一歲責一駒上之寺中馬行久輒疲奸民以藥餒馬今速肥又苦非賄不得收乃爲文往白御史是不獨病民且病馬盡徵銀手御史然其言聞于朝者爲令於是江北數州縣不苦馬政矣時景藩之園道出南鄭

撫臣下令諸縣各條上一二千金爲供帳費屬縣望風加稅小民負擔而走公曰安得以民爲市以身名爲注乎於是僅約藏中各上官贖贖以應曰不敢擾吾民也狀竟以是失撫臣意何朝廷以一給事御史來廉諸郡邑有因景藩爲利者以狀聞諸縣令大半斥去撫臣亦以墨罷公獨獲薦舒故無城屬有後警又無可與慮始者其民故嘗訟乃乾土爲垣式令訟者如式人各持一以入比于古之金矢訟屈者十應杖應贖者百半半而積若山後積灰如之積

郭公命全書卷之三

八

八

八

八

殺如之擇日役與城且成有趙州之擢趙故衛郡民挾弓矢騎馬殺人道上乃諭屬縣沿道爲垣牆令不得馳突往來者安堵無恐於是北道之有牆自趙始也治郡九月以前爲舒時鄉人推官李某者有所要不從中傷之例得降一級時上官以治郡有數欲上疏留之固辭曰守性故不善宦也卽時棄歸時年僅四十六月乃日理農業教不肖兄弟詩書每夜坐輒訓以時事曰凡吾所爲者非所以遇合而要之不能于義吾欲二千成吾志而不改吾轍也府君性嚴

明人有不善輒面訶責之嘗自謂不能容物第令人知吾意耳胷中固不留也蘇子有言言在口中如飯中有蠅必吐乃已尹舒時一儒生故爲兄所長養訟兄於臺而計傾之公應得其狀爲加懲焉翌日詣學宮連諸儒而問之堂薄丞而下鳥獸散府君執手向堂曰此堂何名明倫之義何居第而訟兄子而罵父朋友而相助爲非何倫之有於是諸儒盡長跪謝聲學使者至以爲倉卒定亂云歸家凡二十七年足跡不履公室惟薊花種竹教子力田耳宗人指揮字者

卷二十五

九

故堂葉府君府君既謝官歸宇不執子弟禮內外遠難既以沒官錢爲都御史論列幾革祖職府君百計脫之于難入謂以德報怨晚年蓄心養生家言亦旁通什氏語生平獨卧一榻身長八尺有餘美鬚髮雙眸炯炯射人步履昂藏與人語殷聞數十步見者肅然起敬飲酒卽大醉無一妄語鄉人大小有不善匿不敢見行親如此人以爲必登上考不意其竟不窆也逾月忽臨書京邸曰什氏謂身不淨無不壞之理我既生且老矣何嫌病且歟半端坐而逝貽書告

二子其通理之皆益手自檢識云府君生於正德戊寅十一月十九日卒於萬曆戊子十二月二十六日凡得壽七十一先娶上無牙後娶母王生三子長正位娶詹氏次即正城娶張氏又次正夏府學生早大孫崇封正登封宸封正位出文封武封昭封宣封正城出崇封聘楊舉人答崇女封聘知府朱文卿女文封聘禮部主事陳汝璧女繼娶舉人劉邦靖女武封聘進士梅開先女昭封聘御史熊廷弼女宣封聘主事田大年女二女一連王貢一適華峰內外女

卷三

十

孫一通蘊某一通蘊某一通蘊童都御史鍾曾孫一通胡格先祿署丞胡廷順子一聘李櫛兵部侍郎盛春子一許聘一許聘胡某舉人胡之寧子一聘周之麟副使周文卿子以府君之教養二子朝督課而夕比執二十餘年如望歲焉既位南樞一舉減未及考成博恩綸一字之榮而府君奄逝也生不獲有子之樂稱大斗而語死不與秉燭之末歛且舍而從哭泣之位亦何以爲子碩厓厓銓述生平一二不敢上誣鴻筆下誣泉壤不勝泣血

先母王太宜人行述

先慈之有域也不能一日養又不能朝衣朝冠一拜堂下以展烏鳥又不能一永訣也自域北上而三夢先慈之長逝也妖夢是踐痛哉口澤猶存負覓莫慰匍匐南歸慈闈景滅躋乎踴乎踴乎踴乎灑淚含靈餘次數語幸辱玄覽不新名言

先母出自東門王氏外王父遇春外王母郭夢彩鳳而生幼聰穎王公時爲陳說古無匹暨賢人烈女事

遂稍通書史曰是必以歸儒生適家君先偶於上氏

士

卷三

素惟遜委禽爲人謂家大人寒雋又豪英自負性不諧俗王公曰是且大其門吾聞其先世多隱德彼魁岸而豐下偉丈夫也以母歸母入門婦範甚隆事姑以孝聞朝夕自上含衾以內井井如也於時歲里中稱新婦賢能宜家有族叔以財豪里中居恒苦其二子婦不宜家適母猶未廟見也一日早使女奴來覘新婦何狀則已櫛縱罷治絲枲又自供饘糖之役嘆曰是必與郭氏日見吾諸婦墮其家耳郭氏於

爲繁夥自家君業儒生理中廢又二弟年長不問產業日約諸少年不逞者博陸飲酒交遊中有善家大人者相謂曰爾輩奉甘毳不暇安能視不肖弟遊冶不一訓教也蓋所以資斧督使各治產業亦兩相成也父曰善歸而妻之母母曰教之姑徐徐耳就謂我新婦不相能適二弟果不受教大出不遜語母不能堪竟不出一語相抵牾時大暑引絮擁面塞西耳不聽者移日曰吾無聽也以是患暑遂病乳癰幾絕里中聞之競稱母賢能恐後二弟亦悔競稱嫂氏賢母性溫惠又分甘好施諸姑姊姪大小見莫不驩甚又不憚拮据家大人夜讀書則別篝一燈縫紉刺繡大寒至漏下三鼓不輟煎藥釀瓷構醪先時而具絮緇締綌復絢襦袴先月而具旨蓄米鹽度閭閻饑先歲而具於是家君得一意治經業爲諸生有數中已西鄉試後從之計之趙家君性操急有所不合輒不能容時從旁更解之曰疾惡如風非善官之策也又難爲下矣家君亦降以相從歲大計有丞某者不職當罷有所請乞不能得乃伺家君行使其妻持信

崔東果來母曰吾無私交受東果反崔誰其人范不
得請去無害家大人黨名母性好佛年未衰每日起
誦諸品經至哺食乃已又不喜言人過聞人不善已
變楚曰事真實未可知勿輕置喙也脫一不審詢自
我興矣自趙婦爲西兒娶婦每天明起呼兩兒婦率
衆指治家事年踰五秩猶燃燭作女紅家大人勸之
休矣曰吾不欲示子婦逸也不見某氏子某氏婦靡
其先之餘坐哺而蕩產居息而廢業平聞人急難之
且不能寐事夷欣欣喜動顏色曰人孰無不幸哉

卷五

五

卷五

里貧窶不能嫁娶爲之嫁子娶婦者數十家歲大疫
乞木於門者且滿居常俟而舉火者衆矣里中人競
稱陰德不肖兄弟困於有司不得舉曰天與之不可
強兒勉強學問人其舍諸母憤憤也吾見朱輪華轅
而後多不振者吾不足也兒時讀書至夜分母與家
嚴危坐相向讀罷而後請席何卿益日夜望其有成
也今長兒正位猶狀諸生域甫叨一第而母不逮矣
母以正德甲申九月九日生萬曆癸未十月十三日
卒春秋僅六十病旬日忽謂侍兒曰我覺有所謂

兒出者殆神歟矣次年兒正位泣進曰是心忤也心
有神明急及之稍瘥忽作啗咄酸醒曰生而未有
能免者也吾弗及見長兒祿養亦善事我遺書次兒
勿以母爲念吾瞑目矣言迄而逝女賓踊於室宗人
踊於堂戚里翕溫之多所賑貸者幾帛絮酒相繼奔
走哭於衢曰孰復有雙人而好與如郭氏母者乎家
大人名 起家趙州知州三子長正位府學生娶廣
氏次卽正域娶張氏季正夏府學生早夭域何敢煩
言上誣作者下誣先慈先慈勤動四十年以佐家大
人撫有不肖也死生之際似有遺者以一女德死之
日域中男女靡不涕下也豈無從哉域卽不文亦枉
枉悻悻懼懿德之不聞也歸來百餘日而始能述述
以稱名言不勝泣血懇禱之至

封御史東泉羅公行狀

萬曆戊子八月封御史東泉羅公卒於鄉子中丞公聞計克翼瞿辯踊號號戴星而奔窮余不佞爲狀將乞言焉住中丞筮仕一再爲楚令公爲手書懸署中曰若以父母命官子命民脫有愚民觸沙禮謂子婦不順教誨而不表禮九起大獄鞠大盜與逮而見捷寧讓而爲祥與秋泰寧網漏也折揚在廟審楚在復何辭之與有戒之哉亡何中丞拜御史則又爲書諭之曰若以耳目命官腹心置人法吏苦不周耳勿

郭史公行狀卷三

五

封御史

以師心而必生人勿以發達之言而嘗譽人戒之哉已中丞由太僕拜執法輒隨事戒勉如前中丞以久不就子舍將戒徒往迎之不聽曰通公家食何問肉食若第母覆爾餽卽我列食而鼎烹而戒之哉中丞受命唯謹故所至踴躍有般則公之教也公十四而孤有兄弟三人分財產所不受曰我童子寡取之伯氏多男子多累耳且年長雅意不欲以貲見聞以先業述什一往來江淮間植維豐弗害也同事者誤入數百金蓋還之過真州值歲凶爲散囊中金活其衆后

賈一侍兒其父持之泣曰我剝骨肉以充腹不忍須更公聞之慨然曰奈何欲廣與壁傷人父子竟折券還之不問息又買舍山司氏女其人傷悍不能去亦還之且再數奮助成行歲丁巳倭夷踰維揚鄉民千百負檐踰蹕起避城中無所得食公每日爲飯中衛賈留狀來者溫乎道路又念郡方被兵請以數百金餉戰士有司高其誼禮焉倭退廣陵城半隨公爲輸千金城之時款亦警倭公率宗人之饒于財者東門并麗譙費且鉅萬以此名聞諸郡邑公卒未四十

郭史公行狀卷三

卷三

五

母某且老戀戀不能去唯曰課諸子不復遠遊矣母卒居喪盡哀泣血骨立江南大侵道殣相望公盡庾中粟以食餓人調鹽粥備藥餌施棺槨爲政于鄉人歌且儔之矣里中賴以嫁千娶婦養生送死者無算竟以好施故家計半落公居恒無戚容卽奴婢無所譏訶暇日偕長老尚羊山水間足不至公庭有司益嚴重公以鄉禮實之辭不往不得已一再赴又辭不往公性重然諾緩急扣門無不應人有質成不願訕公府願得公一言或所親慰之不從公一言解其

見信千人如此疾之日里人爲請禱并走聲望疾且
華咄然曰我無憾于人人無憾於我寄且歸矣諸子
請命曰我無多財以積汝志有田有屋居居乎耳耳
中丞所遣使在側目之曰服爾官乎宜爾民乎無他
語權衣杞鏡而逝時八月二十八日去生之某年幾
十公諱灌字克澤人稱爲東果先生封知縣晉封福
建道御史配汪氏封孺人二劉氏有子七長應鳳次
應鸞中丞次應臨應鵬國子生應鴻中鄉試應鸞次
鳳女三孫男二十六人人望以諸生入太學人佛諸
生曾孫一夫卻金反妾昔人所稱隱德顧不多見而
公愈施之真州之餓人防倭之戰士廣陵之百堆大
障之麗譙何所不標公德乎余讀公兩遺中丞書
比于化而猶不忘官民也此豈欲爲善于身爲德于
鄉者哉豈施薄責老而不倦爲國爲民以開吉人
所施遠矣

卷三

十一

封典

封刑科給事中常公行狀

公諱自省字希曾先世鳳陽人三世祖得春徙武昌
遂隸籍武昌生子旺旺生忠忠生贊讀書有隱德生
慶以選貢爲沔陽令有循良數舉二千次繼娶洪雅
令賈銓女賈生子二長卽公公生而早慧王父慶在
沔陽時時方在機樞携入官舍間以退食時抱弄膝
上口於詩輒能誦詩戲試之對輒能屬對有奇語令
君慨然曰兒足大我門我安能鬱鬱煩苦束帶蒲伏
髮種種老矣墨綬中日暮而行遠耶遂拂袖歸亡何
令君卒公未能通典謂哀毀執成人體稍長日記千
百言康諸生間殷隆隆起嗜百家之學經生劉鑒語
不屑也時督學擢州三石齋公山陰內山張公海內
稱人倫之鑒皆試公高等其爲嚴詩不事繩削有陶
常之致又多識古文奇字曉反切以方言外產宛舌
囁嚅勿解於衆咻乃依沈約韻以字姥爲近體詩一
章教童子客至試擊案使緣所擊以韻逐詩緣詩姓
韻錄韻譜字凡所求不言而翰座客驚詫以爲神凡
六書八體四聲八音可旁矚而懸解于時問字者門

丹之履常滿識者以爲於司馬君寔指掌間邵先生
皇極數音可備鼓吹性至孝念買母早寡雖困諸生
旦夕體貌甚美竭力供養慈慈然恐失買母意買性
稍峭急一不憚則震懼伏地必解頤而後起有弟某
喜任俠不事生產捐先世業殆盡凡所受博士廩餼
或門人提脯之儀輒以給弟恐其落殖貽母氏憂居
栢喜周人之急人有緩急喪葬不能舉者或以告不
俟其人請輒爲之所至憂中柴無難色以是里
中翕然稱公長者府倅李公聘爲諸子師以公長厚
即於公計其難處
多學執禮甚恭謹朝夕禮食必親視之若而後進里
中入有以傷人抵命者夜攜白金而求解公正色曰
某平生茹苦分甘奈何以是穢我我固以諒節見禮
于李君不忍以身爲溝壑其人慙愧去藩伯湯公欲
延教授諸子屬買母且老意戀戀不忍離左右竟辭
不就里中人以是重公凡六試詞場兩受上賞竟不
獲售緣是多發憤不偷庸疾且韋執買母手曰兒不
孝無能析主楮壽以代三釜今已矣有孫英英露頭
南河岸兒忘言訖而逝公以嘉靖癸未五月二十三

日生以嘉靖辛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沒壽僅三十九
塋青山招賢村以居敦實果贈刑科給事中娶王氏
以 覃思封太孺人生子二長即居欽今工科都給
事中娶許氏屢封孺人次居義早大蓋給諫每從不
佞道公遺行則淚數數下若以公積千學而弗難與
深積于施而弗驟者艾積千德而弗及見其子之冠
綬纓端綽紳朝夕左右若有不解于心及諫議輒而
里中長老人人爲公稱其生平若有信於天之報施
善人者若作梓材爲勸模斲其堂丹護于公何憾哉
嘉靖癸未五月二十三

給諫將句言于名公鉅人以賁九京於是不佞正域
以不釋之故逡巡謝不嫺而爲之狀

東泉胡公行狀

公諱遠字期大別號東泉七世祖烈元末爲襄陽太守罷歸通城之白馬鄉烈生再四再四生諱二徙居大冶之雲城里遂爲大冶人壽二生適貴道貴生守高守高生文瓚自壽二至文瓚甫四傳而再從兄弟已六十三人食指無慮數百人凡四世圖廬而處同爨而食每飯時長老持匕箸計指而授之繫男女童稚無後言門以內和氣盎如也文瓚生玉堂兄弟九人盡讓其先世所遺產業與諸弟獨耕于橋南結廬居焉歲時夙夜桑田中號良農有穀數千斛諸弟又盡破其產則又割其新有畚田與之大冶人謂胡氏以孝友世其家玉堂生公公生而早慧未弱冠補弟子員十四而孤侍母李孺人起家農事時時督課公則以農事喻曰兒來前我爲爾家婦爾先世操橋南畝寒耕暑耘舍是無所得食今舍農而儒夫儒也者褒衣博帶方冠絢履趨趨也斗苟靡所成就譬之秀而不實公曉受教益日夜淬勵每試輒升諸生學使薛公蔡公郡守郭公仲公多器之然竟定

千庠膠九試不售後頗嘉靖某年歲薦而母孺人訖世已三年矣將謁選人惓然謂諸知交曰吾數十年雙雙踴躍不厭棄去者母衣也母已歿安用皓首而上公車是燭火弗耀其身安能照於生休矣耕田課子吾生徜徉耳遂堅志不出日手一編教諸子以立身行已爲本居恒謂士達累而行雲蒸龍變志先求也今之附青雲而來赤轅者何求哉夫工警較以取世資者卿氏所謂僞儒願汝勿爲之亡何子希瓚中已酉鄉試希寅中丙午鄉試志稍售矣邑令趙居以公年老又能砥礪子孫足表鄉閭爲請于當道以冠服迎公公匿不肯見曰吾自有而棄之奈何以子故榮吾頭角吾不忘吾幅巾間者益多之公性簡易與人無競治家依于儉約布衣脫粟不厭溫飽而已然弔疾同疾赴人之難就之若渴正德己巳嘉靖甲申乙酉楚不歲斗未千錢宗人餒不得食公括私廩中稻麥數百斛以食衆不兩月殆盡公心計食盡而與衆俱罄無益乃飼其老羸者于家而以斛米分給少壯者使逐什一販魚鹽取千錢以自給衆以不置

年又不歲則特券請子邑人盧俊傑俊傑俠士問公所爲驚嘆曰若行義而我以爲利乎指囷中三百斛貸之公復爲食其老者給其壯者如初益所存活不下數百人今十餘年而鄉人感思者猶然涕泣道之竟公之世宗族無有閭閻而質公庭者里人柯氏素驚常以被酒忤公後因事殺人意公且發其事持數金來請公笑曰汝自與怨家解何與我竟邵之其大愧服去嘉靖壬子二子且赴南宮公囑曰汝曹即第大幸有不偶實也東瓊可仕矣二子如公言往明

即其命

卷三十五

三

東瓊

年癸丑五月以疾卒去生時成化辛丑年七十又三配荀氏繼孫氏皆先公卒子四希禎荀出希瓊歷仕潼川州中以子應辰貴進階奉直大夫希寅常州別駕希宏郡諸生女四長適里民尹傳二適黃崗生陳璋三適縣諸生石希孟四適諸生周預俱孫出孫男十長賓庠生次家康生次臣次臺次坤俱諸生次文次石漢尚幼曾孫五允淳雲孫瓊孫壽孫桂孫史氏曰齊相卜式雅行躬飾分產昆弟更造不爲利感西河歲惡首齋入粟貧者貸之不吝者教之義形

千色矣至其自言則曰不習士宦不願爲官然一拜爲郎至布衣草屨而不厭卒致身三旌之位豈其分甘好施而以貴下之念尚未已乎胡太公振人之言且倒置揆囊而不倦爲儒四十年幾得之矣而竟棄之如履視朝衣朝冠若將免焉此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者哉今公之子若孫將圖所以誌公之幽者使不佞次其辭不佞不能辭而以所聞于故老者爲之狀

即其命

卷三十五

三

東瓊

張太公行狀

蓋張公晨起之大江舉棹刺舟而出一少婦于水中問所由則夫行賈不歸以爲必也夫故稱貸于富人將沒入焉婦義不辱也公卽出囊中金三十畀之且詰之曰吾於而夫友也而夫實不以此三十金而夫所致也婦以爲然持金去故免于難公竟不言名姓踰月而夫果不歸婦告之故則未有所謂友人致三十金者也跡之不可得公歸亦不以告人此夫婦第日夜焚香禮佛籲天爲致金者祝釐比公且成

即此命金前堂

卷五

張太公

而始以故告諸子郡人爭傳其事者知爲公也異哉爲害而惟恐人之知也公居恒以恐自持以耕讀課子孫以清白持家故先是里中多遺賈令下今僅諸富人什之諸富人鳥獸散公獨毅然出應命曰吾不能匿也令壯之亦坐是家殖半落公居恒飲酒慨言事能攻人之過里人相戒寧受有司杖勿受辱其妻于鄉里可知也公諱弼年七十有五配周氏七十有八同日厥次劉氏公先世有名自守者爲宋陽丞有廩名于三人瑤瓊瑤封文林郎女二人

孫七人應祥應聘應時應登吏科給事中應舉應表應薦玄孫八人曾孫十二人史氏曰遺家言活人者名注斗籍流報子孫又言爲德而好爲名者德盡矣張太公脫人于死捐厚貲而不顯其名真其之中獨見曉焉鬼神鑒之矣居恒戒子若孫不讀聖賢書當爲犬馬承以今觀之給諫君且爲龍爲彪矣此所爲陰行舍江邊小婦之報乎公嘗泛艤舸逐什一贏賈赴人之急知不及蒼天性也出入乘一白驢歸則長鳴以爲候蓋信義乎異類矣

即此命金前堂

卷五

張太公

貞靖程先生行狀

萬曆己丑六月之八日雲夢程先生卒于鄉其子弟宗黨以黔婁文中子之徒得哀其遺行而行易名之典按謚法不隱無屈曰貞寬榮令終曰靖遂私謚曰貞靖先生禮也程氏之先爲河南龍門人伊川先生之後也四世孫顯吉居宋南渡任廬州教授已遷黃岡家于蕪襄鄉之磐石渡三傳而生本元季入雲夢高皇帝詔辟舉人才郡邑以本應授雲夢學博在官二十五年以直諫顯代藩上聞而嘉之召對稱旨擢汝寧府同知遂家雲夢儒學之右今故居在焉本生易多著述易生升歲貢生以伯子春霖貴贈憲御史袁張氏封孺人升生春霖娶毛氏春霖生四子長遠次近次先生側室蘇氏生巡春霖公即世先生甫十一歲巡甫一歲而伯仲盡有其家所遺先生與弟亡能十之一薄先生不問也後弟巡且長又推已它所有產予之爲娶婦而季賴以成立先生性孝友母蘇有疾衣不解帶朝夕侍藥餌即葬後二十餘年歲時修祀事猶泫然淚下居年無缺綺之好一

鄂東名儒集

卷二十五

三十一

程先生

行狀

鄂東名儒集

卷二十五

三十一

程先生

行狀

一案可十年見徭巧之物輒揮去不御曰是所謂奇花異卉草木之妖曹如桑麻管蒯之急于用牛又喜烟人之急百里内外多待以舉火生平千人無所欺人有來市數算遺數十石走人數十里追償之族數千人事無鉅細必決於先生嘉靖癸亥盜賊大起去舍百步開起而剽金惟不敢犯先生之廬曰是嘗振人之急者仁人也以是居邑門外數十年不苦盜蓋行仁義有效盜亦有道哉鄰某閭門病疫里巷不敢來往先生適伯子視之某將以私忿訟人構成獄先生爲性解之並爲鄉里所稱晚年邑令陸公季公危公三以鄉賓賓之鄉史向公奉詔書賜冠帶一服而謝去蓋亦其不棄官蒯之義天性然也又居平無悍語夏楚不及于戚獲譙詞不及於犬馬唯教諸子諸孫則東走齊安北走邵晝夜督課無所倣以是諸子德良輩以才名起雲蒸龍變初德良舉進士爲重慶理先生性貽之書曰而家薄田數頃可不饑不寒而勿爲家計凡吏之百行廉居其一可不勉乎德良自蜀歸勞之曰兒庶幾無負明時榮遇有分吾勿

慮也已改河南理燭秉燭作書勸以守已愛民乃公
 嘗飯亡恙亡何遽疾不食旬日而卒先生以正德庚
 午九月二十五日申時生距沒之日凡得壽八十以
 萬曆庚寅四月十四日塋葬感夫子山之陽配張氏
 先公卒生子三長戴良鄉賓娶周氏繼熊氏次興良
 學生娶楊氏繼李氏又次德良終未進士今任河南
 府推官娶趙氏孫式勛學生娶關喜縣丞女聶氏武
 業學生娶鍾氏繼李氏式和娶建昌教諭女王氏俱
 戴良出式猷學生娶崇陽教諭女蔡氏式護娶筠連
 訓導女鄒氏式烈聘吳氏式功聘李氏俱興良出式
 仁娶太學生三陽女景氏德良出曾孫觀道聘今吏
 部文選司郎中鄒觀先女式勛出觀學式業出觀統
 聘劉氏式猷出觀緒式仁出未聘孫女王長淑王興
 良出字廣東按察使劉伯葵從子劉延禧次淋金戴
 良出字雷鳴時次淋貞字辟舉徐樞孫男涂之元曾
 孫女二俱幼未字
 太史氏曰程之先正叔以理學名河南同知公又以
 汝寧顯今德良又有歆河南程氏之於中原將有世

澤牛今郡志傳本於儒行而傳先生於義士則程之
 世德以郡乘為家謀可也不佞來之丘里之言恭之
 郡乘而為先生狀德良將詣大人先生而誌之幽不
 友昌敢諫焉

合併黃離草卷三十六

江夏郭正域祭命文

少保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徐公墓表

聖人有言上善無名豈不然而乎信心而行不見是而無悶不有其身何知身外墨墨而施恢恢而往豈其若建誠然而急人知也今人知大宗伯徐公不知故荆州守也守荆州時瀕死矣而不死以至大宗伯人不知大宗伯份不知荆州守何哉荆父老至今俎豆之當其時何求乎荆父老談說往事猶懷懷也變或

墓表

一

徐公伯一

嘯啼泣數行下嘉隆 國史亦載當時事乃知大人儒行不近名而人遂莫之名矣士有幸不幸不在遇不遇也公諱學諱字叔明嘉定人癸卯舉于鄉庚戌登進士第辛亥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虜薄京城咸寧侯仇鸞築城外八墩堡鸞方得幸傾陷朝士衆莫敢往以公初任董其役公爲清八堡冗役凡汰去八百餘人鞭鸞掾史數人鸞啣之無所發難堡成當叙勞或勸公往謁鸞公輒然笑曰焉有大司馬官屬而從武人于澤乎疏上竟削公名不與恩養十月改吏部

稽勲司主事入內閣理制勅先是內閣以制勅之人請意有屬而吏部尚書李公默素執直漫弗應也竟以公等七人名上後二日李公獲罪去而武選郎江

某江右人私賀公曰政府知公且以青詞相屬公拂衣曰新進少年無可爲而爲人作青詞乎語聞後七人者旅謁分宜公曰公等休矣齋宮事無所煩公何以憂去乙卯復除禮部祠祭司主事員外郎郎中肅皇帝禱齋宮祇見上帝乎詔下大宗伯大宗伯日不暇給郎代對草倚辦倉卒辭稱 上意時大宗伯

墓表

墓表

二

徐公伯二

高安吳公剛正并急諸郎鮮得意獨倚公若左右手會霜降諸司當陪祀 陵寢少宰馮某意弗欲往以疾辭公執不可而吏部郎萬某亦嫌公語弗遜會冢宰吳某方與高安公有郤遂共謀出公爲荆州府府高安公不平欲上疏留公公執不可曰出入命也誰敢干之明年庚申抵荆州秋大水嚙城城且圯公乘城七晝夜不寢水退野爲壑居民栖於木公遣官分道乘舟救之大發倉穀賑給十一月塞隄自枝江監利凡七百餘里明年大疫捐金市藥五月景王之

圖安陸撫臣某修具供帳帳更卒徒馬千與巴公請曰與巴抵武黃千里而逢囊瓶以從德矣請量爲之直費而不害事得獲荆人安堵明年壬戌會入觀人曰太守廉何以往公咲曰卽無賄誰繫乎馬十行李蕭然遂入觀陪祀大內玄極寶殿既還郡郡有高鷄寒露與山嶺崖叢菁林莽紛翳凶命囁聚數千人白甚揚雄誠所至殺人燔廬舍爲安日報賊公策賊介三郡乃上牒三軍府三軍府轉檄上下數月浸不之公公慨然曰是無滅賊期也乃率夷陵遠安卒往

卷三十一

三

餘宗伯三

戰擒賊杜景庫等二十餘人而餘賊遁高鷄寨公以窮而追之必突圍潰東擊則西西擊則東荆且爲奇禍時諸州縣日報賊而與山獨無報調知邑令某受賊餌爲賊地乃密告臺蔡唐公以他事縛與令賊聞令縛益恐日虞大兵至公度賊在萬山中未可卒擊不如因而降之乃遣人單騎往說賊跣行四十里矢石交下袒示無他賊三百人露刃持弓弩問狀對曰太守來與若等言事今求願容美土司兵且至不如早降太守知若等無罪待以不死賊百餘人環跪泣

出牛酒勞乃出諭通衢賊降無妄殺刻信符三千給之令歸者歸留者留凡一日降二千餘人而賊魁尚負固公乃計以賊攻賊呼降賊魁仗能杜景瑞安計盡擒諸賊高鷄寨悉平御史唐公繼祿勞公曰是役也一修張之勞大司馬處分當作何狀今不煩轉輪征調無亡矢遺鏃而四境宴如徒薪之功也夏五月景府承奉長史來疆沙市先是景王之國以安陸地小而瘠上疏請別給高腴於是諸藩沙洲河泊民間塗蕩悉圍攷之沙市故不在秦中下大司農議核

卷三十一

四

餘宗伯四

撫臣勘給時上儲貳未定左右瑞實假陳乞以贍上心比尺一下諸關繁費千里騷然明年陰以沙市賔入疏中撫臣遂斥所司籍入奉景府而景諸關所過縣官供給靡寧荊州則以左璫某左史某往民間洵洵傳景人來籍沙市閩門道其強梁少年監璫入焚璫爲亂公下令無恐置守謂何民乃稍集既璫入驛左右露刃環立公亦盛騶臨之竟坐語不及沙市公度未可倉卒有巡檢趙應摩者與璫皆越人召計之曰以汝候璫儻及沙市爲陳不可奪狀不則

丹榮也璫果訊越趙漫言公類且陰知疏中寬易
明且乃置酒高會仲宣樓酒酣璫起更衣循睥睨城
北稍南瞭平楚曠莽無際見烟火聚落越耳語璫曰
此沙市也璫乃言狀公曰誰爲大國畫此計沙市去
荆無民矣祖制親藩毋得乾沒民間璫曰有旨且
給公亦曰有旨且勘一沙市耳荆州則荆州安陸則
安陸守何與之有官家不自相授受以付有司此有
司事也反覆數千言畢甚力承史知公持之堅氣猶
奮曰請如公議公乃議出租五百金時景府人訛傳

卷三十一 墓表

伍

徐宗伯立

上纓疾行且召王入撫臣某恐甚公乃自抵武昌面
呈狀撫臣搔首曰我與若且連檄走耳公曰重臣而
縮恐小臣謂何明且承史至請如約撫臣乃判輪船
二公還荆民始歡呼改沙市爲徐市明年癸亥年
陸叛沙市之盟來索圖籍宣言曰將尸太守于朝
瘞恐公笑曰前所爭謂何而今棄之會先撫臣去位
代者亦故以他事贖公將贄公以媚景景疏適下各
皆連問公赴理民哭諸神祠又哭諸里門道擁不前
民歛之曰賢哉侯雷無計神香知揚善類公與父老

各相拜別荆人爲之罷市撫臣將甘心焉御史唐
繼祿執不可沙市竟從原議公得從末減罷官歸海
上又三年丁卯隆慶改元吏部以公贊郎家起公南
陽知府戊辰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分察襄陽會刑部
侍郎洪公來勘遠府不法事公力言違王不反狀與
同事者忤又三年庚午調南贛同事者遂喊御史某
論劾公朝議譏異謂公踴萬畝一生荆人方尸祝之
御史言何爲後事得白公亦罷歸又三年癸酉再起
楚臬甲戌陞右布政使乙亥陞左布政使楚轄地廣

卷三十一 墓表

水

徐宗伯立

事繁弊實百出公釐革殆盡至宗祿闕支幕官差遣
吏承撥補秉公畫一迄今遵守丙子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戊寅陞刑部右侍郎庚辰上舉耕藉禮侍
宴魯左侍郎秋駕祀山陵命居守阜城門賜大紅
孔雀羅衣庚辰陞禮部尚書禮曹故多廢弛公嘗爲
子部雅知典刑建白奏請如實學校正納言議宗藩
酌卹典還貢額又獲英國諡勅某督學使者三月
上大閱庖駕賜大紅羅麒麟服鞞帶佩刀數事秋
武祀孔子還求寧長公主婚禮冊立九嬪克捧冊使

賜白金文綺 聖母復遘中官賜于私第明年壬午
皇長子誕生覃 兩宮大慶恩進階資政大夫予三
代誥命先是孟冬頒曆或言司禮巨璫故事齊饋公
執不可曰吾以外臣備簡何事私謁峻拒不允至是
加恩閣擬加太子太保司禮馮遂削去進一階而已
比馮獲罪籍記餽遺姓名兩京大臣不與者惟吏部
尚書嚴公清及公等七人而已明年癸未知貢舉八
月卜壽宮賜大紅紵絲 駕臨勤草頒賜茶極公薦
通參深某刑書陳某食憲胡某習形家言梁與陳議

不合遂急攻公

卷三十六

七

上再閱 壽宮擇大峪山進公太
子少保會公與同郡執政申公連姻公遂以言者力
辭未去 上遣中官語政府贊公行竟准公致
仕勅賜馳驛以歸公歸十年日坐一榻習無生家言
若香黠授之者里中群少犯而不校取鏡自照眉鼻
雙耳毫長三寸嘗捫腹示人曰吾腹非吾腹也癸巳
十二月正祿而逝去生之年九七十二歲明年春司
以聞 上遣官祭葬進少保公生平剛毅不撓稿啗
寡交與人語若決江河竟日不饑好學著書至老不

廢所著齊海隅集恭頌稿南宮奏稿老子解春秋傳
歸各園稿世廟識餘錄全楚通志凡數萬言上下漢
唐宋諸名家自成一家無所損擬矢口而出信筆而
成神情所至天解瓊流識者以爲孤出獨豎而人猶
不能食其餘居官二十餘任入宮三十年所至以功
名顯而人猶不能遊其樂角巾歸里與世無忤而人
猶不能忘其機乃知鉅人博士前言往往行末綜生平
未易置短長也公雖位列孤卿而生平坎壈行跡再
起再起再躡躡躡之閒與之終身其特立無徒航麟
寡與益可知矣嗚呼所謂上善無名者乎公三娶元
配歐氏繼王氏金氏側室王氏子男二兆職以公蔭
爲太學生未仕後公一年卒娶吳氏兆稷國子生出
爲公兄太醫公後娶吳氏女三一適國子生崑山周
汝慶一適進士同邑張其薰一適舉人長洲申用嘉
餘俱載誌中

卷三十六

八

八

八

中丞沈公墓表

予在此時沈中丞相問間僕丈夫也予遭難中丞
第令譽與馬令譽以危言莊語不折于廷鞠人義之
事得褒中丞自中州兩以書來唁曰家弟家難波且
及我夫以歸德相國三朝元老而尸外之值卒常滿
也公孤身在潞河且奈何亡何為說申歸德公與予
往事後公請告歸未踰年而卒令譽以公子某某等
走數千里來問言于予沈之先大累人從宋南渡居
蘇之封門至春郭公替吳江遂為吳江人數傳至鐵

沈公墓表

卷二十六 墓表

九

山公生公公四歲能屬對讀書所業禮經五月而盡
十歲為文雄俊十八補郡諸生北遊太學丙子許文
穆公典試事舉第二人江陵相國奇其文欲令諸郎
延共研席辭不往丁丑中會試第三人不赴庶常之
選雅欲以節誼勸業自表見與江右鄧南皋曾建齋
太原張元冲關西王柱石浙中王太初馬廐庵陳負
瞻南樂魏見泉同郡張可庵稱同榜十君子夷陵王
少字輩欲遣其子受業咬以美官又辭不往八月授
工部虞衡司主事督盛甲王恭二廠先任者為巨擘

上幸大峪山有清道儀仗大瑞機取盛甲上

供歲父救脫者幾之偽造年月將不利予先蜀者公
毅然往白曰甲實在也救不過百一某在事何敢以
累前人且得罪請以身任事竟廢十月吳趙二太史
沈文二主政郭進士號論江陵奪情事廷杖遣戍公
鑾燈屬草詰朝將上客曰聞有赦者五君子且死縱
不自為計獨不為五君子地耶公遷焚筆惟時過五
君子所理藥鎖治裝具卒已所稱十君子者多散去
公與錫山顧涇陽南樂魏崑漢葛之趙韓鶴崑山顧

沈公墓表

卷二十六 墓表

十

學海相友善壬午請假還宅父憂乙酉服除補故官
時以南儀部馬公遣使上書讓切執政擬 旨諭遣
尉矣馬故與陳負瞻善執政擬陳與議構公住諍之
力言兩公忠讜如欲罪黨人請附臧洪同日之誼沈
政不別而入且議還公守賁竹格于公論乃請告家
居七年不入公府日考訂國朝故實河梁兵戈諸書
所問問往來惟前諸君子及二三雅士驍人而已士
辰召用林下諸賢起公為都水郎督理南河高寶承
儀等處淮泗泛濫為梗日操舟楫往來激湍中所用

金錢省十之七慨然曰疏之則流塞之則潰惟多開水道耳欲製鐵龍鉞等器濬下流入海連萬世利會遷去不果癸巳擢陝西憲副提督學校公故肆力文章又以秦漢多豪俊期得真才報國所錄多知名士舊有諸生餐錢及錢贖悉蠲置學田膳貧儒兩申擢福建大參督糧儲先是閩以倭警增賦公悉釐正之戊戌擢四川廉憲時楊鹵亂蜀西南震動徼海內兵朝議以公才略故有是命大司馬李公如得左右手凡戡宇機宜羽書相望李公言于朝曰得賊之要領盡地之險夷招降人置火器儲糧餉憂國奉公知無不為沈某為最得旨候假節鉞入覲時適楊鹵獻俘所條上征討時日里地錯亂無序不堪宣讀大司馬喜夜詣公寓訪之公援筆立書三鼓而重覈之原奏不爽詰朝告成人服其敏辛丑擢山西右布政會中丞公與稅璫相待不勝瑣瑣法斃之而好慰瑯璫益葺太原守忤晉藩召長史誠之事寢秋擢山東左布政使各郡邑供賦泰山香稅悉以供官儲又備倭餉增至五十餘萬公曰倭去矣且解嚴餉安用挾汰

卷三十一 李奉家

十一

七十三

去二十四萬齊魯之困以蘇時陳增馬堂輩交為虐公以計縻二璫而力勸兩臺以包稅請詔從之東省兌運惟臨清德州小灘為艱乃議官欽解酌遠近輸錢粟量豐歉為規制不以煩民歲省民間費甚夥乙巳擢河南巡撫時撫臣不補者累年索贖山積公五鼓篝燈檢閱平明視事日晏而退復至夜分河工方興大濬朱旺口親履其地畫方略嚴程限河上用夫十八萬公曰十八萬人日聚而食不繼非病且亂水衡錢甚艱乃覈中州歲輸臨清二倉米頗盈二倉米直八錢而河上米價贏三之一其以沿河州縣應輸二倉者留萬石以八千金輸之庶河工有濟國儲無虧兩利之術也躡上得請又為兩河水旱蝗蝻交作請蠲賑奏粥糜粟荒田清積貽民若更生中州稅賦無法乃條上三事曰稅富民不稅貧民量增巨商庸鋪而蠲市餅買漿之類曰有官稅不宜有私稅則以有司往者小稅抵正稅不得重科曰徵有稅之稅不徵無稅之稅盡蠲虞夏裕舞等十二州邑之河決水滄里并蕭條行旅不通者躡上悉報可兩河兌退

卷二十六 李奉家

十二

七十四

在臨德者悉以東省法行之著爲令歲省無名如土如
 會城有標兵南陽汝寧有土兵萬廣有毛胡廣兵
 歲久不戰悉以游滑充伍公精覈之日爲訓練汰去
 老弱兵額減而營壘旌旗煥然改觀丁未建福邸于
 河南府計費且四十萬公已壯門矣躬至洛陽度地
 形一準潞藩慨然曰加派則兩河疲困協濟則陝
 省兵荒議以額派料價覈料賦罰稅契段價班匠等
 銀及額包稅課馬價總留四年可辦也疏上命旨僅
 得料價等項又多方搜括庫藏應之板築役夫即以
 班軍操軍往兵餉即力征詔可是役也上不損官帑
 下不益民膏中州賴之會有言者告病疏四五上已
 西得請歸次年某月以疾殞公天性慷慨好施予多
 義氣交如嫁陳貞嬌之女助翁山甫之築賑朱見山
 之貧人皆義之有子幾人女幾人爵里姓八在誌中
 人不可無友而公所知交盡海內批鱗蹈尾之流人
 不可無識而公于邪正斤斤如也人不可無才公所
 樹立在秦晉齊魯豫蜀之間至于握兵籌諒竊詭思
 發泉湧機流理解可謂多才多藝矣人不可無子而

卷二十六 墓表

十三

清江先生

公許子皆才且賢不墮家聲謀者以公事多有潛議
 公之通不悉公之亮以公不厄于用疑公之遇不悉
 公之才顧公之大節重章在人耳目者胡可廢也因
 表而出之

卷二十六 墓表

卷二十六 墓表

十四

清江先生

公曰純朴曰善良稱宜人曰孝恭曰慈仁夫布衣之士聞之煇行砥于閭閻而名聞于九五人生烏可不自脩乎迺侯之子若孫俱以質行懿惠表于鄉邑則公之身教遠矣侯之子孫當未艾也荀子有言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乎其有終始也樂樂乎其執道不殆也熙熙乎其樂人之誠也嚴嚴乎其能長久也其斯之謂乎

明敕封文林郎侯少谷公暨華孺人墓表

公諱化邦字君孚人稱焉少谷先生侯之先世居清緱山自節毅公某以死事著宋史傳至教諭公片震鎮鄉薦以文學顯矣教諭公生封公敞以貢授曹州判不就後封南陽部主事封公生念憲公廷訓念憲公生方伯公一元方伯公以嘉靖壬辰舉公最晚舉今水部公公娶年淹貴增籍方伯公以大業期之弱冠舉于鄉累上春官不第竟棄志以殲也方伯公時時款飲向三孫言公行事公性孝友苛刻不離父母側父母有違言流涕婉諫兄第六人一有不得志于方伯公者奴輩望風分以礎瘠產業公請以所有易之伯氏曰余有室人之喪適仲初婚出奩資為禮治具不惜叔氏曰余親迎之夕疾劇仲兄手調藥達旦獲甦余今有子仲兄賜也方伯公遊宦四十年不顧家事事委之公公為經紀屢陞充急于葺宗祠設族範若干條三黨中寔者輒假衣食旁及郡邑士友井里無不歡悅方伯公誌之曰余不忝從于先人不獲戾于宗族卿黨者兒力也族長有欲奪女之志

公上書諫阻陳綱書萬古盛衰數千言方伯公至為
 動容書楮尾以為兒言正不可奪性又嗜學所著有
 綱目則若干卷工草書楷書先娶陳公敵女蚤逝無
 嗣感其夜紡織以勉已學也痛父之方伯公為賊相
 思之篇後徙永嘉城中關地植園以樂方伯公顏曰
 春暉以志孝也環水築館極親之歡幸未中乙榜悵
 悵歸羅沈酒膠結之疾以是年十一月卒方伯公臨
 訣曰兒亡矣諸難有我在公屬目曰兒寧為諸難乎
 語刺刺不可了猶憶堂上人也公之變業孺人入撫
 病難出朕令飲號病幾絕遺家多難惟諸孤是望為
 諸孤迎師歲費數十金課讀不分寒暑諸孤少踰絕
 步則搖撻無少姑息及諸孤補諸生方伯公進孺人
 慰勞孺人愈涕泣謙讓懼或失墜以負眾下數喘病
 病劇猶支願指畫家事居常不梳沐粗布襦金焦勞
 愁歎以丙戌之冬徙夫君地下矣公壽八十孺人壽
 幾十子應賓今南禮部婦人孫幾人少谷公以同
 極事父以有餘遺子業孺人既為令妻又為賢母詩
 曰保艾爾後少谷公之謂也易曰女貞吉業孺人之

卷五 墓表

九

墓表

初也德也

卷五 墓表

三

勅封文林郎夏公暨于大孺人墓表

夏之先在國初諱良勝者自山東之益都徙居亭子姓繁夥析爲三而禮門里更著以詩書顯允幾僕諱玘者與厥配解並好義捐貲財除道路繕橋梁生風爲封公父不喜豐殖讀書染翰于千如也負郭之田歲稔棄去曰子也賢何必力田况不逢年一意督封公學封公性端亮弱冠補諸生各聲刺經之外不見異物而遷屬父方易簣泣謂曰兒信厚如此何能涉世封君泣下不能起已而內奉母氏外支宗黨又自治經生業筑筑在疚宗人各修其先世之制者將甘心於公而某子氏於公爲兄弟行受宗人指爲薦尾故被酒舞刀而前市人色動公和顏色以柔之其人不能言愧服而罷公方負時名擬旦夕見收兩不得志於各司慨然曰歸休乎安事白首而青衿扎奇哉可以蔬南畝畝可以黍足以糊予口閑有離經可以發予後家有子可以父予後遂謝諸生日夜課御史君學比御史君壬午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公喜可知也曰第無負人無負官即無負若翁吾志畢矣御史

夏公墓表

卷二十六墓表

三十一

文林郎

君篋仕河間河間輪蹄輻輳疲于奔走公撫御史曰兒無苦是所稱盤錯是所稱醫勞已而趨駕歸同

于孺人戒行御史君進二堂爲壽公正色曰出爾俸余分爾甘出而竭力乎不易乎汗梅不願視此矣比御史秩滿封如其官孺人亦受封再至宦即依而孺人逝御史戴星而歸客寓事竣日夜在公左右服且除有司勸駕御史有難色公曰老人無恙兒行矣隨補陽信陽信故僻邑公喜曰兒年少息肩顧力民事可也里人以勢相凌諄將授牒公府公聞而止之曰

夏公墓表

卷二十六墓表

三十一

文林郎

吾途還而披途窮尺寸何爭其不較類如此公早孤而性節儉既拜恩綸警然不顧不侈不溢三飲卿社承之以謙歲伏臘創義約供祭掃與人爲善見有無禮者亦終身弗合也生平無姬媵晚年誤服燥劑遺疾自理身後事出囊金曰某事若干某用若干畀諸第若干嘆曰其不見遊子乎索楮墨遺數言歛襮而逝于孺人內德茂家政無大小一一總理不厭粗糲爲子孫法先公三載卒公卒於萬曆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距生嘉靖戊子八月初二壽六十有二

太孺人卒於萬曆十五年五月十八日距生嘉靖乙未四月十一日壽五十有二子五人臣之序之英之俊之笑而之臣今官御史余具載誌中夫孺以詩禮發家用之不效則施於孫子天之道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御史兩著循良有聲臺端則公基之矣公懷珍未試晚而得當既以子貴宜自榮光以酬坎壈以慰生平而含章順弗耀弗揚過庭之訓繁不避難簡不厭細謂我何求遂兩髮清白之貽肇此素絲 高皇帝時吳興王升遣書其子平涼尹瑱教之廉潔忠勤所將藥物之外他無所覩上得書嘉歎賜白金錦綺圖書勞勉以勸人父以公此言在 高帝時嘉歎共勉當何如哉子而能仕父教之忠從來遠矣

敕封太孺人常母王氏墓表

中丞常公語不佞曰哀哀母氏苦節五十年矣義行以節旌而以孤受 上恩兩拜 溫諭束於例榮一時而奪萬世言之靈傷心忍言其他幸為我誌之按狀太孺人姓王庠生高山公次女生而靜默言笑不苟伯父項城令鶴山公曰女也不凡宜擇嘉偶常之大父令西歸兩家匹也有子贈公三吾先生少有奇節遂以字之十六來歸慈和端慎宜其家人惟時上有祖姑陳姑賈性兩嚴整太孺人孝敬婉婉盡得歡心贈公名儒六試不偶家殖且廢太孺人推布操作贈公無內顧辛酉贈公早世太孺人年三十餘耳痛絕扶救而甦日夜抱中丞泣曰我不離一死從汝父姑老汝幼強忍朝夕兒砥礪我異日與爾父俱不瞑淒風苦雨倚門剪髮靡所不至及侍賈姑則強顏笑語旨甘之奉取給于手指而姑亦忘其無兒也有叔賓王門好美蕩產責負踵至太孺人脫簪珥以償之恐傷賈姑心有叔死叔母亦死遺三孤無依太孺人曰吾事也响而沫之為之分甘推食聘婦謀諸不與

已出其於自奉未嘗屬厭淡如也癸酉中丞奉干卿
甲戌成進士報至戚黨相賀太孺人愀然曰若父兩
不振兒一舉千里已償若父願矣恨不令若父見載
歎泣下比中丞理豫章則戒曰理者萬民生死路也
弗公弗恕上帝臨汝矣聞有所全活喜見眉宇爲之
加餐嗣後中丞居瑯掖守閭牧撫越海所至有聲太
孺人亦早晚親勉曰慎之哉勿爲若母憂也時東夷
告警中丞日不暇給太孺人憂形于色中丞念太孺
人老屢跪乞休癸巳予告歸太孺人欣然曰仕宦不
止車生耳我母子且完聚每一念海寇猶忤忤忤
中丞食息不離左右太孺人性儉朴不二膳不重彩
偶有文綺羞聞則嘆曰先姑先公未之見也我何忍
厭之歲時伏臘躬親奠薦泣數行下又性樂施閨人
有急難如在其身楚俗好佛事資冥福里中老嫗相
勸勉曰無以爲也鬼神事若有若無若資來生吾今
生過矣敢希來世乎其識見卓絕如此士夫不逮也
癸卯春年八十賀客滿座太孺人初病向中丞有戚
容曰若父棄我早我不齒有今日兩膺恩寵有子

不孫後何求父之疾且作以卒太孺人以子中丞公
爲司理時馳封又以刑科給事中時會 上恩如河
改京秩又馳封壽八十嗚呼贈公以儒顯太孺人以
節顯而中丞公以功名顯常之夫妻子母何所不克
明休閑率太孺人厄於偶收於後豐於年甫於德

沈孺人墓表

女德如士德履順易違變難士遭時有庸無成有終
易易也終風起而白日陰翳蓬蒿而旋展難矣女子
之德奉尊章諸娣姒精五飯脩文紅家當事日乃青
蠅起于閨闥貝錦張于壺房攜貳生于翁媪和好違
于林第卒以蒙難而正志克家而昌後非有允貞之
德過于辛倫其將能乎沈孺人吳之望族自梁侍中
約卜居吳今吳興可萬家至東居公家以背雄里中
震坪公以文學顯星官鈴署陰陽醫方吞吐百千言
莫窺涯畧既生孺人而授女誠內則諸篇會孝崇軍
公爲其子光祿公擇配而震坪公偶絳吏議茅崇軍
以身翌之震坪公德崇軍遂結姻孺人年十七歸于
茅事舅姑如事父母蘋蘩七箸不厭夙夜家有香室
身親曲簿光祿公性嚴剛而孺人濟以柔婉賢孝之
聲溢于閨闥頃之光祿公南游太學孺人從之震坪
公以豪舉結客爲怨家生身被三木家且立破矣
孺人徒跣號憐願以身代日夜脫簪珥脩飾素裳
公竟得論減屬有謗言起婦姑問夫已氏爲姑所醜

沈孺人墓表

二十七

沈孺人

孺人不善爲詞因而交構其間謂新婦日捆載厚
其家即先祿公不無心動有違言孺人鬱悒不快若
有芒刺不出一語自直也愈婉約於飭謝事舅姑不
謹幾十年所而翁姑廉其無罪也曰吾甚愧賢婦即
夫已氏亦瞿然悔也于是相對涕泣光祿公親奉莞
諭受成事和協如故曾未踰年而孺人卒年僅三十
一孺人性純孝臨絕永訣弟以不獲奉姑及父母爲
恨常掃一室焚香誦禪願得早生淨土歿之前月辰
起有物蜿蜒聲聞如龍狀孺人慘淡父之曰吾命也
竟逆孺人生二子長瑞徵次琦徵女一孺人知瑞徵
且貴甚奇愛之然離色不少借常曰是吾當大吾閭
不欲爲禽犢愛將贈以琦徵及女遍屬諸母獨顧瑞
徵瞪目曰孺子能讀父書吾無憾越十六年而瑞徵
成進士爲黃岡尹以治行高舉徵入女適同郡溫子
澄側室生子一琯徵又二歲光祿公繼室于吳女二
在易恒之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家人之六二象曰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夫貞也順也巽也女德備矣艱
難險阻之間內難而能正其志矣沈孺人篤于父子

沈孺人墓表

卷三十六墓表

二十八

沈孺人

之恩格于姑婦之咎天不報以年而報以子孫之報
于所謂明章揚顯德厚流光也宜表而出之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確卷觀公碑銘

世有茹藥飲水之士倏臨艱難則蜩縮不前忽遇紛
實則鼠首不決亦有斷犀劃蛟之才細行不矜則蓋
蓋不飭剛腸不足則斧鉞不嚴若魏公者羔羊之節
龍豹之輔轉錫之才薑桂之性道已得全品鄰其涯
者乎當其節計部而卻權璫之請忤分宜而謝銓部
之推是天下之大操也及其救新鄭而數江陵之失
遷廷臣而正顧命之冤是天下之大義也用聞言而
正叛卒之刑困辱賊而解靈武之危是天下之大略
也議貢市而蘇塞中之危新明安而犁王庭之北是
天下之大勇也古所謂社稷臣非公其誰當今宇內
多事說言繁興有如公者垂紳立朝則百官以正持
籌在邊則四夷來王矣若爵里姓氏記者已悉不俟
贅言謹識其大畧爲之銘

銘曰

上之初年 元臣迭遷 公如不言 誰號冥天
靈武興師 臥虎踴鵠 公不爲謀 大厦誰支

黃勇之叛 奸究遠舉 公不微言 誰勘大亂
穢犯孔棘 民罔不蠶 不斬明安 烽烟不息
嘯似公才 紫電白虹 嘯似公節 泰岱崢嶸
嘯似公廉 寒潭秋水 嘯似公名 冊書青史

明故唐縣主簿牛君碑銘

涇陽人唐縣主簿牛君名璠字朝佩中丞應元父也中丞立朝大節凜凜淵源所自在牛君矣君初學儒以良家子諳文義嫻書史推擇爲掾有廉能載拜唐縣簿唐民德之罷歸酒簞爲遠嗒然無慮孝友天性哭父嘔血兄弟各產獨與李居析產與弟九人所難或以爲言咲曰噫嘻兒須我活邪孰亡活者愚無德遺後人耳又櫛二侄產與已埒賑人之急不計所出生平無爭人稱爲佛子云君之懿德不能悉敘子姪婚姻誌詳之矣散鳥之銘銘曰天不慙遺而厄公官有名不楊天肯慙遺而公有名千載于唐嘯不有年而公年也神發其祥嘯不有子而公子也名在旂常

明封戶部郎萬川王公墓碣

昔漢楊伯起正色朝端柴門絕客而大鴻臚耿寶大司徒劉授弘農守移良順柄人意致其毒欲致之死李元禮以黨事被考案經三府而大尉陳仲舉不肯平署李子堅杜叔榮爲大尉各以正直見忌於柄臣太后女主尚能不聽讒言而馬融以一代名儒乃阿諛宦官代爲草奏文致其罪宋岳少保且死而中丞勾龍如淵諫議大夫万俟卨侍御史羅汝楫承檜意交章彈論而大理李若樸何彦猷薛仁輔宗正卿

卷三六墓碣

三三

三三一

士優力爭不得自古盜人國柄者荼毒忠良必有信信啞人之徒效其搏擊而乾坤不毀必有耿耿之士爭其是非爭之而不勝則君子死而國遽從之爭之而勝則君子不死而庶道亦不墜皆天也自四明山陰因予執楚事遂以妖書殺予與歸德公而蓋諒爭爲之用撲臂而前奉 旨逮于男女數二十人而歸德公與予兄國子之門外遷幸且滿蕭司寇承時宰意必欲致予與歸德于死而浙黨任比部者賈勇而前又一二任子以予議其父謫故日夜恫嚇文且成

矣時王公信甫爲比部郎力持不可至以在惡熱之

曰獄丑成他日論定吾部中當爲抵命司寇意稍緩

賴 上神聖察于枉直付諸逮者予兄弟得放還歸

德公亦無恙予素不識信甫歸家三年祇日夜焚香

誦 上恩而已亦不知信甫出死力救子死後三年

而四明谷山陰死人自京師來者始敢頌言信甫又

一年而歸德公與司寇呂公各爲信甫太公作傳當

信甫以戶部郎改刑部時太公勞之曰刑曹爲天子

法官法者天下之平也不有張釋之於定國乎 評辛

丑一 聖恩太公封刑部主事如信甫官而信甫假

雲中歸子舍再拜 上命念太公且老堅不欲往而

太公感異夢若將有大獄需信甫以定者既信甫抵

任而爭妖書事今日爭之而明日出守常州嗚呼要

人真有權也信甫忠義天植神且司之太公實故之

是天國以大節付信甫而先告太公太公與神相通

矣太公名納誨字養直別歸萬川先立自洪洞徙萬

川十歲而孤悉其家資以誨兄與弟既生信甫神氣

清朗容貌如玉里人稱和善有 若欲妻之太公已

信甫約婚矣。顧者使人誑之曰：而翁冠紳布衣，
易易進賢也。公正色曰：吾為人翁而以子婦易其親，
有者并能不報，然竟不報。信甫成進士，令崇德。
太公如其官短褐之田間，不見有司不為人關說。
余已太極爲親族貧者代輸逋負。爲弟之子娶婦，脫
易氏子于死，以德行表其鄉閭。亡何下階，失足，折壓
其上。張目見神人，攔杆杆躍起，得不傷時。信甫掌守
常州，抵家詣床下。太公執信甫手語曰：而五日西還，
何邪？信甫道所以。太公喜甚，曰：爾能不殺人，惜人，守
得罪，受人吾舍笑入地矣。吾曠昔之夢神，且告我矣。
吾何憂？信甫念太公老，不忍行。太公促行，信甫下得
已之常州。而公率諸子跪受遺言曰：惟忠惟孝而已。
吾心太然，勿里礙也。太公可謂生死不二幾乎？道矣。
當信甫初拜刑部時，妖書事未有影響。而太公先見
之夢，然則險壬之造才，豈亦有前定？而正人不
同神實相之無毒之不死神，且有力矣。可不畏哉？人
非精神粹白與神明通，何以不棄若坎子？子信甫有
活命恩，而從趙吏部呂司寇高行人劉司徒沈部司

諸公文知太公之賢而爲之辭，若家立子姓，則具
諸公文，中不贅。

明嘉議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吾溪徐公
神道碑

公諱楚字世望鄉人稱爲吾溪先生世有宣者宋宣
和間徙自龍游之少溪遂世爲淳安翁阜人十一世
祖宗顯十二世祖震孟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震生
恒恒生源派生讓贈奉直大夫工部營繕司員外郎
配王宜人震生公緒部公與王宜人嘗從外大憲約
庵王公之楚中誕公於德安郡郎遂以楚名十歲通
春秋嘉靖戊子領鄉薦戊戌登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奉 命治衛郎廢事時衛府民廣兆域稍沒民
田公曰王塗有制五十畝而外寧可與庶民爭尺寸
王大悔曰微先生不聞此言悉還其地民德公王亦
重公爲餉百金謝不受後治泉山東疏六泉運道賴
焉尋宅王太宜人憂眼關補廣衛司主事轉營繕司
員外郎時聘建 九廟署中一切倚辦朝夕籌畫節
省鉅萬工完僅陞俸一級次年轉屯田司郎中治
崇烈皇后喪事山陵工起忽一夕中宵傳 旨某日
駕幸閱工大司空文公倉卒不知所出命裁水衡

錢萬縷亟治行官公曰乘輿且駕即神輪鬼運詎不
耳今山陵殿才備具擇其可者費不過千金不煩運
料指顧辦矣屆期督者踵至而官已歸大司空大奇
公愧不及也是時湖貴間苗民逞命大中丞張公奉
命之開府辰沅而難其守家宰聞公以公往公蒞辰
永保固陽零美施州暨清平偏鎮辰沅諸通兵俱集
於辰公令諸軍去城五里而營俄而苗酋九營馳酒
殺人白督府斬之諸軍肅然亡敢犯者時嘉靖庚戌
歲也方議九月進兵兵至十萬屆六月餉未辦督府
茫然命傾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金不過萬即
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至轉運不
及有商糧應輸南大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今已歸
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檄數十萬可計日至也
督府從之不踰月先後至軍遽不乏時兵連貴陽貴
姓有獲銀貯辰庫中年遠藉亡無知者兵與貸於辰
公曰無貸也舉而償之耳且告之故時貴州諸司亦
不自知喜出望外有衛官與嚴學諭王臺雅允坐虧
未折俱論死連坐數十人獄成矣公曰署者朝而來

夕而去與者無來去罪與者不罪署者微眾謝之
得衛官狀即白當路樺王諭復其官併釋免者數十
人各叩首流血繪公像以行土酋將姓者居懷諸酋
賁雄於郡嘗與石氏爭田殺石氏數十人官府不敢
商公曰傷人者死法也部民若此何以官爲計擒之
正其罪辰人快之辰俗尚鬼有妖巫數十人以符水
治疾淡旬數百公縛而杖之散其黨境內以清兵興
後城郭傾圯公括庫金檄衛屬分任之不費民錢而
維城一新在辰六年與督勸學課農論俗橋梁道路
庚館郵驛莫不修繕歲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憤恍
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幡幟飄搖署曰威靈
几前大鼎焚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
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爲之公怒曰誰爲此議
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幡幟殿宇一時都
沒翌日士民苦旱祁雨執牒請公署名公曰有如夢
我當應橋繞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
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聞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
舉大石擲公幾中公額呼公名曰異日見我陸調母

卷三十六 補遺 三十九 公三

悔乎公咲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
郭邑也大爲踟躕五六年間公竟無一語及之高垣
顧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
其雅量如此公又于郡亩平功多會分宜父子柄國
僅以年資擢廣西按察副使太宰古冲李公道公書
曰兵興數歲勞伐居多府江之擢不厭人心弟旦下
苦無錯甚耳府江上控陽朔下連蒼梧僅獲盤據
矣使者至欲見功議征之公曰未有警而稱兵夷狄
猛獸也猝然而起傷人必多竟與御史忤得調既調
公乃議征於是夷獠懷盆詣茶城殺長史奪印章百
姓騷動御史頓足嘆曰吾甚懸於徐公公至京而邊
牆工起臺省閱邊者舉公同行公躬歷險隘繪圖以
進更條備邊六策事竣復以原官調雲南鎮守沐國
公驕恣不法強奪民田且文致其罪公毅然曰吾職
也田而掠吾法魚肉吾百姓可乎竟按籍還之周龐
者廣西人有罪親人周岐岳選蒙化衛經歷死矣龐
謂其子曰汝廣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
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

卷三十六 補遺 四十一 公四

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
燔其屍有宋經歷者故識岐岳密以告公公伴搬龐
往事縣縣而擒其妻子訊即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
為神明在滇三年擢四川布政司左參政分守川西
至內江縣界達有內巨寇數十人劫殺瀘州孟教諭
公停車三日不談計擒之隨視蒼蒼藩倒進窮外諸
要路有饒儀公曰翁已廢矣又堪重贊耶削其儀柄
國者及諸要人爭囑公不得適京師風雷乃噉言者
謂風雷從西北來宜去川陝方面一二人以當天變

卷三十六 神道碑

四十一

蘇公

遂罷公公曰吾何敢當天變方舉扇自殺何履露章
遂拂袖去去之日蜀吏民父老遮道攀號自錦官城
至龍泉驛四十餘里車枳不得進窳耒祖餞各款款
泣下前此未觀也公歸惟督耕課于閉門掃軌絕跡
不入城市郡縣大夫未嘗識面一室蕭然環堵硤田
僅三頃性好施予急貧乏徐族殆千人振之未嘗一
日饒也歲戊子境內大饑去公宅五里曰威平鎮有
商航未至饑民擁聚百餘人齋商商懼公聞而召諸
縣人諭之曰豐年多凶年少汝曹奪商商不過失

而汝曾為盜即官府不汝罪來年復巧為計得子
尚有儲足延汝旦夕命諸饑民各感愧負米去及秋
有負米償馬盡卻之曰我活衆而拯爾父何償焉性
至孝念縉部公早世遺養每遇忌辰掩袂涕泣歲暮
展還像雖中夜必盛衣冠侍立髮髮如也性狷介不
能容人遂遇不平事聲色俱厲不旋踵渙然無芥
平生澹泊不喜華侈不為子孫治產業至建宗祠杜廟
蒼壁巖巖橋梁理盡心計不遺餘力於書無所不讀
文似虞陵詩似開元大曆所著有吾漢詩文兩集焉

卷三十六 神道碑

四十二

李公

花華堂葉山居雜志蜀阜小志杜律解易睦州詩派
青溪詩文等集藏於家已丑冬忽發疾亟命家人理
後事疾革族子姓來問疾公曰吾無歎心語無損人
事我子我孫世世以陰德印我心我乃瞑矣家人相
鄉哭誠勿哭仍索筆作詩而逝享年九十有一配龐
氏贈宜人繼錢塘洪氏封宜人男七應符應立人出
娶商氏繼吳氏應娶王氏女繼程氏應娶龐氏
繼汪氏應娶羅氏應娶吳氏應娶黃氏應娶
氏應娶王氏並洪宜人出應黃舉已丑進士歷工

部廣衡司郎中令守武昌郡其妻商氏贈孺人繼妻王氏封孺人餘俱邑第子員女三長廬出適桐廬姚大純次適貢生方啟迪李適國子生廬應虎俱洪出孫男二十二入鳴盛鳴治鳴泰鳴熙鳴銑鳴書應符子也應乾子鳴騶武學生應策子延賞邑庠生延年應箕子鳳庭邑諸生鵬程茂子泰子卿應壽子鳴雅邑庠生應養子紹庸紹功紹賢紹官紹階紹麟紹麟應範子景高景野景文景章文孫九應範文二一適應希望一適王時雨應其文一適桐廬邑庠生趙如

卷三十六 神道碑 四十五

琦應壽文二一適進賢令毛一噴一適唐廷惠餘未字曾孫十一人曾孫文十人郭某曰公歿未二紀而嗣君來守武昌值巨燭作難嗣君調劑其間所全活無美既馮觀察獲罪去有詔武昌守暨司理胡公勿得遷嗚呼嗣君之所爲憂恤我民者有人主所不能奪矣則公之遺教哉

銘曰

公生於楚又生我楚而世有聞於楚公薄於治家而官如家而不有其家公生則如神沒則明神而

國子監祭酒劉公墓碑

公諱應秋字士和一字和叔諸生時有聲累都試冠其邑諸生壬午舉江西第一人癸未舉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已丑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壬辰改右春坊右中允行司業事癸巳補經筵日講官凡五年上賜金錢結幣書字符篆時鮮珍品甲午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主順天鄉試亡何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典武舉會試丙申轉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讀丁酉陞國子監祭酒階

卷三十六 墓誌 四十四

朝列大夫會稽有言者遂具疏請告 上予告歸歸二年卒時庚子十月也士和雖起家藝林徘徊著作其大旨雅欲有所表見感情于中踴躍風義一時薦紳危言之士武廬棲隱感事憂時慷慨太息握手論心聲名遂振一意分別流品敦尚氣節斷斷譚諱不遺餘力而怨怒之論亦綏之起矣士和系出漢長沙定王業其後有珍者由分宜小白芒贅廬陵良石史氏生翰林學士維維生大理評事滔始遷吉水之南嶺七傳德臣析粉漢宋鼎熙間次治舉于甲午夢應舉

于康子仕明仕器舉于景定至 國朝迪成以詩
于永樂丁酉又三傳而節推公方與生封公子詔是
爲士和父封公有四子應春應夏應秋應冬士和爲
第三子四歲時諸先哲講藝南洲新第見其詞異試
偶語輒應羅文恭先生撫而奇之時仲父某未有子
遂後仲父既長有名場屋於是偕諸兄弟執贄會大
理子野門已又聯同志爲文字交爲義氣交訂會江
陽書院二日較藝一日談學切劘甚篤既爲吏官仲
父業舉二千矣不欲奪所生乃爲文告廟以士和歸
宗於是具疏 請得 封所生適聞仲母奏例不得
奪喪感激悲愴具疏請歸養奏封公曰恩宜在仲仲
曰禮在所生乃士和視仲父猶父也里人文賢之褒
事訖與王泰常子澄鄒給諫爾瞻上下青原雪浪間
訂正問學戊子冬入京以己丑會試屆期曰遲遲吾
行也弗前後期乃來既爲司業與大司成鄧公相友
善每見士和生平嚮往未嘗一日不在鄧公也比典鄉
試合諸執事焚香額天衆心肅肅丁酉後東封議起
士和故善談天下事時有所發紆不無異同人稍見

卷三六 墓碑

四五

三

憐又天性惆悵不能棄青閨人善不能捨閨人不善
亦不能捨剛腸快口人至不能堪矣夫文墨之臣優
游而處中墨墨而蹟跡鉅非其好也遂欲以意氣動
之方謂鋒鋒人且謂不可親方且謂烈烈人且謂不
可測要之崎嶇磊落人也若乃無端之議異手吾所
聞夫年僅逾艾官不滿品命矣夫歸而正祀典飭族
約新學官懲叛逆正名法猶足爲鄉閭重士和生嘉
靖戊申十二月二十三日歿爲曆庚子十月七日壽
五十有三娶楊氏封孺人副室王氏方氏子三長同
升聘夏邑令普貴蘭文次顯麟聘臨川湯主事顯祖
女早夭又次萃升女八長適庠生黃家次子元弼次
適鄧官說德博子圭明次許聘廬廬庠生蕭甲登子
次許聘 王給諫某次子立道次許聘曾官生之
可長子次許聘萬安張大理卿某某次子二幼未字
卜兆在本邑仁壽鄉東樑灘六世祖塋之次 銘曰
說書詩帝所私擁皋比人所師焉名乎名我隨爲成
乎成且虧乎所思人莫知予所否天知之子與孫玄
與來行路人視此詞章離魂魂居居石表表麗牲碑

卷三六 墓碑

四五

三

嘉議大大刑部左侍郎邵公諱召南之孫邵武子讀中秘書為柱下史嘗羽江南能備帝里上帝刑臣今焉已矣

誅曰惟禮起家殖隆收奢惟孝友于秀發三花昔有靈匹下之請室我儀圖之願言造膝昔有考成寧其敢獲我諒吳門願言綏征我匪椒毒網開雀角我匪蛇營踰存白鹿一頭樹膚再踰諸于江州之民我吻以濡逐臣憔悴長途解佩遠于持之使我心瘁廷尉再周兩東碧油門施行馬道擁八騶度天馮軾撫茲

邵公集卷二十六

四七

明倫彙編

其燦我蹕天門潰池兵起囊弓折矢麟蹄自天用錫其杜介弟藩王來請疆場脂膏竭矣匍匐靡遑歲方二釜膏之陰雨願言徵輪春風三月詔傾臺端晉二秋官云胡悠悠矢言考樂鵠集於屋車摧其輓君方賜環云胡歸木鳴呼哀哉夜臺不閉有官既達有士而才匠作屬墳宗卿錫也自命自天嗟此淪喪望望佳城是告是旌永永不渝薦此嘉名

祭郭太傅文

扶輿蓀真嵩岳降神龍山爲閭濁漳爲津鴻蒙元氣
蓋蓋眈眈真宰下視篤生碩人珠庭挾榮金閭通籍
左右銅龍窺書衡石學約銘心不顯無射人亦有言
禁林綏振兩校進賢再典天鈐桃李無私水鏡高懸
在帝左右以贊穹宮帝心明明王道平平帝曰枚卜
總葉爾幅出爾司衡入爾東軸二帝可三五臣可六
顧俊休休迂衡拂拂感奮白麻爰念白華瞻瞻太母
搖狄素沙煌煌祖道乘馬路車白駒空谷風花雨茶
惟公之學靡彫靡琢四畏四思以覺後覺漱之匪清
楊之匪濁如泉在山如玉在璞惟公立朝示民不佻
既格朋比以化淫蕩有鳳既遠阿龍自超羣年賜問
鳳詔鸞鑣惟公子孫爛其盈門雲燕豹變玉樹蘭蓀
填塔繞席振振存存頌之而已拜跪朝昏惟公上壽
龍眉黃鸞杖鄉一節飲社七豆優游椿年徘徊錦畫
幾更桑田獨存宇宙上天騎鯨上帝震驚尚方合義
璽幣搖旌千末小子殷芳酒清列星耿耿公其如生

郭太傅真傳

卷二十六

四九

郭太傅真傳

祭大宗伯徐公文

不慙遺一天地亦開大道本夷而胡喪世人各有心
孰窺其際曲高和寡我貴知希不易乎世吾道寧非
哲人已矣吾將奚歸爰在 先朝錚錚諤諤介圭既
錫茅封斯璫餐食爾絲土田斯虔先生拜 命願節
荊州街簪不鼓岐麥象瞻滿玉得間父老請謁官寺
憑孤中丞首鼠上帝不寧市人偶語白簡誰揮黃鶴
斯舉請室既建各鑽何辭如魚如然爲官爲私解此
黃紱茹彼紫芝帝念匪愆賜環海上爰綰金章再排
金命金命徐公實亮伯拜稽首上應文昌典司
英蕩開府保釐宗公實亮伯拜稽首上應文昌典司
邦禮示我周行山陵之役實惟紀綱謂我何求一辭
而退不念昔者邇世無悔卜鼎方殷懸車未艾先生
之文本乎六經義盡姒嚳周諮商銘而彼不知落落
晨星先生之行不施而當人處其明我處其黑而彼
不知如不我克先生在朝大猷景行不吐不茹不黨
不爭而彼不知欲雄其成先生于家無悶無讟同舍
解牛野老爭席而彼不知怒舟射石黃腸下世白雲
上仙景星慶雲高山大川息我以老知我者天曰予

郭太傅真傳

卷二十六

五

郭太傅真傳

小子紆綬問字拭巾沾恩跪石明志束帛生芻汎澗涕泗

卷二十六

五十一

五十一

卷二十六

祭耿尚書恭簡公文

萬曆某年月日大司徒耿恭簡公卒于卿公簪筆為名御史建牙為名開府棟宇為名執法晉大司徒不拜歸而教訓正俗鄉人化之為名老更皇皇以明道為已任海內宗而師之為名儒者計聞

上賜謚曰恭簡按謚法尊賢貴義曰恭一德不懈曰簡於時楚之士大夫莽官某名仕于京者往諒之諸大夫於公皆楚人也諒之其轍楚也詞曰

大道既隱日月荒只我輪舒御史沓茫只桑枯海竭

對皇命

卷二十六

五十二

卷二十六

世淪喪只聖遠言微道不明只百家之喙莫肯降只波旬信信逞喬狂只規矩改錯咸披猖只榛蕪塞途厭周行只疇能御之修天常只衡山巖巖滔三江只有碩若彥崛起黃只載籍承明持一囊只白簡徽徽冠神羊只虎豹九關靡敢當只式茲南國四維張只水鏡堂堂正且手只高牙大纛撫閩方只方田籌餉畫周詳只歌且憊之帝甘棠只御史大夫頤留京只一疏幾何念三良只疇不我知為短長只我冀我封叩天閭只我車我懸歸故鄉只白駒繫維帝命煌只

故園三徑樂未央只吾道非斯二三行只亦有不戰
莫之量只五濁之世孰爲臧只如彼奔馬莫之韁只
孰爲六轡御康莊只如彼江河莫之障只孰爲一蒿
捋湯湯只云胡逆行以爲綱只我歌且謠心徬徨只
孔氏之徒反其常只孰爲雅言而獲獲只孰爲罕言
而盲盲只酌桂醕只奠椒漿只蒐兮歸兮來江湖只
許曰寔欲與于斯文兮恐二三子之非吾侶吾何所
隱于二三子兮而二三子之皆吾與吾寧與此相終
始兮而莫之去夫與大化爲往還兮而莫知吾處

祭李夢池司馬文

維公大節紫霄青霜維公大雅威鳳文鳳維公孝友
人紀天綱維公兄弟鸞羽鵠行維公孫子玉樹崑崙
公遊金馬余寔望洋公鎮金臺余切褰裳云胡不戰
而亂天閭嗟嗟嗚人械被倉琅浮雲翳日遜于蕩陽
一門三隱十畝耕桑云胡昊天又藏我良我有弱息
嗣嗣蒸嘗言念昔者合于庭輿星言于趙吹笙鼓簧
云胡今日各天一方君乘白雲遊于帝鄉余將敬飯
適彼二京婚姻之故涕泗盈眶酒肥斄公其哀

然教老師文

太山其頽我師不來雖露未晡我師安歸生民多苦
賢人陽九弗逮黃髮大閭艾首師年方剛通籍金
鐸鳴壁水座敷文昌舊組銅馬橫經廣廈黼座牙
典謨風雅裏蹄錦端賜出金輿珍醢法醞饌自大官
如樣之筆金相王質匪石之心晴空朗日岳岳番番
一命再命而偃而僕竟老木天豈其獨賢徘徊著作
廿有五年人則諾諾我則謬謬人謂吾師如金既躍
目則望洋足則迷陽人謂吾師如閭厄楊不潔不肩
寸絲百折載濡其輪而迴其轍廷臣金同銓宰惟公
夫誰尼之寧莫之庸不庸已矣云胡以死知我者誰
惟二三子三事雖華不及拜麻十畝非奢不見有家
偏側偃側我心蘊結退而不工進而彌拙云胡天威
兩月而徵發書占之賢臣有遺疇肯寄字星殞如雨
至棺下來濱漠誰主伯才千夫為璉為瑚少子呱呱
亦鳳之雛駸車倏駕朱輪奪謝一疾彌旬白日長夜
我輩末行共是門牆相向而哭惟有心喪百身莫償

生芻一束師也來臨顯貽嘉告

生芻一束師也來臨顯貽嘉告

卷五

五十六

祭周宗伯文

代作

至性樸茂迪德柔嘉潛光弗耀成純無譁人貌崇名
杜德靡奢匪石可轉似模無瑕翔麟天衢折旋去局
沼潤芝泥光分蓮燭編史冥搜探奇遠矚贊襄國
英排徊躑躅闢弘育子師模典刑拉繹詔璽重席傳
經容臺佐禮曳履珠庭天卿贊化蕭蕭奉局晉秩
儲闈宮端表舊端應檣床清輝捧豆白虎典儒青
論秀遐不作人譽髦狂有疇謂公也弗及翼爲禁
玉樹偃蹇一枝護賢讓能表此師師欽哉越膚寔
祇台疇謂公也弗珍厥溫人實知公弗隕厥聞疇
公也弗永厥運寢假而化哀此祖親曰予三人
比縱同升伊邇共此堂封瘞于公者祇祇
之言第回無從

祭周宗伯文

五十七

祭周宗伯文

嗚呼惟公杜德葆真金渾玉璞金渾弗踴王璞靡琢
乃奮承明乃鳩蒼學五紘委蛇五虎微猷威儀山立
笑語河清門無嘉偶藏辭宅羸惟以保素不道雄成
迴翔禁闥從容履聲經術既宏芳聲遠播淹迹金莖
浮湛玉署白虎典儒青宮表著不競不綽不吐不如
闡然靡測肆此謬悠豈曰伊人勇退急流遲遲吾行
余寔好修三讓而進能不少留三事大夫以有嘉問
成人小子是幸是訓師師在位寧顧行遜人亦我知
寧珍厥溫人之謂才耀穎揚葩公獨屹屹校書滿車
公食其實人既其華所取者書所著者奢人之謂節
儉揚鼓譟公也遵養不爲智調特立獨行方枘圓鑿
款款如愚問問似傲人之謂仕龍變雲蒸我慙難樹
陋集成蠅蒼顏著述皓首疑丞云胡屢寒笑此同升
度宇無私自公多暇三木未報兩豎奄化中天且麗
長夜長夜我路驚惶廷臣悲咤某等先民是經大猷
是柱門墻納履春秋幾更不薦函丈乃冀兩楹陳芻
若橋衡

祭周宗伯文

五十八

祭唐柳所文

昊天不吊降此鞠凶人之云亡視天夢夢司命者誰
公胡以死格天事業今焉已矣孰令公死白日晝冥
孰令公死慘慘勞人鼎魁臨仕不為公華雄文麗藻
不為公諱公之歲歲大華高顯公之朗朗河漢中天
公之清白羔羊素練公之孫子玉樹瓊枝歲在甲午
上簡 官僚予獲追隨兩夕風朝馳驅并轡徘徊比
肩網旃步武大庖共餐曰予淺薄言不寡尤公不我
尤而顧我憂何以涉世何以全身言猶在耳謹書之
紳子既南還公亦予告予既北來公先應 召東朝
之役先後十年敢有不戢知我者天子脩其職而忤
于時悠悠之議起而殺之我解我綬我脂我車清風
穆如送我河湄民之說言胡為乎來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 上帝震怒如雷如霆人不我思我乃非人維
公一言人息其意野有輿人朝有清議公亦有言
上自聖神湯網且解伊誰云惜公亦有言念汝無家
界之餐錢早話桑麻生平知交莫我肯顧公獨何心
如泣如訴 上恩如天臣罪不死幸及毒孽獲交鄰

里計典方行公修其志有志不酬而躬以瘞瘵
死而公隕焉公實生我而我難言我遇不死而公云
公惟號斯言念彼窮蒼生獨一束有淚如雨明明上
天哭此下土

祭東

辛

祭朱虞封通政文

君之神理寒潭秋水紫霄風生璿空霞起君之貞廉
河水清遠有幾可拔無魚可懸君之愁苦聊以行國
楊子悲歌賈生太息君之雄豪靡言不貞姓名借客
肝膽與人而試老封竟飲采暮三就舍香名高粉署
振鐸於江雲雨其從汝作納言帝曰惟龍四方多事
雖馬念之日寢其眉未重厥施生平竭力奉母北堂
萱花露翠玉樹芸黃君才未抒君胡以死君志未酬
君今已矣長劍陸離君將爲性上薄青真下窮黃壤
爰射天狼爰掃狴犴九關于焉徜徉君之曠達
死生已齊顧我同儕能不凄凄言念哲人怒焉如擣
酌酒焚膏用薦蘋藻

卷三六

祭文

六十一

祭楊太史文

靈追弗究謝英萎華夢踐瓊瑰歲值龍蛇子之英年
而捐厥家玉毀于幾劍蝕其花如駿甫駕而輪厥車
豈日未午而輪途斜石火流光有涯無涯冢宰之孫
金吾之子簪笏滿床君胡以歿弱冠金闥妙齡青史
早慧如君君胡以歿吟口風生揮毫雲起縛兕吞牛
君胡以歿二孤茆菴寡母天只俯仰茫君胡以歿
君才未窮是蘊是崇日新大有鑠楮雕蟲昂藏七尺
揚上下豐謂子且達豈其止共子之神理晴天白虹
子之逸氣變豹驕熊憶君謠言感生懣懣母室前知
或也幽通諒爲人傑意爲鬼雄夢楹之夜猶然冀年
言笑衍衍飲食間暇玉棺何從文螭不駕兩豎竭未
悠然委化賓從出門靈明辭舍經首班然玄堂幽雅
蒲坂之陽中條之下魂兮歸來汎瀾淚瀉

卷三六

六二

祭馮觀察墓尚文

維萬曆三十四年正月故湖廣按察司僉事馮公卒於里當稅璫為政執政風靡誰肯以官與命與之抗公以臬臣執三尺法繩諸奸楚民恃公為命貌盜禦禦不敢與公抗公又侃侃廷爭之有 旨誦公又有 旨斥公為編民又有 旨逮公惟楚民之故也公在徽三年與諸君子講學談道著述幾萬言 上心康亂放公還里歡蔽溢於四海朝夕望公大用見太平公既功在社稷名在春秋而身不登上臺位不躋九列于是楚民聞訃哭之罷市成服修醮籲天者三日而舊治武昌漢陽黃州縉紳某以公有德于楚遂為楚蔽諱之其詞曰 嚙貪亂兮彼瑞嚙闇然兮卷殃嚙請命兮我民嚙念亂兮懔懔嚙舍身兮獨行嚙逮公兮天閭嚙蔽公兮明皇嚙知公兮彼蒼嚙諒公兮江湖公下微兮繁霜公生歸兮月明人望公兮紀綱公胡為兮淪亡惟烈烈之下土兮寔 高帝之開天也將民社付之孫子兮意傳之萬年也宜忍以萬億黎民兮惟豺狼之所殘也肯以六典八法兮惟狐鼠

之所姦也誰敢揚龜而橫行兮誰敢靡日而馳權也當公之在楚兮檻虎豹而何求何人心之不同兮與虎豹而同仇惟皇天之不悔禍兮亂攘攘此九州獨楚民之安枕兮與江漢而安流惟 皇心亦清激其忠輝兮何公之不逮也誰令白日冥冥兮惟陰雲之醞醞也誰令下民嗷嗷兮惟宵人之多熊也既群芳之委折兮宜群吠之所惟也豈天上與天下兮將好惡之金同既竭公躬而靡申兮又殞公命而早終豈皇天之急夫忠良兮稍以正百神之鞠誼遂令司命攝公兮陰以宰夫群蒙余念哲人之云亡兮惜不知其故惟天門之不可控兮惟神靈之不可訖公且揚靈于天濛兮彼亦消竟於人路惟昊天天之不吊兮惟昊天天之瘡怒招公冤兮安馮駕而叱兮班麟茲和風兮甘霖撫五辰兮明星惟三楚兮膏露奠酒脯兮豆登肅廟貌兮天眞靈洋洋兮來歎

祭陳立父文

高門鼎族碩德長才龍鬚虎變南臺北萊兩分劇郡
早拜容臺世臣之故遜彼法紀我處其約而莫見是
修邨者誰言旋故里身以才揚亦以才毀宦以名淹
又以名歿垂垂之腹五色文章昂昂之姿八表行藏
孰知之城爲君桐鄉念君言笑肝膽盡露憶君高味
風煙莽護窮通之理君旣擡然會一李官而十六年
無愠無惡言笑平平生歿之際君謂之何見君婆娑
謂君則郡政及疆仕不挽義戈曰余同藉爾汝知音
悠悠人世疇知我心吟域不起涕唾皆眞弟兄里閭
能復幾人婚姻之好汝女吾兒維絲及緡兩姓合之
一言百世悠悠我思素車白馬渡河而嘶登君之堂
能不凄其倚廬者母毀性者妻將言齊物物不可齊
淚不能收墓不能題長劔陸離君將安往生鳥絮酒
寒此窮壤魂兮歸來庶幾盼饗

卷三十六

六五

祭封君文

惟靈和德遊天億安玩世揭攤竹冠琴調滄警溪林
栽荔種桃撫桂春酒桑花秋風鼓世開元守一過曆
忘年篤生齊聖載籍水天光分黎閣寵賁遠延湯胤
邱美公爲得全亦有龍章爛千華屋宮錦分袍大官
割肉如履三階如緣尺木飯糗黃精倉餘黃獨卿雅
三老人訝五君忽驚鶴迹遂嘆芝焚網緼紫氣蕭條
白雲神歸絳闕卜斷靈氛辟之草木甫栢徠松陰徑
翠嵐蒼僊蒼龍庭階之下玉樹青葱我等小子桃李
春融我師文明奄執大斗陶鑄羣方光被九有公兮
師來如在左右惠我下民保艾爾後

祭故邑本刑部莫公文

嗚呼公用戾于我下濟濟則比備伍量總結蘭五辭
迪藝教用保乂我民我民始集于蓼惟公柴忱我下
邑承平于休公用克勤迺事鷄初鳴以莫不夙興夜
未央莫偃息在床又不寐于官妻奴不飽于藿食媚
于小民不媚于三事大夫不欺我小民我小民亦罔
欺公惟帝念功惟時臬師播刑之迪以教祗德歲月
之不易天不慙嗚呼傷哉公用無窮之聞我下邑
有無窮之恩公不旣于用是不斲于德嗚呼江漢湯
湯比于桐鄉蔽帝甘棠我民不忘

卷二十六

祭故邑本刑部莫公文

卷二十六

文

祭梅伯陽文

歲在壬午公車在卿宴余三人迭奏明光里黨稱之
簪組相望君才磊落泉湧雲翔兩試巖邑于周有光
機製爲錦花種爲棠蔭先一旦豈幹藏厄絃歌斷響
郎官隱芒云胡雙舄不朝未央云何前難鴻鳥不降
崙喬壽母配顏在堂亭亭蘭玉遠勝成行昵昵琴瑟
靜好在房君胡以腹長夜倘佯婚姻之好絲繆正長
君阻周南余憐閨邦傳聞政井不關刺床我宴不德
懿親淪喪去年絮酒暇詞汙陽今茲披淚悲灑梅梁
言念逝者俾也可忘片詞危酒是享是將

祭故邑本刑部莫公文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文

方封君祭文

嗚呼遜翁先民遺直家起孝廉門標通德使都人士
是發是則生無忤言室辭華色乃有象賢鴻漸京國
主署馳轂金閭通籍臂之龍門典司判冊翁其馬談
有開厥業法醞是嘗宮袍是服如絲如綸輝騰紫極
伯也侯時雲鱗風翮雙玉亭亭君子之澤既貴而昌
猶然時昔家無高門人無避席爰錫崇封亦享大養
乘彼白雲縹爾長息悠悠人世如公不易生芻嫩詞
我思無斂

新美舍人方封君祭文

卷三

方封君祭文

祭郭相國夫人文

於惟碩人毓德純明龍山孕秀磁水發祥既既既戒
惟德之行實維申甫同自岳降銀渚叶期金閨通籍
蓬禁行文黃扉茂績夫人婉之龍章三錫六珈耀采
五典列席既轉玉衡海宇風清先後兩朝既和且平
夫人相之協此令名色絲補袞七著和羹俄而縣車
家園孔樂文成辭漢司馬居洛夫人偕之蔣花種樂
鳳皇齊飛宜鴻可托遺經教子含貽弄孫亭亭玉樹
蕩蕩蘭芬鶴立鸞峙祁祁如雲哲人女士彌其盛門
偕老百年優游歲月家並麗眉國武黃髮云胡先有
溟洋奄歿雲輶翟茀追遙恍惚延推燕喜花謝忘憂
吁嗟葬闕我心悠悠詞官牢服祀事孔修豐碑大碣
賁此靈丘白日既逝玄壤莫開一人四海備致榮哀
鴻濛弱水遙遙蓬萊生芻一束神兮歸來

祭郭相國夫人文

卷三

祭郭相國夫人文

祭故太師母文

於維聖善聞則柔嘉勳異味且簋叶白華實有太史
夙階尺木慈視劬勞恩同顧復太史齋聖望茂北扉
光分銀燭漏靜紫微擢管衡文秉珪協紀母也天只
于于燕喜西江言邁北堂樂齊手薦靈壽躬曳板輿
與鸞在盤粉榆疾閣慈顏有配春風綽約抗疏得請
休沐逾年念茲宣背寧遠水天枝卜方幾期逝不至
如何如何婺星奄墜直杖在手涕泗統瀾秋風靈几
焦唇乾肝丹旒搖搖黃腸題奏諛引五衛築坊雨後
時不有子子為帝師時不有養養分蓬池時能不歎
不疾而逝素車白馬千里而至門牆之義夙仰今儀
末臨鮑幕聊繫牲碑

祭故師母文

碩人靈粹德象允藏賢儼藻閭龍齒蒼琅曰維夫子
人倫之望宜其室家蓀壁藹芳德音來括明星未央
龍文或躍鳳德風揚上林玄圃將翔有翔左右箴管
解此雙璜文章杆軸助之七襄上帝監止綸音有光
家有公子豹變龍驤蘭芷發越琪樹琳琅云胡溟滓
弗弟窮蒼鬱鬱佗條協恤摧成曰相夫平補衮施裳
云胡中道不成報章曰相夫子斟酌斗匡云胡中道
不以挹漿藍橋已矣玄雲相羊春草萋萋白楊茫茫
我季小子桃李門牆比于母慈梧棲莫忘生塋一束
遠于之將薨兮歸來臨風來嘗

祭曾母文

於峻衡陽紫蓋朱陵式鍾懿淑賢詰用興曰惟淑人
蘭王雲仍動以溪澗儉以縵繪鳳卜鳴琴雞聲解
黃鵠中折栢舟誓懷唯藐諸孤神如形穢脫珥備書
式較爾誨施于太史奮跡承明名先蓬榜露沁金莖
靈蛇拔寶韶夏奏成唯母劬勞難以疊盈翻翻諸兒
離龍繡虎亦有季子爲子歟父郡以孝聞薦之兩縣
惟母劬勞風以棘苦茂膺寵章雲翹鳳冠宜此象服
以報能九緬維逝者泣涕沈瀾資父匪易移孝焉難
羽魯稱觴板輿帝里云胡隕葵惜焉陟此丹彤忘
延徽燕喜青鳥不來白鳥戾止匪母曷育匪于曷
露慘彤閣雲飄帷堂慈景既曜徽音莫忘椒漿桂
子焉儻佯

祭丁母文

少閑望族歸元名宗整絲警帶佩玉鳴衡官鴻歲燧
既信文紅圖書墳典又以伐藪桓桓將軍偉下而豐
維母朝夕茶藥與同既有諫議以顯遂弓明珠潤玉
鳴鳳漸鴻應時作宰夙駕花封實惟劬勞教之止共
監燕表節導輿明供百里之內荷天之寵享子之德
讓母之風既通徽省左右高宮侃侃閨閭音列和同
帝曰俞哉以儆百工復有季子兆曰飛熊子而能
諫母教之忠時維母壽如栢如松奄忽委化游於環
中嗚呼朱英鎮甲夫爲百雄禁欄補贖子爲國工
狹素沙生也尊崇素車白馬死也令終我亦有母
時靡逐與言及此涕泗無從縮芽以荐簋殮有像神
兮歸來日下雲中

乞雨文

上天震怒千里如焚下界憂惶寸心欲搏假辦香而
千斗極藉經籙以念宵奮竊念五始之運厄數九陽
三尸之餘人家百萬迺自去冬以來無三日之雨自
獻歲以來無一日之雨自入夏以來無半日之雨自
夏秋以來無半時之雨赤日行天黃苗委地青草生
烟白骸遍野旱魃虐之而不去舛戾招之而不來玄
雲幾布垂而不下雲漢昭回挽之無從匪上帝之不
仁匪神明之不鑒匪庶正奔走之不勞匪小民怨咨
之不平實惟某等無始以來貪嗔不除三世之愆根
塵不淨不順天心不修人紀或十倫九法之不明或
五戒三皈之不謹或出叨仕版而靡念民窮或入反
里閭而無施鄉井或前此豐稔之年粒米狼戾而暴
殄天物以怒天心或近者凶荒之歲風雨愆期而呵
咎鬼神以召鬼責此皆衆生之別業下民之自造也
敢不席蒿待罪皇懼依但恐劫火洞燒則大千俱
壞龜陸不改則不遺靡餘貧病交侵則善類殄瘁盜
賊四起則國步艱難此造化之不公世道之極否也

伏願救小民之積愆除歷劫之愆尤洒涓滴以作江
河指升斗而為雨露撤斥雨師之不職澤遍三湘鞭困
龍之不飛雲彌四野卽三農已無望歲之期而四民
稍慰來蘇之想荷帑力于何言感天恩于再造

合倫黃難草卷之五

江夏郭正城美命安著

尺牘

謝政府啓

左右調元功高帝紀經綸朝運冠民宗曠宇休休
照寸冊于日月玄功墨墨出萬壑以清冷當皇猷
草之時正相度淵渥之際調持有道默成納牖之功
諷讓不形莫測運斤之迹外康流品內贊謀謀在
聖主固欽于和而不知在天下亦揚于休而不覺振王

聖主固欽于和而不知在天下亦揚于休而不覺振王

卷之七

尺牘

衡而馭世歲運功成持金鏡以調元天工績叙于是
製龍不惠桂醕邀歡葆倫充庭金匏在席雖九命之
物即乃三謀以稱高圖緯協五佐之符宸居表列宿
之上屬紫宮之誦落慶鵲瑤臺賴黃閣之贊成功燁
柱石于是朱組玄玉龍袞繡裳綺紉十襲縉端委以
揚輝金貝百朋並盛章而紛采勸賢餘以十世綿瓊
祿于二勲真紹家徽紹承國命官職中稅見華國之
文章思播外方俊傳家之忠孝萬邦爲憲百辟其承
某自愧羈人休名未立深憐宵就學業粗成方感奮

于明時實辭懷于鴻造三椿薦樹樂久留千里接
塵趨錦未遠申茲悃狀望布亟端遙佇槐庭敬仰片

狀

又

琢磨今範斧藻皇猷外譽震瀛內規累稟樊五緯於
斗極叶六氣於珠囊當其校理祝書司文天閣銅龍
命著百度揚休白虎名通諸儒納履敷敷物聽忠簡
帝心遂當枚卜之期通協具瞻之望下師五典上棲
三台駕舜曆之方軌紫宮肇建賴禹功之即叙黃閣
聖主固欽于和而不知在天下亦揚于休而不覺振王

卷之七

尺牘

運輝勳鼎石以銘勲侯景風而式命臺驛離趾班九
府之珍藏斧藻龍章增七襄之麗綠勸賢餘于苗裔
從胄子于成均踵武雲臺式紹金張之業聯輝金馬
益弘洙泗之風史冊輝煌光榮未艾家邦孔固奕葉
不唐

又

相公閣下素心王立華采金章厚德揚休行規人紀
環文兩散道冠民宗現筆外朝奉對天而度曲垂紳
瑞榜範寶鼎以繫神出入瑣闥內性四時而弥秀儀

游文苑剛心百鍊以不磨獨契道貞達譽時嘒七聖
瘦城之駕驂御軒黃三山始射之屠獺批堯舜丹經
玉液應知出世之心綠綵蒼珩益重慶民之聖名高
金鑑道贊衡機探路揚輝台庭改色天下想望其風
采聖明日拜其昌言某彫虫未就夢鳥方迷升降承
明之庭則自惟宵窺出入木天之側則有覲情容願
當舞勺之年讀瑤編而幸文章之可述及乎戴弁之
日服現行而恨請命之末由有慨執鞭使注瞻于北
斗無從納履寧見笑於東家

與許才師

卷二十七 尺牘

三

域拜遠英交歲已二稔仰切台衡書不再上雖復瞻
斗杓畫聖鼎司嚮往書紳仰思鏤骨而函問未除禮
樂不修輒踰几筵備于文陸禮家所忌亦明訓所不
錄也故不敢以不踐之姓名時聞在右去歲春夏之
交多言繁興國是靡定乘時者揆譬而興持籌者卷
舌而退而海內縉紳迴翔顧盼舉住望于老師屬
主神明簡任元德而老師閤閣侃侃靜靜庇人前無
所忌後無所避息盈庭之議破講張之說人心以寧

國紀再振么麼小子何敢侈口而談時事第亦萬目
而觀世變耳剽而承休德矣今 聖孝方隆紫宮興運
相德日茂黃閣延恩裏路龍象典物尊崇廣序鴻館
以明世德將弘鄒魯之風續金張之業天下幸甚先
慈已卜地于漢陽六神之原日月有時將榮矣政擬
肅使以巧不朽而母氏有靈邀惠自天文星書見白
鳳夜來琬琰之章惠然來賓叙劬勞則泉壤生輝悼
蒙悅則風水止恨夫一言之贈錫逾車馬一字之榮
後于衮冕顧此鞠育之遺其何以報顯揚之恩也致
所過為獎掖者又神誼形茹明目腴顏避席而不敢
當宜為慶庶耳

與王少廣

別後兩拜手書現辭麗語裁割晉魏未我滄之一字
似自豔麗中感慨而出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佛法入
中國瞻夷者喜其超脫之說雄瞻者羨其平漫之辭
孱弱者畏其果報之說滑稽者喜其縱恣之譚今士
大夫口不道三乘手不握塵尾家不懸紗相座不燃
炳檀者以為俗物即使釋伽見之恐亦以為乞象求

我不肖于儒釋之畔尚未了然得數十年之暇司
六經子史中見聖人一班然後自五千四十八卷討
分曉夫富貴賤天之所喜怒哀樂人之所有
有心于濬非濬也聖人之道順之而已但無世俗
濬即成正覺以足下才其必秣馬脂車囊橐罄
伴于天壽道邇于彼葦簞且臨倪故鄉效軫展駕

與史玉池

不肖與足下共事司農則見足下溫良如玉私心向
慕用懷結納既而雙共杯酒遂成莫逆又幸同官禁
知參參黃龜直

卷三十七 尺牘

五

近足下無所隱干不肖而不肖亦祿有所犯于足下
各示心腹依依不舍無祿先慈即世足下枉顧存恤
英進動懇見鶴令之心焉歸來後說卿重無論足下
才美即其入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不肖已矣願足
下努力詩不必盧唐要自立門戶文不必兩漢要自
有不可磨滅之見政使始終暢談論席大即作
山六一居士何嘗不著世也呖區區一得之見為足
下效

與吳明卿年伯

前者敦瓊尾之敬為先慈乞言於門下適辱大既重
以瑤華何以報德兩公子秋風薦爽比翼圖南不卜
可知士之好古而苦心者往往重誅又何慮焉前辱
教更待兒二字已勉為訂定第終不成語也前在中
秘時有詩數首為友人所梓幾欲請正于門下而視
類縮手欲進且卻趙超不前者累矣然寧見笑于海
若不敢自為河伯也伏讀憂旱諸詩有雲漢之心焉
所謂在江湖則憂其民者手

與徐次史宗伯老師

卷三十七 尺牘

六

前蒙貴人旋曾寄短札修候起居知已塵清燕矣
那步泰自門下來僑悉老師獎借之語既陳竊老書
來則謂老師謂域文章行誼皆有可述域竊自管見
東隣之女局鼻應顏而其父謬言其美也娥猶冀耳
人以為真笑也持千金購之當域之未售也則為樹
順頰借齒牙假粉淋辱踐藻用既售矣燕石非寶貝
錦無文才具不逮鵲斯胎則又虞其名之不聞將
不能其職也又蒙嘉歎似謂足用為善而青華足觀
者遂使羽毛已成嚴價騰踴抑何造就之無已也即

家故稱大弟子倘亦如所謂西河之流始之篤信卒成文學得其一體者乎今先慈窀穸之事日月有時將葬矣敢乞一言樹之道周先慈之六秩也老師以一言榮之今又以一言哀之生榮死哀其藉靈寵蓋不由域哉永莫具風木感涕遂凡無憑聊獨不逮老父史之曰章得侍教于大人君子得斯二言可以自解矣

與徐少室

前以書奉評足下得微笑其言乎比見魁南都者往往多知名之士足下得勿早著懷乎昔幽治氏之買良劍也屬其子曰无獨知獨知之契天下未嘗信之也不佞敢以斯言贈

與陳霖若老師

人自江南來者持老師華嚴開城疏讀父師之言終自誦之域受遇采之恩以有今日不館額後修問以奉左右迺蒙嘉歎重以清暇念及先慈光祇遊几存沒均感且以末世凡老師所以教域者皆鉅儒之業非常之事策而馳之顧域力不及也域幸藉左右之

靈倫負文學但恐刺經無術屬文嚴駁以政不達行已無聞樣遊憤匪春華不腴秋實無成明教謂采之一字非透悟玄言為希為夷出之不窮且以調世者不能也域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鄧汝光

季儒書來謂足下可以語禪僕不謂其然足下有儒者氣象家學淵源近來高明之士服膺之累經清冷之想一見內典不啻藏以冷風以為玄言妙道吾儒未有也不知中庸周易所言何事不幾乎舍己之私而歸於人之田乎季儒才高今且逃禪且相與易之謂問數千年來不可無人前獲觀荒政諒神經世之矣也可以卜足下受用陳豫台遂為俗宗之遺失此良友可恨可恨

與胡之栗館長

不肖於老夫章以肩隨之老文道方而行立一時諸失賴以寡過不肖自去歲奉訊後以為氣毀之音不可時達於輦轡之下遂于政府師席暨館中知己竟莫能嗣音得勿罪其疎慢者乎夫謂我騷雅之佳義自

豪生禮謂大功誦可也則齊衰可無誦矣向敢操履
毫突潮潘弄其唇舌乎以茲忱思日集學業荒蕪無可
笑恒九日爲先慈生辰有九日泣母詩一首以它日
節晤奉請教政耳

與邵儀庭

先母之變匆匆扶杖而歸足下贈以墨卿重以朱冊
五色錯陳歸來溶露研磨點染漂湘四壁生色矣前
奉訊後久不嗣音爲嘆來教自比于桓譚使不肖太
玄不肖素衣素髯一字不就玄則尚白矣何如何如

與楊洛源

久不聞問日用耿耿足下倘亦念不肖草土無賴不
責其落落耶往辱翰教謂不肖遊神湘舫不肖安能
爲集黎辛苦累思泣血是則不肖矣

與吳惺初

客歲吳叔敏得理華展而讀之寒暄教語浸淫于六
代結秀于先秦上之設開汲冢割石室而示余也何
俟高文大篇而後見見下胸次裁沉酣左圖右史五
藏神會玉屑和以香醪何芳郁也不肖立稱矣把鏡

者馳驚於后惜

下包蒙破題

所不辭耳 曆而告朔矣前者顯後申束修之敬于

與徐太室公以是歲益介眉修不肖域旣不能卒

不肖於去歲客之後又不能走一介效蠅蛙之歡強

慈大事未襄堂中鼓吹之末不詎爲禮此爲大噉後

顯肅使者而雙鐙善飯天牖元德正國家老更之位

有廟柳相神章日茂如來論所云涉獵而好奇神龍

所不知醜態露當于五色雲中來之即一日千里窮

郭是命何事難道

不敏敢不請物也帝氏傳經龍門世業爲弟子者能

說經則漢疏聞乎

議名山昭其牛伯

奴韓柳之匠門下通子姓籍自舞勺以求奉教于君

靡藻而義妙下服縉仁義勉勵風化玄言奧旨妙躋

若夫書無所心日用廩廩政擬躡履造膝操杖履以

所不有而不尚風洗我以善而夙困庠勝不踰里閭

不假遊說之迨大故語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矢不

近爲文者斷日近日仕習豪舉者跌蕩於名教嚴

和煦面目可

言蓋未有如門下不言而明行者也

與教老師

突進後學小子域企足望之重爾三舍

不奉清問司

左右適知太宗伯

舟而往尾宿除日歸屬遊几歲且一稔修候末由先贊一辭俗華且以墓文藉鴻筆而未敢造次俟改歲旋乃悉太公後敢請老師挾履所至烟雲莽五山林而公子又文倦以今祝昔自有輕重丈夫出處猿驚

威風毛甲已時屏荷敬言若策域以不朽盛事域雖

多事今作書

卷三十七 入廬

十一上

非尋常人間事味腴羣芳盛在憤排之間捧玩瑣編

勿羨其有罪謝其核宋儒議其平贊史則蘭臺推其

與顧桂芳博五言上揀玄輝近體凌轅沈宋古文

不肖域獲於思而不失史漢之餘散排體薄蘆駘之

子則習聞門長公之雋永雖有作者吾不欲觀之矣

閨域景行之不讀而不為凌駕之語以博名高理無

從門下一聆為詰曲之教以警愚目才無所不擅而

甫列仕版旋人以樹黨與尤所以高出近代詞人也

自棄請事有自建元以前為詩者斷自大曆以上依

模畫形幾成奎本而議論華博頗遠出宋人之右

金白雲擊筑悲歌動稱我輩以為豪舉夫詩以言志

情也叫囂怒罵情性之道何居而氣格才情玩之索

然顧宋元諸名家所不為也夫文之盛也以近代諸

作家而士風之靡亦由之以其繁殷多而誇奪之詞

不自知其已甚也夫子之言曰自吾得賜也而名曰

師文章冠冕不肖域安能測其萬一而不肖終

不至阿其所好也

與陳壽岩老師

郭泰合傳書

卷三十八 入廬

十一上

域結髮為文厭薄一切側聞老師崛起江南主盟海

內間從書肆中購得所為制執棒而讀之恍然有

私心以為終身執鞭死且不朽暨老師既節入楚據

起頹風惟楚有材欣欣向榮域獲教薄技於前遂下

自意而試高等頤域監儒耳竊見士習日流務長垂

競有遠介紹後見之義不忌自炫自媒之說遂斤斤

自守不修羔鴈老師復以為有當於心旁慰勸慰以

而出之以勸多士今楚人士稍稍振矣蓋老師以是

倡域以是應也顧三赴詞場有司不錄

其欲踈風雲踴躍終焉已矣去歲乃得微服下事
謬與計偕然在僑伍中無以自見也春官見錄即擬
南旋讀書山中計十年味腴塞芳十年問政考條大
者有用於世次亦足以自立乃出仕耳曷朝廷闕館
亦不自意仰憑靈寵溫在選列顧影自慙才不稱地
矢心自勵當勉奮大業以不負知己也前三巴之行
不果即高臥出中獨不爲蒼生起乎清聖宏毅溢于
當路有司勸駕無繫白駒

與蔡青門督學

初發徐黃草 卷二十七 尺牘

七上

不佞筮仕時側聞明公英風勁節朝著生色惜矣北
征取道襄郢始知明公執憲節振鐸入楚觀察黃公
爲同舍郎習明公長者暨入京邸故人劉臨哲相勞
語及之謂明公風節凜凜不直世所謂長者豈直不
佞獲揖高風楚士子在疆鹵者不啻踴躍矣夫士米
其才不當挫其氣大其用不當使之依阿映認未仕
而習巧仕之態也省中人士固寸寸尺尺又趨趨殆步
憂其不勁不憂其不純也夫告訐巧詆任俠舞文世
所稱不美之俗楚士之所無而多恐多懼激之不已

世所稱易使之民則楚士之所無也以明公之真誠
義問譚者色變聞者色誼猶若鷄之鳴于上下風而
神應也楚士何幸焉

與吳惺泉侍御

讀東菽文章爾雅宛然漕渠奏疏何策之長也
家以數百萬轉輸今吳楚大浸晉秦周鄭旱魃爲虐
是數百萬者將安所從出朝奏疏而夕訖可是足
下方寸中筆穎間耳足下雄才博學顧爲國家圖萬
年根本之慮詩曰謀謀度詢此前代採訪使故事也
初發徐黃草 卷二十七 尺牘

七上

答襄王

正域自傅士弟子時側聞今天下賢王無過太王者
縉紳先生雙拜下塵即以爲齊之官梁之苑而海內
藝文之士聞風景附重繭百舍顧曳裾而稱王門客
即使峴山爲糟丘漢水爲酒池何以得士若此往者
取道襄郢大王不以令甲裁之而引之使即賓席

蘭樽邀桂魄俯青都遂白鹿披綠圖揮彩臺域翊
色華矣今天下南面而稱孤者方高自抗倨以爲勢
榮而大王獨過自冲抑以爲名高夫古之訪崆峒上
渭濱式間設醴光燮史冊者爲勞榮者乎爲名高者
乎春融履照珍王萬福

與徐少室

吳越相去一水動經年不得音問令人蘊結前歲曾
致音附一詩奉採秋信足下勿以爲不然第三戰三
北不自以爲枉足下卽多輸一籌夫朝議劓而暮鑿

卷三十七尺牘

上

劇者此尋常之蹤也于將鑿劓而後就光惟射斗卽
爲神龍物久而後神也但近時舉業日以滛放大旨
欲見奇夫奇固我輩長技也何難之有見吾所長不
見所短則雅道難言矣又人謂古文詞翰將何所寄
其才致而行其憤悶才而有奇學者不妨而攻之也
兩攻之則幾美偏攻之而不見效則兩妨矣足下以
爲何如梓慶削鐻不懷慶賞爵祿不懷非譽巧拙此
養心之論也足下勿生煩惱生煩惱卽多一障礙卽
有好文字在胸中不出見矣何如

與金省吾老師

歲暮得聞中手書似有厭薄之意將所與或後作楚
人故然亦達人婢悅泥滓自適其適也不佞入京東
每向人陳說老師發罪狀好修者聖聞而審聽之至
爲擊案躍起炙轂之士聽之漠如也夫正人嫉邪而
邪更難正清士鄙濁面濁每仇清內不失已外不失
人東方生之所以懸枵下也老師英風勁節顧廉儒
立毅然遠覽今有識之士望其眉宇名利都盡域以
爲居身之珍蓋亦少損處于夷惠之間乎域以秋抄
入京當車者抹其彫虫之技收入史局自惟庶廩什
草春暉敢忘化育

卷三十七尺牘

上

與吳明卿年伯

不佞城寢廢鄉土數辱音微義規重誦望阻下風此
入都門縉紳先生詢問動履談說高綜知與不知莫
不悵日者輩較之下繩東文多懷蕩致累禁忌多
端文藻發開恨無當日諸君子一振蕩之耳顧城近
門牆而自麻越千里而相思邇邇求遠良可笑也謬
竊風儀溫藉禁近弟恐寒瘃瘳瘳蒙見咄學語不

辰裝牀且至爲覺見而顯影自懸肯
不吝餘光獎之
子新正詩首賦一篇奉就鄂剛

與密藏禪師

論求真我之心不可斯須間斷求之者非我而誰即
如妄念不起不可言真心而可以見真心譬之搔痒
搔時屬動不屬靜知痛痒者覺見真心如孟子以仁
爲人心如桃仁杏仁謂其中有生意如不能生鳥澤
言仁釋氏覺心老氏谷神此皆真我不屬它人發出
便是和未發便是中如來所謂心在內不見身中者

即發合修證章

卷三

又牘

二十七上

意識未合于眼根也心在外不見面者眼根未離乎
身也意識逐境而眼根有障真心無所障不待迷
但凡夫以意識爲心以眼根求心何啻千里然則真
之與妄覺之與迷賊之與子只在反掌之間耳

又與密禪師

不佞以意識非心之本體是心的使
倘眼根非心之本體是心的門戶即禪教欲索之父母未生前父母
未生前何定之有何眼之有故意眼不及心便不知
眼所不見心亦不知故水未嘗非水水消 遇見

大意未嘗非心熱意適見真心真見水體是清而
不是熱聚的真見心體是惺惺的不是撥擾的仁向
謂求真心者不可執著心此語幾乎化境但撥擾之
心不可執而惺惺之心安得離去離去則一無所有
何處尋來

與徐孺旭

前從工虞邵拜牙章湘筆之惠佳甚牙章以示人則
鏤篆家遜避不敢當何足下好古而多能也未教不
無牢騷之感具今人扼腕昔人謂文章以窮然後工

可長金常寶章

卷三

又牘

二十七上

此可語詞賦家不可語事業家夫得
吹孤注在念首尾俱畏世未有不懼去懷恨而賦發
夷曠之趣得悟入之妙者也我丈取植博而造理微
獨得喪處不見灑然耳夫珠沉於砂石藏於璞沉於
雖溪終爲世寶非宜物理當然造物亦自憐才也且
下何患乎此弟痛定之言敢以贈

與曹先生

卷三

又牘

二十七上

弟子以去歲仲春釋服秋抄戒行抵京卽甫十日而
授一官編蒲緝樗猶夫故文也載籍以來文爲禁

爲鹿鹿酬雜奇取齊舍卒含毫腐墨類於簿書安所
見金門之爲吏隱乎老師萬福母夫人萬福聞金山
北固以山水甲天下老師嘗巾杖履呼山霽而酌江
妃嬰自神僊勝事後旋附問起居別有後言

答徐孺菽

沈丈謂兄造詣日遠近得手教津津自得不佞喜滿
大宅夫黔輪之妙不能傳臣之子者非其人不傳也
其子不悟也終身執斤斧以從其父而不得其妙安
所比于良工良治兩家之子乎足下妙才型範不遠
疾徐甘苦不言而悟不佞弟願請聞于足下矣

答徐宗伯

辱惠德音循循善誘要使軒翥百代陶冶名流肌豐
力沈樞環無僕熱糾紛之勤說陋瑣尾之要才世之
師心過見淺學抄聞媛妹自得胸沫相慰者不得與
于斯文也且詞賦之家不窮經術儻蕩之倫不修行
義喜同者是非無常揀文者毀譽無憑非吾師將誰
與歸乎域浮湛于此歲且載離而湛黯往萬靡所循
迹每諷提璫編儀刑芳躅步趨未效敢望絕塵驛

木塗但覺神憐扇頭新詩獎借畧分不直奉揚仁恩
當承爲家藏謬依來韻爲二章和之所謂夫子歆而
由也舞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

與王少廣館丈

白露下庭寒蟬息響涼風颯來助人悲切學道未成
識索牽謂情識當遠迥更不遺于足下每弄柔翰
寄其遐思靡所彈射友實憤憤以此益思足下耳夏
下故鄉旣富山水又多勝流飲一斗酒當八斗才揮
五絃琴寓六角扇爲十日飲擬五嶽遊但未可三年
淹耳我輩如粘壁枯索何前寄去詩併子文詩到否
更何以報我

與李本寧

去歲道出甯里獲奉笑言先生有倒屣之迎不佞懷
結縶之敬先生有傾蓋之許不佞懷得御之華先生
有山雉之嗔不佞有猶龍之嘆願倉皇在道僕夫在
門北斗仰于平生三星會于今夕一臂方交兩眼迷
離遇之旦暮失之造次不能倖左右聆緒言披武庫
閱大盈膏鼎嚮聽成池迄今思之悔愧交并行之

日而後者還便爲短函小詩投之侍史逡巡歲月不
辱瑣章將無醜之耶不佞不自揣以爲今天下文章
蔚興風雅道盛願陶鑄百家驅走元氣隨物賦象寓
地班形不乞巧于前人不雄成於糟粕不媛妹於一
家者不可多得夫正則服奇宋王爲徒子雲草玄桓
譚賞嘆卽吾楚大國奄有東南固以小邑附庸聞命
赴盟奔走恐後也先生能無以不佞爲小邑附庸乎
聞有太夫人之變敢致生芻之敬歟小詩二種奉上
郢正效蛙鳴于龍宮北俾人于龍伯擊布鼓于雷門

與陳五岳

不佞在門下稱年家子姓又漢沔相去盈盈一水曾
不容刀迺不能負笈而從之聞名將命使左右著客
籍適辱書幣遠及獎借勤款至引張文敦李文正而
鉅公不佞聞之循牆而走無所逃避然先生長者引

誘後進何所不至感發高誼益增縈結若恒被誦
遂武夷諸詩卽使九州之外更有九嶷五岳之外更
有五岳僕不知其俯首而趨風出區域之外否也
吾楚以騷雅之道宗于海內千餘年矣卽比者南風
不競而中原之士揚花藝文者猶然左禪然下雄懸
車已久郢中勸駕無期獨先生驟首風雲依光日月
墨綬之徒屬籍見推楚人士之在簪戟下者望門下
如望歲焉如諭勉爲天尺樓歌行不足辱記存也

與李汲泉憲長

以賦之幸著弟子藉而老師旌麾再臨式與南國惟
是舊遊之地山川滌而重新雄風以清而離風以醒
惟是疇人子弟舊在披拂中者與澗關沅芷含芳競
秀而不敢以尺一時事聽勦而家爲之亦不敢
舍校輟而諭草莽以煩輟軒願往光儀存恤
馬伯兄困苦于儒亦夔以彫虫之技仰藉先生知
老師之陶鑄不使難爲弟也以茲感德層疊爲
猶念昔者披衿而走堂下如一日耳

與魏季朗

不佞知有李朗文學舊矣今天下爲詩者人人自握
霸統不汰古人而詭遇今人近之得搭七子遠之如
王孟諸家僅調唇吻便爲然自得以爲如是足矣嗚
呼詩如是已乎夫儻騷選之膏腴以爲古風取六代
之菁華以爲近體未見其人也卽盛唐諸公母亦不
足乎小草三種奉上郢正吾行吾志耳夫以唇吻求
人多不我與足下真能學古者肯與我否還當聚堂
而從之

與襄王

正域幸得驟乘蘭臺奉筆宛宛叨隨諸賓役之後以
爲光寵而別後兩辱瑣音重以篋筐南向頓首對使
整嘉使者緘致名園諸勝計得十一題恍憶惜遊無
任瞻戀謬爲詩一軸又以示諸交遊爲詩一軸計詩
二十二首詞語荒陋誠不足揚東平之樂事脩河間
之雅興第郎第風光山川效勝百卉吟風千谷笑日
時以秦之譬之覲瞻懷我好音若殿前樂作諸使迭
陳絲竹奮響清歌入雲則比于東郭之吹竽而濫賞
者也况殿下贍駁駿德近薄當代上檢哲王豈陋區

寂寞之語所能彷彿其萬一哉

與邢子愿

不奉芳訊奄忽三秋門下振響文林神軌詞園戡山
之興不淺文石之彩彌揚獲讀薦書宣昭義問好我
者律冠而同心者肝衡矣何日含猿鶴而奮龍鸞乎
每從舊仲明稔聞動履歷山不注之間何嘗不夢遊
而神往也弟偃息一枕嘆腹五斗強矣柔翰則壯夫
見啜棲神妙諦則世人齊調勞薪就瘳苦李猶嘗蓋
所謂吏隱而陸沉者耳不以孟浪之言違心之語乎
願門下早奮令猷載駁周道王軌速馳金輪再轉

與袁了凡

僕之墜下風簷矣十餘年前每想見足下風神龜藉
當在三代以前佛言敎一億阿那舍不如敎一阿羅
漢然則與衆人交卽千百爲群何如得一把握臂大賢
之前乎有拙刻數種輒奉就郵別 僕見近人學
唐者多在殷調影響之間淒淒淒淒柔慢輕浮則以
爲盛唐法門故僕意欲歸之沉著雄渾猶不失溫厚
之表未知是否時藝則諸生時亦苦心數年以爲言

而見道卽以二氏之微旨詩騷之興致諸子之神奇
可佐先聖之微言願僕非其人也何異叩盆拊瓊之
徒見鍾呂而不增愧乎何時肯過我願羞鷄黍一聆
緒言

與湯翼

足下因考工論周公才藝倅神宰說便過弟遠矣
獨史逸一段弟以爲借前人以自貌此史遷感慨處
亦史遷受病處夫語人責全衡事有分不計大分而
寄慨一端此後世文字所以有偏致而少公評用意
見而成一家也史遷以原諠同載意思已定似在所
不必耳高明以爲如何京中讀書人極少朝夕無可
與語老丈早晚比來得聞所未聞甚幸

與王元美

正域楚監儒也歲在己酉先公提衡楚士家大人辱
收在九十人之列後得絳州符溫下大夫之列則世
不忘先公之賜暨明公領楚臬正域方在諸生弱冠
中無所表見雖有掃門納履之心而無介紹馳驅之
故旣而領春官一接顏色于長公少話通家之舊夫

卷二十七尺牘

六

寄奉金齋書

卷三十七尺牘

六

昔人有假孔而稱通家者此猶以夸毗之說遂其崇
聖之心語誠誕而念則真意雖豪而事則遠矣矧正
域于明公爲奕世受德乎居恒讀明公之片言隻字
未嘗不口誦心惟足蹈手舞四大踴躍而五體投地
不佞無所知識謬以爲 國家二百年未其技報有
鉅規漢轅唐如駁吉者非不渾樸敦厚而無出有入
無縱橫變化習人僱師之術其含殺營摩適情得趣
如仲默者非不清虛要眇而無沈著麗洪醞釀包羅
徒年輩之力其沉酣百代組織諸家如用脩者非
不舒霞爛錦而無架空鑿虛妙悟神解玄珠象罔鏡
花水月之妙至如明公無所不有無所不妙無一不
包羅無一可比擬有而似之大而化之隨物賦象因
地牽形一芥子而藏海水一寸草而爲金身明公之
于文則山中之須彌海中之龍藏遂使廢無正則賦
無相如古無蘇李無顏謝近無開元大曆文無周
秦無六代挾無四婁玄無八公禪無七佛今之天下
遊士分光文人承嚙縉紳結綬豪傑歸心又孰能賈
先生之餘而遊先生之樊也某無所知識而占籍詞

休有所作述則舍剗鉅先進以爲拙工稽之指遺
紀步武它人以爲效邯鄲之步目眩心迷無所適從
故爲文章一冊詩稿三種就正于門下如 明公以
爲如何則將掀眉吐氣納屨褰裳顧從將命者著客
籍天犀有自惡其影而不歸清濁者比于不佞則雖
自惡而奈何不自照也

與簡三閣下

恭惟閣下休徵黃玉瑞叶綠圖如尹格天以亮事主
爲國家根本之計而曷日九迴念棄土而陽之期而
輔恒三吐勸朝勸講勤于說命三篇謀食謀兵用盡
論語一部召對而海國歡騰進劄而九圖傳遍故今
衆閭不聞王章振肅四方雖有水旱之奏而民忘不
瀛九野不無疆場之患而還賂不聳岵皆閣下冊忠
貫日玄德格天不宰之功潛移元化無言之放淪浹
人心功弥風牧而力倍勤德過呂姬而心更苦名高
漢鼎業在周常真太平百世之基上相萬年之績也
不佞方在草土之中難聞姓字而謬列門牆之末敢
後與居稔知卻幣方嚴不敢修忱于臆脯而自惟啣

恩無已難忘懷刺于階除袍首三台臨風九頓

與李爾張

往歲先君辱吾丈雄篇寄之櫪中戚黨內外以爲七
十老子復辱華表之褒比弟奉諱而南跪陳而再讀
之卽可以誌地下其猶爲楚人招魂之遺響乎在京
邸中辱丈道義切磨奉以周旋比凡服官涉世操觚
誼藝之術一一比于戶右之銘今以春二月差得容
棺之士藏先君遺骸然而直大荒白骨如麻薄田比
于甌脫無所得體需也足下道譽日隆門牆桃李首
占桂林自是衣鉢相傳草土中聞之不勝健羨便中
附數字候興居無以侑臧諸先達則弊未敢致敬
與邵墟道

門下至性天成愛日而何輕浮雲即古之純德漏醴
泉而零甘露者未應過此始不孝所以勉爲之請者
非敢度以小公之心則以里中父老攀轅之念耳讀
來教門下真不以三公易而純孝格天神明陰陽必
不至易以三公也仰藉真風可勝光錫

與教老師

不奉師遊八年矣。老師人倫之表而值養晦而工
肖域嘗與時會初試之年未及告朔母氏示寂通籍
之時未獲考成嚴君繼往席地未從號天不磨加以
奈土之邦逢殄瘁赤土如焚棺槨毀瘠之人隨苗
而稿况夙怙恃不習家政大故雲仍顛隳無狀舊業
半落而墨莊亦蕪矣以是不能走一价通半刺修萬
福

與劉士和

自足下別後耳不聞金石之言見下剛勝勁氣超邁
等倫弟一日不可無侯無可也前書中非敢爲迂闊
之說獨念人心不古砥礪亂王狼莠敗禾無虞無之
箇中人須辨真贋耳梁僧作慈悲懺可備誠意注疏
我輩爲佛爲仙爲賢爲聖只此幾希弟近于禪理稍
觀一斑昨山東舉錄其儒什康鄧二策出弟手其中
無紕繆語乎幸哉之午日前一首壯士有居諸之感
英雄生附帶之悲矣有近稿三種奉上覽正外時文
一本諸生時稿似不合近格而中多苦心語稍欲模
寫聖具耳拜佳斐齊書之惠感謝弟苦無晉書佳本

頗得監本倘有附者惠一冊得齊而又晉不異得蘭
而聖蜀矣

與金省吾老師

前劉使君行曾具短函達台座已省存否人自浙來
者每道老師家食清苦枯體不具米粟之嚴風于有
位計今祥琴已御行車載嘉况以疆場騷騷國是紛
紜賢者獲譽之秋志士附驥之日老師夙抱弘畧早
須人倫宜速駕北轅毋滯行李也

與周明宇

京邸中別兄後遂無聊歸奉三載勉爲先人營墓地
而指穿足繭眼枯性戚矣又驛陽橫逆交弱其害悔
不即禿頭方外結人天果也讀嵩少遊記如冷風吹
身巖壑間快無羽翰從諸弟子員從聆羽流僧伽妙
音前導且盼足下玄言記中評駁笑浪玄解神宇無
所不有妙于記者也諸詩中盛之間語語脂炙少室
三花寧有此耶所惠考工易闕大叶夙龜而拙言再
受剗剗以兩辱垂門爲榮感謝感謝
與陳五嶽

已丑春一拜下塵唯時明公曳星辰入青陽左介飲
白巖尊而僕逆奉請南矣不得繼見揚花大雅之餘
音嗣聞執法留都與兪州公好音速和曾于明卿年
伯座中讀所存雙鳳編竊意治平上瑞之奇天老所
不聞蕭韶所未語也未審可得聆而竊聽之乎有拙
草數篇奉上覽正則喁喁踴躍之餘比于鳳凰之棲
可也

與陳大酉

日月不留服已除矣言念存沒慨然廓然仁兄遠念
惠以多儀何啻恤之無已也辱問近作弟歸來事事
無聊獨此伎倆不與門徑俱荒願知音者少寸心唯
畫得賣文錢不盈握而人視之莫如也彼非海箇中
滋味以充寒脂豈款耳何異黨太尉傳神不見一雙
金眼精可笑也弟近有禮佛詩三十首奉覽原非詞
家話頭齊供之餘聊以自娛耳義之敘之

泰記裏王

上帝降祥篤生龍種下民頌德紀瑞麟書推此卜士
叶封人之祝恭惟 殿下聖重宗盟名高 帝

層空澄海瀾王果金相下賈而聞鴻寶之篇作賦而
陋大風之奏傳詩設體憂歲歲棠宇內誦其賢嚴上
穹鑒其厚德惟是人類多男天釐文士遂踐聞香之
夢華鍾 帝子之祥聖降準而知 高帝之子孫視
重瞳而識哲王之苗裔瑞彌蛟渚彩映羊山英 皇
家磐石之基故赤社苞桑之業不佞素陪文几叨侍
嘉園幸當錫胤之期俯慰貽謀之祝不勝大願薦薦
美譽敬呈小韻用代吹簫敢奏紀于 彤除更揚體于
青史

與吳川樓年伯

俞公臨東持手表併二詩扇盟讀教過一進之臺尊
杖履之未一進之執經問學之行不出併前七言近
體讀之蓋不肖此行所寄者三矣迺 斐攝齊升堂肆
筵舉觴錫以瓊玖雲散八琅蕭寺錢 邁僕馬輝光片
可千載莫忘何德而堪此也後長公而論家報
百歲文見托見許而俞君又謂仙棹且緣何德而
能動真人紫氣夜占少微則德星尚未移垣固知不
采矣辱不肖尚未有行志屆期當更請表伯兄得觀

日接大作雄豪絢爛固已軼扶桑而馳濠汜勿論小樓即東望君避舍矣所屈先君文願得一墓表附之道周與天壤俱也

答汪伯玉

不肖刺經為弟子負時先生集中丞飾輕裘綬帶以詩書禮樂孕翼楚人士間亦給性命之要言文學之緒論不肖雖未拾級而升堂猶之乎操杖履而前也惟是海內文章鉅公惟是二三君子先生以中正之條為諸家典刑副墨行于世而詞家者流以執以物

拾遺餘而步脩趾躋非副墨之子乎元父有天筆帶

印綬入海陽得稱門下士先生自抑而居中和大夫

三上

之列陸篇大言傾囊倒篋彼如波斯胡泛滄溟不直珊瑚滿鐵網而涉躅之龍珠上清之鍊鈴比于素封鄰氏之子沿流而居者見之狂走能不起驪龍頤下之想乎往歲夔交于長公有物有倫文章大雅玉樹亭亭時擬附一字請正屬在草土中營營朝夕昨適于牘中感先生存念士相見無介紹為先無恙為為贊比于野合矧先生大人之前不肖敢以所著無詞

為贅末之乎比于委巷之禮書本亦漫漶弗及校正載是而前則楚人盈要父充帙之蕞環屈到之芟也庸絮之口鼻有出而哇之掉鼻而遇何敢以奉疾聞今宇內多故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先生以管葛之才奈何抱箕穎心今秉鉞之臣以優游而當世變先生有意乎斯世也願早為斯世也

與徐大宗伯老師

前使者未詢知老師今秋期順屆期將以秋成後北上取道淮徐稱觴堂下致喬松之祝不意郡邑大夫各以郡邑志相屬三月而完而乘殊為輟掌遂滯行期願中心何常不日夜望南斗老人星變尚書期也仰惟老師文章氣節福祿壽考大備全昌正域竊以為老氏有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治人事天之道莫如嗇嗇者稅而歛之也又曰使我介然有知惟施是畏施者彌而張之也今人所謂文章氣節政事者東燭煌煌如建鼓然急人知而名可謂施矣老師守荊州大郎與日月爭光而不以氣節為名高文章名滿天下而不以文章樹黨與官至八座或以無事為老

成而以一言定置庭之議。二而懷之視三公如脫屣。然而不為陰陽之患。蓋世人處其施。老師處其畜也。每從人聞知老師。裴鑠善飯。其細者也。夫精神內守而不外溢。真宰內抱而不馳騁。即使軒黃廣成復生。容成洪崖之輩接踵而至。能舍是而譚求乎。正域謬為文一章。奉文華堂鼓吹之未知。鄙屑不足當萬一也。願壽筵日永。西母東公。擊八琅鼓。雲和之曲。羽衣驚顰。高真上仙。交鸞笙而吹鳳簫。將謂下界小生。語語人間。烟火氣不勝懸沮矣。今海內多故。南北驛驛。國家簡注老成。老師肯出而經營。綱紀即衛武九十為卿士。鬻熊九十為文王師。汾陽將屆百年而為尚父。何所不可乎。

與陳大酉

辱命勉作二文。祠堂記足下不以事見。我園聘文中識其大畧。差不失蘇山先生意耳。蘭亭序前見赤水文。雖浩瀚而語言不無少寬。弟作不佳。意吾兄胸次瀟灑。不愧佳名。勉就逸少頭顱。一蠅棒喝。頓覺前賢畏後生耳。弟近日頗為文事所苦。若自信不敢作尋常。

懶慢語足下知我勿吝繩削。仙而竟不過黃鶴磯。明春弟馬首北矣。

與李秀岩

不佞與君侯別數年矣。君侯有文武才。壯今國家多故。談笑而脩羽檄之業。有如廟堂。思悅禮樂而敦詩書。如邵元帥其人。非君侯其誰夫。六韜三畧。長纓短後。頃目語難者也。君侯既以龍虎為蛇之奇。司為文章行。且以唾罵排笑之語。微為甲兵。又安所求禁中。頗收哉。往見君侯。贊典諸梓。併瑣編己心。折矣有所梓。禮佛詩請正。山居冷淡生涯。政墮口業不足道也。敬因邑父母之便。奉候興居。

與李似齋觀察

自明公秉節入楚。而楚之百廢俱興。山川若潌而野。即軍屯。釐正之後。而棄爰者無脫市之呼。荷耜者。催征之擾。今諸司奉為令甲。利且百世。諸侯王曾于明公署篆藩司時。一粟餼祿不棄。錙銖以為年來未。有也。今猶然社而稷之不佞。自草土以來。每聽與人。之誦千口一轍。以明公之大節。應。揭日月而。

國家授以登壇連牙當令姑胥瀚海坐嘯而風清矣
榮擢後竟未結以一介候起居今緣家兄赴春官道
經貴鎮便申萬福北盼中原清風滿路不勝引領

與馮琢吾

先生簡晉官端日分講席式古訓而格上心海內人
士日夕肝衡望太平之業近北錄一出人以爲魏弱
侯之條封事賈少傳之奏治安陸宣公之疏時務蘇
長公之代進士今咀英華會神理而見之經生言也
天壤之內寧有此哉不佞自守先業以來絃誦俱廢
無可爲先生言去歲辱惠德音未開緘而價增十倍
矣感何可言

與葉永溪年兄

自台車北指楚黎庶奉明公爲社稷蓋柔良者孝化
而武健者咄面也明公于楚幾七年所酌而飲者惟
此潭江一水今潭水且化爲麋泉而大別亦比于和
丘何止召伯之棠廬城之柳比聞簡命典司文衡彼
方之高賢大良亦何厚幸而明公之雄文亦流在天
壤間矣不佞弟于明公且奕世受德往者遠而感六

神之原遂有成議已於春杪奉先二人遺骸即厝
惟不佞兄弟啣結明德即先二人在滇洋中憑藉
寵亦願陳詞帝前世世爲明公祝釐其奕世子孫
不相忘也往者匆卒未暴謝私令家兄北來百拜稽
首而弟不佞亦百拜稽首感結之衷沒齒無盡

與陶蘭亭

不佞自惟身世慙尤鬼神呵責行次江干祀融爲政
烈焰之中洗心側身以謝皇天后土不救之恩還恤
其他仰惟明公英爽爽朗文章命世儒雅風流緣歸

宋二七又附

三八

吏術不佞餐舟時即屈指計二程何日達壽安郡得
領明公緒言不意一炬不見憐一簣不得渡緬想之
間若隔人世迺手表璫章珍貺寶蓮自天而下披讀
再四何異樂巴在漢宮曉西蜀以神雨也窮頭佳什
造次不能答把檮懷神中清聽自生倘持此以謝
祿公彼寧不反風而自滅乎不佞行矣不敢復詞水
濱計今如熾之後瘡痍未復行李化爲灰燼旬日後
方敢卜行期

與崔振峯

不佞弟受老公祖德意濟以官觴并損珍餉達及妻孥俱沐寵光已于廿六日發舟矣竊不自意舊深矣重逢天碑怒祝融爲政庖人失警烈燄之中死者三人夜半從跳逃難五尺男女盡爲燭額不佞弟賴屬蓋矣不佞弟之有今日實惟宿世愆尤上負洪范下累楊人顧罪有所歸非楊人之咎也死罪罪無所逃遁敢爲諸榜人請惟門下赦之所焚舟探其原佑云直百金今已償原數付丁元父處致之駟傳公轉達臺下願從吏叱入付主者施行其灰燼之餘則已檢付陽邏巡司矣不佞弟疎虞罪過肉袒無從仰企鑒宥感德無量

與陶蘭亭

前羣表言併拜翁頭佳什把玩再四圓視焦額筆俱有起色即不穀亦忘其在死灰中也不穀買舟初心其一把握而啞啞咄咄之變一慘如此遂爾易慮阻我佳期雄稿本擬報如其教旅邸日拂灰燼之餘料理行裝真以親友來唁者應接無暇日更無好懷勉成七言近體一首不足當萬一可謂救我文金報以

寸鐵也又紀異詩一首奉覽黃葉苦心強自徘徊耳與同邑諸先正

不穀宵人匪德守先人丘墓已三告朔未肅操杖履時從整款之未顧辱存注禮意勤懇賴行辱饒江干願隨行李俱有華色自惟愛何德以堪以不穀大喪之後逢天碑怒獲罪無禱敢不日夜自訟以求寡志事本非所長願辱先生長者推轂濫竿謬爲承乏重以獲罪謬欲附于古史不諱之義然此傳于此志何有而此志于不穀何有即盡付之水火可也若中閭顛倒賢愚私有好惡則義所不敢出此中有是非斷不致負此心自墮拔舌地獄若中閭踈陋狂愚罪且不赦惟先生長者勿吝金鑱改鑿塗抹不穀何人致不負鉞辟耳以從乎

與趙藩

家食三載頻辱辱存臨行又沐腆幣有古侯王禮賢下士之風感謝無任志事原無它意以爲志乃史也古之天子有左史右史以紀朝政諸侯有大史小史以紀國政美亦不溢惡亦不諱以存勸戒昭是非故

于不能諱父臣不能諱君如但以諱惡爲忠爲孝則千古是非誰得而知之昔唐太宗爲一代明天子一日問史官褚遂良曰如朕有不善卿亦記之否遂良對曰臣即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太宗歛容謝之此語載在通鑑古史爲萬世美談下官昨于慙王雖無諱筆而如昭王如莊王如康王如獻王如靖王如端王如恭王則稱其美善不一而足于此何嫌而于諸先王何私乎使此書無一諱筆願于殿下仁孝何妨在史官不過據舊本抄謄今諸書皆可查也天王侯

卷三十一

又廣

四十一

以下士爲賢士子以守節爲美史筆以不諱爲正事親以天道爲公今此書行止于史官有何輕重但錢糧出自有司不可終止又恐它本復出反生疑心今印去一冊奉呈清覽即殿下爲國家重一史臣榮一史筆亦所以尊天子禮仁賢成殿下之大美于下官何所軒輊乎史官一儒生耳言事則有古人爲法下筆則有古書爲證作一傳則有古體爲例褒一人則有鬼神在上若古法所無古道所不容則義所不敢出也若謂以私心毀人揚人之惡史官今縱不畏人

獨不畏天地臨之在上者之在旁乎若其心事不干國家者又何嫌何疑而過爲猜忌伏惟睿照海涇不勝引領

典清儒

往讀和尚緒言以杜下玄文寓西方宗旨即雲中天鼓海上頌伽當不過是意欲曉對之範披肺腑旨不意遂渡慈系懸輝沙彌云錫杖詰朝且它件金燭有行色能勿令僕作謝來嘉不得依願種白蓮乎勉公僕往爲作塔銘來教所謂去華取實此一語不直描

初集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四二上

勉公便可鍾鍾後學僕見近日宗門一棒一喝遂成故事不敢出頭各僧我慢竊恐密修密證當不如是遂于勉公銘中譽之和尚勿以僕文可了公案倘不吝聲咳再爲揚翊一篇即以文施公即以法施釋沙門也外鄙作詩二幅併山東策則各破凡釋未流非敢起人我山爲差別智和尚得勿謂口業乎

與周明宇督學

吾楚氣運又復陽九一時賢者卷而懷之豈其氣正惡耶真老既已投刺翁丈又有還心世間官職信

倚人部人士則謂翁史此請似在可已第得疏之中
州學政士林推服前于途間獲讀校士錄何一變至
此大治備金聖範之妙士真不可無模範也

與姚刑部

不佞以下澤之車取道郢中適明公丹筆平刑帝里
惟是法星照臨三戶之餘寧煩肺石哉披挹清芬惠
風可掬邂逅間相與談太和之勝便自烟雲飛動几
席後五日檐簷而往過近真大雨如澍以日雪花大
如席爲焚香禱晴詰朝叩天門謁玄君紅日當空
白霧盡飲回首漢江銀河如線萬嶺俱伏地如蟻
幸一一如教言不負茲遊也勉爲四詩附之襄陽司
理公嗣當請正

答王對南相公

頃主上深居高拱羣下希得進見外廷之議壅閼
不行一時大臣移爲調停之說凡所陳請神聖文武
爛然盈帙而意或匡輔則幾微隱約不顯其辭不盡
其說世儒遂謂大臣之義舉掌諫不同其究至于和
而不同則是三代以上有都俞無吁咈有面從無

直三代以下趙韓王之補贖陳晉公之執奏李文靖
之焚詔皆非耶昨者閣下封還御批一事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雖一時上要龍顏翻然去國而上從此
知大臣有不可奪之節外廷有不應富貴不顧自家

之人天下有不可犯之公議將來未形之憂潛消默
移所關于君德世道不小也國家二百年來此內閣
第一盛事仰惟忠義天植昭如日星天地鬼神定惟
鑒臨寔惟呵護赤烏袞衣鴻飛遵渚日者內外驛騷
災異薦臻此亦啓金縢而警風雷時也高廟神靈
能勿起東山而移北山乎辱賜誨言盟讀銘佩謹候
興居仰惟社稷一身珍重萬福
與劉晉川中丞

仰惟明公經世大畧文武是憲晉拜左輔望重中樞
君子道長華夷生色以今國步艱難王事靡盬海峽
塞霧羽檄交馳叛將降夷壁城負固計不可下則彼
亦不甘心爲釜底之魚且思出而援秦中乞援馬南
牧又及秋期海汛未踰轉眼倏忽之間天津且爲戰
場魔鬼爲祟惱亂下民明公佛力道力肅清宇宙此

與時矣下走書生不閑兵華謬有所言古稱燕趙多
豪傑之士正屬麾下當今承平日久將懦卒驕在在
皆然必求將于官求兵于伍恐未能辦燕趙之雄進
使雄俊介于畿輔或富豪子弟懷事詩書幼習弓馬
或博徒亡人避罪求逞此等皆有過人之資可備緩
急第不可以常格驅使可以精神鼓舞不可以升斗
奉養不可以虛文籠絡也且此輩自備鞍馬不費官
騎自束弓橐不煩官械自能糊口不糜官餼但多得
一紙之符如古所謂空頭告身之類以官府駕馭而
御者食其糧也

卷三

又牘

平五

發揚之自爲一隊如古所謂六郡良家子擇豪傑馭
之即可備先鋒之選第必以行伍馭之必非掛重籍
而索朝脯者也肯甘心爲行伍中人乎以明公談笑
而撫循之彼且衆爲效必雨集雲族矣此在明公韓
門之外可朝呼而暮集朝至而暮還也且此輩此時
各思一騁上之人弗用之則各有亂心仰惟明公宏
才大度長駕遠馭故敢謬有所言不覺其無當也伏
惟裁答咫尺德威不敢肅賀恐煩軍吏仰辱德音不
勝引領

與徐太室宗伯

去歲小力南來不敢顯然以先大夫行實布之侍史
煩少室兄轉達動意貴舟航上取道吳會瞻對玄鑑
一杆數年積悃不意中路道梗杖舄樵僅二日而又
買轡轡矣抵京尚未能走萬福遇老師難文從天而
下盡請教過先人何德小子何幸真一字一淚竊見
近目三三鉅公晚年之作語多率易闡然無尤總其
生平判若兩手迺老師雄渾典則富有日新即使群
少年英妙之士含毫磨墨苦心極力不能贊一辭此
非道力厚而天機深何以神識堅固充實光輝若此
蓋不獨文運且後福也南望九頻堂階不勝欣躍不
勝馳戀

與少室

第自喪二親後十年之間備嘗險阻百憂交集舊舟
而北五鼓人發抱頭而慕僅以身免春間繞補一官
時事多艱寂寂無好懷忽親老師書暨兄手教何異
趙之流人獲觀親故且見老師文如見二先人焉勝
今昔之感近日外廷之議如沃石士夫不計其不

名高不修陳不捷徑諸老即用一人行一事迴翔然
視聽命于群議而卒不敢決國家數年來老成黃髮
精幹歟爲之士廢棄殆盡卒有緣急付之黃口少年
真大可憂大可畏也來論聖果寺碑文第何人敢承
此大委且此寺爲老師福田阿難多聞不免落邪思
局敢揮揚棒喝于世尊左右第不敢不徐圖之效一
贊喝且稍窺一二差以破除煩惱局敢言得不得證
不證也

與李汲泉中丞

卷三十七尺牘

四十七上

以今疆圉多事海烽告警主上思頗牧之臣大臣
推轂封疆老師壯猷偉畧文武是憲中樞望隆左廣
吳駕命下之日周邦咸喜以今隆冬乘烈雪嚴再
來島夷保體畏寒伏不敢發老師整戈勵兵秣馬弓
珣解繫于鉦飄英蕭斧露芒虹旌揚麾使疆域翼翼
海外有截則異日周雅漢統比于召虎尹吉驃姚大
將以領軍容而揚國美域何敢多讓馬辱惠德音未
能馳力肅賀謹附來郵便達鼓吏不勝顙仰有副言
又與李中丞

與曾植翁祭酒

不佞城近見遼陽一二將大率北將有易心南將有
懼心北將徂于虜形不諳倭情不知虜以弓馬倭以
火器虜以馳突倭以詭美彼倭之伴敗誘我張兩翼
擊我埋伏陷我其常也虜有是乎北將以虜視倭非
也南將徂于嘉靖間事見倭奴蹂躪間浙肝腦塗地
逐不戰而先屈以北地視閩浙又非也夫江南秦隴
人不知兵北地剛勁故莊兵輩江南膏腴殺人盈野
北地廣漠下令收保江南貧者饑虜富者泰其資斧
而逃人各異心兵氣自餒北地人自爲保堡自爲家
與虜爲民有同仇其氣可鼓其人可用也即昨者
祖帥平壤一戰雖全軍敗衄而所殺亦相當則北將
之可用而北將之未可盡用倭之不可易而亦不必
大懼此其大效矣今廟堂主戰而邊臣主守不佞
則以爲今冬猶可戰而明春則惟可守也第不知今
冬何以戰而明春何以守也老師元老壯猷馬夷望
風膽寒名在旂常彤弓早賜不佞書生不勝引領
請者方欣種玉忽報墮珠令人驚惋何造物之夢夢

也弟海中仙果子生必遲王母之桃三千年而始結
天心仁愛後來者必佳萬惟自王

與吏部

銓政清嚴不敢以寒溫語上讀清政聽惟是二月後
例當叙教職國學例當揭報故敢冒昧以請竊惟聖
丞一官例不外轉昨者一歲而陞府同者二人恐遂
為例即有賢能無所激勵今天下教官多則為難若
乃得入雍若若州郡之任則其次也今既入雍若且
一年餘或轉監丞矣而又慮以府佐是雍若一轉為

身處也又助教八品學錄九品教官入國學俸深者

四十九上

助俸淺者錄錄多內轉而助多州郡是俸深而薦多
者反不加俸淺而薦少者所處優也若曰司務之品
非所以處助教夫人情重內輕外何啻天壤司務五
六年而得府正較之府同已甚懸絕即臣于內外皆
官不宜於錙銖第宰制品流者亦宜酌而量之使各
得其平以獎借人才若不察其人而惟仍其品錄蓋
得內而助蓋得外何所勸懲乎至典藉一官最為清
苦往皆累微貢為之今科目出身者不當與貢途並叙

今亦不敢啖嗽謹以俸深而最賢者三人探之與論
以告左右惟是簡拔才賢以興起儒臣廣厲學官禮
益不淺顯有望于台端

與李夢池中丞

遠辱使者重承大覲今江河道梗中使四塞非至親
厚愛朝夕在念何以有此時事日新利實日多言路
日開詎况滿路草澤生心今徐州告變夫不知作何
究竟楚民大關萬姓為仇不知中貴亦至貴境否下
走在南雍每事不敢不盡心力第請託既絕德色亦
難發俾事畢

卷二十七天廣

五十一上

寡不知可以寡過否若親家海內人倫頭勿吝教言

又與李中丞

公子學業如何小女今亦發蒙能識字做討矣小學
書亦不可不讀親翁家學淵源何敢喋喋弟憂德性
造就人品正在此時須明師隨事啓迪一日千里一
諾千金也

與吳雲野

世事如此有志者無處為裕民計年吏當主計之任
又在淮陽要路眼見絡繹之使宜深念之矣簡子有

前之設計惟有自盡其心力凡可爲小民地者
付之耳政不在相持而無當也番都號吏隱而儒
不減學究第之碌碌勉自修飾與二三子共之而已
簡金省吾師

老師以百代殊絕之才一介不染之守焚香告天之
心社門謝客之孤高而含沙之徒昧心如此勿論
其它耳聞會物故秉鏡之臣莫得要領而老師以一
儉卒海外得之兵家知彼知已孰優孰劣今含沙者
方得揚得意老師犯而不校直道人心彼日美其機
耳
自聖阿舅耳候代既久惟以速代爲妙域在此中
願盡心力署中規條無所不修第不能每人而悅之
耳

與馮文所

不佞于藝苑知有門下舊矣未嘗得厭飲理篇第於
庠徐宗伯文見一班而心析也就中孤出獨樹四字
直豎立三界語寧獨宗伯公吐氣而世之依傍人門
戶者真應聲虫矣今天下何事不假自理學氣節以
至古文詞賦其價彌高其門彌廣而孤貞獨契之上

其知彌希其和彌寡蓋不佞得仰詞林莽壯載來聲
鳴口而言所欲言也翁文片語紀施不覺神往而氣
飛動矣讀大集自蕭洛嫩洒而下逮歷代百家無
所不臻閭閻而無所假津梁今代孤出獨樹者非門
下其誰大脫未敢承順使完壁顧僕於此且定交矣
省中誌先正

留都容易不得楚信冠蓋既少鄉音不聞視北地反
覺異矣夫惟是苗裔猶頭更不省所謂金陵風氣緬
惟道廢日夕在念詩扇一握上之懷袖

新泰徐黃驥

卷二十七尺牘

五十二上

與顧涇九年丈

曾未幾年而江湖廊廟另是一世界今其賢人隱乎
買是王家居何似恐考槃十畝亦未逍遙也弟於此
愧未能爲人師由今之道勉塞一二倖門而人且不
悅當事者莫肯主持矣

與夏益吾御史

世路畏途乾坤苦海門下帝網無盡塵網頓除弟時
事迺爾更望度世未須自了耳弟之役役遂遂將何
所求解脫乎

與李修吾中丞

讀大疏至淺至深至純至懇漢庭痛哭不過此心
佞以爲今日之事密勿大臣當密言開導在廷老
宜犯顏力爭而地方秉鏡共事者不妨畧用權術以
彼爲豚魚以彼爲嬰兒菩薩度世先以身聖若晉中
之事令人短氣後來司道府縣有望風承指而已不
知遂作何世界也遠辱翰教具感同心之雅謹言危
論揭日月而行矣

何繼高

郭容齋集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七又勝

憶昔載籍之初老年未有言薄雕蟲而志大道以爲
名言今歲且二紀髮各種種門下王霸之畧觀而未
吐前者把握論心已見一班而第皓首窮經落落向
人人亦莫之知也政懷渴想遠辱存問閭閻愁苦天
下不無事而門下尚坎壈如此令人撫髀而生馮唐
顏驥之感矣不盡欲言

孫醴泉

前歲道出貴邑班荆數語而交定矣門下忠孝大節
天下方抱海內之交

論耳不佞不勝福心謬有陳請欲爲國家才

改後來沿襲弊政寧失天下豪傑而不敢失豪賢
介與衰朽者之心良可嘆也門下一言念及具吾臭
味矣惟是威風祥麟豈得踴躍百里之駕願奮安猷
早需崇陟遠辱春存具感高懷不盡馳仰

簡關師

自門下謝政以來而天下不享和平之福矣數年以
前多言繁與噂沓背憎遂使朝無完德上有疑心事
權莫寄朝宁可虛閣部拱手臺諫屏息今日之事自
播紳爲之歎矣惟是主德人心回天挽日海內之望
不在南山師尹而在東山謝安所願亦几重來矣太
信虛極弱亨屯爲淹內造福小子不能一決而去猶
以絃誦佔俸學究行選差以自效願謀功無效主人
色俸且奎講席而逃虛谷矣

錢秀峰師

正域于此歲且一稔未能走一使候師門額頗辱典
官累擢舉既名硯圖章實美事聞白黎如銀如如

水先生之饌及及弟子而至丈之禮未致束修自愧
自計幾無處所夫惟是福性局曲不能適方暑中事
宜無所滯礙即盡誦大教而主者施行不盡謹顯力
奉候萬福

陳震

讀來教而憂國憂民情見乎辭矣王事靡盬下民其
瘼中卿爲甚不佞以爲荀子有言有補則無矯拂由
今之道與其爭之而不得官與民俱損不如行權宜
而調劑之萬一吾民猶受一分也如何

鄭泰齋黃聖

卷二十七尺牘

五十六

鄭城王

不佞來都門僅一稔而殿下兩辱嘉問頻拜豐施非
虛懷好士德盛禮崇何以綢繆不見遐棄時事無端
民多易慮所賴千乘之君與民休息補所不及地方
受福多矣

瞿洞觀

前兩辱手教使者不索報亦不及報也門下仁聲仁
政黃人老弱今猶言及泣下乃文馬至閭而反想時
事多端令賢者生遐心耳以不佞之無所短長而徒

用其蹢躅京靡有合矣門下愛我以德願勿吝教
言令弟文章大入化境而德宇純粹深潛當是何兄
鍾鑄三趙生小者更優各如論拔之署中事宜經集
尊公更定者一一可法通知大賢舉動沒世不忘矣
弟且爲志之南雍願以其狀見教

孫震南

自明公至楚僅分我江漢一杯水而所爲地方造福
如江之未如漢之廣即滋藩一事政足千古不佞不
揣已謬爲忘之愧不足揚盛美也當今社稷之臣言
事不勤而大事理解如明公不可多得海內方苦于
苛政何遽請休沐不早出爲解倒懸乎政懷想聞忽
捧輿輪宛對顏面不勝欣慰

監中類報政府

恭惟道揆萬福台履日新調劑坤乾功踰幹蠱經綸
雷雨道倍亨乇爾德和衷綏民戡亂而土既靖東海
久從惟籌畫定於禁中故勲庸著于天表雖四方時
政偶未從心而一德格天獨勤納牘補衮闕而苦思
於裁成作和羹而勞心於調劑域等行能靡述瑣尾

何堪收入菲薪效懸機機譚說對橋門而增愧慙尤
與歲月而俱深趨首台衡馳神斗仰謹因類報奉候
起居靡敢煩言上廣清聽

王對南相公

下走幸倍下乘趨望台階之末蓋景行道範中心藏
之非一日矣國家二百年來相臣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如相公能復幾人若先後諸公皆用此道豈使主
德民情朝綱時政遂至此也今日之事蓋君臣上下
交任之責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其在今日

五十七上

五十七上

盡已成夫聖哲當之惟有一去而已以域之模邈無
所短長其于世道無益毛髮猶顧顏分南雍一片師
席所幸貴鄉傳夫早晚同心問一語及道履適知立
朝格君居鄉善俗碩人君子何處不為世道計也謹
勒短函奉候高福

王荆石閣師

自臺下歸而事日不可為矣域往在史局時即不敢
奔走門牆趨承咳唾間從起居草中捧讀疏揭真心
苦語回天轉日庭臣不能望其底裏海內不能測其

涯涘即如儲學十節向微鼎力竟不知詩禮為何事

矣其在于今七八年後週知當日之不可及而曉曉

者之何補也今時勢誠難而真心愛國真心體國者

見亦罕矣聞懸車之後角巾散步單服却行花外小

車湖中孤艇人不知有相君清風古道大挽頹俗千

第從之孝弟忠信週知大人君子在朝在野何處不

為世遠計也某之瑣尾其與世間無益毛髮猶強顏

分南雍一片師席惟以佔俸絃誦猶是書生行逕差

以白效耳實不能其職也仰惟不吝督教且奉以周

旋

五十八上

曾見齋尚書

往在京邸獲承下論私淑景行日夕在心門下碩德
巨望表千百辟仰惟真誠博大人德而意消惟
以不獲至見為悔計今懸年以來宇宙內事日以不
同端授之上老成凋謝乃知大人君子為舉龍潛如
此其豈非人所及也顧亨屯事業更在名世所望天
道且幸強為蒼生起耳

與李夢池中丞

時事多端生民憔悴其在干易天地閉會入隱矣
祖宗數百年遐邇赤子盡付中常之手典禮既墜朝
宇半虛在事大臣務爲容悅有志之士卽有遠心其
在於詩進退維谷矣親翁兄弟一時三隱縉紳修談
以爲不可多得亦天之所以報正人君子也以某之
不肖而猶不知止誠不知所終矣

與鄭毅軒

往在署中所特以共心腹共朝夕者門下二三君子
耳每見聖主神明大臣容悅故不勝其欵欵之愚

事不傳

卷二十七尺牘

五十九

七

思與二三君子稍效萬一而不意聖主之所不棄
要人之所不赦遂至殺身蓋不肖之不戒聖主之
思嚴正之力也門下亭亭物表矯矯不群歸來每與
田丈揚花人物道門下茹水飲水居無憂憂行李時
清議滿朝橫議又生晴空未久陰霧突至矣能無煩
安慮耶

侯觀壩觀察

人自荆來者道台臺雷心吏事百廢俱興吏長民懷
風清獎息而田曹二丈言之更悉至雷意人才善

不爽衡鑑則水臺水鏡素有朗照卽以不肖非劣時
叨存注雖英進滯美不肖不敢承而隆懷雅念還過
流輒矣

石楚陽觀察

小巢攜在樹上自北于鶴鶴耳翁丈何日入我梁中
共作有巢之人諸公咏什以大作爲第一誦之引滿
豪吟一過便如阿閣鳳鳴何以當此郎君文字奇滿
已令兒輩熟讀明春舉賢良第一不似阿翁落落也
第骨鯁照舊耳

事不傳

卷二十七尺牘

六十一

胡陰宇

每讀翁台大疏字字金石俱人所迴翔而不敢前者
敵府張太守積穀一事放百萬生靈去歲大稔而人
不至流亡者皆張公活之也其他處處興新處處
正有如司園計者有此一分豈患貧哉而剪除地方
大惡一事更是霹靂手孔子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
人今世之能好能惡者幾人哉區區方寸難昧總惟
台亮

曹鳳澤大參

前得把握片時數年茲結聊摠百一既別細釋佳刻
聞所未聞可勝欣暢今天下方多事民之未戢如火
蒸而而未發西川去國稍遠翁丈以經術饒吏治撫
恤其瘡痍而安定其驛驛昔年王陽韋臯事業何足
道哉不肖老且廢矣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但願明
賢登庸早樹旂常之業鄙人越在草莽可勝藉庇
吳本如方伯

住在署中復與三四君子不勝同心之契而險壬亦
伏其中以獻諂而構難區區此心惟恐得罪君子耳
郭泰金像黃離章卷三十一 又牘 六十二上

今川壅而潰所傷既多謬謂用舍不自上出而清
議持之清議未盡伸而橫議淆之世局何常之有不
伎得棲丘樊而美詩書比子擊壤之老于頤足矣敢
有他冀以取笑于鬼神乎

陳思崗長科

翁丈行而議論日繁悠悠之說參差之聽真如重陰
閃電黃霧不開矣聞翁丈家居貧甚有道之士消受
乃如此一詩似扇頭引意珍王自愛

黃慎軒宮諭

別幾何時念兄釋悅勤破世味一如嚼蠟矣不佞第
萬戚一生普當割斷一切努力學道以謝 皇露以
兄之恬淡而亦在人茲煩今久不出山則知我誠希
矣

顧星溪長科

前文旌過楚得傾光儀併傾大教大快生平既仙舟
顯發不能修懷江游深用爲歎既而釋思金石之言
醒其所易迷諱其所未至敢不奉以周旋未矢弗諼
近來議論紛拿蒼黃莫辨朝畏暮跼只在唇吻以借
郭泰金像黃離章卷三十一 又牘 六十二上

君子以攻君子或攻小人而實以助小人伎倆日多
機鋒難犯雖號爲正士大賢亦墮其術中而不覺不
肖山林之人惟有閉口不談一切不問而已高明愛
我以爲何如

沈龍江相國

仰惟台臺以乾坤之正氣享天地之完名以萬古之
真儒登百世之上壽不佞素慕教誨之末又叨特達
之知謬贊蕪詞稱觴壽几但願翁臺如游公九千再
入中書如太公百齡過稱尚父使宇宙重新日月宣

謝起蒼生于蒲察食社稷于太山不勝大願

邢知吾

青宗學侍持手教至數十載芝蘭一旦從數千里遠來襲人把握不忍付手過辱榮借不肖何敢承來論出乎規萬入乎規萬入乎規萬出乎規萬妙哉言乎千古未扶之秘乃散鄉周尚寶亦謬以此相加豈不肖非劣萬一有一于此乎往歲史局初開曾向陳開老欲借重門下與本寧先生既焉元敏而執政不諧聽如嚼蠟方寸之心惟有耿耿耳人壽幾何豈復一

却季金符書

卷五

八

六十二上

周孺東

曾未踰時頗辱春存顧惟碩德清風遠來襲人僕之不肖謬以姓字落賢者口吻而丈注意尤真過焉之計人當自知苦不知足僕濫竊虛名有此余生亦足矣自知熟夫若得穩睡飽餐不問世事猶可藏拙一

無當于用殷浩种放之流遂爲千古笑柄夫士人出處有時若有意于出無心于處何以謝天下碧山綠水或不負人也

王元興大尹

請來教併罷政始末令人神王夫爲今愛百姓如士人治本經農夫治五穀不修其本而徒責報于天此不得已之數不佞無持世之具無涉世之術何敢覬跡門外一步以自暴其醜也

熊思城提學

王季金符書

卷五

八

六十四上

每從邸報讀大疏抑何凜凜也世道人心國法師模從此正矣嗣聞教法清嚴公正不勝嘆服來教能得之細民寒士而不得之縉紳我輩修身行法安得入人而悅之哉不佞歸來絕口不問世事而舊時二三人知已同心同道如丈者未嘗不日日在胸臆也感念高情惟有銘鏤

與吳本如方伯

往辱垂愛不遠數千里相詢其何以承雅意時事多岐悠悠之議何所定乎僕之不肖幸有五男二女環

址之室數畝之田萬卷之書七尺之軀千禎足矣昨見部推卓異高等題冕楮紳不勝榮藉鄉紳金吾老師往往江陵時大節表表揭日月而行惟門下勿吝推轂異日國家有事更須借其驚足砥柱耳

仙克謹大尹

憶在南雍曾窺駿足愧未能識千里追風之價也此間驥首藥堂不勝色喜聞楚相去數千里而還走不忌宿好使者重爾而至感謝高情不惟令內外遇佚三事拱手內之惟臺省言所欲言似之惟令宰行所

郭泰傳黃龍臺

人牘

六十五

曹孝廉

不佞岑寂中得交門下可勝慶幸門下經藝詞章俱屬妙品今春擬冠南宮而又不滿入願爲之不樂者數日既會尊公則謂門下于勸場自有不憚得勿愚苦而過求乎修行家矜持愈過則逼迫愈嚴而魔生焉政在有意無意之間耳

陳幼溪中丞

數十載門生數千里函丈不能走一介奉訊杖履願辱遣使光臨開函捧讀諒愛慈切筐篚燦爛目眩非薄何以當此隆懷來論虛懷過焉摘把欲使不肖域稱謂之間改其常體夫以大中丞垂堂而誅諸生幸以薄執簡在第一迺不執弟子禮尚得爲人手義之所不敢出也承教大疏諫停南巡停止陵工功在社稷皇明大政錄自野史耳安能知其禁承命已勉爲一序愧不足楊老師萬一也老師真人上壽至

郭泰傳黃龍臺

卷三

尺牘

六十六

又

承台論訊及不肖出處事不肖再世人也敢有他說但盟之座右曰不敢負天地保佑之恩不敢負海內賢豪之望勉爲鄉里善人是矣雖同心君子過爲贊揚而德衰福薄敢速官諍荷聖上殊恩幸獲餘生朝夕祝延萬壽已是望外海內名流白駒滿野何有于不肖一人也

舒玄渚觀察

往歲江干獲未芝顏真心實意令人心醉曾幾何時山川阻修未能修問忽往翰音獎借勳勳未論人心日壞而水入盜賊不與焉言哉言乎昔之邪正判爲二途今之邪正混然莫辨巨奸壬人幾乎號當世而亂四國矣順使布謝把握有期

劉雲岷宮詹

山川阻隔言念同心可勝蘊結世道日下孰能不渡昔之邪正較若兩途今之邪正熒然淆亂不肖棲遯衡門永矢弗告仁丈抱當世之慮則他日之憂也從杜山人聞仁兄山居甚適應接甚簡令人有出塵之想會病甚伏枕不能作長語草率數字以未遐思

牛春宇中丞

每憶疇昔遊難時知音多在西北顧如年兄慨慷真誠終始不二能幾人哉今遠在數千里外歲時不忌部陋弟何以堪此遲隆太宰公急于用人而不慮弟之不倫也 聖主如不得已知臣莫如君矣

董蘇白令尹

門才美才雅望宰茲名邑兩漢循良不啻過矣區區之心所望于丈者今日爲真父母他日爲真名臣每見前輩有言起家爲令則六曹之事游刃有餘誠習之也夫賢者習民事而下者習世情何啻千里鳴琴佩猜輝映史冊亦爲之而已僕老矣本無益于世而世事亦不可爲但願大賢早建名世之業梓里有餘榮矣

瞿洞觀

臺下輕弄一官而所司卽如所請猶似不愛惜人才顧處分隆重亦國家二百年曠典也前在楚中臺下多名言而不肖多效苦言可謂不知量矣願猶在胸臆間不以爲罪乎辱惠德音感謝存注寄去禮典志一部請教

吳本如

趙使來兩奉翰教舊交相念真切如丈能幾人過舉獎借不之無用于世每一掛名除書不勝惶汗知臣莫如君 聖主思深爲我藏拙保全身名千分願畢矣如論達觀上人塔銘當勉成之弟須核其生平行

實議論耳不佞而夢上人索文肯有此神識乎

張益吾

武昌一郡自台臺下車以來另是一世界矣勿論黃童白叟卽衙門胥吏悍威嚴而經懲創者何常不思明府也公嚴之使人信服神矣哉疆場大事借重文武才能行且攝服羣夏第須不格于西臺而又不墮于將領適爲快耳不佞謬從人願撰生祠記一篇呈上覽正不足揚大美也若茹藥飲水之操爲宰素緣之節乎于豚魚貫于金石不待言矣

聖朝食黃龍車

卷二十七又續

六十九

石楚陽

弟自去歲以感寒失汗迄今鼻涕不止牙根不脫衰相現矣精神耗損大不如前翁兄臥食何事奈何久滯林泉不早爲雲爲雨也秋涼當謁五祖計圖聚首求聆玄緒未審如願否

水災與當道書

久不聞問恐煩台居霍雨爲災洪水滔天高岸爲堅舟楫入市城內之民與魚鱉伍阨一望盡爲江湖不復辨有苗塲丘壠矣窮巷廬處之人夜半水登漂

蕩妻兒號泣之聲達于晝夜往者河伯爲崇猶在夏秋之交早稻登塲半可撈漉今自春徂夏盡是雨天麥又不收穀又盡沒水田爲海高田爲泥父老以開闢未有之災也前聞門下率所屬齋禱祈晴具稔勤恤精誠未嘗已疏聞九五否門下一功令所屬被水地方稍寬徵一二月此時小民逃亡放牧之不暇何從輪綱卽不敢曠蕩之恩累候水定然後開往在門下當如汲長孺便宜行事有何不可以安民心以圖不意亦萬世之德也門下一路福星自有遠慮不

卸卷令黃龍車

卷三十二人廣

六一

按山澤之瘴謬時風愛不覺多言矣若不佞則斷不敢負官家升斗爲小民倡匪敢曉曉自爲地也

與張益吾太守

自古富鄭公狄梁公一代名臣皆以救荒顯名今滔天之水萬民愁嘆天高難問君門萬里所恃以救此一方民者惟明公耳昨承下問謬呈蕩臂秦偉採擇

一金沙洲商賈之地百貨叢集土著之民客戶之民不減數萬今盡化爲水府矣有力者移居城中無力

者過橋露宿惟特望山門一橋保安門一渡口商爭舟自朝至暮迄無寧時乃各馬船水手乘機索利爭以本船阻塞橋渡彼此朋惡動輒借口改毀官冊恐嚇小民每一舟來非五七錢不許上岸以致男婦老幼艤舟急流之中墮水死者無日無之慘目傷心乞行文驛過官凡大小馬船不許阻塞渡口重加懲治許小民徑赴本府告理則全活無算矣

一金沙一洲併文昌門至草埠門十餘里俱被水浸切計逃水人口不下百萬城內之地又被水十之六

事各倉庫

卷三十七 尺牘

字一

七不知百萬之衆將于何處安插貧薄之家借居無所倉庫未成蕭蓬難辨城內人家各有分土誰肯借尺寸請令城內無水地方恭觀寺院又黃鵠山脂山鳳凰山無論護衛百姓地方俱許被水小民搭棚居住不得攔阻

一被水之民既不得居又焉得食有四五日無炊者矣宜乘此時開倉賑濟各給穀數斗則涓滴之恩在于滄海矣

一昨偶拜客見倉廩水滿犯人呻吟水中夫倉

係輕犯何不盡令取保仍乞推廣此意行文各州縣除重罪外俱令保出以感召和氣

耳

一水災之後盜賊易起輕舟往來莫可踪跡請移文巡江衙門盡令操船某處義集每夜巡邏仍登記各船兵卒姓名以防兵卒爲盜是在巡江官如意隄防

郭泰金得寶

卷三十一 尺牘

二十二

一城內有水街道如長街如都府前街如中和門大街如按察司前泥濘巷俱係往來要路各設小渡船二隻每船每月量給工食五六錢以便萬民往來若既無船可渡勢必奔趨城上切觀城之內外皆水崩場當在早晚更可慮也

一上天爲害民不聊生舊穀已沒新穀不升府庫即有穀如山安可繼也鄙意以穀養人不若以人養人何謂以人養人令城中富豪之家能出穀百石者爲上等能出穀五十石者爲中等願旌獎者給扁額願帶者給冠帶童生之家免府縣二考吏員之家許其超泰當舖之家給以花紅尚義扁額或免所犯罪過則人人思奮矣

一倅征之令既下又恐有司未盡奉行請書諭示馬上差人張掛所屬地方如有不奉德意不念小民疾苦仍行科歛者許小民徑自告理

一聞南京浙江江西等處俱被水災下流既漲水退必運水害既廣米價必貴請檄游黃巡司不許米船出境仍及早廣召米商召商之術願無戒其米價既高米船聚集則米價自減民獲聊生矣此與鹽價同也

一倅徵之後當請鍋錢糧所蠲之數係京運存留二

鄭泰會書

卷三

又廣

七二上

者夫存留之數係各官俸銀生員廉祿軍丁月糧宗儀祿銀安可蠲也惟當痛言苦楚明說某日水自某門入某日水自某門入一城皆水矣請蠲起運錢糧即不盡得之于上猶可僥倖一半民獲實惠矣

一戊子大旱甘按臺以荊州木稅抵免本縣錢糧今萬民愁苦若此國家根本大有可憂如一夫獨竿而起小民從亂如流矣何不乘此時白兩臺請免錢糧如不得罷即以抵作錢糧或徑動支賑濟儀範所以此獲罪朝廷豈不毅然俊偉繼美前賢具有功烈乎

寄李萊二關老

往學芳訊曾附數行敝鄉緣史憲候萬福併為世道賀太平不審已塵清覽否惟時上下阻隔議論繁多海內屬望方殷責備無已在老年兄自有妙用轉移人心握旋造化不佞弟何能蠡測謬以經生之語參之今日之故則省刑薄斂修廢舉這四老而已是安得一日並舉惟有修廢官一節或可急請以答群情平弟自遭羅網以來閉門閉口已如螺蚌言念有身敢忘台力十畝農桑栖遲歲月可以忘老敢有他冀

鄭泰會書

卷三

又廣

七四上

惟是河伯為崇勢且滔天九門塞土城內之地又沒八九鄉邑阡陌盡為湖海不意天行之數一至此也惟台臺軫念湯沐破格優恤以防離亂則世道幸甚山林幸甚

傳商銘祭酒

張從來兩持手教併拜陸施感翁文無己之愛住在京邸猶記翁丈署雍政談雅事直以賤姓名聞揚大疏中不佞弟之疎莽固翁丈袋囊中物也被廢以來無端之說向微武麟公則蜚蓬之說直以供小人之

月實而增君子之疑案矣春微老之點破妖書直老
之主持公論三晉古多君子有自來矣武麟公今得
佳兒否便時爲弟致聲楚方太稷九門塞土城內引
舟一望成海楚之多難亦天行之數乎乃知風波不
必在廊廟也

史武麟

赤陰星駕北指光映端門輝騰紫府引領搢紳如文
明威鳳又集朝陽天下想其羽儀可勝快觀貴鄉傳
商銘與不佞同事南雍同心同德義氣端人也喬敬
新泰學齋草

卷五

尺牘

七十五

老以何時北轅敵鄉熊之閣端方美朗可與深言又
不佞兒女親也今海內人以貴省人爲執範而諸公
各以遠引爲高能勿虛人翹望乎言路未闢或挾陽
引而陰塞之是自爲計耳言之令人長嘆

鄭太昉

往辱手教隨奉一書煩熊芝岡致上而台車已發竟
以原字擲下令人惘惘今天下大勢全似宋之末季
羣小接踵盡壞法度盡壞德澤盡壞人心而後已所
幸一二清議挽此狂瀾然正人有清議小人有清議

正龍戰之秋繼之以此卜氣數耳今舉天下之全力
而攻小人則漢唐宋末之有以此見高皇德澤之
深國運未艾也時論以南北分邪正今首發大議則
翁與劉楚磐兩爲首唱翁臺議論發人所未發如照
膽鏡又遠過之豈否極將泰地氣自南乎

與葉閣老

昨九老第二次書似謂弟不爲緝說生平名譽不彰
朋友之過敢不敬服翁兄與九老暨弟三人自初第
時各以人品職業相勉弟今已矣公並在政府山

卷二十七

尺牘

七十六

林之人方借爲榮寵兄弟之薄劣頗在二公齒頰陰
受台庇已自不淺即皓首山林已出望外惟是廢棄
中以不見諸侯爲義地方諸公廢任之初又不敢自
異僅一望顏色耳旅進旅退彼不言及時事而弟無
端稱說政府以爲重恐人以爲諂也况聽勘之時救
過不服此中情景良亦苦矣時事艱難願二公同心
涵忍不必急性

童見龍更部

往請葉進卿繕草見門下大序盡及不佞不意不佞

無用之文見收于大方昨敝鄉李孝廉來持手教令
不肖懇切不意不佞無用之人又見與于大賢昔人
臭味之同但節符合便共白首况不佞于門下靡所
不合哉稔聞門下端方直亮博洽文雅醒邪而與善
懷忠而憤世求之今人寧可多得不佞即山林之人
不宜作貴遊書亦何可嫌于未同不一定交也

周二魯

耿司馬品格姑置勿論老丈一片肝腸一肚經綸人
猶不見信何也承諭南方諸賢不以弟爲非弟生平

聖學全書卷五

卷五

尺牘

七二上

孟浪差以自信世間有清議亦有橫議韓子有言勤
而得謗名亦隨之每一念及尋常茶飯猶有惶愧之
色哉問世事乎省中大水滔天大旱赤地弟稍向中
丞請緩通省二月之征此外不敢望礦稅之恩今歲
被災地方請改折又甯南兌稍緩目前貴縣豈遂在
格外即前既偶違不妨後來一例行也此在父母官
力諄耳貴邑父母憂民甚切當自有處分

胡隆字

不意妖氛毒霧充塞宇宙已經二紀而一旦白日照

人遂至于此每讀大疏如大禹神鼎圖盡魑魅形狀
社稷之功也與天壤並矣

史武麟

山澤之人每讀大疏如雷斧火車破山搜海橫空
靈鷲睡昏睡使數十年老妖假裝仙佛惑亂一世者
無所逃形社稷之功當冠冕群龍矣聖主何心之
有道家有言多尾狐狸能飛身斗口遂截文書使群
真邪之徒入紫微由此而觀天上人間豈有異乎

馮元敏

聖學全書卷五

卷五

尺牘

七二上

病廢中每讀大集一二篇便覺神爽可以永日不佞
自秀才時銳意文字自南雍以後拿纏于職事諛諂
以求怵惕于憂患一切便成廢簡矣來教何敢承然
所謂破異同廣忠益真名言也近來議論大繁攻擊
太甚成已之名節不顧人之名節成已之功名不顧
人之功名即賢者亦所不免然則寧獨同異當破即
惡怨當盡掃也佛法平等聖教以德以直若修怨修
名亦何窮之有但得賢者同心爲國共惜人才使不
皆在山林中未享太平之福足矣再拜佳稿如慰

潘

丁禹門

景泰德音重損雅念岑寂門戶頌光輝猶憶旌節在楚日風采議論蘇涸轍而振廢闕于今幾年猶在與人之口第之憤憤若乘此未暮之年朝經暮史了前未畢之願猶不失作老學究何敢如來教汗淫淫下矣泰道方亨政聲遠暨豫章鄂渚不遠步武如在下沾溉宏多順使布謝

吳繼猷

新泰金會館

卷二十七

尺牘

七十九上

往歲易名之典竟未得如願門下不愚先公再三賜問何用情之篤也後來有事禮垣者僥申前說未必于世道無賴毫益而或恐其任怨或不及致辭不肖狀狀一念竟作空言而已今昌言盈庭而人心不一又出他岐譬之朗月晴空忽生陰霧來日陰晴便未可料不佞患難初定只抱書灌園以永朝夕足矣貴鄉矯矯風節不畏孔壬真天下第一名流也

宋希苞

濟上冊中學枉顧數語令人神爽時披手教展讀

過心目俱開第之佳事自是學問未到而今後以賤

姓名掛人齒頰益汗下不自安兄操舟發誓之喻真

豪傑名言若君子小人何常之有彼此是非終無了

日佛法寬親平等孔聖學問亦在不慍不尤此心若

同大虛煩惱何處着脚世間恩讐禍福原相倚伏則

一切惡言當說為功德又何自起戈矛自生荆棘枉

費精神猜疑不了第近來願願心于望德德念什氏

有言但思已惡莫認他非此言當終身佩之來教盡

去小人末有不敗則漢唐宋有明鑒矣若無故而加

新泰金會館

卷二十七

尺牘

八十一上

人以小人之名第所不願聞也兄更何以教我

牛春宇

第之蒙難也出危定傾不避嫌怨不顧利害獨翁兄

數人耳比請手教何思深慮遠也第既以賤姓名在

人齒頰乃好我者以為嫌而惡我者以為的弟何敢

生出山之想取笑鬼神但昌言盈庭眼見君子道長

已滿章世之願慰再生之望至近來議論不一得無

君子之持滿已竭而小人之彈矢反射乎易之否泰

皆用後茅則眾君子當同心而進不當自生異同自

生刺棘也

傅商銘

弟之蒙難而歸復在人世也每與妻孥談南雍事與翁兄如友于兄弟共坐春風中人間之樂不必同胞共乳今如隔世事矣敝里友人無可與言者而生平獨于三晉有緣卽如丈武老喬傲老人世豈可多得晉中賢才稍覺零落翁兄端方俊偉金蘭之下當在早晚願蓄心大業以慰群情弟之棲遯但願每年多收數斛穀含哺鼓腹爲國祝釐也

郭泰與黃龍章

卷三

尺牘

全十一

吳異明令尹

前程將軍人來拜手書隨附一字報謝盛使來拜謁既感相念無已每從豫章人聞丈治行憂民之心著于眉睫表于肝隔不勝色喜昔楊太宰有言一任邑宰爲一生根本以六曹之事悉而民情熟聲望起也願丈未堅此念江右有公評益令人神爽

蕭玄圃少宰

近譚典藉來拜手教盛翁台用意之厚用愛之篤至干文字妙天下罪玉屑煥珠璣使人讀之若披星漢

滿觀得彙奕世而後誦此不朽之文併及賤名字一省何厚幸也猶憶昔年與翁台共事經筵稠人之中獨有默契豈亦尋在臭味不符而合乎近見翁台播部大踴真敢時急務又有富平太宰共朝夕二公各一代偉人使聖主盡行其道天下運諸掌矣今昌言盈庭而橫議隨之使聖主無所不厭廷臣無所不疑翁台以爲何如山澤之人不覺又多言矣

沈龍江閣老

往者從老先生左右見時事多艱而一切以逢迎諛

郭泰與黃龍章

卷三

尺牘

全二上

隨之術上誤主德下壞人心既亂祖宗之法度又竭祖宗之德澤既移士夫之心術又消士夫之正氣老先生直道而行不肖亦不能委曲其間卽便委曲其間亦斷不能如彼之曲學阿世也董猶豈能同器予盾豈能互用乎今天下君子視以爲準則而小人猶有所忌憚者老先生一人而已而不肖亦謬以臭味之合附名扶履之末抑何厚幸弟今之時勢大與前異前之君子小人判若黑白而今之小人慕入君子之中君子又多不同有不真之君子有不勇之行

子有甘爲小人效用之君子有誤爲小人驅使之君子有以直心而憤事之君子有以二心而壞事之君子至于履庇小人而左袒邪類神何多術也或以攻擊爲引援或以指謫爲昭雪甚則指東爲西以黑爲白離婁不能察師曠不能聽矣如此醞釀年復一年而群陰凝結陽氣盡消豈直如宋之末造哉試看南北人心較之去歲便自不同矣區區之心時在左右過聲存問重荷豈施其何以堪所冀社稷之身康寧純嘏爲國自愛爲世自愛

合併黃離草卷二十八

江夏郭正域美節

與湯海若

不佞何所短長辱知于左右虛懷隆以非分不日不月又辱輪教解來爲覲界以酒資金門方朝不美殊儒矣感謝昨王館丈書徑道門下儒學吏事引爲畏友夫今之郡邑第以吏爲師耳即以儒者實意行之直惠乎于上下又何必美穎川渤海之事乎此亦門下之能事努力循良微書不遠

與慈山上人

辱示勉公塔銘斐然之章便可勒石第起端緒涉綺語于後面敘事直致處不合而趙州八十四言理短而韻錯似聞音也即勉公口頭話亦當爲刪去如何不佞神交舊矣近見宗門諸公豪氣不除枝葉太繁沿襲家風遂成套本僕欲掃去間言直趨本根領會霜降水落寒灰枯木氣象何暇較量牙頰哉長者法中冠冕近建判勞山又善財童子證果之所諸佛菩薩皆成證盟願大顯神通上報佛恩僕當護持法門

不敢退托幸有以教我

與竹齋宗侯

伏讀教言重拜興脫感謝雅懷辱委序名編勉贊一辭弟恐救冠而臨王貌耳來教謂三氏玄白糾合之言此近儒所不及門下志大而不高吾道有人矣弟不佞當着一家言矣三氏同同異異之趣不佞則謂孔子先躬行釋氏貴密證老氏謂多言數窮天道由身起也即使爲聖爲賢爲佛爲儒而于吾道靡瞻靡鑠于老氏莫能觀度觀妙于釋氏隱有隱無夢生夢死即舌教耳聾何益乎以門下振世英賢顛勇猛精進性命事大無常迅速勉向道津勿涉戲論大破近日詞林套本小序不足覽更希裁正

與劉玄子

足下建大將旗鼓抵海上檄文過望京將今上威靈如天帝行師風刀雨箭海上脩羅露宿避禍孔矣今海內播紳日夕望凌遠之師似以爲楊柳未舒玄冥猶烈倭奴雖狡辟之寒鴟即有爪距未可展盡且我往則我壽彼來則彼全夫因朝鮮爲鄉導則險處而

得以祖將軍沈遊擊爲耳目則情形可觀迨今這歲以來尚不聞大軍出鴨綠一步則群口不無疑心于大將軍之名在戰而實在守也姑勿論近日搗巢之師北將所習即古者衝霍揚威塞外嗜不以我先之平翁丈與儀紳兩國手不患不以全拜取勝弟今日麾下多北將彼習虜情未諸倭狀即長驅乘勝而往彼之倖敗誘我埋伏兵搥厄我張兩翼遠我倭所習也似不可頃刻不在念翁丈此一行縛長鯨斷妖蛇使海波平如掌歸來勳斗大金印豈五丈旗千載一時不佞不勝疲癯努力努力

與李青城鄧四山

卷三十八

昨辱孟丈面教併手書二札弟敢不靡靡唯命何敢干澤于憲典之外弟反覆職掌所載似爲正條而近例所禁尚有未合弟不得不再一披瀝謹按吏部職掌一款冠帶間住職里千子者俱照子官封贈夫謂之曰俱是貳之也明開住者與職里者同也又曰職高千子其子奏乞復職致仕者查有嘉靖三十三年吏部員外南軒父副使逢吉禮部員外余立父副使

勳學見其爲雙例也若職高千子必題准致仕則掌又何必引此兩人爲例乎只宜曰職高千子題准致仕可矣又何必斷自嘉靖三十三年爲始乎且三十三年以前部中何以處之也然則開住而必照子官封贈者正例也舊例也相沿而守以爲常者也其題准致仕者雙例也近例也從子之請乞恩而通以爲雙者也昨以朱金老事例係重恩不係考滿夫單恩考滿事體誠有不同弟職掌內此一款未嘗分別聖恩爲合考滿爲不合則南余二公未乞請以前守之以爲常可知矣昨又見教萬曆七年承天同知鞠以正奏父鞠躬復職進階本部覆議凡係冠帶間住復職職高千子者不分恩典考滿俱不濫請進階必待子官與父相等或官高千子方得照例受封此爲進階言也非爲照子官封贈言也今不佞之所請者非進階也爲照子官封贈也蓋進階者恩隆于舊階之上溢而伸之在加授之例出于人子之乞故嚴于請而禁其濫照子官封贈者官降于舊階之下抑而就之從布衣之例故未嘗有明禁也今若執近日乞

勳學見其爲雙例也

卷三十八

集 14-502

因之例而遂爲職掌之舊例爲難行執進階之一
例而遂驟照于封贈之非例似于心尚有未安第何
敢更爲喋喋取多事之譏第人子一念烏鳥之私尚
未能忍隱若部中恐嫌于子職與衙門俱卑者之滯
碍難行則使豈肯舍乞恩而請所不必請乎無慮矣
更乞年丈一言如以不佞之言爲可聽肯將職掌舊
丈與鞫同知新例查其合與不合酌而行之不佞弟
方敢具疏以請部中具疏以覆昭然明白何疑豈直
不佞感德無有頂踵而先大夫受恩九泉亦重育白
新美齋書

卷三十八 尺牘

日矣如何

谷劉方伯舊武昌寄一

老師素緣青皇虎變洪猷風行楚蜀名重蘭河節鉞
之寄政在旦夕而行省之任普尹東郊知天下多事
需材孔亟上采言官議一切大察盡付食謀老師人
倫之表縉紳庶左東人不能久留袞衣也今東轅大
臣盡付公卿臺省廷推銓司不過紀姓名而已權已
盡旁落而諸公有知各得堅所知以事上老師重望
輿論所歸下走且旦夕望函丈而彈冠矣

與顧涇陽吏部

早間獲接芝顏奉承順類如坐水壺不覺面目塵土
五內滓穢無處浣濯矣所言先君受封一事在五雲
老以爲難者約畧有三端一則以品高之不得封二
則以重恩之不同于考滿三則以萬曆七年承天同
知鞫躬濫請進階閣住而職高者照子官封贈奏致
仕者有官閣住者無官而止有冠帶故以子官封贈
比職掌內一款所以有冠帶閣住職卑于子俱照子
官封贈之條俱之一字是二之也下文復載嘉靖三

卷三十八 尺牘

十年乞恩復職一條明乞恩之自嘉靖三十年始也
則三十以前可知也且以見乞恩之出于乞也則非
著爲例可知也且未聞以乞恩而遂廢照子官封贈
之條也則二者之原不相妨可知也今如必以敢仕
從父官爲恩而照子封贈爲非恩則中書舍人倪三
綬之封父倪雲鵬安樂州知州爲職高從子封戶部
主事何東序之封父何尚德開封府同知閣住爲職
高從子封何爲者也且二子一係萬曆五年一係嘉
靖三十五年俱在三十年以後則舊例之未廢可知

此猶不佞一人之得于聞見者若使部吏按牘而紀之當有不勝其攷者其爲開國以來人人行之人人相安可知矣且致仕者無諸勅而照子封贈者有諸勅人子事親以親爲重以親爲重即如救卿陳應紅名渠者前爲給事時以給事封其父州同知州同知六品給事七品此亦職高也如以致仕爲恩以職高不得從子爵則給事中亦不得封州同知矣人子之心將以同知爲恩乎以給事爲恩乎夫國家之法本自詳悉朝廷之恩本自浩蕩恩以受天言爲恩法以從祖制爲法即如爲民者不得受封而又除名者許其子移封凡布衣而上舉以從子受封致仕而下舉以進階受封何獨閑仕者不得封乎閑仕而職卑者得封矣何獨職高者不得封乎至謂覃恩與考滿事例不同未聞出自何典載自何書止有職掌內一款隆慶二年尚書楊題追贈前母令甲未載此係覃恩又禮部負外成鍾音戶部主事彭文質將二嫡母生母並封此係覃恩夫封前母與三母並封原無舊典故職掌申明之以見爲浩蕩之恩耳夫覃恩者止

能浩蕩于人數安能浩蕩于品級以部官而從大夫乎安能浩蕩于事例以閑仕而從致仕乎况何倪二君本不係覃恩乎至謂承天同知鞠躬奏父長史勸以正進階該本部題以後閑仕准致仕者不得進請進階必待子官與父等方得照例受封夫鞠躬之所請者進階也非照子封也部之所禁者進階也非照子封也蓋鞠躬一考滿耳既得受恩而准致仕又重受恩而進階此如六七不同封之例部之所爲禁也至若原未考滿之子原未受封之父而從子封贈之職掌以比萬曆七年倪中書等之例昭然明白有何窒碍有何嫌疑必以進階之例而禁照子封贈之例此何意懲噎而廢食也夫以朱泰州以知州而從子封其官同贈同者乃強之使異而鞠躬之進階照子封贈之本不同者乃強之使同此人子之心萬死而不能從也國家之法纖悉未安不敢強援人子之心纖悉未盡不敢隱忍朝廷之法仁至義盡不使人不得其所即使不佞多事之說苟且含糊隱忍不言門下以聖賢之道望人將謂隱忍者爲是乎謹

成者爲是乎即使不佞不避多事之說而曉曉以請
非有他也入子之義也非強爲說也職掌舊文也人
或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前五云老謂不佞于職掌爲
曲解不佞何敢曲也即使不佞曲而解之則朱金老
與倪何陳三公俱曲而請之當時部中亦曲而從之
手不佞雖不肖獨不畏清議乎不畏憲典乎敢乞門
下將此三公者查往來舊冊有無照子封贈則不佞
之請不待辯而明矣不佞獨何罪不得從三子之爲
子而先君何罪不得從三父之爲父也五云老學問

老學齋書

卷二十八尺牘

九

遇德何等品格虛懷無我本無成心僅見此例雖不
欲競于法外以伸人子之私亦必不忍裁于法內以
遇人子之心興言神往死罪死罪

襄國主啓

董葉新輝蘭官瑞滿騰書告慶玉樹光華階前之鳳
自舞而鸞自歌園內之竹有孫而桃有子篇章在閣
賓從迎門福履駢臻吉祥無異題屏理函遠輝溫室
重之珍餉育及都門威高惠以銘心題短牋而伸謝
與馮具區祭酒

門下道羽天衢冠冕詞林振起玄風鉗鑄俗雖
比三年息同六月而義問弘宣中朝引首即今南雍
首地旦暮橫經橋門內外聽者如堵雖孔氏林牟
尼鹿死鳴鐘振鐸君臣問道人天拱手未之逮過今
將事多虞夢想聖賢豈能久滯留曹滿需弘化早經
大猷風聲上理

與文熙亭中丞

明公風清香惠巫峽雲消氣肅涼颼三川波廢猶以
歲時不忘把握遠惠統素之奇未減滿葵之價武侯
對金雀書

卷二十八尺牘

十

之塵白羽遠卻三軍謝傳之惠東賜慰安黎庶
懷袖驅拂爰氣畏日生涼塵心如滌謹謝

與余祭酒

多口之憎聖賢不免風會日移訛言繁興願臺下勿
以爲念珍重萬福白衣蒼狗世事何常之有釋氏以
惡言爲功德此之謂矣使旋乘復不盡瞻依

與韓若韋觀察

辱諭郡乘一事門下爲地方計勤勤懇懇不減在郡
時仰承隆懷如此即他日秉政謀國任勞任怨心

遠聞何所不至僕敢不仰承德意第路藩一事即載之豐碑大碣人心有甘棠其誰能置一喙適請來教以自修自傳爲嫌此憂保之見過人數等此書全部筆削俱自僕手而德政中老公祖一傳則銜微爲之僕初意則以臺下之不朽者不比一端第宜散見而

不宜默傳如王田事則載賦役中

中既不失故實而又無自修自傳之嫌此僕意也且春秋之法有比事而書者有因事而見者或先經或後經其體例不一也至于德政傳中曾以數語明言

郭美舍僑書

卷二十八尺牘

十一

今日賢大夫之有惠政于吾土者見在仕版且未敢書忍涉諛言庶乎得體而可行矣如何來論超朕達覽僕不敢不仰承門下入觀時僕亦治裝而比會後事者不力僕遂將其卷帙草創而北矣俟論各傳小贊併前序已一一撰成中間錯說盡爲訂出前此亦心血灑盡矣門下試取舊志比量之無一語相襲大畧可見矣又軍旅一志以備武畧謹書完上其藝文一節若全篇纂入即十餘卷不能了所費又將過倍僕意每篇鈞出數語存之史牘錄人文字未嘗不交

其繁穢未嘗用金文也會使者行急未能錄去七八月間當以附里中諸生行之路府莊田一事關係不小不敢草草搪塞謹依原卷銓成始末使後之爲政者守而勿失不厭煩瑣也

與金省吾老師

去歲獲侍師筵十載瞻前之想從之末由言何能盡退而與二三子言老師寧獨氣節凌霜中流砥柱即文經武緯運斤成風噓氣爲雲百辟卿士更復幾人適讀所惠保甲一書可以親民可以禦寇可以藏兵

郭美舍僑書

卷二十八尺牘

十一

周官同井管子內政此其大畧矣嗣當與開府諸公言之庸之同省可也邵陽風俗近古老師以清靜寧一行之當不言而化夫清靜寧獨治邵陽歲暮爾小邦未能久借嗣且與在事謀之

與金省吾老師

屏論禦倭三策倭在目中矣昨者平壤一戰不爲無功而金軍歸巢則在用間近日朝議不以此亦隨聲之見非對境語夫朝議必欲標刃而殲滅之書生之見談何容易今日之事亦庶乎足以觀矣第使朝鮮

得國而優奴得貢利盡在夷而害獸在中國誠恐它日之憂不在朝鮮而在東南也未知經畧諸君能保此否大論一名言永爲碩畫當識之以告在事

與王參上

國朝學子最者共推獻吉弟獻吉子子義靡怠者振以軒輊朕自是雅尚之首悉爲泰毅又獻吉之艱難風源不遠遠甚遂覺子義無方而獻吉有方若足下肌豐力沈鷹隼逼人華實所附慷慨多氣真近代殊絕近人謂嚴滄浪說詩詩不關學而遂使枵腹者若

即奉命書

卷二十八

十三

與李汲泉

弟子咫尺師遠不能文一介候萬福豈其慢也惟是四方多事老師朝簡車徒暮總簿書內拱神京外捍疆圉枚軍圖功夙夜匪懈何敢以厄言稽揆戎府願屏草翰再煩惟有慙悚管中伯維藩周邦咸喜周公尼留用記功宗即今海上雖多事而外寧內謐有文

武大畧安懷長策畿甸風清台垣色動帷席遇師嘆談構想何憂之與有弟今主德未孚外猷未壯當事若取辦目前似以無可奈何之道行之老師望重中朝旦夕中究何以計久長也小子章句之儒一言莫展何所短長惟願早入銓樞早定大業還鄙不贊蒙此餘福臨楮懸望不盡依依

與徐宗伯

不奉師選九十年不頌雅言又一年以爲老師林泉之樂不減東山迺捧讀半教令人驚亂無措不覺獲出于皇而衣出于寢也以老師之盛德大業風像四方表正鄉閭何以有此何物孽民欲惱亂世界耶昨從李中翰公處問畧迺知事始于孽民機動于在位而形成于二使之畏禍而逃去以今人心不古在位者不顧國計民風各備彈擊之名一夫倡亂而吠聲吠形千百爲群在朝在野何事不狀爲今之計當百計以求止二使二使不出則在位之疑不可解而諸孽民之亂不得定諸孽民實利于二使不出以爲口實而當事者又因二使之不出以起事端夫二使亦

即奉命書

卷二十八

十四

何罪之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諸孽民利其所有矯
于市心而成其亂心夫諸孽民白晝大都搶掠如此
此乾坤何等時有司諸公能不動心乎此可以形格
禁也第恐諸公各有師心滔滔皆是則此一時諸孽
民未可與較曲直論是非也莫若就中擇其雄桀者
而以權處之此以亂治亂治殺不如化殺之說俟人
心稍定而是非自明且聞老師之構此二奴亦苦心
矣彼其所有可盡散也與其使諸孽民羣起而奪之
諸有司冒昧而與之曷若自老師散之乎

和羹金傅義

卷三八人牘

十五

敬金省吾師

衡文之役謬以資推自惟謗陋無當于用而其故難
言也今春幸舉一子秋又舉一千手弄三雛頭戴二
毛矣兼以目青未愈徒抱一經無所當于時用廣廈
細旃之上動皆荆棘不勝長林豐草之想遠辱記存
八閨霜露暨及海天微有謂保甲可少寬者他無聞
也何敢有秘以負來命

荅徐中養觀察

國家多事淮陽咽喉地廷臣半憂遼陽半憂淮陽明

下坐囑其間頃以遼略廷臣推轂大司馬方得罪武
武之士攘臂而談羽檄之業奈何還有遯心烏海冠
鷗張賢豪鷗鷗門下正奮龍驤之業何言豹隱之思
園中諸什字字烟霞令人神飛漢陰夢遊鄂渚朕非
其時也不佞弟方思爲門下鼓歌鼓吹振動雄風屏
論敢不勉承而未可以風儀在十餘年登壇緩帶之
後携手同車之日可乎未敢方來命而使若索報急
俟續至之耳

荅王見峯師

對茶文存

卷三八人牘

文

老師人紀人綱純德純猷麗眉鶴髮寧角季之在商
山繡願繡裳是太公之表東海諸郎龍見孫于鴻儀
不歎漢世之五更實則周庭之元老城門墮疎濶音
問荒涼每寥濶于備儀徒殷勤于函丈迺辱芳訊重
拜豐施避席莫從循牆增愧言念稿衡如依杖履
寄陳應麟

年丈握符而楚蜀軸之衝商旅街思間闕戴德仁
風甘雨與河漢而無樵夫大工且興楚力既詘聞之
暗京惜給楚人代紆未審將來能償否不則何以自

給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門下區畫其間受福無量

寄周夢陽觀察

讀寄來諸詩蘊藉風流令人動深深問想長安塵土朝暾暮濛青鬢白簡半束高閣九列以下平分虛席羽書旁午憶五七年前與翁丈周旋時如另一世界矣翁丈才品如此而賜環未及在銓諸公視署事如傳舍無寬大心亦無堅固意時事如此可念也人送漫及不盡縷縷

寄劉天虞太守

足下近有兩男子兩女子大是快愉事酒間有小嫂之變能無傷懷抱弟今舉四子矣足下以一絨衣而兩誦世道愛惜人材至此人生即不當上意能使人主不怠于懷亦是爲落事晉人來道善政不置口真爲龔黃卓魯何必賜黃金璽書賜高蓋車秦塞跨市井小兒莫名山大川黃童白叟起吾心耳吾鄉曹寧科踞薦令師趙考功遂歸聖怒遠颺波及者衆此今自奇異事足下何時來付選人長安塵土眯目樂欲挂冠神武門臨風於邑

寄徐年丈

老年丈行後無可與裏言者世路多岐波旬題語皆懷臂而談無上法門老年丈以出世心行濟世事以無爲心行有爲法何處非真仙活佛境界中州之民不思積聚一遇凶年輒人相食如做古義倉法行之款人蓄聚可備三年五年緩急亦無上功德也如何如何

若李夢池中丞

門下署中先進里中大賢幸托肺腑長爲厚幸惟是一水而遙又高門望族未敢造次下走之敢爲鄭重者正以鄭重郎君也若過幕府獲觀明珠不勝大願承來教獲挹先霽祇願緒言正協夙心敢不佇立以俟但台從方以行邊行而枉道見臨恐於事體未便下走過幕府獲親賢郎即如對先霽也如何如何

若李夢池約婚書

古字黃輿地天交泰分陽隴右李郭同名況易水燕山用占名勝而轅門泮水各占名流知已元宗定成佳儷門下玉堂先進青瑣名流既膺喉舌之司

節旋之重滑霜時雨適于六郡三關紫氣青雲望切
中台八座爰有詰嗣代顯聞人不厭蓬門遂成嘉耦
式叶鳳凰之卜寔當牛女之占事臺起郭隗謬言市
駿而門高元禮又幸乘龍好調鍾鼓琴瑟美並瓊瑤
王佩況慶都叶吉遠當虹繞之祥而趙郡問名又應
璧完之瑞百李盛事二姓良緣德既淑于汾陽族且
興于龍右隆施華幣下暨東門薄致微芹上于記室
仰冀台輦不任榮欣

名慙北郭親家望重西
修承不棄式既寒家道

卷二十八 八牘

中

以熊兒資及弱息都門載約真定成名况旌節行處
正協旂天風雲之志而脂車入境又當孔雀應對之
餘獲親明珠用充和璧弟弱女敢當下牖而令罷式
應東窓迺辱榮施再煩遠送不敢忤于僕夫敢登嘉
干行李

答開封劉太守

昨辱芳訊末由瞻對一布謝私中心耿耿今月有請
不佞凡六過新鄭而知鄭之困也高相國秉政時聚
一城為美觀往來過客見城不見邑似以鄭為不關

不知城以內即鄉落矣近聞議改賦役而此中父老
殊為皇皇黃令素心人僕舊知其款悃似望恩于臺
下甚焉而不敢必門下父母天地之心視諸邑一也
第鄭家困而又有言僕得仗台惠僅如故事即鄭民
百世如天之福矣此非下走所宜言而特在風愛知
下走無他也得勿咲不佞為鄭人作說客乎一咲一
咲

荅王荊石閣老

門下純忠就萃精一之盛格皇宮貴極特簡帝心

卷二十八 八牘

中

字

挂名天藻格心納牖終身孺慕即古捧日謝忠望雲
遜孝以留侯之心救綺皓之事以旦藥之業無幾許
之高身如泰山心如太空來如浮雲去如脫屣太夫
人逍遙而佳入理已極道福得全此當與造化俱不
可以人間生死論也肆今海內多故四門不關盡勿
之地如隔九關中朝縉紳回首格心苦口慙不可即
矣

荅魯縣

前辱翰教未及展報為歉我丈廉平清正何所不備

上理往往事者多務以奇勝之夫俗徒而重氣此不可以奇勝固可理格耳門下心事治行敢如白日又志豪文道合味同千載循良西賢競美地方造福無量

各劉如龍太守

不佞誠箇之年追隨芳躅既明公雄飛不佞雌伏不佞抱一經明公擁雙轡不奉顏面年一復一年一紀之外矣中州館穀四方輪蹄輻輳迺臥閨賢較不翼而飛無題而走昔尹開府留洛陽者高名偉績項背相望朝五馬而夕八座古今人不相遠其揆則一耳

卷二十八 凡牘

寄周寅所年丈

時事多異在朝諸公多主遠心念足下在留都更隱之間不佞弟懷想清閑如狂鹿渴走生甘泉想耳去歲仲冬辛舉一子差足自慰門下花珠之信如何事在努力歲月勿蹉跎過也似宜當于學問中求之耳

荅程荃洲

年丈理權政而荆蜀商民同鼓頌之無翼而飛矣

款以不取盈為念夫制使有事于此者往往以取盈見才而年丈獨不之盈此王者為關之本意也

寄李本寧

不奉王唾久矣世路崎嶇不在羊腸九折故遠不出銅龍玉署中而近不出梓里顧世人始才上帝憐才報施竟如何哉 天子開弘文舉曠典育杉老學之黃口小孺子濫廁其中而梓麟鳳鳳過高舉雲霄之外乎去歲耿銀臺行為一言壽太夫人不足備華堂鼓吹而閣下逮屏記存備以瑤卮厭飫王屑慙愧末

卷二十八 凡牘

勝邑志瑣尾無足言承獎借過當不覺汗下土木形骸何堪瓊弁玉纓也甫柏臺倉卒以一律報命霜姿雲鈴之下又作班荆鳴耳

荅徐中菴漕道

尹別駕來辱念及嗣息事一體之懷洵人心腹僕何以當明德幸於去冬舉一子矣別駕自諸生時交好三十年其古解一節正大完備世人浪言神仙不可舉此不足雀蛤蜊眼眼前變化白日冲舉何代無之奈塵中不見耳今歲河工翁丈勞苦功高實心

河伯海若共效其靈是宜奏成却廟告用玄圭矣
當事者猶未盡其狀何以報有功也弟就中纖悉願
更僕數之是望近來圖是如奕棋局局皆新翁文持
審數定以爲如何

荅金省吾老師

老師建牙以來無日不翹首聞天瞻依師席遙遠莫
致祇用耿耿聞方不歲米價翔踴老師百方振救寒
裳濡足如慈母之哺赤子聞人感德不啻二天數十
年艱中抱負今稍試端倪若薩度世須得轉輪王位
此發軔耳去歲城幸舉一千歷老師注意懇懇獎借
謹拜藏佩服俟稍長有知當爲陳說恩私如世尊摩
頂授記也

寄李本寧

讀別論此海內文章之士所共扼腕不知者遂謂文
章爲崇不知一日天定後此千金鎮宅符者文章之
力也

寄王霽宇

仰世先濂川公暨劉太洲人豐功懿德揭日月而行

下走城謬以小官辱奉公老師不釋之故刻畫一二
此何異寫照者青黃難具而阿堵未傳尚不在解衣
盤薄時何足語真翁臺不鄙而施之梓益愧其不工
也唯是慶門世篤忠貞世積忠厚每私心奉爲典刑
間與諸同好言海內名門非不庸顯而後幾全昌此
獨小王氏家法耳其何敢瀾

寄唐冲宇直拍

直拍行縣所志士民清風折醒仁風解慍矣近聞余
氏難千媳俱斃弟以爲事在不問上官第寢閣之可
目聞余氏家叔又復在訪老師之肉未寒而家孫之
骨且朽年兄厚道自有處分不俟弟言也如何如何

寄王霽宇

即君不世之才語語鶴人弟不覺心折而席避也此
如香泉渡河獅王奮迅孤踪易跡潛在何所王兄青
箱一盛如此弟區區之恩更欲千諸子百家語稍融
其迹橫亘八方豎立三界千古隻眼不欲效一人也

寄田東明年丈

年兄政殷備絕畿甸內外鮮有其倫往來之口頌載

無間何來諭遂有戒心皆周公下士士之善愈下而公之教愈恭彼亦畏其心也人情崎嶇何處不厭即第此中一冷局亦覺有荆棘或者世界五濁不淨到處如此亦我輩煉性之資乎

寄何出先直拈

世人固不憐才豪傑之士未展尺寸而悠悠之議竟相燦爛乃托之無形無影之鄉天下有事如足下才能復幾人異日巨璫賈蹶風采岳岳部議科場首鼠兩端可嘆半大持正何處為罪階也知今日且作金石鳴願少茹忍以需弘濟

與孫先敬太守

年兄尹東魯而海岱之間比屋如春矣不佞忝同籍星斗有餘年尚莫由罄其懇款踈節可知今謬有言賈治有貢生郝沂者於天文家曆家奇門六壬各臻理奧即顯門之學不能望其樊弟每與之言歎未曾有技無所用之今時方多士年兄綱紀人倫似此君海內國士無雙亦可充策彙中物敢為之通客籍

與丁勺原

若夫達觀遠覽平倖齊物則南州崩海靡非淨土仕籍戎行總皆白業青山綠樹何處不然蒼狗白衣何常之有願門下以境鍊心借逆為助夫等得喪不若爭致譽齊榮辱不若齊是非門下磊落人豪謬薦斯言此於海錯能勿流酸乎

與陳志豪太守

新都善政何以得人心如此通知潁川洛陽之才不得金章紫綬何以自見弟輩冗冗窮年白首老一經何為仗庇幸有子能咲語矣

金省吾老師

前程萬里奉數字猴萬福已呈清職否關政日新百務俱勝清風時雨遍及海邦義倉一事重與鼓腹知不減楚南甘棠也島夷匪茹海天萬里巨浪高樓一憑風力八閩門戶能勿頻坐嘯乎

李中丞景駒

下走自通籍以來側聞明公為當今至人以真治身以緒餘治天下私心幾得望下風而請也適真人紫氣照耀楚天轍迹所臨三戶之餘同畏壘而遊筆香

吳下走以負版之餘不敢通姓名于敵吏乃明公高
譚枉以翰音盟讀明刻真道德文姑之源添園柱下
未能遠過受益多矣蓋下走區區不揣亦念日月居
諸無常迅速羈縻此中夙夜靡寧何時一叩玄言啟
我朦朧又何必登閣風而遊石室調洪岩而問廣成
平度世度人功行百千此在仙籍何窮之有願明公
勿言歸也順使布謝不勝危言併似覽正塵土之旨
何啻一快

與譚岳南逸扇

即吳舍金華書

卷二十八

伏拜陰施遠承嘉麓袖懷把捥鼓動疾颺龍詩珍藏
奉揚爽籟想峨眉之輪月影照青園把巫峽之雄風
揮同白羽塵埃頓又煩囂俱除癯含嘉惠感貴隆懷
與馮琢吾少詹

閣下念先公急覓星而往獲與先公訣也左奉溫綸
而右奉藥物含飯在口章服在身蓋尊養喪葬于含
之理備矣極矣術視不肖者亦有先人之大事而
三千里外無所效一毛寧惟無所效且不知其逝也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已人之相去真無算矣惟是

國家多事讀禮之餘罕需舟楫

與王觀察豐與

惟是倭之與虜一處東海一處漠北天固重而限之
矣世宗年末即南北告警乃南不踰沿海諸郡邑
而北亦不與同時而內訌也今遼左一線孤懸一水
之外即倭一溝之外即虜北者自北而南若亦北矣
匪藉劣鉅何以當此仰惟門下文武壯猷中朝推誠
伏節既久建牙在旦暮耳惟此引弓之民關風而伏
窮蘆蛟涎蠻蜚於指顧何有異日旂常竹帛載在功
元碩功崇勛以需乎賦

卷二十八

今議者虞倭而忽虜不計南兵當倭而忽兵當虜
易之說也寧獨士卒共宜即南兵惟南將而北士惟
北帥亦所習也往事可鑒矣若重虛遠左以資朝野
有如虜匪若何以應之來諭真老遠猷中朝議論紛
紜有如聚訟成平之日忽報邊耗纓綬之倫已著類
穴長策妙算顯有望於左右

與劉太守

前者奉翰音拜明暇未忘高譚惟是中州孔通行人之所朝夕不佞弟恐煩從吏末由寓言以悉懷仰維惟臥閣清暇廉平之聲埒古南牙即河洛之民東西南北之人能傾之矣聞今歲稍事寧龍而求金使者不克焉午所恃明德以無恐周南厚幸矣南望星光可勝瞻注

與何中案御史

蓋同籍巾具文武才能如仁丈者不幾人瞻管之夜猶記與仁丈仰視乾象稍易及術數家私心以爲一初其舍公爲書卷十八天禧元中旦有緩急則疆場之事仁丈且任之不識何以不免更議也古來逐客未聞如此久過今四門不開而憐才者有永嘆耳願仁丈稍自寬古人有言無往不復天道行且定矣辱寄新詩閱深爾雅字字名家卜宅逐發所以然之妙即形家千人自廢矣

與錢老師

蓋正城數載以來末由取道江南瞻對几席聆咳言又未幾數載慨焉福九十有五年願史士自吳下來者時從問老師台履爲慰蓋此年以來朝章世事滄

海桑田令人感生時光竟沒門前之人猶然二毛未嘗師顏何似正域七年于朝七年于家西惟大故一還回祿四十之外始弄兩難自執經諸席朝夕霧雲逐隊循行耳無可爲老師道

與張振海給諫

舍從里人問兄哲嗣尚虛幾欲有言况辱嘉問敢有不竭大拯涸轍固帶以氣宇形凝神氣穴長生廣嗣其理一耳弟於此道頗留心亦多延訪第其中竅玆須得面諦密傳豈筆札所能盡也

與李太清給諫

吾楚直諫之士廷議駁重門下廼知士不歌以言顯其生平樹立自有大全矣年來聞問缺然政擬備倭而片帆江上不遠百里而來不腆之儀漫往賜環不遑努力明德

與李愛池主政

恭惟門下鼎族名河嚴承雅望主撥政理義問宜宗久度於同人里遂標於通德侯君來之難兄難弟並添垣危幸此日之佳婦佳自式諧琴瑟吉占猶于

偶愧高門方念未將忽承嘉好琅函璫璫目輝輝
感伯父之孔懷愧姻婚之瑣尾薄陳不勝上清崇煥

與李鑑池提學

鳳羽鳳章沈早奮含香奏牘風議清曹伏節臨文
譽髦造士名高徽省譽重槐卿雖北海情深而東山
望滿龍德不孤於元禮雁行遠適平季方屬金峴孕
璞崐岡喜玉樹連輝遂室以茲南阮遂叶東床看君
索千里之駒連轡江渚占天上七葉之駕錦合雲軒
惟叔父之同心愛深猶子度館甥之獲友式藉難兄
蓬念方深瑾華遠貴敢緘忱於下里更有愧於多儀

與李夢池中丞

過恒陽而四境肅如也行馬旣施門折戒嚴聲馳傳
而南村犬不吠市冠戴舞驛都困節屋且舒為政
若此無論名棠虞稱即二公分陝當不踰此惟是兒
女之好不佞過越城告於先大夫而後受事寔以先
大夫遺體君家子孫宗祧敢不鄭重歸來以告戚黨
宗族迺自越高門非偶矣會不踰時而瑾翰戴寶重
以奉幣稱疊奏及豐琴惟是厚雅高情便可百世矣

得書之明日而都吏以尺一見報則知天寵方新也
握有日主上聖神誠不厭骨便而兩家兒女亦因
以牽裾聚首團樂膝下共晤笑言於牛渚鳳臺又何
快敬仰之卜博望之檣也何幸何幸感戴方深而使
若索報謹用不勝上塵台座

與邵城嚴中

前過貴藩備辱奉餉無所展報復辱使遠來朋錫璫
燦殿下令問令望宜家宜國令姪令器人扇人龍所
委大猷敢不操觚弟恐造次之間不無重複凡先世
先王各位尊號幸一一見示方敢從事審此奉復不
盡謝私

與李參戎五

前在京邸極辱隆渥頻發之日重感豐饒惟是兒女
之好門下往來恒陽上谷間不厭馳驅亦何情深也
百世之好與君家父子兄弟共之緬惟英畧壯猷建
牙東鐵年少登壇早題麟閣不勝榮藉

與周元平

士屬之春得共笑語促膝之頃便可千古而翁丈命

驚把臂失之矣今海宇多事四門不關白駒空谷千
城在野徒令肉食之徒有慙負乘貴族諸賢司徒謝
世儀郎早幼翁文松栢之標蒼桂之性周宗大業自
在老成天心一轉河清可俟矣辱惠德音具感存注
盡誦諸什不啻朋錫寄去小稿二冊請正

荅鄧城殿下

殿下不以不才謬委諸位處勝義不敢辭竊惟王者
命義與衆庶異既不敢泛用山川下同流俗又不欲
流連景物取義無當偶查廖名銘者名也始於湯盤
敢號景星銘者周邑也周家之業先豐後鎬敢號景
豐殿下辱號遵本遵者率而行之也君子遵道而行
長位敢號曰景道景行也所願世位兄弟暨長位于
孫日新月盛豐大其業步武前王德盛福興名高位
永不任欣忭

與魯樂同

不佞弟瑣瑣無聞抗顏爲師非其據也惟是儒書而
簿書錢穀素所未習漆論而對生機梓書而問胥吏
兩攝兼併日用康康老生丈康能神異不在炫赫花

封之地客過都人肯無吝諾言俾之寡過乎

與南中友人

弟自抱經東朝五夜五年目疾成青幾擬投劾謬被
南命勉強涉世南士多侈未叙者如籠中之鳥與幸
脫去已按者爲不繫之舟無復縛率不得不約之以
禮出復差撥一蹄千例差覺盡一耳兄何以教之更
得寡過乎

與錢秀峰老師

正域涉世十有七年謬踐師席惟伏門牆之義以有
今日自是行能淺薄何以踞諸生上第署中先輩有
事國學者往往視爲傳舍弗躬弗親即如正域執經
且五載南雍之行同儕有難色正域不敢辭也惟是
儒官僅如老學究而簿書錢糧靡不關涉自受事以
來稍稍整頓晝夜靡寧即入署稍勤督課稍嚴夷區
區之意萬一與二三千稍有裨益無意相苦難也如
有不安老師幸不吝教之

南雍與閣下啓

正域行能靡述學業無聞久玷班行自慙衾影譴經

解於亥承作賦遠遊於明河素食素餐真同朝
旅進旅過僅似餽餉已孤東壁之書踐南雍之
歌知寡陋總藉數間避欲尋增愧如負乘人不足
諫聞動衆學未得干溫故知新况茲豐芝之都實
委倫之地道難表物時未離經匪師匪儒不獲不
六朝士氣尚未還淳八代文章詎能起靡欲納之
物愧身教之無從即範以馳驅又終朝之弗獲金
躍治焉亦竊對壁水而踟躕櫺櫓門而惶懼宋
敏之剛正何處先資胡若思之文章遺焉絕響惟
袋囊器使不棄牛溲即庾閣品嘗未遺鷄肋敢不
勵勉效涓埃儻念其無他當竭忠於鼓篋如知其
用即矢志于投林敢勒短函上塵記室

與閣下

正域無似無所短長謬蒙皇上不棄使提諸子
之上惟是太學事宜去古日遠留都之地遊治成風
不得不以禮約之諸凡課業不敢假借各項差謬多
所裁革非敢過爲苦難亦以賢士庶幾相長而不肖
者因以寡過者初願如此未審可免于罪戾流不白

知味小疏上請崇賜施行者以下所司者爲一之
法數年不變即下走以此獲夕士之怨速意外之謫
且甘之矣

與王霽宇中丞

屢念及礦稅二事具見愛國愛民盛心塞上棘門亦
無遺利第有鉅公調劑其間自受無窮之福今勅使
撫海內乾坤以裏甘中貴也即以額叩閣無裨萬一
而此輩又嗷嗷噬人竊意顯豁其非不如陰受之福
菩薩度人先自負墮苦心竭力使吾民默受一分之
賜猶愈於相抗相激爲今日計姑以此輩爲海隅以
此事爲獵較則處處皆可行方便法門也如何如何

與楊止菴

住在京邸幸托芳鄰獲覲清苦水陸之操傾聆博洽
丘索之謙迄今思之悔不朝夕握衣以從旣前旌南
指不佞既受事計得促膝日晤所未聞而翁丈又脂
車以北人生聚散殊爲嘆惋辱惠德音併拜甘芳具
感存注寄去初誠一冊奉覽總之學究語與諸生要
約耳不知其非也惟翁文教之

與余大末

遠辱德音具感春存文家事想已無爭矣兩名家各
遭見文之變惟有容忍二字可以省事恃愛謬言不
知瑣瑣

孫心易令尹

近來有事地方者多厭博大而飽果取夫漢廷循良
祇顧不耳吳江有吾文春風時雨士民何啻孺慕
同籍間之喜動顏色今天下多事主上徵求急吾
輩稍寬一分地方受福無量

與李夢池司馬

自結好以來尚未得促膝一言縷縷叙兒女子之私
春過州城又數日舟中見抵一標開新命世事惟異觀
翁視司馬不異脫屣而生平夙聚爲主上注念可
知也他日紀社稷之臣明不之效當以明旨爲左
券今中肯使遍滿宇內當事日匡正則回天無力調
停則兩全無策惟有長嘆耳翁且隨得其間未必
非大愉快事不佞以三月之南雍自惟涼德不堪師
席第不敢視為故事不得不勉之以禮一切考鏡成

事而行親翁愛我幸勿吝教言俾之寡過且奉以爲
旋

寄楚中縉紳

人言南中風氣佳殊不然市朝既改井里蕭條百物
不賤仕源高枕而已雅暑在極北宛然鄉落出入麥
隄樹蔭滿眼青綠差強人意其他十首燕嘆尚未達
寓目解中之喧鬧中之俗可知矣

與李旭澤

門下碩德鴻才爲民造福議論忠言至于斷事江海
之民如夫所休矣今求金之使且遍宇內山谷靡寧
關市鼎沸當事者以正以諷莫知所出愛民之心什
之無何門下浩然而去自是愉快事而後事者轉何
所先資哉夫去就之義有若泰山今日之謂也遂令
仕者心念俱冷遠辱輪教重煩名刊具感春春肝願
珍重以需後命

與周二魯

翁丈光明慷慨生平慕想乃壬辰之歲一把臂而生
之臂中萬斛明珠灑向何處今朝政日新仕路日

毋論人不憐才更不宜於世語曰庸庸多後福通知
不庸不俗非爵祿之器也僕爲此言非是謾語三月
入南雍不無稍更張要不敢以師席爲過客而人不
無異同之見寄上小刊數種稍見大畧門下愛我勿
吝教言

與陳偶愚

去年寄一字併小有所寄已到否足下食甚何以飽食拈嫂夫人內綢稍寬諸姬多把明珠否弟自入南雍即一片青氍毹強脩勵不知其反古也

與陳浹提學

臺下異日鎮岳陽魚蝦滿市公府懸之桑麻被野公
府植之今洞庭上下里巷謳歌與漁歌載乃互相應
答矣臺下文章大雅行誼高潔振鐸中州二南弦誦
且滿于大河南壯寧歌紀績三花投碑天漢爲一時
盛事也

與李達麓老師

自別函丈二十有七年下走入仕籍亦十有七年曾無所效其款款門牆之義分當屏斥矣惟是徘徊於

署所遇坎壈懷抱不佳竊謂昔在署時流見
名籍甚即屢蹟場屋不謂不遇今叨_三命庭而知我
者希旅進旅退胸中磊落無從發洩加以性復寡和
不善砥礪既無煖態見皆白眼即出入金馬門不可
謂遇此非昧心語難爲不知者言也二親見背家計
中落壬辰灶上祝融爲虐家世都夢爲烟雲五年執
經一日南徙徘徊橋門聊以求日諸所行事不無釐
章大畧在小疎中非過爲束濕惟約之以禮耳遠辱
存問感槐交併下走自己更而後不孕者十有八年
癸巳而後允舉四子四女遺流偶授以內視之術三
錄之旨大畧煖舟田園兩腎心腎相交神氣相守長
生之要緒餘可以廣嗣萬萬無不效其他則陰陽二
宅趨吉避凶迎納生氣老歸懸弧佳信尚擬無聞似
當急圖勿謾言命數也言及爲之躍起

與虞德園

別來每徂人間年丈動定甚悉予丈世外人而不多
世福此諸佛世尊爲門下斷宿業增果位也不佞在
署中亦所向寥寥竊自謂前主其種福田耳今來南

雅總之以老書生作老教書武林去此不遠勿吝教言

與應天巡撫

咫尺幕府遙睇清光如在宇下惟是霜威兩澤沾被江南即時事多端而臺下多方調劑民陰受其福矣今謬有所請署中養士諸費祖制額辦盡在鄰近郡邑正以便徵解也今不俟查在庫銀兩不二三年間而貴屬所通不下千餘兩近題准監生入監即開支是一生就往日多一月之費而一生又各查出每月加銀四分支散既倍于往昔加以號令傾圯官署荒廢時方多事不欲盡以煩營司往往敝署自行修理一時庫藏告竭而備曹令署又不便以尺一往有司者或視為不急之務不以催科法行之敢乞台力密念斯文權下諸郡邑稍加督責舉獻二生司教者分大德即諸士子皆泳作人雅念無盡也

與屠赤水

讀來翰掃除塵競盡歸實也不歇品隔藝文自屬當家即所論近日名理之家可謂言言藥石語語寶言

沈得我心矣迺知世路千蹊有真有贗靡處不勝文畫飭貌理學情名氣節虛僞品流標榜譬之嶽麥種子異矣我輩求自愉快他日眼光落地不至顛倒惟此真耳古昔窮餓之士隱約之夫或一言而流四遐或一事而掛青史惟其真也况大人君子平門下一代才千千古逸民一承杯濁片言失之不盡底衷即今形影參商而神情馳往常在心目况以海內名流凋謝頓盡大雅寂寥惻惻感生言念門下妙才真心無辜無辜淪落如此能不在念新詩遠來珍重簞筍承以為好

與儀司

不佞謬謂國學之中高皇帝為救捨人材費盡心力而今僅為豪奢貴介僥倖之場大宗伯不察典故一閭科議朝聞言而夕報命遂使良法一旦廢格不知國初有選貢無歲貢選之流為歲末世之弊也典故實錄一一可查奈何惜老憐貧之意多而收賢育才之心寡將來兩京太學惟有一二衰朽與千百錢虜耳以此為天子之學且貽後代笑柄即不佞

迂說誠無當亦重感夫人才多淪落而豪俊之不
叔故其說即難行其意不可不存也至如後面條陳
監中事宜皆一一載在 高皇監規不佞何敢過爲
刻覈自取怨謫顧南士稍修不以禮約之便如化外
即不佞受事以來自六部歷事監生取回懲創者不
下十餘人各部不以爲侵謫諸生不以爲駭蓋前輩歷
行之矣此歷事實押一說萬不可廢前大宗伯有字
來謂願且覆而儀郎議不果俟其出署而後議行今
儀郎久不在事何尚寥寥也

與張澤瀾館文

楚人在館者默足下一人計玉堂一片地震左以待
衙門文字弘成以前顯事歐曾隆萬而後華擬晉魏
不廢色澤要須酌當如是

與劉晉川總督

門下總理漕政堯司轉輸此鄧侯太平事也惟是千
船萬帆如雲如雨時事多艱江湖道梗門下舉手按
促適成膏雨不佞且半載於此政擬修候幕府清嚴
恐煩裁荅顧辱瑤翰感謝不盡馳仰

與閣部書

前見大宗伯履跡每事沮撓不遺餘力不思 國初
有選貢無歲貢歲貢者後之流弊也今天下郡邑學
校皆以才進而國學默以賄入傳之後代且爲話柄
若天子掄材之地只以供選舉之老是養老憐貧之
地非與賢育才之所也今議者選貢一節可謂苦心
乃一言而罷之一二年後國學之中惟千百銅臭惟
一二衰朽耳安所稱天子辟雍哉至如畫押一節到
以前門不便爲言不知此款載在監規國初每日行

之而今只一月行之何難之有且今之前門即昔之

前門今之國學即昔之國學也有何怨何謫何畏之
有而亦沮格誠不知其鮮矣南中士習人心大與北
地不同若非五力則人人在繩墨之外矣僕誠愚聞
自知傷煩

與邵堃道

從家中得舊都信不覺復及履門之外也門下砥行
立名揭日月而行而悠悠之議無端至此爲善者懼
是世路崎嶇賢若邁侮遂爲尋常事惟隨淚者易爲

容而腹劒者易爲畏此兩家固可以免而賢者則難
乎免矣品逾真和逾寡令人五噫三嘆不佞以今春
試事署中多所更訂亦覺毫無好懷不足道也

與李愔吾

不佞自釋褐之年傾注高義篤矣既瑤篇大章所任
見之往往得寶比入留京而留京士民道翁丈掘京
瓦時不崇朝而剔宿弊振頽風吏畏民懷今豐沛之
民又社而稷之夫古之文章吏士忠鯁節俠分曹而
立乃併包而備有之矣即名世可多得哉

清江雜錄卷五十八

四十五

合併黃離章卷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與周恩敬

國是人心日以多端士大夫不爲名高卽有曾史之行莫之知也其孰不流蕩于恣睢轉徙之途乎門下密密而修默然而證朝廟禹彛卿邦山斗其在於今政績以障狂瀾更頽波捧來教何造次也願勉優游勿生遐心早布弘惠以度一切

與徐中薈

夏子九尺牌

不佞結髮傾仰高義惟是夏納比壤末由翹望光儀高山景行鬱而未紆仰惟鴻施明略所在光輝誦雄篇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橫鶯辭場遂覺時流下駟昔人有言心悅君兮君不知母乃爲佞乎今明公握符淮上綰轂中原襟帶南北據案左右便爲社稷長榮此千載一時也

與李選素

琴誦樂則生之一語卽千遍胞胎白衣經不啻遇也第政苦不樂耳煩惱不除塵勞不息悠悠之身安賴

何處講經之役伊唔如老傅士而已

與孫震南太守

明公治郡以來爲紳感式閭之敬士于愛新撫之恩胥吏罔三尺之法重吏與西岐之歌且聞之人言瓦上官所猶豫而色動下吏所惴惴而神挫者明公一言而定色爰不形而理解此何直一卽異日運量海以內何所不有何所不宜蓋下走之佩德而服教深矣

又

參事黃離章卷三九 又續

參諭郎志一事原稿成於辛卯秋二三年來輿筆與宜中間缺陋多矣不佞遠在京邸見聞未的願臺下詳示批擲大爲更訂卽如潯府庄田此地方一大事韓公持干請乞無事之始爲力尤易門下持干秦檜震孫之後爲力尤難此中苦心爲地方福德不淺豈可下詳其始末以貽後來乞將近議原卷賜教地方大事安可使後來者不爲畫一之守也又通城官廳女貞俱缺彼邑小而舊無記載前在事者草率以報此所當增定軍旅護衛志彼中疑爲查錢糧遂倉糊

以報此干郡志或可省俟不佞別有纂訂更有以復也侯王事已詳邑志中無所增損取而附之可耳藝文一項已有成帙但計梓工當覽全書大年恐屬官錢無美不佞欲火加節畧各篇重存數語又恐為罪端第見海內名志康對山之千武功崔復集之于彰德併不及藝文夫詩文判語于識大之思無當收錄不精反為水災邇選少核又為怨府鄙意欲已之如何或姑存其款以俟後之人不佞于縣志故不敢及藝文也書成之日更乞冠以大序土木形骸而托之璣弁玉纓是在所望

與徐中卷觀察

監讀來諭文章一事既性命之官勞思損神不覺神悚心折不敢直前亦不敢不服膺也始不佞所嚴事門下者以文章行義乃今知明公深乎道矣稽紳之士高自標致者約畧三種文章家寸心嘔盡大者可千百年似已不朽而竟無不朽之理終屬有耳耳平者隨口而盡咳唾之餘今人可憎文采不足起而談節義惟秘惟擅不勝其嘔造修羅業就中割之有以

有膺良者未必聞道廣者良足醜也性命之旨三教聖人安身立命得真師而授之逍遙之野寂莫之鄉可以養生可以延年夫人不聞無生之旨終為虛生彼以語嘖心為高者真不啻制鋒之密辱論楚中二三先輩滿湘多奇氣不佞未親其全本寧並駕元美王叔著述之富尤在明卿後乘門下片言隻語車刀直入此不但氣魄蓋世抑亦靜定覺悟中來也今史局且開不佞向為本寧言而政府以為官品過高難于改啗此駕說耳他日間之南克相公可預也

與張舒城

龍舒先大夫嘗從事于斯矣不佞舞勺年從遊三載風物依然今人感生門下以大賢頌德尹正一方休有烈光敷賁江淮流移一蹶不臧朝風之鳴頃從友人得門下治狀則實心實政不為近名豈弟之化不言而諭夫吏治之變自一二少年巖赫赫之名甘為厲鷄而厭棄焉風比及于今遂為時格大賢長者能勿思挽此頽風夫漢廷愜愜之詔千載名言如門下之惠心鴻烈何以加焉異日為國家任事故在此

不在彼願勉樹大猷以需崇壽

與邢知吾水卿

從所知得來禽草蒼翠滿眼秀色可餐比來文章先輩淪沒殆盡斯文未喪我安適歸門下能無意乎讀且幾檢問聞莫遽此識此想平子四愁泰岱第一今驢場多事私閣掄材而門下人龍威鳳豈為隸鶴所奪同升之誼能無沾汗不肖年來如集千累二親早世墓木且拱百思勞心遂矢未懸一犯祝融竟以身免幾種種短解肉俱消鰲杖蠅角僅用涉世而已門下尚在心意間否小稿奉請正不勝漫往冷官薄餉差比片曝耳

與牛春宇直柏

同門二三兄弟落落如晨星以弟之軀落于此繫而不食將安用之年大驚車所臨吏畏民懷國家多事正藉大猷簡書事竣何日旋旆紀綱之司願望僕天與趙太宰汝泉

子端兄試藝闕肆大雅而所收者如彼非戰之罪也老師有如此乘龍客何愁不風雲莽蕩薄滄溪而上

平近聞楊獲元吉竹梧之間不廢墳典頓覺道妙涵味天真弟未審周公明農召公告老有此一簞否今宇內多故國是靡定老師從靜定中不吝緒餘俾之底定乎翹首風安不任懸結

與周明字觀察

別來不能寓一音疎薄迺爾捧瑞西弟益不勝自計矣吾丈鴻舉滿世騰張亦何足問京師賢豪為吾丈與本寧先生扼腕不平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弟從除服來備受惡報買舟江游祝融為祟僅以身免入京弄兩女暮月而俱殞四十之年髮短而心不長將奈之何今夏僅舉弱息差以自娛自祇役東朝戴星而往三夏汗下如雨不得休迄冬霜雪蒙頭病目一年覺到處生空花不早為歸計將今二璧子嘆人遲當訪兄寒山隕水聞耳太夫人鶴駁松安西心君龍騰鳳儀此人間希有之福弟之世界與兄世界何圓滿缺陷之迥絕也

與胡之眾

讀羊文瘴田議粒食之利且以求世惡草一除即共

荒以來山靈沈詭江斐釋憾矣我大實心實政元
如家今復幾人而更桂吏議此何減田疇無鄙之議
平願且置度外悠悠之說自定也

荅襄王

青陽御極朱邸含春瑞滿蘭臺先生桂館望峴山而
瞻龍卷藉漢水而作霞鵲迺屏瀟灑頻頻燕好拜嘉
登謝感佩踰涯所願玉樹榮華金重厭浥四民同鳧
鴈之先揮千歲觀樓臺之氣色不勝心哉不盡神馳

與張心專老師

前譚中丞入蜀曾為老師道生平彼知其非阿私也
日遠千里不能奉朝夕顧辱德音重以豐贄九穎以
謝辱論楊會事京師物議歸究自事者謂原無大端
而我自取悔耳勤之一說可置無譚我即勤數省兵
以數萬人餵之何所究竟獨就撫中覓一善策微不
損國體差可了事目前此當事者或有所觀貌或有
所畏撫其在今日無觀無嫌任心而行可無他忌在
老師鴻碩自有神算以酬廟謨邇看西川不勝引領
與朱謹手

賀春元來辱手教勤懇恭拜暫施老師家念清台阿
過損珍餉若此門牆之義則不堪落莫矣辱論兩公
子近事次君苦藥長君苦內夫孫子因緣竝屬委順
人世應跡豈能如願拂意隨緣好境自現政不必生
煩惱也

與王恭上

歲首脉脉而散足下結髮為弟兄十有餘年竟不能
飲夜談終日人生聚散何如哉足下鄴中新作想五
車滿矣有便可見示一二否前與崔指言崇雅重
足下第恐足下寸心兩肘從此無暇時也一嘆一嘆

寄沈嘉則山人

結髮知有足下末由通問忽枉嘉什明月夜珠不覺
衣帶間得之大出望外獨恨四十字兩人共之乃不
顯目謹寄一詩引意

寄屠赤水

千三年前曾于城外浮屠中獲頌緒言僕守先人丘
隴七載門下亦及初服矣浮沉世事把握竟何日執
自獲交貴族田叔有年知門下亦脉脉相念也

與查虞恭提學

試草南州之義盡矣人謂翁文校士如鐵網掛珊
瑚直窮海底且朝集而暮發何神速也南州人心未
易平門下何以厭人心如此弟復謬替一辭南州道
學氣節為海內倡弟適來道近名而節近噴噴告
吏部內有聞然自備不見乎世者表一二人亦足挽
沅競而還泥泥也如何

與孫震南太守

恭惟門下治行卓絕急變淪決召棠既成虞禔不窮
帝心簡在晉寄疆場惟是含齒戴髮之倫焚香頂禮
舉手加額當作何狀願慈母離膝孺慕泣則三楚
之人舉膝臥轍又當作何狀歎以匆匆尚未能效一
言為別是用耿耿耳

與孟谷林太守

門下用道為治因法行仁式此瑞陽表茲南服鳳山
錦水麥秀成岐琴韻華林棠陰滿野行車擁鹿臥閣
來風風流儒雅徘徊康樂之城政事文章鼓舞于儀
之院茲當報政以治行而賜高車遠望行春之手儀

而瞻露冕

與顏冲宇先師長公

尊大人老師文章道德亮節微猷師表人倫紀綱復
學揭日月而通鬼神凡在舍生悉聞悉見矧門牆弟
子能捧操土而益泰山乎歎慨近世禹行舜趨者說
日以玄心日以肆昌披恣睢為說為通遂使有志之
士悲噫廢會或欲舉問學而格擊之誰復如老師之
特立歟行不泥不倚也我丈龍孫鳳族王質金相早
負時名軒雄抱願蓋潛心大業不負師門荷擔夫易
治之子為其為業非善繼善述者也直須為弓為冶
耳何以箕裘為傳命勉贊一辭愧無足揚先師萬一
與李翼軒

下走不奉清光者十年不奉音問者三年踈濶如此
真文苑罪人矣顧三年之內一苦祝融而喪鴻恩目
眇不瘳已踰二載纔一舉首滿眼狂華委頓如此而
不能去談不知其可也史事方興中朝之士仰望鴻
筆如望卿雲下走亦謬以問當事而當事者以官尊
為解以如是曠典而大將不登壇即劍戟滿前何從

建旗鼓真爲造次將便異日謂正史不勝朝報誰之咎也

與鄒四山論養正圖

昨讀詩園兄書具見任事之勤核事之敏敬服敬服但此意原出衆議今獻勞詩園一人自來講筵每事一體今日進書連名乎卑名乎幸而得旨允講則獻講乎輪論乎未識同事者俱相安否鄙意不若少寬旬日使衆人各盡其長各效其說覺更爲渾成更爲酣暢我輩相與日長即效忠亦不在一朝一夕古人善與人同恥獨爲君子此意當爲深念況六十故事即每日一事不過兩月程耳兩月而後何以處之況書中秦漢而下俱帝王故事再繪爲圖應朕當至帝鑑圖也父在則禮狀更宜斟酌且通鑑一說閣議已有秋期萬一此書不報則通鑑一事不復敢言所進者虛所失者大矣又不可不念也弟生平鹵莽非爲人我相顧今日之事得已則已不已則願與衆共之也

與邢知吾少卿

扇頭佳什清新妙麗騷人之致不無感生圖家使惡俊父編數天章吉光翠羽不早收集感念嘉遁有愧同升矣

與田東明年丈

不佞弟聚衆署中者九十有三年而始得尾諸兄後博此兩級自惟鄙陋人不稱地願影懷慙不勝僣傳矣十載前無所事事而今天苦不能事事製短而華落拊髀感生年兄直亮多聞何以督教使免于罪矣重辱獎歎編雅有教政教適在郊圻計今已奏最歲月荏苒微期旦暮願勉力筆餘以需山仰

與周明字提學

讀來詩知翁丈近况春初迴復掛此千人品義氣何損京都人士則滿耳爲翁丈搢腕不平或謂以司理時于法少受人欲求多何處不置雖黃也名園詩似便當爲纂記弟近况岑寂三年之內一苦祝融僅以身免再苦潛政爲族子資償千金而長安索賈人嚴于權租五鼓星霜不得休者三年矣司身柔脆幾堪摧折外爲勞新內爲愁城何以用老寄去扇頭一詩

見意

與徐中菴漕遺

一年不奉一字惟翁丈漕河事繁不敢暫起居主上株言者議爲腰廢數年計第不審于漕遺如何翁丈抱經世偉畧控制淮徐久矣千聞不如一見中朝遠度未舉其全翁丈目有全河周撫之聞可保百年無事否幸勿吝緒餘上就淮泗下利高寶弟且傾耳以聽

與金省吾老師

老師生平樹立揭日月而行九十有餘載公論始定當年蠅附瓦合爲鴆爲蛇若今安在哉即一時巧于盜名者造物亦黜敗之通知修心修名爲假爲真天道不誣也

荅許老師

城在里中時側聞老師以國本抗疏拂水南歸政本之地遂有同異大臣去就惟義之適昔商山高士爲儲皇而出今老師爲儲皇而歸光明俊偉輝耀千古願不偉歟再聞明農以來角巾布袍扶杖步履拖

并揀道邊里社野老無爭海鷗俱適罷政歸田神寂若千古風流堪爲圖畫乃樓地一事祇足增重盛德仕局日新良足概也

與陳志豪太守

年兄治徽而徵人保之如慈父真心實事迥別時流矣許老師歸田以來門可羅雀鄉人以爲相公寂寞不減布衣而往事猶如彼何人之多端也二千石貴重禮元老以尊朝廷以挽薄俗何所不可年丈滿腹陽春何侯弟言以古人心行古人事斷夏薄敦正在今日

與徐孺穀

兄行後見鈴曹履疏令人扼腕後進之士自不見先輩生平樹立爭欲辭配人以爲名高自墮口業耳知吾文感憤蘊結嘗作何狀前在京不欲大有言正慮此耳老師狀如論勉贊一辭弟愚年譜鈴次其大者而祖父世系譜朱之及也如不可少兄自綴入如何尊堂王夫人墓文已勉綴數語時事雜冗晝夜無寧吾勉強應命不足揚鴻鉅萬一

與徐小茂才

前聞之令叔知足下妙才富有日新甚慰通家之望
乃辱大惠俱感厚雅惟是先少保大節不佞何能言
尊公在楚日不佞謬以文字之契相知把臂千古既
不佞愧于先之而尊公猶狀故物每三載一見賢言
以爲於邑不平今遂早世人生旦暮知此哉惟是未
展之緒在門下光而大之昔人有言爲學日益爲道
日損願門下以損字在嗜好交遊以益字在文章學
問先少保三世而身在門下與叔翁耳謾言神往涕
泗無從

與夏直指

不勝楚邦三戶之餘飯稻羹魚若喻倫生蒲葦之與
居而蠶蛤之與餐比者江斐河伯交肆其威明公銜
尺一而來唯優植什百政俱飭惟是童叟舞千交衢
矣舍佞指揮運事前已仰控類末今屏疆又當輪運
矣諸刁族以圖賦爲利藪而以不佞叔侄爲債府知
臺下霜威電斷必念弟急也

與葉永溪太守

讀論志文民情吏治如指諸掌文章深奧出入周
文人作猶吏字字當家想見漢上風流矣發發德馴
維擾鹿作何等世界

與梅衡湘

辱大貺下及豚犬感一體骨肉之愛若夫後房近息
如何計影弓旅矢與
楚矢並釋堂皇耳弟不可
不考力也辱諭念弟門冷自惟窮措大無以自榮東
隣告羅西隣索負如積勝數十年可還不知盈幾箇
矣非雷念不敢言也

與何出光直指

世人固不憐才耳豪傑之士未展尺寸而悠悠之議
竟相媒藥乃托之無影之鄉天下有事如足下才能
復幾人異日巨端首踞風采岳岳部議科場事首鼠
可咲年文持平何遷爲罪階也知今日且作金石鳴
願少茹忍以需弘濟

與馮琢吾少宰

前歲報人還奉手教承示興衰治亂之理真千古斷
案也與讀再四令人感生銓府清嚴非干職掌不敢

有請惟是南北羣屬不大相懸絕過北雍內轉北右
接踵而南屬自下走視事以來無一人得留將不肖
不能其職故相波及也即丞廳外徙前古所無今未
可爲例天下郡邑學職有徭補州正者既于國學而
不免外徙人亦薄國學矣

與王督府齊字

翁丈建此大工濟度羣品此杜征南蔡端明之烈也
王道隆功並屬第一來教大篇已自偉麗與則序工
屢絕似考工並可樹之豐碑贈炙人口猶問伎于下
走第今津梁屬鼎英人醜拙翁丈又在邊陲天竟圖
成勝果不偶然也第之碌碌白首窮經猶且不能教
望其他

又

辱示張仙祠謬爲書之併附堂扁四字用于雲甘泉
賦語也延嗣經似近人屢作河東獅吼乃東坡創此
戲語何得玉座在大羅天上亦襲文人口吻耶第學
人爲善宜爾子孫何庸非真象生口中即是佛語竊
意今佛道兩藏中真屬各半若得十年功不理一事

不作一文刪其半指破謬妄亦一快意事也不覺
成口業矣

與劉芝陽中丞

明公按楚時不佞寔在宇下明公以爲可與晤言朝
夕督教之惟是清風時雨遍灑江湖所冀法星再耀
竹馬重迎而朱版方來碧油未建楚民無祿瞻聖弗
及矣時事多端士民其瘵政賴當道大賢卓屹幹蠱
而進賢一節如不得已白駒滿野其人如王不佞非
劣無所短長不能早自引決猶以朝絃暮韻猶是書
生行遲差以自效寔不能其職愧此二三子也

與馮丈所大參

前辱賤瑣編捧讀再三有倫有要有與有則文家之
正範也即西征卓諸家叙不如門下自叙也楊推藝
文即付于文賦文心之簡提醒後來判斷佳哲不易
斯言矣易說發前人覆揅美六爻打成一片即紫
陽氏不能暢而子瞻之作不無曲說矣敬服敬服序
記諸文神運馬班軌合韓柳如大匠把墨不與毫釐
諸體詩如師曠調八風靡弗合矣近代詞人模倣舖

殷者固為鄙陋而傷神近或矯枉降為宋元又萎靡而傷氣矣門下大作斷然千古不佞亦不自揣譯以生平諸什付之間自露其醜鄙意一語一思不足傳世便為糞壤然愧未能也台文顧一拭目勿遽以素之敗紙中如不謂不然肯以教言升之文章道長大雅家且願與台文定交也如何

與顧涇陽吏部

憶昔冰署中瞻對風儀沾渥芳譙賦傾緒言于今時在心目十載以前翁丈披露底衷以明國是悠悠而今迺如此也乾坤內外另是一世界翁丈山中寄嘯當作何狀浸淫既久人心亦化蘭芷蕭艾士大夫不復問直道矣良可嘆也不肖於此且久愧未能脫屣去惟翁丈不吝所以督教之

與顧涇凡年丈

別幾何時世事如此每屈指海內賢哲如賢兄弟未嘗不日夜在胸臆間弟之不肖不能早自引決愧無所裨于二三子也前辱芳詠久未走使脩候惟是賢網不除天地似閑臺龍且潛白駒滿谷比年學浙又

復不同儒紳以詐謀為圖通禪客以奔放為執悟仁義忠信遂為下乘墮平後矣吾輩雙眼不開日裏雲而就之將亦氣化使然乎弟碌碌于此年丈何以教之

與李脩吾中丞

捧讀表教忠信議論遠慮深謀弟自出都來不聞此語久矣一時賢哲弟相約以無言無犯為謀國要君以米塩瑣屑為奉公盡職以敝衣脫粟為潔己正物而已日聽日亂皆自竊勿諸公養之非一日矣即今在事者務為容悅全副精神習為軟美以冀上之憐耳外則飾為憂愁苦態以迫人責而或為危言苦語以聞人之口邇來時政多端其根原皆坐此天下事日甚一日矣求如翁丈問閭侃侃能復幾入弟之碌碌差可作老學究耳何敢言天下事也

又

屋間及朱錄書轉令人生感耳吾楚鴻舉尚愈慮視事以來道不拾遺豪強屏息中常奮氣練兵積粟植伏發奸如行之三年楚且為強國矣一旦謝去楚人

如失所天不吊吳天亂靡有定今之謂也承諭二十
一史謹以小齋樂頭一套奉覽 遠志須寬月日也拙
集併附請正

與朱竹齋

別幾年矣絨書數幣不忘時音 緬惟高雅時在心目
讀天稿不惟匠心文字抑亦沉酣理學今天下道術
裂矣玄虛神過之說行而譚道者亦無所忌憚矣能
復有躬行而篤行者乎謬為及之不覺神往

與支簡亭巡撫

不奉台範歲已二稔屬楚事多端恐煩鼓吏自惟
宇下之義寥寥如也惟是甘雨和風與士民共之不
佞于此中無所短長差以抱一經比于抱關耳其何
與之有逕道馮金憲既謝事去中途而始聞新命已
于原籍鳳陽郡城候遠矣惟是金吾使者以 詔旨
至宜在所禮也未審往例何以待之以當煩下吏耳
馮公謝事去楚民百萬擁道號哭中貴諸奴舞刀而
出殺傷無算真集變也馮公今被逮至且下 詔獄
多有可慮仰惟台力萬分保全萬代瞻仰楚民幸甚

精神幸甚

與辛修吾中丞

前者以敝省馮觀察事奉告語未及詳候時儻以為
民謝楚事去之曰楚民百萬擁道遠留號泣值稅
監他出楚民羣遮而爭之渠奉縱舞刀闖予殺傷楚
民無算真乾坤大變也今又不知作何伎倆矣觀察
公行至蕪湖始聞 新命不能復之楚就逮又不收
潛至京今且就鳳陽郡城候 旨惟是金吾使者自
楚而來恐未有以嘗也而觀察公行李蕭然不飽妻
子稅監稽惡恐百方肆其毒手今海內義氣人如台
吏能復幾人願得厥格諭意便沿途稍寬防範至於
詔獄以後台吏于京師屢點為之地不至困苦彼人
萬毫無所不到可憂者多弟敢一一披瀝此楚民萬
代瞻仰弟且為楚民頂戴門下萬世無窮矣

與瞿洞觀

留都在吏隱之間前不見朝事心不挂楚事寄美山
水差以窮年不揣小集遂付梓人惟木之災矣自惟
苦心不敢踏人脚塵可惜精力不出應酬惟自不

足與于文章大觀去道則遠矣奉請教惟台丈一
寓目勿遽以施酒家餽頭也楚氣甚惡生民憔悴安
得台丈霹靂手起而援之乎

與慕容寶

翁文為道而出為國而歸士君子出處如此足矣求
仁得仁更何求乎不佞輩與時浮沉且不知所稅駕
也仰惟為道自愛自王不任馳望

與馮琢吾吏部

南中間讀部疏意出蒼下轉移之妙喻在不言格天
事業窺見一斑矣大魁文字立追古始流畫數十年
陋習挽回世道當與韓昌黎歐陽文忠同功也此中
諸屬頗多砥礪今春並荷甄陶俱得善地獎進後來
光耀庠校家兄一生辛苦竟厄一第幸有此擢不至
落莫願其胸中礪礪獨師生兄弟間知之最真真令
人撫膺也

又

納貢一途乃一時權宜之計知萬不得已乃今選貢
方罷納貢隨興一興一革殊非其倫且國家所

不多而干人才政事所損不小以今全盛之時而行
衰世苟且之法太學廣設師儒科貢遂少既無文字
焉有人才若以為書生肺腸不知籌國大計則不
佞不敢辭也

與邵繩遠

曾憶明公初拜武昌命時瞿洞觀有言直心正氣恐
不諧在俗今果然矣願品流高尚何妨遠大手來論
邑卒諸生不無相忤第以浮雲視之吾身可大可小
求嘉祥師有言聞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彼
之不戢以火燒天徒自苦耳

與吳雲野

不佞之於此三家村裏老頭巾耳上之不與聞國
政次之無裨于士習人心即勉強收攝一二而苦厭
者不便也國家不以材取士即宋李諸公于今無
所用之矣年丈何以教之

與二閣下

不肖無知何敢言天下事自惟楚產也邑中之事傳
聞稍真敢極拾舊聞以上提之書生常談耳若此

位而好為多事則事之所不敢出也不佞楚人也聞楚變而不言則上負一陛下下負楚人故敢以小疏上陳儻借重台力俯賜施行則門下社稷之功在萬世矣在萬民矣不佞即獲罪而去不敢辭也

與朱養淳

每讀夫大禮疏閣閣侃侃百折不回真中流砥柱也擔當如此世道復何憂哉往余宋伯在事時請禮少而諸病多留都有志者以為咲柄人生榮遇何定大官當以道事 君人自北來者道門下主持甚力不覺檢衽而起門下勉之

與劉右川巡撫

老師承葉之操松柏之性亮直端方難進易退天下人信之宦跡所至頌聲滿路而今春此中微有間言隨亦消化盡矣既探所自起則從北來講往日稅福以所遺訓牘入辨揚中寒溫常語人遂欲過求之他則無一語也世人耳目淺旁觀而侈口者不知當局而荷擔者苦心也必以決裂為名高何救千事說老師靜以鎮之一切無言象自定

與瞿同龢

頻辱手教瞻對光儀如在心目前者小車過富易款不揣薄劣沉淫此中以自喻快而世鮮知音將謂獨知之契卷而懷之耳迺不意翁夾賞鑒過承即非鄙薄所敢承而評品微言苦有契于隱憂願從事斯語矣 國事日非人事多舛道心不益文心煩致不佞第干此中興且盡矣未審得效冥鴻芳躅否

與教老師

前承尊諭取發糧冊謹以二冊奉覽近又刊通知格每月支數收數各註其下如無則註無字他日欲查某項行惟一覽而盡不至截亂今以所節省量屬官房三所費三百金脩五所費二百金各稱完美矣又教程二冊條例二冊奉上覽鄙意以各項事宜無干教化諸生以資起家姑以此收其心耳總之不難腐儒行遲也聞之北監往例壓罰違限一年者壓半年南中往例違一年者僅罰一月似乎輕而行也未審可改此例否

與袁了凡

國家二百年來聰明才辨之士只以無用詩文消磨歲月仰觀俯察一切不理無論性與天道而孔門七十子六藝之科皆為石田矣念災苦心一生無所不探討無所不精進而置之空虛無用之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敝賢者當之矣何時得與翁文傾倒為十日之談也前者小稿懷家大序焚借過當其何以堪知音之感銘在肝膈矣

與李翼軒

春初浮議無風而波令人震撼莫知所自貴籍諸老優游鄉輔而台臺寒濤迺爾韓子有言動而得謗名亦隨之矣千秋萬歲後所得孰多

與沈繼山

明公文章氣節表在宇內不佞心懷結納久矣往者獲侍同朝而不獲一把握可謂人世缺陷事竊謂數十年以來強立骨鯁之臣在下位而閭閻登臚仕而墨墨探厥初操較若兩人獨明公自筮仕而八座一也松栢彌貞蓋桂彌辣即今天地間塞龍蛇滿眼有如明公在朝不猶中流之柱魯陽之戈乎適知中痛

之說誤人多矣遠辱德音適得當世而定交石言滿紙快意賞心佳什在扇清風襲人盡讀諸稿齋頭便大氣色即君共事此間獲藉手以講事誼敬聞命矣不佞鄙陋無益國家毫末差借一片青氈作更應計耳

與李脩吾中丞

辱惠德音併布東言道義之愛竊人心腹弟礪礪心入籍以來事多相左優遊此間可幸無罪明春以秩滿獲為先人邀一命當便道為歸計矣往劄問及留都諸賢真修實行可對鬼神者丁大理也疏爽洞達揮刃有餘者鄭太常也雅志閭閻不忤流俗者朱道長也三者皆此中畏友茲敢以告

與遂吾工部

讀祭祠祭田諸篇千古快事也老師歸而為不朽如此官子有言為善于鄉不如為善于家此可與天壤並矣辱委二文珠玉在前矣安能以瓦礫從之太公太母合作稍簡其辭大凡不敢畧也

與束希養年丈

人自江右來者適年兄駕馭稅事使中常不敢動而
郡邑恃以無恐風力才力可謂變絕矣天下何杆格
之有弟前自大山過平原不得望顏色一吐胸臆來
教得者安之失者思之二語從千古家國興亡人情
國事忠臣孝子苦心速應磨鍊出來一時諸公夢想
不到弟不覺流汗浹背矣謹用銘之肝兩年才屬國
如此憂入如此古人有言識君之面今識君之心矣
一言可以興邦則斯言也頗不信歟

與李汲泉總河

郭符介書卷三 卷二十九 尺牘

无

河伯不順舉朝倉皇縷綫之望盡屬臺下天始震衷
簡注有在命下之日士夫舉手相慶老師經綸手段
舉頌乾坤玄圭之錫當在早晚域謬以為河上之事
前者多用北人北人見舟楫而色悚矣安能從容詢
問長年三老及水中兩岸手前自河上來聞之人言
請從來治河不濬河身而別開河築一堤以見功效
聞聞知而不敢言譬之人家溝水不通此一鍾之力
耳舍之而別開數溝不更煩且難乎其說未知可乘
否前南大鴻臚張君有言似或可聽也

與王壽宇

在留京兩奉好音曾一薦其俚言知久已辱記存矣
弟以去冬仗舟而北取道齊魯謁孔林瞻泰岱山川
莽蕩賦心洞目通知大國之勝迭生名世豈人力也
翁丈風行塞外又表三川丈夫謁印奄有南北何似
弟輩直南且北不難一經腐儒行徑與髮俱短歲月
消磨令人深念

與杜內相

往過興都獲瞻先霽備聆教言凡興華諸事如築堤
郭符介書卷三 卷二十九 尺牘

辛 下

諸政抑何深念民瘼也去歲六合黎子持手教至展
讀再四似大有不安于心更見門下虛懷本無初心
人自楚來者備言門下稅政一新與民體息大寒之
後果有陽春矣惟是楚士惟門下留意保全以慰海
內之望侍門下明達夙有今名故敢以告

與李汲泉總河

老師特膺簡注委重懷襄功茂宣房勲隆輒子來諭
二策已盡大凡惟是河堤燕戶盡是腹心水瀆父老
皆為耳目早安河伯以慰中外之心早鎖支祈以什

東南之麓不勝跼望

與朱客所道長

往歲獲奉教言受益不淺鄙人淺衷沾溉餘瀝矣門下清風亮節古道真心不佞且奉以周旋諸公寒暄之外無所展布言念南中心之言何可多得緬仰風標常在心目起居萬福懇切切

與許太守

弟前過京晚金山不一及焦山步武鹿車不一見交並是缺陷事弟褊心以為四封之內忽增一不速之客恐滋多事故不來耳乃厚意隆施種種不盡而必把握也弟無所短長又抱一經優游歲月無足述也

與曾健臺尚書

海內望門下如望歲何不為蒼生起也留鈴望尊事簡北之象山更為無事不佞在南三年似閒于家食臺下鉅儒碩德不宜處南廟堂以為南北一體故廢朝于南耳願臺下早出亨也幹蠱政在此時懇切切

熊芝簡司理

北來髮短曲踈懶弄墨門下復以見李

有舊識不敢辭也來教治狀精嚴苦雅便是大手筆不佞其何能潤色之勉贊數語不妨更為斤正自南來者誦門下清正之操不激不隨為理如此他日名諫議氣局不必過求

與張年丈

憶同籍之初細聞交再生事大為奇異昨自南中獲一醫甚博學謂一脈而見神明此趙簡子之疾貴微也乃知醫家不察耳別系且二親各見二毛矣跡契淵丈為政廉早自足不朽不佞弟聞書散吏優將歲月耳

與沈龍江閣老

甚下清風正氣古義直心有缺有為不如不吐事吾以道不難道所以謹隨塵世以誠惟存焉家三三臺面是之明于海內堪配遠于河干錄卷二之已絕念于雲雷而重望如山自昭回于日月今特隆簡在實天意欲開太平綏下白麻催勝朝野光面紫極變動縉紳似綺里來自南山如司馬召從河洛遂令靈寶聞風而賦鵬後四夷問姓而想雨頤正

堪輝散何似瑣尾無能曾謬辱于題評又荷家于著
記注林德音式如金王感名字收在袋囊既盛文字
之稱再拜衣裳之錫翅首台階傾心斗仰順使布謝
不知所裁

又

今事君者攻調停之術而訓世者多諛淫之說竊計
以堯舜之道事君以孔孟之訓世者惟相公耳承教
女德中庸真千古定論喚醒人心遂今有志士女聞
風興起全活無算亦大陰德事也解氏女列名獨行
無幾承委二記勉贊一辭不足存也

與趙太室

北來無所事事鷄鳴而起東華未曉追隊羣行作學
究先生啞語耳每憶南中有夫與四周史過從吐心
曾真不寂寞此中到處對面如九疑山反令人思南
中耳

與周明宇督學

別又幾年不作一字故人落落過爾時民情日不可
支諸璫行運似乘氣運而來惱亂世人消沉世界耳

上意暫回竟爾反汗秉樞大臣一意順從天教非人
力也念凡在西南陽樓中橫睨千古抱膝長吟當作
何狀願當強為世道起今天地開矣碩果未食在凡
輩名流弟薄淺尚如不知止凡得勿笑其碌碌乎

與傅商銘司成

大觀併諸刻扶持世道鼓舞人心真心實政一一可
垂永久會太宗伯杜門謝客且一月俟常桂拜為力
議題覆也諸刻文字暢快雄俊門下千世典之中露
出宗風矣敬服敬服徐醫在醫學如江如海門下可
進而與之議論講明醫理不可錯過昨在北多奇中
而南人未盡信此扁鵲不如里巫古人有言日進前
而不御也

與楊止菴

居恒每念幾交門下大為厚幸方今世路未夷老成
凋謝門下端方清苦表在百寮知古知今如江如海
老更顧問以道德事人主非門下誰也賢者乎也政
在閉塞之時如佛氏度世不厭五濁必待清夷末之
難矣門下且有遐心又何以不伐碌碌為乎在南雍

于郎君無所裨益政自愧也使旋報謝併為勸駕

與劉初陽太守

來政聲者在海岱聞我輩讀書原為試之民事當今上下關隔八座諸老束手無策惟方面守牧得行其志差強人意再領年丈勿忽今日時光易過一轉監司便不如太守親民也

與劉年丈

不意年丈尚因簿領通爾今世實心任事者當事者視之如風過耳惟善為途者稱疾足耳內外何莫不

然第不用巧而用拙更見我輩本言昔年里中過陪燕好愧無所展量末來教弟何敢承自惟分已踰而不知止改歲且為歸計耳

與趙心堂

時事多端人情圓通老成者舊落落如晨星政運門下幸持世道使天下回心且冀陰助王政之關耳何生達心也

與王月峰

正域在留雍以學究行運強為諸生伸其佔俸伏乞

師台庇幸免于罪及又負書而此再以一經待

朝無益朝廷毫末惟是一句一讀盡心焉耳

開豐散局亦為人事牽率不獲修候為罪願序下問

重以大脫盟讀百誓篇即宋人語錄顏氏家訓不精

于此矣忠臣孝子當日手一編攝生妙諦深根固蒂

明白簡易動而行之長生又視焉可誣也從賢孫備

聞老師動履康強日夜習靜氣素而神王賢孫行息

尚未獲以二序報命遲管竟責族入致上

與王月峰司徒

盟讀百誓篇編淑身之理羽翼六經攝生編永年之道

當讀吹丹法即上聖真仙不易斯言譬之香稻粒粒

可飽饌酬勺生涼矣老師所得深遠如此從來名

著述無如此明且盡前聞之今孫道體康強翼

飯百千萬歲牽布窮乎二書承台喻謬為叙之愧在

佛頭耳嗣當刊之南都以廣其傳以惠後學再拜

與姜幼蒙年丈

年丈實心實政古所謂惻惻不煩者弟且心儀之今

朝政多端士民共瘼所望訓劑其間稍寬一分

王政之關是在地方諸公耳朝端東轡者拱手而曰
何能為事極必反回門且關微書不遠

與周二魯

熊君來拜手教同心之言讀之不忍什惟恐盡也拙
集過辱提借不敢當然謂不肯勵年錯承以為苛不
肯約言樂禪以為起則弟之大意盡矣今文章道衰
學術路多逐耳吠聲千百為群求此二語可以正入
心回世道學文學道者均當奉為指南也山居無事
肯以一言冠小集不李卓吾不勝匹夫之憤遂以書
刀自裁生平說無生語最上天花亂墜而小境現前
便隨漚漚行逕道安在平貴鄉善男信女可以少回
心矣

與王見峰司徒

前謬序二編揄揚不盡惟是生人之理脩齊之道盡
矣流行天壤斷然必傳門牆之末勉贊一辭何敢重
煩獎賞侑以芬芳彼體充腸飲醇飽德無所不有海
上蛟輪不遠千里而至誠何以當此也對使登嘉不
盡感謝二編已付南中相知者刊行矣遲當印教冊

聖報近有道人挾其術以動京師諸老輒說二百歲
人名動一時不旬月敗去迺知不明此理者更易為
欺也近以稱生編示諸老靡不灑然醒矣此亦玄門
功德事也不腆護往

與李修吾中丞

不佞弟竊謂當今礦稅為虐中使橫行俱不足慮惟
是蔽賢不祥正人消盡結成風國是不明大可慮
耳歸德公救世之心急如救焚好賢之心慙如餓飢
殆今之復封乎

合併黃離草卷之三

江夏郭正域美命南著

雅政大略

差撥事宜

一太學條例長假屬東廂短假屬南廂長假准曠出短假不得曠出今北監曠假乃虛教南監不知何年以曠爲虛以假爲實無力者勤苦而不足有力者高臥而有餘各徇請托奔競成風壞亂學規致滋物議已經前任東廂欽廉許條例禁革後復增

本三

起今自二十七年出示痛革諸生有迫切事情只

准曠不准假若長假一日不批則干謁憲絕議論

不生此監中第一義也

一監生撥歷正歷正教不可假借西廳供序後本廂

仍將通知簿屬罰擯逐一查明毫釐不爽士心自

定

一五年湖差虛名無謂當候題革若不待已當照條

例先歲貢次舊例次新例儘走班年月深者無曠

假屢罰者以次而降則請託可省重懲歸一

一本監往年有罰書問安差後至半年或一年或一

年零八九月大爲弊政二十七年已題革奉

旨依擬有再興此假此差者參論今只有小副差差

每季四人若不立添不勝請托今懷年深者行掣

籤添詳在條例

一監生屢罰近例許輸銀刊書太學之體只憑屢罰

耳今有力者輸銀而無力走班是法行于貧約而

遭千豪奢非添也且儒林安事贖錢爲哉二十七

年題革

本三

一堂友長以年深年長者食誦三月一輪

課程事宜

一國學職掌教化科貢在監不久新舊附未必留心

學問士子但務剽竊全無實詣今亦不敢空談性

命別獵奇書只遵今甲以通鑑性理大學衍義

已成村以大明律教未成材年大者以小學孝經

曲禮教未成材年小者逐月分定課程定行賞格

稍放積分之意東堂公同驗背有餘熟誦者准免

正班數日以示勸勤詳在教程

一每月三次堂課但爲校勘不必行罰以滋擾
一古樂久亡漢時僅存四譜大學之道小雅肆三成
均教書原以興樂今幸太常樂官存古詩四章本
監後將舊譜演出六章每月撥歷後于東堂演樂
一章監生歌生班在前列樂舞生班在後列用樂
舞生者本監常得其用也行射禮日照儀節作樂
鼓報事宜

一本監錢糧卽逐年不欠毫釐不過二千八百有奇
今歷年所欠不止數千而堂屬俸薪一年已七百

卷十

雜賦三

四十兩有奇合監工會一年已近四百每年監生
班呈人少一年不下五六百兩科舉年人多送八
九百兩若不極意節省極力行催何從處給今各
項支放節省數目具詳載錢糧須知冊不敢增一
役不敢費一錢

一各項錢糧報到先赴東廂掛號然後發簿廳驗收
一各項錢糧收支二十七年題准逐月報通知簿一
樣五本一存東廂一存南廂一存西廳一存簿廳
一存協會庶不敢用者不敢報報者不敢用

一各項錢糧每季終另委六堂官一查務舉支數合
收數散數合總數

一衙門錢糧膳夫拖欠最多皆由各縣申府各府稽
遲或以那借他用今已照光祿寺審繕事例轉文
禮部並應天巡撫行各府俱要各州縣逕自詳監
不必由府此催彼解俱爲省事

一本監租銀起租甚輕原無拖欠前此有拖欠三四
年者係各役侵欺耳今既改屬稽廳各佃戶各給
一票按季收訖填給以防各役推委以備兩廂公
舉禮節之用非公舉者不用

一監生班呈初二日以後到者以本月十六日起支
十六日以後到者以來月初一日起支則全廩半
廩數目整頓易於稽查朔望日行香後委官四員
唱名廟中給散

一本監二祭二考蠶畢舖行如有指稱者許舖行告
舉

一本監椒油銀醋醋銀出自兩縣會鹽內蠶畢舖行
其過湖乾魚亦本監自買不用舖行有指稱者許

告

祭祀事宜

一春祭天氣已暖秋祭天氣未涼五鼓行禮肉已具
穢及至頒胙不堪為禮今先祭一日移文廠中取
水二十石凡牛羊大房中各置大米一石其餘十
哲兩廡環有盤內各用水一塊亦古祭用水鑑之
義也

一本監各色祭器傳自

國初者臨祭之日不能盡設但將精好上等移出數

件鋪設殿中亦見陳

宗器嚴祀事之義

一樂器除笙笛小琴道流携至其餘大瑟編鍾編磬

祝歌俱自本監先日當看視脩飾恐有損壞祭畢

會廟官逐一驗視票迹以防抵換每年六月六日

道流來請晒晾可一切禁革

一頒胙太典委精幹屬官數員分理

更行私胙及補胙以滋無名之費

文投車宜

一國學師儒重地體統最嚴

國初俱簿廳呈部部制典簿無用堂呈之理載在南
北兩監志書甚詳南監不知何年多用堂呈中遂
行劄付問之北監皆無此體輕發甚矣新任行奉
只問堂吏堂吏冒昧以對遂冒昧以行今一一改
正其志書所載由簿廳手本者照舊其有近年誤
用堂呈如吏部合屬繳憑并散官冊資俸冊戶部
會計錢糧俱令典簿移文司屬往索

一兩監俱缺別衙門未署印者只用本監舊購簿契

舊條例行請勿另立簿籍行時請勿携去恐滅其

迹後遂恐無稽考百弊叢生

書籍事宜

一本監書板并書籍較南雍志百無一二存矣各衙
門吏印書者既不能禁兩樓又無辦錄遂至五役
盜毀印板大可痛恨今將不印書板送入倉中永
不許開亦掛牌開數倉門不許損壞其印行書板
存貯東西二樓上下派定庫役匠役分會如有損
失書令賠價刊記牌上籍廳每季一查樓門封鎖

祭事不開以防損壞

一六堂科籍廳各有書籍各開列數目懸掛各堂籍

祭器事宜

本監祭器皆

國初頒降精好古雅後多損失萬曆二十七年查復

有冊二本一存廟一付會廟官又刻牌掛庫門各

項器皿俱帖印信竹紙票以防抵換會廟官承委

之後一一查明驗報商祭之日應鋪設者鋪設殿

中末應鋪設者不許亂後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祭酒郭

司業傳

江夏縣會館募疏

縣中天下諸郡邑鉅麗者各爲屋廡以聚其里之

人不使結駟而庭三條之市則見有屋數十楹者

其數畝者矣蓋高其門者矣信其郡邑之鉅麗而

不亦人耶而於義也乃吾江夏之字何喧卑也

其錄之士後年朝者且如雲如雨而歲時群

其中立不得地者猶未得損肌損不得左辟行旅

不勝其煩伏臘不得周旋安能復因其陋乎張老之

治臺也自以聚國族也吾國族實聚于是班荆者

爲儒士者爲高慶問者群焉夫安得不增大之夫

老紳千里見所嘗識者喜矣別其人之同并共壯

朝朝而暮暮也皆人以名聞知天下之盛衰以道節

古邑之廢舉以堂構議家人陪替吾邑之月以隆大

千斯微之矣此一舉不使勉焉割數月餐錢卑之而

共其事不謂舉廢也實藉手于我里中兄弟

陳靖質居士文集六卷

〔明〕陳山毓撰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陳靖質居士集序



靖質居士余友陳賁聞私諡也
賁聞沒三年而嗣君梓其集行
世余讀之淚浸漚下焉若彼其
才若學與年而不克竟厥鴻業
哉已復惘然慨慷曰賁聞自言
之矣內靡怖念外罔戚顏乘流
則逝達人觀夫已坦然徂化
不嬰于懷矣蓋余嘗言文章一
道不可問之生趣太濃之人趣
濃者意短意短者才竭彼人非
不氣情波沸而小得喪驚之輒

或亦未能窺其藩也其去世味
也常遠故常靜而觀之也常細
焉其居心也常澹故常幽以閒
而出之也常曠焉自余一章冲
夷之致多于情至之詞千古文
人謝此曠識而別著家傳及過
糴記指劃世故事絮語存焉
寔可見之施行此余所謂靜而
細者也三閭大夫意輕沉羅故
能淡其情于宗國雖經爲千載
賦祖而靖節遺榮并遺形骸焉
閒情曠語銜口俱非言本可焚

調然而盡況語以四大委畱妻
子環哭之境乎神識滯滯故上
不能與古人通近無以濬其妙
遠之智而乃抗語秦漢上下間
此夫衣尸以繡者也賁聞生具
異才而不露才酣鋪載籍以韜
其英厚其蓄間能與客默坐終
日不發一辭叩之或不卒應然
肺腑間位置古人區畫今事井
井燦燦抒爲古文辭奧博迤肆
條鬱蔚跋而精神尤專發之騷
賦一家腹笥所抽雖世之通人

士不淨洗道心一片具兩先生
識解者卽日對靖質集奚翅垣
一方隔也

友弟錢繼登撰



陳賁聞集序

居今之世而寄想夫古之人遙遙乎
幾如磨鳳矣生平誦讀恨不與鄒魯
同時然當其時而卽已一則曰古之
學者再則曰古之君子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而徘徊興慕若無時

南序

無升降之慨焉何古人之不可得見
自古而已然歟余論交垂三十年數
千里內外求一人焉似我友賁聞者
無有也曩從賁聞游覺其曠襟淡致
微不類乎世之人耳由今思之賁聞
真古之人也而賁聞亦竟爲古人矣

悲夫賁聞於世澹然無所嗜獨併其

嗜於書諸所著述類多率其胸懷不

事組織制藝之效哀然奏鹿鳴第一

人矣而其出之也絕無我輩嚙蓮嚙

指之苦而獨於騷賦則始而摹畫焉

已而游泳焉已而變化焉故能先登

東序

二

江鮑具體班揚引而伸之以極於至

上之域居恒歌嘯寫其悲喜靡非三

閭大夫之遺節也然三閭澤畔憔悴

應爾賁聞沐浴休明沉酣風雅亦無

甚愴心刺目之事而志氣所動若或

感之豈遂爲長沙之先兆乎乃讀其

自祭文又何冲夷曠達委心觀化元
亮高風越千古而不能一二也故吾
嘗舉古人中之二人曰靈均曰靖節
莫惋激於靈均貢聞之文也似焉莫
澹遠於靖節貢聞之質也似焉夫是
兩君子述其所寄意致寥絕而要皆
忠孝一念根抵獨溪所謂復見天地
之心則雷薄之而爲忠臣良止之而
爲處士有異用而無殊體貢聞平生
無一違心之語無一媚世之行至性
所秉之死不易蓋得其合體而爲質
爲文有超然行於死生之際者矣余

與貢聞爲總卯交爲中表戚故其內
行諳之甚備噫今人之不古人若也
獨一騷賦云乎哉

峨雪居士曹勳題



曹序

四

陳靖質居士集序

情莫能殫力莫能性者二端曰死生曰名夫賄則夷甫却阿堵子魚擲地金矣夫氣則牛弘衛玠之倚絕喜慍之色矣至於色差已難忘顧有終身弗娶之陽城林逋焉至於生惟血性重者能慷慨捐之然亦遭變赴關耳使之委蛇牀簣丹丹歲時或不免喟然拊膺流涕況大平生矜矜動矢千古而垂絕之一息悽愴無極戀戀於易朽之形其果於不朽之神曾微否乎惟名也

陳靖質集序

好之而人得之而道求名之心惟危成名之心惟微故真能以文章不朽者其意在文章不在身以事功不朽者其意在事功不在身以德義不朽者其意在德義不在身而謂其捐必朽之形以易不朽又非也暇翁削誠意憂於將終德不外文陳水忘疾革宗公呼渡河德不外事會子易實知有正而已矣凡是者乃得所以不朽之神余兄貴聞先生性行文章光明簡素古奧闊肆對人不善致寒暄其出諸口也皆蘊之心

陳靖質集序

序

三

者也少好左徒之辭尚晤其人故其於文章賦獨多推辯亦至精性狀冗劇所居亦在隱見之間顧於民生病瘼多懸懷讀庚申過羅記及所述先廉憲公家傳凡言政事數以辯錄以切欲使人事事可做而指也意可槩觀矣屬續前三日爲文自祭不釋然者三條卒云貽老母憂中云沒世無稱而其初云聞詠之懷弗遂由緩滋迫他無一言蓋他事諒余皆能於數千里外以意逆之歸而纖鉅成之茲三事則莫能代云爾

甲子秋日弟陳龍正撰

明孝廉賁聞陳公墓誌銘

昔屈子作遠遊其言皆黃老最上乘語後世道家旁流末緒無近其髣髴者夫屈子欲長年何以自沉屈子古今矯修人也欲得年以畢其志而不勝濁世之憤以爲俟河之清不若沉河而死耳嗟乎矯修之士志古今之大業豈不以年哉武塘陳賁聞可痛也賁聞異才其嗜書異於人嗜書而妙悟異於人嗜書而嗜騷賦異於人爲人敦倫好善恬懷雅度所居左右圖書數千

志銘

卷掃室焚香穆然有淡沉之思幼受經於吳子徃子徃丰神凝遠賁聞自幸得師與其弟發交潛心制義賁聞舉戊午浙闈第一人發交亦舉辛酉初賁聞罷南宮試歸益發所藏書讀之於騷賦益工自謂儒者繼統前聖開示來茲必本於六經階於濂洛關閩翼以諸史百家然而心不顧其精華身不緣其矩度徒以追時好取世資使廉恥喪風俗圯是經史爲盜器也此無他欲藏之賁聞之學務在洗滌嗜慾辯職取與期

不疚於衾影而悲今思古之懷率發之於騷謂夫賦者追踵風雅之六義振起漢魏之五言叶幽人之鬱思貞志士之極念太和乖而變風作宇宙中所以宣洩其不平之情而歸之禮義者必繇焉而闢浮靡者失之遠矣賁聞諸賦自擬古外皆有慨於中有裨於世而詞宋之徒以文詞已者賁聞弗貴也賁聞年三十有人遽得疾而殆疾且殆爲文自祭其辭曰歲在辛酉十有一月寒風號呼白日蕭索堅冰乃至萬木刺刺

志銘

賁聞陳子將長辭人世永卽幽宅長寢伊始萬事冥漠烏乎哀哉幼而沈師肇授楚辭退而卒業心私好之哀其孤行尚其妙思悠悠其味風風其詞人之稍淡趣則靡滋宋玉相如淮南賁枚旁羅既畢遂嫻賦辭彫虫小技壯夫爲之耽之靡射以迄于茲既則吳師指風微妙道德性命日用之要濂洛洙泗是其先導匪曰語言期以允蹈須復者性須變者質義固委蛇大直若細澹泊寧靜一一指迷嚮窺門戶安觀精微聖

賢至詞隨所庶幾淡則淡得淡或淡希心今有
主身獲其保小過自省靡可屈指惟是大德不
踰而已歷歷生平一一可紀寡廉鮮恥羞而不
爲他人爭先抑必後之守靜保已優閒自低可
對人言可與天知羌今溢其朝露中坦蕩而靡
疑惟是素心偶愛閒泳人間世今何營功與名
今何競我農我圃是焉率性懿懿林泉悠悠山
椒茅屋數椽正茸幾檉烟雲變態風雨飄飄衆
芳兮吾怡鳥魚兮爲寮澹兮客與泊乎消搖懷
此願兮勿伸故長歎而以諸幼乃多疾問識其
慎經綿歲時彌彌成疾致冰匪霜致高匪陵如
何履霜曾不是思辛酉初夏乃丁大厄血疾初
作繼乃大劇季秋之望醫無良策淹淹一牀廖
廖片室形兮與神奄兮就畢出者不復還滅者
不復溢烏乎哀哉古人所恥沒世無名行行不
感淹留無成以此抱恨負作九京烏乎哀哉悲
風蕭庭寒雨冥濛天地悽然百物倥侗浮雲墮
其慘淡白日溢以瞳眈乘茲辰以飄搖形與魂

六言

王

今俱空烏乎哀哉賓友歎息妻于號咷長則垂
泣幼乃笑歌惟是老母上貽愁苦此之大罪擢
髮莫數烏乎哀哉脩短一時千古長恨亦一時
爾與化矣怨德如顏淵才若賈子迄于吾年死
而死矣何況區區又踰之矣天地稔米而足桂
齒烏乎哀哉先不動心是亦有道告子不難矯
情鎮物幼而習焉其心安焉內靡怖念外罔戚
顏而矧永歎沒乃吾寧乘流則適達人大觀烏
乎哀哉語從此終筆從此絕生死岐途命曰永
訣卽新宮以不還人幽室而長閉烏乎哀哉脩
然而適嗟乎使貴聞而得年必人聖賢之奧必
見豪傑之業其賦雖已名家必篇什富而成一
代之奇故曰矯脩之士志古今之大業必以年
也惜哉天下之士文勝者多浮動躁擾而虧其
質質勝者多沉潛木訥而虧于文貴聞何闕然
也而文采流露爾爾天之賦貴聞厚矣獨不賦
之年竟其所誦何耶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四十五十而無聞不足畏矣世之才人無

八言

四

聞不稱者豈少哉賁聞年未四十赫然以文
稱以貨行稱嗣業靈均不同靈均之坎壕墮死
賁聞歿而事有爲靈均所羨悲者雖不得賁聞
之賦一吐其胸中之奇而賁聞得以從容長逝
無寧以從日圓風之痛其亦幸矣又長年者之
不若而屈子不修王喬不死之道者也悲夫
賁聞陳姓諱止鎮賁聞字也高祖芬曾祖壽祖
卿贈禮部郎中嘗於凶歲傾家賑族黨有陰德
生類亭公于王官福建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及

八
名

三

民配宜人戚氏生二子賁聞其伯也生萬曆十
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
日以天啓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嘉善縣北
鄉體字圩之阡配顧孺人生子六曰舒曰阜曰
戴曰臨曰麗曰堅戴堅殤婚娶某某所著書
有文集六卷賦畧五十四卷詩畧六十卷文畧
八十卷周詩記事四卷詩撫十卷詩說訂誤四
卷康熙公年譜三卷制義百餘篇藏於家銘曰
世之人誰不讀書世之人誰能讀書子獨聞尸

極書悲愉病瘵一切忘之於書戒所戒於書勉
所勉於書不知天壤之閒更有何樂可代吾書
天下之書安得更遇子之於書吾悉予之逝也
而且悉子之書

天啓六年春日

賜同進士出身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錫山石

湖道人高攀龍頓首拜撰

八
名

六

陳靖賢居士文集凡例

夫黃鍾律宣流徵列音而篇章之什播矣播厥
所繇作者獨開太史公縱橫填典而倡爲高烈
之聲韓退之類瞻八代而推陷廓清之功獨偉
李崆峒洞視元古而復秦漢之觀均以命世之
才絕學崇閎淡戒剝葉雲霞昭回而日變地
餘縣植而日新俾彼正響晉魏以降弗足倫矣
先君子與懷嗣古履蹈六經爰自弱冠盡發往
哲之藏絕迹窺人間如童子下帷時繼而恍然
原肯堂集卷八凡例

若得冥然有所思也曰文其在楚漢間乎雲均
廉貞獨行創絕代之吟董賈司馬其氣渾然蓋
節漢之振也諷詠離騷終始勿輟作爲賦頌儼
然澤畔西京之間班固而下勿論也其古文辭
漢心冥探嗣響秦漢而痛懲魏代如徐文長袁
中郎者流曰斯其辭卑下佻率然波流日甚者
世人類溺淵而佛登從徐袁則經傳子史皆可
棄置管弦雷鳴大雅淪沒匪潛心六籍曷由振
拔乎故所著如家傳諡議賦畧賦集藏書諸序

博大與行昌黎競爽焉集中賦居多文章闕亦
嘗輕澀蓋惟下里之務去云

夫生死之際賢者所惑霜葉之愴廣陵之歎長
隨之中怨排寓焉獨陶彭澤消搖五柳之間倘
伴南山之楚東阜長逝慨焉自祭蓋中懷澄曠
非辭令之優也先君子寥寥寢室怡然晤歌長
笑以沒曠千載如一轍優詠逆旅外視形軀緬
維古達士聲施震燦天地獨文字名姓云乎哉
夫諡以昭本實厲來茲也漢代以來公卿嘉號

陳靖賢集卷八凡例

掌之太史頒之奉常紳本無聞焉而黔婁柳下
元亮之稱山阿與旦豈非古義昭回鴻徽聿配
乎私諡之重也非家自論行者比也先君子沒
而超邈惘焉慕焉思焉緣是叔弟考之古義訂
之平生諡曰靖賢居士九京無愧色矣世無溢
辭洵頌惠康而親靖節矣

先君子偃臥衡門究心經世閒居語及愚民瘡
痍輒掩卷喟然太息率其素性天下皆服爲奇
薛風厲後世其文辭隨作隨散沒之後叔弟輯

此文爲之釐校若諸賦則得之已定者也序
傳則得之手錄者也史論則得之屬藁者也集
成而阮琨昭夜光出初搦以薦几筵所謂樂與
哀半也恩故樂不見故哀

夫古哲有曰文豈乏才哉良由作者淺心
弗可應解強解則全晦闕之猶隱顯參焉先君
子集自三卷至六卷叔第皆爲之論述前二卷
門焉蓋賦尚奇與猷凡近駢經諸篇意遠時古
杖叔長卿揚雄之徒繼之更爲杳渺艱淡之詞
陳前賢集云凡創

三

作者崇焉先君子雖云志諸篇古博深奧其
精神所蘊結是遠下天冠也爲臆解之我理
勝而前志湮讀者若信左氏之親見而忘其誣
也劉歆接踵於世無所復用于雲矣叔第之弗
敢輕倣左氏也將以寒劉歆將以同于雲

全集

陳靖實居士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撰志賦

重離騷

重九辯

卷之二

賦

悲士不遇賦

陳靖實集目錄

後悲士不遇賦

擬招隱士賦

感逝賦

霖賦

德弔賦

五月五日賦

七夕賦

秋賦

月賦

卷之三

賦

北征賦

貞婦賦

傷天賦

吳歌七首

卷之四

史論

伊尹放太甲

陳靖實集目錄

文王伐崇

商鞅開阡陌

呂氏

畱族

崔寔政論

曹操劉裕

昭烈不取劉琮

武侯

晉司馬氏

南北論

李泌

宋都汴

王安石新法

李綱

宗澤

張浚

元

卷之五

北軒集

序

賦選序

賦集序

藏書總序

理學序

小學序

正史序

集史序

編年史序

雜史序

典刑序

雜傳記志序

小說序

家乘序

諸子序

醫方序

異教序

別集序

陳靖齋集

總集序

類書序

錢氏家乘序

卷之六

雜著

庚申過羅記

行海和尚狀

魏康惠謚議

康憲公家傳

自祭文

陳師廣集卷之五

五

陳靖質居士文集卷之一

嘉善陳山疏貢開甫撰

弟龍正發文訂定

賦

擬志賦

汨開冬之徂物兮眷庭樹之頽筵區淵潛之烝
族兮選選有辭泐乎清泠羣物各有所歸懷兮
矧性命之淑靈咨薄軀之溝陋兮數惟嘉謀伊
嶸嶸誕元胎系於皇媽兮壬姬媛而濯靈許烈
良靖質集卷之一

一

枿之餘芬兮惡圯坳其將零仄矢靈澤而屬詩

今竊述志之所銘

皇鴻間侯更紀兮屬屠維之杪齡招搖遠而指
嚮兮昭穹皇之方類度方壺之曾謚兮愉叩志
之攸甯侯來嗣之塵邊兮拼聽之而匪榮咨荆
榛之礫礫兮隱景耀之標殊矧鴻本惟竣枿兮
介夸條之達敷拚璋述於芳隅兮疇虧壞其敢
渝循茂則以緝類兮乃叩志之攸圖認邇路之
遐忽兮故抽斯言以爲郭郭他日之銘

重丁寧而嘒嘒粵搏塗以堙海兮足踏躑而華

勵難扞抗既抗精兮然厥功之不緒伊余愚陋

以憑蒼兮性延頤而罕諉每戢澤而鳩襲兮解

僂恁其學製惟天道之疑玄兮恐無旁而奸條

曼宵寐余忽慌兮起搖舉之題題森淒泐乎儻

忽兮降望九服聞兮貞黻拔余駕以聊戾兮肅

幽人之不謹曰孰匪匡而可以今疇無棋而淹

昌水漸滿而流盈今木止下而漸上列宿軀分

今昭列而有尤重體厥生於地兮疇憑虛而不

良靖質集卷之一

二

數介戎志之攸止兮諦衢塗其焉詳既許余以

常儀兮又申之以倬誠曰荒乃宅兮戎路罔隘

正服以明燭兮厥符靡敗薄重寒之烈烈兮艸

木之俱肅側悽愴以慘但兮挾純狐其爲煥故

出若人若兮乃好修之所服盍端誠以固佩兮

練余芳其紆纒戒說艸之戰豺兮羌羊質而內

惡緇叶建以然疑兮慘慙身虛其何已思額紛

之昧刑兮羌靖惟下而擾指願服義以卒歲兮恒

不獲其所恃風憾憾兮凌陰雪候候兮委柯哀

葵林之夢傷兮芳郁歇而不加相濁世之難
今員懸目而不視狄負石於洪河兮原懷沙於
而泥羌仁得其何慰兮劇抗行之同軌固竭朕
而尸節兮滂攬轡而列肝膺繼義而幽狩兮羌
粹直之不社子不羣其介立兮蹇悍獨而遭疾
若詭討以媚呂兮或貶學以干武張持王而死
後兮孔阿董以達主廣中庸而迷崎兮戒委蛇
而追禍融誓忠以侯梁兮岳構儲以詔賈群喻
喻之媚夫兮教余志而不顧夫雅訓之扈扈兮

山新學志

卷之二

三

曰剛銳而柔坏吹既舍而由道兮愚不知其所
裁恣劇傷與柔統兮亦舛馳而成藩簡馭夫而
轡委兮陽刺犬於陪儻盲音者之歌兮羌嗽發
而誰聽之故合眸而爲一兮疇無權其能持欲
正策以高節兮恐夫馭與而覆之機馬駕而虞
奔兮執劇虎牙而不危若偃仰而好升兮衆指
頂而哈之泗陽侯而樹表兮表夫而瀟灑蒙鳩
之繁巢兮與葦若俱盡然認認於世禍兮盤水
風而清清調撥弓於曲矢兮以蠹門爲無明壁

馬馭而取路兮陽散策其不征羌先秋而蕭落
今懸溝槿之狂生侯空石之善射兮避蚊蚋而
不開衛視庭而搏鼠兮羌雖歌其不韻盡王其
心以首嚮兮耽先哲之遺文道德隆高兮仁義
妙後所厥性命兮祛性偽之僥辭蹇懷夫積靡
今煦與肅其維時初蒲葦之坤若兮豎岸岳之
塵義若散名之與物兮隨俗而不支須變勢而
審嘿云兮然蹇蹇而行危蠢迪乎檢柙兮罔熾
以干擠鄙鄉誦之召儕兮不愿而自誓敦志而

山新學志

卷之二

四

式道兮戒楷耕之失歲志既立吾不惑兮獨穩
意其自頤杏漏屋其多背兮余安能平留茲靖
潛處以憑憑兮吾將消擔而遠馳及年歲之屆
橋兮歷八極乎舒志撰良辰載以脂兮亂余轡
而遂行馳余輿兮容喬步余馬兮迭過朝於
於家巷兮聊淹會稽之群岡石廬之鬼鬼兮勢
干雲以拂蒼采禹穴之鬱律兮怪後發之防風
遂叫果畔岸汨以徂徕兮飭台嶺之靈軀二奇
開而遂睽兮觀瀑布與赤坂巨石之石圯兮

逝將橫濟而魂惟惟與公之吟想今
方皇一隅既以迫阨今吾將往乎四荒重放散
而周流兮羌駕四牡兮服黃吉裳曳而披被兮
駢崇山之外方想禾章於中央兮惟此負秦之
故墟陋夏馭之聽神兮謀姬晉之雲戲侈漢皇
之轍迹兮泣萬乘以跼蹐每獲燕而聞呼兮夫
曾何足以少留族太室下而容與兮踳踳乎徐逝
跋岱宗嶠以負海兮折窈窕而左揭增塲之右
序兮亮百王之埋瘞深封雲於介丘兮瞻誼黃

阮瞻集

卷之一

五

而光厲遐邇而屈曲兮集玄枵平崇院遙覽見
虛之決滂兮沛折流而湯湯坊郭之巨帶兮迄
鴻浦而不裹疇循疏而若浚兮靖滔天之澤鴻
周流覽以不寐兮聊斯其暇明靈輪儻忽以將
浮兮聞滄波之誼諠慌驚濤之駛遠兮視煜煜
而蕩精乘岸嶺而俯瞰兮九宇瞻睨其無窺兮
久聯以殊恩兮目眩澤而失精聿低徊就麗兮
舒節而下馳則行倏遲兮肅素王以弭紇厥植
蔽蒂兮枳棘不萃領非薄之無因兮永懷而自

思嗟若聖已沒今誕章之浸微衆揚
今學侵格而日非明者耀火盪群愚今
而正依咨賾陋之眇眇兮願折中以罔違恐僕
伏而喏天兮雖隳錯其何睇低回闕里而懷悵
今昭至人之餘徽濫降妾其命虞兮稟然逝而
迄晉轅玄戎兮北凌漂飢風兮遵順掩長轅之
驚馳兮荷幽方而肆觀遂觀恒壽之延袤今徑
九塞之謐靖郭隨帆以列峙兮飛旗旆之蔽天
四牡駉駉而騰槽兮士深怒而翹趙服周室之

阮瞻集

卷之一

六

日戒兮隱鉅輶而駉駉飄降媛於赤宗兮陋與
午之啓戎驪納之噴膚兮亦殿之而匪公彰聖
王之制禦兮罔或推鉅而瘡駭彼驃衛之梨磔
兮又何足與比功去由門之軋忽兮驚白牡之
素與眷金方蹈二華兮睨靈迹於陽虛惟醉附
之峻時兮疇忽然而劉諸惆孤墟之放胤兮曼
予馳於東瀕二子之連厥勗兮擗微嶺之晴岫
北海以寥寥兮姬德又薄而弗澤想騁騁其育
讀兮吁安適其永渝匪高品而四合兮沛石池

之滂滂謀說之流謫兮焉叩石鼓之碌碌宵神
女之僂僂兮何有龍駕與雲家時駸駸薄暮兮
竭征衿其南瞻眺火維以正軫兮淮响樓之欽
曠弔吾繫於重淵兮情竭皇平九疑即余車於
江陽兮拜余節兮奄嬉時朝麓之霄霄兮俄冠
岫之所祈風瀏瀏兮繞余輪雨浹浹兮漸余帷
寒余升曠以陟幸兮稅盤石之岑峴岬幽晦以
多實兮巖杲杲之旭曠諒茲山之峇從今重尋
審其罕儼假清風歸以降魄兮渺圓鏡之無僂
陳詩賈集卷之一

七

瀾濤濤以洶濤兮濤余志而靡憑夕裴回之落
景兮朝陞乎升啓遊子情其忘歸兮虞澤虞之
淹浹歲聿逝而將謝兮不可獲乎復畱神聰聰
以往征兮陟回雁之靈丘瞰盈七之陸陸兮融
峯展展其莫儻壞碑於夏后兮耿汨鴻之大
猷迴湘江以長驚兮說聚上之維嵩路九折而
首肯兮露露榮感之蛙蟻陟謁乎太嶽兮叩天
門而鵝狁羌魂搖而精碎兮庸
文皇之濯功載迴洄於長汶兮討溢源之寒棠

塗路險阻又以賸兮戒績迪其絕振徐牧勗而
連塗兮瘞飢渴之疾躬軻余衡吾不發兮獨離
離以彷徨慶厭旦以景旋兮返吾居乎故疆聊
直於余欣奔兮復徂就焉終古陋處以戢形兮
閑闔其靡顧道隘隘之無業兮吾將胤遊而遊
宇馬冠隕不行兮車旣憊而又厥恐惘然其齒
堅兮聒聒叩志於群故自前哲之泯卒兮嚶諱
紛而諸諸流惡沱以弗宗兮天罔遂其根莖不
顧身之涸僂兮介誕業之可懷願習是而匡非
陳詩賈集卷之一

八

今邊紫以替瓊皇分既以邈兮帝鎮之不具茲
六徑之坦坦兮幾罔隕其常度阻溫業爲脯兮
酒疏通以爲餽修齊肅於禮園兮永精微乎易
圖彼三氏之總總兮紛離合而不還羌力小而
任重兮碎折其弗懼老身以長子兮罔怠勤而
釋懷渠衡之入穴兮路幽隘而冥冥尼周道之
桔梗兮鶯枳塗以課先測測之薄寒兮焉庸紆
絮之三千戶向牆之無導兮安求入而側身羌
頽仰以釗茂兮心不悵其何云惟人神之穆穆

今行行而臥膏故橫閉以面內今羌流說其詞
託寒谷髮之傾馳今參與辰而不同曜曜之
訓今開放以善調寧冥冥惜惜其式路今徒不
倦乎平從從詞酒之流游今侯余志之游伉儷
飛雲之瑤瑤今義葉衰以爛爛美賴吟而龍矯
今美原原今若雕蟲之流爛今竊叩嗜其
伎指從花經籍書今紅金龜四羌銛鈍與
寶葉今涉移工遊原夫鷦明之狝天今維六關
之憑也花而傳之鳩族今固有所不能也若草
原詩集卷二八卷之一

九

龍與肥雌今塞子遺之恒也志標標其不頃今
辰手辰子競而聊舒志銳思今戒原卒之匪純
行致誠而入微今神壽而夢秋乞激靈而將毋
今危底耽於割牛基後號而矢迭今廣虎發而
石麟彼末事其必感今矧道德之玄籌有粹字
而懲志今甯計歲而惜晨舒闔國以專精今敬
門戶而揮神羌誼名而忘榮今遊佳室之綢繡
其堂上之赤赤今剪郊野之當營由若川之涇
涇今直百折之恣恣尚永路而曷渝今盟叩志

於斯諄亂日層淵潛疾今平林鳴刺皇門伉儷
今驚皇秋秋秋林穢爰除今蘭芷觀說詠八師今
塵以朝鴻濛昭緒今象正伍武王燎寤今箕尾
光岐辟結駟今熊羆逸遠逸思攸井今群以鵠
感余心今悲常羊翠綵駢衣紛襪襪今紅采纈
紛疇攸宜今玄埃汜濯宵扶光今焚燭瞑瞑靈
其焉藏今高駝雲際皎皎明今我馬劬勞悵悵
俚今聊婆娑今潛所怔忡精研神今恒歲年慎
厥志今直佳甯童朦朧以正匠今同將保其脩
原詩集卷二八卷之一

十

名

重離騷 并序

若夫離騷既興則屬辭之士其爲讀述以申
厥志莫不揆意哲王綴辭澤畔然作者大略
體憲九章迄於騷經未遑斤斤此響云惟楊
子雲嘗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其文逸
不傳余雅好斯文居閒呻吟竊做靈均首章
斐然繼作嘗試論之凡草的前漢讀續厥美
者形法大肖則撫掌嗚然風度非故若家法
頓盡則直舉冒情可耳又何取傍其遺目追
良時質集 卷之一 十一

其前式乎故夫形之燭影體立於此則質成
乎彼夫作者形也擬作者影也欲使觀者知
此毛髮得彼神情此擬作者之折中也余以
厥風流章其志意名曰重離騷云爾

系高陽之末胄兮靈宗馳於子瑕淑長源之淵
烈兮席伯庸以及余余生受貞命於幽微兮邈
時俗而有光覃蘭蕙與衡芷兮悼永路之不忘
蘭蕙芳而成性兮固受命之獨異羌飄沒以不
遷兮更抱誠而壹志蔽幽谷以自芳兮乃遂終

其承年恐余宗之凌祿兮不忍退伏於末閭相
紳木之盛年兮菁華輝以耀熠凝霜降而芳零
兮悲禱落其焉及女娉娉而不宇兮竚遠道而
且埃靚申旦以太息兮恐道歲之邁已覽靈脩
之甫田兮孰可穡而不治見乾鋤之無人兮故
自進而不疑惟國家之久長兮非賢才其焉葺
余誠終升本朝以闢忠兮豈維舟之無職管文
君之懿錄兮維疏附與光後彼黨人之踈蹠兮
繁昌彼而日窳夫蘭鮑之雅屬兮羌變度而不
陳時質集 卷之一 十二

知寒哲王之首德兮別茅蕙而置之相黨人其
與余今日居居其不合固性行之分鑠兮尤恐
夫國家爲之日坂余與譏夫並晉兮蹇業業其
世刺也至崇朝而易心兮俾畔換而得志也初
至與余結言今日孰有汝好娉娉指四時以爲信
兮惟優繇而不還何靈脩之變化兮哀余躬之
遭瘡橫中道而回畔兮餒衆如之斷斷初珍余
而會信兮余亦潰啓而勃門兮替余以下秩兮
夫非誇張之故余既服皇天之法度兮御后土

之中和內懷美以端操兮洵懷慎以佗佗兮固
知寶璐輝輝兮非世俗焉攸好雖底劇亦何傷
今哀靈脩之無報舉激激各有所貪兮日信信
而磨牙余反顧以昭懸兮羌既異此盜夸敗績
驚以追群兮非余心之所願名與德之不立兮
恐沒世而永歎民生浮游以度世兮譬彼木之
無幹羌朝墜而夕紉兮余心非此追憚滋胡絕
於中庭兮集麋蕪於室下盈陸離於庶楹兮芳
菲菲其襲子蘭續紛於堂背兮惠被離於外園

陳靖質集

卷之一

七

晚若嘉與雷夷兮維江離與幽芷長歎息以損
意兮全既阻而不響達艾厠夫牀第兮芳艸爲
之披幽達艾競而務人兮涵紛於君之側觀者
歸而太息兮洵無青而無側硤硤嫉夫和氏兮
妻母以閭姬爲患固小人之恒態兮哀靈脩之
無辨心來來以佛鬱兮逕澳忍之時也野每生
以從俗兮不忍爲此態也余內顧而自哂兮信
籬質而成拘守性行之不愆兮欲爲說諫而獨
恐豈不能變心以易志兮蓋筆筆下而不忍抱忠

信以不悔兮寧懲忿而有損既不能放紛以善
變兮聊退伏於山間羌穴處乎自娛兮終遠身
而不還余諒懷此芬芳兮處重幽而不替采三
秀之絕滌兮零桂枝以自繫蔭長松之落落兮
蔽諱蒞之沒沒兮朝墜而夕紉兮羌修姱之不
聞忽臨窺夫本朝兮幾顯行而有明春羅輝其
敷榮兮秋桂辭離而揚芳抱情懷而無哲兮情
憂役以佗倂苟余行其信芳兮徇久蹟此濁世
民生或逐臭兮或赴義而不響固慙愚之不周

陳靖質集

卷之一

古

今焉終古而不合女類之契契兮申誨言重以
昭曰桂以芳自折兮樗以全其不材古固有隨
俗以善事兮臣舉愆而自牖鹿呦呦而干野兮
同類者先求其友汝何服此簞簞兮紛逢尤而
不顧全信譏以齎怒兮夫非不周於同僚之故
心煩寃其靡質兮世孰知吾孽極情鬱鬱以甘
吟兮愁哀來而累息揆古行於彭咸兮亮前修
之茂則願執中於軌躅兮不妄爲世俗之所服
依皇天以正命兮志遑遑而高厲溘余乘颼風

以上征今離人群而獨遊就太一而新誼兮五
帝質成於余後九魁爲余鸞服兮六神正其好
秀皇錫余以忠信兮俾保厥美而不遷又何卷
此芬芳兮行中野而散之謂皇天無私阿兮相
善人以降澍何好惡之反覆兮乃達美而陟惡
相親古之貞良兮每正鑿而不遷豈予獨者去
齒今抑貞良之無肺附既錫余以脩名兮又何
靳此嘉時遭衆女而嫉之兮身不入以遲追布
名於天下兮余心亦其非願藏忠名而不著兮

陳靖質集卷之二

三

荀靈脩其領聞余蹇連亦何能兮惜往日之曾
信羌中道而悔適兮俾余冤首而自憐怨皇天
之圯絕兮值我辰之不臧晚陳詞而獻款兮橫
余睚之汨浪五帝爲余曾哀兮列宿爲余救澹
余遂乘雲氣而下淪兮將迺眺以遠逝叫陳雨
使先驅兮摩蔽雲使駢乘鳳皇爲余行媒兮相
四方之清澄馳余軼於幽垠兮飲余馬乎朱崖
聊盤桓余求索兮逕兩美其焉宜吾令靈寃厲
節兮弭義和使勿亟朝扶桑以驚馳兮夕余拔

一陸嵒覓揆觀於四極兮路沈沈而邪駟哀楚
國之罔弘兮故不憚乎假道何漏濁之不察兮
竭四垠其無異玉策放而不亡兮明月委而不
佩俗從容以變易兮又孰其能容予昔百鍊之
堅貞兮今傾奪而纒指彼騷驥之超驤兮孰憫
結而弗鳴兮鳴者之過斤兮故禁閉而無聲洞
豆區之清渭兮橫投之於湮流固溷濁而俱變
兮又誰知其爲尤時俗皆此取介兮曷達之扶
而直也夫人鮑魚之肆兮羌自失其芳郁也時

陳靖質集卷之二

十六

豈無此質正兮隨世路而變化木彊者之敦害
兮羌縮胸而委蛇故道之使趨變兮皆好修之
故也戒皎皎之易汙兮孰保其常德也余以芳
烈爲成性兮羌無賞而難諱羨蓬艾之充棟兮
說服私而去公懷樸趨以不隨兮固甘重昏而
自放若嬋媛於榮利兮固宜委厥美而流浪背
王旣以不茹兮退速速而無友余謀局下而無人
兮將曰復乎吾里情悄怳其無悅兮巫咸爲余
辭之曰閭意以自慰兮聊泮散乎晏娛苟貞亮

《漢書》今寧志而奸爲饑民好惡其紛員兮
告獨察此邪世蹇蹇寔以不容、《遁天》之方

所法議余轡而崇舉兮殫重華而稽首伯牙操
其琴兮鴻社余共同語泛胡胡於四門兮穆

祥熙爲內人抄轍肩而靡如兮從入師乎周旋
於玄虛以消搖兮整雜佩之璜珩未明承夜旃

以不范兮時運泪其迷傾哀亂流之回冗兮蔽
玄合以違身停余車而虛徐兮乃得从乎岐幽

遺文若之不以今望鼓刀而得與堯年歲之既
陳時賢集卷之六 宋之一 七

晏兮岐辟覆以談輔漢辛甲於長子兮七十諫
而不容違宣居以遠遵兮乃遂焉而介封余方

升無良媒兮慶殷命以及余乘天衢而孟晉兮
羌偃蹇以搖舉世登龍而亮賢兮瓊珮煙雪而

無蔽從周邵與畢散兮志遐邇而不閉懷蘭惠
之芬芳兮衆師謂余非艾雖謬誇以立伎兮亦

酬之而匪恰帶鉤矩之正直兮得良工而正之
騁騏驎之千里兮王良執組而馭之騏驎不須

服於鹽草兮乃驤首而噴吐瀟灑辰以偶時

何紆體而踽踽哀美人之遲暮兮良辰不可以

少留俗漸化而淪素兮路幽兮而不聊吾將常

羊以延佇兮毛髮輝其收觀羌時命之不矜兮

余猶畏義以高冠哀烈假之不刻兮世殺亂而

未澄願潛沕以徐埃兮恐鵜鳩之將鳴蹇正營

而無其兮返余轡兮南國衆續紛以奔驚兮余

益不忍離此初服亂曰已矣哉願白日之燁燁

兮猶滿暄而滂沱從彭咸以節中兮固將董性

行而不頗

陳時賢集卷之六 宋之一 八

重九辯

於戲西皇之整轡也淒涼兮秋氣沆漭而
懷恨兮遠客懷故都曼目曠野兮凌怒兮晃朗
兮炎鬱解而飄歸蕭瑟兮柔條瘁下而就夷颺
兮微寒之乘衣速速懷兮繁露隊而傾枝抑
厭兮如樹木之凋而不榮頽寬兮過寒而志
左傾徐憚兮之心之哀涼商颺厲而傾色兮綠
葉且疎以就黃寒蟬咽風而長吟兮候雁翻
其來翔風雲迅而高征兮月流光而似霜臨廣
野以徒倚兮隕悴華而無聲迴風颺其徐至兮
墜葉息而復征哀蟋蟀之吟榭兮望高穹而來
颺淹滄夜以飲切兮慌頽魄之逼朝榮老井井
其將至今恍永歎之滋生

西皇

遭紛離尤兮獨遠謫檻檻征夫兮今焉適客行
飲憾兮心不懌倘罔兮遙夜脩路倭遲兮焉慰
端余殘兮刺余錢君造怒兮不得歸願自列兮
白訴臚情兮嗚呼君之心兮不可諭未諭言兮

而先格場江皇兮驚四牡風露法兮余之組遺
還臻兮叫帝幾君不問兮曾秋心悵悵兮東歸
羌軫怨兮疎斥蒐旺旺兮不釋君職棄兮遺述
我思君兮咫尺忠何辜兮遭厄

離尤

四時運轉而歲兮猶獨悲秋氣之澄泓稟西
霸之涼駕兮盈潦收而徐清梧楓并并以延風
兮林改貌而不榮南任欽其充盈兮商天薄而
凄清哀逐臣之憂憂兮矧值屯重之蕭晨昊天
爰發初涼兮歷九秋而沈藏方漢露之法法兮
遠朝墜其爲霜動瘳風之嫋嫋兮乃婉轉而入
曲房臨前庭以引涼兮輕統燮而改裳羌危葉
之迫吹兮霜條育而不長非艸木之善化兮秋
風催之而就傷哀非非之蘭蕙兮獨凌秋而揚
芳偈向夕而落英兮从騷屑乎飛揚冀枝葉之
後茂兮秒秋至而何里歲忽忽而道竭兮惜猶
龍之未央願汨旋於南耶兮還及君之無恙洞
庭忽其橫波兮江漢廣而無梁行廣野之漫漫

兮想愛心之慙慙登崇墉之百雉兮矚目盡之
無垠熙離離以摧穗兮雁嘒嘒而度雲林窈窕
之類以兮凝霄淪以溟雲白日揚蔽以西顧兮
窈窕留而追穗煬容與乎中庭兮夜曼曼其不
賄俗申旦以不寐兮漠靜默而無聞

四時

九陽自刪

何時俗之工巧兮驚篙楫之涂而不蹟曼陘徑
以課便兮謂周行爲非智公輸之帶鉤渠兮衆

陳詩賈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師以爲非利兮制器者尚巧兮飾繩墨而心治
富斯世而罕鉤渠兮若之九戎而鬻髮歌流微
於下里之聰兮吾固知聽之者之不便余安驪
於周行兮不如陘徑之獨先玄崔翕翼而不翻
兮鵬群翔而捐霄蓄穗姑於中園兮神龍裁於
蟠姑願慷慨以自絕兮心紛結而無由進壹志
而疾親兮反乖差而離尤玄崔悻兮林柯神龍
逸兮汚池世俗媚如兮蛾眉今之見棄兮麗佳
玄崔集於九臯兮无晨鳴而聲聞尚欲布名於

天下兮故不能噤銜而自隱況賢士之扈程兮
孰能伏而不奮玄崔引翳於溟澤兮神龍潛而
自雙寧微薰以越裂兮豈因行媒而妄作君不
念夫昔日兮余日御而銜厚澤獨曾思以隱聞
兮竟營營其無託

時俗

末秋自刪

九旻自刪

鄴周道之鬱艸兮余秋芟之而成蹊惟周道之
阨邅賈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夷曼兮故不熱平柞雉然蕪穢之棧棧兮恐日
淪乎榛翳鞠歲月而成薄兮无驕驕而不制咎
姬旦之庇周兮反見疑而蒙患皇天不動成兮
君亦東如而匪聞相南山之蒼蔚兮詩人刺夫
朝隲曼季女之渥節兮蹇不御兮長飢自前世
之距閒兮謂東芳其不可佩如佳冶之嬖屑兮
衆謂姜母爲好雖有西施之溫妹兮詭如人以
自代彼美惡其在面兮尚督亂而不明況慍倫
與往弱兮又孰知其所藏哀本朝之蹢躅兮今

與歲而不治茹黨人之邀邀兮刻錢時而得時
策駕馳以縱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汎汎而下
流兮棄權權而自備詔彘賊而靖夷兮譬與此
其無異芳淫替而波南兮容華削以憔悴非余
躬之足惜兮思其少之日陞隱危敗以適至今
羌治其何有兮改行而棄轍兮向換敗以爲
功叩帝門兮歸說今路阻遠而絕振卒使振芳
扈紇兮嘉德越以治喪願顯沒夫皆庸兮靡胥
力而不哀

陳靖質集卷之一

周道

晉帝鳩之昭夏兮亦八師而攸概屬若叔而日
族兮雖任事其勿甚服纖離以取道兮陽子扶
輿而奉騶羌倩荆以彌景兮歷入極平舒志惟
人馬之相得兮故獲安其高位獨乖利而無當
兮束余志之不明荃浩蕩而弗察兮今安所舒
吾情內澹省以惟愆兮羌不知其所改老駝攬
其目頽兮怒朝飢而千綫哀絕經之無人兮皇
輿坂以難越雖景行猶珍懷兮胡陰雨與微辭

國有騏不知乘兮譏諛群由由而轉轉管公望
之數奇兮道周立而究志宵戚之商歌兮桓公
歎之以自侍魁能細而飯牛兮疾桓公之善識
惟壹志於晉能兮故得之道路之間而弗置伯
牙之鼓琴兮無鍾期而聽之驢遷更於外阪兮
無伯樂而識之年無忽而適暮兮今誰使爲明
之光惓惓以親君兮君適道而視之忽謂菲薄
之質而錫還今旋余輅乎反鄉鞭雷車之駘駘
兮駕疾風之湯湯載日月之翼翼兮殺列宿之
紅軒質集卷之一

帝媽

陳靖質居士集卷之一

陳靖質居士文集卷之二

嘉善陳山毓贊開南語

弟龍正發交甫定

賦

悲士不遇賦

并序

竊以爲吉凶禍福成於氣者也易之言盈謙也於天地曰虧益曰變流於鬼神曰吉福而巳於人乃曰好惡好惡者從情生者也天地鬼神何情耶善之言善不善也曰降之祥降

世壽集卷之二

之殃易書皆道常也不言事應司馬長曰

天之報施善人曰報施乃計其功矣計其功而不應則善者無所恃乃懼不善者無所懼乃肆矣夫天豈真哦然而覺設百司群籍一按簿書數善惡而禍福之善或值禍福或值福善或值福福或值禍俱無心焉氣故也若夫飛霜致早此動氣之一二耳又何得以一二而榮千百也或曰身後名不克定乎此尤謬論夫人之欲富也貴也壽也甚於其

名其惡也猶是天下之欲吉人之富也

善也甚於欲其名若小人其惡貪賤天也亦

甚於其惡不善名此人之大情也天果抑其

身天其年而特爲是空虛無用之榮名以寵

之惡亦非所以報施善人者也故余以爲三

代而上勝於三不而下氣勝群聖首出皆帝

焉相焉能而不稱者不勝氣哉尼聖棲棲

而後世遇禍更者不可勝數不氣勝哉然竟

之朱弁之均不謂氣不可也而況於季世乎

故清明之日少陰暄之日多何也氣也惟韓

子能知之其言曰毋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

天壽耶此至論也若曰世教云爾則未有言

之不信而足以風世者也夫吉人之善也遇

福耶中人之畏不善也小人之不善而中夜

若疑也畏禍邪則乃足以導之急而滋之玩

也余爲士不遇賦以哀董生追子長而悲元

亮始言貞良之摧折繼申發憤之言而後折

中之以正論以明董道俟命之義又以爲董

三子儒子長專史非賦頌者流故聊復取裁
於楚人之辭其辭曰

青帝之水謝兮日出而顯顯得神木之發榮
今吾得守此山抱覽振德霜月屋茲兮羌載坐
而載起往者不可追兮死者不可與期何終風
而颼颼兮悲涼之氣颼數天步之靡謹兮志
慷慨而不通曰吳亡匪逆失兮莫昌而匪遵路
吾於今乃有明兮皇躬異其好惡鳳皇籠兮燕
雀嬉冥冥兮腐穴殷鑒兮哀怨士而伏死好違美
今陟惡閭嫌斯仇兮寡母友比于剖心兮屈子
沉江楚方員兮能入悼英毅兮不雙固忠信不
肯悔兮哀穹蒼之高臨大海蕩蕩兮霧零降之
濛濛索舟道之攸宜兮迷然惑而莫憑飄風起
而揚埃兮上冥冥不見八魑魅罔兩竝出進兮
百姓震而頻呻謂荆石之蘊和氏兮曠千載而
流夜光聲聞久乃明兮又何怨乎不逢嗚呼既
克有定兮曷履年之疑也謂履年兮汗雲兮又
曷修名其或異也歎曰皇天不吾理兮后土不

吾必問蒼天重昏兮渣不終于永年歌曰
今忽荒未極霸遊太蒼兮度大荒而
之遊紀兮嗟傷有而爲伏行間間而爲訟兮旣
失勢而不得欲高飛而達身兮又禁維夫羽翼
望大壑以欲歸兮使螻蟻而月得何天地之廣
廣兮眇太倉其稊稅寒合散而萬化兮孰總總
而爲理太高高而在上兮視蚊蚋之丘也美惡
昭昭其總總兮不我好譬也紛死生而揚蔽兮
愚士歎其嗚厭懽懽而在上兮獨好惡之有託
亂曰惠氣其逝不復返兮精氣磅礴固混沌兮
稟命不可諱兮聖安建兮人心不可謂娛吾願
兮烈士絕俗乃眷常兮祥不沃兮志以侘傺兮
慕義未艾竊賦詩兮慎修所志夫吾又何祈兮

後悲士不遇賦

并序

余追惟往咎爰哀時命嘗爲悲士不遇賦矣或以爲摘辭造體側附楚人於江都之旨未追規規也重繹其義掄其詞而爲是賦

悲哉吁嗟匪遑寧矣禹中威景晝晦冥矣江河西注流泌滯矣霰雪紛糅丁林樛矣舟木倒植根參天矣圓首戴楸冠供陰矣彪虎張翼飛鳥斯矣雞鶩羈羈千仞翔矣逢時不祥賢人踈矣無私拙約茲獲猥矣修修其抑之不也也厭

厭兮其不忘也盱盱乎欲光輝之大彰也隱隱乎其遇時不淑也俛俛兮而無當也惴惴安歸行踈踈矣悠悠何期憂無疆矣千秋冥冥曷其免矣董義盤桓退自卷矣長遷不反是劬勉矣重曰哀三古之際會兮忽若過而不復虞夏殷周黜以沒兮橫遭世之不淑時俗涸涸其匿遭兮賢士諠約而靡畜苟婞直而尊節兮羌曉世之大修逝將抑心頽體兮然中心欲試而駒錄願寡立而不懼兮不隨世爲羸縮口咤咤以求

唯兮腹鄉鄉而干飽橋余志以高節兮寧塞運而不忤相仇仇者之取容兮絜濁世而爲程棄捐已之珠璣兮索魚目以爲象侔暗棄俗其若茲兮苟介予志之所明以焦僊而受滑滑兮寧幽蔽而不呈操規矩而無所用兮閤吾戶之惟爾彼廉者之不見責兮夫非其劇而好刺行也若申徒與屈原兮離末俗之修猨進號呼務白兮關梁閉而不逞退寢寢而憤懣兮赴九死之結陽尚不能同彼三閭之賢人而與之同其憂兮

惻而再志兮羌憤心以需袂願依前修之豈烈今軀與達其幾濟聊怡情而解慮兮隨時命其來遊免由國不允而侶兮見閉亦不挫而謂苟獨行其不合兮罔百利而素志行巨塗而若讓兮況小徑敢不後攜短綬之惟朽兮汲汲井而恐墮蹇蹇縛縉而卑倍兮同以身爲衆侮然柔從若滿韋兮終不以邪枉而自竄履虎尾而傷噬兮不若幽人之坦坦廿三年而不覿兮翳幽崖以自衍歸耽耽與逐逐兮聊肥遁而無瘡願敦

幾而于競兮行其庭下而歷過難苦節而道窮兮
然猶追咎於尸庭卑賤貴之瑀瑀兮聊屬書而
顏頰委黑白於不辨兮混鉛黃於不醒老丘園
之沈滯兮遵幽特以沒齡無權帝而迎道兮罔
底劇而遭到苟衆慙之不于兮亦本迪之自營
也

擬招隱士賦

崇山堀崎兮岨崑崙斜錯列陣兮跨岑崟麗辨
聳兢兮沈廖曉曉熊羆熙悅并兮歇其趨極視情
荷兮石磔磔兼灌徑開兮若有人靡獨處兮未
歸顏媿好兮意不開長松兮上千蒼下罕獸跡
兮飛鳥失斯獨鶴戾兮被微寒彌覽兮四荒雲
蕪蠶兮孤征感忽兮焉所并會室寥兮重丘春
木苞兮歲越暮胸兮朕貌鬱鬱復悅果薄萃律
兮視放懸兮屹岨兮吻虎豹驚跳踈踈漂兮
颺蕩薄鬱樹木劉荏兮殞莎弗歆兮欽環碗兮
陞崇巖巖聯嶠崇阜兮嶂曉巢蔡銜銜會宏兮
空谷沉鏐山勢峻岨兮唯唯岫岫兮礧礧歲暮
兮北風雨雪兮雁鴻穹岫徑斷兮熊羆咆目浮
浮兮耳颺颺若有人兮與復筍銷脫顏兮行趨
趨春秋迴復兮歲月殫猶猶來余兮左豪獯歸
來兮山中聊戲遊以娛哀兮羌不可平久盤

感逝賦

并序

天日就歇矣地日就渝矣四時成功者日去矣
煦而燠燠而除矣日沈而月升矣宵盡而旦生矣
其代促矣人生俄離亂俄遲暮矣艸木伐權輿俄征落矣
番華舒而隕矣黃而墜矣昆蟲躍而鳴鳴而藏矣消長起落數數矣
無淹期矣夫無非逝也其日進也其日逝也夫物無日不逝也
大者莫天地若以億年爲逝人姓以百千逝神木以萬歲逝
寒燠以一時逝虫復也亦其逝也蟪蛄以春夏爲逝月以生死爲逝
有情者蛸蛸無情者檠華以一日爲逝而逝小矣然天行幹流車轂不停人
生大期其間推旋變嬗亦日日而異矣何逝不迅耶何逝之有脩短耶
於乎俯仰大化要歸乘流故夫志士所以憤心品度所以沫泣也乃作感逝之賦以舒志抒情焉其辭曰
朝檻景以悽顏夕祀化而牽德斯明發之長悲消中宵之幽係志忽忽以高覽情眷眷而牢緝

幸日夕之并升爰懷悴而哀逝神當夏而殒靡羽先秋而鳴鵠徃倏忽其不再來飄迅而難係矜促意之悠短憐廣念之懷遠噫嗟悲夫仰星迴而日游乾渾元之能長俯川逝而壑歸孰厚地而弗衰在天地其猶爾矧品物之茫茫職扶桑而升景淹細柳而淪光華朝數而映旭倩夕墜以散風颺習習以飄谷騰瀏瀏而送商襲夏日之方永掩秋夜之不暘蔓蔓藟以露葉於絕而逢霜俱千尋而共秀麗萬木而俱凋凋凋以嘈咕燄寂冥而潛藏躍于野以爭吟伏林下而不翔桐光景之難駐孰終古而久長懷欠長以興念感倏忽而懷思吞蛸蛸之楚楚洵掘閔而堪悲相若華之菁菁亦云黃而增哀痛日及之假榮托靈根而無棋欲申旦而不可與終朝以爲期歟玄髮之被傾風素鬢之乘永稿悴容而不還盈苦抱而適哀嗟人命之多殆惆化運其焉堪顧淹留乎須臾老腕腕而逮之萃感目而悽心夫何可以悽遲感悽遲之不可抑多

結而永歎神寄生而鮮莖木乘化而無幹宵委

情於荒雞晨慘懷於鳴鳴途雖脩以難永節方

促而希案諒沕移之若茲夫何懷乎憲憲情憲

憲而留悲滯思遺而俞牽哀長川之去波愁百

水之流涓難長源之汨泊寧遐迥而潺湲同春

華而共零與秋葉而俱遷方馳年之駿驅又漫

憂之厲鞭慙前軌之不永知後路之匪延顧還

舉以度世羌懷憤而自憐私自憐其何已景蕭

條而途索世恒盡而願除塗日清而意走新隨

化其俱乘故何日而不革似林夫之辭賦同馳

駒之度隙夜無昏而不朝日靡旦而不夕幸所

遇其皆然何天地之弗革於是漠焉遺物潛乎

安歌養空委命顧人之適感未半之迢遙馳方

脩之委迢粵諫去以追來荷杖拭乎大過罔流

俗以俱波羌得心而長伎翼振輕而翻翻慮獲

士玄而眇眇方將聽於無聲視乎無光倘伴百代

逍遙八表不隨朽於槁枝豈同樸於隕草豈乘

流而則逝豈憂心之能紹

稊賦

今上戊申之夏霖雨逾月滿潦斯溢闢沒數

千里間自江介抵吳越咸罹其患沈竈產蛙

漂屋浮禾下民告病天子以將害於桑咸

也勸繁貨貧湛恩周屋民於是以不大獎而

有其生然雅歌川涉咎原莫懲賈生虞方二

三千里之水旱首議積貯此應變恤災之大

義也竊惟作者風諫之旨而陳斯賦

聖在著雅派灘之歲月建銘於時滿霖驟注

澤不為惠酒而匪膏爾其族雲霧萬里一際

似霖瀝序四溟濛濛序八齊通池瀝瀝江滂浴

滴淩陸陵阜浸滂留滯野汨汨而潏潏滿汗

其蠱穢穢人聯以累歎曰何疾威而方情其始

也則乃會泉不升而怪物群駭蜉蝣倏距以髣

髴商羊鼓舞而阻蹙黑蜨霍昱於神瀛之淵朱

鼈蟻蛭序潛汙之渚燈族封穴魚噉戲激鳩雲

流而屏婦焉風儼而名侶鵝鳥應候於重霄鶴

鳴激靈於層階懸炭增質在礎乃潤石燕軒揚

而似翔錦石滲灘而欲漬於是觸石始蒸陰滯
不逞飄颻颺塵於土囊之口湧煙燭氣於庸寸
之巔飛廉噬喻序縹緲豐隆朗翔而踰颺若南
箕與號洋亦應氣而上泉瀏瀏徐扇眩眩高戾
躍澄海而生波達屯雷而出滯謫謫亭亭矜而
不逝狀若肩輿崇巖截薛而霄緇又似素虬蒼
蛸蟠蛇而反側益蓋則九閭畢彌綸則八延臨
靈輪爲之蒼瀉鵠光爲之消蔽是其風濕雲翔
飄颻有之形勢也用與
騰蛇飛湧而掉尾躍龍噴沫而軒鬚列鼓燧炬
以睨睥天鼓破破而輓輸颺長風而紛射羌散
漫庫四區乘浸曼野潭池盈衡若其飛而斯零
廣莫不動舉川激湊而氣氤群嶽嶺岑而鬱滄
雲漢發鑄以傾鴻北斗點點而颺雲根蛇演
雨足紛總承宵飛沫望晨散鴻溟溟濛濛亘夜
連脯沸大瀾之震庭象虎駭與龍超渺瀾序委
港濛濛序長衝巨澤溢湧以研磅若駕怒而侵
隈埤飄泛折以洶涌乃揚濤以流途瀛滄乎若

洪澤之凌八閩演漾今若大壑之涵九
流漭以波漫長簷滂湃而盤蓋素沫滅滅於空
背圓文滂滂於山峭伏泉沸於幽階陽侯薄岸
層臺庭泛軒干墻簷曄曄胡風若染而不萎族駢
入而就剗汜沿駭奔浪以相盪汨蕩薄於懸隅
漣滂循曲涯而旋繞浮膠整於岩巒遙漸加而
入會淵滌潮澎湃而與洪波盤紆鯁鯁委宛蛇蟠
彼閭輓與與安成走蛙蝦而集龜鼈故其鬱儀
激滂結露懸羅顧義光之瑛景翕阻阻則有交
若受夜之不朝同炬火之欲燔俄朝旭之熱
騎庫蔽重雲而仰曜爾其禱難翁以欽翳崇太
山而收雲挈示岸起以縣亘帝弓絃抗而高張
伺重陰之霄霄猶躑躅而不讓閃爍之煜煜
磁振庭之碩碩乍決鬱之披開仇金樞之載育
或仰瓦以揚光又離畢之流渥彼乾星之晰
終深結之轟轟使肥遺之號煌離旱冠而爲淑
若夫江介決瀛東於兩涯爭澤行名山歷歷
故其滉滉濛濛濛濛疾勢昇汎滄滄之瀟湘秋江

流而潤汗值寶霧之滌渠鼓屑清而澆逝崇沙
石以薄嚴陵祥舉而沒陴復千尋之干霄汨汨
杪而露枝清潏不窮潭淪未夷集江豚與海狹
魚龍何人而覘兇儼驚浪之蕩颺捐血肉而供
鮪羣稚子求喪屍嘻天庭叫地祇面領顛聲段
汨汨泊泊之徐來望巖鉤以疾鼓沛森渺之漭
漭難追跳而惘惘或攀樹杪以少戾泥雲雲而
濡滴或薄欹崎而棲航橫怒波而斷維懸陸宿
以受目睥睨河而重危屋瓦生齒木不勝舞度
洪澄而歸壑餘呀呷以自戢徐安翔而旋蘆緬
湏湏而心顛雖夢寐以魂搖尚困法之溟溺從
泐嶢之蹄泔取遺族而相離平曼遐眺有鬱其
壘吁嗟幽骨蕩厥鴻溶長懷曾歎跳號以踊崖
隤泛淪爲巨沼溝塍汴汴序長陂乃混淪滓泥
沙故渟渟而不可蓄或嘉種之自遺更膏釋而
生稅若夫平原阡陌壇曼曠夷其水則盤紆道
迴國澤淋漓汴如淡如澹如不盈汨酒渟渟止
如不行值肩雨之暴瀝復決瀉之不渴奔揚渚

達越至淪序涓涓無滴漏之懸騰亦蓄滴而不
能東會故其汨汨落洛衍漫淪溢迴流逸颺藏
天灌日滴若渾渾沌沌胚胎而未分又似沒清
沒涯滄溟之無垠左連湯谷右界虞淵長腸遐
聯唯水與天孤楚沉醉若碣石浮海介序潺湲
百堵迢遞象沙嶼島踣湧伏而相連衰林颯颯
以各景稿臺蕭蕭而過颺壞圯虹斷而絕跡曲
汨汨隱而彌升遠風動則日月蕩質清淪觀而
分數次朔而創建其壯壯而如瀉沈淪
原隰衍汴禾秉皆熇昊穹而惘惘叩關闕而胆
傾天子曰嘻余實不德以重困吾民國步蔑
咨是惟余之瘠於是承靈譴謬帝怒如供禦之
術咨消復之譏因異而適政緣咎而董度出德
旋際內貢贊陽布惠允塞天刺開達聰之門拾
塵露之益罷滌屢汰盈賦發倉箱貸紅蠶省罪
臣以解滯簡逸能而宜澍製法服鳴鑾自芟
穢而改度於是風伯欽威雨師罷怒義和執
屏翳清路景廓八紘煙閑四郊以卷族壘谷

應隨肝句闕其執響隱轡歇其駭氣閉僊門域
蒼蔚滄溟涸嘉種點汨漚淪演之儔咸悅育而
吐氣曰麗洪之澤侯其融而木不生庭太戊無
以隆雉不鳴門武丁不爲宗惟皇賦之謐厲固
將湯滌序殺彘而圖攸終也孰謂天高其聽不
遠孰謂神官厭應孔昭方將扇穀風之習習騰
若烟之歔歔潤唯津莖和非鳴條化德惟達靈
脫惟網泉凝其醴甘露斯流嘉禾降而權秀誕
離離以盈囿物惟夷庚默黎是麻 天子猶繹
東齊賈史入卷之二
思而弗休也遂乃垂恩九關中上縣并爰
拙我藝黍稷粒茲蒸民百穀甫甫阡陌既宜泉
流既浚冥慶惟懋顧極其甄仍仍嗣歲迄用悒
而嘉惠乎東南

德平賦

游載籍以拾志曼遐覽而流閱長宵閱其宵宵
炎景升而所灼若臨水而集杪爰中蘊而不析
志晉晉以沉淵聲喟喟而臨雲寧鮮素以卒歲
匪抱怒而長惶哀天乾之多難諱時命之云云
殆崇蘭於幽崖繁翔鸞於脩民揆百六之遘惑
孰輝煖而不愆顧寂寞以絕端何惜誦之惟瘞
爰馮今而德平研發憤乎斯以若夫王野同量
臣蒙不棄目朕廢漏發以天宮飲
尤辭走鹿鹿今維庭集霜霰兮月掛痛謂天之
爲嘉衆鳴夷而不化至如方枘見抵諸詠壺觴
鼓泄漉浦膏鴛長沙凌洞庭而形略造湘流而
神謝江魚鱗鱗以來騰野鳥翩翩而先逝何玄
穹以溱溱賦子服而自詫余佩捐兮江之幽君
廊前兮愁不敢隕軀微鯨預質蠟燭乃若錫履
茂實震王達殆淮陰被劉梁王遭臨毛族殫而
繁足羽群墜而業兒駕雲夢以受械東青衣而
達許哀助高之不實

疾時動而摧角肝膽苟同耿介自東援作伏
軍思望中園而足踣恨曷遲之載述乃遵伏於
江都迫曲學之公孫濟膠西而就屠誠出門之
不飯號藏罷而全軀其或默默國謀罔處身害
誕家令之發難削支郡而慙怙伺劉安而鼂危
欲指斥而心愉一旦機發飛揚埃壙作戎首以
受咎判東市而身劓徒昌言乎鄧公動鼎王之
永慨又或皇輿銜脂覺稱機先指梓柱之扶疏
幽深邪之排擠憤憤無從不為救危之請看
隱謫先乎朝露移運祚於他年若乃匹夫抗憤
感榮激揚君俊之列顧及之朋委纖掌於懽俗
埋江河之沉漑齒利刃於腐朽雖隕鏑而弗忤
王辟以疎芳灼其明徒捐槽以拂醒故罔析乎
割醒慘瘁直之達顯各國步之隨傾載若四溟
波揚九服雲蒙龍潛南陽踰躍隆中達三顧而
整輶掃土六幕之蜚鴻方復驅長轂駕四鐵炕龍
虎置以頌伏雌霓索薄而電滅逝靈旂於渭南
若叢苞之縱孽憤扶光兮不朝赫宗周而長滅

又乃長蛇不翦鞠爲龍荒聞雞徒倚擊搏亢
恐者鞭之我先羌會袂以于襄方當揚蹕遐冀
摧鋒內朝忽白登之肘掣盭譙梁之足銳憤陽
景而涕淚顧蒿林而中慄嗟若藏聲江海卷述
塵氛湮迹跡於跋伍駁勁翻於鷗群田園將蕪
松菊欲萎踰刑天而攤辭詠慶卿而抒志遑遑
何之歸來永噴又如秋鶯辭歸鷹隼慢猜悵悵
吟於閨扇癡危光之皚皚懷君恩兮凝洽颯涼
幾今相摧捐懷袖以何怨局篋笥而不開載有
阮籍集卷之二
封豕長驅虜人君出完危堦以支敵抗孤城而
後降渴飲胡血飢餐虜豚奉南轅而弗顧恨出
師之未捷吁嗟北轅不復其轆爾乃赫赫雄壘
藏厥鉅響翔羊扎魄而允喙封狐哀窟而夷猶
方當旋軫軫舊京式靈鑒鏘鏘痛忘仇而臣虜光蒙
矢而雙獻洵蓬蘢其焉悔緬雙帝之懋德又其
幼君齟齬湯涌海濱長鯨吸吸而欲吞巨濤淅
淅而流云揮怒臂而抗轍嗣配天之長勲一旦
夏康欲殄遺塵不度凋峯嶺之塵昏鹹燕市而

空懷粉黛倭髦凌志玄鶴軒勁翥揚遙翹無不
肩千仞以增蹕躡奔景而追颺及夫威鳳折羽
枳燕見侮薄陽九敦靡鹽僉伸冤頸股鍛羽
惟僥之局蹤賈斷筋之末武卒乃漫塵琬琰淪
鋪瑾珥惟尋覓之連抱固稜櫚而攸拾淹薄中
之斷腐羌頽脰而自捫吁賢聖之逆身譬載駕
而棄軌路絕險之不禦羌折軛而摧轅固將齊
衡若於沕穆委性命乎皇天抑騷騷以就運爰
靜默而無言

以時賢集卷之五

五

五月五日賦

吳王端娛蕩靈歌瑤臺珍觀兮忽卉汨而若
客容從從電轡靈輻馴遺風恍玉綏邨生扶轄
板支遙馳秋秋兮踰路靡虹蜺苞葳蕤以徂覽
序及之江相映渺瀾瀾洞瀟瀟沅沅長汙遠輪淙
朝夕之池錯峭崇域別陽谷順川既激漸縱橫
施靡相追焉蘭濯擁焉桂在浮焉方舟濤凌羣
翔嬉焉於辰炎帝執衡按轡而推輪湯懷台泛
樂賓若橘然焉舜華榮焉郁郁橫英竿嶺揚煩
陳靖質集卷之二

五

者焉清濟濯善者焉於是舉俗花日月初百索
滌病而獨恙若乃雙條繆繞錯雜也群群星辰
繁而鳥獸異狀也東芳維靡敷原布隰行曼延
緝羊芪纈雜軋忽相及有佳人焉要眇而退放
幽檻焉窈窕訪焉藉何千千承素足焉浮烟胖焉
垂纖掠蘭蕙輕裾弄萱惹菖蒲縵焉激泛釀焉
若六戶服艾以盈要也儇倅損臣佞倂馳裔俗
面曾信也於是遵辰于邁游胸邀魂岬嶠輪轄
草塵欲飲則有盤嫺綽約炊蠶之麗姿與夫燕

節王孫焉鑣絡沸鑿焯統毅隨風翻旁軫接戰
狂裾參差相屬若微颺獵枝攢柯纒幡崔錯搖
曳徐分而不擇或乃貽椒覽秋慘感色魂思疏
神與辛弗可護或乃持怒哉顏彈視無言眇眇
忽忽悵然中煩於是輕舟踰騰偈仄以縱乎廣
流翔蒼蛸矯幽蚪奏嚴鼓縱溢謳儵如鳥近絕
若電流方船齊揚游桂翔翔翼似雁行幾平
逐遠若往而適反捉譯後先或疾或遲馳波若
儵恍忽岸逐而下山浮也肆乎轉翔汨出平濤散
浪清實集八卷之二
三
溯濤立蒸霧冥龍川丘感滄靈跳潛贈浮旋鱗
榜歌揚鳴嗚悲雅焉餘音漂浮渺渺飄靈雨焉
歌曰有美一人兮悵南塘世謠詢兮某施資隕
恒幹兮滴汨咨天折兮碎廉跳沒泣兮周求安
得涸澤而流漸於是景眈樂低滄波狂生浩浩
庫逆折而上漂急莫當白雲雲雲浮水兮亶翔
若巨鯨戴沫湧波穹隆下而俛僂展展沈沈兮
將將延曼乎邈邈漫漶坻漸坂靡瀨森兮極麗
滿瀾寬茂而累汎然後怒哀安翔徘徊液子不

波東起汰焦漫衍永歸吳王乃泊乎顧瞿收歡
倦憊輕歌若噎發朝迴轍徙倚而未竭驗然抑
暗案志自節遵道長懷之徒踣躄錯錯難齊
路裔遺輝紆緒條時復橋首惆悵亂慕不可忍
顧也吳王乃命枚叔數歡掄思爰行斯辭

七夕賦

楚王主與宋玉游雲夢之浦舍層臺俯漢祇星
江澤涉漢南澤三湘之去瀟沅七澤之潯衡兼
覆蒼蒼以拂風白露塗塗而前賦於時炎精弛
故金帝泰新臨曆月迫蕭辰商風摧與涼雲烟
雲白門遊蕭玄宇就曼爾乃東沼匿輝西冥扶
魄宵兔翔而一足幽娥揚而半額微光承几繁
象承天浮清質之澹淡散澄輝之嫋嫋玉漿水
凝綺筵霜潔輕桂搖采微波揚冽鏡涼輝兮長
陳靖質集卷之二
主
河明天孫嬪兮拖蘭旌時則唐勒景瑤便嬈徐
來王乃榆毫遂續爰命宋玉宋玉於是稱曰爾
其長歎送夏白藏迎秋燦曜停驂涼颼寒憐於
是天媛嬖眉駕言于歸歛纖織之素手靜札札
之輕機結霓裳曳雲綺被白玉鬋玄芝脂霧較
弭霞輻矜曉曉之落景馳流寥之升規於是詠
成漢曲駕肅河陰倏選星道紆餘烟淨越俗清
而釋鬱集長暮而禱矜邇滂施以遙驚究徂曠
之遐心爾乃跨北沚兮佇南陽舒顏頰兮逞清

揚展朱脣揚青蛾展會筵敘離歌歌曰矜芳
兮從奔輶並雲幄兮麗清簫宵促解兮抽無聊
獨輝媛兮今夕時既過兮今不可朝於是離宮闕
妾別館佳人記正曉曉妃飾夕新哀湛湛之法
露驚蘭殿之芳風遂躑足周除晦日層穹鸞靈
漢之好仇經四氣而相從抽彩縷弄玄針映采
暉之驚靄引纖指而幽華怨輕絲之多亂傷弦
月之易零歸閒房而含態襲長夜之情情復有
中朝逐臣江皋怨士汨春日兮永離懷秋風兮
風靖質集卷之二
主
乍起望皎皎之空裏排雲旗而旖旎乃睇傾河
遙靈駕曜烏鵲之旣梁羌超搖而先逝願慙遠
以屈體甘柔嫺而善化替博譽之常度背時俗
之咎偶於是玉避席獻欬襄王亦留若失倘乎
若有遺也玉復稱曰爾其歡譙未申晨暉欲曠
新知不故生別何冤惆夕漏之不息撫曉驂而
斷魂怨今歡之易沒數來愛之難原復歌曰凌
天津兮而心曼纖御忽兮不可留歎雙情兮何
期哀四候之悠悠悼徃歡而來愁兮永遲路而

智公上明星耀輝若華收瞰漢地尚隴河梁
靈會共何在曉天庭而迨香

秋賦

徵儔兮蕭索專迤右邁金門白閣西馳洞景愁
辰林吹哀簫岬歛頰鮮猷激渾潔綽綽蟾娟
嚶吟思喉喉哀遷夫其晚春發越中夏恢台織
艸萋萋芳樹傀儡倩似翠鋪爛若震開會爲時
之幾何紛紛罕工而戴摧無不隨風飄零應氣傾
隕河柳搖黃江楓發丹蕙芳堪紉菊叢當餐寒
蟹哀吟沙雞悲譙晨咽宵嘯野跳林蹢躅條被
素曼丹零薄吟崕薦於灌薄編爛蕭瑟今寥廓
飄零集卷之二
未
蕭落而摧殘抑滌澤澄玄江浮解瀦泛歸涼
隔白氣弗弗廖空廓千里而直視憫九曼其多
侗若夫遷客損臣嬋媛慕歸枯枝慰風愁人頽
懷搖落洞庭沈寥南浦白蘋曼渚紫莖延廡長
門罷寵之姬栢館隨宮之妾惠貌妍心朱唇素
頰丹墀誰御玉戶何開冷冷玄宮蕭蕭曲臺龍
漠不歸雁山無樵吳刀燈燈秋虫唧唧哀塞艸
苦閨粘泣流光怨悲風若乃蕭蕭故臺言言燕
滅神明通天之舊觀千門萬戶之庭極清庭曼

景色怳目遺之宇澄心清魂延靈聖神之聖但
遇飄風汨起塵揚處起動離宮之餘秦森故殿
之殘虎叢薄越林聲陳肯落繁露猶令車迴轍
遲莫不悵化三光應元平崇軒之謂曉寢泉之
委遲故院口口口口今無光秋夕今未央秋心今
易傷四候紛其遲薄獨悲此金方

民詩集卷之二

无

日賦

并序

管成公子安作天竺日賦張潤作觀象

逸作月賦宋王在晉書作雲賦謝靈運

作雪賦而日賦亦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皇者帝太始以光華年日月星澁澁方圓乃華

望泰元之上直而自好之象區廓曠吻之地蓋

迺查察之星衍於茲乎帝肝胎而言曰夫道有

昏明而時有冥朝太極無色兩儀不昭懸宵突

乎九閼發變魁而任跳同泉遠遊游光森森其

阪靖質集卷之二

手

若矣民德之惘於下也燭龍銜輝若華吐榮餘

光奇耀炯炯親故忽恍而彷彿辛駿驟而瞬

冥陰正六服之大昭群相與乎駟駟之庭於茲

千乃稟天精鍊錘陽火合輝輝以矯屈駟鳥

輝輝而軒踈義和越軼於三道靈嶠始矚而騰

倚跨千里而作規萬形俯而下踴負九苞之亨

臣獨八荒之紆迂查不得其緒結之旨左未神

季而晃超爾其景貴之紀宗展群昭於外炯

昭明天光赫赤赤乎展仁直明炯其象也之

所許金桓望景以韜映元英基分百區精長酒
踐躐而暮色熾火殲伏而不賜毫采於是失其
暗曜隨候爲之蔽其夜光煥曾巖而熒炳晃幽
都之焜熿燼翼翼而精精又玄玄以煌煌侈綺
綺之並燦羌不可乎殫名寔盱目而整視離婁
瞢瞢以晝精亮側僮而睥睨乃太紀之大綱於
是乎審其道道察其數退則乃浴成池以拂翳
紀扶桑之鮮噉騰淵掃霞若翔若翩流皓散盱
振振聞聞淹曲阿以漸進着翔翺而上征拚正
陳靖齋集
八卷之二
三

01211

次乎昆吾俯中宇而垂窺鴻爐朗之炎燁煇
韓以晶晶鏡萬方以燦耀羌羣煇而莫京遂薄
焉次而西傾張襖襖而還遶悲谷偃蹇以晃藹
女紀追述而昭刷濁虞踟躕以延佇連石并汨
而蕭清底悲泉而偏側度儵忽以不惕煇燁燁
其反景若披雲山暗霽淪滲泥而左執者冥冥
以東逝爾其湯谷正晝或疑闕雲潤兮掃朝暈
豁炎斯曉炫駸駸扶榆遺燁燁兮吳八紘盲九
鑿朝煦乍斯肝兮合枕春兮敷芳綺託吐芬揚

烈光即熙麟閣今段鬱漸裁寔資圖今若豁贈
而怙慈若其方德也其掌陽也爾其告凶也則
乃崇卜之赫精伐五鼓之碩碩駭孔醜惟不
藏意所以承宣謨而周是養也若夫立雀跋
蹤正其黃翔鳥羽旁而表荆墾野煜煜以五色
代陶瞻瞻而弄中閭曹珥珥之例夾臨貫利之
詳或並耀而宵容彰誦危之煌煌若乃靡影廓
宇促旦表疆呂王驅石之圯萊侯不夜之城夸
父籊迅蹤之景陽公遶搗戈之光麟龍奪精而
隄墻賢集

10/1/91

虧魄陽燄象類而揚亢亮詭異而奇依標燦侈
之離章亂日吟隴照晰煩類賊烈昭殷時兮雲
齊雲隴時晒藏焚駟閔兮荏對燁爛燁燁燁
燁燁夷梃兮所燭燄腥炎燁燁燁燁燁燁燁
天矩地凌高湮遂周無極兮瞳眈照肝託宙游
宇周彌億兮

陳靖質居士文集卷之二

陳靖質居士文集卷之三

嘉善陳山毓貴門甫諱

弟龍正發交甫定

賦

北征賦

抄歲嶺今急景載驟汨余北徂今料總轡乎
長路爾乃脂輕車換良辰去故鄉辭宿親僕夫
期而既戒今遂奮袂而就前瞻遠道之須極今
阿榜人之遠巡風濤濤以夕典寒冽冽而朝愈
陳靖質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一

金匱

起攬衣以游目今凝冰洛澤其盈浦維余舟而
不進寒淹留兮水泫爾其煜煜載暉濛濛微釋
石尤潛而弗颺行旅奮而相連遵威夷以漸進
今驚晨昕而接昔於是釋輪舡乘軒輶林吾馬
於河濟兮指句曲以跳躡緬先公之遺烈聯須
臾以徜徉昔樂以今悵今羌謠思而長慕布
政宣條于茲改著靡惡弗除罔好勿聚故麥秀
兩歧室盈五袴余諸人於南園實軹車之故處
想當日之攀號猶彷彿共酸楚明發流以遙逝

金匱

金匱

欽不仁之嚴祠豐碑翼其鐫勒今歌述詠之如
垂慨俗敵而偽典寡取信共多謀偉斯銘之實
錄異僭竊之繁詞信惠訓之融遠今乎百世而
可思揆厥當年政平教共潔齊冬冰澤伴春露
烹鮮維靜御黠罔吐吏弗敢欺民飲其煦故五
載流惠而千秋未沫洵可謂存樹威恩沒雷遺
愛者也顧微躬而自恐懼世澤之我淪謂華高
其可企矧陟降乎厥家雖途遙而力蹟敢日夕
而忘劬勤仰止以須搖兮爰振轡而亟行歷開
陳靖質集卷之三

卷之三

二

金匱

固之喬闢兮夕弭節兮舊京赫高皇之發跡
起蛇變而龍驤奮吳會以颺舉今咸海內而莫
當驅樓船之師干而爭鋒於燕冀譬以走而逐
飛雖迅疾其不至云一言以蔽之按諸今其已
躋允神聖之崛起匪形勢之攸制入闕闕而長
想仰雲闕之渠渠期萬世以作極奄再闕而帝
居伺康皇之無祿迄少帝而靡倖噫天耶
以人乎弗可獲而問諸邇流風而獨寢以予心
之欷歔貞臣見於國危撥淪胥以道范廿九死

其如齊赤十族而未悔諒匹夫之已激今亦

聖皇之過愍興廢曰惟天屬奚譬后夫諸臣信

天命之可誰民好德其不泯禍有酷而非避今

志有抑而逾伸誠應天以從人今開湯網亦何

傷釋夷齊而弗許故姬德之耿光哀天禍之未

悔欲號呼乎彼蒼披圖按牒更僕以數主威愈

烈臣節彌堅前宗已泯後族罔顧成夷戮有暴

寬帝無宇肝腦靡爛妻孥凌侮尋千秋之誅剪

無斯禍之獨厚倘憤達幽明而痛貫今古者也

陳靖質集卷之三

亦有銑述幽蹤銷鋒窟谷被故葛之綏綏讀離

騷而慟哭願光沉以弊絕幾无全夫七族繁蟻

肩於首陽雖非饒其靡惡嗚呼猗與我皇之

厚德也靡幽不賜無寬弗理哀索辜而舍垢長

埋沒於百祀需蕩然以肆恩昭千秋之人紀還

令荒原剩骨曲筆餘痛咸獲歸隴陽春漸汰天

水雪黠點之黠黠揚令聞而不已使志士飲

其氣懦夫作其靡凡率土之人倫咸願竭忠貞

而繼以死者也歷舊內以周覽繫八百之始

其

其

其

其

基嘉中山之不墜惕天威其禮認皇鑒揆茲

忠誠終後祿於弗哀雖丕績之同陞今寔小心

之克誠從安都之偃蹇啓水飾於樂遊列賓僚

以陪位御坐据而恣睢人度量之相越何高下

之無涯謂禍福之同穴今亦靡夷其基胎穀帶

禍之疊繁孰苗裔之茲茲溫風塵之南侵曉宿

將其靡遺簡大師以受服羌懷選而可嗤大內

忽其煙煖獨皇皇乎焉之匪降亂而自天寔珍

瘁之堪悲攬乾坤之長俛心彌久而不悛迺將

陳靖質集卷之三

去此舊都今重低回而前却鬱金陵之王氣繫

天乙之南亳偉後皇之宅中燕鼎奠而求莫

肆載祀其二百繫苞桑而靡惕雖耆老之悲思

願翼翼之永宅聊徘徊而非吾土今曾不可乎

久滯遂發軔以長辭兮絕大江而橫厲天陰曠

其弗賜風騷屑而方情帆搖搖以迅逝波滔滔

而溶溶細小孤之蒼皇撫余心而曾悵騰驚滿

而鼓駭浪兮欣既濟而馳車騁遲遲以歷茲兮

日辭翁之故墟陰晁亭以遐眺兮四馬忽其

其

其

其

其

高與水清，野婦其大，若何。其
未央，戒雞晨以亟征，起蹕踞於心房，與亭亭之
曉月，玄法之朝霜，雖我行之靡寧，今快夕景
之虛明，忽遊目以遠望，矜高由之蕉覓，輒低昂
以升降，今崇嶺盡其巢，繁塗歟，驅而追阮，今馬
遙延而不趨，降平原以遐躬，聊婆娑乎消搖，歷
阡陌之遷延，今指淩梁而騰越，嘉大覲於達人，
渾物我其一照，厲平淮之森森，今曉霧降而霏

陳靖質集卷之三

五

霏紛五兩之填咽，今混蒼茫之晨暉，郊原漸其
分色，今循周行以斐斐，路倭遲而脩阻，今羌致
道，其以馴脫叢木之鬱鬱，云高皇之懿親，周
光迴曉，乳芳纈紛物，罔復而或遺，今澤無遐而
不新，陶與國而久長，永嘉惠之無垠，旦去故
暮就新，今渡洪河以北，焉忘西楚之彭城，赫雄
威之蓋世，固暗隱其鮮終，今別高唐之形勢，討
五戰，以力征，敗東城而遂替，既貴流之泌，討
前哲之至論，由地中而爲行，羌不泯其修短，殆

森防於末葉，誰決河以深川，警衆垣而居水
邊，降其仍然，自禹功之既歇，復湏洞而消，天尋
遺蹤於隨州，覽夏后之上策，焉灑沈以滄災，宜
利導而不迴，地端悍之弗騰，實又安之，至畫伺
回流於季世，多雍塞以迫連，逮皇代而轉漕

云神京之命脈，宜官之虞，使匪壑溺其皇

惜故增卑以陪薄，允萬世之長冊，亂加流以行

行，今小阜崩其嵒峨，望屯雲於魏祠，肅基漢之

英王，奮斷蛇以發迹，不階一位與尺土，起隆古

陳靖質集卷之三

六

而特起作我，明之先武，昔獵秦之電掃，茲凶

胡其筆，皆重開三光，再造二儀，廓仁風而驅

大威，廓帝王之弘規，仰雄風於清廟，忱瞻謁之

朱旗，驟駭駭以不息，今識齊魯之舊鄉，春道周

以流觀，弔任俠於孟嘗，紛側肩而掉臂，候貴賤

之大常，想高臺與曲池，悟身世之煥涼，迫崦嵫

而猶進，今驚乎緜叢之野，襲秦儀以作程，傳臚

句而魚雅，偷一切以苟且，遺禮樂之烈禍，高魯

國之兩生，云百年而後可，信斯言其有徵，彼控

重之天下解法度而裂冠裳竟數世具

聖哲之通論謂益損之大備與文武

成康而徐漬德教積而民氣和度制於焉既致

豈肇建之朝廷必君臣之無次撰余轡而遂但

今涉滕封以盤桓效法規於井牧伊百王之民

天原隰酌响川洽以早汪潦洩汙萊靡患戾

交姬而治漫底秦缺而遂湮阡陌開而溝洫滅

今遍中土其蹊焉曼目極乎千里惟灌莽之芊

芊蕪地利於西北踞民力乎東南尋與滅於姬

贏繁今古之富貧謂斯制其勿可復自達人而

已然噫溝洫之大利洵王政之攸先惟宇宙之

無窮孰民生之終瘝倘後聖其有作寧斯言之

可捐軼群岫之表我今宿崇祠之綢繆叢栢九

九廣庭殖殖瞻遺像以載悚儼泰山之崩劣展

聖哲之誕生亦三遷之遺則罔弗教而或成今

諒彌高其可陟騰言流頤慨焉以歎璋一匡之

奇畧獲叔牙而彈冠荷蟠木之容不先而夜光

之劍以按欵堂阜之孤四直齊市之餘酣故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之五

普通人致感知已幸方生我以同德詠悅已而

相死彼尾湛而肘漬痛外阪之徒倚無下車之

攀哭長負棘而已矣徃古來今傑人俊士蠅穴

窟巷沉淪俗鄙懷琬琰而就煨塵又何可以勝

紀也感余腸以九週長太息其未已陟降信宿

迄于東阿停余車兮弗前等故老而咨嗟嗚呼

我生逢茲百罹九常陽而騎蹇積三祀其存嗟

痛腸風之吸習殫九穀而槁枯更帝降之蜩螻

狀僂僂其屢化初乃穿地俄遂蔽天狀若嚴雪

陳疇質集不卷之三

聲似風翻哀木葉與青草方萎絕而就瘞復一

朝以同盡惟乾飯之充咽信天地之不仁勸民

生之多艱暴骨紛其如莽迥千里而無烟皇

澍澤之汪濊餘子遺以苟全撫痛定而長思涕

霑袂之漣漣毒天命之不純今筭人事之多闕

愁奉軼以下泊賸田功之日滅漫漫神臯無穢

不治亦有流泉送送爲冷潦財涸日洪流滂溷

霽未匝旬千里赤地

雨時俱害今之山東
以北皆然真可嘆也

士之隄區今鴻齒其不啻我公私以皆弊愴斯

人之長頸歲靡靡而遂暮兮心悠悠以會懷客
但物以興感兮寧宿律而增悲聊彈節以稅駕
兮馬蹏蹏而徘徊行行其已久豔處處之方
華由國都而三兮是須臾乎遊虞孰客子之可
淹兮並河兮向車既踴躍以忻適兮還低回
以念除流風於高唐訪故道乎馬頰考玄圭
之底績灑九派而致深涼大壑以爲宅莫滿悼
之制則何李世之壅防束一徑而迫情幾哲人
其復起遵無事之遺業車載輕以載軒今至德
臨時贊集卷之三

卷之三

九

州而瞻睽哦矜懷之九江莅戎車而燁燁遠天
時以自斃羌鼠首而宵奔兵食捐而資敵猶資
白金及上尊惟將相之弗擇兮遂蕩覆乎乾坤
獨壹鬱其誰語兮問下帷之蕪野黜百家以大
一統續離析之遺緒恥希世而從諛庶戶庭其
無咎相驕王於兩國逐飄翔而高舉信潛心乎
大業矯漢儒以稱首日曉曉其將暮兮過細柳
之嚴營森長戟與勁弩天子至而猶聞戒萬乘
以馳驅漢警蹕之無聲刺吳淞之發難任緩急

五升

對事公

以專征走昌邑而漢壁守便宜而不
井交而醜類仍平苟帝重之不計營壁門之方
堂當將軍之長挫而群臣之皆驚故以拒捍之
律界以不敬之用則真將軍之威
之功安成哉是時玄冬告謝獻
凜層冰未淪朔風舞而夕勁寒條條其猶瘳愁
雲始同素霰俄繁塗淖溺而阻敗今車陷滯而
騁蟬渺道左之巨浸杳陵鵠其胚渾瞻萬頃而
同縞兮聊遊目而遶魂冒岨險以永懷隋燕丹
臨時贊集卷之三

卷之三

十

之弱國侈秦欲之無窮臣海內而後極撫易水
以識亡僭弗能今曠日恫計盡其無俚試匕首
於不測壯士去兮不還九百斬其血食批逆鱗
以逐亡君子目之曰賊聊弘古以舒意究此日
之時勢值六王之將畢而四海之已德隱智勇
其偕困嗟攻守而俱弊假臂亢之陰謀不發而
甘棠之遺祉亦難俾聖哲而待壽何由因禍而
轉敗塗爾近而意迫今殫宵旦以前驅蹇馬瘠
而僕痛乃遂入於皇都於時歲事來辟赤烏群

黜舊章是奉皇心孔慎磨礪以須
疆之臣將有事乎小醜順天威而行誅撫順
之舍寇雪清河之剽屠皇赫斯怒匪舒匪林
百辟卿士奔走厥職鮭米山盈薪茭阜富寬旌
雲舒霜戈林植萃四方之奔命紛騰馳其不億
壯勤王之諸師咸嗷嗷而自力勇夫捐其脰智
士披其臆舉必萬全慮無一忒爾乃脂戎輅舞
飛燕千乘呈流萬夫彪競偉閭外之受鉞請一
奮而上報諒匪朝其伊夕震雷霆之淵赦師
陳靖質集卷之三

宜力之臣穆穆運籌之良決策而灑虜目中投
命而猛氣莫當茲以殲群醜梟名王猶舉崐
崙壓小卵決滄海濯殘燹守歲月則魚爛土崩
接鋒刃則鹿走鳥驚何難埽封狐殪元鯨通冠
立殄而郊壘旋平諒剏定之元功俄成之于不
日達矣愚陋安知得失唯應觀厥大成藉茲永
遐蹈足榮街之懸拭目史官之筆

懷古策今言情寫景無不扶微造妙賈生賦
意班張賦材于雲賦筆歷百世而兼數子之

長其精神流動處如陶朱公百貨具陳通融
出入人不可測卽未敢匹三閭騷騷乎宋玉
相如之儔矣

貞婦賦 并序

賦者爲姚母文作也姚母今翰林檢討希近汝也少歸姚年二十二而姚卒子甫十月少嬰病危矣而題勉竟稱未亡人孝事姑善撫成其子翰林常稱曰希孟之得友今日母力也母之父曰元發世肖明于義勵其女以節烈事無拍舟不諒之憾云既三十餘年母得旌與其八世祖姑黃齊烈

夫何黃鵠之離倚兮獨宛頸以悲吟丁天命之限圻貞集卷之三

不純兮亮匪石之貞心芳非菲而是祇兮禱歷

茲以惜惜輝輝孤雛就其六翮兮窮天路而高

翬謹身頽而聲流兮焉比德于衆禽惟顧媛之

懿烈兮靈根蕃滋於華系何性命之淑靈兮荒

四教其夙晰憲窈窕與德象兮敦女師之典戒

柔春仁以爲悅兮凜秋霜以爲佩迨良辰以有

行兮爰奉嬪於洪族循婉婉其靡愆兮咏詩人

之宜家比琴瑟之謚觀兮踰蕙蘭之芳馥成說

且日於宜言兮恨百歲之猶促不得借老憾也

曾泉之上登兮陽泉泉其夫其夫其夫

今曜雪皚而冥冥每天造之不惠兮哀我辰之

不令拳重旻而靡顧兮踰重地其無正本同病

以相憐兮恨余衆之弗恤苟分身之可代兮信

含笑以長眠撫稚子以未識兮塞獨選此窮禍

偷視息其奚聊兮赴九死而自慄雖殺身之靡

賁兮薦棺槨其心寫老低回而不忍兮孤旅宛

轉於虛座洵情輕而義重兮寤殺身之么磨死事易燕

固有泰山與鴻毛兮賜九過而後剿孤難貞臣

東靖賢集卷之三

貞婦千載其情猶不足已其情猶不足已

死者誰知之况臨死不歸何事王姑爲貞臣

故寫貞婦期百歲于唐風兮意悠悠以自畢然

之心如見期百歲于唐風

邵勉以自存兮哀哀愁瘁而欲絕上懸弔于仁

姑兮下寄命於弱子終弱子之無知兮被哀裳

之促促量進拜於筵几兮夕手調平薑橘極視

聽其宋謚兮空神靈之彷彿昔中河之矢靡地

今歎母氏之聖也彼荏靡之純潔兮達達剿耶

靡軀以自矜候晴志之不達兮亦既頭而後濟

有仁孝之孔諒兮有仁孝之孔諒

說今悲與幸其相傳書志之辨和或也也。姚母有文翁為之父，素懷見諱，不幸中之幸也。忠臣抗節，殺身則不慮，是成仁之際，女子當蹈其難，丈夫多履憂恩於重泉，今祇曰心於尊，其其易何哉？
章泰共養以左右，今童婦適其是常，惻南陔之靡，悲兮。先子不遠其親故以養，固常即過，若官不受錢，婦來供子職，孝之意，窮難不惜死，義亦當此，故子身以什有今，曷匪情之可忘，潛靈還其永違，今觀潛處，此空推德，冬夜之若歲，今懷夏日之長，曠終慘惻，而懷愴，紛縣日月，而推移，莫焉心之。
夫夷，懷沈寃，其誰訴？今撫嗣子以爲伴，憐弱質之惺惺，今吞避閔，其孔疚，心惴惴以恍恍，今恐禍殃之有再，幾潛靈其若祐，今幸天禍之可悔，謂有立其聊慰，今逮遂長其彌甚，婦人倚賴在，夫更室成，幽盡婦人之情，尤當寡子幼，恐難養，二九貞靜，有識者之情，懼有慈而無，今曰式穀之不任，恩三徙之成德，今心以修，其形容，羌始孩以歷茲，今若望夫一吟，其計則度日如年，統計則十年，聊憐之，思其不能自寫者，皆代寫之，之勞煩，今亦慈教之孔彰，母以勉，今于以成。

以葬，今德乃昌，節既著，今行明，崇貞風，今激於千黃，燒兮有光，羌賸以嗣，敬兮悅後，先以相，
日無非，僕式，門則亦淑其時，與子偕老，受天之祺，絲泉繼紆，當職是尸，不有寔道，孰振芳規，天步匪忱，我生艱奇，爰類婦烈，載弘母儀，匪直母儀，惟父與師，事姑則兼爲子教子則兼父與師始信貞婦之生真難于死真勝艱乃集矣，嫩亦倅之，荷與顧人內德之英，天膏其時，而豐其船，朗識激水，峻節凝冰，身則完德，子乃令名，志與日苦行，與年伉，神之綏之介福，無疆。
昔爲貞婦，今稱貞母，乃嗣若弟，並清，然亦得茲文，以增光。

傷大賦

傷大賦以多悲兮，年夭傷而不長。物有往而必
復兮，獨一死之終窮。溢行行其不歸兮，惘幼質
之未央。何生年之幾幾兮，羌倏忽其不將。今長
夜之靡曉兮，與終三無寧將天命之不可爲。
今亦維余之三中野之棄捐兮，終不返乎
故宮。包玄慮以重閨兮，隱芳桂之未揚。芳非
而欲救兮，毒春風之飄颻。四傷于五評以玉
色兮，孰謂亂歲而惟殃。惟厥瘼之初間兮，謂常

陳詩集卷之三

七

疾而弗創，既有加以日革。今獨悼恍以徬徨，粲
漳濱之臥病兮，憫有聞而不詳。意低回以顛懷，
兮心搖悅以永望。誓計聞之適章兮，橫吾涕之
盈眶。擊三騁而欲駕兮，疑江漢之無梁。神煩懣
而不怡兮，魂惆悵而有亡。冀營魂之一覲兮，宵
夢寐之芒芒。羌再旬而竭歸兮，余以訊其故。痛
殍死以欲絕兮，呼懿親而獨屢。視奄奄其既瞑
兮，聞哀呼而猶顧。汨兮弗甯，漸兮長派。叫號噓
噴，寂兮永淪。對匡林而竊歎兮，抱壹鬱其誰訴。

周徘徊以求索兮，欲瞥見而無遷。慘相視而
語兮，涕滂沱而至暮。亂曰：奄忽長辭，隕幼齡兮。
一往不還，憐獨伶兮。方時困劇，目眈眈兮。呼母
呼姊，弟若兄兮。爰洎乳母，連連其聲兮。情態嫵
媛，音營諱兮。我同其狀，哀增秋兮。東門之言，洵
欺余兮。夷甫鍾情，我所同兮。摛文有極，思無終
兮。爰賡招魂之辭，辭曰：青陽騁轡兮，百謁滋榮。
子獨何爲兮，以徂征。去昭昭兮，就冥冥。辨故宇
兮，卽玄扃。詎微骸兮，掩以塋。原野驚莽兮，非余
陳詩集卷之三

八

宅樹木懷棲兮，草葦尊悲風。颺颺兮，集其阪。夜
螢燐兮，晝氛祲。春以鳥哀兮，秋蟲以吟。蟻穴爾
骸兮，雨蝕爾盧。嗟弱質兮，哀其焉居。惟室中
兮，安以寧。吾恃吾怙兮，群族吾庭。笑吾意兮，啼
吾情。冤兮，歸休無膏遠。

文情與悼李夫人賦頗頗彼憂愁而此天性
讀者自辨

哭歌七首哭子

抱我掩窓臥。默默苦呻吟。忽聞稚子喪。投海而
靈。種。

其二

爾遊我不訣。爾秘我不視。已作一朝別。千秋不
相值。

其三

奄忽晨復夕。室中不可留。欲稅旣以訖。相送出
荒丘。何時復來遊。

阮研賢集

卷之三

十一

其四

伏枕不能眠。月明疑天曙。雞鳴雞露喧。知是儂
兒去。

其五

靈輜過門前。作勢已復顧。伏枕揮涕送。榜人爲
詎前。知我心獨憐。

其六

獨眠不可堪。起坐聊自寬。徒倚顧前庭。看花重
垂淚。

其七

詩事已畢。乳母復我云。應答惟有淚。痛甚更
無言。

兄好作賦。罕爲詩歌。獨第三姪天亡。欲令善
書者寫哀詞。以志感特作短篇。以便徵書情。
悽調古。乃知吾兄不作詩。猶于辭不作賦。性
不嗜耳。非力不能也。

阮研賢集

卷之三

十二

陳靖質居士文集卷之四

嘉善陳山毓其聞甫誤

弟龍正發交甫定

史論

伊尹放太甲

伊尹未嘗廢君也傳曰思其反也思其復也未有不顧其後而浸爲之者也使太甲不悔過不遷艾伊尹將終廢之耶故伊尹遷太甲于桐亦如後世廢墓之爲耳未嘗廢也未嘗復也

孟子曰有尹之志則可只是論理此似更推

得其情實

文王伐崇

方希直論伐崇似以爲崇侯無譖文王事是不然聖人心無遠莫崇侯助紂爲虐君民交被其毒文王顧安得以其嘗譖已而避嫌不之伐哉然則文王之于崇嘗譖已亦伐未嘗譖已亦伐特文王伐之之心不以其譖已云耳故希直謂文王不以崇之譖也而伐之是也其謂崇未嘗譖文王非也

朱子說文王是懲殷手段人宜非希直所解

陳靖質集卷之四

二

商鞅開阡陌

商君爲秦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國以富強，卒兼天下。君子曰：此秦一時之利，而萬世之所以常困也。夫唐虞以來，大都都冀方，其時不聞輸米粟于他方以供京師者也。何也？其土之所出足以供其人也。夫同此土也，昔何以饒而何今日河南山東之地，天澤一歲不敷，輒苦饑也。則昔不苦旱，而今平原榛莽，日苦旱，故也。則溝洫之利廢也。周制無論卽以愚所目睹者言之，句曲

陳疇實集

卷之四

三

多山無川，土大槩高仰，而今率水橋也。其地多古溝洫，意隨其高下，各爲汙豬，爲隄防，故不苦旱也。不然，則句曲卽惟北方之害矣。今西北之地，何以不做溝洫而行之，而必漕江南之粟，歲千萬石，不使東南之民力重困乎？夫漢以前，不聞漕也。漢始有漕，自唐以後，日益增，至今日而極矣。使今不漕，不知西北之民以何糊口也。夫何故？則漢以前之阡陌不廢，而漢以後之阡陌廢也。然則商鞅開阡陌，秦卽宜惟其害矣。何以

更富曰：想當時鞅亦釋其阡陌之可開者開之，而溝洫不盡廢也。周之制，十夫有溝，百夫有洫，萬夫有川，川有路，商鞅以爲此曠土可耕也。但取其足以資灌溉而已。若盡廢而仰之天澤，鞅惡不至此也。夫古何以川洫必廣，漢如此，曰：西北土善崩，風沙常蔽天，不如此，不見以資灌溉也。商鞅以苟且目前之見，而壞聖人萬世之制，萬世所以日困日窮也。故爲復古之言者曰：不井田，不肉刑，不封建，天下不可治也。夫肉刑封建，愚不敢知也。井田不可不復也。非復井田也，復溝洫也。非復之于江南之澤國，而復之于西北機無萊莽之區也。

陳疇實集

卷之四

四

意王復古却有通融之法，在付度商鞅得其肺腑

呂氏

高帝崩孝惠弱呂氏專權陳平爲營身計呂氏權益起惠帝崩而呂氏以他人子爲嗣產祿據南北軍當時呂氏之不爲武壘者偶耳使太后欲爲之誰得禦之至齊王兵起而呂氏猶得使灌嬰將而西灌嬰初不知有順逆之分也齊王說之然後悟當時呂氏之權可知也然則娥姁未死使平勃稍爲梗呂氏誅之易易耳即不誅而若王陵之廢棄不得用事更姓改物夫誰禁之呂氏即死而使產祿輩稍有知權南北軍爲亂京師誰有敵之者獨恃外之諸侯耳外兵入而不勝無論即勝而當時之塗炭不知何如然則呂氏欲爲武壘亦無如之何產祿能爲武三思等亦無如之何原其失在惠帝之初立也帝崩王也使平等皆爲陵則可以強王而弱后后之勢平勃諸臣實奉之令不奉之而天子之權自歸惠帝母后不得與焉而況產祿乎既已奉之則後難爲矣後之誅諸呂迎孝文皆天也非

漢人語

平等有必然之筭也祿產之在當日亦物極而反爾天下之事聽其自極則極之時其受禍者必深聽其自反則反亦倖成而不可必得夫天運循環正所謂必然者也然自天視之爲必然而自人視之從無必得之筭爲天下而一聽之天又何貴於爲天下哉

前半論呂氏適古後半論平勃條暢

東坡全集

卷之四

六

雷侯

雷侯朱子所首稱殊絕人也。愚曰：雷侯得黃老之精而巧用之，以爲純臣則未也。凡用黃老者，必不肯爲犯手之事，不肯言力爭之言，事機已及，主心已動，然後片言轉之，其追項王此道也。其定太子此道也。其封功臣此道也。其謂高帝曰：此相聚謀反耳。夫高帝猜疑功臣，良非不知之以爲以此激之，而後帝心可動，已之言可行，雍齒可封，請功可錄，噫，雍齒封而帝之錫韓彭，

東坡全集卷之四

一

可與東坡雷侯論參看

崔寔政論

崔氏洵一時救弊之論，而司馬公折中之以左氏寬猛相濟之言，信斯言也。必上弛下慢，而後峻法始承。滿道人不聊生，而與之以蕩滌，或是何異夫山焦泉竭，而後澆潤也。且更繼之以清霽，平地陸沉，而後旭日也。且更續之以亢陽，故左氏之言人鮮得其解也。何以解之？左氏自解之矣。其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施之以寬也。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糾之以猛也。此其解也。何以

東坡全集

卷之四

八

言之一事也。此無罪而刑不加焉，所謂之寬矣。彼有罪也，刑無赦，所謂之猛矣。如慮其慢也，釋無罪，亦慮其慢也。慮其殘也，刑有罪，而亦慮其殘乎哉？夫相濟之云，所謂和也。卽獻可替否之說也。本可也，而故祭之以否，本否也，而故祭之以可，不期于是，顧期于非乎？故左氏之言寬猛也，猶夫吏畏民懷之云也。有謂畏威矣，當稍縱之，作奸而不禁，懷惠矣，當稍束之以嚴刑峻制者，乎？武侯之治蜀也，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而

人稱其刑如手自犯之罪可殺糾之以猛之謂
矣或曰不曰平世用中世亂世用重典乎曰固
也平世人可爲善犯罪者鮮斯謂之中亂世人
不知法齊之謂也斯謂之重綜其實皆當然耳
當然之寬然當然之猛無殘故善說政者其
如詩善說詩者莫如左氏詩又曰不侮寡寡不
畏強禦而終之曰柔嘉和之謂也不侮之云寬
也不畏之云猛也與寡寡以寬而糾之以猛與
強禦以猛而施之以寬非詩旨也非左氏旨也

陳情集卷之四

九

故不以左氏之言解左氏終不得其解也

說寬猛相濟根據左氏不煩旁証見確而理
明筆下只是一翻一覆正如恬波靜浪

曹操劉裕

自古力可以一天下而不欲一天下者二人操
也裕也其不欲一天下誠不欲也何則急于篡
也操之時其爲敵者孫劉耳然仲謀無昭烈亦
不能獨成操之下荊州也其急追昭烈而犯兵
家忌者非暗兵也昭烈是時方未有所立足一
日一夜及于當陽而昭烈惟有棄妻子走耳故
操之追昭烈是也其欲以虛聲下孫氏而淹留
自斃非也當是時孫劉追而心合二雄心合則
難圖夫緩之而可以取之者操取諸葛之故智
也何獨于此而昧之至昭烈之下蜀劉曄所謂
得蜀日淺蜀人未附諒矣不于一日數十驚之
時乘其未定而乃以得龐望蜀爲解何也故其
始之亟取江東催孫劉之梗其篡也后之不復
有意于蜀也謂吾篡已成而孫劉不足爲吾梗
也裕入關時中原之強者莫如魏而崔浩謂其
主曰諸將用兵皆非裕敵吾若遏其上流裕必
忿而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其備備于裕者何

如乃以十三歲小兒委之而去故夏土買德
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欲
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噫豈獨中原
卽關中亦非其所蓄意也何也其入關中非欲
關中也以立威而服其國人其棄關中也謂吾
爭已足而不須關中也以爲卽盡得中原是晉
氏之中原耳篡而有之東南則劉氏物也事不
成雖天下之大吾秋毫無有焉夫人故重視其
所有則雖一隅勝于天下此裕之情也與操同
其才智亦與操同情誠能一之而不欲也急于
篡也

陳書

卷之四

十一

二人真千古奇才蓋唐太宗之流亞也使操
以天下還漢裕以天下還晉則與汾陽同稱
純臣而才智過之遠矣操之子孫先滅於孫
劉而裕亦再傳而絕較純臣之長世鴻名有
果孰爲得哉

昭烈不取劉琮

曹操下荊州或謂昭烈攻琮荊州可有也而昭
烈不肯遂過許表墓涕泣而去昔人曰此終濟
大業之本也審爾何以取劉璋也且是時取荊
州于操耳非取之表也剪賊之所得而可資以
滅賊何勝算如之顧以小不忍撓大計哉蓋是
時昭烈能得荊州而不能守也操乘舉紹之勢
以向荊州操之勢成矣荊州之人心搖矣勢成
則非新人之州所得抗人心搖則亦未能附新
主以與操抗昭烈恥其情見而示弱于操也故
曰吾不負劉荊州云爾夫其取益州也有內王
矣而又厚樹恩德以收衆心而據涪據維會荊
州之師以入成都然則操威漢中而蜀人之驚
已甚使操從劉辟計提兵急西蜀未可保而况
大敵臨境舊帥納款而倉皇所入臣王不相習
之荊州乎然則許表涕泣情威三軍僞與非僞
也蓋痛表付託之非人面以其州臣賊也故世
稱昭烈之不取琮也新昭烈之取璋也皆不計

子將勢者也。說者或以取璋罪武侯，或以謀出
麗統為武侯解，或更以劉焉素有不臣之迹，皆
非也。陸中言之矣。曰：荊州用武之國也。而其主
不能守，益州天府之土，而劉璋剛弱。殆天所以
資將軍，非茫四海，窺身無地計，獨有二州耳。即
微不臣之迹，容已干取乎？故武侯第曰：闇弱而
昭烈亦未嘗聲璋之罪，以命師也。且表于焉何
庸愈也？故昭烈之不取琮而取璋也，時勢寔然。
又何稱焉？又何病焉？

陳靖實集卷之四

主

昭烈雖崇信義，娶與伊尹孔子心事稍殊。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興復漢室，昭烈為之。
孔明亦贊成之矣。取璋不取琮，皆因時勢原
無兩心，使其君臣復生，當謂知已。

武侯

武侯王佐才也。其用兵則節制之師也。夫兵無
常形，勝無常處，呼吸變化，如無矩矱。此韓白之
兵，動有法度，變莫豫定，勝不可禦，敗不可追。此
武侯之兵，街亭敗績，其知人失也。而亦其節制
然也。自古兩陣之間，轉弱為強，因敗為勝者，無
數。而一敗而不可復戰，其節制然也。故漢王可
以馳入信壁而奪其軍，而一楊儀奉節度以退
師，且使司馬懿望塵而遁，其節制然也。夫兵多
危道，其以危取勝，非危也。正其萬全也。知其無
備而乘之，既知矣。又何慮其備？知其危道之可
以萬全，此萬全也。猶慮其備也，猶以為危也。其
節制然也。故魏延潼關之策，武侯終其身不欲
用，不獨用兵也。其戮馬謖，猶是也。其曰孫武之
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猶是也。其治
國亦猶是也。其循名責實，庶事情練，猶是也。其
躬校簿書，流汗終日，猶是也。故善楊顯之言而
不能用，其節制然也。

陳靖實集卷之四

十四

武侯尚節制即以極變化者過之亦無所施
武侯收變化丁節制非僅有其節制而不能
變化也如王良千載神御但日範我馳驅

晉司馬氏

司馬之禍咎由八王說者以爲懲曹氏之孤立
而危大封諸王而不制故有尾大不掉之患綜
其不然晉武非能懲曹氏者也懲曹氏則無
八王之禍矣曹氏之敗疑同姓也夫國家其
疑每未必致亂而亂恒生于其所不疑其疑所
集其防之必周而其所不疑任之必固晉武果
能懲曹氏與儲君不肯顧輔無人不予齊王攸
付託而誰託也夫置親重臣于朝廷與置親重

臣于方鎮其得力孰大果任宗室與宜置之朝
廷也果疑與不宜委以方鎮與以重兵也晉武
以爲置之方鎮緩急可倚不置之朝廷則身後
無慮孰知其爲身後慮者正所以貽儲嗣之禍
而緩急可倚者遠以生災也齊王可任則疑之
八王非才則任之疑其所不當疑而任其所不
可任此所以亂也且曹氏之亂以孤立明德重
皇如齊王攸而朝廷不能容當時內庭獨一恩
駭之惠帝妒悍之賈氏可謂孤立之極矣晉之

亡正踵曹魏之故轍而亡非微曹魏而亡也然
晉猶垂祚百餘魏則六世而滅何與曰晉有現
遂佩安輩竭力匡扶其際而魏則自三公以迄
長吏虛無人焉晉則劉石諸胡競肆變夷病在
手足魏則懿師昭炎接踵而起病在腹心此其
遲速之判也而歸于亡則同嗚呼戒哉
情事實然不是翻前人案

陳靖質集

卷之四

七

南北論

古吳夫差越句踐嘗以南國之師一再與中國
抗而荆楚之強卒不能勝秦而為秦滅嗣是漢
以蜀取楚晉取吳而以生子如孫仲謀之雄竟
不能越濡須一步又嗣是晉一失中原而不可
復取劉裕嘗一入關不旋踵而失梁三作淮堰
僅得壽陽隨取陳宋藝祖取江南猶夫晉之取
吳也靖康一失卒與晉同于是說者堅曰西北
可以併東南東南不可以得西北我 高皇獨
陳靖質集 卷之四 太
以吳奮業復久溺燕雲等州作事則始東南收
功併及西北何與曰氣有勁衰也敵有堅取也
而總曰存乎其人之氣取天下如朝復天下
如晝操裕之急暴而失于混一也以朝為晝惟
光武恢復舊業能以晝為朝若晉宋則自西北
奔東南氣先餒矣故一夫不可復收 高皇徒
步起東南師旅日整政事日修以安海內為心
非如羣雄得一隅而遽滿也晉宋乘情而高
皇乘銳情者日退銳者日進自然之理也其不

同一也。淵曜、勒、虎、拓跋、魏皆漢根，固帶以中原。
爲窟穴，而蒙古春去秋來，視中原若行宮耳。仲
謀所值者，操、晉則勒、虎、裕則魏、太武而高皇。
則順帝也。敵之堅瑕相去又遠也。且高皇德
越漢高而將如中山王等，誼過韓彭，臣王相得
遂，腥羶而懷華夏，何南北之足云。語云王者不
擇地而興，又曰安在無土不王。夫知魚土之能
王者，愈知不擇地矣。

總由人才不同，是大頭腦取天下與復天下

陳靖質集卷之四

九

又不同于古未發

李泌

鄴侯好神仙，世多輕之。又見諸侯多以微言悟
主，而鄴侯苦口力爭，遂以爲劣，不知鄴侯王佐
才也。其苦口力爭而后得之，則所遇之主然也。
何以言之？曰：唐之衰也，方鎮盛而天子之兵弱
也。肅宗以使之也，從鄴侯之言，必無藩鎮從
鄴侯之言，必復府兵北伐之謀。鄴侯請先取范
陽，以傾賊之巢穴。二年而天下定矣。肅宗不能
待，而先取二都。鄴侯所謂平賊真平也。肅宗所
謂收復是取其寶而棄其門，精旋收旋失者也。
是藩鎮之權與也。府兵之復行之，已有緒矣。而
王無違歎，竟以中廢，非鄴侯責也。自古談鄴侯
者，以定太子爲首功，不知其大者乃在取范陽。
復府兵一事，是經畫之遠者也。數百年治安之
策也。何謂不如？謂戾哉。爾戾所遇者高祖，泌所
遇者肅宗。代德宗以三宗之偏聞，問鄴侯言，無不
豁然開悟。其開悟之，則鄴侯力也。其終不能行
則其主自闇也。鄴侯何尤。

陳靖質集卷之四

十

卓識得鄰族之奧

原靖質集 卷之四

三

宋都汴

藝祖欲都長安而太宗托於在德不在險遂定都汴。管子曰宋之弱于夷狄于此決矣。夫宋周變時運之迹者也不以武定天下固已無赫然之勢是以併夷狄又不都形勢以臨宇內其不為夷狄所輕者幾希且堯舜以來未有都汴者也汴四午之地也太宗固庸昧人非若藝祖之神武也故藝祖曰不出百年民力其殫乎可謂有遠識矣。厥後從臨安逃閩逃廣皆都汴之所陳靖質集 卷之四

三

邑一証可謂遠順

王安石新法

宋之衰荆公爲之也。而不盡由荆公諸儒之言。成之。夫人君惟可與有爲者貴耳。若仁宗不足有爲者也。神宗則真大有爲者也。安石之合神宗意者有二。曰富國。曰強兵。諸儒之言曰。國不可富。兵不可強。所以萬議萬不合。而卒貽國患也。夫富國豈聚斂強兵。豈黷武也哉。諸儒之言曰。財利君子所不道。而願神宗口不言兵。是何言也。財利君子所不邊。生財之道。何以著之。大

陳靖實集卷之四

重

學也。靖康之末。城下盟。而大敵退。上下恬然。遂置邊事于不問。可謂口不言兵。可得口不言兵之效矣。宋自太宗復和遼和夏。國勢弱。國川細。靖康之禍成矣。而且當仁宗休養生息之後。可以興作。不于此時舉其廢者修之。壞者更之。復何待哉。又曰。二十年不言邊功。夫二十年不言邊功。可也。二十年不問邊敗。可乎。且宋所謂邊非如漢武之好大而鑿空也。自有之疆。固胥而淪于戎狄。以爲宜復耶。不宜復耶。南渡之後。何

以言恢復者爲。君子言和者爲。小人土地日以削。邊民日以虜殺。而俱置之罔聞。何也。其于財亦猶是也。且因循與安靜又不同。前法已備。我應守之。如所謂較若畫一云耳。若法已壞矣。而苟且徼幸。偷安歲月。固有桃之詩所爲作也。故當時與安石辯者。不當曰財不可理。而曰理財者宜何如。不當曰兵不可強。而當曰兵何如。而斥可強也。平其心。和其氣。以振真仁之衰。而消靖康之禍。斯王佐事也。或曰。富強非正心誠意

陳靖實集卷之四

三言

之學也。曰。心正矣。意誠矣。將遂不理財。不治兵。而天下可爲哉。且誠欲理財治兵也。無本可乎。斯道德合一者也。伯淳曰。我輩有以激成之。謂安石用富強偏而開安石者以不用富強偏也。論國勢論安石與開安石者之弊。無不抉體

李綱

王弁州之言曰伯紀之請誅張邦昌非策也宋之有天下久矣其于君臣之義非有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何也子曰不然綱之請誅邦昌也而平之方也其行以明君臣之義寔以決和戰之策也大邦昌者女真所立也高宗誰所立以爲邦昌立耶以爲邦昌立則必奉邦昌故邦昌不誅則必和女真高宗欲崇邦昌以王魯而日使金人有辭高宗之意以爲已之立是邦昌請而立之而非已自立也伯紀之意欲使帝若起而誅邦昌而自立者也起而誅女真所立之邦昌而自立則帝之立非金人意帝之立非金意則不得不與金爲敵與金爲敵則欲和而不可得矣建炎之君臣皆婦人也皆踵靖康之故轍者也異日罷李綱以謝金人而目劉豫爲大齊非卽不欲誅邦昌意耶故綱之首以誅邦昌爲去就是中興之要者也策之得者也弁州又曰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所敢

知大伯紀爲相宗岳爲將藝祖之天下固未嘗失也而又何中興也

弁州以厭理學故力排宋臣雖經綸如伯紀亦吹求之此云誅邦昌以決戰則伯紀固妙于作用而非正誼之庸說矣弁州自不悟伯紀意惜不使弁州聞之

宗澤

自古失天下于戎狄而卒不復者晉司馬氏宋趙氏而其失不同其恢復亦不同晉之失也朝廷亂矣中原沸矣民不思矣而競敵且角立而其根淺祖遜劉琨陶侃桓溫其人皆非光復才也泥水之捷中原有響應機耳至劉裕入關而司馬氏已僅一綫矣靖康之事則不然朝廷亂而其仁之休養生息猶在也其受禍者獨二帝宗室而汴京猶故也詔棄兩河而兩河堅城詔棄三鎮而三鎮不下人心之誣歌思趙氏猶故也粘罕雖才非宗岳敵也故得而不守而委而與之宋氏之故臣猶大石晉之契丹其以中原之民難驅也豈其不欲守耶勢不可也且其下汴特幸而已非策得也故嘗以爲晉之恢復在歷世之后而宋之恢復卽在方失之初且不在朱仙鎮之告捷而在宗澤之守京師當澤之守也朝廷不開發一兵輸斗糧而撫其創痍奔北之餘以與堅敵抗且異日之劇盜巨寇皆聚爲

人勢自

理和書

吾用環京城而居而不敢一爲吾民害澤才何如者以爲汴可守不可守耶河可渡不可渡耶當是時高宗一旋軫舊京而命宗澤爲帥岳飛張所爲之犄角予以驅逐腥膻豈獨藝祖之輔員不矣而雲之堪可一舉收也或曰當時非不委澤以留守也而高宗曰高宗惟不還汴耳其主委舊都而棄之如脫屣然而欲其將帥之成功可得乎且澤之前後建議爲汪黃所抑多矣高宗不還汴卽盡澤才未必成功而況其抑也或曰棄汴之后奔鎮江奔臨安奔浙西奔越州明州且奔海島當時事勢如此豈能固汴曰惟棄汴故耳夫人一口有故委其室家而遁逃奔竄四海無容身之地故居汴則能固而必不能固守其所奔勢也蘇氏謂周失莫甚于東遷夫澤挈其數百年之故都社稷人民以還高宗而傾軛讓而輸之女直君子所以痛恨于建炎之君臣也

正與東坡論東遷同市

張浚

不問
可為
可為

陳靖實集卷之四

三

張浚當孝宗初力王恢復君臣意合銳然為之而卒以無功帝亦遂不言恢復浚亦不復用是以不復用浚故遂不成恢復耶曰非也孝宗之卒不成恢復也則浚之罪也或曰宋之事一失之宗忠簡之汴京得失之岳忠武之朱仙鎮至是無可為矣語曰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凶夫當不可為之時但不為其不可為耳為其可為天下無不可之時矣宋事之不可為浚為之也自符離之役始也或曰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武侯云爾曰紹興之末非蜀漢比也非所謂坐而待亡者也今有二人焉其父為人所殺有一人焉匿其形不見審機違會卒得其人而手刃之謂之不能復讐乎有一人焉不量力不待時一漫嘗之以其身為從而含冤萬世謂之能復讐乎故宋之不可為則浚所以為之者失也孝宗中主也彼見其父之解臣納幣不可忍也又見其奉頭鼠竄而幾不得免也于是乎和議

陳靖實集卷之四

三

之言援于中而未有定王心當未有所定是之不可以小利誘也是不可以小敗沮也我方示之以小利而彼以為大利不可必矣一小敗而彼且以為此大敗媒矣況利未敗而敗已甚耶于是乎孝宗曰戰之不可恃也和之不可失也如此諸將之不足倚以有為也如此則浚之不能堅王心也一失也語曰敗軍之氣沒世不復振而不知勝軍之氣過抑之沮細之使不得勝且必不容其勝亦沒世不復振將士出萬死一生今日得一城明日得一軍而忽以和諂之復捐其力爭之地以予諸其誓一再而將士之氣終索矣將士方勉期決勝以為某日取某城某日抵某地而忽以和諂之使其扼腕姑罷而廢其垂成之功一再而將士之氣終索矣紹興之末正坐此浚當其竭之時而不知振之之術譬其將不習兵兵不習將又將與將爭之習之人使之浪戰則浚之不能振士氣也二失也于是乎王心堅于和于是乎良將廢銳卒盡而宋

事不可爲其不可爲自浚始也其所以爲之者失也浚以前不然也故謂孝宗不卒用魏公而功不成者非也卽卒用魏公功亦不成也敗宋事者浚流其何辭

魏公終身不王和只此一段守正復藉乃嗣

南軒幹蠱遂見稱于大儒得此論正其罪案

且殺曲端親知岳侯神弄而怒令自廢僕宋

最浚後世當國者毋徒以守正自多而失良

才誤人王也

陳靖質集

卷之四

三

元

元起漠北與藏秦同秦自昭襄至始皇一以力征芟夷六國而元滅國四十取夏取金取宋卒不聞德政一也秦以首級計功而元攻城圍邑凡一矢相遺者得卽屠之一也得天下之後征日本征占城征安南諸國蒙恬之役也中外土木紛然阿房驪山也秦定天曆之間沙丘之謀也秦直言是惡而元不置諫官秦斥儒而元亦僅優之于弓秦弗近諸侯人而元亦不以漢人陳靖質集不卷之四
爲相秦取民無藝而元亦任其國人之貪墨積迹惡聲種種相類然秦二世而亡元竟延祚百載何與曰六國之始以戰也其亡亦以戰末自太宗和遼和夏其後一以和爲政而其亡也亦以降以戰故以六國之不敵而百有餘載始皇乃能并冠裳之倫以和故蒙古自朔漠起不數十年而遍環宇盡爲犬羊之域雖以女真之鋒悍而一效宋之故事日割月削以亡故靖康之不敵金也太宗之和爲之也而金之畏蒙古也

則宋以和自誤而又以誤胎金也以戰故社稷
雖漸滅而其民飄忽怒悍之氣歷世猶存故一
夫大呼天下響應以和故其氣愈然正將其爲
管出死力而共其其爲響彼故自元世祖一統
之後天下之人皆以循畏懦而無激揚慷慨之
氣難以狄之治治中國而猶得歷世至變極困
劇而後起大抵天下之大一惟氣之爲而已氣
之振也如春如夏如草木之生雖力加折抑而
且暮之間已萌芽已枝葉氣之衰也如冬奄然
陳靖質集下卷之四

重

藏于地中即如意培植而亦無可如何人之氣
當平世則柔亂世則振宋太宗真宗之世天下
之氣本柔而世主又以柔柔之建炎之初天下
之氣經一變而世主又故逆折之抑遏之使不
得一伸故自光寧以後底至正才而其氣益漸
滅無餘雖用汪立信之分屯文信公之建關其
又何救于亡有天下者當太平日久務有以振
其柔氣甚母今日消日磨爲宋之續也

劉敬倡和字自是時勢童生不恥以高帝翁

尚和親遂視和爲御虜之長策真暗事之陋
儒中華之罪人也和其甚于宋禍莫慘于宋
嗚呼可以鑒矣

陳靖質集下卷之四

清

士樂卷之四

陳靖質居士文集卷之五

嘉善陳山毓貢聞前謨



弟龍正發文甫定

序

賦選序

夫管絃繁而黃鐘闕響下里屬而流徵鬱音豈非易習者舉托而難能者舉避乎炎漢以還篇什遞著馳情古律則姓字連章蓄聲賦頌者才可屈指而思昔人稱賦者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翦斯則摭寫情性聲竭風標競踰於此而能者不作作者不工絕代奇音寂寥嗣響故夫騰譽藝林嘔心篇章者可宣斯與余奧自歸歲載懷迄今以爲已裂未容卽王古人應可商榷手自歷摺靈均而降計若干首竊嘗公其本源窮厥枝餘條流便槩有可敷陳一曰裁夫絃絳殊采而樂屬之色夷洗殊律而同協乎音既由類統難曰異門古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夫詞非已作春秋列國大夫之賦也體出自製

莊晉薦之賦也皆不歌而誦之義也被閱賦體未昌然遵路之謠兩肩之詠厥緒亦萌是賦者權輿於衰周而輝連於風雅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質傳傳云楚賢臣被讒作離騷賦史遷亦云懷沙之賦是則屈子諸什皆賦也而或者目連類此物爲賦謳吟情事爲騷與自何人殊暗厥旨夫騷者憂也又援動也試釋其義是可以爲篇章之一目乎斯蓋由來之蔽也以頌者賦之別目特其類四言詩者分路揚鑣不可一倚耳九章有橘頌子洞洞篇孟曰頌安仁藉田賦書曰頌昭明日賦是其共出一原同歸一致者也既達斯旨則遣詞用心畧無定式巧心妙手彌可抒長二曰軸夫無心出岫奇形成色眾竄怒號宮商自韻斯則象無常本聲無定曲者也若乃方員分形竹木異類是乃萬物各儔難以相干猶五言之不可爲賦序記之不可爲箴銘耳胡爲後世辭人疲精賦頌輒乃前者造規繼者蹈矩互相規倣無復新裁不聞

今日之風雲。卽是昔日之貌。竹柏清響下與蔓
草爭靡。剽竊固是平凡。擬議亦是合轍。正須胸
馳。懸驚不受他人驅策。自我抱玉。無取效肩。此
自漢至今。不可多得。將是有待。豈曰無才。三曰
氣。夫允矧哀吟。總站長。噪率由氣至而鳴。或引
之長也。作者氣一不至。正使玄黃紫爛。亦何足
賞。竊以爲氣厚故不置。氣伸故不住。氣旺故不
衰。氣貴故無迹。作者之氣。正可引讀者之氣而
使不歇。自然行於風雲。穿雲透雨。若乃氣不
至。則使讀之者索然。自盡。聲不能高。而氣不能
揚。夫離騷連篇。豈曰蕪累。九歌半牘。非是促短。
篇或一韻。固自昌達。句或改韻。亦復汪洋。斯則
氣由胸臆。不關篇章者也。他如相如獻弔。駿足
馳阪。勢自千里。而倏然駐足。怒氣有餘。是亦微
達。斯妙者矣。四曰情。夫樂者揮危弦而初未嘔
屑。哀者撫宮音而自然淚灑。故五音之於邑。剽
剽之低回。談者以爲音之感。蓋未矣。古人云。未
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作者要使文生於情。自

然使讀之者情生於文。詠離騷而涕漣。身非遊
澤畔也。誦天問而心激。目非親圖畫也。情感之
也。若夫身無疾痛。強故呻吟。此如當烈風而談
絳綵。御朱明而咏含霜耳。雖可傾身。故不達。使
世辭人。率皆類此。竊以爲胸無鬱結。不必行詞。
中有徘徊。繞御楮墨。自然吐言通真。中情妙達。
五曰神。夫雪均抽辭。江濱岑寂。子虛授毫。意思
蕭散。皆是神思獨徑。不以俗物纏心。故實心萬
代遊神。入於成神。以精神思由密致。故夫管
胸次汲汲人間者。且不能窺情風景。鑽觀樹木。
而況乎語時事。論懷抱哉。若乃平子練思十年。
太沖濡毫一紀。斯佳博取充棟。沒錄圖記。雖云
富才。祇是儲實。非神之謂也。若夫孤旅麗山。黃
鶴高舉。龍門百尺。溪谷會波。斯並辭彩精拔。跌
宕不羣。筆端有神。斯爲其次。若乃含筆磨毫。應
詔成賦。遲速之判也。子虛奔星入軒。宛虹臨檻。
三都稽必。地圖考必。方紀虛實之分也。或模山
範水。字取連形。或清言逸句。悠然天挺。每約之

辨也。或卽目會境象。臆拙心。或蕪累相。仍積維
無序。工拙之殊也。是則目寓斯存。累牘難盡者
也。若乃達斯五祕。運以一心。然後酌古人之賾
真。剪前哲之榛蕪。競短長于片言。校宮商于全
牘。擬仿屈宋。不數張左。下則枚馬。無取清陸。巧
因思澹。奇由情會。許謨定命。雅致願存。楊柳依
依。物色斯貴。靈均非乏。瑰奇長卿。亦是員麗。竊
嘗有志。未見其人云爾。

不是相第百家胸洞。盡古安能有此識。焉此

言

賦集自序

賦者。振拔五言之前。嗣風雅而抽聲。去古未遠。
蔚居變首。故獨秀于衆。製矣。觀其導源性情。比
興互用。六義彰矣。諄復貫珠。千言非贅。情理馨
矣。規撫天地。聲貌萬物。宇宙備矣。體隅常製。句
鮮常式。變化殫矣。四聲靡局。入病匪瑕。宮商縱
矣。範蘇李柏梁之製。兼樂府歌行之區。固知賦
也者。篇章之象。著而誼諳之。黃鍾也。故知近律
而不知古。選者玩汙泥而忘江河者也。知五七
言而不知賦。頌者是弗。炤江之岷山而河之崑
崙也。粵自靈均。案衍年代。作者爭鳴。厥體多變。
若夫以文緯情。用物彰志。雅奧婉至。多風而可
繹。詩人之沉華。楚臣之堂奧也。彼形錯貌。茶應
而極妍。胎于高唐。成于子虛。辭人之綺縠也。標
瀏亮之概。雕藻研奇。比偶爲工。新聲競爽。此又
辭人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大凡賦植于
楚。昌于西京。叢于東都。沿于魏晉。敝于宋。姜朶
于齊梁。迄律賦興。而予遺辭矣。宋理而元雅。又

卷之三

勢論焉當貞元中以昌黎河東之徒之挺出而
韓賦凡淺柳賦稿叙卒不獲浣汗沿下而振麗則
可嘆也固知一代雄譔多專工而不能爲通西京
以上無論如黃初之五言唐之古律擅其一隅
獨標當時昭後世然方員難周脩短不掩故八
代無文唐室無賦矣合酌而統體者其諸國
朝乎先代之譔固非具獨具矣而亦不至竊私
論之文無雄空同弁州者空同併秦漢志述弁
子未能也詩無賡獻吉于麟獻吉累長少陵
于麟貌東西京建安而速肖之遂少陵乎東西
京建安乎賦無右獻吉次概通征省愆纔武九
章次概襲楚八代而竝駕之然李局而不盡變
盧善爲摹而不能自創故曰未至也夫方出于
矩員出于規矩誰者出乎出于方員也方員
以起矣得五人焉曰屈原宋玉枚乘淮南八公
司馬長卿因矩爲方仍規爲員方員亦盡矣
一人曰子雲非擬而發非傍而秀天下之爲方

員者亦匪是出也得二人焉曰荀卿賈誼若夫
沿波爲渝趨風爲靡祖轍合冶者不可勝數也
余命賦于茲幾十祀矣緣方准員因情生文然
詞賦非一時可就也故未能多得蓋試自第之
嘗爲七夕感逝諸篇矣陶越謝陸旁及江鮑是
綺繪之遺也爲愁霖諸章矣品擬江海上海上延枚
揚是閎衍之系也爲重離騷九辯諸什矣獻吉
云襲其意而異其言是婉側之舉也爲撰志之
承矣非拾澤畔非襲楊班其欲成一家言者乎
然宋德見矣已矣無庸言才矣若夫扶隱徑究
聞奧八音諸會鳴非一律余聊俟之矣
如叔夜論琴淵明述酒故自有味

陳氏藏書總序

吾邑陋文獻故罕以故藏書家無聞云獨坤儀袁先生耽精典籍爰自蚤歲迄乎曳杖之年卷弗去手故所得書稱富而吾先君雅同斯好京聚萬卷然以視藏書家無俟望洋向若而始旋其面目矣竊謂古藏書難今易古經籍不易得有宋之盛昔人猶云非手錄不得蓋用力如此其難也邇來子母相摹損價才數錢而袁叟棄矣然昔惟其非其好雖藏好則讀今之藏藏焉而已久之則蠹相仍消亂敗缺雖欲藏焉不得不負其職晚年巴蜀之行奔命萬里拂水一拜而素位居易正已勿求六十年如一日非善讀書者不逮是不幸大故歲月奄忽竊從濟督之餘取所藏書整而比之則腐蠹敗缺時或不免槩而論之有物蠹有人蠹物之蠹泥腐也蠹蝕也人之蠹不一大都槩由不讀生則雖泥腐蠹蝕不得爲物蠹蠹獨人焉而已不讀故蠹不食

而已抑未可謂讀也所哀幸世多有無他異本如任彥升若曰書耳書耳雖千百此未足謂天下之美也然卽此數千卷者皆寓目焉難矣成誦焉又難矣夫讀之云者又非寓目焉成誦焉止也藏之者其知之所大目錄以經史子集爲部四者之中又以類分

可得善藏者之苦心亦可駭漫藏者之銅疾終近世多矣棄書爲俗不知收書未遂免俗也固不識身不行道但以物緒稍易爲精便自謂清涼乎

理學序

理學昌於有宋，邇歐志而上，故無其目，尋其類，其諸子之儒家言乎？若夫堯夫吟咏，觸物興詠，聯翁多才多藝，翰苑辭林，罔弗降志，而厠之文士，抑非其倫，同夫語錄列之此篇。

小學序

小學者，六書之學也。班氏稱其用至大云。周官保氏掌之，而漢法亦令太史試之六體，蓋古未嘗不基重，而後稍陵遲也。逮夫臨池之士，窮姿盡態，極意王妍，甘心流外，而獎彌甚矣。於是儉狹者鄙薄聾牙，或以不識字蒙譏，不惜而復有好奇如子雲，校奧標新，詭譎破壞，君子弗善也。邇有高士潛神斯道，彌歷歲年，罔羅討論，海內罕儷，而服膺內典，人焉而陷，遂欲取西方之梵字，易列聖之同文，謂六經四子，動多乖謬，擬議改革，梁宗明偁斯又藝苑之外道，小學之邪說也。夫君子必曰博雅博斯雅矣。

正史序

司馬氏爲紀傳書表，而後之史家言仍之，謂之正史云。邇固最善，邇固而下，陳氏之三國，歐陽氏之五代，最善于嘗讀後漢以降，而竊以爲諸家中，獨晉猶稱彼善其敘事也。暢而多風，其構辭宛轉，而明至大約多生色，而近自然。劉琨祖遂二傳，則其選也，瑩其駁雜，刪其怪誕，宛然良史矣。若夫敘論，撰自唐初，佻巧浮下，無足采者。劉宋而下，亦無譏云。趙宋遼金蒙古四史，革而新之，旦暮遇之者也。洎入國朝，端簡之吾學編徵君之皇明書，最善。鄭氏簡質，上嗣國志，鄧氏明暢，多獨造，成一家言，而鄭編其文畧弗具。鄧書自有兩史故表，志缺然，此其未備者也。梁祐諸家折衷詳約，彙爲完史，與班氏並驅，煌煌明書，起新唐五代而上之，將遂無其人乎？哉，將遂無其人乎哉。

集史序

梁武蓋嘗造通史云。自謂此書若成，衆史可廢。遂命吳均採纂其事，而躬製贊序。此集史之昉。

也均爲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而卒梁書云
爾故夾漈鄭氏以爲此書功竟無成而唐志首
列其目六百二卷視所云六百卷者數贏其二
然則此史固完書也蕭氏之感辭人才子霞蔚
雲蒸嗣均卒業者當不乏人然談遷彪固子父
續緒人迄白首成一家言而欲以一人之力集
百氏之長且掩而有之而曰衆史可廢吾不信
也李氏南北二史評者以爲過於本書而近代
校讐家篇錄其失善之爲點金成鐵嘗尋其故
當由轉寫者訛脫致然非延壽罪也鄭氏作通
志意謂今古獨步而務揚前失標已長多豎異
論槩取師心其所貶駁咸失厥衷君子病焉獨
近世鄧徵君高材願隱富於著述嘗爲通史二
編讀其下編條貫分明統紀該洽詳約得中明
天人之際通治亂之故兵食之源禮樂之用靡
不畢具信可以作矣謂之曰集史可也

編年史序

編年何始乎始於丘明之內傳也周室之藏音

楚之記非史遂哉弗可攷已司馬氏作而獻體
放矣孰嗣之嗣之者荀氏之紀也袁氏之續紀
也事終一代而已矣其括今古苞終始而爲書
者涑水氏也然有傳而無經猶之乎荀袁也其
取則乎春秋者誰王通氏之元經也今其存者
真與偽與未可知其曰宋齊梁陳亡何也裕絕
而道成興行滅而霸先嗣年盈百祀世更四氏
其曰宋齊梁陳亡何也其晦翁乎簡而有法錄
而非雅其晦翁乎其於春秋有闕矣猶其遺意
也後此有續綱目有前編有正綱有會編其皆
以筆削自興者乎遺法蕩如矣不足觀也已矣
原夫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故其間不日者有之不月者有之不其慎也唐
虞以來遐哉邈矣取當年遺事分而繫之數十
載之中信乎不信乎隱讓而曰公恒弑而曰公
不得不以爲公也云爾秦無六國矣蒙古無趙
氏矣而猶曰秦曰蒙古四海一統矣夫孰非秦
蒙古也者而孰秦之蒙古之晉隋亦然又如一

女真也俄而金矣俄而女真矣以爲吾能黜之進之也而果足爲黜進否也其曰大儒某叛賊某夫又何待乎貶與也宋祖之卽位也大書矣與之一統矣劉瑋舉兵則復曰伐宋何也其於堯之七十祀也曰虞舜孝慕瞽叟放勳之徂落也曰舜思慕帝堯此何語也夫美惡不嫌同辭春秋云爾非故晦之也以爲是立言之法也則第曰沛公入咸陽而已矣項籍入咸陽而已矣不必曰除秦苛法也不必曰大掠而東也晦翁猶見其錄而況乎後人之紛紛者哉夫不法春秋則已法春秋則寧簡無支寧質無支

雜史序

春秋之外傳也策士之敘錄也雜史其權輿於此乎太史公業采之以作史記而二書仍復孤行言之成文故其行也遠矣嗣是厥後假託依附而吳越春秋西京雜記諸書紛然並出入我明來實錄其類今所儲蓄曾不十一夫日月中天燿火息其光大匠呈能專工指歛手而退

史之夥正史之微也乎沒馬勃至賤也而良醫藥而藏之塵露至微也而山海不却雜史之紛紜也抑亦勒成一家者之所錯綜乎國家休明人才輩出詩賦古文詞筆軼唐宋而媲美兩京獨有史事謙讓未遑後生可畏此種種者夫非其梓楔析植之用乎哉

典刑序

歐志蓋有起居注有實錄有詔令有刑法云勝國而上歷代史臣類推之以爲史故多散佚弗傳即傳世亦弗貴故不可得也皇家纂業三百五十年來獨有列聖實錄修之祕府藏之金匱殺青者禁以故掌故家獨得繕寫憤藏云而說者以爲歲月纔具體裁率爾弗尚也會典一書則屢經綴緝詳實不煩國家故實此焉足徵他如律令詔敕疏議班班可攷見者附著之篇統曰典刑云爾烏虜人不入法不法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當事者尚其三復於斯言衡茅下士欲賦桃園之章矣

雜傳記志序

新唐書云雜傳記今益以志原夫觀象諸編天文書也山海諸記地理攷也邊關諸錄戎狄志也人物諸評列傳類也若夫域別區分方各爲志卷第浩汗其麗不億郡爲春秋則郡史也邑有記載抑邑史也斯以其類附之於篇

小說序

班氏志之而張平子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以來尚未有矣原夫得家者有故事宋傳聞兼舉胸臆故影響十五鑿空十二故實十二左氏多誣馬遷好異通人之蔽古記之矣

家乘序

說之言銘也曰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君子恥之然則懿前烈之純淑偉世業其可懷而湮滅無聞任受其辜者是在人子矣是在人子矣吾先君通籍以來吏兩邑歷四曹潘泉於楚者五載

所至謹身帥先居以廉平實政可紀而外和內殿平生不苟一介其庸滅而弗述者與而諸典利除害成大化條或知焉弗盡盡焉弗詳今所綴緝纔存梗槩居平學不爲華而理亂失得耳目所及形諸筆札者邇雖撰次勒成未期遺言緒論鬱而未章知善弗傳奚以自謝孤子厚顏有余慙矣

諸子序

諸子序九經議者告之而歐陽氏仍其目弗革也非以原類分乖弗得并包故耶今之所錄才數十種宣曰諸子以省紛紜尋夫六藝之禍至燔書極矣然虐焰伊熾二世而亡故家遺室老師宿儒多所未泯故漢室罔羅遺書分集更生所錄凡諸子十家四千三百餘篇以視未燔而前當依然完物也宇宙無窮治亂轂轉世咸則興閱篇籍博求廣授祕府之藏充溢北天而旋更喪亂則焚燒散佚靡有孑遺哀輯未竟灰燼隨之禍烈於秦火者非復一再矣當由止世

寫於用竹簡否則絹素古文舊書人間業不易得而卷帙重大遷徙維艱故累世之藏輒至一朝而盡假如古人蚤知子母相承則先秦舊書布滿於今日矣而亦由齊梁宋文人學士逐時意多好奇情辭沿及唐宋茲鑿彌甚泯泯遺文日亡一日八代諸人向使勤勤收拾縱日零落當不如今日之寥寥也而典籍中獨諸子一種最爲近古還顧班志所錄十佚八九矣然先秦舊書亦六七則錄其言而序其以子各者問世而一人也尚古者其知之

醫方序

醫方者軀命係焉死生分焉是以君子重之故人子而不知醫者謂之不孝嗚呼戒哉詩云嘯其泣矣何嗟及矣語少情淡雅余同痛

異教序

夫不登衡華陟泰山弗知衆山之卑也而不歷衆山之顛亦弗知衆山之卑也世無登衡華陟泰山者而衆山高世無身歷衆山之顛者而衆

山又高世兼道喪二氏之說布漢人間賢愚同惑然禍田而已矣利益而已矣此爲弗知吾道乎哉亦弗知二氏而已矣程子曰君子遠之如洛聲美色夫今之禍福也因果也巴人下里而已矣妻母才父而已矣未嘗滿也未嘗美也何足以惑世子哉是故能歷二氏之奧則可以少解二氏之惑

別集并

別集者古人學本見於前集後集爲二集者也歐志別集迄於亡隋凡七百三十六家七千六百餘卷嗚呼感矣其存者幾何哉夫自齊梁宋文日益下高自位置遽相標榜大都拙黃儷白之餘不存不足甚惜獨先秦威漢若荀卿宋玉孝武淮南賈枚董劉司馬東方下逮黃初建安人爲集者或一二卷多至一二十卷其間名章鉅篇何可勝數而煨塵宛殘不少槩見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故篇籍中其最完善稱近古者諸子一種是也其最殘缺幾無才遺者別集一種是

總集序

也。若夫所謂漢魏六朝名家集，如事者，據可
所著選苑所品第及賦陽氏之類，聚中
新請榮而成，故荷假令今日，直沿隋末之
美其名，都非其實。假令今日，直沿隋末之
循宋季之消莽，則詩賦古文詞，不復可期於世
矣。倘賴國家右文，學士尚古，大變魏晉以下，唐
宋以來之綺靡，安茶而力還古始，故大家三四
名家數十，別集之感，前稱西漢，後稱我明，展
哉！北地諸君子力也。而邇來世降風漓，輕薄子
不自量才，握寸管，便稱全集，有視面目，流布人
間，其自快為消林，割壁微視前輩者，大約意貴
詞取尖新而已。徐文長導源於前，袁中郎
湯波於後，風流所漸，大雅淪胥，夫以之為制舉
義尚淺鮮，不足道。而矧曰古文詞，古文詞云乎
哉！非稱碩果，障狂瀾，如本寧李氏其人者，則茲
文之禍，又不知其幾所稅駕矣。是安得起秦皇於
九京，東諸時集，通付一炬，而從名山通邑大都
中，搜討秦漢以來諸君子遺佚，整比而第錄之，
轉為完書，俾千年法物，復還舊觀，不亦愉快乎，
哉！不亦愉快乎哉！

總集者，輯文人學士人所論著，撰而錄之者也。
蕭氏文選重，而諸家之撰錄殆廢。然昭明識最
下，獨貴綺麗，尚堆疊詞賦，如靈均諸什，疏議如
諒舒錯向，概多棄置。幸他書且存，故俾後世猶
獲覩其梗槩耳。而其所遺佚者，湮滅弗傳，遂不
知凡幾也。可勝惜哉！可勝恨哉！蓋賦莫盛於西
京，班氏之志，千又三篇，即其兩都賦云。孝威之
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是也。劉宋盛時，泰始之至
及謝康樂皆嘗撰而錄之。宋明集四十卷，謝集
五十九卷，而蕭氏所抄才十餘卷耳。自來詞大
奉蕭氏選，如洛書天球，而古人鴻篇遂不可復
覩也。惜哉！說者猶謂稭序之不見錄，坐緣竹管
絃四字，噫嘻！亦以誣矣。愚矣！右軍此序，猶自古
雅清湯饒韻致，自昭明諸人意所不意，何論四
字也。故予嘗以為文選一書，是古文詞一巨壺
也，亦一厄運也。

類書序

蓋蕭梁以來有類書云而歐陽氏之藝文類聚最著其所綴輯迄唐初而止故善也當是時古文舊書猶未泯故辭賦一家由西京下逮兩晉當年紙貴風號名篇蕭氏所不錄逞逞具在獨惜擬其菁英者刪其凡蕪故剪裁割裂率更本謀也彼其意以爲篇散章著此撰錄家事也云爾乃尚古者每每寓目殘篇輿情完什獻歎追憶不能自已云邇來此種最盛而世益降文益下作者之識亦益凡本室所謂學病不博博莫窮其源委之正統也

病於不雅者也居今之世卽有司馬子長猶懼不能成史記而況雜廁並進雅俗不辨也哉其馬氏之文獻通考乎其王氏之續乎通古今鏡成敗是其經世之具乎非脩詞家者流矣

錢氏家乘序

人嘗慨然於子姓之不能言其祖也而欲言陳氏已訊之閭黨扣之族父老曾高而上多不能舉其行事祖免而外多不能詳其倫序自始著籍於茲土者而徃幾不能得其諱若字也與其所繇來也厥初所自出也則又慨然曰夫將以尊祖敬宗而收族也而收拾補綴僅僅二百載間易以尊祖敬宗而收族也既從何入獲陳氏故牒則自帝有虞胡公漢季之太丘下迄代蕭氏而帝於江左者諸賢若貴冑不備具上下數千載其指數萬元元本本世次而人系之而所謂二百載間顧闕如也則又惘然疑惘然低回者久之余時侍先大夫因進曰夫譜也者無亦殿其所可知諸於輒近世也者無亦無舊其所不可知斷自國初暨於今日二百載間世邇族聚此可知者也帝有虞而降暨于江左之武帝此不可知者也其可知者吾詳之以無

姑還之漢淳情悅之遂無取誣焉是固所以尊
祖敬宗而收族也余先人曰善於是訪質舊聞
罔羅遺佚搜葺欲竟草創纔具先人卽世討論
脩飾至於今未遑也然某時時識之心弗能忘
茲得輔之錢氏家乘讀之義例秩然本末燦然
遠自少典逮吳越王近自武肅以及今王孫罔
不釐然余則又慨然曰是譜也其兩得之矣少
典而下武肅任之武肅而下今王孫任之今王
孫之所可知今王孫知之恰任孫之所不可知
武肅知之是譜也其兩得之矣嘗謂氏譜始難
創既難述創之難不具論獨論述兵燹後尋源
湮緒斷則槩括難范蠡爲陶李房爲京疎廣爲
東則翔實難悠悠忽忽姑待後人一旦目前者
既從親見者傳聞明者晦信者疑則從任難述
之難也未始不創若也今王孫循其所可知以
續其所不可知義例秩然本末燦然達邇釐然
是可謂能述也已是可謂能尊祖敬宗而收族
也已若曰族以人重非人以族重斯義也王孫

亦既稔聞之矣

因錢氏而自感家乘無溫美無餘譏



雜著

弟龍正發交甫定

庚申過糴記

庚申之夏三吳米價稍翔作餉者爲官米之說令富家各出米若干減其價與農人時飽郡及我郡中皆行之而邑中未有其事予方幸之未數日爲紳聞風者亦獻此議於令君令君時雅

陳靖質

卷之六

不欲行過而後可而是時分巡已久有過糴之令予私計過糴者不足以禁其私出之他方而徒使三楚江右之米不至且縣報大戶人必以有米爲諱匿不敢出米價必愈翔且當無處得米也與友人相對嘆息又聞官方令圩長各報細戶之貧者城中則總甲各具名給稟乃許糴官米數升竊思農方日事耕耘何得此閒暇既已報名又一日領稟一日買米半且報大戶之說一待人必重足而立寧辱爾使書求說而不

肯當大戶之名又夏秋之交人實有米者少大戶不必有有者不必大戶徒使人情騷擾吏書得賄是貧富交困也既而令君不復給稟止發大戶之米於各舖行令書糴者之名且數送查城中小人并尤視舖行能認則多與之而農民則舖行平昔所不知其誰何者也倘與之官府日復行查無從知此人鄉貫拘而由之証也多不肯與且未糴二三石已報十石舖行受其利百姓被其害又官米不多不足以給不得不計

陳靖質

卷之六

二

鄉民兼糴私米也而令君奉過糴之令甚嚴不問他方升邑中人凡來糴者皆并禁之或糴自他方來者或淫鄉中糴出城者市棍過之輕則詐分重則徑奪不禁也有米者既以米爲諱而糴者復禁之于是粒米無出農人大困矣郡中知其弊乃開禁許人以時價私自出入于是米果大足價日益下而我邑獨不然農人入縣訴者日以萬計令君以爲甫禁糴旋開糴決月之中一彼一此二三就其焉執不開是官米之始

有數萬餘石糴者許自一斗以下今官米日益
乏乃取一口一丁無田者驗其由紙計日糴一
升且不論其居止南者調之北東者發之西某
人糴某舖行填其名不得移易于是鄉民日奔
走數十里外而日糴此一升得不償勞愈以困
矣大抵今之居官者不必民果受利但得一減
米價恤貧民之名卽爲法殺人而不恤也且素不
讀書卽過糴二字初未能解夫過糴者五伯所
不爲也然其所謂過者乃秦不計輸之楚魏不
肯輸之趙如秦饑晉閉云耳其國中移粟移民
未嘗不通也故數千里內或饑或稔猶賴以無
恐蓋各國自有其土自有其民故私而禁之今
所謂過乃于一邑中嚴爲防禁有者不得出無
者不得入有無不相通是令有米者積之無用
而無米者坐而餓殺也卽戰國之君有此法乎
某言近激切非敢非其大夫爲後來計言不得
不盡今歲辛本不荒耳若果荒此法一行民皆
溝壑矣今新穀將登而地處已飽其禁更甚

至民苟存旦夕不至揭竿高明君子萬萬存之
胃懷他年或水旱慎無以此法爲舊例也蓋三
吳素不能積粟使陳陳相因新穀未登舊穀已
盡但民間本年之粟亦自不少第許出人自沛
然有餘本屬中歲爲官府弄成荒年景象耳一
旦翻然弛禁數日之中荒年又變爲粟歲大凡
物價必非官府所能抑降抑則愈昂通則自平
此法卽行之至善細民受其利富民被其害亦
非良法也何則抑富之意毫不可使細民知知
其抑之是救之奪也或曰但使吾邑之米不出
之他方可乎曰不可他方亦民也吾邑獨宜生
而他方獨宜死乎且嘉善之米糴之他方他方
之米又糴之嘉善事勢自然如山東豆麥汴右
三楚之早米不知幾千萬米此三吳也假如彼
處亦禁而不來三吳何以自給蓋平日不論凶
豐之歲人但持錢到市便已有米故不患無米
但患無錢使人患無錢猶可使人患有錢而無
從得米則奈何苟利吾民不惜國武子之

友

兄每自謂性懶經濟讀此記知其心熱民生

行海和尚行狀

和尚諱真智行海其字也族姓包氏爲嘉興郡之嘉善人幼有出世緣所居數里而遙巷曰光德嘗隨其父之巷中瞻對法王胡跪膜拜蓋低回久之不能去云庚申遂詣巷依慧空上人爲弟子慧空有文行名浮屠也時生十年矣雖然有遠志不與其儕伍癸亥雍染受具戒卽勵精進行荷法自期持律嚴證道苦嘗嘆曰不歷盡山大利偏茶知識非所謂飽食優游沉寢歲月者耶遂與其師攜筇以遊數載間江以南諸名勝踪跡殆徧矣遇叢林蘭華輒往茶質証厥痛悟一時名碩如雲谷逆觀荆山蓮池輩相與徃復論議扣擊之餘咸以法真許焉尋偕慧空及其儕幻于者詣五臺瞻文殊像慧空不寂于其地奉餘骨以歸形影相弔也歸而悶藏于嶽之清暑養時與偕者玉溪之智河師也研其精華攝其密微蓋三閱春秋云晚歲結菴于邑之景蓮精舍翛然一室弗問戶外雖地微泉石而

塵外之致悠然自遠不知山之非漢林之非翁也戊午冬忽示微疾其徒以藥劑進塵去之柔化委順泊然而逝和尚爲人性謙恬冲氣局苞欲終其身言行慈如也自律嚴纖毫不敢踰越而撫世酬物則春風冬日以是黑白皆慕而愛之當世鉅公如坤儀東先生元立瞿先生道澈嚴先生于三觀十乘之旨最渙皆與爲方外交雅相慕用云經禪之暇寄意臨池迹其所造足名其結撰也自稱一區城不寄人簾下而筆筆有法其風骨也勁峭如野鶴之凌空而翔高下姿態橫生爲識者所訝和尚生嘉靖庚戌正月二十日卒萬曆戊午十有一月六日春秋六十有九僧年蓋五十有六云其弟子常德光範宗明等將以某月某日葬和尚某地而乞碑文于嚴先生使不佞爲之狀某不敏般若之教茫未有入于以鋪敘悟緣評陶梵行無當也竊嘗以爲悟不惟淺深乘不惟大小惟其真何者風教下論徃徃視髮彼緇不識戒律爲何物

其下者弗論其上者提喝宗乘雄辯奮起文彩霞蔚自謂慈雲法雨而中實不能無所矜悅求黨與遊大人靡金錢爲養養集附附爲聲勢與世人交相引重而或以買禍若是者誠桑門之罪人也和尚闢然不耀恬然無營一鉢自將超然獨悟治內功純務外意絕爰初造終篤實無偽某不敏無能窺其淺深小大以意評之殆于其教可謂真也矣又早歲與和尚徃來最久故不辭而爲之狀

兄溪間禪宗獨爲茲僧撰狀見此僧不凡亦

見吾兄不執

劉康惠先生論議

上古無諡中古無私諡諡之有私也自展禽黜
婁始也家自論行宜弗可以訓而私諡迄今遂
重於天下其重也亦自展禽黜婁始也考魏劉
輔云炎漢不修古制大臣寵曜於是平有諡而
柳下實二爲六六閭棺之論魯君臣東如焉說
者謂由既絀不復在位故云諡以爵授獨季世
然哉制夫幽人逸士菁華隱沒芳流歇絕生苑
殘而殘毀塵者亦何可支哉不有私諡易用發
陳賈舍人卷之六
國潛彈關伏乎矧乃知人維艱跡行未易至才
由夫好惡過幅緣其生平遂乃名實放紛彌彌
滋甚使人聞其諡不復可知其行而私諡者初
自仁人孝子或乃門生故吏論德謀述於是乎
在故柳下之惠黜婁之康當時以爲美談千秋
誦其定論者也然則肖貌傳神宜莫私諡若哉
記曰其先人有美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
無美而稱之是誣而已矣然則仁人孝子氣焉
如聞後焉如見乎名飾善其忍諡誣加諸先人

肖貌傳神莫私諡若哉原夫前葉錫諡堂之
常博士議之而蔡邕之諡朱穆東觀記蓋著其
議云非以攷依古詒類象其行故耶然黜婁之
對曾氏展妻之誄大義粲然歸之實錄是其漢
於諡也夫後之議者易加焉吾邑魏繼川先生
諱邦直字君賢貞夷粹溫得之天性托迹衡泌
屢空晏如孝友之行因心匪敦哀哀我特即安
一抔追遠興情渭陽攸寄弱弟藐焉出之垂溺
孑之成立而急難賑族人如疾痛之不相染矣
懿德在躬餘波被物範以矩步陶以惠風同孫
畧之刈稻贈劉伶之雞肋說閭牆之兄弟而還
之令於時所處風移俗淳而收朋勤誨臺臺誘
人匡救若嚴君煦嫗若慈母所祈子弟皆育山
林遊川澤而得氣蕃滋矣迹其孝惟義養道必
懷邦令跡斯標徽猷不匿工而不有昭明景行摘
其光曜是使絕道希塵者采遺絢而歆歆者也
猶草云滋風流未沫爰惟哲嗣釋思芳烈樵形
範神將合黜婁柳下而諡之曰康惠先生竊謂

善知展點兩先生者莫如兩先生之妻而善識
康者曾子善釋惠者孟氏點之爲康也有餘貴
有餘富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當日非衣不
菴形一問亦孰與宣其大義而暢其微言曾子
始非不悟也將以宣其大義暢其微言而昭視
之後視也故曰善識康者曾子禽之爲惠曰不
伐也不竭也與人無害也柔屈從俗而蒙恥救
民也而子輿括之曰和已又標之曰介人亦和
合於介而可以言惠也已故曰善釋惠者孟氏

二

也按論法淵源流通曰康溫良好樂曰康安樂
撫民曰康又曰令民安樂曰康柔質慈民曰惠
愛民好與曰惠一日柔質受諫曰惠勤施無私
曰惠按之兩先生之妻所云皆不甚協又按爾
雅康樂也惠順也釋曾子之問展妻之誅似獨
標斯義竊意姬公當時定論別有其解而佚弗
傳又意本無其書直揭字義故兩先生之妻獨
得其本義云抑茲所取第綜兩先生以下吾人
川先生其於論法亦靡斤焉謹按先生等故

淳溪推肥其瘦其樂於家也志氣貞立簞瓢無
怨其樂於身也儀刑嘉謨範乎人倫貧而能施
推食不倦其樂於人也與物無睚眦詢厲懷音
其和也浩然養素未嘗以貧故任受德於人其
介也罔訕讖以爲和罔激訖以爲介其順也於
兩先生甚合康惠本義又甚合傳之九京無煙
色傳之奕世有信詞是用攷之古誼正之名德
而爲魏康惠先生論議

三

廉憲公家傳

廉憲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穎亭生而有儒村讀書精敏絕人蚤歲通經術工屬文奕奕負茂異聲矣嘗試童子邑令首錄公上學使者學使者罷之於是閭邑至不錄一人以江陵功令故既數奇所親或諷改業公不顧篤志不倦業日益進文學行誼一時輩行推仰丁丑補邑諸生年二十四矣舉壬午鄉試再上成丙戌進士戊子爲觀令稍循貧弱耘耰豪強諸侵漁細民若亂法吏無所貸責人長者爲請終不聽邑中肅然大戶九十人者任供需公居官三歲一切不欲煩民去之日九十人者相率賦歛贈送甚厚謝不受百姓追思立祠樹碑頌德焉魏故有先王遺民其父老歲時相攜持粟麥遺其令地有梨棗之饒日至或傾筐以獻曰此某家園所產也輒不忍距逆以爲常而公之以喪歸也束紙辦香粟棗爭於庭云庚寅贈公卒公歸而推田宅財物與錢太宜人弟身無所受癸巳補授司

容句容土瘠而民窮號難治當留都孔道時又督撫都御史督學御史駐其中公材任撥煩登第愛人視民如子是晨夜屑屑草草不已幾典利去故便百姓問百年所疾苦咸曰故事解役四十八條所解之府輒有導行財歲八千計任是役者家大氏皆破以是重困公以爲顧役之善督人詳言之矣誠一舉易之酌其道里費以官吏代則需索實絕而歲完中人四十八家之產此百世利也條其事上之督撫朱公以爲便可施行而議者莫慮長久又姦吏弗便也泚止百端公弗領力請於中丞而行之民以避朱公復以所立條式班行畿南諸郡則焉他有可蠲除減省若櫃頭若斗級軍胥匠胥悉汰去敢稅聽民自輸不取羨酌急緩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百姓敬畏趨鄉之無筭楚之憂司倉以史歲周而代無所得乾沒其間而穀貴減買穀賤增買出入回易變陳爲新里編書軍匠籍不爲設員有事持案以充事已則罷其所更定大抵以

額役變差役不循故事自立制度而量可否處始卒計定而後行之未嘗自恣有所興造公既去邑官雷都後令將建某閘通舟資灌溉以其事詢公公曰功不可成也是其所受驟溢而涸其涸不勝舟而其溢也隄防不禁必敗後令歸詢之旁居人及知水利者皆以爲然而止慎重得事宜如此邑濱江承雷京下流旱潦害爲齒行視水泉修理隄防溝渠凡鄒陂黃堰數十百處所以順助地理甚備勉勸農桑出入升陌致勞來之其有水旱省愆蔬食祇戒精專以接神明天輒爲之應歲屢有年麥秀兩岐或至五穗云百姓歌詠俗故情之機杆之饒爲勸勸教之禁穿燈踏青諸佚遊以防其滿修治講舍助其既廉課文藝相規切以士行其接遇以恩禮而居間若侵漁者面折法治之不少容請寄不行曲盡情詐訟者至片言立斷無冤嫌久獄姦吏無所上下其手小事多不治以法開論遣去務在仁愛教化全安愚民其所升決莫不歌服

者不怨死者不恨百姓親愛獄訟衰止盜賊還爲良民有盜刑竟歸家先是在繫公察其不變某鄉盜發公曰必某也案之果然一切供億往來送迎及令私費舊委諸典戶公無所擾如魏故迹平居儉節衣服飲食減於制度客至宴不過數品所餽裁取供薪菜而已諸法令所建立皆違覽獨處爲無竊之計事有條章可世世通行由公愛至求詳改敝從善唯恐後而亦賴朱松憲治道急聞閭閻利病以是得行其意民疾除治功立中丞者名鴻謨青之益都人廉潔公正有名臣稱當是時吳中秦喬諸人以浮華公子相往來姦人構之謂有畔逆計浸濡聞於當事當事將興大獄漢竟黨與竊根本公進曰此輩輕薄少年醉飽妄言耳不足誅置罪其尤無良者剪其無賴門下食客立定耳過張皇廣逮捕得無非其美者當事不聽竊竟所考卒無事實而罷有盜矯稱宗室子乘傳至所經歷郡邑詰遇以禮公曰此詐也請收案或難之以爲是非

未可知公曰何患焉格以故事宗室子不得出
其國城可也羈別館移文迹所從來而盜懼情
得夜逸逐捕得之則偷宄不悅又以劫敗者也
伏法論公之守正持重發伏禁姦皆此類也丁
酉以觀行公居旬久於是再觀矣率空橐
從民知公之不復也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
行不得前典戶相率有所資追送數百里却
不受先是諸法令既具士民卽所治茅山伐石紀
其事公聞止之不可至是復構祠立石頌述功
德長老稱以爲句容良民吏徐公丁公及公而
三云徐公者名九經江右人終高州太守丁公
名賓與公同邑今爲大司空二人者清廉仁愛
治有名迹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於是公一切治
理廉聲爲天下最擬授臺省銓曹列上者數矣
公獨念少失處宜人育於祖母丘丘年九十二
矣馳驅靡盬死節官下人子之謂何戊戌觀
事峻詣銓乞開曹遂得刑部主事視囚獄中請
於司寇以爲今日獄訟猥積逮捕頗多囚食不

益瘼死可哀諸附近輦下順天永平八郡自非
詔書各捕者得發其人所在頌繫罪卽不赦猶
獲緩須臾死蓋仁心爲質如此爲刑部之數月
而疏言臣不幸七歲失母祖母丘憫臣幼弱躬
自撫養至於今日臣父子然終鮮兄弟臣復不
幸臣父見背而丘餘年與臣爲命矣臣承乏法
曹趨陪闕廷燕吳遼邈悠悠三千迎養無從
信使聞瀾營魂識路寤寐丘側況丘日薄西山
朝不處夕不勝烏鳥私情惟恩裁幸養從故
事改授南曹改南工部虞衡司虞衡主皇木
是役也故行賄數千鄉人不知公者公嚴斥之
役立定諸公卿謂公曰公遂却千金留都則已
稔公治邑狀於是望實益重城工龍江稅并屬
公城工給直無所私必堅完而龍江故同一省
臣督之視啓閉其私有所通者別以片紙護行
公醜之同事以爲望弗恤也時稅使銜中旨
出競爲虎狼暨祿者駐真州且覆征龍江勢張
甚公扼腕憤歎請於司空乞移敕止之不從疏

妙在機
從違以
不若此
可謂古
事機

爭之司空氣索不應公奮曰此吾職也吾固得
專疏雖觸禍不恨遂移文云龍江稅祖制非
公所得稅也今約請於朝公必稅則罷本部
稅稅使憚公直各移頗依違公遂諭其所委云
未約監不得侵本部職重困商民敢有藉假
中旨橫肆釐照以法從事皆錯愕弗敢動稅
使遂止不復言程龍江矣蓋自中人四出聲勢
薰燎震天下或觸之者靡不立碎飛書朝上綬
騎夕逮大者詔獄小乃編氓當是時凶豎得志
屠戮無算卷之六
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未有一紙騰示藐視奪氣
俯首聽命不敢惕息者也由公見義憤發不顧
身害詞旨明峻以直爲壯且乘其未堅厭其未
成故也故事諸曹郎與其吏胥乃無呵責者公
之爲虞衡有吏弄法召扶之則相顧以爲訝既
逐斥去乃大驚業已致其法終無從得緩頰者
力据法守正如此已矣改南吏部文選司明年
遷郎中以考績北赴中途心動移疾歸數月
乃大母丘寢疾遂不起獲侍湯藥詔舍次云乙

已始以服闋補禮部精膳司於是爲郎中
又前後兩邑餘歲月以思得并論久次需選
矣門人某在銓曹嘗從容言同公謁王銓者以
爲幾通姓名無淹日月而已非有所乞也而公
謝弗徃志不苟進如此丁未秋始還湖廣按察
司副使分巡武昌備兵以明年二月抵楚其夏
淫雨晝夜不絕數十日百川沸騰江漢溢決田
事廢公慮穀賈翔貴人用困乏發金武昌府務
益致穀預備百姓之急秋又枯旱歲大侵又多
發金議所以振救飢民免其厄者屬無令姦吏
辜而權之小民弗蒙時公攝數篆前後數發凡
二千八百金云所部多全濟楚最廣盜而楚之
輿國江右之瑞昌其數也地界兩省萬山錯糾
柯陳十二姓者群輩結黨放爲攻剽發輒奔走
各歸其處依阻險隘不可得迹或乃公共禁不
與賊大盛方行全楚皆被其毒而武昌都會以
江爲隍晝夜出入風濤晦冥千里倏忽以是省
會盜警一歲四五發其亂如此以爲固然兵故

尤弛廢干陬之卒不具武備鮮耗有緩急相顧束手卽脅之亟以募吏逐衆賊雖盡力猶不能制公議蒐練兵五百人各休軍其九門修理校聯繕治干戈鉦鼓兵弩甚設郡邑募及三衛材官總領之夙夜主徵循察往來者各有分地嚴賞罰責以盡力躬自督察不避嚴冬丙夜別設標兵置左右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備非常嚴約正五長不得含姦人有非常輒以聞盜賊以故不發安民而公顧念之與根株爲仇故在爲機謀云云告柯陳傑謀吳黃十二姓日者盜數發率多爾諸姓爾諸姓禍至無日矣然族率數千指其憤黨類陷害畏大禍仰屋竊歎不忘於心者吾固知之吾何忍諸姓取此并滅而不亟極也今欲與諸姓刷駟彌禍復爲良民故遣信使曉諭諸姓以擒賊自效之事吾所名捕諸魁宿必縛送無容匿其有失計未發覺者湯滌前囊與之更始徹到各思自安之宜同心合謀共縛諸惡可以全宗族不者大兵方至征伐

剝絕之矣諸姓皆服恐懼報曰此某等更生之辰也敢不盡力趨謹竝和轉相逐捕不一月縛四十餘人以獻諸所欲得無有遺脫於是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錫除江湖清潔公又爲處置善其後行十家甲法立約長授逐捕有功者頒律例申高皇帝六諭月再討其父兄弟弟而訓之願自改者俱賞其罪察不變者尸置一傳耕稼力田商販作務具有籍其輕黠遊蕩廢業者約其長密以聞盜賊發其比伍中并案重運生之罪設捕盜官兼轄兩省中與瑞而立選用良吏鎮撫督察懷集之盜賊於是悉平故事以時循行郡縣考畏吏治迹觀覽風俗公不肯出曰重爲煩擾廉考非急慎人命緩刑罰謂輪作以下刑之所輕今繫者或以掠幸若飢寒病疫死獄中非法意也冬夏輒赦屬吏可縱縱之亦挺重囚益其食謂死者挺刀隕命又以蒸煮析骸或乃傷不分明累勘未結含冤地下骸骨長露勢必速必確捕逐盜賊不得縱誣販

留鞠訊約束隸卒入鄉放縱丞尉不得遣片紙有所奉必請印識防欺侮斬貴之間俗相訐訟者更持短長遽起公洞悉姦詐持法不少徇貴戚莫能枉其正其撫單亦多依矜恕崇教養善嚴誣告之條獄訟衰息風俗爲改先是公初至史輒雜所不欲省者他文書中進嘗公立摘之致其人於法其絕欺詐之路如此以故不良吏不得生因緣御史某受辭濫公從容有巨言御史不能平一日詢公於郭文毅公郭公棲悉公理狀御史默然沮而公之於郭交顧淡如也嘗以爲 國家定律二百年或承用者駁或乃因緣爲市致淡淺不平刑開二門梓律例并錄洗冤一書爲法吏準則慨章交公車大氏相誡皆無復鑿鑿名實讀歐陽文忠公之疏狀有味乎言也梓其集爲序致其意其費皆取諸餘錢又以修學宮若官舍助一切公費濱行所貯數千吏以故事諷公正色曰若知取贖錢例不知不取贖錢吾例也清操不渝如此已酉監試

諸宗室子入棘有司不能奉行 詔書究其意也爲議曰 國家之於公族獎至極矣乙巳詔書恩德厚矣夫此纍纍者其文舉不及格與固在下中無可從起始者與何寥寥不一二及也以爲當振其策特設數人爲宗室地天下歲不過數十人 常恩澤吐志氣爲國家用不少矣天下之力百官之衆而何有此數十人者哉如此則公族寒士分曹竝進奉行者無相妨之慮矣不堵吾見其歲復一歲而廢格如故矣

事未施行先是爲武昌間歲嘗與推京卿不果既屢擢別藩又不果辛亥考三載績晉其省參政仍視武昌事明年以 萬壽賀表至京師亟發於背逾旬愈公嘗以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徃徃懷自退捧 賀歸雅不欲出癸丑陞四川按察使備兵建昌以疾自上章下所司所司寢其奏促之官時探夷方披猖親知多出行公曰國家有典臣子當義形於色計不反顧吾病力不克任耳辭不獲命其致愛身遂行明年春人

蜀詢吏民悉夷願未建昌者斗入夷中自大渡河通道旁兩山夾立山中皆夷云商民往來因以候便爲寇剽金帛徃徃如是非有狡焉圖不軌也而此夷聚無君長其一夷燕數子以力雄群類畏之請于我乞得冠帶矢約束其衆爲武弁某林好語入見即殺之以爲功上之幕府此夷之子詐得入建昌爲報警殺入遂以反聞乃遣將率多發土漢兵擊之由是暴師露衆曠日煩費蜀郡轉輸並起賦歛橫興軍師放縱百姓重困一方蕭然苦兵公爲撫夷議以爲此類小夷宜勿令爲患害而已非欲草薶禽獮屠滅之也勝敵務攻固圉務備且此夷攀援巉巖躡履荆棘出入奔走譬若猿猴中國弗能與校足也敗則雉兔逃奔鳥獸散去深山林叢不可得攻而空復興大役聚大衆禍結兵連未能禽制背而去之復相屯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士卒罷勦食糧乏絕隨而深入賊必據前險守後隘常有危亡之憂殆人所慮復見於今日矣持大

帥素貴驕而貪不復肯爲縣官盡力但坐索僦億挾持偏裨金錢無算師入阻險數爲夷所乘失亡多士氣傷沮卽有小勝不可得追相守踰年卒不得其要領如公之言四月抵潼川則建昌業有王之名公聞之深文兩臺乞歸兩臺謂公是有守上川尚未除可謂埋以咨部也公以爲奉命建昌而冒昧苟就不可遂去不顧凡公以隆公意途遇之入城自爲縣從與跋涉萬里獨當衝鋒之至是則盛夏大川水時至壘塘堯酒之險不可行也而公憤激欲渡故不度爲風波之畏公會危而獲安六月抵江陵謝乃乞骸骨疏言臣爲下官命建昌緣大馬國突數度天病恐一日建昌歸死臣運負國具言言料本計反是拙拙道入義思自策廟爲國事涉涉死甘不努力我於冬已地江西上四月入蜀境而建昌備兵布政思啓莅事者經時矣兩院以臣萬里奔命謂臣守上南無人臣臣權理各部政憑臣又思之臣之扶服奔馳

不欲顧身者以建昌也。臣若不赴建昌，是臣辭難。臣若苟就上南，是臣無恥。即日就道，泛舟東歸。臣病瘵矣，臣身退矣，惟哀省察，長賜骸骨，死無所恨。疏上，遂與銓曹忤，遂謂除目故以建昌糧儲兼守上南，移文蜀中，促公再赴。公聞之，擬復具疏。大畧言：臣初聞命建昌道也，部憲建昌道也，迂役朱榮、建昌吏也，蜀臬司移臣云：責任監軍，建昌兵糧道也。臣抵潼川，而藩臣與臣云：糧儲是守上南，撫臣云：糧儲是守上南。非臣官明白甚矣。邇銓臣之議以當日爲臣前行者，爲該部原推謂是管理建昌糧儲。夫上南正職也，糧儲兼銜也，舍其正職，題其兼銜，臣愚不知。國家有此故事否也？又謂建昌糧儲兼分守上南，臣聞官制有以守巡兼別銜者，未有以別銜兼守巡者。遂如部議，是以守道爲兼職。臣愚又不知。國家有此故事否也？臣聞之人，臣冒進就輿易進，臣若殖幕功名，冒昧復赴，則當日何不口實兩院之畱內，揣當事之指，徘徊

潼川，勉遷就，乃至而還，還而復往，勞身糜時，道退失據，此臣之所不敢出也。臣病軀矣，臣身已矣，但去就較然，本末如此，不能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時南北公車多爲公頌言者，而吏科給事中解公經雅疏言：臣聞四川按察使陳某入蜀，復歸心竊訝之，及問某疏初性建昌也，部憲建昌也，建昌業已有人，將置其身於何地？何怪其拂衣東歸，堅意乞骸也？或謂守上南故兼攝建昌糧儲，及查某憲止云管理建昌，然則上南正職也，建昌兼銜也，填銜自當以上南兼建昌。今明書建昌而顧責之上南，分守某亦何以視焉？就列平間關萬里，狼狽還歸。國家亦何以復使人於窮荒絕徼之外，疏聞公疏遂不果上。於是公執進退之分，潔去就之節，聞者壯之士大夫想望風采。乙卯，卽家起福建按察使。王屯田鹽法水利，旋報可。而公於數日前卒矣。公圖牘方頗豐，背端硯山立，性坦易，無城府，與人言，控控推情，輪寫心腹，簡而有思，明而能斷，居平

嘿嘿如無意當世事而臨事不惑酌情理處便
宜人人皆服見義必爲爲之無阻撓不爲利回
不爲威怙守道堅固見謂孤立行一意而終其
身未嘗屈鋒銳也性自守無求於人其志難進
易退其仕不擇地其徙官也往往踰時不諂以
行志其事上也正身以率先其接下也節約以
爲廉其持身也不取以爲惠其愛人也仕不爲
已憂國如飢渴加惻隱於細民孜孜以不負其
職爲念族所在者爲循吏最雅重行實抑絕
浮偽不爲空言躬行自待故其爲吏迹也不好
立名不能衣敝履空皎然貴於世而束脩厲節
非義不取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寡嗜欲薄自奉
無衣裘輿馬之飾聲色之好第宅不完不欲營
財益子孫過冠婚喪祭率禮無愆不爲俗不信
巫覡及福田輪迴說於物無所嗜願嗜書購積
餘萬卷其居家也閉門埽軌經籍自娛讀書亦
不爲浮華居南銓日嘗著史論數十篇皆治亂
得失之大者內行修事錢太宜人供養甚篤先

意承志推財與弟姻親不能自存者衣食之生
養死歸徃徃見藉嘗欲設義田贍族姓而未暇
皇也於故交仍布衣德鄉先達贊齋陸公有令
德子孫微業售於人人售之公公售之召其子
孫歸其墓田數畝不取直戒世守焉仕宦所至
拔才荐善如不及鄉人某爲令於楚也有中之
直指者力爲明之得無他卒爲名御史於故舊
子姓恩施甚厚以爲此吾事耳不使知也亦不
爲人言故諫者不得而名焉公既歿而乞歸
於京山本寧李先生先生爲言其邑胡憲副者
名宗洵故嘗判嘉興事而議公於弱冠時公之
爲楚臬也胡尚無恙公過之恩甚密也胡既沒
而所以軫恤尤至其不忘雅素類此云居常語
爲令曰恤民曰潔身曰勤治事又曰宜興宜革
要以如不得已行之不者興利除害皆生事矣
徵收則曰民力竭矣催科中撫字念之哉獄訟
則曰受囑者私心有主則不得情刑罰則曰朴
枹刑之下者也而今以殺人愚民何辜其無以

三尺爲解怒具謂殺害不辜爲威風又曰卽古
邑而天下可知也北運常例與夫幕夫宜革也
虧田宜復也廢宮宜新也南北運饒瘠宜平也
此其大者也語爲監司口今之監司難矣撫按
宰制之郡邑又人行其意今之監司難矣其不
受宰制乎正其身以服人乎若逢迎也表襮也
吾弗爲也嘗慨然曰今之分別君子小人嚴矣
抑其緩者也天下治平之日久其可議者何多
也夫不有其職乎夫亦以其職居乎悉心籌之

陳靖質集卷之六

五

當事則行吾所明持之不撓而天下事可爲也
譟譟者亦可省也公之行已持論如此公以嘉
靖甲寅三月十有七生辰時生以萬曆乙卯十
月十有六日辰時卒春秋六十有二其卒也從
容不亂言不及私始甲寅之歲東南倭氛猶未
靖公生逾月而警至家人出走大母丘懷公
趨舟卒皇急失公抵舟乃覺之遣女奴還覓之
則公熟寐田間自如也而公微時友人之弟與
公居相去里許相望也其家病疫者聞者云

陳公且來我當避匿受人以爲是何等陳公也
出陌頭謁之公方自戶出趨其家受人遲公於
門故以事謂公且於此俟我立須臾須臾出曰
可進矣我者遂立愈云公以丁巳二月二十有
四日葬邑胥山鄉之東閭圩負已向來去祖塋
二里

陳靖質集卷之六

五

白祭文

先生年六十有一月寒風號呼白日蕭索
乃至萬木剝剝責聞陳子將長辭人世永即幽
宅長樂伊始萬事冥漠烏乎京哉幼而沈師
幼之京其孤行尚其妙思悠悠其味溫溫其詞
人之稍淡趣則靡滋宋玉和如淮南賈枚旁羅
既畢遂爛賦辭彫垂小技壯夫爲之恥之靡射
以迄于茲既則吳師學所從來又何敢忘指厥微妙道德

陳靖質集卷之六

五

性命日用之要滌洛洙泗是其先導匪日語言
期以允諧須復者性須變者質義同安蛇大直
若絀滯泊寧靜一一指述聊窺門戶安觀精微
聖賢至訓隨所庶幾淺則淺得淺或淺希心兮
有主身獲其依小過自省靡可屈指惟是大德
不踰而已歷歷生平一一可紀寡廉鮮恥羞而
不爲他人爭先卽必後之守靜保已優閒自怡
可對人言可與天知羌今溘其朝露中坦蕩而
靡憂惟是素心偶愛問承人間世兮何營功與

名兮何競我農我圃是焉率性懿懿林泉悠悠
山椒茅屋數椽正葺幾椽烟雲變態風雨飄飄
衆芳兮吾怡鳥魚兮爲審濤兮容與泊乎消
以諸幼乃多疾同識其懷經綿歲時彌彌成疾
致冰匪霜致商匪陵如何履霜曾不
是思辛酉初夏乃丁大厄血疾初作繼乃大劇
李秋之望腎無良矣淹淹一牀廖廖片室形兮
與神奄兮就異出者不復還滅者不復滋烏乎

陳靖質集卷之六

五

哀哉古人所恥沒世無名行行不惑兄年三淹
雷無成以此抱恨負忤九京烏乎京哉悲風蕭
颼寒雨冥濛天地悽然百物倜侗浮雲曠其慘
淡白日澆以墮墮乘茲辰以飄搖形與魂兮俱
空烏乎京哉歷歷其平生此其賓友歎息妻
子號嗟長則垂泣幼乃笑歌惟是老母上貽愁
苦此之大罪擢髮莫數烏乎京哉脩短一時千
古長恨亦一時兩與化奚怨德如顏淵才若賈
子迄于吾年死而死矣何況區區又踰之矣子

地精米而足往。爾焉乎。東哉。先不動心。是亦有
道。告子不難。矯情鎮物。紡而習焉。其心安焉。內
靡悔。念外間厭顏而別。永歎沒乃吾輩。乘流則
適達。人大觀焉乎。哀哉。諸從此終筆。從此絕生
死。賊遂命曰永訣。卽新宮以不還入幽室。而長
閉焉乎。東哉。

世稱自祭起於陶翁。不知惜往日悲回風亦
聖均之自祭也。陶翁與世無戀。山阿同體。屈
子問宗國之必感憤。悲極哀其歸於至性。則

陳靖質集

卷之六

七

一侯焉。吾兄臨痛老母。切於宗國。淪焉長道。
輕於解綬。其文亦怨。亦安返乎。天禍亦其性
也。與亦其學也。與。